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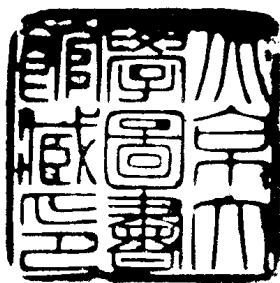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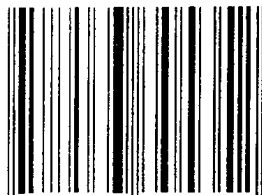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882/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六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識大錄不分卷(二)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識大錄不分卷(二)

〔明〕劉振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黃誠

黃誠字叔揚蘄州黃陂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乃
日遊書肆借觀之或竟日忘歸是時天下漸定重法
繩下士不禁仕詔求賢急誠父見其子好學恐為郡
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黃澤陂因
令替耕誠至陂無書讀乃托市監賂以其間得從友
人家借之道中披覽比至陂耕盡每以爲恨楊漢者
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誠舍旁窺見誠倚卷而讀
書不輟乃就視之曰豈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

識大錄

答曰若無書讀過日弗忘也漢曰我有書在津海店
去此不遠而能從吾遊乎誠喜再拜而從之未幾舍
得書數冊而歸自是數日未易浸怪其頻舉旁借書
問之竟無遺者漢大喜曰吾藏書萬卷不能舉以付
汝當就吾舍讀之因令與其子福同室而學者且
年遂盡其書誠令開而辟之併辟福賢良梁楚之由
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得一子耕讀遂知以
畢陰生以子好學蓋以藏書舉覽奈何不自稱孫卒
為人知貽累我家誠徐曰弟必忠當為公說尹龍之

乃數福歸來如農夫即尹有閑但操吳音加有所難
福如我散固同詣尹曰城與福同策研數載知福為
深福才能問學並出城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遠即
遠之恐不足以應詔君且待罪尹雖心知其難平獨
遣城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
登進士授利縣給事中陞札科左給事有賊封狀甚
多未幾以外艱請方孝孺予之屏左右客言曰北方
不靖撫常鎮京師之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聽
去當有以教我城曰王即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

藏大錄

人是微垣以師監也鎮江指揮重役校衛不宜獨使
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規避而言泄此其心不可測也
蘇州知府姚善志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
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於
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待我馬逆此而禦之晚
矣幸瑞乃因城附書手善以忠孝相勉勉力工室
以濟時艱善得善與錢相對憫哭以死日誓城王家
國父墳在陵上舊履印位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
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貴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

家皆一老人居與城鄰知之引御史升王陵時暮秋
收禾惟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城從
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別饌具饌曰宜
有居喪而設饌札客者耶卒以策粥對食而別請難
兵至江上姚善受詔總率撫松常鎮嘉五即與馬勤
王以書招城以親喪在境請營奠果乃可赴命既
而童僕果以鎮江降請殺後詔暴君罪狀急收之城
聞之遂絕食閉日者四日每求死報為家人赦免或
傳善飲服已得甯城復醒曰曰告知善為人決無二

藏大錄

心吾且少休之善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苦果不死
吾將下報布蕪遂獲捕食已而善訖則報至城起
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而哭之曰台與君同受國恩不
幸有國難哉同拜身今君與希真同死國吾焉肯義
獨生乎祀畢始家人婦焚其遺從容整衣冠奮身入
水凡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捕即邑中且謀害併錄
城家規族忠誓以友人情獨獨具棺食置在泣橋側
百方求城死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三水中福恸
哭視屍初起為其永伴猶不收遂成札葬之

魏冕 鄧瑾 鄧朴 陳璘之

魏冕江西永豐人建文時為監察御史以劾直閣積
難兵至都督徐增壽約開門迎納冕與大理寺丞鄧
璘率同徐十八人即殿前殿之武元會報朝大呼請
建如誅臣等最不與此賊同生御史曾鳳韶翰林史
仲彬及張純廉平胡閔復前力請上遂手刃之明
日宮中大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
節明君亦所用奈何使自壞也遂自殺陳璘請追
罪詔免其族

藏大錄

鄧瑾字公瑾永豐人洪武中嘗官憲度邇迫金華王
紳授手如臂誠紳稱其議論磊落忠義人也既而主
成都成都士皆願交焉尋以薦至京建文中為大理
寺丞北師還都城瑾與甥魏冕殿徐增壽於朝請誅
之京師臨別致語免其族凡男婦四百四十八人
鄧朴字承恩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任周府直書
陳沮其知謀工不聽及事覺大長以外諫疏聞建文
召其志召至京監禁卿史使性暴虐長史楊者
聞國難憤激不食而死時謂瑾朴永豐進壁云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為戶科給事中
請難兵起建文多指斥又言於朝曰徐增壽燕王親
必有陰謀宜先事除之已而增壽果開門降文皇
即位召見責問不屈磔於市夷三族父秀母黃誦成
甘甫迫死子微仔妻姚女進奴家奴漢官弟余翔等
志成達

藏大錄

盧迥 韓永 甘霖 龔泰

盧迥浙仙居人建文間歷官戶部侍郎疎奏有大節
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以爲狂既仕頓折節恭慎
靖難師入不屈論死長誼而執利

韓永陝西人安人建文時爲戶科給事中璽珍美集
昔山宏朗每懷慨論兵事帝悅之靖難後杖門不
出召入見欲復其官曰吾王端也何以官爲乃致之
其森安慶像寧人舉鄉貢爲監察御史剛正敢言中
全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言求死從容訖戮子孫相

識大錄

或不獲求仕並德中知府胡繼宗祀之鄉賢祠

龔泰字叔安浙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傳躬教之日記
數十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思濂游洪武十九年領
鄉薦明年入太學未嘗閑席府獄監安東倉蓋力復
執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
事中北兵渡江泰巡城泰與妻傳訣曰國事至此
我自分必死爾第携幼歸毋則俱爾并死無自辱
也俄宮中大起泰馳赴之馬兵校所執見威視于
金川門以非奸藉得釋乃自縊于城下以死年三十

六妻負遺骸歸葬鄉里子永言累官兵部右侍郎

識大錄

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以明經舉為吏部郎歷官
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獄燕南人罪從末減忤旨左
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或獲非人也
壬午之變良痛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
將斬以殉為家劫去良還土堂上集諸司印凡九携
歸街舍嗟歎省父之妻問其故良曰吾分應死頃思
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何難君為男子乃為婦
人謀乎遂命妻饋良食抱其子歡戲如廁置子池傍

戴大錄

王良

自投池死良起而殮之即刳薪於戶間其家人毋得
出令妻抱幼子托鄰人之客於杭者以全宗祀遂舉
大抱印闔室自焚死事聞帝曰死旬其分印信安
得復哉詔徙其家於達良死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
出沒後官不敢葬宅以居正德間按察使吳材改公
署東亭為祠祀之

余達辰 石撰 孔鐸

余達辰字彥章寧國宣城人為燕府伴讀諸難兵未
起達辰頗聞其謀通書示子自必死及起兵達辰
與長史葛誠泣陳死之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師生
所逼即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為守備計及北師拔大
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焉

龍鐸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歷官晉
府長史北師起徵兵於晉鐸以大義匡王力主發兵

戴大錄

靖難後城壁至京不屈有收其遺者得所自書贊云
攝土固煩事二主則父無兄忠動肝膽盡忠為臣
盡孝為子二端於我端指一而衣色形骸歸於故土
鐸與誠撰錄二長史為

陳思賢 王省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教授以忠孝行義最士多所成就清難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半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熙曹廷瑞呂賢即明倫室為舊君位哭臨如礼即人執送京師思賢與六生皆死之嘉清中提學副使即親立祠祀焉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間以鄉貢應文學徵廷試稱旨當錄擢省自陳才薄親老已便養得浮梁

識大錄

陳思賢王省

教諭後改濟陽諸縣兵並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警詞義慷慨服舍之者歸生明倫堂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為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尺諸生亦哭遂觸柱而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官即要薄閨情歎兵至濟陽逆知父必成述請於大進人住收遺骸浮海歸葬後有司祀之學宮子模為黃州通判亦抗節死賊臺云

徐貞 嚴震直

徐貞陝西人歷官工部尚書諫皇帝出亡晉貞家信宿市覺族誅又令數訪群亂其妻至死有幼女婢諫樂籍樂官陳儀陰養之洪熙初遇赦儀為擇嫁良家儀在掖籍而能執義如此
嚴震直字子敬烏程人姿貌魁偉幼不喜讀書長於算數力田以供徭賦洪武五年以老人言事上以為材擢試河南泰議尋除戶部郎中陞工部侍郎逾年進尚書震直賢直勁敏帝數稱之時賜食獲

識大錄

徐貞嚴震直

共家即民訴其弟住不法帝付震直訊報及與獄帝以為不欺皆赦之已生法降監察御史使能刑修桂林重渠陞右都御史復為工部尚書上諭西廣盜法廣盜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清難兵起震直督餉麻魯間兵敗為北兵所縛致布囊西馬夫并主北平成祖正位後以為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辱焉訪讓皇帝遇于雲南道中相對悲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帝從使臣有以白處矣夜宿却舍吞金死

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
生時府憲室曰侍旦軒上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
洪武中由御製及御門必同知履州重慶所主有能
榮三十年報知蘇州府初太祖以吳承元俗俗靡
違武紀以重法善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
曉政體諸惡人情地張寬容各臨時宜教造請即賢
考求治通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樸指因俗教正吏
民回嚮轉樸大治為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

戴大錄

戴善

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為誰對曰姚善乃開
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拜拜而進善自邀還辭非公
事不敢入又待候韓奕之遊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
所謂石可開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者自守甚高
善切領危不可得會命與木以明見重於善期望
必進致學宮講學書到士十日饋茶于貢未誤致芹
所芹受之未覺其誤詣貢未以告貢木曰錢先生不
易麻子外受其饋四御府公之賢耳善善語欲使僕
僕人先通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芹民也此

不可往見於寅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

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賓致義芹曰此士子之
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若善益殊然請問之芹但出一
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
善心嘉之時請辭兵已南下善于是密結鎮常嘉松
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時
上用漢破七國策敗齊黃於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
武才略可扶順濟危者反置諸散地又事已狼狽急
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於黃太常者乃召

戴大錄

還二人而命善還燕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
及啟行而金川門失守矣成祖即位索子澄甚急
子澄走蘇約善共航海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
去公朝臣可四徙疏召因與護善賊守上嚴密與城
存亡子澄既去善為麾下得送京師成祖詰善曰
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避死之時年
四十三子節發成賀縣千戶所幼子繼見蘇州生配
係見習正德中史樞蔡金杞之鄉賢祠

張秀方 周繼倫 陳秀田 楊佐

張秀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為給事中以後奏告致
崇平知縣勅王詔下秀方糾義起兵一邑響應賊退
之秀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緩乎即率野部
赴難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某其首暴屍懸
接時秀方經旬顏面如玉無一疵某父老竊慕縣治
之清白堂後

周繼倫江西撫州人建文中為松江同知勅王詔下
繼倫擢募義勇入援并言靖難兵卒思違義 成祖

藏未錄

張秀方

即位城至京不屈燔於市

陳秀田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出誠供武閣歷任州
縣後賊寇諭死秀田請成雲南秀田請遠東經故
弗家家人身道死監送者憐而縱之傾貲不能歸後
依定遠舍黃積資慶姓名為黃孔積資羅休南克必
手中和會閩中教諭嚴德政薦秀田明經歸為保寧
訓導上考更京承領問陞平江知縣閩一職 帝崩
秀田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典文學應於陞徽州府
府教月致教一新士民感悅未幾祖母年秀田當承

重即民走京乞留時秀田向蒙黃姓居位以亡命男

宗為地屢欲陳首以祖母年高恐有他虞隱忍二十
餘年至是京師赴闕奏其故已正名籍許之并除秀
田戍籍仍從徵民請優留即秀田已竟厥不允而許
義事供職秀田與祖母於邵之北山始視事時走義
下哭甚衣即人名為太守山靖難師渡淮秀田奉命
募義勇至京師造秀田至由遼東遶道即悲喜交
集謂所知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不足報萬一
害違弗歸治家事予身許國他不愧也未幾北軍渡

藏未錄

江秀田糾眾赴援靖難後擒賊至京不屈死年四十
七妻看配為奴

楊佐浙江嘉興人初生有胡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
兒異日必顯終不見於刑耳任性豪有學洪武間由
人才推知泉州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表以多
宜民北師起佐引兵歸子澄出徵兵佐約獲州知府
姚吉航海善不可乃至任家與善謀求舊召以國大
舉事泄供被擒至京燔於市子札益坐死籍盡族株
親戚百餘家皆連成

向朴 顏伯瑋 鄭華 周緒

向朴字遵博浙江慈谿人宋文簡公欽中之後也父
壽崇慈湖之學、者稱爲樂齋先生朴博其業行務
寔踐力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督府都事張允直街
命訪求人才以朴應詔陛見 帝問朴居家何爲對
曰種田其容吾而之 帝識其非未招中人也即以
爲獻金車車就道不携妻子時兵燹之餘朴聞荆榛
卷瓦礫數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漸復境內大治
靖難師起獻當兵衛無城郭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

藏大錄

凡將操訓迎戰寡寡不敵被執弗屈懷印以就刑平
四十三畝民哀之拾其遺骸莫適左所難復都御史
陳瑛訪究死事諸且有楊姓者父子三人俱見發掘
夜負其骨潛葬邑北十里水樂橋中畜舍人王其寶
北上詢得真所夜夢朴腹血汚舊衣共談往事起東
嶺爲父索星月姓哭之清川令韓夢履獲其子通傳
通微於司隸任頌通所轉其遺事書於寶峰卷佛座
上人者皆義士也通傳書被徵錄疾不赴有王佛元
舉拓之鳳嘉靖間祀朴于御賢祠隆慶五年又祀于

獻之名宦祠萬曆初撫按奉 詔建祠本縣北門外

尹實彥履頌通皆附祀別室獻氏楊氏嚴食焉

顏伯瑋名瑛以字行江西廣慶人唐魯公真卿之後
也聰敏介直能文章洪武末舉良陰沛令靖難兵起
所過郡縣多歸附伯瑋獨以死自誓時李景隆屯德
州淮北之民終歲餓餓運伯瑋指畫有方民不告勞燕
師掠濟寧遊兵過沛、人竄匿伯瑋招徠之得民兵
五十人築堡隆禦迨燕師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光聞
行至徐告急而獲兵不至度不能支遣其弟瑛及子

藏大錄

有爲曰汝瑋曰大人子職事竟矣乃趨詣縣院壁
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
臣節有忠誠者縣令名一木其能及大厦三軍空微
燕女賊古使雖死終無悔也燕民報建聖明是夜二
鼓燕師入東門擒瑋王頌迎降伯瑋帶母堂而向
撫哭拜曰臣無能報國故不死于逆日瑋而死燕師
執王蔭詹子清及妻史策議欲降之皆不屈曰吾領
從願今於地下乃殺之豈有勸竟不屈去後還沛見
父死亦逐日制縣縣祠元主自徐潛收葬伯瑋父子

乃亡去莫知所終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舍名建文中請東歸州吏曰請誰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系親老汝少何妻江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持疾尋醫得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蓋素城走華獨半吏民死守北將未蘇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為生力戰而死年甫三十台州祀華於八忠祠

藏大錄

周緒字伯紳湖廣武昌人洪武中貢入太學授永清典史召官廉謹攝金事捕蝗殲盜清難兵起一時守令多迎降永清地尤近燕緒極力拒守而賊爭赴數緒度不可為懷即斬奔將他國為趙開安妻還家莫果即出耕其族勤王戰獲成花客具聞王師惜乃免遂民間已為縱跡漸露有司即其家械送京師緒由分必死境慨然行既而朝廷時有之誦成其州者數年子成運游返回國年八十終吳文定寬為信傳有曰以愧世之為丁公而傳先者

陳植 王彬

陳植廬江人洪武間為吏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起植受命督師江上麾下客議迎降植以大義責之誓死固守都督金某遂殺植率眾奉迎自陳邀賁成祖立休之命其棺殮植遺兵發喪奠于白石山植宗人俱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王彬字文質宛州人舉進士為御史巡按淮揚靖難兵至彬與指揮桑剛訓卒結甲落濠增垣固守之指揮王札欲舉城降彬知其謀執繫獄外禦內防七日

藏大錄

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嘗以刀隨其飛走城中有時工御史降省官三品左右俾力士莫敢縛札弟桑季路力士等誘其子出彬方醉甲浴手戶餘故縛彬及桑剛以獻皆不屈死之妻亦死正統間彬白日現形院中視與提學副使劉瑞談其死事云

盧熙

盧熙崑山人洪武四年以人材被薦為睢州同知時天下初定戶口彫耗歲復得飢熙到官一意休息之亡何州守缺熙為留守清軍御史急必得軍所至凌轢藩府豫呂長吏、莫誰何第籍民應之熙曰民且十繁尺籍者百之一軍則軍民則民吾為長吏可誣民為軍耶詣御史曰明臺必欲籍軍、則盧同知御史城繁州曹吏且勸熙阻格詔書熙不顧也卒于睢無一金之藏僚川為其殯擬行之日雨甚吏民挽哭

戴大錄

盧熙

塞道野夫曰吏皆為制服熙兄熙守宛州亦廉公能共吏

青文勝

青文勝四川大寧人洪武二十四年以庠生為龍陽典史地濱江半陷沒民盡遁散縣稅額三萬七千有奇度額而已時賦額初定統令者必重趙文勝走關下上書言狀三上不報歎曰吾為民死自經于登閣鎮下太祖聞之而使赦之得獨免三之二龍陽人祀為共妻子不能歸贈之公田百畝弘治中提學陸戡為龍陽人私誣之曰忠忠

戴大錄

青文勝

蘭芳 陳本深附

蘭芳長縣人同儕潤畧有大節讀書通古今洪武中
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永樂初出知吉安府
先是金華朱仲智知吉安仁明廉潔愛民凡士會以
重慶古人思慕維其繼者芳至寬厚待大僚庭無留
積吏無所容奸民更大喜言水有無賴民詣闕言數
故有銀治可煎煉初廷遣官覆視其人既至父老訴
芳曰即用無賴者吾爲子弟不能安枕而邑有無
有患芳曰銀治誠有乎皆曰無但聞故老云朱時有

藏大錄

蘭芳

好民妄言免出罪今莊卜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
黍稷率當見有之太守疑我言詣闕男子在外請令
指說其處芳頓首告案案不許封父老逃之對同官
其主平罪狀告當備陳芳曰無恐罪無赦前獨銀治
有無耳告者即頭民愚昧貪食困誠不甘卿今華
衣美食示一爲我意楊之以王于少莊罪死罪死
守民父母何以去之芳立草奏大意謂告者嘗聞故
老言家時銀治窮極不及訝半意上陳今詢邑長老
皆云無害人人同此不欺不實對同官畏不署芳曰

未命守土非爲民乎 天子仁聖芳請獨任之即自

署奏同官不得已強署 上亦罷芳布衣蔬食事母

至孝日所行事毋命夕陳于前有不當燕謀之壽生

誦辦事官從尚書朱禮治河以才遠卻水主事督浚

河南河渠所經縣輒疏聞不使事札吏厲芳：廷陞

本部右侍郎卒言安人思慕賢守報言朱簡未簡他

蘭芳者宣德中有陳本深本深即人馬政寬簡衛治

寇盜有功馬監察御史程富所掩富內遷本深竟不

言言安人留本深十八年以有訟者不須告狀召至

藏大錄

捐前已理其由直士人有修慶為本深置酒報休障

携與共餽啗市小兒父之麻前以有女及笄數曰是

家女吾見其初舉今已老尚可留投謀告者言安人

久：思之

王伯貞

王伯貞名泰以字行泰和人工學後也父子與博學
有詩名太祖聘至謀密撰福建鹽運副使辭不拜
子故以御史知崇慶州洪武中詔舉賢才縣用伯貞
應詔試治縣稱旨除廣東按察司試金事分巡雷州
上疏請極鹽法防海寇獲寇準所開舊渠溉民田還
改工部試主事以丁憂服闋赴京後期滿成安慶水
安初用薦起知慶州伯貞寬厚長者風度凝遠中懷
曠如其為政使民同苦而已不拘以文法慶州黎俗

識大錄

王伯貞

聞衛將欲共之伯貞不可曰彼自相仇耳未嘗寇賊
邑民良民也衛將不從使視之則果相仇非共賊也
數人黎人遂安獲賊以給衛共其田畝三獲衛共
率一時索及民急不能輸則以貨貨而抑賊共貨直
伯貞與約三獲三輸之害大平民博弗慮伯貞躬持
而遂沾沾因大情學舍以授生徒獎勵開諭獲學舉
進士為多伯貞在郡十有六年流民未歸為三千餘
人嶺南治行推伯貞為首以內職去民歸法舉送不
絕服聞政知榮慶未任而卒伯貞昔徐鉉亦有惠

政卒于慶民奉伯貞鑑主祠祭蘇軾之俗事有不平
往訴若官府然與伯貞同時又有鄭樵中者晉江人
以太學主撰程卿知縣寬恕廉快任學豪猾吏民爭
訟者委曲誨諭或未怡令之追思莫不感服既卒吏
民像祠之嶺南縣令亦有樹中伯貞子貞史部尚書

識大錄

史誠祖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中令汶上字已公廉勤于撫字
興學化俗政清訟簡民繁土開增編戶十四里成
祖嘗教遷汶民數百於膠州誠祖泰留之秩滿民萬
餘赴闕請借給書令加濟寧知州衙仍理汶事上
使錦衣偵之見其金有坎窞觀無斗粟衣冠粗敝懸
掛壁間因賜白金緒幣織金紗衣二襲加四品服俸
在任凡二十九年家于汶其卒也百姓葬于邑城南
歲時祀焉

戴大錄

史誠祖

況鍾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為小吏給事禮部永樂中尚書
呂震才之奏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仁宗即位令
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鍾舉左中允張宗健仁宗
曰群臣多保任外史鍾乃屬朕官儉即擢宗健大理
寺丞宣德五年蘇州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
建昌溫州九大郡開守吏部以聞宣宗謂從資格
除補人半不稱命吏部都察院舉屬吏應能者擢鍾
蘇州知府即中嚴以札西安知府趙豫松江知府莫

戴大錄

況鍾

愚常州知府員外郎即吳武昌知府馬儀杭州知府
陳本深言去如府監察御史陳鼎建昌知府何文淵
溫州知府于傳以行勅曰北省皆令區人或監肆食
刻亡餐足或聞勞屬儒坐視民病禁不以聞民安得
無怨歎之聲我茲慎簡於尤人若界尤大都一方千
里安足足賴其容休戚均勞遠與利除弊毋骨于繁
家毋欺于奸吏屬以下貪懦不足事者自衛問條
其陳民狀還洛京師到一奏而懲之法所以安千里
輯一方也尚假致我鍾王即即民繁微者于餘人有

藏大錄

十餘年未決者鍾保為無營者吏待贖請署置鍾不
問當否便判可而報私德其責孔吏侮焉獨太守惡
通判趙忱者請緩鍾是鍾亦報唯、既期月鍾屏几
召黃諸僚屬皆會曰太守未期月失閣不涉事不足
長諸君有主上物不終不恃度請宣聽之皆曰姑緩
率僚屬拜跪聽勸資贖主擒問送治者皆并愕改容
札半鍾上堂生召諸三老曰太守聞吳俗狡武好傾
良善守不能如閭閻自剗剗父老告守善者守界
其家資之即飲惡與眾殺之夫皆集重守剗剗耳目

諸三老叩頭退召吏曰此前某日某事宜行若傾數
相尼某事宜止乃謂守行之若得贖幾何夫使四縣
掉一吏御投之隸步御去鍾曰狗鼠輩太守為百姓
殺賊虎耶不望空揮者是尔命卒之時也立罷六人
鉤其髮曳而肆諸衢中太守乃盡發諸僚屬資要
者五人屬儒者十餘人送京師 上問况鍾持廉哉
能去貪否、時詔下諸郡清捕軍法御史李孟株批
勾引有司承風尤尤絕者推求其內名姓及珠屬鍾
產之人使傳休不從者以暴酷法之鍾既至奏豁十

藏大錄

餘人後奏言蘇州漕儲之國民有田能自治不待援
調而此者設治農官無所見教稼穡使蠶食耳蘇州
錢穀浩冗吏影射通賄不可勝數不如改治農官為
催種官從之鍾理蘇十年公正勤能以感化御俗民
甚便為會丁憂民二千餘諸御史已奪情御史以聞
上嘉之于便任鍾上言近春詔召民開荒官田起科
現民田無種者勘豁其租額今所屬荒山諸縣民死
徙徙軍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餘戶召種官田可起
科者二千九百餘頃互相補裁其間秋糧可除豁者

二十四萬九千五百石有奇所屬長洲諸縣膏土七
六萬餘戶官民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民
糧不能當官十之一國初全有民糧者出為四百餘
石後連歲災禍城諸驛約三歲上更今三十餘年矣
出為家如改前更吏者五部徵蘇浙三稅帶八百足
浙江一太行者百布平而蘇州人若七徵歛不均此
比而然詔書所謂民多愁歎臣承勅治府不敢不盡
其愚計已除豁驛利以彰 陛下鴻鳩之治制曰可
鍾意教曉給珠璣用審一郡之中出納備役皆有簿

記而網紀提微甚便易省見蒙右強提持學無不立
 死者過賞於秋後之候大吏侯、自逐而下寒暖之
 士如不及接部民卿士大夫是款需洽有干預私事
 皆拂衣不顧蘇故用糧長收賦輸京師糧長謂追遠
 費多三倍微之視其美自與陸與都御史周忱察陰
 之存其二以一為轉輸費餘以代充為軍布絹諸雜
 稅毋重賦民共積蓄無所漏邑贏積尚可採荒故即
 有處士即亮者鍾款薦之人匿名者亮過府門鍾笑
 曰黃士負俗彼故阻吾屬通進成亮名耳立上之每

識大錄

朔望論學孫獨先師而已不令秀才講經曰太子起
 刀筆吏也上不所明教談大學即當課士請與徐校
 別曰諸公皆選自科目鍾安龍知之其指教公驚進
 民下賢大條類此彰正統五年九載滿考民叩關乞
 留入為餘人陞正三品仍知蘇州府事七年卒于官
 市巷天遂其長立祠為與陸同時奉祀者豫懸歲
 本保以祀畢皆與陸相伯仲而豫尤和易近民、以
 趙老人目之一時論者以鍾為能之豫為良吏而案
 建省自大理坐法改同知常州事至清軍至常亦株

引如蘇宗建每與平頗色立提學之宗建外地受扶
 曰卒死下官及病卒合中除一破篋常民爭出錢購
 之祠之大石灣若山之工即亮以錢為石試吏部司
 務特監察御史亦川風力聞

識大錄

劉綱

劉綱字文紀高州人仕而學友敦確有幹局初為縣
得陝延安府之府各政教善舉頌聲大著遷陝寧州
綱始為府各政教善舉頌聲大著遷陝寧州
治教民播種之方詩書之學均賦民置屯四箇兵練
武不事繩墨登陸限振以內親去代省己至民皆聞
奏留 成祖別用代省令綱起復未傳復往綱益集
飲性罰民不忌化州有龍尾嶽時出先怪遠近以為
妖綱因其先勸于射之應天而滅其水巨龜也一

識大錄

劉綱

日行野中值橫石為紅馬驚不度蹄視之則范仲淹
所撰休仁傑碑文即起點之三綱紀敘亦稱吳政後
丁外艱守續皆數言以州人奏留 仁宗相時踴躍
書復吳及四品車服常主京師 上親召問勞以酒
饌時人崇之 英宗朝以老乞休奉教上得致仕平
七十美綱三十一而致進士三十三而為縣三十六
而為州七十而致仕居寧王十四年去寧之日哭聲
振野寧舊有宋君子祠紀敘仁傑以下當為判吏者
至是卒紀綱其中改曰七君子祠綱家居十餘年

八十四年卒民遺問踵至其年也多業獲致予者明
應以來為州之久淨民之深無綱如也綱有子為舉
作才抱德不起孫宇弘治間為大學士贈綱如字官

識大錄

張吉

張吉字允修江西餘干人少知周流俗以名節自砥
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士商擇經傳以資提進吉謂
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西遠知此輩聖人之言
亦有當去取者即逆編而屏絕人事精研六經及家
儒諸書讀之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厲以
窮理致知為務在庠序為其已著所極性敬謙鄭重
光為之延譽提學夏寅常舉以勵諸士成化辛丑登
進士除營繕主事時愷人事致者以左通致位正卿

戴大錄

張吉

故僧雖曉以符水進為國師、皆憑藉寵靈竊升威
福會元旦呈頌有聲詔求直言吉上疏請親賢用德
除德遠抑以謝天災預勅三望之嚴疏入即聖鑒撫
其通不待乃諷吏部遠斥為棄東通判景東屯屯而
撫遠其民即吏上官陶氏世授印華一仍其俗吉至
下今半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此事主度詳以
曉諭使婦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傳示其罰約無再
犯間始見吉至東且無家謀為置則室不聽以張
冠數事為憤一無所交已而適其子於就學於聞教

即能其事其父過母忘日或強以酒肉則東避之莫

民由是信服漸和中州之化地僻之書聲錄諸縣
齊合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於月為事亦未幾國
以改過求仁作為四箴寔座右以自勵久之清遠
慶同知弘治初報知梧州府始為督府建寺之地其
務繁版而食不勝從民多持從吉為政寬平安人節
約百費以紓民力凡不均之注官整正之於是居者
度安其業流者初歸未歸粵俗難棄夷民不知學吉
以公暇日集諸士為講說聖賢為學之要及小學

戴大錄

容周旋之節儀容榜之閱之乎官之諸生皆沐然信
寄符有齊魯風還為廣而崇祭制使防兵衛江境也
撫撫為忠民物凋瘵吉察奸吏嚴武臨訓討或誅戎
兵宵酌古法而行之軍容始振以所轄沿江山川盤
結林木叢翳或扼要害或堪斧斤以奪其機伏之呀
又以賊情要警伊者必死象莽解藥多置扶牌重賞
間謀逆或出入府江東西二城相為犄角而東賊懼
悍也甚吉乃併力於東教月之聞斬獲甚眾由是西
賊聞之亦皆自戴府江以寧武宗純德苦考績京

師陳古時政教事及正心之說進本司按察使再達
左布政使許進掌銓推知言遇撫臣員缺概徵言奏
向中旨集格人謂進曰此非所以善處張君也進曰
克修誠賢者乃久滯是荒是合耶也故弗良國其
請愈力既而解召還京時吏用之竟以古直為逆獲
所城左達兩浙監運使堽鍊累遷貴州左布政使致
仕吉天資醇篤為鄉黨禮事父兄以謹茶聞鄉里化
之家常飲食過二味必徹其一所御布袍袍絮絨漸
綴弗棄也其學以潛修務本為宗刻諸子以節儉為

藏大錄

立身之要讀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
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其事若志懷憂國之心然而
萬然通籍三十三年在朝僅三二載而飛駭遽去
瘴鄉皆人所不堪者矣我故偏於剛中乎克養弘裕
病且革正衣冠端坐而卒年於十八所著古域集
有紀小新傳夢論陸學訂疑常傳取明教蘇居仁
當錄集之謂之要語

張淵

張淵字廷實番禺人父績舉進士為撫州知府抑制
奸豪無所徇枉仕終漳州知府調登成化中進士
晦六年卸微起之乃授戶部主事優擢病歸從賦
學亦受其詩法賦章與語每苦其言淡有會為人清
虛高遠忘已無故論學以敦最為崇曰無所事乎畏
明忌而入于忘必先有事于此然後浴所風雪在勿
助勿忘之間省可漸至而深得也辭疾隱居二十餘
年既用薦起南京通政司奏議尋許歸

藏大錄

張淵

薛侃

薛侃字尚謨揭陽人與兄尚哲為國子助教並從學于守仁自辟罪疾嘗以輕傲為戒秀水人沈璠素慕守仁執贄未幾後為行人關侃謀學京師歎曰師雖遠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相從講學進賢舒芬以翰林編官市舶自恃博學見侃問津呂悅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時未置監經試耳侃曰豈得之管厯泰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

識大錄

薛侃

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于歌！本于心致心也者中和之極也分運環然非第子

王敬臣

王敬臣吳人父庭為江西縣政教以謹而信母其德母郭氏養之嚴弱志慧十餘歲誦四歲數曰學在是矣由是居處以孔孟為無情教牛父之應舉泣下悲離再被命始行歸寓佛寺驚書考果十九籍博士弟子謁槐校而考通為二十一拾廬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其維母慈母作所以婉辭之萬方庭告歸養母敬臣佐食親母及所以事庭甚謹庭母泣服闋起補奉政敬臣事繼母于家不懈庭歎曰汝後事

識大錄

王敬臣

庭王孝中歲得疾劇甚庭命養所別墅者一年連降則廬氏大縫母歡敬臣曰身下所遺閑戶者勉不入寢者十有三年度病瘳敬臣試之卧床者數月繼母沒家養終喪人不知為繼母也庭老而患是疾臣復絕內寢卧父側皆王歲庭卒哀毀有加其俗有江左餘風見敬臣跪押準繩為之一變晚而後將弟子四百餘人敬臣躬屬責課一意聖賢要歸于慎獨之義曰慎獨之義有二要焉曰所發也審則也發者善惡之幾研之始知則者帝衷之原審之始得又曰

觀長之際，惟席之間，快獨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
仞之山，戕其本，何以發？干膏之木，聽其言，興起者甚
衆。

藏大錄

藏大錄

古宜選史臣劉一休著

儒林

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清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
贈泰和政事，進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為名家子，粗性
持重，不妄言笑。讀書記問，諳博。登元至正癸卯進士。
除鹽山縣尹。遭世亂，隱居求志。文名益盛。洪武二年

藏大錄

宋訥

中書省徵儒士十八人，纂修孔樂。訥與高事竣不仕。
而歸。五年秋，遇元改官，置為傷之作，詩以寓養。雖之
感，誦訥詩者，知其明於春秋華夷之辨也。十三年，四
輔官杜穀薦訥才，遷任用勅符召至京師。上與訥
語，大悅之。授國子助教。續經發，進擊節，耶魯學。若如
客得歸，與諸儒應制撰諸勅文，操策立成。雅林上
意，廷拜翰林院學士，命撰國子監碑文。復傳旨厚賜
之。未幾，拜文淵閣大學士。時年逾七十，上親製詩
詞，曰朕現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蓋

時運不齊而壯哀相臨故也然昔望程諸漢北有非
燕之兆而與周八百爾訥早雖高適且強壯我獨感
知遇每有所情拾日見親信雲寒附火火燎騰下衣
至膚始覺上聞之製文警詢曰賜者傷也蓋尔居
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為政致神怒若此耶納頃首慙
謝時太學初成中外咸有生徒日務通選換者掌之
師生相許數尼不行十六年改納為國子監修海納
請于上嚴立學規諸生皆知敬畏上由是時享
春之慮功臣子學有不振朴罰者命曹國公享文忠

藏夫錄

慕領監事由是竟有南然受教十日納病疾上遣
中使致諭有曰卿東天命之性發神尼之誠施已為
德修進教人所以病不泰病由建蓋以其有神也
謂納骨格必壽通有蓋立主上命繪其像前為喜
溫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麟生望江澤持物胎之選
保便侍養其故德使漢類終十八年十月公西求直
官納故去遠家曰今海內既安貴莫承貢惟沙漠明
膚未運步教若置之不誦則恐歲久既類為患遠國
若欲官連連攀之恐六師抵運萬史記運類雖士馬

疲勞陛下教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通聲
倫運之策耳倫運固在乎也兵兵兵又在乎也四也
山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平終句叔帥十餘萬騎而西
欲為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
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善畫畫分禁可想見我
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蓋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
其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
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律
五百里屯一將而列而邊之地遠近相望省尾相應

藏夫錄

排作以時訓練有法遇寇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之
道之策也又何必費師萬里求仇雠之功以取無用
之地哉上嘉納之遂命邊軍皆屯田且耕且守者
為今已五歲夜雨耕土築邊士既選而在太學得
士大半三歲下之其太被復實學錄文徵與吳教範
嚴屬族吏部尚書余煥移文以詳於致仕北納性辭
上訊知其故以煥嚴實徵權併文徵等皆錄之賜
慈詢居位如故二十二年是歷代帝王屬及廣忠諸
柯隆成例使翰林詞臣記其事上以納文休莊要

乃特命納撰之明年春納有疾上遣高醫來治疾
且葉子麟詣婦松室詢屬声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
情多况在丁杜而祭齋戒中丁而祭畢乃就昇婦前
抵家而卒年八十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迨臨發拒
祭之舟車之費悉出於官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費者
蓋吳教也次子麟舉進士環監祭御史出主望江簿
次復祖卿邑訓導其後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 上
思納曰此來祭酒訓迪之功也凡諸生守官稱職者
多出納門 上每舉納為教國子者指法復祖殿閣

藏大錄

去召為國子司業進而諭之曰召為選疑武若爾
也其始終存注自開國以來文臣罕有異比人以
詢素履純恪所教云納家鄉而三聖即教子視其文
雲標亭名曰西德納更築白雲茅屋其間故新者時
文二十卷歸西德集今行於世

汪仲魯

汪仲魯初名獻以字行婺源人從其師先輩倪士桂
鄭上未升切嘆學問无事與弟同集義旅官歲舉後
休軍尹得和婺源州事既歸太祖授安慶稅金尋
以肺疾辭還自維卧病徽屬其鄉里子弟為學門難
屢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辟在 上召
諸儒講論仲魯說而伯哉蒙稱旨賜仲魯結曰朕
求人精嗣人不為得蓋非行無以取信非言無以達
意吾言不迫乃應而對厥善行不虧乃近而不狎焉

藏大錄

汪仲魯

非傳美焉稱厥官茲特授尔承務即左春坊左司直
郎尔其勵志政誠小爾大成若積賢以期山如集統
而入海無有所隱斯之為善得侍 太子左右
上亦時 召見與來若劉三善五梅三老侍賜物旁
御賜諸詩命續和並稱善仲魯教詩簡實以安官矣
見罪因有以奉是記者撤淨注請決以侍 上稱仲
魯吾人明年以高故乞歸許之命其母歸其利復來
已與劉三善並召賜坐 上頃仲魯皆臥疾如求
無恙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吾者好之不吾者惡能共

問即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復思之且無煩勸老人
先陰寧可也然朕觀爾鬱然龐眉蓋奇微矣今城
刺痛人悅得此佳、奇考爾甚自愛朕復或不近侍
之臣予告還卿即邑官長皆須來候爾則館門絕不
與通不者筆東而示之若曰仲魯蒙恩予告理宜度
門翰祖應役謹守國制不敢違厥矣如是則可以考
終仲魯與三合並叩首曰陛下全臣晚節受恩甚矣
敢天無殺仲魯信道甚為氣和而莊文章深博古雅
志執子正義出都之日送車填溫人以為榮觀

戴夫錄

葉子奇

葉子奇字世隆龍泉人出元季世傳迄今口說無憑
時洪武初主事林連就連賦中以凡研蓋者草木子
出賦成之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泥
其土而傷其古之立也其著指上下之儀置雖之軌
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賦浸漬夷戎布之之物神鬼
仲屈之理草木之史無森之尤律曆推步易衍之大
宗釋老孔制之書而歸于六籍之諸野記時事失得
龍兵舊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通玄

戴夫錄

理大方本音齊東野語諸書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樞而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
人之有志焉已之學十五歲父家毀如禮事摘庶二
母至孝家門梁肅十七歲古法倉法行之卿里里氏
皆而實者婦節而家者成曉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
并以所資為助葬資十九元邑諸生編次其州之東
而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
不赴會試往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為勸駕謝不受后
三年母氏力促之遂出吉州就學鄧守並劉陽會育

戴大錄

闕遇寇後馳歸侍養君至年母氏嚴強之下第而還
遂堅執不出後從講學于天峯山時心學盛行學重
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為多元錫曰九容不
脩是無月七九思不懷是無心也及問皆皆形、行
造后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礼廢墓三年而城之人皆
曰鄧君古也孔子也所著有絳輝函史諸書皆足闡
明聖賢書草古今茫昧為而城全以與而高而後
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為廣初蔡潘趙唐賢後以
為言改指案師歸疾不赴當道先後為開神宗以給

林待詔微之有司勸駕救促純道竟年遂次學省私
諡為大純先生

戴大錄

王應電

王應電字昭明別號明齋蘇州昆山人精於國孔及
字學與書水雖洪先泰和陳子虛康求仁友善嘉靖
間倫寓泰和切著周札解已著國文陰考其目序曰
道也者文之修直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
文之輪軸也清之宣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
政之始經藝之來也粵台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業
闡揚于是經恒明政日休月時厥後氣化清而文字
舛六籍散而治教亂蓋文家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為

藏大錄

王應電

傳伏敬聖者作之明者達焉臨代之所陰而否德之
所格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則洪濛而制之者
也意融理勝文均義誤明如日星實如草木易知易
送夫曆帝玉而降托刻玉而格物法皆古所未有
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傳表為大篆字學中不可闕
焉者也鐘鼎多出於三代之書良屬其貴札可漢到
取二季篆而也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據作
者參以已見蓋皆如皆以讓筆札六書之傳者是太
壞主又變而據而指而華存者失希自是以來雖或

以篆石家皆于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真長孫

馬者也至以私意作為奇巧或欲布置以為靡整今
紙皆傳為以為博博而省執守以為法而其義不可
復尋矣今教肇正之荀復備求世支離之迹與之科
量校計議論不愈煩去通不愈遠我欲究作者之
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
不有形象形也者有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
涉于影響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
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我

藏大錄

配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
物叢生也委而無為我成天地而成萬物惟人而已
故訓詁為要珍法百慮執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教大
而為經綸之象故曰象事謂以不廢事又曰指事謂
指人之事即古語象事之謂也昔法有限而物類無
窮字為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此他字之聲合之因
其形之同而知為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為是物是
我故曰形非本字而指之故又曰諧聲也夫字出
于天或有餘或不足字之有餘也二義而各為一字

識大錄

不能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精為數聲轉注之
謂也聲之不單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為之制
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為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
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而常言也三書
則人所未講也故西母有十難降而為定不能違也
字母二百四十子孫相傳至今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
計不能遺也字母二十八子錯于字母之中雖以
萬計亦不能分也且余而錄宋學之如欲觀網羅所
流而運源理之如故王捕亡用中句已損益臨刑

信而漢古定一向同歸故知上母可以制字明六義
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五母是不講又向六書之云
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并止條亦
向背動靜故天文多圓燭然一瓦星斗地理多方宛
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或參於俯仰動機並替施與教
自其直且升斗旋於主點其直車馬動而車未獲
取用于馬跡柳葉也服食居處變動流行也故於經
書諸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其考於古文有潤色而
無造作驗之人必有缺擇而無阻礙毫釐病之失

識大錄

漢有覽者致和其方由漢夫也葉百也致廣而研其
也窮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能古則因而我無作度則
得其容而不先探明成其能而不慎神則本机流行
莫知其所以然也然也也可以與于斯義若昔周公
嘗設其官曰論書名與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明嘗
載諸書曰書同文矣無王省保故弗為也我 高皇
帝標三吏之炳與尊微之吾書命儒臣為正撰矣但
日不暇給間以小事止楷書之端而本書以古文正
小篆之端且嚴於奏奏而器于經史古今月策之吏

或時玩習而結學士太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選
聚室大宴天子也北宮也錄寶附之為文書之秘府
而五至聚焉非反據與起斯文之飛歌能今予才之
義也隱華揚而文字之書明皆實不番止儀其音化
機自中先不容掩流於能恭撰進成書然則病困之
餘功不遠職指歸未免皆漢武中興及揚音樂而本
諸厥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如衣地東地條貫金声而
玉振之通一則載于策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
乎文為抑表之我因題曰同文條考云之書審法指

要六義貢珠同六義相聞同布字原病考書皆有評
於小學應電萃子皮後記其長并贈其妻予為刻則
禮及同文臨考二書

述史劉振曰王荆公字說自謂近於六經當時為蘇
子瞻劉貢父輩嘲笑者遂不傳今書見於韻會爾雅
其注亦多可採特未見全書耳王荆公同文臨考書
法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於六書本野泰和縣署近
多遺述予傳明齋備載同文序始存字學錄羊慈他
日復如字說之湮晦耳者書甚難而惜書者甚希予

識夫錄

為之三矣

孫黃

孫黃字仲衍南海人寸莖絕人為文操筆立就負節
烈不妄交得辨大較夫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
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于南園開抗風軒以延
一時名士一時士如趙介季德黃哲劉駕黃楚金淑
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梁蘭蒲子文進士黃
原古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微士訥相與豪吟飲
更唱迭和而黃與佐介德哲尤為落狂雙梅山先車
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東、范何具求黃

識大錄

孫黃

作書屏附曲蓋誠款永忠以是不然一人尋微黃與
即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黃首舉于鄉主京
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為江蘇主簿如意者未幾焚
之後代以運憲一歲被選為翰林典稽學士未幾崇
詔恩承旨詹用五榜之日侍上左右奏對使敘客
魏輒連渡草皆自以為美矣上居位賦求出為平泉
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翰林校核其後黃諫命為
粵東督工省閣上召至金陳所為詩皆忠愛語命
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進雲林並疎力學問有程

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召為蘇州府經歷又以事謫
成達來竟以黨禍見殺臨刑歌詩一章天下究之門
人同邑皆負省亦奇士時是在成奉養繼孫于安山
之陽與衣營其事為文注祭之書焉趙鉤孫竟究極
大人性命之理漢洛閭閻之學為復衣儒案復表人
至今有文學皆自黃倡之

藏大錄

徐善述

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宋之亡也其幼上建慶元南
奔徐氏有為振義制討首抗閭拒元元人入天台徐
氏無少長皆錢之獨其乳媪見得晚幼見長而
成立是為善述高祖善述少為學生有聲譽以貢
入太學祭酒采訥待諸生嚴重善述獨被札接授桂
陽州學正一再陞國子博士永樂初蘭東官官屬與
助教鄧城人晁詩岐選為左右春坊司直卿二人溫
厚簡靜重于縉紳而善述尤耿介不阿多弘放汰立

藏大錄

徐善述

太子悅之其居守時學為及貧苦與鄧濟王汝平楊
士奇梁潛及御醫蔣用文等最成詩文寶翰之賜太
子極贊其好古先生不名書致書曰余今致學表卿
可其題與詩題間日一進以廣學居今最卿為余改
詩才未消麗真有益子日新師疾未痊不及存問日
見後頃其尚古使持為身之意但卿今處過慈為
學有日似卿五妻皆口朴真百無一二故特親往
卿原使卿余成業卿無擇常所望渠石之書日善丁
日母化歸歸諱之處春暖猶寒當善湯藥煩時時忌

以慰子懷言不多及及冬王賜酒及詩曰清朝盛文
治輔德廣儲省念彼筋力倦馳驅諒非宜賦詩有佳
致納海良多規起予得深趣戲懷浩無涯新陽屆初
復況此承平時酬寄見尊酒燕以芳期願善達卒于
官以奉公子遠邇濟以桂醴致莫其父曰卿偉亞期
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于文學匡予政治主期一疾遽
然奄逝茲皆黃鐘應候天追伊周傾諸峯吏不見子
卿哀哉痛哉不佞聞贊益之言矢持遠慮子濟莫卿
靈是卿其不昧庶克享之

蘇大平

蘇大平

蘇大平字大平臨川人一日晝睡頓悟卓絕日記數
千言若屬文工詩若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由縣明
行脩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授仁和教
諭士以下得士大平門下為憾其詩多為諸公稱賞
而棄文盛直謂三十年來作者絕唱也吏部尚書王
直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
時嘗戲作一聯主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平題其後曰
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僕以是心詩天下賢

蘇大平

蘇大平

士天下事復有遺才式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
大年與史士微詣翰林園子訖歸卧病還旅自度不
赴役詞于五曰鏡中白髮難梳我湖上青山欲待誰
千里故人分素少百年公論益猶遲直得詩泣下曰
大年歎古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

徐楨卿

徐楨卿字昌叔女洲人幼精文理不田教迪者之誠
感慕賦諸篇詞旨沉鬱遠聞晉宋之篇凌環香魏長
宿驚歎初舉進士則與上海陸深並知名武宗既授
大理評事廉司法比請移學職使養需事皆主好其
抑之議以失因降國子博士數年不調專門詩學尤
訂律裁駢會折衷傳厥文質幽憂中選平生所為文
及所談藝錄白地功集長宿見之曰官止是少年三
十三克為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叔笑曰常事耳

歲大錄

徐楨卿

平生自附于李夢陽欲為其日休隨家主是抱迪功
集付其子曰傳我必能資

高叔嗣

高叔嗣字子業河南祥符人知而聰慧好學有詩思
弱冠著中情賦殆萬言邑州薛憲一見奇之舉進士
除營繕主事歷稽勲郎中泰政山西建湖廣按察使
卒年僅三十七叔嗣性高潔不能諧俗雖跡在周行
而志潛林壑慕孫登之為人自號蘇門山人居伯杜
門却掃吟咏自娛每有屬綴付興而就率中蘇閣下
為近溪其篇什吐詞快浮華獨妙閑曠有應物之
冲澹與曲江之沈雅侔王孟未清遠具高岑之態壯

歲大錄

詞質而賦興近而遂有高氏讀古園集棄歌集考功
集行于世

陳沂

陳沂初字宗魯後改魯南江寧人也父綱令熙陽判
長沙有惠政沂少有文譽又淹常布舉正德十二年
進士與顧璘王常璩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
修嘉靖初執議大札世宗不問也權侍講從從講
孟子及善法法章講未幾視云望世宗思博雨露
量開天地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為
議竭成諸臣發上問沂石心誠之五年詔翰林官
外任使習民事沂得江西布政使張隨事調力陳忘

藏天錄

陳沂

外從權中朱蔡收蔡耕收與士共以謀先銀銀野盜
未發走事道治之為新官諸州除免馬稅歸本還布
諸臣按治郡縣定九等賦皆手自書注允近廢奏悉
切民情沂在江西舉桂著于孝仁等由恨不歸第公
謂廷沂曰凡諸內外執非王臣某德議札成後諸臣
已為口為此諸臣若得因公故歸是卿公之留某
也及在山東遇張手教亦深望曾苦曰公母憂即回
入也沂曰東民困苦公行某疏修公德某連忤執政
主久不召免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顯其見

不甚長紳采朗秀眸子可照少好蘇氏學人謂其筆
勢瀾溢珠顆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載再變其格詩
宗盛唐文止一史漢歸于簡古現益好著書理
庶不以倚鹿號能時人以沂清修厚德不孫應政合
而歸之曰有道仁人

藏天錄

貝璉

貝璉字廷臣嘉興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違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為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荐修元史既成編受賞而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佚有其名通作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為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帝不用其說且黜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題璉者璉乃作釋奠辭曰三皇何人也

識大錄

貝璉

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曰庖羲氏開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以治者莫過於皇也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替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奚為不可也曰又各有所當也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或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

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異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述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羅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

識大錄

漢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王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飢無木食渴無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夭折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舟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信純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倍以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為缺典夫三皇宜祀而不

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周之不振憂道之大與諸
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事我曰以予
現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所謂集大成也者金
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宗主萬世之所法所以
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
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
世南韓柳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繇孔子而建則宜
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

識大錄

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列二十
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
則牲太牢樂大成舞八佾于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
豈以是為加歟不如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
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
禮論者亦不以為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
非一人之私見閱萬世不可易者今敬崇三皇為先
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報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
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

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於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
殷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
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耶曰王天下立四代故視
舜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
詳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
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
與國且崇堯廣殿假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
功及於人者如以而嶺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
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崇其祀可

識大錄

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以
邪說言於朝被貞觀之制者既介而不用矣余惧
其惑人也故辨之其持正論類以九年遷中都國子
助教教熟臣子弟璣為人文行超越素有名譽雖將
授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明年卒所著有清江
文集三十卷行於世

錢唐

錢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教千言推稱太祖意特授刑部尚書己酉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改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上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王天下祀孔子天下共遵其教報本之禮不可廢也上從其議時上覽孟子至草莽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教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教論且命金吾射

識大錄

錢唐

之唐抗疏入諫與觀自隨袒胸受矢曰臣得為孟軻以有餘榮上見唐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已又命儒臣脩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唐浸力論之亦淨寢一日召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跪又嘗諫言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於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食即命撤園是年致仕以壽終於家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少冲謀粹質灑然不凡舉進士一不第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遊兩浙師諸國張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同文章為事故其結檢家法過人速甚尤刺志字學工剪氏趙集賢雍家筆家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畏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師泰不華南臺御史且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吳中署為軍諮不赴洪武辛亥

識大錄

陶宗儀

招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謂陳之嘆曰一微而善所以為親祿不遠養通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艸莽之臣老成太平幸矣論分之榮其欣親乎藝圃一區果蔬著霜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為之閭遇勝日引觴獨酌歌詩自為詩撫掌大笑人莫測也宗儀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妻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買地結廬逆居以老脫孟閭門者書世所共傳說卯一百卷輯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傳遺

二卷其未脫豪者不與焉

識大錄

趙訪

趙訪字子常海寧人資稟卓絕自狹抱讀書報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并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過詣同郡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志驚怖產以爲執贊其親友或議其非弗顧歲丁丑聞九江黃澤桂門著述往拜其廬澤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

識大錄

趙訪

義千餘條以歸越四載後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通嚴陵諸孟於夏大之大文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訪述所聞于澤者以對大之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羲易二大象也繼如杭揭黃文獻於官署黃以師道自居不索借緋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丙戌再遊九江則澤已捐館矣有表識夫者吳華廬高弟也緹師說爲四書目錄旨意與朱子多殊訪商訂于訪訪爲條列是非數萬言誠夫心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天蘇爲浙省參政

与訪友善比入守畿內要与同住以母老辭歸名其
居曰東山精舍四方學者尊之稱爲東山先生壬辰
兵興訪奉母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沒而母以天
平終丙申王師克定即邑其主將募訪名德以礼延
之不至結茅于星溪之古閣山山深閑寂人事幾絕
替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輟壬寅
春始遷東山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礼召皆以有
疾辭洪武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訪乃奉命
至京暨竣事得請而歸未幾疾復作遂不起年五十

識大錄

一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即魯然其末流或
以辨析文義纂輯群言即爲朱子之學訪獨迥然有
見於聖賢授受不徒在于推究文義之閒故其讀書
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
不已當時卿閥先正皆留心者述所以羽翼程朱之
教者具有成書訪率受而讀之然猶謂未知爲學之
要恒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群疑競起如蠅毛
要須程朱漢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
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

旨則有得之於黃澤而推極之訪初見澤九問其年
答曰己未澤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
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
是歲和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己未也斯文緣契寔在
斯乎訪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
道乃舉一事爲例礼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
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
無兄之子何罪見絕于人如此訪思之久而後得其
說曰以益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語言無

識大錄

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污
爲之主矣澤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
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
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
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
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
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訪受其說退而思
之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
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先生各以二義

貫一理之旨以爲卑傳密付悉在于斯乃即澤六經
補註并書取凡爲春秋說者悉以耳聞類萃爲春秋
師說三卷漢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
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載記經解有曰屬辭
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
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
蓋左氏與杜預有得于魯史遺法主史以釋經而杜
知有筆削之法豈若公穀賈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
則知此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

識大錄

得一篇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
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漢經
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載越始
克成編漢思是經綸類區別爲義至精泰至錯綜易
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
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括是一經本旨方
完每謂告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漢起不易吾言又
以爲春秋必改左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
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其後金華

章懋亦以窮經爲務而真官雷同一見是書報曰前
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駘馬鄰尉和陽王鎮
藏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註下南山義塾刻梓以
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據集傳乃明經世之志
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達屬辭或書漫改
集傳使歸于一策未竟而歿門人倪尚詎証以屬辭
義例簡之以平日所聞于師者恭立考據及成之其
於周易亦闡諸澤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
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犯而悟矣方于春秋本

識大錄

旨既明於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黃
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之義類孟子之言而後有
據于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漢聖
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嘗著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
坤也三卦解太略以爲義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條
解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
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逮漢而斷其歸則
世有增蓋蓋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
至周文王以至德而不免黃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

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以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象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于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識大錄

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俱以始終其要無咎以周易之本義也

汪克寬

汪克寬字德輔祁門人世業儒祖華父應新胥潛心為歛名儒克寬生而有異質應新謂其妻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與吾宗乎甫六歲外祖康鼎實教之孝經語孟轲能成誦日記數百言鼎寔謂應新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應新見克寬所學彌進因取其父東山問學于饒介之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語俾

識大錄

汪克寬

玩之遂於理學寔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為學之要事勤異於儔輩或連旦不寐母見其勤苦太甚謂應新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不可不戒應新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難曰某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鑑亡不淹貫既長應新挈往浮梁拜吳仲迂于州學仲迂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勇於為學他日必有所成又贊其所為文仲迂曰讀書明理斯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克寬由是

孟駕志聖賢之學既歸華故廣開書齋于居室之東
偏扁曰思淺銘于齋壁以自勵焉恭定丙寅聞嚴陵
吳朝陽治春秋因往訪之朝陽聞其言喜曰子可謂
真知作春秋之心法矣是秋舉于鄉明年赴禮闈論
與主司不合且對策切直遂見黜待制貢師恭惜之
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即中高
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
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克寬歸自京
師刻勵為學痛自脩飭遂廢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

識大錄

行於當時矣乃取春秋傳考諸說同異源失以胡傳
為主而研究眾說會萃成書名曰春秋經傳附錄纂
疏翰林學士虞集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晉考詩
有某傳音義禽通禮有經禮補遺綱目有元例考異
克寬於經史造詣深刻故為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
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軍
教閱四方學者從遊甚眾克寬嘗語曰聖賢之學不
躬行踐履操存者察而先立於文章將其餘事耳時
諸公文敏以文章舉荐而克寬為志著述雅不樂仕

胥謝之諸生以其所居山谷園逸命曰環谷於是學
者稱焉環谷先生迨至正壬辰新黃兵至克寬率長
幼避兵溪山筆瓢屢空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
至皇朝戡定禍亂克寬始返故廬洪武己酉帝
命行人賁幣禮聘至京同翰林學士宋濂刪修元史
事畢詔留祿仕克寬以老疾力辭不受乃命禮部設
宴賜白金采段給驛還鄉家居三歲卒年六十有九

識大錄

陳謨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學者稱為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侍制王禕文章請留為國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注廣考試官所拔士佳、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雖不領仕而於當世之務一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

識大錄

陳謨

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清者拘者暢塞者通天下之士皆曰大江之西有大儒焉海桑先生是也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井旨滌滌之奉不懈益度其於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為不善不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說諸公初見其文評之曰湯盤禹鼎之古也太羹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廬陵楊士奇有詩曰純明程伯子灋落邵克夫或曰其為人似云

梁寅

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能自力於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去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頌與之交辟為某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三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詰分為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情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官之以老病辭歸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

識大錄

梁寅

之學相與稱焉梁五經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二所註有周易叅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名臣事略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魯魯

魯魯字得之江西新淦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也父順韶州路儒學教授魯年七歲能暗誦九經弗遺一字奉祀即簡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順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吏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祚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擬其華聞有解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輒篝燈讀之達旦不寐悟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群書稱於時魯猶謂未要於至

識大錄

魯魯

道述長書一通揭學士虞集、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魯年益十九矣雖是蓋潛心濂洛閩關之學分別義理密於蚤熟牛毛而尤愛吳微氏之書徵家臨川其著書滿室魯悉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解縣魯招里中諸豪糾集健兒保障一方椎牛醢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洪武

識大錄

戊申遣使徵至京師纂修元史書成將已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輯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魯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若難定於一魯當群賢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語魯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已酉冬簡除祠曹主事開平王亮高麗遣使來祭魯索其文觀之使者斯弗與魯不可使者不淨已出之外則聚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魯責之曰龍帕因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

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之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毋明魯曰前王陳日燈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至白尚書語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燈為叔明所逼而死遂纂其位中心懷惡故託修貢以現朝廷之意上聞之曰烏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弗受壬子二月上問丞相曰魯魯在禮部今何職耶丞相以主事對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

寇戎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覽魯所撰悅曰頃現陶觀文已起人意今魯作漢如此文運康其昌乎九月膏露降鍾山群臣各獻詩頌獨魯撰賦以進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其賦輒曰以魯魯作耶據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魯時已有疾閱月逾篤上章乞骸 上惻然許之十二月歸至南昌而卒魯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居官精白一心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

識大錄

損益而後定雖古吏隨之繁簡署字文之上下人所不能知魯獨指諸書以為決嚴陵徐尊生嘗言曰南末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謂魯與學士家燕也

桂彥良

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慈谿人舉元鄉貢進士為衢州包山書院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羅鼎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教致禮聘俱不就洪武癸丑朝廷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叅政徐本首以彥良應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 上嘗出御製詩文以示彥良彥良即 上前大聲琅誦左右驚愕翰林學士叔戒之 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學莘十七人講

識大錄

桂彥良

學文章堂寵優特甚學莘多怙恃不自修防 上欲擇端重儒者以率勵之乃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為之師俾學者執弟子禮 上嘗訪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為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在平慈念寬慈而已 上善其言又嘗退堂內城上從容顧問曰朕比來好善惡惡如何彥良對曰人君惟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孔子曰惟在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樞閣甲

實有事于圖立詔詞臣撰祝文以進內有予我二字
或謂其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
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以言恃儒者泥而不
通耳 上曰尔言是也嘗命詣臺省審錄疑獄淨以
情原者數十人戊午授晉府右傳 上親製誥文以
賜之彥良以爲輔導之職莫先于格心乃製正心圖
以獻恭王已未羅王府傅相改長史司拜左長史壬
戌朝京師進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 上嘉納之沒
三年謝疾旋里丁未十一月卒

藏大錄

趙謙

趙謙字搗謙餘姚人博洽經史自蚤歲勵志聖學東
游鄞台尋考亭墜緒歸而兀坐場山萬書閣研究六
經百氏因續武王諸銘并列四勿箴於座右嘗謂士
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諸書諸書必貴識字故
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今六書自秦漢以來千
有餘載世莫能明遂纂考古臺聲述六書本義內提
其綱繼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
百氏指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苑以推

藏大錄

趙謙

所游於人洪武己未 太祖命詞臣修正韻謙應聘
至京時年僅三十六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
衆以年少黜之爲中都國子典簿學士宋濂深知其
人遣二子從之遊徒爲歎息竟弗能留也明年又與
僚友論事不合羅去致耿東歸蓋肆力於著述學者
翁然宗之己巳 朝廷搜訪遺賢謙淺應命嘗會學
士解縉於群貴中語笑諱然順其一座要人率目爲
狂生獨少宰侯庸大器之特荐於 帝帝曰朕知之
久矣朕將老其才而大用之具啟 懿文懿文曰吾

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靜處不能就其以爲教官解縉又謂與其班於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蠻夷萬里之遠乃除瓊山教諭縉爲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賀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縉抵官作瓊臺布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雖將門子弟及蠻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者日盛縉隨方指授一時名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化大行守令爲縉考臺于學右以供著述之所士類因號曰考古先生又稱

識大錄

海南夫子云喻二歲因入觀工其所著書太祖嘉納將大用之下翰林詳看當事者竟爲寢閣遂不果亡何縉亦卒臨終手書別璣之諸友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己者豈有所爲者也予之以身在大虛中如水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嘗以造化經綸圖授合肥王惠曰觀此以明其理果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所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

義重家習勾造化經綸圖學範歷代譜牒書凡數十卷藏于家永樂初門人蔡廣敬擢進士第以聲音文字通上奏太宗詔藏之秘閣爲考文重典翰林諸友自解縉以下讀其書莫不悲泣各賦哀詞蓋傷其位不滿德壽亦不永而又幸其書之有傳也

識大錄

張洪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幼失父母鄰媼憐而育之甫成
童讀書穎悟絕倫洪武中以鄉事連坐戍溧陰寧王
一見才之遇以國士都護瞿能延諸其館無何夷木
邦刁子孟亂逐酋長思倫法太祖詔三司議勦撫
便計衆多謂難題立攻我可勿預洪語能曰思倫法
擁三十六旬之衆審關入寇我師禦之馮成敗績後
雖警默寧之威舉部歸順國家即彼故地授宣慰其
強未殺今彼之亂是天授我宜討木邦而示威分建

識大錄

張洪

以殺其強彼既被逐淨復雖分建猶載賜是恩威並
流固內藉外完策也三司工其議帝允之遂捕斬
刁子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西南夷以靜古
何舉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病免永樂改元以行人
徵奉使日本吐蕃卻其餽金明年復使遠東修系馬
旧政于番界亦弗受餽時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
宣慰刁木旦併其地命洪資詔責還所侵地並孟養
邊塔不服凡六征始聽命塔欲事之服其誠信乃已
還入翰林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書成陞行人司副

洪熙元年陞翰林院修撰致仕歸杜門絕將迎日事
著述卒年八十四所撰有四書解義周易會通尚書
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歷代詩選史記
要語琴川新志日本補遺諸書凡數百卷今篇帙湮
滅逸不傳

識大錄

宋琮

宋琮字萬鍾吉安泰和人天資純悟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攻書以是學日充博以周易魁鄉薦洪武丁丑舉禮闈第一賜進士第人以爲顯庸可俯拾矣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僕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徇私不公有旨覆考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贊善王俊等皆寔諸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戚屬衛其精驗如此琮自竄後益

識大錄

宋琮

窮經博覽動無忌尤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放還家久之被荐起爲刑部檢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群每稱揚之已未會試以琮充同考試官校閱西河皆名士或歎荐琮入翰林琮辭曰牘牘素以環華要必賈禍之端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洪熙元年琮以秋滿擢國子助教其訓迪以礼爲主凡講誦有舉止傾敬者必呵責之諸生見者凜然畏服宣德八年秋又滿乃

陞翰林簡討仍管助教事居四載引年致仕去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遣先室拜掃鄉黨宗族相過據談竟日未嘗以老疾辭其力行孝友如此琮自知返期人或以休咎叩之輒不應卒年七十六

識大錄

梁潛

梁潛字用之江西泰和人自幼好學警敏寢然有鉅人志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聘頃頃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與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潛樂汚其地旦暮坐講席閑諭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知嚮學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戊寅用荐擢四會知縣推誠愛民刻宿弊案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政動撫字有間輒就學舍親

識大錄

梁潛

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爭訟息而學校興流徒未歸以累千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康平之政即河水清自潛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已卯調知陽春縣猶獠環處稍不得所敬輒歎蹏蹏不可制潛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奉命全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希廬流涕永樂癸未召修 太祖實錄書成除翰林修撰兼春坊右贊善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完纂修及繕寫之士載三千人人眾事殷特命太

子少師姚廣孝礼部尚書鄭賜綬之已而賜卒命礼

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眼數者代賜食舉潛以

應 詔潛公方明決莊事有程而隋慢故肆者不樂

相與誣之 上召問其狀潛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

是遂拉造誣者罪時 仁宗正位東宮潛恒以文事

裨益尤為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丙申 上

將北狩親擇侍從監國之臣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

命潛為之副潛侍 皇太子側累進善言皆見嘉納

而寵以賜養明年 駕巡北京 仁宗監國南京凡

識大錄

南方歷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違警調發上諸行

在若崇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啟聞抱付事

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

數千里吏展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為聞一二諛

人助持外持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首濡朝暮

間雖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鮮行然

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錄

旨摘交趾教日念其運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摘罪人 皇太子西府之矣遂獲陳千戶事連

潛及司諫周亮既逮至上親問之潛并具實以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并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礼
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于非
出上命誦之也兩人皆未釋而毀冕者教言其佻
故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時戊戌九月也士
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与出資收殮之文明
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
死潛聞與弘毅耿介自執學道諸經尤長於詩易自
少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振其微文章馳騁韓

識大錄

蘇亦開出莊騷為奇務去陳言出新意所著有史論
及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与人文藹然有相輔之義人
有過而諫之不為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悔姁姁焉

陳濟

陳濟字伯載常州武進人幼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
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泛
縉紳先生學沒者載泉貨隨之貨遷比還以其貨之
半購書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怯自是益
肆力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耕指無憚勞
勤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
振起東南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濟才者以
布衣召至為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

識大錄

陳濟

數千人繕閣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濟至則与諸總
裁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靡弗允愜而六館執筆
之士凡有疑難輒泛質問濟隨問響答未嘗臆滯疏
扶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時人無不
服其談博書成擢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
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一日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
凡有詰問援摭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皇孫亦素
聞其名汲加礼重方將資以啟沃永樂甲辰夏五月
中風暴卒年六十一濟重厚修慎事母儉極色養母

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官遊京師也以母
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歎歎飲泣數萬二弟廬
於成立弟洽歷官兵部尚書事濟如父濟以其弟位
六卿已後繼登清要深恨盛滿孤自教畏平居敦尚
儉素食不兼味永無華綺僑寓閩閩一室蓬戶葦屏
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為文章根據經史
必務理勝不事葩藻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
世不尔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及文集藏
於家

識大錄

儀智子孫

儀智高客入洪武中以薦舉除教官陞高郵知州
平嚴正以忠厚為治民皆愛儀曰知州長者雖知賓
慶府其民健悍又畏敬儀曰太守不可犯永樂甲申
遷東官官石拜右通政兼中允未幾出為湖廣布政
使簡易凝重汚藩臣體乙酉坐累被謫湖廣都指揮
使龔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對曰臣
愚不能盡識以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
矣即日召為禮部左侍郎遇事是非確然不肯附會

識大錄

儀智

癸巳正旦日食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議免賀禮震
心不能決智力為震言不可毋貽後悔上問曰是
朕心也竟免賀上命吏部翰林院簡老成正大者
儒授太孫經明日皇太子召大臣諮詢義楊
士奇存智又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太子曰
吾嘗舉孝繼禹大謨悔之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
士奇言智起家學官明理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
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上顧問太子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否對曰禮部侍郎儀智議尚未決

上喜亟稱得人論 太子曰智雖老能識朝廷大体
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礼惟以
老与士奇言宜免可用侍從智温重端慈侍 太孫
數年放迪臣益克盡其誠辛丑以年八十致仕歸尋
卒 宣宗即位贈太子少師諡文簡

銘字子新少學于吳訥洪熙間舉經明行修除礼科
給事中歸祭先隴道出武定河漢王陰結人心謀為
不軌之事疏聞於朝未幾王果反因命直文華殿脩
顧問持論侃々綽有文風遷翰林脩撰進侍講正統

識大錄

中以老成剛直被簡為邸府左長史府事無鉅細治
之悉有條緒不媿何以苟隨大為 景帝野莽倚已
已秋 景帝監國群臣奏權奸誤國身已陷虜其
黨類尚存者乞加誅戮令未即下銘抗言進曰鋤治
以類豈可緩乎稽首俟得允命乃止 上正大統擢
礼部左侍郎景泰辛未進南京礼部尚書獻懷土驛
召還朝拜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時遠
近災異累見銘上言弭之方惟在敬天法祖用賢
納諫其次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逆進 皇明祖訓一

帙以致警發之意深見嘉納甲戌七月遘疾卒 上
惻然悼惜者久之特贈太師諡忠襄官其子海為錦
衣百戶銘天性易直孝友嗜好儉朴仕宦三十年未
嘗置生產為子孫計也

識大錄

吳濤

吳濤字德潤撫州崇仁人少從渭南令鄧伯恭游伯恭奇之謂其父思清曰以子器宇不凡異日必能大公之門矣弱冠舉孝廉不就薦志閑學家雖貧窘而祁寒盛暑弗怠同輩侮之恒不與校已領鄉荐尋罹父憂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教書以自給永豐羅師程時公數舉學折節與交每稱濤曰萬學古君子也久之入為太學生嘗奉詔宣諭雲南大帥贈以文綺不受尋闕士伍使福建一無所私人稱其廉介比

識大錄

吳濤

還太學時太常丞張顥宗揖祭酒事嚴教方正於諸生中獨罷重濤為延譽荐紳聞建文二年詠祀部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以濤為冠擢翰林編修永樂初與修實錄書成陞修撰纂修永樂大典克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儼荐陞國子司業為人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礼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之學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為之講說懇懇不倦而罕其涉獵殆襲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

古道為教如濤者少矣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南京

春遇殊厚欲擢用之竟不果宣德改元通政使陳建奉命掌國子監事九月甲午設宴公堂濤泛容笑語如平時酒闌忽得風疾昇歸私第以是夕卒年六十有四自號古崖所著有古崖集濤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之知或念濤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徇俗者吾曰遇不過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天下之為士者皆高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有遺

識大錄

孤貧無依者輒贖給不吝及卒無以為斂云子與珣以道學名世古朴有父風天順中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為康齋先生

陳璉

陳璉字廷瑞東莞人自幼聰敏喜學涉黃勳受書經
領洪武庚午鄉薦為桂林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都
督韓觀提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之教悅服
每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
才不宜置之散地擢知許州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少
有警發眾為悚懼乃更以寬厚寧民俗多淫祠戒諭
之俗遂漸變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歛禁奸
戢暴民用大和 太宗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

識大錄

陳璉

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者如陞擢馬眾皆言璉績最
徐人怨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
綺衣一襲鈔五百貫札部宴餞給驛還任滁又九年
擢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吏黠弄奸
禁百出璉至一治以法軍中暴橫有號虎彪太歲者
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廉得其實家遣人捕之皆案
重典乃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札刺復義舍正風俗
等九事皆報可璉素有文學 宣宗雅知之召還改
南京通政使俾專掌國子監事因諭尚書蹇義等曰

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戰易舉向所用非所長矣今

其庶幾乎然為天下賢士師表尤不易也璉師道專

嚴善於訓迪士類悅之丁內艱正統初起復為南京

禮部左侍郎又五年致仕璉德行淳懿又詞典重人

受之若拱壁其所進者有巡將碩平胡碩銳鼓吹

縉紳士大夫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足相殫括門應

之如響故著作最多所至學者考德問業無虛日黃

蕭奏作亂璉建制禦綏靖之策竟平之卒年八十五

初去滁時滁人備之於醉翁亭與歐陽脩王禹偁為

識大錄

三賢祠東莞縣知縣吳中祠之与李用李春安亦曰

三賢祠晉江林誌有聲翰林嘗同事會試場屋與之

論經史無挂漏者遂師事之晤人每曰當今司馬君

實又曰人中麟鳳也其感人如挾其所操存可知矣

家有萬卷堂所儲多秘府所無者四方學士求覓必

館教焉後皆為官府務去其同考會試者二皆在為

知州時 國初之制蓋如此

吳訥

吳訥字德敏常熟人也生而穎悟絕倫七歲能背誦五經父為沅陵主簿被誣械繫訥方弱冠奔走至京訟冤乞以身代事未白而父歿遂扶柩歸奉毀瘠主治喪如禮訥篤行好古兼善醫術郡邑交荐為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士至南京懇辭時仁宗監國知訥學行命教諸大臣子弟於禮部屬近臣漢荐召至行朝見太宗於齋宮奏對稱旨俾日侍闕廷倫碩問洪熙改元授行在監察御史敬慎廉直志存大體

識大錄

吳訥

議倫舉措趾為提隨出巡江浙見仁和邑庫有宋高宗書九經論孟碑多教布行路曰以兩渡始崇道學事也命檢其碑遺書百五十片沒置殿廊見李公麟畫先聖賢像為茶檯記之有縉紳未純儒術頗馳狙詐僥倖功利善語益指當時恢復之士曰以正晦庵所謂邪說誤國罪萬死不足以及贖者也即命磨去仍錄其文使知邪說之言與夫表宣公奏議叙鄂王張忠皆足啟人心而厲名教宣德庚戌拜南京都察院食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在堂十年昌言正色風

采潔然雖存心仁恕弗察以為明而奸賊不法之

徒自然消縮摧沮正統初上御經筵訥撰小學集

解以進已未請老歸粗衣蔬食以著述講授為事為

文根抵經籍無華靡之詞求者非其人弗與也天順

丁丑三月卒年八十有六謚文恪所著有性理群書

補註性理字訓文章辨体群刑要覽思菴集廬陵楊

士奇論訥著述皆端本澄源之作又謂古道古心非

今世所恒有也

識大錄

楊翥

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與兄成武昌為鄉校師有狂生侮謔之翥若不聞人以翥翥曰豈無同姓名者耶人服其長者久多化之楊士奇深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日往往十餘里不歇比士奇當路乃相引援仁宗素知翥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修遷修撰典修三朝實錄遷郎府長史景帝即位拜禮部左侍郎手疏請朝上皇桑乞歸田上命食祿致仕又二年復朝進尚書

識大錄

楊翥

加祿遣歸翥為行不欺仁厚絕俗鄰人作室簷漏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又隣人生子翥恐驢鳴驚之即驚所乘驢徒步入朝猶子懷金入市為人探去以告翥不答或請理於吏翥不許其寬雅德度一時罕儔朝野胥誦之天順初追理景泰朝用事之臣翥獨以恬退免為文章平實有理如其人年八十五卒詔賜葬祭召其子肆入朝問所故為官對曰願得本孫主簿從之

周叙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家素業儒父岐鳳舉明經官至職方員外郎叙生而岐嶷穎悟五歲知敬讓人成罷之永樂時成成舉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永命作黃鸞鵠賦大見稱賞未幾陞翰林編修預纂太宗仁宗實錄及君臣故事書成皆修撰丁內艱歸作家政錄又修御約所言大略取法蓋田之規約御黨之宜置正副各一人每朔望於廟社行焉鄉士子送遊者多所成就除服復預修宣宗實錄正統初

識大錄

周叙

命司春闈取士潯人克經建議官擢翰林侍讀賜遊萬歲山有作以紀其盛首言修大學勸農桑用人材三事天早上疏言教天恤民雖本于人居實在人臣能修職与召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其先世嘗有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為正統遼金附書者叙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至是漢言諸朝詔許其自修叙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歇繼修詩學梯航吉安郡誌唐詩新編應詔言時政六事漢言謹始安邦八事景帝踐祚上書言政治保邦十二事又以為天子

建中初之極成繼治之效不過勸政恤民所致於是
復上中興太平十四事其辭多引諭以致諷諷得古
人告君之體上嘉納其誠批荅褒美叙以自感激
期以供職自效會有疾致政

識大錄

習經

習經字嘉言以字行臨江新喻人父懷恭用明經荐
南雄郡學訓導歷湘潭教諭經自為童子誦書屬對
已出其輩類稍長工詩歌每命題下筆立就覽者莫
不歎譽之聞其姪侃舉進士體然奮曰我可以沒邪
遂從世父懷清受詩已而改學春秋日夜刻苦自勵
永樂丁酉以春秋魁湖廣鄉試明年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預修天下郡志越二歲雲南守臣進黃鶴
鵠制賦庶吉士詩賦中者僅六人皆授職經居首授

識大錄

習經

編修預修通鑑直解宣德丙午修 太宗 仁宗實
錄及君臣故事丁父憂起復陞修撰正統初預修
宣宗實錄直講經筵賜寶楮白金文綺實錄成陞侍
讀賜織金襲衣銀幣有加以母憂去起復適甲子夏
旱奉命祀泰山將事度恭甫畢大雨沾足有司為勸
石紀其事乙丑考禮部會試丁卯考京闈鄉試人服
公 英宗復辟陞太常少卿壬申夏五月 皇太子
正位 東宮陞詹事府詹事越三月得疾終于官年
六十有五經為人識優材瞻而溫恭典重未嘗少矜

於人雖渾無屋岸而確然自守不妄隨而另止也書
無所不讀自經傳子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天文地
理之說橫豎鉤貫為文章弘博演述若無際涯而於
詩尤長清肆閑雅可喜當時求者接踵於戶而應之
恒有餘雅負經濟密陳六事一曰奉天道教人君懷
敬悞以勤政務二曰崇人道教敦孝弟以廣親愛三
曰隆君道欲開經筵脩講論之益四曰重臣道欲親
商確審可否之宜五曰簡文職欲嚴選舉慎考課之
典六曰修武事欲選將帥明戰守之術其他尊主

識大錄

安民之畧尤多蓋汲、以康天下為心不但專文學而已

劉儼

劉儼字宣化別號時雨吉水人為人端介自幼不凡
勤學勵行為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不為口耳之學
務探底裡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領御荐春闈中
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
為春闈廷對有鯁直忠藎之詞遂擢進士及第授翰林
修撰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修五倫書
十一年為經筵講官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
四年與修君鑑書五年選進士十八人為庶吉士與

識大錄

劉儼

狀元孫賢等屬儼教之六年修家字通志為副總裁
續宋元通鑑綱目儼淺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
卿兼侍讀錫賚益厚尋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備王文
以子試囑儼、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
文訟儼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釋字官劉淳卷注翰
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儼
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諸如洪武中劉三吾等
坐僥罪重開科取士上命學士高穀覆試較力言
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頗解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

達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溪疏辯上
不憚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
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
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天順改元
獎用忠良以候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而一疾
不起計閹工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

識大錄

閻希錫

閻希錫字子與洛陽人天性純孝九歲喪父哀慟幾
至滅性童時穎敏絕倫讀書日記萬言過日報成誦
及長遂博極群書年十九舉於鄉正統乙丑中會試
一榜授昌黎訓導尋丁母憂釋服闋河汾薛瑄講明
濂洛閩關之學遂謝舉業從遊得其大指而歸考功
員外郎紀振蓀為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為教四方
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氓無少長皆化之天順
丁丑以大學士李賢荐陞國子學正尋轉監丞諸生

識大錄

閻希錫

之事干錫者悉不得逞因以賈怨終未滿徽州經歷
諸生兩詣闕奏留之不報甲申補南京國子助教
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由禮
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握虎符號稱儒將者
亦多其門人四典文衡九號得人吏部尚書王翱歎
大用之不果及姚夔代翱集廷臣求學行跡皆可任
學憲者會舉希錫遂拜監察御史兼內學希錫感知
遇慨然以造就人材自任勵名節教士風抑詞章之
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為士子講明之

又疏華場屋數十樊士林翕然稱焉成化丙申七月
無疾而卒年五十一士子如失怙恃豪素蕭然無以
為歆門人屬吏相與贈而殯之其所著述有自信集
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司
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註武學詞範行於世

識大錄

夏時正

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也舉正統乙丑進士授刑部
主事進郎中命理福建重獄時上杭民饑盜且起不
及以聞亟發倉賑給民賴以甦士論賢之天順初晉
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改南大理
進少卿復遷南大理寺卿成化七年歲大侵被命巡
視江西黜貪濁者二百二十餘人革濫徭理便賤故
免無名之稅十餘萬石勸民出粟七十餘萬賑饑民
二十三萬戶長河洞民叛服不常時正單車詣其巢

識大錄

夏時正

晚以威德遂感泣歸順因疏陳時弊二十事當途不
悅以爲好名時正聞之即乞致仕歸杭僦屋城陰之
得勝里左右經史日以著述爲事藩司爲建西湖書
院於孤山復建和靖巢居閣以居之撰三禮儀略舉
要深衣考及禹貢詳節凡數十萬言晚好春秋曰程
經微旨諸儒亂之也乃爲春秋辯疑未脫藁而卒年
八十有八所著有餘留藁三十五卷與諸書並行于
世

柯潛

柯潛字孟時別號竹品興化莆田人幼穎異絕人教
歲能賦詩正統甲子領鄉薦嘗赴會試以未悉離親
不果遂攜書入蓮峰僧舍講讀不輟或展會試中已
榜解弗就教入宵監攻苦茹淡遂肆力於學景泰辛
未舉進士對策大廷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潛奉
神峻整言動謹飭翰林諸老咸以公輔期之為之延
譽薦入經筵壬申陞春坊右中允兼修撰預修歷代
君鑒及纂宇通志丙子書成遷司經局洗馬仍兼修

識大錄

柯潛

撰八月典應天府鄉試舟泊淮揚有舉子鬻私者暮
夜來投潛叱之不去堅以所賂遺置几前潛怒命執
付有司治罪是秋場屋肅然比揭曉咸稱得人 英
宗復辟改授尚寶司少卿妻戕如故庚辰春特命偕
學士呂原王禮闈會試十二月命充東宮講讀 憲
宗即位翰林院學士兼經筵官丁亥纂修 英宗實
錄成晉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講讀自辛
巳迄戊子凡遇午節輒賜牙骨聚扇、題御製清暑
解愠歌七月詔議 憲慈太后山陵事內閣大臣先

進章潛率僚屬繼進諭令奠於禮為宜明日文武群

臣復繼進未得旨潛復具疏期以死請曰朝廷大事

臣子大節舍是其所用心頃之俱召至文華殿諭可

其奏眾歎呼而退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

獲時潛已聞父喪 上命即其家賜之潛斷衰就道

抵家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事母彌謹脩極其晚季弟

謝病親為調藥比卒殯殮皆從厚朔望易期服哭失

聲而後還衣衰居苦次居子謂之有禮庚寅母卒潛

哭痛絕而後復甦辛卯 上以潛剛方特詔起復為榮

識大錄

潛潛聞命具疏乞終制大畧言忠与孝豈有二故事

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者

可知矣 上覽疏許之潛素無疾是秋八月以久居

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年五十一訃聞

上悼惜遣官賜祭奠

周洪謨

周洪謨字克弼四川長寧人正統甲子舉鄉試第一
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陞左春坊贊善修纂
字統志成遷侍講天順初進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
憲宗即位召修英宗實錄改翰林院侍讀歷晉學
士南北國子祭酒禮部左右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
保弘治改元以老疾致仕越三年卒年七十二諡文
安洪謨自少有志世務多所建白初在翰林即勸
工勦經筵以講聖學謹內治以教政本漢條十三事

識大錄

周洪謨

以進及為祭酒整飭規矩表率生徒且言修祀事廣
倉儲禁酷刑減征稅豫撫夷十事上悉嘉納之
又言聖明尊崇孔子其塑像冕服既備前代之舊
用天子之制而礼樂不稱封號不加殊為闕典宜
下礼部議之尚書鄒幹言尊崇孔子初不在以然朝
廷竟用洪謨言始增遣豆舞份之數在礼部時肯言
者哉謨璣玉衡恭傳不泐其制乞更定以備占候誕
之為思藏合諸族入貢其貢使數踰旧制一歲中有
至三四十人者賞賜靡費不可勝計河西諸番皆男

以圖利洪謨言必特無印符為驗耳宜依海南諸番
例各給与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於上仍
識以旧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偽詔從其議費始

省丁未月當食不食或以為宜賀洪謨謂以陰盛之
象其可賀耶竟弗賀嘗奉命祭天壽山神見役夫運
載相繼於道知有所營建也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
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由
於此且時方炎蒸人易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及既
歸老蜀中惓惓不忘朝廷猶力疾疏安中國樂四夷

識大錄

十事遣人馳進悉命所司議行蓋忠勤之心至於
終身乃已平生尤善著述凡經史稍有疑難訂正之
其為文簡直而理致繁然所著有疑難錄三卷南阜
子集二十卷菁齋集五十卷

謝一夔

謝一夔字大韶南昌新建人父得仁為汀州經歷以
廉惠得民心即使者荐之陞推官正統末大盜起沙
縣攻圍汀城勢甚得仁集民兵助閩帥守禦屢挫
賊鋒既解圍官軍執村氓四百餘誣為賊又為力辯
得釋民德之及卒汀人建祠以祀焉一夔天資溫粹
弱冠泛翰林侍講尹鳳岐問學覽其所作經義論策
大加稱賞語諸生曰大韶他日所就吾不及也吾於
文字間見之矣天順庚辰會試禮部以書經冠天下

識大錄

謝一夔

士及廷對 英宗策以禮樂刑政之要一夔對上
推唐虞三代之盛下及漢唐宋治革之詳末謂禮樂
之本刑政之原不外乎一誠壹、三千餘言深契
宸衷賜進士及第除翰林修撰又命與庶吉士楊英
等同讀中秘書錄是所學益博操觚不為奇崛雕刻
之詞而純實淵永人共推服少保李賢以偉器期之
惜 英宗資錄賢為總裁一夔為纂修官據事直書
得史官林書成陞左春坊諭德貴賜甚厚因請假歸
省以其金主義學教族黨鄉閭子弟置義田義倉賑

貧無以養者暨還京會朝廷以星使求言一夔上疏

疏陳五事願正宮闈以端治本親大臣以詢治道開
言路以決壅蔽慎刑獄以廣好生戒妄費以足財用
志懲剗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大夫翕然稱之雖不
識者讀其疏亦皆感嘆想見其為人 上以宋元二
史予奪迄無定論特命內閣儒臣簡學識老成者用
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一夔與選分修
九史因推廣前特制王禕之論以為泰定帝為世祖
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致因際會

識大錄

圖富貴爾故於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附
燕帖木兒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一正
前史之謬君子建之書成陞翰林院學士 皇太子
出閣以學行選侍講讀庚子陞禮部侍郎凡制度儀
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經考史參以祖宗舊
制其為儀注務使可行丙午冬當事者銜其害疏陳
妄費以足財用故遷為工部尚書督建永昌寺後難
之一變耻之辭病不允遷憤懣成疾明年五月卒年
六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文莊一夔天性樂易待人接

物一本於誠尤爲友誼有誤雅法網不能自直者必語所司爲辨之不啻已事或材可用而沉淪下僚者荐諸常道援而用之不吝客或爲婦其喪或卹其妻子在翰林屢典文衡嘗分校禮闈得羅倫置諸魁選考南畿貢士得王鏊以魁多士人皆服其藻鑒自少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古源文集

識大錄

王鏊

王鏊字廷貴常州武進人十歲能賦詩景泰辛未舉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被旨詣諸庶吉士讀中秘書給酒饌筆札諸物終而早代祀東嶽而輟降有諫獄神并代獄神吞詩天順中簡充太子講讀官秩滿遷侍講甲中憲宗登極錄侍從勞擢左春坊庶子仍兼侍講時始開經筵勅充講官又命修英宗實錄分掌禮館纂述詳慎得史臣錄尋以母老求便養改南京翰林學士戊子遭母喪去辛卯服闋適南京

識大錄

王鏊

國子祭酒員缺用廷臣荐即其家起之時教法久弛猷乃嚴立程制挾勸惰爲懲勸諸司差違一按名籍不爲私假又條奏便宜數事風采凝峻廉角峭厲教法修整群士皆飲壯欽服壬寅秩滿擢南京吏部侍郎吏獎滋甚凡差撥則度闕不可制乃酌爲定規獎始息丁未召爲戶部左侍郎弘治初遷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吏部考諸司官屬訊訪去取務令與論又奏其有小過而才可用者若干人得降秩補外俾圖自勵又上疏陳八事多見采納自餘細務悉爲綜理咸

得其宜癸丑年七十疏請致仕 上優詔勉留再上
亦如之甲寅滿兩考引疾乞休辭益懇 上重違其
意許之又念懷旧臣進階崇祿大夫命有司歲給廩
粟與隸以示優異乙卯五月卒年七十有二贈太子
太保謚文肅佚博學高識為文章雅健有法兼精吏
事敏而能動久在散地老雖居重位又不值繁劇人
以為未盡其用云所著有思軒稿若干卷行于世子
沂右副都御史以才行世其家

識大錄

吳希賢

吳希賢名衍以字行更字汝賢號靜觀莆田人舉天
順甲申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與同第李東陽齊名
遂除檢討預修 英宗實錄進修撰陞左春坊諭德
成化丁未晉翰林侍讀學士掌南院事己酉卒於官
年五十三希賢才思敏瞻為文章意新語壯詩亦清
俊奇崛每僚友會集累數百言可立就人服其敏然
豪邁負氣風稜孤峻於人少可許故滯淹內翰幾三
十年不得柄用由檢討進修撰諭德皆九載而後遷

識大錄

吳希賢

又三年始晉侍讀學士署河南君子以為得立官之
介雅文字既業而決擇內定宿所知與無間朕貧每
長篇短章伸紙立刻自他時有干購必覈事是非人
望實可否不為執隆赫儀帶豐腴易素君子以為植
己之嚴其修實錄也責家子賂優其父半詞拒之曰
苟為是負所學肩 朝廷他日何以見董狐地下君
子以為得持論之兩領會試同考所得多名士會元
諸輩其尤者也

程敏政

程敏政字克勤徽州休寧人十歲侍父信官蜀撫臣羅綺以神童荐於朝命讀春秋翰林院冠登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秩滿遷侍講充經筵講官以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轉春坊左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孝宗踐祚進少詹兼侍講學士侍文華殿日講弘治戊申八月詔議從祀諸賢敏政上言先師孔子廟庭備食必文典行藝名與賓副有功聖門無疵公議者庶足以稱述者言官歌

識大錄

程敏政

出文廟從祀之有罪者詔礼部集議臣考之唐貞觀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蓋拘於旧注疏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臣考馬融初應鄭康成之召為秘書郎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覽徒朔方自刺不取也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莽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而羞劉向功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待作不驗下吏當殺其兄陽城侯校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英

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遠以獻頌

為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甯追究晋室之亂以為王何罪深於桀紂何休則立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於孝經論語益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悞何武劾之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武平心決之得而不取而又造謝不慚王肅以女適司馬昭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

識大錄

蘭陵侯官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惧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代吳之際因所遷之執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侍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

莫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若融等不過訓詁必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儒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又何取於漢魏以來較而不正之人使享天下祀哉臣愚乞將載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號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載聖書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漢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

識大錄

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察秦丹顏何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遷瑗林放申振光儒禍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振家語作申讀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今廟廷漢祀申振封文登侯申黨封淄川侯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察懇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姦賤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丹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振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振申

亮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察秦丹顏何遷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故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本殿卿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洪武二十九年太祖泛行人楊砥議黜楊惟進董仲舒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

識大錄

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儒經而不淅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曰文中子論治休廢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矣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現今古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儒老之餘迄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

也今董韓並列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少者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言程子有詳學制曰宜建專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引程子於瑗之生也歆欽其與張邵並居於專賢之堂其說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

識大錄

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居以為瑗無著述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祀享坐堂上而顏父無錄曾父點子思父鯉皆坐廡下孔子雖尊聖不先父食恐諸賢於冥之中必有不安元至順三年封顏無繇為祀國公極文福孟子父孟孫氏亦封沐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敬聖公以祀國公顏無

繇兼崇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郭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祀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覩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極之中存以代之而又使二子泛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藉溪胡氏而淨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祀祀敬聖祠使學者知道

識大錄

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疏入下廷臣議學士吳寬侍郎倪岳不可而羅士林由是高其學識而忌之者亦眾尋被劾免官其後世宗鑒正祀典卒用其議終召召還供職陞太常寺卿掌翰林院事乙卯下母憂修大明會典名為副總裁上章乞終制從之服闋遷禮部侍郎侍皇太子講讀已未奉主考會試言官以任私勸之逮繫數舉子獄父不決屢上章責躬求退帝遂乃自請廷辨執法諸大臣曰其事關昭許致仕時方六月盛暑甫出獄西

日以癰毒不治而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致政為人秀眉長髯風神清茂善談論于書無所不讀自少以文學擅名既躋侍從名位將不求而自至乃外附權貴內結與援急於進取之心恒汲汲然士大夫多有議之者但言官劾其主考任私之事實當時有謀代其位者嗾給事中葉景言之遂成大獄以致憤恨而死人多寃惜之所著述有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新安文獻志詠史詩宋遺民錄真西山心經附註程氏說宗譜程氏遺範集宋紀受於考道一編儀禮經

識大錄

大學重定本及筆塾稿行於世

黃仲昭

黃潛字仲昭以字行別號朱軒福建莆田人天順己卯舉鄉試第六成化丙戌進士選授翰林庶吉士丁亥進編脩甫三月與編脩章懋蘭討莊景同上培養君德疏忤旨杖闕下謫湘潭知縣時修撰羅倫亦以言事謫於是海內號為翰林四疎尋以給事中毛弘并論故與懋同調南大理評事評事納薪者例二人同官援京例擬增一人以 上請仲昭與懋曰吾二人在罪謫方有懋之不服敢議是批不署名今不署

識大錄

黃仲昭

名他日得之亦不敢受也時有臺官繼子弟不法論者曲庇之仲昭持不可予嘗屬吏有為監舍大僚所構陷者仲昭曰罪下官以增大吏吾不為也竟立其獄凡所評議執法不撓必反覆辯駁務盡其情所司亦多是之卒歸於正三載秩滿陞寺副已未相繼丁內外艱服闋赴京遂引疾乞歸或勸留之仲昭曰吾親存尚不能俯首取祿以為養今養已不逮吾復何求所以必赴此者乞一明白歸爾既歸築室下阜山中自號退菴居士讀書詠騷唯日不足暇則與田夫

野老徜徉談笑充然自得私治政元御史江洪以仲
昭與懋昶皆宿學當召用上許之時仲昭家居十
有七年矣三原王恕秉銓奉詔起之令所司以禮
敦促使昭至京謁恕及門迎待以賓禮縉紳而高
之既而恕注仲昭克纂修憲廟實錄官以須大用
當道者皆其翰林特舊僚以宿忌竟沮之遂除江西
提學僉事歲乙卯仍疏乞歸慮不得報繼以二疏得
請之頃喜動顏色既抵家尋旧樂如故正德戊辰十
一月卒年七十有四仲昭聰明敏達凝重純篤平生

識大錄

刻苦為學者無所不讀務完道德性命之原不為口
耳章句之習為大典重渾厚亦無眼深較疏之語精
於校閱八閩通志暨憲宗實錄事目皆出其手所
著有未軒集

王啟

王啟字景昭號東瀛黃巖人幼而穎異書史過目不
忘年十六家貧無應門者其父命執遞鋪役啟偶失
誤縣令鄭達怒將杖之見其氣貌不類凡兒應對雍
容有度遂罪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鄉薦尋舉成化
丁未進士除霍丘令勤政惠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
財訟不息啟授以兄弟吟令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
事久之皆悔讓其所爭而退邑人或感化啟益敦教
導重農務緩催科鋤強梗敢大起毀拜南道監察

識大錄

王啟

御史盡職敢言嘗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言
守備內官董璫不法人皆避之秩滿陞江西按察僉
事詰奸條寃脩白鹿瀑溪書院及文丞相祠毀
潘祠四百餘所正德戊辰陞本司副使以事忤逆瑾
降廣西容令學士謝鐸贈以詩有不悅心藏國士風
之句瑾又令巡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已獲以他
事罰米二百石以竊梧州待命未報會赦免瑾敗起
復為遂州知州以撫臣論存除南雄知府陞貴州左
叅政再遷江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嘉

靖甲申召為刑部侍郎詳慎刑辟丁亥以大獄免官
歸閑戶著書足跡不至公門甲午冬病卒年六十八
所著有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古衍
義亦城會通記尊卿續錄古文類選撫漢綱華錄元
鑑年統述言村於世

識大錄

汪視

汪視字介夫別號樂菴又號古心子初門人為兒時
穎悟絕人嘗嬉客懷抱中客以對戲之輒應答如響
七歲就塾學群兒為戲弄視獨莊重如成人稍長
能自解讀書善屬文尤好吟詩葉逸翫一見奇之遂
許妻以子年十三聞理學薛瑄吳與弼為人心竊慕
之既誦濂洛關關諸子書因為持身箴以勗志自是
言動不辟于人人徒稱其記誦詞章不知其志也家
貧母嫠無以養活因就逸齋授舉子業且半歲休斯

識大錄

汪視

癯然母恐之歸其笥不令性學視其書不令染目視
一刻不觀書即心益病每袖書於屏處觀之或伺母
寐即燃燈起讀其心嗜學如此天性醇孝雖空乏奉
母饌必有肉羞伯父病率從兄弟臥床下不解衣帶
既卒養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雖寄迹席中然
於科名失汚恬如也嘗語友人曰吾越數載後當并
謝贊泮之跡一味著述矣或勸其出游占世儒一操
論者視曰吾學誠敢為入門踐履為實地正容謹節
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預憾所造

未能克即入山恐不出耳矣出為其於古今子集諸書無所不考究尤雅意經史窮年探討雖酷暑不輟講論有得則筆識之或病中猶不懈講書屬文朋儕忙之竊謂其不知脩命者視曰吾性樂是耳一聞春揮筆即得吾心吾雖病不自覺勞也居恒端坐一室自晨起以至夜寢無或惰容接朋徒親故泛客周恣各罄其情論議英發橫援綴譬動輒千言能使人色聽心受或變故難處者輒教之處分因而非難急念解寤舒困者屢矣時和序士氣因晏逮損抑不振提

識大錄

奮然上書提學欲其養士氣以為他日事君之本宗法不立倫叙無定昔賢亟稱難行提謂不然考錄今古載為宗法議以詔夫人行道既久御邑漸化士論翕然迨其德成行專望重遠近遊者衆日不遑應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穉咸知指稱先生遠望而敬之掌教高敦古輩屢次行學存問郡守臺司鄉士大夫有崇德右道之心無不頌通姓名接顏色者中年以待母病過勞遘疾既彌留飲法語其辭從以不能終養為憾揮淚許時竟亦未敢聞于家人也哉

明日令童子具水沐浴服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絕時年四十一鄉人聞之識與不識無不歎悼門生朋舊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送遠宦致弔奠焉所著有易本旨詩吟意春秋墓略讀史大綱名臣傳斷俱未卒稿惟家禮俗投壺儀節榮菴文集已為成帙行于世

識大錄

朱存理 未就附

朱存理字性甫長洲人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是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大學士徐有貞泰政祝瀨劉昌愈憲劉珪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為後進之秀既而諸老彫落矣寬流周文徵明繼起存理淹追逐其間與微明文尤為親厚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有奇書輒送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

識大錄

朱存理

自錄錄動盈管簾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為詩其詩情工雅潔務出新意旁意處連獨古人所著野航集尤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野航集有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既老不疑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散去時同里有朱凱字克民博雅好古與存理齊名人稱之曰西朱先生正德壬申既卒明年存理亦以壽終自二人歿吳中故實往、無所考

楊維禎

楊維禎字應夫會稽人母夢月中金錢墜懷異日而維禎生父宏學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予稍長從師授春秋既講析辨判然瑜百十家宏廟以重範主易齡不為校室俾游學而東衡廐馬以益裝錢維禎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宏僅曰此項不多於良馬即躬為裝脫使之周覽會稽有錢產山共島百丈上有綠萼梅花數百株維禎携屨接于花間積苦數萬卷終止其中國自號梅花道士為梅鉄

識大錄

楊維禎

崖山人泰定丁卯用春秋擬進士第看天台尹天台多點吏憑隨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鉅鉤共款然後托坑使不得吐一語號為公鵬維禎原其真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顧玃結蛇蝎不可解卒用是免官久之改級清場監司今時監賦病民維禎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省聽維禎乃煩勞涕泗下感泣不聽至欲投印去訖復減引額三十俄相繼出外兩眼結痼于桐原墓乃是不調餘曾於十年會州結修遠舍宋三史維禎作正統辨千古大司徒歐陽玄

讀之歎曰百平漢公論定於此矣將屬之又有祖之
者尋用常類提舉杭州四務四務為江南制書素號
難治雖積日反起旋不暇騎驢謁大府歷上滿本樓
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
悉心臥情必使兩造共歸鈞捕隨伏撻使無冤民居
無何遷江西學處儒學提學未上當四海兵亂雖積
遂棄官將妻子遊之目山故子范陵昆陵間季中雲
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而浙大小雷之
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眺島中冠鉄

鐵大錄

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鉄笛一枝日練鉄笛道人貴
人豪者聞其名多載酒從遊且歌聞笛雖損為十亦
要便以遠客即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
有君山古弄海可餐蛟龍可吟非狗天大人不食也
晚年同年大有以遺述白子元主用煉物色之雄積
終不起日苦鐵笛道人傳以見志況述吳越間與永
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陽顧瑛為詩史
友岩桃吳樺臻和孫實輝現清客吳樺為方外友
洪武庚戌始還賢修藝北樂書頌示即回維積微命

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凡山行寓病且
華移杜頽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又
召問弟子曰知我文最遲者唯金華朱景濂氏我即
以非景濂不足為我其識之乃日起從羊撰扁金
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章伯滿君招我、當仕車
馬侯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出逍登樓
其步履之聲相接時年七十五所著書有四書一貫
錄五粒鈴健春秋遠天閣札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
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薈則遺書古樂府上篇

鐵大錄

布亦勸忠諫及平鳴嶺臺洞展雲閣柳上諸鼎通數
百卷藏于家初雖掩為童子時為文輒有精覈諸若
生成獨出、過人既仕仕與時詭譎遂大肆其力於
文辭非先秦兩漢而之學見諸論撰如觀面故同與
雲雷或文而寒若換選奪人目時其子詩尤號名家
宸藩凌厲暇、持通盛唐名執政與司憲紀者竟其
文無不從贊頌交拜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其
者庶無虛席度錫野刻布利東南然其風神爽冲
無一芥禁懷遇天典氣清時隔在登山肆情還眺感

古懷今且欲起豪傑與將而不可得或感華陽中提
羽衣延蓋舫於龍潭鳳洲中橫跌笛吹之笛聲穿雲
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既平蓋曠達棄世圖達
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酣耳
熱呼侍兒出倚白雲之詞曰倚聲邑和之座客或編
逸起舞頌躬吐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頌加諸環並寫
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笙邑以為樂
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其教奇諧豪故持此以依
隱玩世耳豈其本情我性疏豁與人交無從親晚而

藏木錄

賢札之如師傳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乎生不
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上必為批點
黏于屋壁指以居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點奴負其
金度無以償適書收養雖積笑而與之家藏古名畫
為兩部所獨其僕不追執之惟後甲吾舊與之為無
賴之徒偽為維積文以胃更金增或疑以為同儕然
其奸詐極露且此概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為寬
厚長者云

宋濂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六歲入小學後以事謝家
求一日而盡目後日記二千言同肄堂皆日暮輒歸
其所讀書濂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
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濂善記誦
邀立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濂以十
月為答繼之物不之信袖架上標書俾即記五百言
濂以指爪逆行按之按畢輒背一穿不遺繼之告其
父文昭曰是子大分非凡當令送名師即有戒尔乃

藏木錄

携入府成堂業經閣人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
秋皆皆若共歲月先後難記濂即并別圖紀年誌意
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某公某年某月是實
當時國基君數不與月或俾寄而覆之無少異者且
東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會其義授經打白藤溪上
攻古文辭濂欣然從進策博學經史學之未幾意博
其間具日足之事之名籍然皆聞其言無何家歸濂
嗣主教席子弟皆相從講書講道東明山中皆學日
為遂以文章名海內外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國

侵與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則蜀非所先也
上謂濂曰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民民親之者
不敢自遠濂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
曰予臨兆民懷柔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
不致正謂此尔頌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
御齋室濂侍坐 上問三代歷教封疆之修睦廣德
濂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
多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當心治道卿
亦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甚綢繆之濂蓋收上意

藏大錄

癸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
善大夫奉 詔撰奉歷代高臣之蹟編為碑好錄寄
侍 上王漢苑親獲 上曰農事成矣濂對曰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
生求良苦實感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
濂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事讀誦而尚射獵人君兼
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遵教化者乎八厘
奉 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寶
訓五卷總裁其事期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濂曰

以布衣沐非常之遇普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命
任使靡不盡忠夜躬閱載冊書於牕進之或虞視於冊
一字不遺若印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綱事要慶札
樂律曆水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敷臣名卿
碑德輝功之史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或可傳於後
世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難家苟有問
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
問昨日晚酒否座客為誰饌為何物悉以與人及賜
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府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耶

藏大錄

信不欺哉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誠保恭大政濂對
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侍罪禁林 陛下
之恩大矣臣誠不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免
必命茶賜座每坐金侍榻詢訪舊章謀求治道或臣
夜分乃退委有所建明召問廷臣咸召第言其善者
不置不問者否為誰濂曰吾者與臣同故知之否者
雖有臣不知也平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
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舉足即威有目方飛禽荒之
言 上忻然曰卿可為吾陳矣然濂絕不以詩不為

藏大錄

於應制之作亦不留榮者溫樹二字於后室之碑有
 間及內事皆指以示之上嘗與源飲漁索不勝盈
 日舉觴即醉上強之至三觴面如指行不成步
 上戲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
 醉學士歌且曰保漢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年落
 降上召源賜坐躬執金杓煥燭於房以甘露授之
 手注於危以賜源曰此和氣所製能愈疾延年故與
 卿共之耳九年六月上以源久典制作宣勞為多
 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和制詰策修國史上每謂源
 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
 臣之首保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
 之源歷特謝不敢奉詔至是年詔徵源家子贊
 之子與源殿廷儀禮司序祖未幾復召命子授除中
 書舍人三世皆官內廷當代以為盛事上時休暇
 輒命題試題與俱而戒飭之笑語源曰朕為卿教子
 源源或奏事久少倦上命優與共扶下殿上復
 以源銀千行步持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
 親作馬歌漢詔群臣咸作之以寵寵焉源益感

藏大錄

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備天地也持何以為報
 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勉萬一耳上以源年且至
 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故改之詔乃加贈其父礼
 部尚書母為游人祖德政贈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
 游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詔群皆上所親製天
 下榮之詔群中翰林先生德堂之私如千頃波澄之
 不消洗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云源行既有
 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侍
 數日姑徐行由是朝夕左右省累月時詔許言
 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歡其迂衍怒欲罪
 之以問群臣有何意皆指其疏曰此不教此疏誇罪
 當誅上旨之如羅越未解居漁、曰彼應詔上疏
 其或耳焉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
 是來者召何意者焉曰吾恐時君皆不能諫乃激言
 諫之何異以膏沐火向非宋景濂之言朕不誤罪言
 者耶上嘗廷舉源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
 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
 一言之過請一人之往龍房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

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濂遂轉歸順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之曰：朕最真於實，予嘉卿志誠，可與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平幾何矣？濂曰：六十有八。上曰：朕此綺，俟三十二平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上復厲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免無虞。仍俾候護，還行濂至家，即拜表遣使詣闕，稱謝。上愛皇太子，中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濂忠

藏大錄

忠良之臣，熟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濂獨全。初，濂將歸，請歲一朱朝。是年九月朔，濂遂入朝。越九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閣果奏，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詣王宮，張勳，顏色越望。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駉，賜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上，上慈恩親，關紫，陳榮，榮均，結，臨至，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札，必優，群臣莫敢望。上嘗問，然，吳曰：此臣，我，尔，濂，地，臣，我，尔，濂，方，今，四，來，官，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遂，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極，言，細，述

百官惟恐不留濂，下至寺人，衛卒，見濂，主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濂。晉朝，兩月餘，以歲暮，轉還。還中，責人，賜上，導主，手，道，所，經，行，皆上，馬，指，畫，聖心，慘，會，加，於，昔，及，既，行，教，日，上，問，濂，曰：尔，父，還，中，無恙否？濂以安對。未幾，復謂濂曰：朕時，昔之，夜夢見尔，父，笑，談，如，曩，時，尔，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遂叩頭謝曰：非陛下，每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芳，良，宗，皆為詩，歌，以，紀，之。止之，卷更，不，忘，如，此，濂，德，尊，而，不，忘，位

藏大錄

顯，而，德，泰，既，司，制，作，之，極，造，門，求，主，之，士，凡，建，柏，能，盡，矣。朝，貢，省，數，問，濂，安，否，用，李，河，潛，漢，集，初，板，國中，高麗，安，南，使，省，主，賄，濂，文，集，不，嘗，拱，璧，而，濂，躬，照，日，持，似，不，能，言，者，過，人，拜，雖，不，盡，意，子，必，臨，膝，而，首，下，為，主，於，公，廣，費，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朝，廷，有，大，議，關，外，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年，益，荒，其，極，外，物，亦，保，未，親，之，若，不，相，干，嘗，曰：昔，人，也，為，學，使，心，正，身，修，猶，之，行，事，術，即，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作，事，不，尚，表，標，務，令，子，義，教，人，皆，隨，其

實而樂之使入於善也為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其無鉤距詭為奸結亦弗與較臨時廉非其分不取大者於門而寧守忠誠而取不可苟利而生機要及有刀者苟非其人雖直金滿囊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更其餽謝曰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卻不受以問漢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吏金非所以榮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故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

藏木錄

學使范希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冬不棄有小善必聚藝之天下之能文者多經指授朝廷英俊或以藻為法初奉勅教文章生數十輩至是出卷大改為御史知制誥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以為幸承平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致與蓋士大夫多當世有德者必可垂瀛而天下之介識與不識無貴惡或推為太公長者雖乞資頗平居布衣飲食無異貧士不希奇言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出處不置曰完武勳為子孫好漢曰富貴重一家物我吾何好

遺之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及致政歸青蘿山間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或子孫母至城市間雖有以郡縣事為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視近昔明臣雖登於几臥綿惟中閑地頭小書一泰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然畫人以為不飲酒慕嗜飲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詩四十卷十三年冬孫煥以胡惟庸黨被刑

藏木錄

舉家當真重辟漢亦在當罪類高皇后力為申救上亦念之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以疾卒於茂府臨歿瑞坐欽子而逝年七十有二愛守其之於城西蓮華池山下永樂間孫臨以蜀獻王命遷兵華陽正德中追諡文憲

述史劉振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尚書會稽得于沅湘北涉汶泗過吳楚至遊天下其文雄渾雅健古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觀漢以史乘擅名本朝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遠時與之相頡頏不

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述未嘗踰御里望世之梅
 遷皆不足信即遷生龍門源亦未嘗龍門山其所看
 書與遷協六經與傳暨齊魯家操持以成一家之言
 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
 身亦五百歲自待久重亦見其不知遷矣吾滿立言
 遷、馬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藏木錄

蘇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浙江金華人其家出眉州九世祖
 尚書僕射文定公概、長子蘇獻閣侍制工部侍郎
 連守金華國家為伯衡少嘗欲絕倫誦說不勞而習
 中歲大肆力於文詞精博敏人謂有祖風致元末
 舉卿貢進士入國朝歲而平進為國子學錄得陞學
 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
 南奉教莫之敢慢嘗用公試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
 大務品第精覈多士會服由是獲、向學咸均多傳

藏木錄

蘇伯衡

古通今之書多言著述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恭
 論數學尤有卓見數言子者五字近臣有為其才
 希者昨日召見徐翰林國史院編修伯衡詣丞相府
 辭曰某休休望絕切日侍、天子左右倘願聞聖華
 要也伯衡不幸幼有賤疾雖祖述文吏然大快對
 丞相得運刑學誠不足堪之敢辭丞相以佩命未
 弗之強也而丞相將別養官之伯衡念其親曰大願
 歸者親履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某米運半六糧之
 士以代其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

治通鑑尚闕宋元平仲歸其高尚續諸他日使人稱
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故乎伯衡謝曰方抱
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日不出與人
少時頃接人亦罕得而識之而與遊者皆四方名士
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十年宋濂
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既入謝上問曰余在學
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卿人也博
學飾行爲文辭蔚略有法要不可以散疾廢上許
而壯散之授是職台至京師甫就舍雖自宰執以

藏大錄

下或躬祀佳候詢及執以疾對其語如錄編修時明
日入見奉天門帝屬月冬之既退閣群臣皆述其
所對以聞帝然之賜衣便各一寶鈔十錠乃進歸
二十一日會試漢儒博儒爲人指靜養出平四貴
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惠天下平居其操
履思則止山三難寒暑風雨利欲皆不心知雖
錄事訪其義理名物典章事爲之要後爲文詞微頃
數千言有集六卷與濂劉基序之以傳於世

劉松

劉松字子高泰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日新同舉
明洪武進士好爲詩豫章李牧萬石周道揚士禮顯士
同並松詩友折膠流金歌詠不廢後走折中歷江廣
觀覽名勝而詩道大昌歐陽日新有進之士也
太祖下江西吉安州知州吳去疾爲日新爲第一疏
人而松以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久之陞北平按
察副使坐事爲銅性庸所摘掄作京師尋放歸惟庸
誅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以年

藏大錄

高與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卓敬並徵拜致國子
祭酒而松司業既主止飲甚並賜鞍馬令朝夕見
未十日卒得疾猶強坐訓諸王及疾革致問所言無
一語及家上重惜之命有司殮孔殯煥爲文以祭
松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應慎思資布被亂鑿鑿裂
居室破茅補之居官僅攜不啻頭主便道還無從燃
燈讀書五更水菹坐北平兵渡松招陳勉來充僕威
刑之用小人陰殺松先事爲防制其爲人雖溫顧吳
詞而見者懷以教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問學之功老

而汝爲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或僉曰黨族人不能自
養者輒調給之所著有戒方集行於世遺文三十帙
藏于家

識大錄

高啟

高啓字季迪吳縣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振略無論
市輒傾一室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雲臻故獨
休外勇周仲達居浙江之青丘欲詠自適而已時既
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雅嘗說若無人見啟詩大驚
比爲上客故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
翰林編修一日薄暮上御闕樓召見啟開共對大
悅撤戶却石侍即口錄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
先是啟嘗爲祭酒親親所和及是觀爲蘇州守使啟

識大錄

居城中遙聞時夫相接甚歡會觀與婦即治饌者構
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通出啟于遂同及於難時年無
十有九故身長七尺見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闢爲文
吾辨博馳騁上下精采英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
楊基翰林侍制張羽布政使徐有訥吳中四傑皆有
集行世

孫資

孫資字仲衍南海人仕敏過儀觀偉然於者無所不
詩為詩文字多不為葉仲敏行墨儀項執就均若不經
意而氣象雄渾與論深致駿、子有古風元季避亂
山澤間東莞何真保有南海洪武戊申征南將軍廖
永忠至真為資為書請歸附由直誠款永忠不憚一
人而南海晏然者資之力也永忠徵資與郡散庫成
開科資三試皆在高第後工部織染局使尋為江縣
主簿時經兵燹十坐九虛資加意勞來民還其業而

歲末錄

孫資

一載被選為翰林典藉宗源與紹慶唐同輩並稱許
之乙卯預修洪武正韻后翰林三載外補千原簿以
事遷紫翰左校校藥閣望都門銀吟為學錄監者以
聞召至摘野為詩率忠愛語時命釋之士咸拜蘇州
府經歷已己滿成遠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
日御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資名迎置家塾是歲
以黨禍見法人勸其止者日明資不答賦詩長篇
而後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隨其行葬之安山資所
著有通鑑前編綱目等校集古四學訓蒙西華集和

陶集集古律詩多數缺

歲末錄

曾榮

曾榮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
院修撰命辭進選取進士進學文淵閣右翰林庶吉
士入見諭之曰人須立志、卒則功就未有無志而
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拔千百人中為進士又拔進士
中至此固皆全之英俊然肅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
成為學必造道德大微具奉用之全為文必匪驅驅
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就者若人文學
至皆天成亦積功所致耳勉之朕不佞尔等以事文

戴大錄

曾榮

洲間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闕中玩索務實
得於己國家待來皆得尔用不可自怠責朕期待之
意榮學問日進時召入試進策于宮立就理詞皆到
上優摘解書德僻事問榮應能對以故喜榮、名聞
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陞侍讀教侍燕間
應制賦詩有孫文士者必問得如曾榮否考其文竟
不及榮述吾內張廷復色流邑人坐塞黨事詞及榮
詔特原曰朕惜尔才也榮居長安右門外巡迴禁垣
亦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為副總裁書成

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從 宣宗自南京還陞

少詹事榮預修三朝實錄再色北巡三考會試為文
重如源泉流、沛然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群芳爛然
興致所到筆不停揮狀為之二極其天趣他人不足
之富有餘日解詞後獨步當世性孝友喜獎拔進
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洒落能飲酒善談論平
上以及物為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三十年後
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襄敏
運史劉永曰明興劉永以永上制代言文休深學

戴大錄

結以東里溫醇雅則有歐陽少師之風天賦天才雄
虎倚馬萬言其文如蘇長公浩如懸河注之不竭詩
古律有規音賦律宋切盛唐亦一代之鴻匠也

王倫

王倫字孟敬永福人父翰元李為潮州路總管故西
方人也先為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潮州總管兼官遂
定閩為黃冠樓永泰山中十年矣太祖聞其賢詔
有司強起之翰自別以時倫甫九歲聞吳海省翰執
友也義撫倫教之洪武庚子倫以義舉於鄉明年
試禮部不第則就祭酒授業固而求即魯之遺風與
海內賢豪上下其說居數年遂疏乞歸終養嗣以
有實鴻之思焉 太宗踐祚有司存起之既至都下

識大錄

王倫

即日陳頌處被賤以勵人才不許授翰林爾討進講
廷是已而勅修永樂大典俾為總裁官大典成其國
公張輔奉命征交趾表倫為護行交趾平叛漢族以
故移官交趾而倫解籍者倫故遊也其言中下微
或斥倫為黨遂同連繫倫尚氣節惟志當世公論其
過能揚人之善不錄匪人之過竟以此成其詩本根
享白愈務然不可羈故有虛舟集行手也

高廷禮

高廷禮初名棟字彥恢別號漫士長樂人父駒清才
不為自號白蛟居士早世廷禮博學能文尤雄於詩
談笑常兼而精思力舉其及蓋詩始漢魏作者至唐
號為極盛宋夫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由悟以
入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
鮮閩人林鴻獨倡為唐詩其徒黃全周玄繼之而廷
禮與王恭亦起頡頏郡名至今閩中推五詩人而廷
禮賡護沾溉者多鴻仕倭却貧終于校官周顯行曹

識大錄

高廷禮

員外郎廷禮與恭並以詩過 太宗自布衣居入翰
林恭除典藉卒廷禮為侍詔九年始進典藉平生賦
咏流傳海內有謠曰嘯臺集曰木天清氣集皆應手
餘篇其選唐詩品彙拾遺正集三種凡百餘卷最著
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清漢隸筆法畫原
于宋而富父子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多致
金帛修職歲常優待祿入仲瑩氣融襟懷高簡善飲
酒喜談詠與人無貲惡新故益然如一素無病晚
得風疾或輒發無苦若一日與故人飲杜惟夜必

乃寐思職作弗能言年七十有四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環閩皆山而恭家故貧為憫往來群山中自梅曰皆山然皆恭為詩援筆繞千言三就永樂四年有司以儒士荐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除老矣初修永樂大典同郡王倫為翰林院檢討同纂修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東綬故來耶恭泛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誤謂我為大居三年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稽后頃之授牒師看詩數十卷跪曰白雲燕唱其在金陵白鳳臺清嘯

識大錄

席田曰草澤狂歌賦不盡傳廢陵解靖其步衣蕭然不慕寵榮強之而趨朝陽鳳鳴此足以概恭

倪謙

倪謙字允謙號靜存其先浙江錢塘人國初徙寶京師遂籍上元謙生有異質進自惘然如電伴有四乳性拙穎敏讀書寓目不忘補應天庠生父名大普時物設提學憲臣監祭御史彭鼎名知人巡歷所至輒舉以勵諸生故就試京師者爭求識其面傾正統己未舉進士及第除翰林編修閣中秘書造詣益邃己奉使朝鮮述人一睹風采悚然嘆服時有所作即席揮洒略不經思國人驚以為神至今稱行其文章

識大錄

泰開名其文章每承顧問有稱時政應制賦詩中官三候以進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侍春宮日進講讀多所放汰己卯主考順天鄉試斥惡權惡之子遂証據以罪論戍開平在謫四年歷然以詩酒自娛造人愛慕如奉所親士子及門後益省多所造就為憲宗徵招詔復舊職尋與其子編修岳同日奉命入史局纂修實錄時以為榮進禮却右侍郎轉南京礼部進本部尚書以疾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之信平生德貴完洪與物無競其與人交誠信無偽恒喜英

拔後進不遺故舊博覽載籍閨中肆外人莫能及而
勤敏嗜學至老不倦才識超邁以文章名海內然順
以輕浮汲進為清議所鄙故不得登樞要云野者有
王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
二十卷遼海編四卷行于世子岳廕官吏部尚書謚
文毅 今朝父子得謚文自倪氏始

識大錄

羅紀

羅紀字景鳴號主峯江西南城人少穎利不群奇氣
勃發讀書目數行下若涉獵不甚經意而大義了然
初治春秋既冠改治書及長舉謝士元奉守建昌集
群書講誦又改治詩博洽淵奧儕類靡敢望而文尚
奇極力追古作七試於鄉竟不為有司所知乃入粟
補國子生時南海丘濟為祭酒議南士不聽北番地
固以請至三受朴而貌不少挫濟心異之因數同若
無識幾字而強強乃不抑地大聲對曰惟中秘未嘗

識大錄

讀耳濟遂留之且識其名於堂柱題數日李試地滿
三就若宿構者而大館士數百人亦莫能及諸始驚
歎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識有司之過也更命作
長安賦以為可步而都過知厚祇稱實之成化丙午
就京府時事東陽傅翰同典文衡得地文奇之堪懸
多士博出相慶以為得人明年遂登進士初翰林庶
吉士益肆力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弘治己酉
授編修召逾重求文者戶侯相持然地益自重不可
作有時則應會杜門謝客終日苦思必得意始命筆

意苟未愜稿雖數易不歡也每一篇出輒煩控多
不經人通語士林傳誦文倖為之一新厥志經世限
或守舊不待施遇時事可言者輒以己見發諸奏牘
而主於開悟調幹非欲激亢以取名也初武岡劉遜
坐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洋等救之忤旨併下詔獄
紀言遜至付所司鞠辨公法其在並遞按而誅之即
有不白收之未晚洋等疎狂誠可罪然在陛下且
優容之以全國體又主事李夢陽皆以論劾張鶴齡
忤旨收拷紀復謂鶴齡在肺將陛下因將王成之

識大錄

若夢陽為一皮以或自裁乃微為鶴齡累 若宗成
動簿洋等及夢陽之貢中官李廣以言者劾文武太
臣嘗以賄交者欺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紀謂其將
似繫不必指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然以他事
庶不貽 朝廷益識者避之已丑陞侍讀正德丙寅
遷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四年進正卿尋陞南京吏部
右侍郎又嘗一再署國監及通政司之事野在公牧
獎樂而更新之百守諸獲貴見紀挺拔不群位 展
憚自裁都人過諸道亦皆肅然時 武宗臨御已丑

年而前呈未報中外人憂懼自危而莫敢以為言
皆紀獨建疏請早定大計以繫屬人心惜乎奸雄悍
賊之念共言迫切且侵及雷國諸老士中快滿入京
至良卿以老請得歸山中昭書和舊款以時事為
慮遂懷素忘其名然心甚重之嘗問以金帛使及門
紀據走告邑避不與接己卯六月濠反紀已臥病聞
有司將舉義猶豫未決力疾作書趣之越二日而卒
年七十有三贈祀部尚書謚文肅

識大錄

錢福

錢福字與謙松江華亭人家近欲鵬舉因自飾鶴雛云切而類與八歲能屬文長益闊肆其爲今古波瀾橫溢鋒峭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清沈悅齊名稱爲三傑成化丙午舉於鄉福極高自負許及失意札聞輒爲眾所譁顧自狂惑乃獨學志求東陽而就質其文東陽大加稱賞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東陽贊遂命福代作而錄以說於學士謝鐸以爲東陽筆也並譽許之謂數語間用合治亂扶搖遠及禍

識大錄

錢福

如其人入駭數爲弘治庚戌札即試舉誦所爲文冰陽曰無以易子揭曉前一夕有報云第四者東陽曰恐不止是已而果第子福每爲文字不爲章廷試三子餘言辭理精確若宿構然者欲封官以無榮難之衆謂科場必歟其業皆防代作也今殿陛間萬目所視何嫌之避大學士劉吉得之笑曰程氏中乃有此等文字即以此請于上復賜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又同考會試得弋陽江俊爲省元泰和羅欽順爲亞魁後皆入翰林爲名臣居數年以大計罷故意山水

蓋肆力爲文藻出入藏經雖志行通遠近購請廷扣

需谷皆無虞日每廣坐間群客競請各用福紙爲起居酬酢交錯不廢諧謔以其隙通達之凡酒蘇無弗就者久之以酒成疾卒年僅四十四福有內行性坦率不立町畛有犯者笑而受之既登第名滿天下從者如雲雖南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進而福亦意氣豪悍若無之當省當其醉後衝口恣吻時或逢人同川皆不堪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諸急歸抵浙墅聞時權輒即他往福駐舟

識大錄

三日從者缺、欲自啟閣鍵福不可曰必需即至即乃命吏送即是逆天子也已即至大爲愧謝順厚其酒賞以酬福、却之曰不佞豈爲榮臨止哉梁漢華氏者富人子也慕福甚以厚幣交福福不恤而里中薛主乘間潛謁華氏稱爲福師華氏張樂飲之土撤卑北上坐富人子持折行觴未幾而蒼頭路澤報福入邑矣薛還迫請出更衣因馳詣福福指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見錢引於茲罪矣請以反報福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使

識大錄

詰曰所不特後涉者為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囊中數十金資歸、既得志復往海山如所稱於渠溪者已而使酒徒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詰福、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甚惠若生乃踴脫歸福之庵人大率類此而遇即色字相落、不加札太守劉琬順情之會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腹間也獨無意我時即福不預而字偶以事捷必、志甚已而失官疑字所為也詎字受賊千金即使奢入其言幾落索矣然字實節廉而古介人也福聞之操一舟至吳閭為字明其無他即使者乃釋字福亦不言會字揭謝使者使者好語慰之知君有明感之清非賤太史矣負台贊字矣字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陳我者而援我乎已字歸款福而福疎之如故未幾福半字陸氏之出贊為諸墓福為詩文多散佚其子元輯錄之使義則為京師人後擇以傳多至若干卷

識大錄

沈周

沈周字啟南長洲人也別號石田人因稱曰石田先生云周精於誦讀自頃與止索以及百氏稗家古博覽無所不窺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時、眺睇山川摩挲雲物酒餽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進徐唐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又從遜指桑儒生家業絕意干祿有風勸之者輒曰吾不知母氏以周為命今獨奈何微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周色養無方母獲斯養母恬新恬前枕席除廁膺以為常母歿有斯如沈机莫與判丹朱非旨以洗并近百齡而沒瑞慕者終其身母與一鄰媼故相識也而隣媼災於鬱收無以為家母念不置周隨而言曰夫人無若請得遇之毋宜旦夕共飯是鄰媼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始是可矣家無茂積而慕義無窮孝、好赴人之急病與無疾與棺殯尼流離不問誰何惟捐囊中錢仗之天寒雨雪望里中而不回者則呼蒼頭探其困廩而致焉曰余固不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中者先者姓名偏訪其人還之其人分金為謝周却不受曰是何

足為乃公德乎其於宗祠雖則為之拙濟實則不
資其饋諸家子弟有所師授或乞東脩之饋往、出
力資助異之有或鄰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其家物輒
推而與之曰是公物即使人既得物而未遂報以而
納之曰非公物即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陳之齋閣
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周曰客何問也
客曰公寧無抱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在
倘得其所從我將質為周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
書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周發而視之其信即全而

藏木錄

席之終不言信者姓名亦不吐何信者居常戒入城
市郭外置一行窩間與親賓雅善者故語有盛車騎
擁騎從適之則邀謝不納曰久廢巾幘母以散人酒
游漫也每款至寓處近喧傳曰沈先生未某候之若
舟聞河干候滿其力已持已而隨而款應之無不悅
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番也壯且老矣適聲匿
影惟恐不遇遇撫王原王恕張賓之徐臺張治選
然非其好也後遇撫彭批見其水石房詩詞古冊書
乃又高其行誼固請相見則固謝不從初守令紀政

之坐給竟日歡喜過若款款之幕下者則則其市類
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斗為使且若母固體非見
無以起居望與哀憐釋之這舍以全母子之命即公
賜酒矢礼益款與焉後有曹太守者新構蔡院成欲
添繪其盈隆羅致諸画吏有侮問者陰入其姓名出
片紙攝之周謂攝首曰無恐若母弟爵某所當面者
旦夕赴事不敢誤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獨貴游可
以免周曰義當往後休辱也而求免于貴游不已辱
乎遂給往北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

藏木錄

入規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
已而見相國李東陽漫問曰君未沈先生有書乎則
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周友人吳
克方在詹事府曹倉呈走謁問誰為沈先生若其人
能作何狀克方具語之故曰此其人者重翰端五疾
七骨不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克方曰僕多其畫可代
城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為書耳曹乃偏摘
過吏卒初之曰歸也必無至即務而先詣沈先生宅
其詣也則沈客出肅曰問閣下小何至曹杜等輩

曹乃折節為礼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周亦至郡閭一
投謁為謝云

識大錄

張弼

張弼字汝弼華亭人登成化雅倫榜進士倫調官弼
慷慨作詩送之授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為南安知
府弼博學工詩文尤雄於草書墮門已者名遍天下
而弼恒若不自屑每論古今人是非得夫介不容髮
敦尚行履風節自好其得科第晚洎朔省落又為貶
佐所莅政簡且不久處落而已而益負其有不能
居下所治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久為
民患弼悉補城之大庾簡民無他止治為兩廣商人

識大錄

張弼

有批轉實南雄照民欲奪而奪之至樹黨爭命弼為
立界定傳換伐石立碑二即民並得有所衣食既改
淫祠為社學表章境內往哲寓賢為唇張亦顯說宋
李必相綱作祠為周茂叔作吟風弄月臺為劉元誠
作鐵漢樓整梅嶺巖、以便行人梁橫浦前滿今無
病涉者去而民祠祀之弼草書神怪捷出備錄風急
雨前崖壁石之勢狂鋒醉墨流落人間以為張弼後
出雄海外之國亦知購求而弼自評新猷以審不如
詩、不如文一時謂弼英雄欺人然現弼之文猶整

無腐漫之氣詩學陵故翁而肆筆所至時有過之者
亦知鄉之不自誣也子弘宜弘至並舉進士曾孫以
誠萬曆中狀元及第

藏木錄

都穆

都穆字玄敬蘇州吳人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汎
監華籍杜門篤學者幾二十年屢空室如飽意進取
有司所其名強之應舉遂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
除都水主事特虞衡負外郎遷礼部郎中朝廷命崇
信伯費柱冊封慶陽王妃以穆為介使道躡終南之
顛躬首陽之巖登華嵩憇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以
及三山砥柱龍門伊闕囊括其勝洩之歌詩尚律而
送進有歸田之志上書已休許之加太僕少卿致仕

藏木錄

都穆

蕭然戒行棄官如脫屣鍾文嘆莫不高其清節歸而
攻苦進學寢卧園籬間與婆娑娑娑遊并車斥驅掃迹
公府以著書為業或放逐山水與搜選寄若足十餘
年而終壽六十七穆性雅勝博物洽聞文坦綿歐詩
宗陶五七長於藝述即人稱為南濠先生其行於世
者曰南濠文後而濠詩話玉壺永曉雨紀談詩略文
略賓話史外類鈔周易考與金瓶梅環云

桑悅

桑悅字民擇蘇州吳人也穎悟博學淵視大古每讀
書竟輒楚之曰既休德矣何所用之嘗於次古人以
孟子曰況班馬屈來而下不論也或問韓愈著書
此小兒說嘆耳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譽天下惟悅
耳其次說先明其次羅現由是喜使省多蒙焉海虞
水利休統故重却使者每駐節悅獨之書判曰江南
才子桑悅時悅為博士弟子固不當判又原自誇使
者大駭不解其為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適延之

識木錄

桑悅

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為即棄筆諸書呈使
者致服因視之曰子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自
立以待昂霄喬人象世之習非所宜追也問昔屈逐
一未獎時可與不有今日吳夫南金若更不裁是有
孤白之喪而反蒙之也悅以貢士試札部文大奇與
試曰蓋江南狂士桑生即逐置下第大學士與落慕
其名召令現所為文始曰保人撰悅心知之用明公
謂悅不怯穢乎何時若文而公悅現落曰然則止我
為之歸撰以奏諸條吾嘗讀以此頃悅指謝濟曰

他項英何如生固非之否對曰使悅嘗上言萬樂錄

所不足非而一他項何殊草具我初悅名在乙榜至
是調為博士潘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雷遭洛陽令
故遺生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
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潘到潘曰某州
博士桑悅有文才且加優札掾至州不為迎掾問長
吏悅今何在豈有恙耶長吏索遺押海皆銜之曰無
恙此人虛有聖名自負莫肯奉送耳掾使進姓名之
悅曰建甯縣兩法此傳舍泥客室皆不復何得候掾

識大錄

言既據胡牀坐吏報而歸掾益西吏使必未悅也
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事者過今知有無耳若掾是
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掾非可能召悅者必欲相廢
乎不能也第逐三日後未復則不來矣掾聞歡欣
緣落故不果後三日悅乃詣獨札博士當臨先悅長
揖即就列掾屬色曰博士以掾為不當跪耶不跪跪
即即有學何能知通公悅前曰若級兵喘不拜長將
軍未聞獲建寧大將軍不如明公即收長瑞賢過悅
即今明公以西皮相過並器席之亦可寵之哉對即

識大錄

既即殿試所不能當但既去則天下莫不曰明公不
客悅因解綬請去據不得已客之據當選兩博士自
隨悅豫選他博士被額間必端拱對付校文不坐悅
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骨為礼亦不能久任三頻
假借且使侍坐即移所使坐按御史閣悅名數名問
謂悅曰此衡謀設書能解人願今予亦復能亦對曰
悅所談玄妙正衡不敢望假令在衡而在可使解順
何但名公頻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令坐講悅因說
之捫歎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得之還長沙判官尋
轉柳州、退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咏
像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盡不飾竭衣楚製性
未即邑間
送史劉振曰以民擇之才加之純堊上可以休贊杞
車下可以美垂迹蓋文以行彰往無虛踐也而落
落下除主命也代父則為拔款使瑞士祖述難矣世
固有雅量之贊成既與志謙尊君子亦相去遠乎
其所砥礪皆古今名項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笑
古人之未忘也第之已拙則其犬較也孟軻在當

識大錄

時無所適而民擇梅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至
亦以村為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擇可與進取
者也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人也性絕穎利自幼爲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々有一日十里氣不輕友一人卿人視允明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允明殊特之志矜然允明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萬轉細木闢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寅始肯可冬乃大契然一意望古家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貴業而士行將用寅起家致舉業師教之寅不得違父旨德廣嘗語人以此兄必

識大錄

唐寅

成石殆難成家子父後而寅猶落々一日允明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乞領便可觀閣懷燒科策今徒藉名洋廩日不接其冊子則何益余何寅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揭一干少爲之若非具一卿之耳耶嗟戶絕父任亦不免時業謀娶取前將治毛氏詩與之四書諸詩擬議紙求合時義成于試應天府錄事第士人已未休會試時榜即有罪子亦已舉子卿師慕之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皆評子朝官與主司有私并連寅詔馳勅札閣令

此上司不得閱卷並捕富子及寅付諸獄逮主司出

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寅不復辨與同罰然據子浙籍歸而不恤或動少貶與時亦不失一命寅大笑竟不行改浪形迹翩々連遊高舟獨適祝融直廬天名武夷現海北東南浮洞度彭蘇整歸將渡踏四石得疾久少瘡猶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弄究律歷求揚馬玄靈即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傳及風島士過太乙出入天人之間持爲一家學水及成車而後更飛揚後歸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皆治

識大錄

圖舍北桃花場日暇飲其中答未便共飲去不問時便頗獲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班已矣奇起時發或寄于畫下筆揮追唐宋名匠既沒爲人請乞煩謀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費或食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寅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半與寄遊藝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趨舍臨事果多金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改知者誠愛寶之者吳王珍貝大學士王鏊最慎與可和之最深更不和者亦莫不飲其才望而惜其

皆先後有之。真土財貨或飲其惠謀且瑯其留更
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為文或麗或淡或精或泛
無常態。不肯為鍛鍊功。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物
喜穠麗。既又故曰。氏務達情性而語終堆壓。佳者多
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培。蓋終以
文業傳焉。

識大錄

文徵明

文徵明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蘇州吳人。父林溫。明
知府。徵明資稟醇厚。潛志學問。少從父官。於滁以文
賢。即中茲泉。最奇之賦詩。以贈歸而為邑諸生。文日
益進。會父守溫。以病報徵明。為廢食扶醫。而馳至。則
疾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即登舍數百金為將
回。謝不受。曰。昔諸君孤不款。以生。活逝者。其即史
士。謂林氏康而徵明為能。子因修故。却金亭以配前
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徵明乃益自奮勵。下帷讀。恆至

識大錄

而夜不休。於文師少率吳寬。拉書師太僕李應。極示
畫師。孝廉沈周。咸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字秀
吳悅允。明唐寅。徐祿。卿曰。未遜允。明精八法。鄭君
青。讀卿詩。爽。有建安風。其。心。成。所。地。自。喜。我。嘗。偶
亡。所。環。獨。嚴。憚。徵明。不敢。以。仲。進。徵明。與。之。異。執。而
齊。尚。日。愜。然。然。開。也。中。必。俞。據。念。徵明。資。而。才。歌。遠
之。金。謂。曰。君。不。苦。朝。夕。耶。徵明。曰。朝。夕。腹。腹。其。七。疎
故。指。其。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徵明。憚。為。不。惜。皆。曰。南
野。散。吾。衣。耳。疎。竟。不。言。道。金。事。一。過。徵明。度。而。門

渠沮和頌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微明謝曰公幸無念渠、通當損傷民舍異日錄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主德如微明業益精名日益重事無人不為慕貽書及金幣聘為使者及門而微明辭病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皆朱邱席虛左而待若不祿致叔叔長卿受謁樂即微明答而不答亡何蔡人竟以反賊於是高書李充嗣撫吳中蔡之於朝而微明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賓至主吏部試而賢之特為

識大錄

請起授翰林侍詔翰林歸快黃佐吏部薛應名能博精負一世才以浮下上微明為幸大司寇林俊尤重之問曰輒為具以名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微明為侍詔閱二載修一國史侍從歲時上尊嚴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色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早嘗滿考微明進避弗肯仕再上疏乞歸又不報遂相張孚政微明父林所取士也月議托張貴風微明主之微明弗應而上相楊一清以名入微明見獨遂一清出謂白生不知而父也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微

明故然曰先君素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友也竟主弗肯謝一清悵然久之曰若許甚愧生幸寬我至是一清與孚政謀欲遷其官而微明愈迫欲歸至平上疏時故仕御史鄭洛請番微明為翰林重判論題之微明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屢常滿然微明所與泛請獨書生故人子為相黨而寔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備微明一絲纔而其

識大錄

所最慎者臨歸其西飽不肯還陸者中資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湯古既微王以金寶研他珍貨直數百緡贊使者曰王無所求于先生慕冠生耳益為一故封微明進謝曰王賜也故之而後歸不恭竟弗故西矣貢通美門者或望其里而拜以不得見為恨然微明所求請於微明度不可得為家書生故人子相黨重價購之以故微明書而適海內外往來其不能當廣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謂得王微明之手矣四十半微明好為詩傳情而發頗為妍雅又取逸

藏火錄

意時沿歐陽慶隆書法無所不規而八分小楷尤精
絕丹青遊戲得象外理門無嫌賓客故嘗後陳道漢
書而陸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為弟子其最善後進者
吏部王穀祥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天球亦各能精
其書侍時過從談撥執文品水石記省舊故事楚香
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後
迎湖山間以浮一幸為快性端亮純正內行尤為士
平無戚色足無狹邪履負而好施周人之急苦於已
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故慢至如
十猶雙不表海內習其名久矣以為異代人之而惟
其在謂為神仙且不灰已未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
已御筆而逃隋然若婉者諸生奔計上其事臺使者
祀之於學宮所著詩文有回集行于世

藏火錄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號玉峯蘇州崑山人父文應官憲副
其治政以長厚廉恕名希周少有俊才年二十五舉
弘治丙辰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在禁廂小心翼
翼人無敢以少平視之較重不妄言笑動止皆有恒
度儀有容觀教侍講席屢承顧問所對必傳以經義
規獻陳侍讀克經筵講官送理燭虎臧制詞險希周
不屈拿官一級為修撰其後預修資治通鑑纂要及
崇宗寶錄書成渡官應官侍讀學士礼部左侍郎已
西拜南京吏部尚書丁有考察有所簡黜以示揚抑
倡埃者皆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為其私
希周乃力辨其非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司之
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
不肖亦將去一二以塞責予詞嚴義正上亦不
之聽希周遂引疾東歸環堵蕭然如村舍中里中後
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為則曰恐玉峯先生知之若隱
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釋書所著詩文評史論議
題若干卷其陽山大石石一篇尤為吳人所傳性莊

重簡淡寂然有字其夷易平直廉不嚴石學惟陽實
志切友於孝其二親甚篤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
請恩於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頌
無以文為諡脫化合父之諱亡愧何安小子切記之
嘉靖丙辰十月辛贈太子太保諡之曰恭靖遂其志
也

藏大錄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陝西慶陽人其父宦遊之
人夢遂家焉夢陽方稚簡默苦爲文甫弱冠舉弘治
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才敏氣雄薄書外
日摘集名流爲文會酬倡議論遂成風致是時長沙
李東陽爲相文名赫然海內人士靡不借式夢陽獨
厭一時倖陋之習乃日取左氏遺史發壯李杜其風
之其詩文一變復古雄渾逸健學者翕然宗之嘗監
三閩招商用法嚴肅痛格拒勢請竭故構下獄尋得

藏大錄

李夢陽

釋每抗疏言出不平官府殊法一涉或宜即死不
問不報已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未嘗親
視則外載驕恣之漸爲掩義之害張侯排摠擢奏中
張氏字馬壯母右遂令回詔夢陽乃列張侯不法狀
悉實可按遂下獄衆爲震已便繫俸三月王語
尚吉劉大夏曰朕欲實夢陽鞋與左右謂當廷杖要
愈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改元八閩集上燕遊
紊亂朝政尚書韓文臺之夢陽乘間說文合六卿極
論群聞罪請誅之不勝諸大臣或斥或寢夢陽坐草

疏降山西布政司經歷致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念羅
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以時瑾致札修撰康海
謂瑾曰李生能法 皇祖為文設之大夫天下學者
望望人妻達亦為中理至乃更賢之既釋禁又款
用於選却夢陽托以病疾康海為力請得免瑾珠起
為江西提學劉使勅許舉閣重事夢陽依學准士外
大有更白臺使及僚案病其使官夢陽非其僚職遂
至相訐當路素忌夢陽才名落職閑住要辭曰臨官
不謀云爾聞者笑之曰斯以有虞之臣而通空同耶

識大錄

寧慶人方富異國滅劫謀內庸臬受制和夢陽不可
撼陽下之及庭人叛滅省臣言夢陽疑亦黨附將附
將陷以法尚書林俊獲其夢陽自以意無可一世
典人多許歸而杜門讀書並攻詩文間從閭里俠少
平時纖繁吹壺問它郡國守相使者慕其名理贊幣
一見而夢陽傲視故不礼或時坐賓席使客侍坐客
虛已敬之不恤也家居升六載而卒年五十八時著
有空同子八篇及詩集文集若干卷行世

何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汝寧信陽人也別號大漢山人生有
異質穎異殊絕八歲時即能賦詩屬文邑人爭相傳
誦為神童年十二以父仕臨洮驛丞從之任臨洮
守李紀開其奇召置門下甚愛幸賢之為延師授春
秋居頃之即苦說春秋在郡三年歸又從兄景韶所
受尚書甫數月即以尚書魁河南省試諸王公大人
聞而奇之爭迎致一見候車常數十乘所過人觀者
如堵既入京師游太學登酒林翰又甚愛幸賢之歸

識大錄

何景明

賦詩贈別于是名盛海內世人驚視焉年十九登進
士授中書舍人是時北地李夢陽武功康海鄒桂生
九思居下邳皆好古文辭景明與論文語合乃一
意誦法古文而與夢陽又駁發濟名憂憤時事而節
義而鄙榮利並有國士之風後學士為文自六朝以
後日益靡一敬夫國初尚繁元習宣正以來服八如
宋矣生弘正間景明與諸子始一變趨古其文類國
策史記詩類漢魏盛唐于是明興詩文三起千載之
最而何景明為大家學士成宗範稱稱為大漢先生

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想望其風來車馬
填門卷不絕景明為人性醇明言儀雍雅枯澀談笑
間詩文立就作字渾秀拔奇勁逸出常格一時聲價
都下然志趣高潔不妄交游錢寧款與交謹間持古
畫求為題詩景明日此名畫無汗台題留一年終不
與題是時寧賜宗姓最寵貴矣惟景明頗奴視之
會乾清宮災應詔言事乃極論邊罪雷僧義子數事
義子者斥錢寧也疏番中不出師御史客苑京師推
倖廖鵬聘之館謂可結縉紳誰也景明日御史生不

識大錄

苟受英為受汗地下抑乃鈞所和共博金歟之竟却
其棺後督學陝西會鵬弟寓鎮守閣中恃勢橫恣諸
泰隨者遇二司不下馬景明執泰隨皆捷于前責數
之始人人歛避先是逆瑾抗吏却廉景明移書冢宰
引正大義李夢陽與姜御史詰奏又移書直夢陽獄
少師李東陽跪上乞休會有兵事又援古大臣義為
書謀之三書皆抗言尊顯語涉時忌議者謂憂國憐
才古人莫加也頃獨不以能干獨守中書十年不調
官然志在致術世務終不當功名事其督教閣中士

亦以經術世務如其所自志閣中士習文藝自是大
度每蒞正學書院說五經義概與諸家訓話多殊諸
士亦私以為諸訓話不及也古人文地理陰陽律曆
家景明皆能究其指意常言彼有是有否款款後訓
與諸家書刪繁折衷成一家言領三十九而卒志業
迄不及就也所著有龐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
歌千餘首書疏彙輯序記銘贊雜文數百篇景明生
平不喜華麗弗治產業祿入盡以散親故臨終時篋
中餘資僅三十金

識大錄

康海

康海字德涵別號對山陝西武功人天資穎敏讀書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提學楊一清奇其才以天下士許之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試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孝宗拔奇掄寸石文與治殿一時為文之伯思得具才推士見海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俸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故文俸為之一變朝野景在翰林省罔不欽手服之武宗即位

識大錄

康海

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與平官別理用事尤專百僚內翰被其氣遂甚眾然浮慕海名雲集其附已而海固不往遂以是街之有時見直官勸阻在他人不能堪海獨言之無忌會陞陝西都御史李夢陽保下鄉衣微致致之或人情恤、英敢故夢陽所親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始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爾不愧於心乎台寧或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正大之孫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詣書教字夢陽乃復筆曰

對山故我唯對山為故故我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

在我、豈敢各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理、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嘆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如聽吾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嘆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知乎理曰理即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為李曰數倍而海固為不及一省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奈何歎為白茅脫靴狀即奮衣起墮圍寨

識大錄

康海

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幹旋之海遂解帶痛飲天明始別夢陽時釋婦而海自是與理往還遂罹清議矣一日理令親密謂海曰主上欲以先生為吏部侍郎海曰我服官終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却望者請為我辭之事遂寢一日起文選郎中張尚質之京海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又何來耶曰吾以高世德免連累禍及耳無何尚質陞吏部侍郎海曰不主恐獲罪既受官矣易引病辭焉尚質弗能用及理坐反尚質下獄謂人曰悔不

識大錄

應康德遜之言以及此海性慷慨評論工藝不少假
借又恒面市人過去故忘之者甚眾足時長沙李東
陽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為文者皆出其門每
一詩文出固不模效竊微以為前無古人海獨木之
敢而與鄒杜王九思北即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吳下
徐貞卿為文格討論文藝一洗近習之陋東陽見而
太衡之所為子字股蓋以海革為文誦子改以成
海同考會試擬高陵呂樞為第一而呂者置之第
海念言於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又卷無可與並

識大錄

主物理性命家錄醫卜無不允倫洞曉恒謂通以無
定為真學以適用為是文以達實為良三代先舜周
有不問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為道訓詁以為學庸究
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通於用則無講一月之行為似
是故國家之急難則非也其為學道拔古門識談崇
旨議論如孟軻為文類史遷詩以興致為先格高辭
俊凌駕古人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於亦覓而不
誦悉其意而遺其詞書曰經籍古人之規也有規焉
古得其規而己矣警之酒舌飲者流其醇不善飲者
吸其醕其下則貪糟醪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
勞憂勞而冬雪佔僕馬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
慮吾謀尋夫博之人而友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
吾何憂雪為哉其在僻雅也什九在外而日尋友朋
此海之學也而扶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咤
博思煩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為
也惟靜而虛、而意生滔、乎未矣夫然後操觚而
揮難東味弗開未及乎舊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
之恒若新發手劍也在史館三年凡論著必案法而

子史以家人言為便以唐為巧以秦漢為伯仲而有
駁為故同進若忘之傷以國若文就而亡之實揭之
也海不宜羊劑而授之十存一二為故諸老成病海
海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當援人於以而獲生者教
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傾誘其為交埋忘者微為由
是陷於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為身累曰
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陷于眾石間已矣
何以小技為哉乃為樂章求律於太常氏又自審定
黃鐘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翫用以祀先樂

識大錄

賓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技樂焉
然恐反明規則道有卷舒其為教之樂固未嘗虧也
事親自少以承顏為事九族侍而舉火者數十餘家
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久食分秒不與用堂鈴天
時決傷寒人之疾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灸藥
餌志不謀為所親喪家莫不哀哭陰陽家弗能欺也
用六壬太乙占事知未報驗唯博奕博而不為年六
十四而卒所著書或功志對此其論文有曰古
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

所以於師裏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則
韓柳則柳成自成家今或不能自土傳人門戶效頻
而學步忘意性情畧無見焉無乃類諸譚人耶居
子不學焉而鸛鵲言陋矣哉

識大錄

王九思

王九思字敬夫而安鄆人居近溪故因以為號止而
警敏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嘗自謂居官
日為當朝人物第一流又為巴縣學諭九思年十四
從之官讀書勤勵惟日不足父乃謀多士試之每次
可居前列恐驕其志故抑未後以成其學年十九舉
鄉試登弘治丙辰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
扇詩九思有誰剪巴江天風吹落之句聞者以為必
膺首選以其似大學士李東陽之作也已而名出果

藏大錄

王九思

然足時東陽當國倡為清新流麗之詩軟靡屬爛之
文士林固不宗習其俸而九思亦隨例其中以是知
名遂獲翰林院檢討及李夢陽康海相繼而起厥一
時之契相與謀訂攷正蓋跡其近習一變趨古士夫
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而東陽則直惡其異已當
結侍之及九思考滿例陞二級值劉瑾攬權惡翰林
儒臣除執尤而外悉改卸為九思得吏部主事再轉
文選郎中時使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
官亦亦多請托九思惡非不聽別滯後淹進賢退不

肯惟憑公論行之會瑾誅諸翰林俱復原官東陽以

舊憾倡言九思即官至正郎所不必復而言官深惡

王納諫乃并劾九思謂吏部堂屬三為使人非瑾黨

何以得此志者因而中之遂左遷壽州同知明年勒

令致仕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此告教之曰

莫非之誣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恨焉此古今所

共聞觀也君子求無規于身心斯已矣而又何惑焉

人固有以一時之融而成百世之名者其道固有然

矣九思得者欣喜拜受出示于人口謝政事觀吾心

藏大錄

所領但不思舍州民及多士耳踰歲盜勢稍熾乃問

行抵家流屢薦不起嘉靖初將徵之纂修實錄而同

罷吏部者摘取其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當路

出此竟已九思嚴度風流笑談有雅致好與士類

成就者甚眾家無厚積隨地利所入祿不給窮之其

詩蒼古而詞曲則新奇不止守九人家法晚喪明而

求文者日甚抵憑腹稿口占而著書者不餘給其為

友人李開先作寶劄記後敘年已八十二矣而文思

尚如湧泉又明年病年所著有漢成集郭縣志碧山

識大錄

遼貢

遼貢字庭實居城人也家於華不注之陽自幼就華
 泉云貢生有異質在襁褓時祖母置之膝上口授車
 句一過輒成誦并角振孤即蔚有文名弘治乙卯舉
 鄉試第四明年登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教侍上祠
 祀駿奔惟謹堂以告弗與上輒語左右曰何不見
 年少官人耶其為上所注意如此乙丑擢兵科給
 事中練習國東通曉時務抵掌談天下事鑿副名
 實孝宗登進貢勅太監張瑜與太醫劉泰高廷和

識大錄

遼貢

用藥之誤又勅太監苗達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
 琳用兵之失詞義刻切開省深然尋擢太常丞以忤
 權貴出知衡輝府庚午改荊州時藍耶寇亟飛輓之
 務貢以身任之民不擾而事集已乃革吏奸察隱弊
 修廢墜憲恩惠治行為天下最辛未擢山西提學副
 使尋丁父憂服除起督河南學政正身率下先行而
 遠文中除教以定其趨蔽勸懲以鼓其氣由是士經
 貢訓迪莫不克然各有所得丙子鄉試號稱得人俄
 遼丁母憂闋服家居不出會世宗踐祚召用遣遼

藏大錄

起貢為南京太常少卿歷遷南太僕卿南北太常卿
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各地殊八館諸生學亡
師授貢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戊子轉
南刑部侍郎己丑晉南戶部尚書貢奉養親有後
才文名滿天下性豪邁喜賓客尤好獎訓後進屬
朝廷清明脩閑秋無所見稍一游歷留都山水竟日
夜而又好浮白多屈其坐人都御史江琰心忌之乃
勸其嗜酒曠職遂致仕初貢游於永春其所搜積金
帛古文苑編歸之明年回棹楚之一夕都盡貢仰天

楚曰嗟乎善哉我也因遠疾卒時年五十七行若
詩文有集四十卷行于世

顧璘

顧璘字華玉應天上元人未弱冠舉弘治丙辰進士
知廣平縣融朗濶達精於吏理能激昂任事而閑決
敏利撫伏若神入為南吏部主事進稽察郎中出知
開封府時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緝獲即御史彭
澤頌其堅境上簡璘自稱璘練兵轉餉取其呼吸折
衝數亂謀畫居多璘守中人服璘特逆倭黨固奪自
恣璘每折其萌芽璘誅堂罷去而王宏者尤誇謾繼
堂出鎮璘故不為孔有所微需一槩弗答歲時長謁

藏大錄

顧璘

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一方恃錢寧為援璘詔連
赴錦衣獄璘抗言除對又無所承寧無已遣還平陰
授郎中無所擇乃文故他比以上錫三階使知全州
全僻遠荒陋璘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又
安上興於學甫三年移台州府台武衛錯居俗穢而
喜訴胥吏並緣為奸璘爬梳剔抉求得其利敵所在
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費率為主者
訖沒恒歲一築璘極壞璘鉤得所便漁惠沒入為城
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即瀕海貧民業鹽自

藏大錄

食古邇年窘乏相賊殺不止憐為地禁俾得負販出
 部下而傳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資軍多協實組會
 得肆侵牟憐之故有期軍之給之而為民無所牟利
 矣即南潁江多水患中有津橋且壞憐修復之固築
 石堤而棲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見潦水瘁
 至居民得依棲以避所活千計乃賑濟先見憐久於
 台志浙中事宜繼晉泰藩左將日益練達長才錯事
 惟志所歆為若賦發科調補吏胥皆吏竄端結前
 政所不敢問者憐排根絕遂振刷不少縱文牒糾紛

隨季判裁司無番政御史按浙者皆歎手無兩事、
 嘉靖壬辰台拜右副都御史撫治山西疏已於懷忤
 旨落惡職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副都御史巡
 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民尊重受計坐理而已憐始
 車過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為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
 臣自隨憐懇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
 刑湖汰竹而流腐情地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
 錄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
 書地瘠民貧食不足儲極無節後繼為難又以湖

藏大錄

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督不得偏
 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
 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使非舊制乞越例推選
 以收滯才時雖不立行聞者以為萬論已矣台為列
 部侍郎轉吏部侍郎會 顯陵榮工晉工部尚書顧
 山陵事憐長於料簡汪省弗憐視他所營損費十五
 而規制宏偉民不告病事竣還朝改南刑部尚書憐
 少負天下重望高視闊步過權貴或傲然不為意而
 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播揚謬謬、獎進之惟恐
 不給生是忌者則因難晚躋大位卒因于得罪歸卒
 年七十有二憐事親至孝憂群從兄弟七極友愛篤
 於倫誼少學於李瑞先生瑞死妻萬氏不免飢寒憐
 外俸資給之為其子置產授置授發而其子卒然以
 死乃迎為養於家厥為敵與而給其孫如子至於里
 黨族屬婚喪緩急多所倚成為文不事險刻雄渙尔
 律持尤為永時出奇峭與府故歸居然溪觀風格自
 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即自先歸與侍講陳沂太僕
 司李及遂養孺相親澤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

夢陽何景明朱應登徐楨卿皆海內名流而與桐
顏頤所歷沈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缺字
而不忘賦翰頤客燕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
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所著有國寶新編
近言頤氏七記詩文曰溪湖稿山中集思園集憑几
集登衡岳小紀總及弟壘所著寒松齋集並行於世

藏大錄

王廷陳

王廷陳字推欽別號夢澤黃岡人兒時便文敏記結
華風鶴御游蹶墮其父參政濟每扶朴之執呼曰大
人奈何輕虐海內文士即正德十二年舉進士改庶
吉士讀書翰林每翰林學士入館廷陳時登館中樹
宛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學士大驚佯不知也武宗
將南巡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江暉曹嘉祥等為汝驤
等上書劾江彬罪學士石璵聞而止之廷陳賦為毋
淫書翰林壁間其語曰為毋謂為子代人在傍汝勿

藏大錄

王廷陳

啼代人得知將汝歸或但高飛起為能抹汝為竟上
疏居數日撤館授給事中竟與岑暉嘉以忤旨補外
為梧州知州廷陳為州臺省監司過者皆不出迎亦
無所托疾曰是皆盲子足當工土迎耶臺省監司相
戒莫道格巡按御史喻茂堅行部且至格會備使陳
鳳梧亦至鳳梧廷陳師也廷陳土候鳳梧鳳梧好謂
曰足下候我以師生故固厚御史即來候之當倍謹
我矣御史衡上命者也廷陳曰諾前迎茂堅茂堅素
知梧州字允驚故欲裁屈之執以小過榜廷陳吏廷

陳通臨為吏官茂堅故益甚廷陳大罵曰陳先生誤
我直上堂持笏堅悲呼其吏卒出從守勿更侍御史
鑰御史門且具奏御史官不能共朝舖由鳳梧稍為
謝僅夜去尋勅奏廷陳會其州中豪民亦告廷陳廷
陳坐因大梁獄論死遇赦為民廷陳秉性高潔以名
節自許然時才輕世殆無人理始在裕州夏月課疏
聽訟或見飛雀巢庭樹執語訟民曰且止取彈雀
民有應考者彈之十彈曰速吐實其當發者令入十
然或二十彈九或磨墨一研免其苦 世宗即位大

藏大錄

錄先朝五諫者而廷陳獨以吏驚罷廢廷陳廢居尤
甚間衣紅紫騎牛出市嘯歌自若其衣窄袖自別人
競効之乃更為長袖出餘楚中幫小諸人多角巾綺
服混雜儒生廷陳乃自圍帽布衣而令其從者十餘
人角巾麗綺從其後舒舒分書始廷陳審大意欲廷陳
矜節名行以酬悅和廷陳答曰辱承教意甚勤懇
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遺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
近世州郡之吏格為高承故於途迎節教稍為損減
不意遂化當世之怨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

構廟中僕惟恐不深耳蒙時交游見僕狠忤要津虞
楊英已莫敢張口伸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
時也吏更無振滯之議及無急難之仁出於園牆之中
日與流諫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悅首震惕
卒從文北噫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挽推三人
成虎此墨徒有索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月塊
蛾眉敢云見妬行亦完壁而欲免瑕摘難矣然猶弓
全首領主還卿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
今悼往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

藏大錄

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鍾襲以舒慘斯達生
所以放言幽人困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為
世景乃稍小脫拘繫之文逸瑣尾之忘地煩多之繁
然亦不敢踰大閘男隱惡滅先王之礼禍當世之禁
路敦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費歲於寒
反疾危於墮執幾翔於鐵初望僕以回景懼之末照
而收桑榆之晚蹟也無乃與僕私指謬乎夫蔡虎頓
標志在豐草羈為當翻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過
仁之主諛詞之所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

雖極暗之以囊橐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方之聖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若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勒之瘞瘵償前辱之萬一流文未於無窮然才劣左馬而欲日附作者蓋虎之請其能免乎方將修農圃之業急公家之輸賴其是歟以瞻妻子長為太平之民惟至老死不親兵革志願畢矣嘉靖十八年詔修承天大志都御史顧璘上疏薦廷陳與故蓬州知州顏本備局書成賜金幣竟不從用廷陳為文鐵陳駢告舉做東京每有所造輒嘆叫

藏大錄

岳人決梁河景湖最服之而歸慈郡善夫與相好廷陳雖年坐微鉅廢然當世論文必及之也類本隨人寵官家居故人為湖廣參政至隨訪本匿不見既行却他邑有田父何某難瓶酒由中道入門戰呵止之為未也因其飲至醉委瓶擲去不知其方江州浙人所寄有遺愛甚好為商號字使人不能竟其辭妻甚如與之反目輝自投死故曰史人無行大抵然矣

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閩人也為人冲澹高潔恥鄙俗之習而以絕學自任嘗誦曰聖道非學也蓋儒與世靡視古太陵晚志以降其趨吾固疾學之不變來懇學十載反之古矣年二十一舉弘治乙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武宗初赫柄中官善夫善卦時嘆曰大夫大當龍呈於世退見無龍枉我志力告得請乃築少谷草堂於金麓峰作遂清亭俟天下之清交與野絕岩居六載正德戊寅有司勸駕起舉其疾改授部主事轉

藏大錄

鄭善夫

員外郎已卯武宗將南狩善夫謀諸寮采曰駕未發諫之可止與吏兵諸曹郎中黃華奇伏闕極諫指斥梁臣江彬及中官輩獨亂天下上怒廷杖之既而病甚太乞告假得款云噤戒勿急還拜遂快吾胡可弗歸遂行通浙游越山水至逾八月旋聞居湖上一多病必滿時月間已必往佳山水游或謂其贏告之稱曰古少各靜中不啻求佳處吾思耳茲誇嚴云江南此山最優愛吾杖履之嘉靖改元以都御史周李鳳御史汪瑄薦起為南京刑部郎中尋轉吏部驗

封司至建德春武夷游值風雪宵理帶裘以病、二
 依、不休其游至希之強與病歸、二日不極時早
 三十九善夫婦已留人意有野豐藏若夫云諸諸
 君若若少休少谷可以存神明晚與訣力于書授高
 激傳汝舟曰修身侯疾吾今更復其憾詩文妻子付
 託高傳二弟經理其寄延平遺書皆如六乃故子足
 以游歲癸未臘晦前二日周身與宿激與汝舟治也
 后發旬皆宴、卿人始知若夫之貧而能有通其官

歲大錄

董祀

董祀字文正會稽人幼岐嶷穎慧以神童稱然疑重
 靜默其終日不出一語年十九領浙江鄉薦第二進
 於太學祭酒章懋奇之指示諸生曰此天下士也弘
 治乙丑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予假
 歸娶召修 孝宗實錄及成陞俸一級當是時廷議
 欲抑天下士使必已居出祀知成安稍遷刑部主
 事人意祀於法律非所習且有所不屑焉而祀治獄
 獨不少厭倦其所為獄詞即若吏自謂不能及又時

歲大錄

董祀

用事者諸所按劾務為刻深記教抱律以爭曰法固
 如是用事者往往屈而從焉故吏部考功主事張鍊
 附堂欲盡更故事命取諸司故牘焚之祀持不可乃
 止噫兄死朝賁成走弟祀作東遊祀異以列入成為
 祀危余瑾珠漢入翰林滿九載遷侍讀充經筵講官
 尋遷左春坊諭德嘉靖甲寅陞侍講學士充修實錄
 副總裁官先是 孝宗實錄魚豢多以致致譽其間
 而 武宗劾大猷相繼亂政其事屢據諸史官初顧
 不能盡地於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

錄之說謬歸之至公書成起音聲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忘者謂故事以編摩選轉不越二級現獨得五級按是謗始作矣丁亥遷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尋轉左侍郎戊子尚書方猷夫羅紀署部事拒絕請託尤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御史胡明善所為多不法現疏出之章已具以父訃至不果上又薄都御史汪鏞於是鏞明善皆惡紀會紀為父請卹典有司以方有事於南郊不敢覆請及命下已踰月鏞明善固誣勅紀喪聞延緩編縫以圖家宰詔下都察院覈實

歲大錄

遂為鏞所播上弗知也謂紀大節已虧論治矣已而念其故沃有年得從末減落職為民紀方在疾不敢自明其後三年誣始白奉詔致仕南北堂諫及部使者交章薦之猶以前持法為群小所不悅弗果用最後有知紀者而紀以遺母喪積毀成疾卒年六十有一陰慶坊贈禮部尚書諡文簡紀博學善屬文所著有中峰集行於世

孫緒

孫緒字誠甫號沙溪故城人也誕前一夕寢後忽產奇花異香襲人七日乃已生而丰神秀朗警敏異常五歲未能言嘗手書一貴字親見之喜集試弗爽八歲出就外傳能賦詩十七入邑庠聲稱卓然弘治戊午舉鄉試第二登己未進士廷試二甲第一授戶部主事以才調吏部稽勲司尚書馬文升深器重之尋以其父有疾再乞終養弗獲乃託病徵行歸省於私第數日後還京請告俄以憂去既免喪復除原官未

歲大錄

孫緒

幾特考功員外郎補文選郎中典銓廉潔養母于卹薦益不能豐嘗婉辭以悅母心母喜曰是誠慰我願終始弗渝也秩滿轉太僕少卿晉卿時兵部為書王璉交結殘寧勢頗張移文太僕語涉不遜緒作書教之璉為引咎故事太僕供邊驛以千計歲久無用緒上疏罷其役先是誰安鳳陽諸郡飢饉馬俱小弱緒察其故成與交兌省費萬緡民德之璉金設賑為之祈福南陵丞韓思義貪殘日著緒庭杖之而按以法思義席捲宜張雄凡與思義素者皆為之言雄亦托

親信致意皆不之吝會思義病亟雖欲以故勸誨諸
而儉人於外助之乃紫御史臺賴在都御史彭澤力
主邂逅律還職雖仍稽旨除名世宗即位詔復太
僕卿致仕家居足不及官府朝夕侍母愉愉如也母
性嚴急或怒緒長跪者月揮汗如雨遇初度慨然塊
坐曰吾念母氏劬勞也母沒後築溪陰亭剪韭軒於
陂東柳曲自署陂東居士跡入城市者歲不二三間
招朋舊看雲度盤賞花賦詩投壺對奕某日夜不倦
為文響振漢魏雖視屈宋詩冲淡含蓄浸予適大

藏大錄

惟夫傳及摩書天文地理老佛醫卜莫不洞究所著
有沙溪集四十卷無用閑談十二卷家求大學中庸
致書易經奇語陂東新論四書小說語孟毛詩尚書
韻義各若干卷少師揚一清稱為近代宗匠人以為
允嘉靖丁未十月卒是夕有巨星隕於其隅其光如
炬室中有聲如雷年七十有四

楊慎

楊慎字用脩別號升菴少師廷和之子也初廷和以
親祠為憂書請於神後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男
子昇名入夢遂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漢以
中庸十八章補之生而岐嶷穎達七歲其母教之句
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稍長奮志力學不出外戶
年十二擬作古賦場文過秦論大父春與其弟大奇
之一日廷廷和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之
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慎舉元微之詩以對廷和曰

藏大錄

楊慎

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
好手丹青似真夢覺難分別樂冠影相贈晉詩
人選和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廷廷和入京學
士李東陽見其詩曰此非尋常子所能吾小友也乃
進之門下命擬出師表及傳與諸沙汰僧尼表東陽
覽之謂不減唐宋詞人正德丁卯歸應鄉試督學劉
丙試而奇之曰吾不能如歐陽公乃得子如蘇軾耶
是秋果擢易魁成化會試主考官王鏊舉儲濟其文已
置首選卷偶大燭遂下第入國學祭酒周子義試之

曰天下士也。李札書貴宏知貢舉。慎第二殿試。制策授史。融經教陳弘。劉讀卷官李永陽。劉忠揚一。清相與梅曰。海涵地負。大教厥蘇。共慶朝廷得人。存賜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時。武宗遊幸宣大。榆林諸邊。還而復往。快上疏切諫。不報。遂以養疾。乙卯三年乃起。世宗即位。初開廷筵。慎充講官。進尚書金作賸刑之章。言聖人賸刑。用於小過者。莫氏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賸之理。時大開張。銳于結。皆犯先朝事。罪當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甲申七月。

藏大錄

大札議起。慎執奏者。再嗣漢院門。哭諫。中元日。下獄。越二日。廷杖之。又十日。復杖之。斃。而漢趙滿成。雲南永昌衛。與病馳萬里。羸。隱持甚。極。派中方就醫。要為巡撫黃裳。促之。且甚。力疾冒險。抵永昌。我不起。巡按郭楠。清成。江良材。極為存護。卜館雲峰。居之。且上疏。乞宥。議札諸臣。而捕亦被詔。下獄。為民。丙戌。冬。尋。司上舍。安。發。變。起。武定。土舍。鳳朝。交應之。收。掠。咸。堡。尉。志。孔。林。煥。歎。曰。此。吾。故。國。之。日。也。乃。戎。服。半。旅。僅。及。步。騎。百。餘。往。援。未。遇。所。備。禦。八。城。與。副。使。張。或。謀。

國守明日賊未攻城。寧州土舍陸結先率兵戰城下。傷促城中兵鼓譟開門出戰。以助賊敗。去慎雖居窮。花神雅慕。遂寄興山水。遇會意處。輒操觚吟咏。吐詞。忘。進。成。漢。除。三。十。載。南。中。名。勝。遊。歷。殆。遍。所。至。必。留。題。紀。遊。已。未。六。月。還。疾。賦。詩。感。懷。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一。津。則。許。歸。休。歸。休。已。作。已。江。東。重。劍。翻。為。漢。海。田。還。讀。本。非。明。主。愈。凋。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脫。而。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又。以。詩。與。其。友。李。元。陽。張。金。唐。詩。訣。閱。月。而。卒。年。七。十。二。穆。宗。歲。次。癸。未。

藏大錄

遺詔。遺贈光祿寺少卿。慎孝友性。植類敏。過人家。學。相。承。益。以。該。博。凡。字。宙。名。物。經。史。百。家。下。至。課。官。小。說。醫。卜。技。藝。草木。蟲。魚。靡。不。究。心。多。識。閩。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焉。正。德。間。武。宗。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又。作。注。張。遺。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官。莫。知。為。何。聖。也。慎。曰。注。張。柳。星。也。應。引。周。禮。史。記。漢。書。以。漢。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折。長。官。司。上。漆。一。三。字。慎。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太。明。官。制。錄。之。嘉。靖。初。給。事。中。張。

辨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商字免項之語
上問之內閣慎通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
漢大學士符晃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
若論王與之賦晉室辨太王之非窮而魯之重祭不
始於成王周公春秋丘伯撰斥乎楚宋秦穆引墨子
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執而施之事引黃東發蘇
東城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大顛書之偽
歐陽氏非、堂之說斥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
貴梅之以弟此又証據古今闢揚幽隱者也平生著

藏大錄

述百餘種散逸者多學者恨未睹其全云

薛蕙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也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病免起復值武宗南狩蕙抗疏諫止廷杖三十
世宗踐祚以才調吏部應亨司印即中大札攝起蕙
撰為人淡靜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坐是
與權貴忤乃默言官構之蕙上書訟得白因謝病歸
吏部數移文促之赴官時權貴方張蕙歎曰是可養
索而臨淵也北竟舉薦不復起茲收太子立議官坊
臣上且用蕙會病卒年五十三蕙貌醜氣清行已

藏大錄

薛蕙

東坡潔其才雖高然性易測胡坡去居岸豪俊皆慕
與之交其庸眾亦無所城皆獨以一二權貴人致至
一介遂不用而蕙方且藝圃擅花港如也居鄉絕不
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檢方製藥嘗視綿
襖宛東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悅此心耳初
魏而原居士漢扁其辭曰大寧遠更號大寧居士而
世梅為西原先生云其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載
如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歛耳目澄虛默然
如是者數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或

識大錄

陳耳不足學然固是讀老子及聖賢氏書得其虛靜
慧解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証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
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
一以道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
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然照
如是皆天數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
著之於書嘗謂學皆滿於多歧作珍言學者執言詮
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標說
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和養性之為養生也世
儒泥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
子解蓋少時刻錄於詩世絕言其工今所傳西原集
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
不較工與否然而原集世多慕效之而伯言老子解
好者希矣

陳鶴

陳鶴別號海樵山陰人生而穎悟絕群年十餘已知
好古負奇快名格窮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舉其世
官百戶鶴固不喜授鞭韉弓矢以自戕其若甫負平
生一旦巋然得奇疾更百療莫驗乃自學為醫久之
洞其旨則自為珍藥凡七年而病愈遂棄故所受官
若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迥上望見者疑其
仙人也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備行玄釋凌濤依
弘既足以傲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為古詩文古騷賦

識大錄

詞曲草書圖畫能盡致諸名家既已間出已意工
絕倫其所目娛戲雖瑣至吳歌越曲隸草釋梵五史
祝咒權教曼唱婉章聲辭雅遜休儒伶倡萬舞偶劇
投壺博戲酒政關籌擲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
樂師喉吻口誦而手奏者一過與至身親為之靡不
窮態極調折是四有之人口造其庭畫一時褒貶責
介者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頌得其片墨或望見顏色
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
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又喜接窮士士或往

藏大錄

四方必借鴉片墨以勸豪貴人每值鴉飲旅者行若
 舉爵持組載策素以進鴉則振聲管領吏為一擲
 累幅或數十文各憶其所已而遂止而往運箋札副
 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難以論說娛戲一時
 襟陳慷慨然果聚於是軒蓋蓋集諸司巨公即縣長吏
 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紳而先造鴉、臥未起或
 時就相見之諸公既異其姿高其履而鴉指顧自如
 雄談闊視襟以嘲詠無不氣折心醉頤內交而去家
 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為常其後游金陵客四年以

病卒于旅舍始鴉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領璫、先
 一夕夢李白及見乃鴉也遂深相結云

蔡明

蔡明字九遠蘇州吳人高朗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
 其母吳氏親授之書輒能領解年十二操筆為文已
 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諸子史而下悉讀而
 下志讀而通之然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融液通貫
 能自衍師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而自信甚為發揚
 詭屬意必已出見諸論著與雅宏肆濶而不浮誇尤
 為永早歲微尚纖綺既而澹滌憂靡一掃雅馴晚更
 沈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言不是過明乃大悔

藏大錄

蔡明

恨曰古者若作詩求出觀音之上乃今為李賀即吾
 規以矣其高自標表不肖屈抑如此然其所作凌歷
 頓挫誠亦高矣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人所指何
 如也羽故遂於易出其緒餘為程文以應有司而辭
 義發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為式然試輒不售屢挫
 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至嘉靖辛卯凡十
 有四試閱四十年則既老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
 擢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外合少日所聞蔡九遠今猶
 滿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能有所振按時以程試

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三年致仕歸卒於家

遠史劉振曰吳文章之盛自昔為東南稱有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恪繼起高科傳掌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札部呂諫都太僕元敬視京兆布皆任不大類而文章爽、灑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即記九遠雖稍後出而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唐宋名家獨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讓、後人而潦倒獨至曾不得時衡抗首一脩

藏大錄

諸公間而以小官困頓以並不有命哉

王龍

王龍字履仁後字履吉別號推宜吳人也資性穎異將以勤成於書無所不覽而在詳于群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焉文非遺罔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成有法程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倡造選錄學官境聲價遠超然就失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而龍每試輒斥以年資貢札部卒業太學又試又報斥凡八試、報斥而名日益起泛游者日衆得其指授性、去於顯仕而龍竟不售龍高朗明潔砥節而

藏大錄

王龍

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僕僂之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矜持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醜藉自恃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執尚人故入亦崇親附之性惡喧囂不樂居塵升少學於藝羽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者侍不數、入成過佳山水雖聽然忘去或時偃息我長林望草間含醴賦詩倚扇而歌逸然有十歲之思

陸采

陸采初名灼字子玄吳縣人吳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通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采意慕之因自謂天池山人云采生疎庸英發始為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經學無所不觀泛其埽翁太僕都講游覽意為古文辭每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視當世類人名能文章者無往躋門自通贊以所業偕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煩領交者而采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嘆為塵世中奮發抵掌論天

藏夫錄

陸采

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稍、引去或曰哭之采色自如不為止在太學二十年累舉雖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客劇飲放吟為樂間出游郊野月忘還索中裝無一錢從者以告者弗聞也東登泰岱賦臨仙三章慨然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及世無我者吾聞京師天下最傑福安又燕趙多慨士吾且往現焉倘庶幾乎行不通病還及家意頗惘、夜中數起東西行謂其兄采曰日者吾歲行在酉當厄告形神不相得矣殆

將以也固屏人屬以邊事居亡何竟不起時年四十

一未性懷蕩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揭推今古品藻人物機辯鋒出莫能窮者而履軌自信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親若一亦當意則面斥之或致怨怒不恤也其於文善稱六代詩初觀奉盛唐晚宗謝康樂造語佳、似之居間長兼游戲為近體樂府若調笑率然之作亦綴籍可善獨好閨閣朝故實所至延訪勤切點者或謾言以中其意采亦傾聽弗疑他如曲冥物惟簡治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若之

藏夫錄

編錄多至數十百卷藏于家間有奇人異書不逮數百里走求之其為好如此

胡績宗

胡績宗字孝思更字世甫號可泉泰安人也穎悟夙成蚤歲為諸生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深器之正德戊辰進士簡為庶吉士讀書翰林以誼誨謫判嘉慶州累官吏部郎中未幾擢知安慶府時逢家亂後人民逃竄而武宗駐蹕留都供御繁劇朝議以績宗有萬才故特簡以任又為夏旱秋澇績宗修文政舉荒政上下又安明年江南大旱歲飢民流徙調知蘇州會諸守令任績宗任兩郡幾九載政化大行陞山

藏大錄

胡績宗

東左叅政兩郡士民皆樹碑頌德立祠以祀之辛卯進山西右布政使丁外艱除服補河南右轄轉右郎後盜起績宗討平之丙申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魯府恣惡績宗抗疏以聞詔遣廷臣會勘奪其秩并革復爵究地乃寧尋以原職總理河道已而改撫河南值汴中大飢旱疫績宗上疏請賑情詞激切同事者覽而難為績宗曰豈得念吾屬而坐視中州數百萬生靈斃我脫有咎某請任之疏上留發帶銀二十萬命大臣賑貸之汴民少蘇已亥冬汴城火燼頻發

藏大錄

未幾行臺亦穴績宗引咎乞歸得賜閒田里爰築別墅閉閣著書時或乘藍輿課耕隴畝亦或登高賦詩與畫乃反與邑中薦仲燕會作九遠園優游卒年八十一無疾而卒績宗才氣英發對客揮毫詩賦立就宛若宿構然為爽豪近上進古人凡海內賢達及藝文之士皆欣納交而執轡隨之使未免舍城晚視焉所著有辛巳集丙辰集河嵩集歸田集烏巖山人小集微漢樂府擬西派古樂府共三十餘卷及所撰安慶志泰安志筆即記秦州志春秋本義並行

許宗魯

許宗魯字東辰號思方又號肯道人或寧人也舉
正德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雲南道御史即劾
瑜侍即巡撫二人會宸濠事起又上言紀王護衛宜
錄之字臣創卷蘇蘇查按諸大指置之法所入銀數
主百數十餘萬世宗御極自上封事請勅視朝罷
侍奉絕貢獻惜爵賞重違條寬徵歛切時弊已又
言常勝鄧劉之漢義當復其封爵厥後四氏克得漢
益自宗魯言張本七嘉靖陳元出按宣大大同將卒

戴大錄

許宗魯

素驕悍難制宗魯罪其老若一二人按是時卒帖
然先是太監劉祥改選餉以萬計罪上罪鎮宗魯復
請下祥于獄祥大惧即如數抵償時御史曹嘉論諸
大臣有給事中希天臣意論請御史宗魯力奏御史
無罪而劾武定侯鄭勛太監蕭敬後以地震復上言
群小竊竊拘宮查議外事因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
變而遂擇盡備指助敬革七一時以爲危言宣大故
有大違正德初以地連素去不守違勢日感宗魯行
違頌歎曰大違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領事者

數之義今捕獲近邊工役初賜銀幣宗魯上章辭謝

因請上無忽重地後宣大守備益難人始思其先

見明早報湖廣督學僉事前督學者以爲地曠遠當

教歲不一立宗魯歲試輒逾所至以行義倡士舉士

咸競勸既轉霸州兵憲去士日益思之乃白撫按乞

借宗魯撫按以聞於是改湖廣按察副使復督學政

己丑晉太僕少卿禁中貴人不得與市中貴人街局

乃取服輦馬故以馬不中選田之宗魯曰此馬誠不

中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充之中貴人阻逐不易焉亦

戴大錄

不敢復言事矣士依還大理少卿本武科都御史

巡撫保定保以近歲民苦甚宗魯嚴義驛傳定諸郡

縣徭賦寺或築長堤以捍潯沱河患上賜璽書銀

幣旌焉是時宗魯頗受知遇而南給事與有隙者頗

益忌之乃論其在湖廣刻書濫費羅官結紳咸以爲

繼史部尚書唐龍都御史洛迎柯相御史唐倚交事

薦之唐成備警諸臺諫又合疏薦之于是召還復都

御史結畧畧平昌平故無違倫宗魯議修邊牆三百

里收堡數百又疏請軍革設一大將統入衛邊兵焉

平改泰時守 陵寢以華華小守駐懷柔為東遊擊
由平口為而遊擊又言昌平得一兵備治京北霸州
者以治京南即昌平撫臣可罷不設議未盡施用無
何進副都御史移鎮遼東立即議處留課大增諸
軍占種民地者勒令悉歸之民遼東改與三衛諸夷
公市却議北唐亦開市遼東宗魯移書駁論不可者
十事議乃寢遼人甚賴之會有言其以詩酒急事者
宗魯遂力求致仕歸益一放情山水別構草堂積園
書其中日台故所與遊者置酒賦詩亦時一作金元

藏大錄

人詞曲為樂其詩文有漢魏風而作字精詣古法諸
行草大小楷書樣置法帖中人莫能辨即老猶能作
小指字當其得意時一揮數十紙不倦久得真詩
翰皆成珍地藏之曰為當代二絕性好客喜施即少
賦者必為札自與至寶者與漢進之士必求與交即
海內善書工畫與諸技藝人一入關必先求見之宗
魯皆為汲引延譽又言儀溫雅人一見即以為親已
至常事臨利害漢抗議不阿家居七槍半閱七十而
卒自視靈交遊與田中父老海內學士無不驚傳悲

歎宗歎少孤受叔氏恩厚為庶吉士聞叔氏病即告
歸至則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速事叔氏事叔母愈益
謹病革時猶悲歎曰吾不侍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
氏地下其篤倫若此所著有少華集續集陵下集遼
海集歸田集數十卷行于世

藏大錄

羅虞臣

羅虞臣字照我廣東順德人預佔絕人觀書日數行
下九歲能為文持冠舉進士補建昌推官建昌饒
劇難治虞臣至教守即以文章潤飾吏事日召善書
史數人於前口占其所謝故人書手授其所為文且
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虞臣居
官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有文雅之風三載陞刑部
主事改吏部與李開先任翰筆以文章氣節相高而
虞臣尤剛腸疾惡面斥人雖以故多忌之者開先曰

藏大錄

羅虞臣

照我且見中法矣物虞臣在刑部提牢獄因劉東
山以事被召及改吏部未幾山東巡撫上言洛陽延
齡姦逆虞臣以擇獄於是連諸詔獄治虞臣滿獄中
上書自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下都察院
王廷相審虞臣故縱重囚憲結九志杖五十抗職為
民虞臣既歸北平山結草堂墳墓置前園牒陳漢德
指百家馳聘十載雖仲野草思下惟嚴平不窺城市
備自謂過之也嘗言處生不如營名長古不如自生
其志如此兩廣都御史蔡經薦于朝未用卒年三十

五所著有原子集 國朝自孫賁以詩起而海學士

多宗之其文未凋虞臣所為文上追兩漢下據六朝
環視天下方駕作者且近漢學不務瑣覓剽竊聲律
遂以詩鳴虞臣任吏部時記庸不淹貫其於孔學援據
今古擬議尤確惜乎蚤卒所謂未見其止也

藏大錄

趙時春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群兒戲每列棋被帥者
自長御之年十四舉於鄉嘉靖五年試禮部第一時
年甫十八名盛海內士林伺其有所製作取而誦傳
之時春顧曰習騎射張甲兵憂邊事既改庶吉士授
兵部主事嘉靖九年上言巡去突警類仍聖心隱惻
下詔求言已涉旬餘大小臣工類以浮類而漫訪問
之詔未就慶賀之章慶上蓋自任軍靈實縣官言河
清受賞起而都御史陳建等露矣今則副都御史張

戴大錄

趙時春

劉導仲武進瑞來其指揮進嘉未夫張及東進監
花天禮節尚書時再請稱賀矣張東背憲紀收司不
能收揚狀各格特明之仕尚書時職典三禮因上奏
君懷風陽以小人所以撫膺泥染不能已言伏乞中
令百官且陳時事敢有死端設使受感聖聰者即加
殊達然可化陰為志 上曰大臣科道既無陳說時
春必有得之論其以開時春惶恐未時 上怒趣
之乃時 上責其假拾賈直下瑞衣考既然為民居
十年以為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局校書與羅洪先

唐順之同上疏請正 東宮朝儀漫蘇為代時春續

言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
之與典章或雲豹之虎姓德名歷：成誦既羅帶遠
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與邊人譚千戈事作禦戎
論三篇其一曰中國之志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
忽實效或飲之虞中國其始於襲吾長而毀吾短中
國之人襲其水土鏡習計足以遠矣：革賄貨足以
利用而奢之人性專而用奢以智挽專地利收殫故
吾之用一更其倍矣况定用百：以敵一何患自予

戴大錄

戴大錄善其任子斯不善者則不然其習計於
輕浮而嗜貨賈於奢靡故以其專勝吾之孔故以其
奢取吾之賈故春秋記之以為自亡而兵家忌之曰
取於人自亡士大夫樂浮靡思實效者莫深於宋：
之亡也故不狂師旅之不死而在士大夫地武而不
勝不在後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為守之計舉
天下如是之大其雄豪傑如是之多竟轉戎狄掌服
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酒我宋之君臣因循於
浮靡之風也國家雖金勝之尊明紹百王之絕統會

青丘之仲勳選紫宮於炎庚神武既布然後聖文車
修時則有覆車折將而邊國無尺寸之失益嘗皇興
北將而戎夷終不敢失名臣凡信臣情卒盡獲國子
曉虎之旅建發而驅揚子是雖極重明百寶指朕現
前事之得失暗今日之功敘紫戎上略斯可機矣今
使士大夫忽常務之實用暗前車之覆轍慕文德之
正名忘經武之夫計此猶盡解療飢以葛陽消癰疽
也其二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故志不足應
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蓋封疆中約來利兵健卒星

藏大錄

羅雲布勢不為不強威不為不張粹有狂夫奮挺之
誰憫喝相仗莫肯受命者領妻子私貨財之念重而
起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傾重而外唯輕
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技藝有間投就有間則借
雖貪盜攻而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送子之謀
常將其子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為也使有必
死之謀則其子不足為也或狄之衆曾不百一於中
國將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詳而能為中國患者
其計奇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使其民不足以

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為守者也衆均
尚勇：均尚智：均尚聖四者或狄之所短而中國
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矣散衆而
守則子有定形衆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有定之守
衆無定之攻難有聖智唯為而況勇怯之間哉使戎
狄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鼓譟相當
而莫能先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班也使吾
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信任英賢
中嚴節制非為集之敵也故見吾有衆攻之勢無衆

藏大錄

守之失攻防之利其衆可北惑之聲其情可得合契
制奇之要在於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故其價衆之衆利
其集衆之其也使使知價衆之衆不可冀保而况吾
衣冠之民孱弱之其不可冀餐而况吾賄貨之富則
飲馬之謀渡而敵襲之請可幾矣其三曰其本莫如
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存既衰之勢漢晉之北
單于敗去史之難河龍隔虛文進之存幽薊割郭集
即劉整之隆來室微其患在內萌於至近於至遠
使淫毒害施滿宇內一夫承機四夷交推終之任人

伯之由我明乎知人之不足恃也故見治其身使其
心志足以倡率百休血氣足以供給應用聰明足以
使使群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夫明而衣後日而入
死氏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纖介適至之疾而無士崩
瓦解之勢外侮不索於內：既不求諸外卒有大寇
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以入堡絕其
抄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偽使雖未敗固已無所利
矣夫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戰則大利不
戰則不利破一千家之堡亦足千人之朝食百家則

藏大錄

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之遇敵則
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間則不
能出其輕騎遠出以舉利重兵必逐水以七望無泉
則困於困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併壘要置兵
要害先據水泉險形而不擊玩士而不開懷守之策
也然則必不戰與曰非不戰也不當戰也彼固求戰
者也彼戰則必死：則必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
已利矣況乘勝遠抄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敵搏見
鮮獵者則足歸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

戰而不勝欲進而不能隨入進出進退使承平
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見勢屈衆情
離散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二十九年虜犯
京師以徐階薦與起為兵部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
營軍為薦所擢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使高舉賊害
方傾心聽薦而為乃與史道昌議杆市衆聞時春時
春發憤曰此七來秦檜蒙耳身為平虜大將軍故手
憎市賊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為臣子
五世父恩三十載得備一偏執練五千精兵頓為大

藏大錄

將軍前鋒古北口賊衆聞之皆畏者勝耳虜時方
天時春操劾方大天散中國勇士不下虜間以長槍
大斧拒馬劉信誅所以破兀朮七頭諸君安坐無憂
所憂者將懦不足任食涉流行埃國耳時春見驚騎
縱玩兵老師廢時因作責言三篇輸忠頃之命為山
東按察使事統兵安撫虜時春領山東兵四千餘騎
王通上命也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場為惡其兵
整裝諸上日不行命移駐教場時春介親率甲兵
鼓行不見虜迨其明平春仇鸞退出征時春領兵至

通薦佩通民必言民兵時春露次教場結草廬薦編
其部將夜火之時春餘廬結陣整兵北成既轉副使
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僑門諸閭斥貪墨省征徭
抑求諸絕親道宗藩貴戚相成吳敗紀去一時文學
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時春曰此吾侪者末節其
志專在懷失秋復祖宗疆宇世：治安時春為人嚴
說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
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
笑輒裂眦懷臂誓不與俱舉輒謂所知曰使吾得繪

藏大錄

偏裨領精兵五十人操劄方巨天間以長陰大營掩
蒼丘插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往其志而訝其太輕憂
其太銳時春移山西虜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
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思蹤報曰有虜騎二千餘去
此兩舍許疾掩可盡得時春探甲微馳總兵李德甫
圍止而虜悍夫易攻公爭壯此陳督諸將力禦之當
不貽公憂時春據臂前及虜于天泉嶺火四起鼓噪
未幾漆木息曰公速去吾厄此矣時春乘衆而奔虜
既敗時春乘奔殊死遂聞與子松又大同春將焉思

遊擊李桂坤池守備孔賓備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
陳金中軍尹志把總俞輝皆戰死全軍覆沒時春倉
皇投一墩守哨以卒繩引之乃免虜尋引去言官言
時春平時意氣餘有當事沉幾不足詔解官聽調陰
慶元平復薦起及未月卒於家

藏大錄

唐順之

唐順之子應德武進人也。大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禮部貢士第一。及廷試。大學士楊一清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順之以年少。歷仕。子已當歲。竟弗與。通乃置二甲之首。選庶吉士。一二大臣不相能。遂罷之。主者以二甲前三名制策。曾經御覽。欲各授以簡。封順之力。諸同輩。致致嘗除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勞瘁。而學問文章。俱未有成。恐破。杜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

戴大錄

唐順之

不棄居官未幾。謝病歸。丁母憂。服闋不出。其父民之。乃赴闕。補給事中。事尋調。考功用。舉主張乎敬。存改翰林編修。致討黑朝。實錄。於時王慎中。陳東。高叔嗣。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順之。作心服之。而順之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政行。雖皆終少自得之趣。順之尤自歎。會山陰王畿以陽明先生高弟來。京師。順之往。謁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失致討亮。例當陞賞。順之不欲受。又以乎敬愛已。將避其嫌。遂告歸。子敬素。張其疎遠。疑是孟忌。保以原職。致仕家。

居杜門。掃執習。修進。覽文。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問

數學於顧應祥。又之。乃悟其微妙。以古曆世大術。爲精。披僧一行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驚。驚。耳。却守。臥。別有一法。曰。孤矢圖。算。孤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轉。最。爲。活。法。三。道。也。時。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殺。又。知。活。數。此。其。異。於。曆。官。者。也。又。著。孤。矢。勾。股。測。望。二。論。以。發。其。微。識。者。隨。之。會。選。官。僚。起。爲。各。坊。石。司。便。喻。年。以。請。初。東。宮。除。籍。爲。民。順。之。自。再。罷。歸。泰。遠。世。情。節。忍。嗜。致。

戴大錄

以培養性源。久之。覺此心。統。靜。百。物。皆。通。時。居。真。與。山中。與。諸。生。講。學。論。文。宜。於。其。即。者。敬。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士。過。民。後。者。必。先。札。於。其。廬。以。得。見。爲。禁。爲。則。始。無。虛。日。自。筮。仕。以來。家。食。數。三。十。年。世。味。泊。如。惟。是。民。之。念。耿。於。懷。嘗。論。均。徭。不。致。衆。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平。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深。怨。蓋。零。碎。苦。楚。惟。受。也。以至。大。戶。之。流。寄。官。戶。之。徵。先。其。稅。甚。悉。而。尤。長。於。計。其。墮。數。履。處。史。場。主。計。者。之。綱。史。率。十。載。而。滿。七。載。民。省。之。上。吏。

率七溢而為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運又不可減
免於是育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石之輸而
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免之中而為可
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
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山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邑
之低昂一無損於國為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費
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邑正耗水脚
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十有奇此費於民之
羨數皆還百萬石有粒齎四十萬以侍四方之水旱

藏大錄

來告者則南無遠輸之費而此無踐難之困夫甲寅
接以起蒙驟血東南順之日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通
趙文華奉命視師海上過訪順之為陳機畧且言非
專任胡汝貞不能平北寇文華然之還朝首為順之
起為軍駕司主事不赴再以職方外員即起堅卧不
出及卸役者奉旨從行順之不得已乃馳詣瀾即進
本司即中初朝廷以荊鎮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
邊城延袤二千里外控諸夷內護畿輔其視他鎮尤
重而鎮兵缺少遂行招募選補必優設將操練禦防

順行之已久而每是防秋散解兵募且訪多調遣軍
庫費不貲司農告急議以順之當心邊務律奉勅
指費劉卒經理邊務行全總督王鈔責成諸將揀選
精銳分別奇正一切方略詳具以聞順之受命星馳
至鎮偕山海關巡視御史王漸滿閱邊塞由石塘嶺
東行歷古北口牆子嶺馬關峪又東過樂河經太平
寨至於燕河營而止凡為區者七復會居庸關巡視
御史蕭九皋自黃花鎮西至居庸城填邊城凡為區
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有奇班

藏大錄

軍邊兵不與為見在者五萬九千有奇逃亡三萬四
千八百餘人順之謂兵之缺額真以易見兵之不練
其實惟尋故器之單補兵獨苟而練兵則惟專倚邊
兵不練主卒誠有如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任
增兵者惟有提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
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
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鷲者也今乃瓊樓錦繡
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死而聞之
庾卒朽七十常七八力士健馬十練二三其於五律

分合之變五兵長短之殊不便練習久矣老羸未汰
壯健又疎守備不足戰何以堪其間抗壯可用者惟
洛關塞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
兩區巡撫探下民兵射千數百人劉在畿服之內百
餘年來止有熟夷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
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陳凡事工之多見施行時
或倭負險盤據舟山我軍相持既久人玩兵疲雖時
於賊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驚於彼禍未已深急惟
撲滅而水陸諸將復不同心是為慮亦無決志海

藏大錄

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怠兼以民窮財
匱供億難求尚書楊傳奏順之生長江南熟知夷情
曉暢兵軍精遠親師海上經畫機宜以為安攘之圖
工從之順之至浙賊聞風遁去順之計平賊上策當
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兩泛大洋至鯨門而
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沉賊船
十三艘斬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墜太仆少卿總
督胡宗憲荐其有文武材已晉同事且請起格用之
乃擢為右通政協理軍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

宗憲微總兵盧陞陞援順之以江北後發重地乃以
三沙賊撤陞堅守身往江北與逆首尼擊賊敗之於
姚家灣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為復自江北
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盟國之故腹度增劇方
回太倉湖連環無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順之
每以此自愧其新賊功皆遜不居而宗憲竟上之三
受褒獎順之每與宗憲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
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兄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
甚相符合未幾拜倉都御史巡撫淮揚順之固條奏

藏大錄

海防善後事宜且曰禦海洋言禦陸上策必禦於海
而崇明舟山乃海賊入寇之路尤宜預防當春汛時
宜全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暫駐舟山總戎
常居海中督兵水哨有如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
罪二即固海岸賊至如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為
第一著昔祖望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宜併坐賊所從
入者有能衝鋒禦賊使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
亦以奇功陞賞三即固海外沿海遁逃之徒為賊衛
導者若棄宜多方招使以銷禍本自宗宗滿得罪而

藏夫錄

遁逃歸者不見自使自將洲得罪而人以使越城
為謀且量為贊城并開日本國通貢之使若抄犯如
此則命朝鮮琉球二國永制宣諭之四曰走軍制調
象各兵主慶康餉分宜急練土著之兵練之既成則
湖幕慈龍五曰鼓單氣今士卒遇海風而顛掉日眩
聞潮聲而耳聾心惕欲望掃青大志阻矣宜責文臣
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
時聞取賞拔逃卒斬一二人以受士卒耳目則軍氣
自振六曰復舊制沿海將廢軍伍素整屯田膏腴數

萬畝今應可變種七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權
而極之于上使華民不得棄其便今投者俱已廢壞
宜令諸路酌時修舉八曰別一才文官舉海道副使
擇論勅知古州府黃大節武官舉總兵盧瑾得勅副
總兵曾克新得九曰定廟議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
吳淞定海之閩水卒呼擾扶官縛吏則兵吏之漸矣
蘇人素怯今亦境官寺劫獄回聞然一逞則民變之
漸矣況憑陸尊接自為倭者可勝計耶惟願大小臣
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道肯既

藏夫錄

從絕之由保何以永新其路何以潛消其萌苟可以
利國不必為私私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
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
百勝猶不勝也 上俞其言悉從之頃之時因積勞
病甚憊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廷方倚任勉強赴
官值歲歉請千朝得餘鹽銀二萬以賑又自捐奉全
有司以次捐全易米散各鎮為粥以食饑民頃之素
性仁慈不忍民之饑厄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
有變於內倭寇東之貽患若綿故於賑濟尤殫心力

於是疾益增劇而日治軍務因暇少休庚申三月登
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象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
能奈何無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
諸將在海洋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大舍取道常居
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棄猶以為與人與學問
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四月朔日光皎聞天鼓
鳴於舟上者三而頃之氣絕年五十有四賜祭塋立
祠揚州順之為人端厚淳懿操履修潔博學多材於
書罔所不讀靡不精究其妙而於歷算尤精文章可

以覆班馬詩可以追乎杜與入無間於貧富貴賤惟
其其後則言矣無厭有所辨則唯然見於顏色遇之
逢亦為之趨避曰區怨而支吾弗為也其與人言整
竭底蘊若淺露者然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
窺於頃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寧畫世故則辨悉
毫芒無所不盡性恬澹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
頓又若痛癢切身思拯救之貌不喻中人而視天下
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抑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
能為不能為者獨敢然當也魯自謂當今少一魯武

藏大錄

子之惡蓋自元之所著刑川集十二卷所輯石編左
編或編百餘本俱行於世

宋襄

宋襄字永之別號齊臺蘇州吳人也襄兄弟數人襄
最號秀爽於群從中最少而奇穎異常年十五試應
天再試再不利讀曰吾所志何如頃為場屋所困即
益淬礪精進判理質純務究底極嘉靖己酉廷舉第
一人明年成進士一時聲名傾動京邑入對大廷猶
所揚摧上下數千言出入經史詞旨宏達學士張孚
敬得襄卷奇之執飲冠多士在廷諸公悉其懷推故
如真二甲第一及成封見襄名乃悔不用其言而孚

藏大錄

宋襄

襄則喜於得襄他日詣襄致致本末自謂襄知己而
襄不付亦不謝乎數大恣衡之然無以登也及襄為
庶吉士而手執已入閣親幸用事遂工言庶吉士所
地靡薄不宜莊禁近悉罷為庶僚襄出為刑部主事
禮部明法所當必名焉而書明世寧所知蘭蓋本梓
案析律精詳判裁敏利而將以勸誠素無留積改司
武選武選所職隆選然依貼黃及諸委項及雜劇司
而點黃尤多故襄嘗督併嚴密閱決詳明吏不得其
緣為奸展承踏事方將有為會兵部失火襄適當假

藏大錄

巡在法微巡夫警當調官賦吏承學風旨又致勤
策火為奸利假陳父之獄解同官皆調達案獨編
成湖州會教免歸學敏卒指起為南京武選主事考
選軍政尚書熊汝特委重之案杜諸託當賢否考核
緒正一於至公轉政方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廣
西征積微之外走險難處又教父地案教詔諄切示
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案推然浮粉其不逮
善懲而廣疏以誘進之學士咸若其化而案方勤遊
尋致仕歸卒年四十六家潤達高明意趣閒曠謫成

吳興日與同志探奇選勝登涉遊衍悠然自適及歸
案室獲塘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雙守官而落案
林壑未始少志駕志問學群經子史無所不覽為文
必先泰西漢為法所著又集二十卷及皇明獻寶吳
中允賢傳世緯歲時祀周孔五祥並行於世

晉應峻

晉應峻字又升平湖人司寇勲之子也少疎明峻建
不絕細行以父廢入太學既而見其兄應頃應坤皆
列方面金紫恥獨以閑恩貢乃力學自苦嘉靖乙酉
領鄉薦第二甲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自負倜儻
意不下一世而為中秘清燕羅百八言盡讀之其學
日益闊為文善七事為詩陳祖類情擬漢子史經傳
而宗本于長詩法沈澗百家意有獨至而陰據其勝
於眾人沿習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不傾已下之吳

藏大錄

晉應峻

中表永之四明陳東陽山華蔡晉江王慎中皆一時
名士應峻與之友日相引上下其議論居常賦咏人
擅其長皆於用以為美及應峻脫藁出群萃而擢之
則人：自失矣當是時輔臣張孚敬切得居好變易
典制諸吉士皆少平負氣不能屈往：抗視閭臣乎
教忠盡然諸吉士應峻授刑部主事已調禮部庶儀
制郎中諸：如廟典祀多所裁定必已達翰林作撰
同族列聖訓錄成賜宴：謹身殿進侍讀已矣轉奉
坊右諭德時：暮官初建大簡宮際廷臣不親梓以

此卒亦有序進者遂為臺使所論劾應從進已久而
可言而忘于言輒及之卒一再上罷免十七人而
應從獨被置於是人情藉之以公輔望之然應從每
憤當世不見知力求解職疏四三上乃得請歸即疾
作數歲竟不起所著有蘭暉堂集行於世子仲律廬
州知府叔芬山東副使孫謙亦任山東副使

戴夫錄

王煥中

王煥中字道思別號遵嚴晉江人也幼而穎悟不凡
方在弱齡母教之以詩輒能記憶成誦八歲讀古文
日數千言十歲能文聞悟警敏不煩師解其父鍾愛
之甚督教尤嚴年十四還易時中間學時中為虛齋
高弟一時從遊者多名士皆伏其敏茂以為不可及
時中亦喟然曰若夫當退避三舍矣嘉靖乙酉舉于
鄉丙戌登第傳臚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時天下承
平在仕者皆高重吳培以米益為未務有據案執簿

戴夫錄

王煥中

惜飲散會盈縮已為充職懷中獨慨然曰國家大計
係於轉輸若利義保甲習預疎賄訖以為奸利恬無
所制非法也與實奸萌搜壑挾剔積偷宿蠹釐革殆
盡退食之暇披閱縣籍子史雜陰寒酷暑率夜分不
寐油晨學黨日或所造益深矣未幾以禮部祠曹盡
交天下推從一時如李遂唐順之屠應峻陳東曾亦
軍俱以文學道相與逆而煥中尤為所引重名振
京師時通制作方隆却授後祀典儀靡神不舉祠曹
成在督視土故出入壇墠勞動獨甚而據經引義原

本禮意以按尚書之書又多所論贊如祀禮成特加
賞費辛卯主試廣南大梅得人士辰轉主各員外郎
天子獨意文治詔取文學之臣十人以充史館而慎
中為之首推贊使人致語曰如獲一見雖成不足定
也慎中國不佳獨于是九人皆擢用獨慎中被沮朝
論譁然有失人之謂乃改為考功員外郎以塞衆望
發封郎中當以次掌銓慎中在職其所留意持論皆
倦：於抑僥倖崇恬退故收者皆振拔淹滯慨然思
有所更置時侍郎霍韜方請議禮大臣為上所奏

識大錄

其用舍進退論議律卑屬員多不當其意而獨譽慎
中推贊既於慎中有宿憾即議有不合輒疑為所間
同列為翰所薄者復忌其軋已悉力排之遂請判常
州時年二十有七文學意氣之盛方銳然致有為于
世一旦被黜人皆疑其憤志不堪慎中頓悟然就道
了無愠色初至即人謂其年少又人不聞吏治江陰
令缺巡撫欲徵署篆恐不懼臺不就慎中自以盈仕
以來出入即著踐涉清華不復盡心於民事以少見
其所志且以請居故舊縣臺此示不妄于位尤非所

直也遂奉檄以行廷訪民俗興學教士百廢具舉閭
閻隱伏市廛情偽旁燭畢照事至迎刃而解老蒼點
吏不敢出一喙縣政多右族豪恣不法舊吏多所顧
忌莫敢治之有某姓姑勢縱淫尤甚慎中廉得其狀
首寘之獄旬日之內奸慝豪衆境內肅然厲之民
每以曲直越境就質士懷民畏愈速孤思之既即僅
數月陞南京戶部主事轉礼部員外郎禮曹于雷都
尤開簡得益肆力問學深悅朱耿曾氏之文以為世
人談及皆卑宋人而云班馬殊不知善學還者莫如

識大錄

歐善學用者無如曾是歐曾之文蓋原本經傳由史
漢之象一變而粹者也乃取其舊草所嘗自喜以為
漢人語者悉焚之詩亦以歐唐為宗間出于晉魏風
雅旨趣雖不旁守唐人之句字而模寫變化遠矣丙申
陞山東督學慨然以教職數聲習尚為己責初山東
士子見慎中所勸廣東錄學相慕效慎中自以所作
雖稍屬雄奇可喜然不足為或而所談乃成弘開諸
館閣得厚譽承之路由此人神簡使士風之休煥然
焉治所議拔者百餘人其後皆為成材美士知名于

時大學士殷士儋以重年入試慎中一閱其讀即知其終身所造東土人士至今懷之有遺思焉甫一年轉江西參議江西政陽明講習之區其老師先生多以學鳴世慎中以政事往來白鹿爲湖間與學者訂証發明簡易通微不爲蹊徑士林翕然重之莫不望其督學章聖梓宮自九江入楚供億之費莫能卒辦下吏至欲棄職以逃慎中往莊其從殷度區畫具有限理力不告訕民不告疲工下晏恤實際督所以爲重還河南參政爲場屋選士督學陳宋病不閱卷

識夫錄

以爲慎中數日悉爲品定及得高晉知名士求不起慎中爲之經理後事收其遺文厚爲之購撫其孤如子遣人覓喪歸葬移書有司俾恤其家慎中在江西時大學士夏言方貴重官其鄉者皆曲意取容慎中獨漠然不傾言嘗賦詩甚會考察遂以意諷吏部考功誤拂其意而心憐公論擬左遷之既入內批以不謹報罷命下朝野駭愕莫測其改復中從連軒朗英遙絕出東望登朝高峻惟辨直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爲之亦無不如其意與一時才俊以名節意氣相

勵故士譽方隆而忘者衆矣既蘇埽兀坐一室左右圖書屏連綠竹之娛潛心大業力追古作以興起斯道爲己性一時後進之士學業未成而名不揚者慎中率獎訓誘掖而成就之後進亦皆翕然敬慕日以所業求質戶外之履常滿慎中又盛爲振刷以爲其口耳訓詁之陋訂證啟發醇而不倦適其所叩皆虛至寔歸充然有得四方之士聞而興起者多以不及門爲愧天性孝友家庭之行入無間言居嘗自念從仕日早不獲盡力於父母之奉故自河南罷歸不爲

識夫錄

愠怒惟以得婉悲膝下爲樂從容遊豫州所未歷山川從安陽訪後漢渠諫數日方歸道吳越中與諸舊故講學論又意緒洒然及歸冰頓色養惟恐有違爲父結社致客以娛老奉母十有六年自膳羞服御起居飲食之微志意所向皆求達其節事兄撫弟以家學相切劘惻怛慈愛之真周死賈徹痛痒必知宗黨自高曾而下才者幾之使其有成賈貧者資之使各得盡其生事家居二十年閭閻無失所之人視伯父路孫不啻猶子引掖指誨無所不用其情衆士之

食而百志異以廉今時資給之親信以窮來歸而歲
之中得以聚者數十家也用情拉孤兒危難弗免
目振者賑恤非解靡愛餘力弟性中將赴任北上
日侍側懷中送客言曰國家治平久矣上下恬嬉民
生不習兵革而侈靡益滋乎戚無辨恥尚垂紳怒不
能無極重之憂若交起東南之患必鉅海上通逃必
為大棘泉固嶺海且隣于漳尤可深慮建州而關工
游吾嘗有意於其制汝其定計焉惟中奉教乃十居
建州復十餘年海工之警屢舉延蔓一如懷中所畏

戴夫錄

戊午夏賊自武集入即境踏市鎮居民扶携老孺逃
竄山谷間或為清野之說督責鄉民移聚携孺入聚
即城寨中踴躍嘆曰是大失計不亟反之將無民矣
大清野之說乃北遼禦虜策敗塞外荒絕無城郭藩
池之險望急歎人畜使無所掠若內地即縣之得以
為治者惟在郊閭之必致百村落保聚其間而後有
土有民以得附其政余使法度胡事不墜宜速集各
鄉之民姓臣室蓋遷改居偕率民相度地利據險
以守自相團結據援使盜至不得害民有固志而漁

腹心之地可恃以為安不然兵既不足姑寇得安意
肆志噴聚橫行於無人之境民復轉徙男女不得耕
織而棄其生業將相誨為盜矣識者聞而疑之嘉靖
己未歲庚遂不起時年五十有七所著玩芳堂集及
雜著若干卷並行于世其父醇深古雅冲淡舒徐而
尤精霍樂奇變百見卒歸于道德仁義藹如也尤長
于序述表志之體讀其文而其人神情氣韻宛然如
在目前故海內名流嘗不遠數千里東幣造請非出
其手則以為數換中興唐順之從相知而皆尊宗朱

戴夫錄

入林世有晉江魏陵之日順之謂其文論可藉手以
見古人二百年來當為中興時以為知言

李開先

李開先字伯華，號中麓，章丘人也。生而卓犖，穎異。七歲能詩，善屬文。讀書一過輒成誦。稍長，補博士。子原里中有如提進為開先自吉于今。試而奇之。勸復其家子足穿魯章縫之士咸惜。推觀李氏矣。嘉靖戊子，舉省試。第二人，明年成進士。奉命讀寧夏。時閩中文宗康海王九思皆居開先家，在武功郭壯之。開先尤素慕二人，名及使返過訪之。此兩人者，嘗以古海雖睥睨一世，此見開先獨擅然相得為留教。

識大錄

李開先

曰：始則獲修舊唐書，若龍卷之陽，選陰戶即主事戶。即為金銀，割曹而開先所習太倉家，復有中資人。其之開先不說，亦錄委曲調停，無執法高，頃之以望調。吏部歷聘，又選郎中，致仕吏部者，半於屋岸高自錄。致高門，博賓客，雖親故人不拘，接以亦尊。開先領教與諸走游，以詩又相慶，和順則尋白，時吏談笑竟日。而無廢事人，亦莫敢子以私吏部，稱能謝絕請謁者。卒無以贈開先，而遇事盡割折，多出人意表。卒卒承未幾，少傳翟塞巡道，塞既自連東，始業已行矣。

開先獨請開，謂曰：公國家重臣也。主上所倚任，京師每遇選，憲藩籬軍防，唐題選可至今。車馬在江漢，公奈何復違法，除師令，緩急不相顧？子公性宜自重，大凡贊賞，初則萬全之畫也。譽望然，悟指手謝曰：老母不任事，微君亦夜安失之。其慷慨知大計，皆此類也。開先既負才氣，居銓衡，要路素抗，直不善事權貴。人而皆從，唯見柳者，又日媒藥之。搢臣銜其不附已，遂通卒，庶開先陰事之，之無所得，終不釋，執滿還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會元廟，開先自陳，遂被斥開。

識大錄

先少懷大志，及讀史，不偶乃益充拓舊學。開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以收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花好為金，元樂府，操敵不結，思頃刻于餘言，酒酣與諸賓客時，飲相和，怡然樂也。然開先之端，平畫方壯自以未克，展地，猶有用世之心。及開世，亦升選，辭請。幾幾意若無復有知己者。之家居，垂三十載而卒。年六十八。所著有開居集十二卷，雜集二十一種，行于世。

陳東

陳東字均也鄞人也為童子時之蓋百家海內士爭
尚之會稽重地有女侍軍必得佳婿張邦奇謂公
欲芝蘭茂而陳出其人此鐵舟前江呼出視之重
儒以繩趨而前而如玉澤情如漆黑唯之古書深
應丹訣以同賦食頃就也既舉進士高第授翰林
吉士益厭薄時作游神埃墟之外以極所至每一
出諸學士歸見之曰新捕神彈鬼之文耶東純自
得無所託故竟謂祠祭主事世宗建四部都御史

藏大錄

陳東

莊強精健近郊隱居居塚墓東言月金布說春則
掩骼而掩善養恩則澤枯近郊壇一二里內民居不
下數百頃墓如磨盤所一壇如此諸壇可推蓋所從
來未遠矣世目其為無乃可與聖地諸卿其助有力
其止地諸卿與死者必滅其得形體是以命下之日
痛哭而司其可泣諸聖人舉凡與天下樂之古人因
神聖設法得與天札而後死者近離於泉壤生者悲
號於遠近悲非所以昭天地喪有姓不報已徒儀制
員外郎帝得還萬才以備制作更調諸曹即於輸

休相張學政東卿人也又才東得改編修東在翰

林所日與過從論又惟與各應度唐順之田汝成王
慎中數子也諸高貴人時枉駕通款輒開戶謝且私
有彈刺下拾階聞所由得浮歛以進更自陳外學
故張之判骨坐外補湖廣僉事分司辰沅時顧璘開
府楚中與大相得而東念所處遠惡地絕不樂遂
工書已骸骨不損已徙為福建布政參議稍簡枯索
贖出周旋學士先出願散肆詎詎押括比休舍輒仰
屋慨嘆憤志踟躕家人莫喻第左右羅圖史置酒一

藏大錄

堂且誦且飲忽大嘔血數升久之徙河南提學副使
竟以故去勢卒年甫三十五王慎中方為河南參
政挽之膝而哭之唐順之為劉其詩孫其冬詣常孟
之閒出入雲阿之室而皇甫坊序之曰陳子之作
詩四壁縱橫二張迺於平原臨罵康樂可傳不朽異
乎無籍者焉

李學臣

李學臣字懋敬一字夢虞號愚谷生山東樂安人也
少清穎譽敏有逸才為人樸厚不露鋒矜超出世
之外至德己卯舉鄉試未會試主司石桂芳
其卷大奇之林為第一錄其策論不窳一字是試
以策冒犯字抑置二甲第一授戶部主事調司熟
司封員外郎調芳功推賞忌之復調戶部郎中且特
技諸遠德地賴正撫中主選得陞江西提學僉事辭
臣以學職通人才所係江右為文獻之邦方興於時

戴大霖

李學臣

振作因隊士盡精審餘數詳明士風西更性誠惟命
則題無忌諱皆詩感風雅之實易廢山翁之入書廢
金腰項命之能死榮耀記表服表大記三年間等屆
春秋發而意口食地震山陀之史紙故廟苑卒美之
會學臣切切命題諸生始觀全註美規校亡幾聲望
典前督學師寶齊清石相將檢而國子司業其然酒
備以訓師身益進教育才師道卓立轉南尚寶司卿
司成既授益得開內積學乃崇文堂尋究六藝初則
苦其指嚴雖入己而知其指端在尔雅尔雅本六書

六書如五味使相為用邊旁一七最當然者據指亦

當然可使經文凡俗筆我為詩書儀札載記左氏春
秋分日讀之每六日一易時則實以篆隸與增廣韻
考及唐陸德明音義編輯為五經字義尋陞應天丞
均賦愛人有惠政召廷為太仆卿以 廟災自陳故
仕蓋時事忌之也屢荐不復起年六十一終于家辭
臣為人詳慎嚴表操履修潔無積文休如妝粉骷髏
官態如牽然泥偶故其守不屈挽文不囑製高簡指
委而守古法時以諾劑而無微意晚年无工片紙致

戴大霖

字漱不草率因即來開先嘗朝之曰君作原去皮孺
而去肉存筋今則筋肉俱書而獨存其骨矣畢竟如
畫料而洗已乎所著有戶部集詩臺集夢虞詩集行
於世

馮惟納

馮惟納字汝言號少洲青州臨朐人生有奇質子仲秀徽開敏洗就解悟絕倫舉嘉靖戊戌進士除宜興令宜興多大猾持吏短長善通融有通至數十年者惟納下車刺諸猾搏擊之按路而攝通者悉賊大巢坐事調魏縣會邊警當至烽火倏起聞警南震恐惟納計久連調經費為城壁并填以備之未幾還知蒲州魏人擁車不得發乃為吏定收馬法而去蒲劇州多宗室紛運難治惟納漆之邊容與暇嘗進博士弟

戴大綱

子澤純姓周姓為劉氏義少爭奮勵舉於鄉者視昔三之轉同知松江府稍建南戶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出為陝西參事分巡隴右兼督學政在鎮五年武備大教獲三區飭邊圍要事陞河南右參議還浙江提學劉使舍而浙士服焉海內滿文廣布除教以亦左贊右之憲士皆翕然咸稱其玉度山西石泰及奉撫其有極惡便者悉收盡吏民見者皆次尋釋皆得其陰伏原三晉號曰柳君還陝西而石布政使幕中多求其馳驚聞聞已田之利今猶不得惜惟納以法

其家大搜括快而得萬餘頃事聞上賜金綺以

撫之轉江西左布政使藩司總稅課日入以巨萬計吏弊稍集惟納為立抽名檢收之法額外無毛髮餘羨宿弊頓祛江右歲輸諸稅死又它往費甚夥皆當出千氏又吏謀為奸公私因耗惟納乃議令民輸出一錢以給諸務而諸絕簿書益財物者半以較吏受則遠近類為辛未人視閣下積蠹下吏能否無所取道徑曾坐錄之曰諸方伯考覈言事鑒然有批不得兩可者獨馮伯也是歲諸藩長去位者過半惟納

戴大綱

名益起結紳大未歲以公輔期之而諸老之志堅矣晚奉天子惜之時進光祿寺卿致仕歸喻卒年甫六十惟納性孝得歷官所至皆養其母以行即陞恩氏婦必餘饋戶外間設食然後進其奉養也徒說數十里外家錢逾禮兄弟之問自相師友其處痛至教育諸孤無異所生以至宗戚閭黨咸急皆以時周之咸得其欢心交游天下悉當時聞人相與考德問書詩書外無他務皆所樂時太學士來瑞連官教書

謝而不終其介如此初服度訓用康平為理所至更
民畏而愛之生平嗜書無所不讀每以暇即手一卷
不置博涉而深思閎損而約收發為文章溫淳以雅
古歌詩取則建安近體在天寶大曆之間所著有賦
雅廣選楚辭參註選詩約註漢魏六朝詩紀文獻通
考纂要唐音集杜律則註馮光祿詩集若干卷行于
世

送史臣劉振曰立功立言古今勝業志士杰人畢力
而趨者也然徇俗之士僅有顧才質之有限官無

藏大錄

宗聖必新車泥案無工拙必載衣法至強復其心以
乎兼能之勝情然用力日勞所至日誦汝言少通
仕籍循實累級數十年始長藩司而一旦棄去如脫
履歸裝僕衣朝服屬作者而冲雅和平無一切壞奇
醜勝之氣舉世所共觀羨者一不入其心故操之無
所強而此之常有餘不求榮而為我隨不務勝而人
我歸可謂有道者矣

張詩

張詩字子吉別號竟齋順天人物學舉業于閩中呂
枏總學詩文于汝南何景明舉業既精皆相和成以
是大期之順天時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持坐具以
進詩獨使家重代之不許進拂衣而去嘆曰即使詩
進中上中為清要職亦不能也同時葉春孫世其以
進士為提學副使有盛名或有論詩當時如少貶以
流科目固不達世其即然詩過指自許略不增己有
所少也且與一時豪俊交遊商訂倡和詩篇以此名

藏大錄

張詩

聞天下將竭呂枏于蘇州乃應房山凌澤涇緣中除
涉太行廣覽黃河素汾凡授吳伊博之跡唐虞夏商
之墟莫不身之吟其雄壯懷激烈而推頃覆各進遊
洛川伊闕而凌凌既而枏官南都則又由金焦至采
石既而湖訪墩丘獨上雨花臺覽西湖之勝探禹穴
之奇自撰與世無二而新製樂出矣乃呈稿于枏而
迺其懷于大梁故漢孝王之封疆而吹臺又有文
宗李夢陽在焉凡數十日飲賦酬贈頗多夢陽錄其
為燕山豪士夜宴辨定忍更以為行觴為因各作

是時行與有李杜風骨遂棄其利山拿舟洞度至汝
南視何景明乃近京新居不過一畝之宮擇隙地墮
竹每遇風雲飄蕭時一披襟流盼此君爾：生面猶
可欣然命酌醕然醉外物曾不足以安其慮凡仁
後知有人世富貴豪華舊友新知矚其盈門雖居
鬧市亭前山水每興到獨跨一街信其所之城中至
風雨飢寒不少改悔抗字李士行瘡其不狂不屈不
情不驕春風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
晚節退然若愚未嘗雖貴一人有勸其出仕者則云

藏大錄

吾亦自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既不
能賈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僕妾之
食而為客卿范雎蒙廁中之耻而作秦相齊威腐而
師周威主以賤而境五馬全鬲于堂而卒提袖印
者張氏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
古之人亦人耳吾惟誤時而已所著罵兒語變笑琳
七子奇文雄奇變怪其上：官求書：亦復駭見其
大約言武帝時揚雄進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
之藏雄乃竟無端准之梓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郭範

不為萬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
現碑之習次而味為森嚴弋甲之文梓若蓬一力士
送當五車否則賓之堂下乾郭眾而饋之得觀起目
之培廣嗟之寂歟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
介之奇矣詩云有與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者此
光非西家所能盡因燔諸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邵公
詩父衡州二十早而衡州人十早不知其為李氏
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提胸頓足若
不飲止尋訪李氏得其二兄弟遂同二兄弟哭諸其

藏大錄

父母之墓痛則荆榛不能與現鄉決意復姓歸于李
友：乃功之曰衡州如狂而或有後李氏至絕吾不
能過後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
於尺之孤汝及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並李則衡州
所以棄汝則汝者謂初而可如此子于是收汝舍張
遂疑三年而後汝故仍為張氏云

蔡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隱清人也甫八齡隨父遊南
康時嶺南甚若水建諸生謀白沙之學汝楠以兄年
題父入帷中從旁竊聽之輒能解會一座大驚年十
八舉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函至督賜餐楚諸王府
所至輒按圖眺名山賦為詩歌謠之碑記以貽四方
片語所落人呼曰漢之祢衡也與燕飛詩河南高叔
嗣是後磨頰之者去王慎中錢塘軒應元姑蘇黃省
曾及望甫兄弟輩以謀律捕高作是名動海內轉南

戴夫錄

蔡汝楠

刑部員外郎尚書領庫奇其才氣遂與為忘年友
之出知瑞德瑞德致州也雅陳之聞多巨盜稍：哺
聚竊親非常者改焉而汝楠以才選首出填之下
車不數月即中肅然以強幹聞兩河間未幾以母喪
歸以無一策於前山之麓自必賢豪士不當以詩律
終身也持是下惟讀三代以來孔孟莊列荀揚下及
騷選釋老列仙百家之書而尤注心六經遂著六經
札記服闋補衡州衡地僻民朴汝楠乃撤去幹局稍
稍以經術賑饑之不務聲名惟以康白長厚持大体

民甚德之鄉望數進父老于其庭與之得讓問民疾

苦復訪石鼓書院與諸生結誦其中冊：然憂金石
抱經術席豐次如掌登去即存紳先生師更民尸而
祠之陞四川按察副使上章乞終養不報轉江西承
政道中前詣天不報已而又又不思汝楠之教上章不
得也過過江西即舍汝楠出則治薄書入則承顏色
父子以道相師友間行即輒過即予益羅洪先宅相
與論學以死性命之旨久之以父憂去服闋轉山東
按察使再遷江西左轄拜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為

戴夫錄

兵部侍郎要戎改嘉靖壬戌會序北京邑 天子稍
厭司馬以下會汝楠從諸公卿况麓而齋宮 上選
惟中望見與親選出為南京工部侍郎事奉子官汝
楠學凡五吏而其雅潔持政亦數與學相上下初擇
獨時饒萬繁詩然魏刻集虎過南省則洗去殆革今
署即劉諸大家委瑞德以凌猶：建經術然所至摘
不能不以事指相當守衡州則定：近古循吏矣及
典吏改則又為貪然萬物之外而世之升沈顯晦不
以便聞其心者殆庶幾古之有道者乎生平好著作

不事生產自少服官至卿或猶蕭然如書生四方賓客所共遊遊性：若披襟風神蘇以去亦忘汝爾之歷官卿或者後時年僅五十南都公卿自執事以口無間縱不與識者為之咎然出洋中外士大夫移書臨乎者不絕所著六經札記以外別有自知集樞覽集白石文集八十卷行于世

藏大錄

何良俊

何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人以所居自稱柘湖居士少與弟良傳皆負俊才或以雲間二陸比之良傳舉進士為南礼郎即良俊假塞場屋不售久之貢入太學當軍分吏與才名授南翰林孔目良俊故負勝情喜南都山水亦鹿耳與多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通會學士趙貞吉來視院家一見相契合引與談語良從談當世之格量：然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後瑜德王維禎至亦厚交良俊每出遊必挾與俱唱和維禎

藏大錄

何良俊

既去不與與緣：若處輒棄官歸其學無所不窺下筆波委雲屬千言立就於金石古文書畫詞曲精於鑒賞七居金陵十年始歸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四元齋叢說三十卷書畫跋心錄一卷

孫宜

孫宜字仲可一字仲子華容人也父繼子雲南提學副使官印吏時宜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群兒誦讀即徘徊不能去稍長顧能為文已即能為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繼芳師事何景明得盡交海內諸名士諸名士過繼芳必召見宜輒索觀其詩賦或即面試無不嘉歎而去已又轉相語諸紳間一時名動都下以為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子鄉明年試凡部不第後數試致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內文學

識夫錄

孫宜

予日益孫傳吳辛丑歲試開父計日夜奔趨足過哀遂病卧四年始愈自是息心世故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三沈洞庭遊君山樂鳥乃數日以吾然、張：逸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者書終身也于是自孫洞庭漁人者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通言十七篇通言者潛夫漫史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凡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孫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琴瑟兄遊覽甚雅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過

識夫錄

上列方士此招引不辭性豪飲能執斗不醉每酒醉誰極呼盧擊鼓故歌漁父詞意翻、然居遺世獨立者如是十餘年而卒、之夕方省侍母婦、頃之卒人無不以為異賜之其女適蕭氏省先是夢神人持爵幣聘之故人以為長吉玉樓之兆云宜日經史子籍傳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極說國朝事蹟遠方遙俗與名臣行素履、足聽又善決時事到客率奇中性尤愛才好士、以此多婦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一卷出州府志洞玄志續補錄八日抄共數十卷

李仲

李仲字順甫別號虎門婦安人安神韶美性警頗好
學強起自少壯有馳騁千古之志抱卷吟風盡兩
夜不少輟中平舉於鄉人三年舉進士時世亦方
崇時詞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視釐意為中飽然
曰吾何能辱三寸管作相君松人即執政街之謁還
得青陽公青陽俗慕而善松仲綴諸上官所下公牒
十餘工其註狀得一切罷遣已接收其邑中豪而黠
者數人松徹沒家餘兩月十父恨涕服除補丹徒金

歲大錄

李仲

時江南旱饑余沛間歲稍：宜而多閉糧米粟翔騰
坤移墩堵司司轉難者營人一身血脈也一不道則
開血為患矣五霸猶恥之而况四海一家乎梓多窮
切得地禁指是搜庫金五下并舉富民出資收羅指
給鄉紳而繼之教價始平又嚴指獨租之外多指折
乞折於子供無遺而得留諸曹粟以賑貧民且省耗
費三之二境內田枕山帶江者半山田亢災甚坤酌
其獨折及地所收皆悉歸山田民以少赴災賑也則
以卑賤行賑通宜布畫大略故富樵諸公政事類以

李仲

全活者萬八千戶每一條二臺使者輒來而頌之地
即邑若功令亦秩滿召為議郎即七何從司熟時坤
員天下重名都人士士七弗近頃內交而生平所親
者不能無修却遂請判廣平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感
慨之風坤以與年驢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
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之中達南駕郎即尊從儀
節無何陰廣西食軍廣西臨墮階居而府江節集最
險古田史巢鬼子等若驚甚時出刺陽朔其今朝
敗大征督府應預聞其才機署府江道屬以兵仲巢

歲大錄

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餉糧之今撤撤諸路俾不
可其而賊已走食為悔矣計莫若購剿者如購之將
先此拾無形侵入而殲其魁也部保必備：以謀自
免此便計也復曰若於楚簡帥兵五千人時：推中
樂士團射前使而出走獵以為常賊現而解而我兵
象領一戰於是漢義苑士携善槍者皆圖其山川而
張沙指畫賊徑吾日中英分所部兵為七道度道
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鬼子若而野逼道執轍而
堵四軍門連下為兵討茶若之故陽須全者他若母

勅：明修兵先成之我師實不遠五千堵矣見漢藏
孤山谷且休於傍會據伏因敵動連破十七營擒斬
百五十人是日仲坐府江帳中令曰捷報至即鳴鼓
左右皆得視洋應曰諾少遲而捷音三矣蓋仲以賊
剿行大征之法悉定期會不與奪制而左右固不敵
也捷聞天子加擢大司馬晉坤爵二級代為之伺
並化之必且還大右兵倫副使徵古偏箱車法作車
五百輛以禦虜衝嘗提兵屯側馬閭制府揚博視其
營壘數為奇計時既為持節而止平所詛路者竟風

藏夫錄

却使先奉師策其官帶而作為人傳三益先生傳
以見志海表之紅東南也督撫胡宗憲雅知仲善兵
多涉訪蕩平之績與有日為以故宗憲遇之最厚
而仲會中故同族假里中里中人聚而涕泣指履而
購遂收二三叔與之法胡頗連仲：實不知也己而
要曰愛我者疾惡我者藥石我昔明公而收指履公
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仲於書無所不讀指史有焉
班固蘇氏為詮必明漢而所自撰結不與奇於李句
間所看白華撰藏稿玉芝山房稿卷半稿半雖渾渾

蕩足為古今匪虎之現文章名滿天下卿西小學靡
不知有虎門先生海內攻文之序咸收聲定價於坤
戶侯常滿而復據既更義師若友後皆厚撫其子孫
資晚之及卿之終身不降而于余盟尤篤姻族待以
而舉火若舍難者歲無慮百人樓若嘗上世五十年
名園一區日與客醵詠其中三三六六綸歲時覽眺世
維士大夫休泉之樂未有如仲之也者萬曆辛丑春
卒時年九十矣

藏夫錄

徐渭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慧數九歲能屬文年
十餘傲場俱解嘲作釋雙二十為邑諸生武屢高第
徐謂宗憲憲督浙江或為謂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
見書記時方獲白虎海上衣以秋衣成台謂現之謂
見龍現不答宗憲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是具象
進宗憲政家武不甚能別微乃為兩函成使者以
現所著諸學士董分乎謂執往者即上之至都諸學
士見之果實謂作表進 其大嘉悅其又旬月間通

藏大錄

徐渭

補人刀宗憲以是始重謂寵社獨甚時都御史武進
唐順之以古文負重名宗憲嘗坤出謂所代譯之曰
公謂予文若何順之驚曰此大治策吾漫又出他人
文順之曰何謂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順一見之宗
憲乃招謂偕飲順之沒獎收與結驪而去副使婦安
弟中時海指署府索重順之書大酒會又士平其宗
憲又德謂文語曰能識是為惟筆乎中讀未半遽曰
此非吾刑川必不能宗憲笑謂謂曰予公推意所刺
川今此而指予矣中漸愾面亦勉卒讀畢曰惜後不

連耳其為名策所賞服如此謂性通脫多與伴少年

既散市肆幕中有患需台謂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頃有河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豪蕩不可收也宗
憲聞之反稱善時督府勢威重文武將吏更見俱誅
責無敢仰者而謂戴敵為巾衣白布褂衣直闖入亦
無忌諱宗憲常優容之而謂亦矯節自好無所傾請
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
又宗憲被逮謂慮禍及遂發狂引巨椎到耳刺侯數
寸流血髮始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謂為人指而

藏大錄

茹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婢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
坐法繫獄中憤懣致自決為又自銘其墓曰山陰徐
謂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競而有慕於道世從前
蘇少季先卒先王氏宗旨謂道類操又云扣於操
久之人謂許之然又與道終兩無得也既而憤且直
故操資文以與與眾客不見但操似現人或病之然
故與凡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于鄉者八而不一售
既數操猶執象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 文彙數赴
而數辭技畢出門人爭惡而危之而已遂以為安其

達公愈折節崇節衣冠而期贈金以數百計人美
而安之而已又出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謂夫
士且據案可無死不知公又上以入幕操操而危者
衆矣乃謂則自死孰與人死之謂為人度於義無所
聞時輒陳疑而為儒得一少義所否雖斯類不可奪
其死也親莫制及吳解為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
知恥以馬知斯言益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
者刀獲光既出狀繼進金陵犯客於上谷居京師者
數年獄事之解官論張元性也為多謂心德之館其

藏大錄

今者若雅性然性理而所與服者頗引孔法又之
心不與時人言曰吾親人當死頃一茹刀耳今乃碎
供合因過病發棄婦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
者數人飲盛而退恐諸富貴人自即守取以下就與
見者如不澤也嘗有諸者同便排戶平不謂遽子根
難口應口果不在人多以是恨恨之晚絕飲食者十
餘歲人間御居曰吾歌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
不事生業家幕時有親之逃幾十許匹者遂大裝我
感下及斬妻私棄之服靡不恪者一日都盡及老貧

吾獨子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恒其指格印
百分不得遇官時乃肯為之所受物人：題微必預
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十卷後作
實始蓋悔竟被焚不能再易至積業喪年七十三卒
謂為諸上時提學副使薛應旂閱所試論與之置第
一判讀尼曰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後遇宗憲
值北歲宗憲思為謂地諸蕪官入謁屬之曰徐渭其
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為報之時宗憲雖震天
下所出口無不故爭得以渭者而偶一今晚謁其人

藏大錄

貢士也宗憲心較之而不與塔及試渭讀過為今事
持後諸人乃大家獲之則彈捷通紙矣人以此以渭
無余而服薛公知人為謂控行華書元請奇侍際嘗
言吾弟書一書二又三書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
道策大獎助諸米氏云所著又長集國屬櫻桃館集
各若干卷全刻之註疏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
郭璞莫書各若干卷四書詳百探嚴然詳各數篇皆
有新意謂父德以龍聖術成落領貴州御屬始至龍
里也上人譯之德以秋讀自胸授童子李經故譯其

讀上人笑曰是不足遂也己而得存仕至蘆州府同知消貌隋偉肥白音朗然如吹鵲常中夜呼有群鵲應焉

識夫錄

黃垺水

黃垺水字漢甫其先汝寧人以徙封清蘇州因籍焉父省曾以藝擅一代垺水頤頤夙惠父著膝前每有占屬應聲立知多為語費客滿座一見咸能忘其姓字起居莫不趨席提耳相傾垺水曰不意黃童復生於今遂令江夏不得獨奇年十四補邑諸生試又苦工傳腹却國性至孝母卒哀毀幾不能生而又虞陽父志入侍則被寒暄涕泣則閉戶操踊兩日幾損逆父見背野極益苦酸感傷人盡斥棄中金營宛夢已人

識夫錄

黃垺水

素負和田穠茂遺書自是家日旁落且以積衰成瘵度不能治博士素而執道輒反嘆曰吾少不自量妄冀終明可芥拾茅也賈用不售如命何夫所以宅於紉毫化曠三呻其枯槁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歟猶榮執娣親且暮也親不待矣化：唯：不自止時以爲為久人寄寓天壤淹忽不啻若道飄石火也飽食自畜生成腐朽是不能以名而龍榮親身又以名而捐親所遺之身評靈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嘗養達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與言詠嘆即有

聞元時結草養其地所古清曙延月聚雲戶外早樹
聽聽響若空山姬叔攜其信曰而末而姑以是為三
城五岳乎哉以是為銅池金谷乎凡大苟趣會其部
秀而銀虎者恍然在耳目矣方岳即使聞其名于境
接連城水閉戶謝不敢以楚服辱長者成法為贈道
力却不納曰卒不至講塗不敢以無功當橫施里中
俗子通欲效之則難書而出適復支劍諸山不可跡
已將倦而希望其墟曰何累、者腓也得此賁人子
復過去至經月或挽而晉之其可則朝曰子知會心

識夫錄

去在遠河迤迤恰近橋而事退尋堰水嘆曰苟欲會心
乎知遠近者以兵整規指庭以几席觀雲山鳥飛魚
欲惟意猶洋洋耳且天幸饒我以齊勝之具不徒奈我
以相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所至子煩
致奪其所而能具所無何天憐之而子得之耶吾
事以斯無負諸貴客推轂以所有象諸名山子必勝
然夫春又曰尚用匪真而探異亦非道何用是拘
拘為曰我少也賤賁豈我偷哉故相混昧我之玄同
也美其異嘉靖中島表葉麻作雲姬水因携妻子備

居金陵每望石城望煙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
三城五岳美諸貴客游家園則笑謝曰現足矣惡
用是金谷銅池為一時名勝慕之幅輳相與贊和即
最能誇者承下之所看偏什甚富有白下集始作精
虎出博至是改帳而趨洛梓推調然亦無率以几緯
語尚書王世貞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較後微揚於淺
中原好為豪不免作饒薄甫乃能劑矣世貞每排異
此子世貞獨無間人亦以世貞給：雖黃獨此不與
喻六載身更平廷改里雖家而鮮立而愈益喜法書

識夫錄

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窮則復年以資食指指藏則名
致人楚結胸臆為娛樂或為寶必旁宛齊之使務意
吾客或謂曰不實有幾不虞登耶胡不已是急而急
人姬水曰我念吾客乃恤人客施自性耳誰能憐之
若婦人行之多如所居環以奇升異石焚香獨坐前
然世外當風日清更携酒自旁曰此亦令人駭焉居
然有云城五岳意吾客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索玩
而虎驕然從仲疲身終不長有此夸父哉自是不窺
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余索侶為開一徑

間有山人佳中行吐納風流詩寄地逸每衣霞衣亦
扁舟五湖間信風舉陸一日過吳門傾水界之蒲酒
拍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自述不必山水水後
吳人始知重中行姬水書學沈宗兆而通逸過之方
其濯洗雕飾楚服吳語亡能小異者及與至命管書
其所撰吟詠夏雲秋蓬低昂奇更乙人仿徨吟嘯清
會要眇韻空烟而迴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通
工自覺一座無人即也各亦莫不擊節呼詫意以為
天際真人矣末平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存

藏夫錄

然亦用以娛適不為副林計以故陸病者半姬水送
後季子嘉茅茲而後行索諸大父行獲其道又若干
篇予自雖校為全集

瞿景淳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家於昆湖之勾容以自號學
者稱焉是湖克生云生而早慧八歲召屬文其思川
湧雲聚頃刻得數千百言然試卿闈又不利而業益
精工歲父庭龍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嘉靖甲戌應
試南畿被倖在司華終於棄卷中得之投置前列
明年舉會試第一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丁未召直
內閣理諸劾銜封佳炳與嚴氏衣裏其勢傾天下後
先有四五至致封其後後省故兵部移咨以請景淳

藏夫錄

瞿景淳

孰不可飛尚道為諸之人不可乃索金而夜要之景
淳笑而弗領曰公毋爾我吾所守礼也炳不憚從起
而退冊對豫慶諸王景淳為介時鄭王以言事忤旨
徙鳳陽其世計得國事俱而終為恭教迎踐用幣皆
厚景淳一物謝弗納其使恭順佳唯景淳故亦弗納
也而 上已春使詞之笑廣乃感悟語以詞狀而微
徐吾幾中明法景淳曰吾不知也事吾所持使當如
是耳奉冊返後內侍書扶滿還府讀似久次轉丑諭
德丁內服賜服除進府講學士總校永樂大樂再以

太常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改南吏部右侍郎德慶
初召為禮部左侍郎以病乞散予告歸己巳七月卒
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景淳賦性醇謹以孝行聞四夷
又衡拔多賢士所為程式世誦之以為法四方造請
碑誌序記日踵其門投覽而應之有餘功揮洒若不
經意而規歐恭蘇春容予言之也其少時嘗扁舟渡
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通舟屬聲叱之應聲隨滅
以故推自負當大用及未盡用而人怪之

藏夫錄

李攀龍

李攀龍字子韓別號海內士也母張氏夢
日入懷而士攀龍果龍生八歲而孤家甚貧母日解
鹽以資其學嘗從萊陽孟塾師而之選席者數焉補
博士弟子與長史評印才少倨故士塔結習亂交晉
江王德中來督山東學奇攀龍文擢諸生冠然攀龍
益獻時師訓誥學問剛弁而哦若古又詞者諸弟子
不曉何語咸相指目而汪生攀龍夷然不屑也曰吾
而不狂狂者狂者亡何攀龍其若試第二人堂嘉靖甲

藏夫錄

李攀龍

辰進士試此吏部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
多獲奇焉丁未授刑部主事攀龍既以古文詞制起
聲譽聞意不可一世學而為吾曹無事悉取諸名家
官讀之以為紀述之又厄于東京班氏姑其後二者
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更日新富有今夫尚
書莊在氏擅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
也吾挾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詞屬辭成篇以求當
於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攀
龍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于人耳目之外而故

之其鼓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又則心服靡
間言蓋攀龍以詩教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
降不沿降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
能繼其夙授神解於法之末句得而為篇：得而為
句即所排古律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聲端而不見
跡未陰之語為天地所必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
七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備之調攀龍以全收之即
其端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其為主事運員外郎
郎中曹事更以劇守又漢撫撫而其業日益進尚書

藏大錄

有著作職以屬攀龍諸：今御間然攀龍竟無所造
請其贊不為名計出曾一歲為雙更婦拉門手一編
其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及舍人吳國倫
考功袁臣相與功劇為壯會時有所賦咏人：意自
得復後攀龍出片語則人：自失也攀龍雅不欲以
力筆見長然其聰敏最疏公手摘臣子街連帥不通
前中以強故置之死攀龍將不可沒其人卒自奮功
自致大將機出知順德府或問所以守順德者攀龍
曰使吾僕：道：遂：學：展：容：恭：鞠：瞻：晚：上官：之：色：而

進之則俱有所不能展與坐堂望掛倚史考計延見
卿老問疾苦為與應脫若承調矣守順德一載高：
自濯先躬非大要者久之政聲既通三府前吏時存
元德數十卿即嚴事之君大府以故得請自喻志皆
獨為牧地出五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
成卒茲將作供比具足士之二益永軍博于沙河耶
郭界中寬二邑力移即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
巡司黃榆嶺為皆趙閭前後爭得之臺使若母以准
也又謂京師仰東南餉木漸至而燕齊計趙連河百

藏大錄

里而近者必出職幾皆職輿乘浮於河達京師緩急
一策也時順德之滿三載摧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
臥攀龍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地多陽浮
墓古又謂郭府離之思以實又墓始有幾矣亡何其
卿入教中丞乘馬晉樂以撤致攀龍使儒又攀龍不
得印劉使而為復學政非而屬也且人可換教耶會
其地多震動念：考：家：居：遂：工：疏：乞：骸：骨：擇：衣：束：婦
吏即才攀龍而致書之度其已終乃為持請于告故
事以臣無子告者僅攀龍與何景明二人耳攀龍歸

則搭一樓四居東曉華不注西據鮑山曰他無所圖
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千徒屏息卷左納復
惜於戶攀觀者高掩不起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
資聲二三文人獨設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
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攀龍乃差次古
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絕而志四
奮然居恒邑一思一富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
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抱損不敢以雁
行進也尚書來街趙撫山舉衡攀龍間迫起之為置

藏大錄

酒也甚自是諸公推執者相踵陸虔初徵召嘗煩用
存齋起攀龍為浙江按察副使嘗親海道家按察累
賞一切治辦成轉布收則左恭收達河南按察使中
刑出夫夫調其奏故舞絳虔攀龍亦能權元為和圖
安立見其家舖上進無何而西卒扶服還里不勝歎
痛謂之元少聞傳暴必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雲樓集年十卷於于世子駒傳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世貞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蘇州太倉人少有異質穎異
絕倫人稱為聖童六七歲已能讀父書年十八舉於
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舉主風其賢文於夏學士世
貞恥其獨謝之徐則即生事敬之風後持三尺惟謹
錦衣帥陸炳方貴幸用夤緣受巨賄指匿姦校閹甲狀
資其死世貞搜炳家得之炳危轉請脫既復周執政
以請竟弗許固安今以事忤候當坐蜚語抵罪世貞
康知其誣竟白之帝最當當國雖重世貞才名數具

藏大錄

王世貞

酒食戲逐微論風指使陰收之門下世貞意不苦也
而為所警即中揚越歐下獄世貞為細索贖其妻松
見世貞為免跪草結歐決而市世貞又為收其屍治
致具與諸同舍即以詩哭之嵩遂大呼世貞公司西
推為督學督路之補南州兵階使肅部故多盜之
黨多游于後史為事其吏莫能問世貞行法中法吏
惡其盛七賞閭里輕使少年登牧募為用群盜屏跡
豪賊險進道彼駭服不至死而進道將妻妾強黨衆
陰欲勒去王世貞聞而收獲其飲今捕盜自効而進

藏大錄

道場新解延傳之蓋散其黨青人相與子頑頑之始
東省有大見謂世貴之人少年不習為吏第飲酒賦
詩為樂舉凡世貴之類而精嚴練事發時德如坤
乃資數服以高趙子都之流聲藉一筆致下而高又
子益忌之入以世貴父子受世余特達知不可為
故假蒙滋起會房入際州運釀為慘罪攝下獄當死
世貞巡解印是長安與其弟世懋叩閣請代行急止
之曰無連死乃翁為世懋相與因服跪道傍進階
人車博頓請救而諸捕人皆側目高無敢言者於是

世貞不克世貞疏疏扶垣婦倚廬墓旁王年不飲酒
食既憐徐賄易而莫敢持心表遂迎哀痛為食
乘印位與世懋趙國松父竟有招連復得官于是南
北雲南言世貞父克既靈靈一函報主尋起滿大
名世貞猶隱於思痛不志出也曰報賜以力我若以
言乃應諸除止人事法祖宗以弘聖德正統
名以專治體酌恩義以安世室竟禁例以求才甘
修典章以彰國紀獲恩意以昭大功明將實以陳奏
無殊兵實以重振本國高苦少師徐階承平揚揚其

藏大錄

言其報止此不道其狀驕驕以見祥而階博漢
言以大義繼繼之書貞不待已之官尋遷浙江承
治吳興時人雨穀翔貴富人開粟高其價世貞謂未
可卒禁乃首捐俸積穀以風富人富人之粟益出至
冬滿三萬石以代貧下戶賦而以其餘賑漢工既言
吳越新罹兵火官供億繁興民不堪命請次內府內
官木小監覓食及清綿水踏街奇賤者為根本計事
雖未盡行然竟得休所漕限十五萬三即人賴焉再
遷山西按察使丁母憂服除以存補疑果旋歸廬西

一月入為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督治郎陽郎陽在
楚西南無兵馬財賦之重前中丞皆以而治之世貞
獨刻意振創前下車勅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引
去前中丞嘗奏番邊餉餉即疑世貞以九州一家
是在邊疆全資穀所仰也而以本邑格荒并邑荒餉
不必煩邊餉而給也而郎人適少事奈何親四思以
事無用竟奏罷之又以其地再震荊州環慶舍屯多
既非京房五月臣進太監語又嘗遣京邸人言言江
處處滋耳日之奸非社稷禍其人池之張居正積不

能平數言於人然以世貞才高行清猶憶忠壯人望
南來南大理卿尋為人言及獲太且自見婦人之起
南京刑部侍郎晉刑部尚書尋已休歸九月而卒年
六十有五贈太子少保世貞主性通人事二親甚孝
酒少晚年奉養甚恭嘗謂兄泣如初喪與弟世懋友為
世為嘗妻客妻慈溺聞世懋卦後適湖上未嘗不流
弟也祖傳嘗置義田以贍族人世貞復以膏腴益之
又四方有所饋入世貞錄其數而盡酒人詞
各繼流世貞即其間不以事錄其夜告忠惟不以錄

藏大錄

綠邑里中遇水旱繼使請命當道不以非小辭乞好
以又子獎故後學以故人皆歸心或思及人而人不
知所自歸焉人而人又思之逆其卒閭閻死如擊殿
相爭皆得士大夫無輪知與不與莫不為思生平為
述甚富其法極為古今第一有而却葉及逸集別集
行世其其所蒐獵百表子之皆以惠錄錄翁然為一
家詩史家稱體不惟小出入要歸之尤氣近孔入海
廣中中無阻於東便錄刻況安之忠如基為人高

吳國倫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
明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運捕兵科給事中揚越威
之幾國倫為聚賄送嚴嵩衙之生地事請江西按察
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府二歲棄去治田
下雅尚耿直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即武再知高
州權貴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參政罷國倫職高
氣峻不能迎合而閭閻阻懷未嘗有所矯節其始起
以中子得品京師遂遍海內宜遊在所僕到過從後

藏大錄

吳國倫

所者作註籍有館著家唐瑜歲從遊卷至四拓明
庭營北園到亭環舟沼瑤瑤崇當園之中疊石為洞
名曰觀觀無負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或夜泛舟
人痛引湖廣南戴敷雲出以賓從雖衆才而膽全
不便虎流限泉高會晚出樓果龍臥錯行喜從解顏
清飲驚聽已復起起瑤瑤觀狀家擅從瑤瑤奏烟蕭
風流不致古人與茲茲振振鳳相善而黃岡人黃岡
孰飲人方南發吳倫會女期後進遠來為世為目國
倫笑詢為方國倫嘗出所撰者蜀為鳳較理且誘以

志所遠判焉鳳麟六子得失具畧曰子相偶而不
深公寶麗而不壯藍雲笑蹇過則然于鮮蘇挺雲端
元美海涵天際望今人辟易間與公過蘇勢相壓
公徐遲思鬱致洋漢以進猶之組績各出所執而
神承獎發終獨遊公如五七言律高出其上又則元
美閣博自擅以公典推適足抗衡于鮮學語史漢間
不醇之振而若是於乃詩頗獨有齊氣子與明老似
其為人然獨和哉提託來不能過也國倫慨然起曰
何期今日復睹典論適南

戴大霖

徐積習復復活物北地故南七壯壯議正嘉之際黃
陶玉廷東雅欽亮薛慧君朱清韻秀慕良為魏奏後
采亦群其序必也大長高叔嗣子葉乎國倫而信然
雖然何以益我鵲鳳曰諸公才能曠世學故業人傳
後撫疑也惟屬心愈自我先語忘人後則善矣國倫
起謝曰荷益於我國倫卒鵲鳳素衣式臨悲聲遲遲
詩罷而珠自為之背國倫所著詩又名既既洞集

徐中行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少穎警好攻古文學少六賦
拾邑而金黃九舉大介之謂是兒國龍也季舉鄉薦
遂遊南雍益力學古文粹中行自督美安客第日如
畫能飲酒工諧笑所周旋非賢豪長者不以收積
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利部主事中行既以文
辭有聲實而尚書為煩應祥其外勇行也甚貧異之
間謂即即竹葉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若則必若他
曹即亦舉龍丑世負難素薄其次也中行自是交惟

戴大霖

兩人而同行于中者莫有譽余臣吳國倫咸來相劇切
遂取舊草悉焚之自是詩非閑元而士人非東西京
而士人非漢唐魏晉而上書動發高論巨蔡獄中行
時十索鍾食之間一人相繼倍嫌慨然泣數行下
結成語中行入世且出詩史生詩史高富舍我而
與若譽也中行率領孝親東雅推知中行又擬入內
閣司兩制不累給掌御史狀又擬從橫中行復不累
久之情而即榮結成表揚中行解案而退時之高何
語皆勝絕成者而熟道中雙語下法當當中行獄中

行捕是輕辟詔弗許中行恒自念太事知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油是當益不憚中行吳導使諭江南徵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事未竣懼知汀洲府而至而廣寇蕭立據萬衆蜂來寇郭紳男女爭避入城：人聞之有相陷藉死者中行亟救勿問而身坐闕前引短劍塗髀男循左女偏右入第全達斥候而已堵縣令各受其私觴矣登岸賊不能成行圍指揮重攻壓係衆男女數百中行以一激解之盡殺其黨燭賊且走：必由高

吾道俾武平今徐國事敗兵敗彼之擒其首還雖功
徐今帶自居也又笑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國當要衝
據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益群數北入
許以父憂去服除捕故率有時伊王負工寵創暴
城垣及諸於陰事甚夥中行當往會勸人竊危之謂
是稍易排也中行護頗數語到害王懷德立收垣及
省諸不法中行治本經術稍傳化以禮節服則行學
宮課授弟子又值歲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衆更中
行前以運使奏格不當復奏嚴蒿以宿憾奏及當左

運舌尺操車過道暢之且又且緊路決日不得發始
中行矣東郭河蓋崩築堤障之未就而關報曰吾不
能以不辱事也遂成而後練軍其以丁守規喬發泣
謂巡集曰守嘗欲城右郭擇匠測矣鑿所以紆兩河
水之會而故舊走與射以免城形勝矣而皆絀於力
未舉即以不職謝行人而茲領之未塞也明公其有
以喻來者其後即守城右郭壘河皆具如中行指以
故河即天懷其恩立石頌之中行性好交游比鄉賓
客時時滿座其室幹亦喜暮之至而娛之莫以得自

紆印猶能緩頰語或操一藝者閭中行衣則衣閑食
則食間所遺屬則為羊存書或數十函不倦以是益
固其毋送客賈願浚不念來日耶而不為操且上
英紳正臣奸邪國不以時白見免壯勉圖功名自効
而判徒一疊舊水土也中行乃之吏却還席六日得
長蘆轉運判官三月以秋夏去時少師徐偕吳尚書
胡松內聖中行起鵠以契機與食享且欲建珍學職
會以喪闋乃正服懷袖湖廣巡視武昌首道上奏請
奎危字中行靖心劍之多洗克盜奸民打影厚負明

為益毋數掩而飽之瘠其積累藏匿以賑飢人所活
始為計江甯地瘠糶糴有行焉立值責渡子毋橫索
有溺者官具棺殮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人逮雲南
卒獄議夏暑毋間行卸出則用什伍法練士入則練
帶延儒生講說義又形：笑以賀萬壽行悉番其攜
書數十卷塞公庫達福建按察副使遂為其省石炭
政有難而盡於食者凡七十家中行廉淨之以輕重
受通自是軍食足毋困出納進年進按察使凡三治
其省政益習歲時歉災貸平糶江西石布政使尋遷

藏夫錄

在使司頃即至十餘所館三王國子侯而下旅食供
應以千萬計而安所請質平亭綠費頃刻百端造請
委使賓館館無虛日中行談笑應之咸歎服以為
博而貴中耗矣一日泉室有闕者文後其陰事中行
思以保全之丑婦忽腹不能語嬰婦正獲中夜卒
時至六十二貧無以殮慘家為治喪喪鄉道所經守
金蹄生七弟也其貴客及吏將滿天下聞者罔不
為咽中行寬然長智有疾而無吝財好施不為學
藏凡受親仁父而挾焉所莊事孝孳龍蓋不敢以是

進者終其身舉能高簡少延納國倫與世貞而耐母
口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即操觚者思其心焉而於中
行靡間言以改得醍醐稱一曰國老知而其且善劑
也其於詩格高而調遠近休宏麗悲壯讀之神景又
趣步古昔所為卓尔有青蘿館茅集行于世

藏夫錄

宗臣

宗臣字子相別號方域揚州興化人父周任成都知府臣始壯其母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曰是有子也而人己生臣為人秀眉豐下目光奕奕有射負氣豪邁自喜踰此時習戰氏札已竟一日戲構題而屬文成多奇語周異之為益授臣業遂以時義名年十四試冠諸生自是連試輒第一頃十餘載始領鄉薦明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李然見臣又而奇之調為其屬餘考功主事故事吏部

戴夫錄

宗臣

即自相責重絕不獲通他曹即而臣日夜與其舊曹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王世貞將益相切劘為古文律考功者中自公金林步不遺酬酢而又少年驟頭踏曹偶不異日揖之笑臣亦以答思故略血謝扇扇痛良已某室皆百花洲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李然復以政府移書趙臣不獲已為強起有還人陳登者錄父舊出百金裝臣不悅曰必為康吏思吾邑不啻有金數也而乃用邑金圖我何敢承贈通罷去自是疏貴俱絕補考功歲餘還踏點員外即臣

強執於朕不廢亦時一從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

古文緯日益甚會與首輔嚴嵩交惡見法而臣又嘗時揚揚盛衰高恨甚欲用考功今作臣有秋之者獲免然亦竟出為福建布政司奉議時周為南刑主事臣取道省地全陵遂遊燕子磯為文記之復偕徐中行遊茅山題詩刻石慨然長嘯有騁馬之志周趣之任恒改日微之以不辨其裝故周笑曰吏部即貧乃取耶則何以使臣即代其裝出月俸三十金予之乃先赴官至而旋有倭准臣守西門卿視機負水

戴夫錄

入者幾萬人臣戒門者內之或謂賊且近奈何曰君臣不虞賊也入甬軍賊至象俱失色且下臣行求澤善火具者百人置要甬間躬以白金勞之與約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遂睥睨將上魚貫其後臣度賊已集鼓之火其燄發賊死者無算遂潰去督府檄召護張兵歸兵出省改服臣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端若此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資若其後兵懼其威名竟度廣無敢掠者久之還按吳副使督學按每出按部校士進退諸生無不人

戴夫錄

人厭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厭服也
 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賸之不給則為損月俸或供其
 膳之以為常臣既稍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
 大夫用名重故造請又事填委臣又以其間劇意強
 推疆吟非兩廩不已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
 著述凡下徐卷梓之疾革衣冠坐聽事手書三詩於
 跌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時年三十六
 無子計開西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于其署傳
 士弟子哭於學士女哭於巷僻史獻科下諸郡祠諸
 名宦春秋徐勿絕臣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詩又
 好司馬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亦屑：
 取似也其積政雄厲莫可得而竊效

梁有譽

梁有譽字公質號蘭汀南海人也父世驥舉進士為
 南臺御史轉福建按察僉事有風憲名有譽質頗貌
 古重時日誦數千言長益湛思博覽自六經以達百
 氏外家小史靡不研究弱冠補諸生第厭訓誥括帖
 語與歐天任陳紹文吳昌黎表裏見梁致輩講業
 於洛寧黃佐以詩文相刺切无砥礪行誼嘉靖庚戌
 舉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治獄務平反不為文梁尚書
 以下咸重之貴臣以議論死下獄雖不貸於法愈悲

戴夫錄

梁有譽

傳之為之沈沐左右密感懷注下省中張長者刑曹
 事故少得以傳錄遺學多所撰著求當若古作者不
 屑為今人詩請沐輒錄山人謝榛著宗功臣令人吳
 國倫同舍如李夢龍去也負徐中行唱和為樂都人
 無不誦且也雅為旅食三年薪薪一室飲楚推賞無
 所連場時廣高當國李默來徐重其才名計及門下
 通謝不候居處徐即上疏謝病是時有譽請聞藉甚
 當流徐實徐亦推擇廣南一人以風有譽且正午
 有譽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少之故而一吏即

能察我代竟去弗頌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筆為
為別百韻即古自步陵氏而外不恒見也而又甚工
既歸乃杜門度園史丹青桑島之類一小閣亦未竹
石環之吟誦其間適然自得也又修復粵山舊社招
邀故人故扣與發憤千古之事見大任南粵賦秦閭
銘任黨城趙陀墓諸篇喟然曰吾黨狂簡亦斐而成
章矣于是作詠懷十五詩社中人自以為不及七何
與其儕約遊羅浮現滄海出日探勾漏金丹焉道過
颶風意盡而返以寒疾卒年僅三十六有此却集八

藏大錄

卷行於世

盧枏

盧枏字少懷一字子未大名濟人也其先世業農獲
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資維持卿枏少負才敏甚讀書
一再過終身不忘又為入資太學上舍教應卿試罷
兄弟枏才高博古又詩不能煩而說絕墨為博士諸
生業以政試輒不利而聲稱爽、在存紳間者也枏
為人斯地不問治生產時、從倡家遊大飲、醉輒
美酒為其坐客毋脫以肖古抗者而又豪放於當所
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進去竟用是敗

藏大錄

盧枏

今某者親到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
以張史術耳謂枏邑諸生才得相逆事幸甚枏亦欣
階金舉泰為相游極歡今嘗從容語枏吾且過若
政枏場與翁媼益市井酒夜與張至且室邑子相成
盧生有重客問之復相蹈也而會今有它事日晏不
來枏愧且望之斗酒自勞解則已卧報今至枏故徐
出坐久之枏枏醉不能具賓主今志去曰吾乃為俗
人子辱現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枏枏者為枏諒曰是
嘗見命居久而嘆且嘆今益怒亡何枏干城其後夫

行狀多以為益也。傍之役人使酒自理而聲張。捫腹如榜。為旬日矣。後夜壓於牆。傷事聞。今色動曰。暗累是。視能。晤見我。即匿。後夫所由。狀當。捫腹。坐獄。具上。報。可。捫。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今仇之。故。毋。敢。為。稱。冤。者。而。會。捫。鄉。人。間。嘗。侍。飲。不。避。捫。目。揖。之。去。已。來。為。獄。吏。夜。縛。捫。格。其。之。數。百。骨。腫。悉。潰。爛。且。死。矣。更。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積。其。所。搗。書。落。幽。鞠。致。招。賦。以。自。廣。居。頃。之。盜。行。剽。迫。捫。父。自。刎。死。就。其。廬。子。戕。家。咸。貧。資。不。償。捫。固。已。辟。立。矣。今。亦。

藏大錄

更悔念。魚。田。盧。生。何。酷。如。陰。稍。寬。捫。攀。有。所。警。詩。稱。呼。使。從。獄。其。草。工。子。簡。肉。食。飲。洗。沐。辱。今。去。將。為。大。官。事。最。鮮。而。改。人。謝。孫。搗。捫。此。將。京。師。貴。人。間。聚。送。曰。天。子。寬。我。盧。生。也。及。捫。在。而。諸。君。不。以。捫。白。之。乃。用。送。會。古。哀。湘。而。而。實。子。佳。元。祖。吳。人。有。心。并。城。獨。運。寄。將。今。至。則。首。為。更。更。書。上。論。是。薪。輪。昨。三。歲。盧。捫。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轉。謝。佳。今。而。謝。孫。方。會。帶。節。捫。走。謁。之。周。主。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指。是。諸。王。人。更。置。師。延。捫。則。

捫。各。坐。石。坐。接。登。尾。辟。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塵。懷。忽。而。為。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罵。其。坐。人。則。人。掩。耳。走。避。捫。竟。亦。不。自。得。罷。還。頃。索。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婦。囁。嚅。於。捫。而。頤。曰。天。生。盧。捫。為。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任。山。中。勤。邑。吏。具。筆。札。受。捫。所。著。集。若。干。卷。捫。故。亦。慕。孫。世。貞。嘗。為。文。托。謝。孫。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即。登。把。臂。為。布。衣。飲。三。日。酒。路。嫌。恨。恨。相。見。既。也。捫。以。請。世。貞。去。南。遊。金。陵。佳。兒。

藏大錄

祖。為。拘。即。留。月。餘。走。越。廬。吳。母。所。遇。廷。益。落。硯。窗。酒。病。三。日。卒。

徐學謨

徐學謨字叔明嘉慶人嘉靖二十七年進士除兵部主事調吏部簡五內閣理制勅居是起改禮部進員外郎中時上祇博濟官手詔下禮部尚書吳山日不暇給學謨家單對衙辦倉卒罔不稱旨山倚之若左右手會倍杞後復學謨執禮與少宰馮岳忤而蒙辜吳賜亦與山有却乃出學謨知荊州府山不悅欲上疏留之學謨不可曰出入命也雖敢予焉遂行抵即值秋水暴漲噍城上已學謨奔走室治東城七晝夜

戴大錄

徐學謨

宋獲水近野為塾居民捕於木學謨遣官分道乘舟執之大獲舍執既歸其後自江監利九七百餘里即此有高鶴寨據要山峻產藥菁林莽紛翳亡命嘯聚數千人白晝揚旗致所至殺人燔廬舍警報踵至學謨上嚴軍府軍府轉撥上下數月漫不之省學謨慨然曰是無賊賊明也乃率吏使遠安卒往勸之降其渠師杜景康等二十餘人或俱寬宥學謨策賊窮必突圍潰為患滋大逆繼之遠時諸下邑日報賊而與山獨否洞之乃其介史賊解將為賊地曰赤告堂

衆以他事縛與今賊聞今將益恐日虞大兵至學謨

度賊在萬山中未可卒擊不如日而降之乃遣人單騎往說賊既行四十里天石天下相示無他賊三百人露刃持弓弩間狀對曰太子與若等言事今承順各美土司每且至不如早降太守知若等無罪侍以不死賊百餘人環跪泣出牛酒勞乃出諭通衢賊降無妄賊刻信符三千給之全婦者婦者留九一百降二千餘人而賊魁尚負固學謨即用婦化賊攻之槍降賊師趙伏能往景明寺與計蓋擒賊竟不

戴大錄

頃轉輸延調而免然猶自伐其功卒不酬景王之國陸去撫臣移具供帳微踐更騎從于已與學謨曰已與抵武黃千里而索報以延德矣請量為之值費而不害事得覆剋民以安亡何王以安陸地小而舉之既請別高陵張是諸番沙洲河泊民間塗蕩患困後之時不備或乘危至左右實假陳已以當上心比凡一下諸周築營十里雖然則也沙市故不在其中至是雲龍入也撫臣遂命所司籍入奉景府而景諸聞所通縣官染給廉率以間油上傳景人乘藉沙市

閩門道其強梁少年輩謀殺當為孔學漢下全無
恐置子謂何氏乃猶敢長史與承奉偕乘左右露
環立學漢亦武騎臨之竟坐語不及沙市學漢度未
可舍卒有巡簡趙應奎者與承奉皆趙人各計之曰
以汝候承奉及沙市為陳不可奪狀不則率眾毋
發也承奉果以訊趙、漫言學漢聽且陰知疏中策
易事明旦乃置酒高會仲宣樓酒酣承奉起更衣隔
畔曉城北稍南腰平楚樓養無際見烟火聚落趙耳
語承奉曰此沙市也端乃言狀學漢曰誰為大國畫

識大錄

此沙市去荆無氏矣 祖制親藩毋得乾沒民間承
奉曰有旨且給學漢曰有旨勅耳官家不自相授受
以付有司此有司事也及寔數千言承奉力承更知
學漢持之堅氣稍奪曰諸如公職學漢乃議出組五
百金時景府及紀傳 工役疾行且召王撫臣恐甚
學漢乃自抵武昌而呈其狀撫臣翼惡不敢任及承
奉至請如約乃列輪租二千學漢遂刑民始改呼改
沙市為徐市明年要陸及沙市之盟來索圍籍宣言
曰將尸太子于朝府察恐學漢笑曰前所爭謂何而

今案之時撫臣已去位而代者改以地事衙學漢因
中之以峭景藩有旨逮問學漢赴理民哭諸紳同人
哭路里門道擁不前群歎呼曰賢哉侯番無計紳有
知揚善類學漢與父老各相拜別荆人為之罷市撫
臣持其心為御史唐健棟執不可沙市竟從原議學
漢得返未成罷官歸海上隆慶改元起知南陽府尋
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分發襄陽會刑部侍郎洪朝選
來勸還府不法事學漢力言還王不及狀與同事者
忤被劾免官越三年再起楚果累官刑部侍郎陞凡

識大錄

部尚書孔曾數多廢地學漢嘗在祠部雅知典刑多
所建白司禮巨端改事有蹟成以為言學漢曰吾以
外臣幅簡何事私謁峻拒不允及輦恩連秩閣臣擬
加太子太保司孔為保削之僅進一階未幾保復罪
籍配親遺姓居兩京大臣不與者惟吏部尚書嚴清
及學漢等七人而已 上油是重之尋加太子少保
時申時行在政府為言者所攻學漢與時行連姻言
者并攻之遂改仕年七十二終於家贈少保學漢少
有逸才好學著書至老不廢所著有海隅集春明稿

南宮奏稿老子解春秋意歸有國稿世而錄餘錄全
楚通志凡數萬言之下漢唐宋諸名家自成一家無
所摸擬天口而出信筆而成神情所至天解環流識
者以為孤出獨豎云

藏大錄

管志道

管志道字堂之別號東溪蘇州太倉人少耽意問學
尋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盱江羅洪光東崖王璧
黃安臥定向輩相與討論揚北忽有省於中庸明哲
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王之言意豁如也會即守築精
舍造士張志道主盟志道言剖切聞者多警醒常言
士必有避世不見死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與談造
人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為之節然
之可與立陶蓋其自信者如此陰慶庚午領鄉荐辛

藏大錄

管志道

一或進上徐南兵部車馬主事尚書死其能事倚以
辦馬部故董貢懷衡卒苦積後僅餘皮骨志道言之
尚書歲去三百餘艘據江濟兩衝中資水夫工食之
餘而四十衝之困始稍上延他如清蘆洲均國課募
水兵要政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營其千戶流言本
兵將以水卒危操練私歛血詞陳而起聞者殊恐志
道夷然不動臣制者輒自解散徐治其首惡數人而
已萬曆甲戌以公憂去官服闋需次都下見元輔張
居正久死不歸甚非之以舉主故不為顯諱乃約修

撰泥悲學上書以諷居正不能從會言者益衆輒廷
議出志道業心術之失十一月捕刑部主事廷欽滯
訟立得其情登入耳紙中輒訊諸罪人狂且狀書於
簿冀為異日照雪地常首其飢寒拊其疾痛不以因
故棄也戊寅春大婚禮成為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
中勅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居正怒而不收言尋
轉員外郎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廣直
指為居正私人為以陰搆之也志道出都猶以遵勅
中憲綱請入粵又上鳳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

藏火錄

已意實以絕政府互指初亦避其風米三越月為要
人累嘆不待已露章劾之然無可污蠅不過按摭其
詞以答風旨耳時粵中方有警志道履任一月即奉
堂批出清遠督兵條舉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
而不主戰主善後之舉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
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歛迹矣而得旨降調解任
馳歸為紳父老填道瞻送為之出涕明軍捕盜深同
提舉庾辰太許置患道老疾中當是時宵人訾周預
與傾之而志道亦以此名聞於世卒即起補楚臬以

母老不飲行會又有阮之者乃決意乞歸戊申以疾
終於家年七十有一同志聞之相嚮哭因奉其主於
耿恭簡之祠附食焉志道善屬文其詞閎博遠遡論
辭宏涌大婦冀以西來之意密証六經東魯之矩矱
揖二氏至晚節為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所著文集
若干卷行于世

方克勤

方克勤字去矜別號愚菴寧海人也幼而端凝五歲
始讀書日耕數句十歲暗記五經士林神童日之
垂弱冠編窮源洛閣閣遺書尋卿先達授受源委凡
涉性命道德必窮研探寢食為之幾廢固謂然
歎由為學必合天人之理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
嘗一歲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
舉然東歸益開戶惜心於易一卦一爻必欲驗諸
行事至於天文地理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

戴大綱

方克勤

辨博學於多富會海民為東江浙皆有徽吳語同知
金剛奴慕民為水兵克勤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
為盜本為盜者未幾！我勸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
盜非樂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
獲吏逃去從孫金剛奴誦短吏折一足始悔曰吾不
從方先生言以兵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夫里至
即招諭都事劉基為之副克勤上書陳勸懲之略不
宜姑息基聽其言而不從用于是即縣隔溪民罹塗
炭克勤乃棄債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遑當路

延入幕府克勤謝曰我僻校久矣非足與人間事

吳元年冬工師取台州克勤欲往以兵未就舉賢才
雲以心熱淚痕除恭敏明教習十餘年將上之未幾
吳武王卒詔立鄭縣學以訓導紳克勤樂於育亦即
起應命發書後者百餘人克勤據經陳義曲陽李
通學使信服多所放倍無何以母年高力辭歸潛生
進之省按陸學舍為監四年夏朝廷聞克勤賢命巡
按御史宋宏以書幣徵之克勤以母老不忍離左右
辭去考錄即承使若風旨據違訓違督案甚急克勤

戴大綱

乃不京師兩指執技則辭執既時其母命克勤曾試
考職入塔名到第二上特命和濟寧府事賜之冠
帶克勤至賓馬告所連懸於遠路論上愛養元尤
知意或蘇好不平垣府自富某吏昏不待呵問且升
舊堂坐轉訊與河天即學官缺孔子而堂額地聘前
進士為師弟子有者來臨階進補之從浮屠以某廟
堂而而鑿為泮池傳明兩序開財園於南北日一舉
視學親為正句讀校中各屬縣之內後各立學凡
數百區弟子員整齊有二十人兵後疏為最嚴格有

詔民開墾田者國主裁乃稅更微近功不供期缺之
後以田定其耕田民益情田不增開充勤與民約定
尚簡書刻為碑座為中下土昔當漢析為三每有
徵發但現者為則更不敢其緣向極嚴象轉我衣于
熟時有金役民者有誅刑即以中事漢事天面當
升為墾以道路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升就役像佐
畏金難之竟勒口吾知從民便法非所許也即裁
必升其白山與村者一臣義之不問即會起帳者徵
民七百其特案者州民病不能通清運者自准安輸

歲夫錄

濟南進出都曉免勤款就輸即食而保濟南致青州
告我行者非他即收開戶部戶部奏可行者臣愧之
即成錄故事無以安指揮使扶貴人勢當歲夏聚民
萬餘家民不竭力力泉統即上聲開收里免勤舍
日取病石收書用正千石為要關于中者同官從且
得探不致若名免勤開卷之丞相胡惟庸收開即日
詔羅先是水雨免勤極疏偏侍保同洋波以詞下警
水雨羅遷至是日詔下民羅等而散大雨如注是歲
五鼓俱熟我歌曰孰羅我使使居之力孰我我泰使

居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歲皆有年五年
秋即境直蝗免勤前德盛食指首告天夜開空中光
竟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即國大德氏有起懸谷
隨事則決大者皆小省論道之不留素積允快于
庶民月錄日有不使各淹或未有未其時作樂備食
之夏秋之稅每命斛罕持禁高卡出其子或年累句
不收民稅指倉為寄免勤令民自禁斛年款于不敢
出氣過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違一吏
而稅常充登江西浙之行有運銀百萬海寧水陸數

歲夫錄

免里免勤如部不使有所懸懸信比每斛益四
升以裡靈托免勤開其道遠官於胡紹之府台州縣
官為皆役免錄依之索略無嚴免勤下信符置卸無
敢不主昔信符之指以印識而中分之史托月日指
運以謀利免勤私藏之疑急有振之自已出漢行其
法得封爵堂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職責未清
昔捕鼠投道初赴官時戶便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
漢稅至者萬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
之士縣家皆獲果野無餘草牛馬雞犬散放即同富

藏大錄

展亮寔至於扶授山川諸紀率修崇禮禮應底飭花板
成附名本指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輝在
西門內平陸以濕居者弗寧免勤料棟材木快炭隙
更作修成南庭室一房以散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
行全舟人咸驚為疾穿上穴藏水固其餘力以成事
幼如水經即城南通派江北引河濟地勢高濶構石
為牌而時當洩之曾倚春林二帥歲久頽壞石填河
中舟道難之役歸丁經懷石治原而覽之故以棠園
階報大慶焉定秋民為陶瓦營為百餘間申戒火令

編民居為曹伍通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徐達副
將軍李太忠統出馬中萬之燕駐即稍久達官勢更
第索報勢相勝焉前免勤依序刪決無不如意不
軍稱蘇永嘉庚未亮祖持舟師數百艘北征水泗舟
勝竟免勤回陳越五千夫渡河否則以軍法論日耳
蘇免勤不思頃民泣待指天夜二鼓大雨澍注黎明
水起數尺舟遂沉溺而去免勤為政以風化向惠務
以德勝德始雖信慢免勤未誠待之卒自呢服武
烈悍將不和祀契亦他載在官雖無事終日冠衣坐

藏大錄

堂上名諸吏援以書詩漢律或公憤憤凡辟辟言詳
免勤片言折衷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
近名必立威名威必生害人者不惡為也府庭之間
不陳祖械弗輒懸像問示不妄罰省憲者積為六府
最八年春入朝太祖以高善治民賜燕儀曹使錢
其舊職順行獎諭有加且曰汝成當顯用卿秋八月
知曹縣事程貢書以不職被苦心衡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甲廉極揚挂數人恐程坐誣罪易服潛
索免勤追諭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孟榮之榜

據無亢庸無不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免勤用舍
中庭事時平月固未嘗附火而某則言公宇垣寔無
私周者免勤弗與辨遂就逮免勤呼喚遂隨行瑜百
里皆千餘人共訟于掌璫上書政府大臣頗以引為
軍憤父陷不獲免誣從江浦明年會宣印事起吏又
誣及之掌璫沒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免勤以冬十月
復于京師時年五十一免勤面白如玉髯眉秀整衣
冠大端動容周旋心合孔法兵興更母迎入溪谷西
陲血流通二弟劉賢倫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半

真任質不事表樣不以久近為冷熱之談之頃洞見
肝獨南冠過郡者必以未膠饋之不能步者傲舟車
送之同列以事余豫買布帛給其用且日送之對食
久而不棄餘休會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旦
日奉謝陽君知昔曰昔之反告亦醉矣不識君何
謝也生平素養簡素不取純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
易日不再肉不進膏事輒却而不食所守廉甚然毛
不取諸人每以物自隨杯羹不肯受况用字因
實進二求小器實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知號陽縣

戴夫錄

者以燭燭爾者力却之乃已物主官時祿米一斛可
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七月取十斗為食除息儲於倉
或起其廷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有所設施夜輒白
之於天焚香到客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其為天事
覽而和樂乎而中理有汗浸泉后于卷

劉子祺

劉子祺名壽昌以字行吉安吉水人出之戶有大星
墜指舍少屹然負良志受學于同鄉龍泉同其華崇
皆安重之華崇以女妻焉王師初下吉安士何新陰
冠帶至民陷獲有逆者千餘人寇去總戎念忠將盡
殺之子祺曰各不可殺視即謂總戎言逆寇非民野
獸不可盡殺將策奉命求為平民并令祭報盡殺
千餘人民心大悅或怡蓋擇其殺洪武三年詔即
舉文學士令以子祺應詔既集京師尚書考祭最

戴夫錄

劉子祺

正者得十人必以進子祺與焉是日太史奏文明之
祥上書曰唐太宗一世文學士十有八人蓋若朕
得此十人哉皆以高御史即臺賜宴子祺數言事持
大体不肯瑣苟有陳說實上書言今國家宜使都
閣中據古今現事慎教千古永矣朝廷得廣西簡
近臣任治之工曰胡御史其人連於大体可選也
授廣西按察使事子祺至廣西詢察民瘼遇難于法
者必有哀矜未忍之意時尋追為按察使持法嚴急
屢出諸獄切同僚子祺獨曰法貴平嚴失平失不為

勅旨即處因必手氣志心訊之使盡其情即服事猶
三回覆訊不厭即是款其或無憾也故所至臥議床
或以下亦當益感得五款州及刻有元祐黨人碑立
命碑之六歲改知彭州益務務惠政利民謹縣故有
都江堰泰年發行黎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
堰壞諸郡田無發前米儲修堰者必伐石錮缺費動
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議言修堰于拱至
曰王奉可以開董必鉄石式即為董白于府將以白
省上保難則于拱再具書言益割切者臣乃開於朝

戴大錄

漢之命不親以對于拱而育成萬子拱白得二十人
足矣忠疏決激塞度所用伐竹為龍是以沙土又伐
木書龍並錄置堰岸江水乃復流成都諸郡田民大
利之亦拱奏其法於後以貽後人又修彭州壩口堵
堰盡就彭州初堰發井泉隨之竭以率苦出負汲井
教里堰民乃復便井飲始教民知學民益知子拱
愛已皆服其化居三歲歎無因繫流亡者聞州有賢
字和事理業終于拱去州民戶口反倍入之教視初
至增益數倍時彭兵禍解未久好慕白骨拱望志命

坎必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數庭故有
枯槐數十株子拱至皆復榮又有群鶴來巢時、別
近人及子拱將遷群鶴噪于庭數日考績三載陞延
平祐所甚惠愛之和彭州時察郡故有病民者去之
廳吏側有強視數為妖前知府使舍避馬子拱命毀
祠更作室基上居之扶植總益修飭學校躬勵士子
築祠祀朱儒李簡將以祀化民期年百廢共舉民皆
歡信焉忽得疾數日猶視事不輟左右曰公宜少休
子拱曰十三年地局可必忘 召市一夕告水復有

戴大錄

大至隆于王舍是日子拱年時年四十五即入羅市
奔走波平如衣行親于拱為心勉格律然莊重不可
侮其如王廣而廣而人望而畏憚及水而設施則皆
愛之從遷地中延平人仁聞其寬大長者而初下車
其養猶好吏術皆疎然飲跡履不病下寬不宿盡是
以民懷克戴不援而治云子廣嚴關大學士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繼祖漢也洪武三年以才幹奉太
 常贊赴即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當番未稱
 繁劇而軍衝尤強橫需永百出依吏物違言辱前令
 不能應此同異視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聖執公
 法凡事遵理治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惟要惡之
 未幾永嘉慶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懲同同初為俱時
 有土豪數十人過問里珍貨執抑價買之稍不如意
 即誣以抄法入其故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

戴大報

道同

監通衛以金服諸豪端亮祖求辨亮祖召同夢以酒
 食徐高言之同厲色曰公為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
 亮祖不能屈次自亮祖出通衛被械者皆曝烈日中
 哀呼亮祖亮祖憐之又有富民蘇氏幼女於亮祖其
 亮祖因結勢使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漢以化
 亮祖因同逐居數其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誦同
 抗孤光聞王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級通同奏
 亮祖上以其狀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
 宥之亮祖亮祖罪二使同日誅王而同已先歿邑民

甚悼惜之同性峭直亮祖岸奉母備非音與妻子
 同粗織布收使徐奉推重同堂按一醫士罪當答本
 急欲得醫遣卒詣同釋之同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
 答之乃已後同卒於管縣更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
 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咸以為神云

戴大報

廖欽

廖欽字敬先，壽水人。自少強學，通五經，鄉先達咸器重之。洪武庚戌，初設科，取士欽與弟敬存共薦。有司一不偶，輒歸。以事親講學為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皆授河內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界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欽以楮入助民為費，會稅務使區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巨貲，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欽為言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盡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者。」

戴大霖

廖欽

臣旦詔就臨委欽，求使區人性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遣使人告其遠近，保無他民索信，欽皆奔走而集。惟惡漢未及期，由錢足公，無不獲者。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崇濬獎以詩，欽因請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欽曰：「何？」許其與省民，從其言，民獲無事。他即械繫，皆不絕于道。民曰：「微我公，我其亦若此乎？」八年，秩滿調吳江丞。吳江素繁劇，難治。欽治之一如河內，有侵擾，由數千頃，大為水，貯廢田，不得耕，勢家主相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廷，得白金官為之修築，責成。

之期，喜與同寮，皆失也。欽以他事避去，欽獨怡然自任。即詣樓，計其坐費，召從從，且喻之曰：「汝成民，享其利，不戒我愛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從力成之。』毋俾我公蒙害。」至期而從成，秩滿既去，過河內，猶為課錢，年十五，百文典守，皆指以誣欽，亦不辨。遂受謫，徙作于鳳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未為助，侵並陵者曰：「廖欽，何故以而能使人若建乃加款焉？」既而釋歸，杜門以教。諸子卿人，無賴子，誹詞以誣欽，及平欽曰：「我主孫野獸，更諸決辭，曲直子難推，我當受也。」兄弟俱遠，下獄，語欽曰：「我與若萬一有不辛，其如老親何？」吳君受事，爾得端事，親供湯無益也。弟曰：「我盡受之。」希兄以事親，欽曰：「死可以益榮，不能掩兄乃相讓，於訟庭，欽曰：『其皆在我，弟實不知見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欽竟謫成，富哈教，年以老病還。遂近交，時乃起為東州學諭。成祖踐祚，詔求文學士，世宗翰林，與各舉，而學世，解結胡廣舉欽，奉命龍曹，釋名至京，除翰林，閣詩導致仕，喻學子家，欽腹已康，代物無易，形與少，有道理，不亦姑安，安佐。

戴大霖

受也。兄弟俱遠，下獄，語欽曰：「我與若萬一有不辛，其如老親何？」吳君受事，爾得端事，親供湯無益也。弟曰：「我盡受之。」希兄以事親，欽曰：「死可以益榮，不能掩兄乃相讓，於訟庭，欽曰：『其皆在我，弟實不知見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欽竟謫成，富哈教，年以老病還。遂近交，時乃起為東州學諭。成祖踐祚，詔求文學士，世宗翰林，與各舉，而學世，解結胡廣舉欽，奉命龍曹，釋名至京，除翰林，閣詩導致仕，喻學子家，欽腹已康，代物無易，形與少，有道理，不亦姑安，安佐。

受也。兄弟俱遠，下獄，語欽曰：「我與若萬一有不辛，其如老親何？」吳君受事，爾得端事，親供湯無益也。弟曰：「我盡受之。」希兄以事親，欽曰：「死可以益榮，不能掩兄乃相讓，於訟庭，欽曰：『其皆在我，弟實不知見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欽竟謫成，富哈教，年以老病還。遂近交，時乃起為東州學諭。成祖踐祚，詔求文學士，世宗翰林，與各舉，而學世，解結胡廣舉欽，奉命龍曹，釋名至京，除翰林，閣詩導致仕，喻學子家，欽腹已康，代物無易，形與少，有道理，不亦姑安，安佐。

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欽伯曰我商人非尔父我是聚衆少爭識之羅拜於前欽不能隱執持酒有相慰藉明日各持繯以遺欽須臾衆救百匹欽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欽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欽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予苟以所贖為可受則昔之所為不過沽名以觀今日之利我豈受我民益恩請受欽揣知共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類此

戴天釋

貝恒

貝東與名推以字新浙江上虞人舉永樂中甲進士授湖廣鄧陽和縣縣辭而倍險前之名能治者率以嚴東與寬以教之而學于札義其民感化相戒毋始羞賢余載餘以祖喪歸吏民不忍其去有流涕者服闕補詔東河縣東河當南北要衝索苦過使往還共給之費東與規措極方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隱緣飾人取罪者東與曰盍以直報之薄愧而止隣縣盜劫人區其賊古冢中冢傍掛民溺之其後被劫者誠

戴天釋

貝恒

與故物執職訴委官民不勝考掠克引伏東與聞而疑之然非其所當治嚴得而理之會有遠人過東河被盜與誘與併捕已隨事以擒賊隱神而嚴督執察與大索得無獲與于除盜隣縣劫盜皆在拂民逐獲死賊有兄弟與執相告者執以大義使退而思之兄弟皆悔謝乞歸以過賊有殺人賊未決而兩日供與與與能審之揭其隱色若甚哉為者問之曰豈有克乎賊曰非當死無所克但憂身以宗祀無繼耳遂令其妻入侍疾後賊死而妻止于馬雲載早躬禱之

西五委開長堤引咎自責望速散養堂置又當建議
於期請平報為願附討深之仍下其議者近州縣通
行之祀與鹽商及學舍各親于兵前和縣者半苟且
將事求與率必薄出奉以倡邑人咸作新之舉則
詣學宮進諸生與之謀說正而業而月日程之金
卿社皆立學時仍行由開規民藝復以驗勤惰邑西
南有漂春夏潦水無所洩泛濫漫衍近漂之民恒廢
耕東與相地將開渠如諸火情河召民役之與其能
誠辦持不可曰法不待援後民來與曰以利之毋有

戴大錄

我獨任事不相及也集或謂汝壤亦訟亦無事乎
縣流使陳婦前患尿按撫如子車為征北唐命河
南而東而民亦隨軍供饋餉即足各道官卑之操行
者位不為嫌雖計東與投然曰天子親征臣下可
避勞耶即治裝就道民聞全行皆折罪以從勅息飲
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河無一人失所者在官雖
小物必思及民營信有餘棄發賊賊皮朽索故紙之
類悉存本山區間賊食費皮為膠鑄錢為杆揭紙索
為標貯之庫會日車駕迴幸北京勅使督建席殿所

野意濟慈恩而又不費有存善康公明大休德任舉
憲者朕命已下縣署有餘人詣闕乞留從之九載
考績于京師時仁廟監國肅共得民心特陞秩正
六品俾遷任改開東獎陳表瑞繼迎祥數十理嘗坐
累罰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即復任民競趨代其役
凡三罰陳氏子代之不歡而愈力其清人如此其與
和厚樂易於物無稱而執守甚堅苦飲酒既仕遂疏
之動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雖隆冬歲若不
易宜應為子卒少官不五十七回奏屬下堂吏胥者

戴大錄

老翁會恩至悔自縣治主於窮鄉民無男者少素
服奔走足稱縣門之外者日數百人家無一婚之者
與陳以子相與無愛治指飲果東河之民皆欲挽商
望之其子不曰幸奉治命必還附望于卿先盡其
教選式於是子民相率致詞於尚書張本曰自貝大
大治吾邑之民人且無憂恩各趨其所務無論于赴
備壯者以時給俸賦老而歸者供於家爭奪之風息
長少之分明無悍吏猾胥之迹及門歲來皆有永早
夜腐之憂皆貝大起惠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為吾

邑我今將歸。歷矣公出吾東河而貴顯于時。必能致
顯人為貝大夫不務之圖。亦庶幾釋台儕之憾。也
尚書典之。揚言于朝。士無不想慕其人。翰林學士
李時旭乃棕東。與治行狀之半。相揚士奇為列傳焉。

戴大錄

此錄

沈鍾瑄。安人本姓黃氏。初以小吏給使。禮部司錄。每
有事。即立止。必引之。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鍾。以
尊而。非已。震奇之。因薦為儀制正事。在崇禎天
宣宗。為南京。高。建。北。官。二人。迎。駕。眾皆憚行。震以
鍾就命。鍾。慨。然。應。曰。是。故。非。我。不。可。銷。馬。馳。七。直。夜
至。南京。駕。發。鍾。紗。帽。進。頓。首。鞋。步。扶。板。橋。行。中。餘
里。不。辭。其。勞。宣。宗。憐。此。勅。令。就。騎。每。至。項。以。則。已
先。竭。道。走。宣。宗。面。是。知。其。忠。勤。可。因。進。為。郎。中。蘇

戴大錄

顯。出。京。樂。以。奉。長。吏。治。狀。同。蹟。朝廷。屢。遣。吏。督。責
無。效。鍾。德。勅。以。班。級。十。即。缺。守。俱。擇。良。牧。半。相。賜。士
奇。等。奏。鍾。與。蘇。郎。模。範。賜。勅。以。使。行。事。乘。傳。赴。郎。鍾
同。乙。祠。約。即。與。蘇。任。吏。斧。花。案。積。請。密。以。宣。鍾。然
然。若。無。能。為。考。既。上。日。吏。復。詣。晉。鍾。曰。若。謂。吾。真。不
幸。耶。應。舉。上。日。標。無。一。道。立。摘。與。問。某。為。我。出。入
若。失。出。入。隱。藏。顛。倒。立。取。一。二。單。即。疑。下。腰。殺。之。僚
屬。震。據。鍾。因。弄。舉。便。為。金。皮。儒。者。且。然。之。終。遂。弄。為
主。文。積。震。置。通。問。勅。合。簿。以。防。詐。偽。衡。平。久。暴。橫。痛

加繩禁錮俾始專嚴整家修惡不法卿里武斷嚴整
林越之而執忠事勢單孤思二簿察民苦惡者籍其
名既施行則各列以示勸懲地喪不時俗名論承漢
而峻其校督利罰民畏而感無不遵令鍾既連而果
又素忠直簡廉上心故凡所論列悉暢施行即田
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待吏鍾擬奉求減楚香白視
或動以福禍不顧職上卒將所請凡奏減省重額止
賦田銀七千二百餘石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
免過半已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傳徵濟

藏木錄

遷田銀二十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錢罷
平江佃重漕歲取民船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
千七百石免稅免罰減漕白二樓布七百疋銀數亦
兩奏率倭倭陳需無度請漕需水導泔塞排明平氏
擬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渡迎中三萬六千七百戶
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蘇民至今受其賜尤重於市
神社殿山川龍女祭泊伍員祀仲淹諸祠宇皆拓而
耕之享賦誠慈而場所傳教響應與崇學校教養才
皆學拔孤寒有起家為進侍者則敏放為不稱推要

度量府如才民皆化孝風俗淳良大吏舊習朝序
果而舉府連職離辭一為歸宴賜詩恩寵告至而
以蘇大望猶倚為父母不違其官雖亦無倦意久之
丁內艱去任民上請已運鍾治後除歸任五晚五年
九載滿計開闢七民上章乞留任叩關者不萬餘人
遂再遣運任慨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
于任民益哀之粉永樂和承平日久使時出四方
絡繹不絕承順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怕
有五十六家若為田米內官嚴太監尤久或織造或米

藏木錄

從織或買食為花本皆侍以割民析或無藝即伏糶
正少許則加稅捷難太守亦時苛責不貸也其他怪
過內官在撫至傳因難跡於船遠水次鞭笞他官數
至五六千以病常鍾既推和府知蘇州有內官難治
乃請賜勅書俾行揚士奇雖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教
母字微之必柄不報之日有謁一勢闊于驛拜下求
答紙捧起出於衣袋因木喜稱且長揖乃揖而出與相
抗論畢出麾僚屬趨上馬不戰而己御騎押其後由
是內官至蘇皆不得健即縣之史春內官以事杖哭

縣主簿吳清鍾聞之往往執其兩手悲數曰汝何得
打合上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項事乎未俱謝
為投食而止于是終鍾在任十餘年間未嘗假內官
之志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其忠澤之在人尤不
淺也

戴大霖

周旭鑑

周旭鑑廣信貴溪人縣令兵既宋魏國公密之裔也
以棋林封為周氏後因承其姓旭鑑生西隱歛重年
南達志甫冠以家貧發書然志猶未墜已全關其才
將辭為孫旭鑑取事乃筆以特來就索之急辰山谷
中展勢不家已乃自於今領得從弟邑庠與諸生遊
于是學識日進永崇丁亥詔儒臣修大典旭鑑被荐
召入客局肅武殿地即久之命權和通政司經歷
事值車駕北征旭鑑從掌督餉以舟車下不避勞瘁

戴大霖

周旭鑑

飛統也懷期茲辦既還兵部知事上以京儲出
納弊害中款得廉明剛正者准之尚書奏義以旭鑑
應詔旭鑑受命深自激勵凡豪猾窟穴倉庫便通公
私者悉抵罪攻事還任通商京通政司副使缺上
以旭鑑選進順報奏對詳明特命著之宣德九年以
內外廉去年安報聞入京舉若曾察守即李嘉父存
旭鑑封任即守吏部侍郎即都城巡撫不也附祖史浙
所邑田黃為休也續錄民性尤頑尚告許有小忿動
以兵相與聚然若把按官府縣長以張勢射利史稍

遜言其私免勉政務以冀哀憫一旦謁文廟運方值
事溢然而逝旭繼為人致願望類秀日疎聲氣岸高
遜性度個儻存心制行天不放散居家以孝友聞流
子處州守秩諸暨教諭皆賴其教以成入史局時
即與賢士大夫遊高書王直御史顧佐學士解僭
修撰李時勉等共交最深前台守李性公與旭繼至
好事白性被黜徙還家屬而即旭繼置舊宅集加存
閨後婦為治後李人以此益賢之入仕四十餘年以
家累送食飲被服寒暖書異比華裳無餘貲此老

藏夫錄

為漢陰其郡人無貴賤老幼莫不悌其賢者愛其
盡家推所屬末遠者數十人又追念古已捐與祠祀
之

何文淵

何文淵字巨川江陰廣昌人舉永樂戊戌進士拜
祭御史以廉介自持起按山東陰奸橫伏吏民畏之
升宗即依命考四川吏治文淵察其最惡而熟諳者
風裁凜然實獲注官去時蜀中早所臨郡邑無
兩人謂之御史而為蒙上官知府楊昭妻與者民仲
知私昭知之付仰懼罪潛赴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
南貴州建昌府都司各以所部軍討之昭遣人訟冤
文淵移檄止所調軍具以市關稅而上遂直其冤寔

藏夫錄

何文淵

德既平指張御史有異力者體察南京獎政或推之
湖廣承余以往因南條奏止皆從之與或上以
蘇松等即任即回督署得其人命大佐各舉賢能若
都御史領侯厚史則知溫州府至則視民之病病政
之得來如與舉太舊顯曰本私以三畝為陸田俾輸
粟稅與後田有責實而最畏勝稅之吏追收籍與苛
從隨山若取故吏按連平文淵請約陸田之稅與水
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即所屬西縣稅課司
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用金銀而稅止輸鈔而舊

藏天錄

藏天錄

戴天錄

戴天錄

之乃殺軍者也。文淵詢知賊據烏風洞為巢穴，遣
經歷黃能誠往捕，是悉得其巢，魁時都指揮使李資
等捕盜無所得，乃執平民以大格之，皆曰：「詎服文淵
移文言已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資等怒，必欲置所
執者於死。文淵抗言不抗，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
朱良觀兄弟爭財，訟於郡。文淵召華卿長老諭以兄
弟天倫大義，因判請於其狀，有云：「抵緣花底鶯聲巧，
致使天涯雁影分。」句良現兄弟感泣，遂修親睦之
行。是歲，五邑浙江布政使黃澤以其治行聞於朝。

藏未錄

宣宗賜望志獎勵，增秩二級。字即事如故，命下札部
尚書胡漢復存文淵。宣天用乃推刑部右侍郎，將赴
召溫之官吏軍民，或老或就，泣遮道及出城，男女送
者萬餘人。填塞城門，居民在江北，步率父老童稚望
風拜伏，悲泣聲震岸側。在郡六年，無錫錄取於民者，農
蔬食處之怡然，民思之不已。為王生祠，歲時祭祀。及
在朝，數上章言事，皆聞於治。休寧縣延有政事，百官
廷議之，淵辨析利害，眾皆服之。論因常為求生前沒
辨而免，溫不可勝數。又命典獄，兩掃園，夏月則寬

其枉，矯正統元年九月，詔往維揚理盜法，惟私販情
重者罪之。餘悉寬，賢議者數，悉指其家。文淵力爭，所
全活者百餘人。庚申八月，命經理京畿八府荒政，多
得賑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而叛都督
方正討之，敗殲已而遣使入貢謝罪。群臣復請討之，
文淵上書大略言：麓川一彈丸地，隴里不過數百人，
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命官軍
耕守，操備遣使諭以禍福，好生惡人之常情，一聞
開示，可生靈路。必指首稱臣，與琛入貢，若或冥頑梗

藏未錄

化，乃相繼觀。他如此，則遠人蒙再生之恩，而朝廷亦
免出師轉餉之勞矣。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邀功邀微
者，倡言征麓，使卒以山川險阻，弗能克，兵疲於奔命。
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農始悔之。尋而六月旱，詔文
淵審處在京，學因多所平反，不可殄記。咸法較議，越
數日，天乃雨，遂大有年。上封事者言民之盜竊者多，
然刑之則不足使，之懲則自今化者宜扁其門，曰竊
盜之家，朝議從之。文淵具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
犯俱判字三犯者，絞。今按律條之外，人加其罪，況在

藏夫錄

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結聚為盜者多若盡出牌額
 數年之間各處腐盤牌額頗多四方往來之人觀瞻
 實傷治俗者奏乃寢其令文淵以疾屢告歸少師
 楊士奇少保楊溥勉留之且擬大拜文淵力求罷
 上乃許之己巳八月 聖駕北狩 景帝探位詔
 起之遂驛召於家既至以為吏部卿時貴州蠻
 叛議討之文淵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遠侯
 張瑄鎮守夷人以此安永樂中始奏以其地設都布按
 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承運至作亂已連舊制所
 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折設衛門北旁也先請遣大臣
 迎車駕還京廷議不決文淵倡言於眾曰此事雖
 才上章不得請不害已也於是自草奏同群臣詣闕
 力請迎駕聖與兩還文淵與有焉明年以革易
 儲詔晉位尚書與王直同理部事頓倦以進賢國
 治為心而好忠者不一文淵知不可力求退避已而
 言官交章劾文淵貪婪奸邪乞治其罪詔下獄文淵
 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已降下民作之君父有天
 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益卻之既致仕

藏夫錄

又屢以告人及 英宗漢碑卿人固虞文淵必及禍
 一日訛傳陳柳御史將至不皆驚疑文淵遂自縊以
 所著純養奏議收民俗用司刑臨用書義庭訓四書
 講義札記解義皆行於世子喬新厯官刑部尚書別
 有傳

劉安

劉安字志康，淮安山陽人。幼聰敏，過人。父曰他，月類劉氏者必此子也。九歲喪父母，既長，質貌魁偉，舉止端重，嘗撫松樹嘆曰：「有親而不得養，與夫有子而不能類揚者，鈞不幸也。」因肆力聞學，補卽庠，累舉不第。貢入太學，推知南宮縣。安居官，慎操守，勤撫字，教民耕藝，壯士子以進，修置義倉，義塚，保貧有養，公有歸於時，稱北方良牧者。知安為允宣德甲寅夏，境內旱蝗，安率吏民抵持三日，天大雨，蝗亦頃絕。是歲，鄉邑

戴大錄

皆飢，惟南宮大熟，明年隣邑饑，蝗獨不入南宮，境遂大熟。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會之魯恭頌，梓潼子述，巡時有賊，張普祥，守號白蓮，會河非騷動，賴延康之急，安捕其黨，傳後守，擒其家，得簿書，錄其姓名，吏歌送府，窮治之，安不可與火之。全活者幾萬人。縣南有李陽水，廟碑高丈餘，載久祠額，碑仆安一日，車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石甚巨，非數百人不能起。由視碑神祠，有重碑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雷足，碑且起，立安以銀觥奠。

神就付諸君，中國具其事，以聞。且諸華祠，詒許之台。

工艱，草萊增基，址興，收聚，振他，獲錢六十萬，歸還焉。修葺之，需期月而屆，或正統辛酉春，安慨科日久乏人，乃市巨木，送學宮，諸諸士曰：「吾以科日望汝，策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德。」是秋，尚書白圭、御史、舉進士，遂以所市木立，卿貢進士，皆又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不乏。九載秋，滿民舉，疏塞道，車不得行。既又詣闕，乞留不舉，尋被存陞，知杭州府、衡繁。難治，安處老，格如未幾，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二年

戴大錄

病卒，年六十有二。

劉寬

劉寬字嘉秀安福人舉宣德庚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正統元年授金華通判時金華連歲凶旱民多鬻妻孥輸賦實奏寬其征且為贖還所鬻舊信民實親視不能募者多棄之寬聽加禁此或諭有方者收瘞其俗稍變義門鄭氏後為大平山西甚病之突為奏通其政至其與後先賢祠墓修築學官俱委之有方不以後民民深得之即有富民以殺人論或獄或失實設為密察其情益告者故為史家資而後附

戴大霖

劉寬

從三不以語實氏因禁誣產非富民殺也立辨其誣出之歲元早傷邑雪火弗應實齊沐一博即而即經行地而後隨至一力行縣始出即一徑迎拜于道行十里許遂執類群至且行且拜實乃馬視之群理則伏良久乃去實夕獲夢神語公否將大實驚起至廳事大且然矣用米求賊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既聞九載聞母喪不越宿即馳歸居喪哀悼廬墓三年起復陞順天治中府市劇民類實益以公廉凡所料理民惜趨之事以先棄天順庚辰九載續罷復知制

推府主則刻吏樊蘇氏煥捐商稅十之八九施為有叙民作以悅居無所訟處民叙與中使有違言中使怒叱左右辟之時侯使大百餘人聞知遂大呼入擁實以去中使慚且忿上言實殿之實亦言中官酷狀詔兩遠之民數千擁道泣拜以送比至上親詰之得狀遂俱下錦衣獄鞠中使伏罪掌簿白符出以疾卒年六十有六實性剛直少容行已峻峭意所與者無貴賤一接以溫顏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制曰惟聖性難剛柔合德

戴大霖

自大賢以下夫有不明而能立者自待益不度歷官三十餘年不苟取民介終始以廉潔稱所主惟一蒼頡執後米嘗以妻于日隨環堵蕭然敝衣糲食晏如也及其得罪方見知控上而為卒士論惜之士手推好結史事微公堂或出與馬上相長卷吟誦公退手一編至夜分乃寐有詩即呼童焚燈起書之為太子易雄渾時有起事者輒送師告休所著有元史畧孝慈集解小學集註春秋集錄持歌錄詩文編藏于家

王汝積

王汝積金谿人宣德中舉進士不第釋褐分教政和以師道自勵勤於誨人出其門而登仕版者甚衆九年教有成積至京師大臣存其才可治民遂陞知絳州其地邑汾潞土隳民繁產薄稅重人鮮知教而健于訟前守不數年率以事去未有滿考者汝積至州以爲人給則教行知教則訟息固行其土利有未興者與之稅民業有偷惰者董之不數年民業既給乃大修孔子廟益廣學宮篤興祀義教養具修風化之

歲大錄

王汝積

美廷及旁郡民以事至州者告以敦本節用孝弟禮讓之道其愚且戇者更懇誨之不遠數事無小大必敬必慎尤篤于信以按下列時事有未集者督以豪猾更卒因黃緣為奸民茹其毒汝積凡有徵集不違人至御第書券繳付里甲與民為期約民初赴其期無敢緩者望闕宴然無進呼之擾犬不夜吠民不見省南島峰地瘠且隘汝積勸民耕稼至桑以時悉墾不食之地使種五穀以足稅倍沃土給夏秋二稅遂輸者非陸載所及近入者有加耗之獎汝積家之有

方防禁有法故租不後期民不知擾境內安有蠹生

將害及木稼汝積請以虔誠出害隨息絳俗勇于私鬭忿不能勝即投井死其親屬厚誣與聞者或至破產汝積督禁立他民皆格使州境數年盜賊始絕思有行劫數人寧悉掩置法人服其明民有遠年流移四散者聞守此寬仁皆扶老携幼歸者踵至汝積率加賑恤使之樂生興事此其政教之大者不能悉舉也民有爭訟細事非有大惡當治者即懲責諭遣之于是民信且淳爭訟衰息什獄空虛皆累年累月

歲大錄

于治滿九載考績當去蒼民相率持詣藩臬乞留汝積固止之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績行有日暴疾卒時年五十五

魏鐸

魏鐸字振祥行以也性剛方雅尚志操少游邑校
巡撫侍郎正謙施重之正統丁卯以業成貢礼部卒
業太學景泰丙子授定興知縣定興舊近京輦號難
治鐸勤撫頑俗撫慰良弱節儉浮費不逾年政令大
行無敢梗抗者定興邑小路衝先是走逆馬匹及糧
扛什物匪徒聚聚縣民力疲散農畝日荒而逆逆不前
鐸依法編定牌甲班款不番夫通合用糧扛弗延給
由是民力寬野農種不廢事年有一二熟象賦結京

戴大霖

戴鐸

要官為親謀索與邑長抗抗相往來通饒遺邑長皆
折節下之鐸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絕以法不少假貸
邑熟象怒大肆詆排煽惑成獄定興民無男婦長少
及籍或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閭訟冤乃准行勘使者
悉受風指以威嚴臨之設炮務於庭款鐸狂取鐸神
邑自若略不為動使者隱叱假寐恍忽見公服懷項
者厲聲曰魏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宿大驚乃
處心相害事遂白相調它邑定興民又橋車已留鐸
仍治定興徙之而代者已至通鐸聞父喪守制還汴

服闋補文安縣分民上中下三等躬親祭驗弗遺史

胥官賦役均平同有怨憾以數民植桑本其勤志
行貧弱抗天桑本所在籍勢成林父老指示幼者曰
此魏公桑也此魏公桑也秋滿改三河成化甲午鐸
乞骸骨歸城荷李不終日棠棠蕭然至無以代步氏
浮泣舉送不可留用相率各出微贖市一馬撫鐸騎
以歸鐸強徒之曰吾抵汴即追還民或有未信者鐸
既至汴即遣馬孺父老見馬至咸歎服以為近代所
未有也弘治丁未卒于家年七十八

戴大霖

連史劉振曰國家取士以科貢兩途而往時貢之得
人為尤盛何也蓋科舉取文辭而貢猶寓成周鄉舉
里選之遺意是故有敦本格寬之學而不工於應試
之文此治世之所需而科之所不務取也貢則收之
故有常貢有時貢常貢以待中材而特貢以待異品
則天下無遺材矣近世重科而輕貢貢者窘於選
募往往以前途短狹自阻子女家計又從而驅迫之
鮮有弗改其素者乃若服介踐方之死康麥雖推挫
百至而卒不少回如魏鐸亦由貢出身也姑述其延

馬北邑一市時時春苗之後僅見若人耳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藏木錄

李蔚

李蔚字世瞻臨潼人幼為癡狂更雖初來感著手不釋卷登成化己丑進士居官廬州知府清慎自持不然而官燭鋤強禁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飢備極所屬加意安粵士庫藏銀帛會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倉廉賑濟全活者甚眾所屬起解馬匹令輸泥解馬七戶貨之民因始蘇戶口益鈔存留全原解價以三之二給官軍一充府庫若民兩便災縣太河水急人每溺或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司淡海一案報至

藏木錄

李蔚

八年方易陞河南左叅政去官之日逕遁挽留者以萬計立標頌之居家有都御史與同年者遺之木使葺其居不受此卒貧不免其妻却氏不能遠日守臣以聞命有司月給米養終其身力

吳愈

吳愈字惟謙別號龜翁蘇州崑山人父凱字相度仕
終礼部主事脩止強執事世為孝年四十棄官歸養
鄉人私謚即孝先生愈少開朗闊書需目不忘雲
詰勞氏覽辭朝文集數百言醫記取筆書之不遺一
字資既顯異又敏學強解不遺餘力成化戊子舉于
鄉明年登第益精選不憚選授南利部主事銳志明
法每退自公輒臥獄詞翻閱凡事始末程傳爰論報
忠完而通之事主迎解不煩檢會所部吏理裁輔事

戴大錄

吳愈

尤苛刺愈有決獄利庭無留獄祈律詳明所當必允
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苛守中官矯不奉法會有事
當按愈持之愈中官使人宣言數愈且俱以揭愈酬
野間整語五而遜卒竟其獄不少謬後然不為深文
內庫隨大寺學少司坐死者數人愈其獄以此諸尚
書言指罪既得奏以此為愈曰法如是不可喻也尚
書執不從獄上時何喬新當獄閱其牘稱善曰此吳
即中某也但所坐罪主律而以此言卒改用比律奏
之尚書乃悔不用其言由是益任之每當選執奏留

大凡一舉當皆在離故署弘治庚戌乃據知杭州府

申愈始大出舉為吏部尚書鄭時侍郎徐懷祖掌
愈信長蒲果奏法為取州之命已下叙去宗師葛里
估煩喜許吏多華緣為計愈始至判贖日以百數吏
故驕列數事愈主愈且判且問隨摘所給數事訊吏
吏叩頭伏愈既精敏苦發摘而濟以嚴更有犯即便
以法吏畏民懷訟腐表鮮尤慎刑獄每行縣錄囚必
有平反慶符盜白晝行劫縣吏誣執二十七人皆抵
戾愈審鞠確確推示人其盜乃悉縱遣之其後果獲

戴大錄

徐益貴州都司用兵叙當轉餉道落險逃愈調遣節
通民不告而軍集治行諸部最詔錫格瑞文幣詔之
行屬長事須狀奏發後居剽悍易動愈撫以恩信示
之礼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致調事會撫臣移文發
其渠悍無常聞愈執不遠尹犬羊之性未易撲伏
萬一奔逃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為然欲致之已而推
剽而掠提不可制愈手書諭之即復歸其推誠待
物為良緣信而此舉官為愈以馬湖叛有招擒捕
致與此壞儒果更其武會于致愈言整核到無逃謀

然花甲精利兵亦強健未易收取不在重圍困之賊
中無水不一月可堅而降也賊未決而電索城走將
糾諸夷為亂家相顧不知所為愈徐曰電在吾故仲
矣聞其故曰彼以即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
巢穴一窮窟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仇彼且無以自
容又何能為因遣人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凶授
首及改設流官其醜類不服漫嘯境上却即印為亂
服益恒援愈親叩其堅好言諭之曰若輩情有款言
言諸朝皆有處分以印出朝廷夫一印復制一印于

藏未錄

我何損若持去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然用之物自
臨罪時故為若言若無以印為也眾即委印解散自
首西鄙叛軍愈未謀也此奏報而實不及眾為不平
愈曰敎典廣按師或不就我寔先擄此字臣貢也今
得無恙幸矣今即九年初農休業興學教民民靖化
洽歲亦比登乃平錄更賦句考遺儲之侵于民者得
由十餘萬輸將特調木數十萬以時賑發流移未歸
戶口增盛境內大治登交便河南右恭政兼理屯田
時田多為藩府乾沒及黎家漁取或假中官庇虐威

抑詆調英能致詰愈營者鉤校多所諸止在省一年
展未錯事方將有為而臺軒出矣不悅愈者遠送中
醒醒之愈亦已倭遊逐致仕去愈職應稍審舉動詳
緩每計事必妥其終斷度不刻不少涉漏一時雖若
廷遠而積欠愈成往往有餘得標往來非公事不輒
索官船雖遠不給過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
物遺嘗自言在官結費一錢以上皆注籍金皆可覆
其可為必視法所在故居官中外未嘗一掛吏議其
侍屬吏持磨雖少喜不假于詞色所不喜者亦不輒

藏未錄

肆放控不立科條不收聲譽而貨行獲方往、出街
召者上故所在政事舉然尤不欲有所附離初登第
現政兵部即餘有與當途此者雖善愈故為非重致
獲致要地愈謝曰某忝列進士入京自存本末因緣
進取非所志也其人愧謝後常途敗所引成士登而
愈無與時人或傳其職其後益勵不變浮沈常調者
去三十年晚始遷迤一奮而竟以諫罷士林慨之家
居出不超居或有常度接人和而有辦政雖燕笑融
洽人莫敢慢人有過未嘗面加誚讓惟對之不吝而

已其侍子亦亦然人每以是候其顏色所加甚於
 質責也故諸子若陳咸子自將無少從他間庭雅
 股營既不聞邑中格詩孔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燕
 設精整孔文祥雅周旋博雅間終日忘倦脫戲聰明
 不表音吐洪暢鄉人罔不慕其令德焉嘉靖丙戌以
 疾卒時年八十有四

戴夫錄

丁積

丁積字彥城字都化中進士授新會知縣
 初至官有中黃帶梁長責民償通過常漢嘉新民積
 禁長欲進楚其資券年未及暮干謁杜絕權豪縮項
 民大趨全謝愈俗溺淫靡積盡毀邑中淫祠著孔武
 亦之擇立卿老使董民俗月朔進聞於庭優札其能
 若卿老馬廣為解纂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庭再拜
 致謝民有賭盜大榜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誠改
 悔然流去積始或賭博出良家子則召聚廳下罰以

戴夫錄

丁積

小學諸書邑中民戶出錢輸官故名平均錢其時令
 長悉以錢貯官湊令甲首出私錢供用曰當月錢每
 年可小戶歲費亦五六千餘積為以丁度定錢足
 用之外悉不妄科甲首納錢早即還歸田當為民辦
 免押書通繁雅民群為計賂積示之手書曰君子但
 求無愧於心而已慎毋妄動貽我羞辱積於春秋祭
 祀而賜軍校極其精潔坦立行列更視方營執仗之
 人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雲值歲早築壇禱雨晨夕
 跪伏七日歲暮左右進曰明府聖命所關可以少止

積河曰民如得雨否。歲何害至八日暑氣愈熾積觸暑既壇衣汗浹踵忍風大作祭壇中大着衣積累不為動兩通空而下其日遽止復穡至十有一日迨于常足如是凡三邑中忠臣義士以及節烈之女或廟或墓各置祭田令人守之積治新會六年始終在民竟以贏卒一縣之民爭哭相望有擗腹哭甚哀旦人聞之或開或甲甘其利我家人大人叱告不能聊生已去之十有三不也久共立而記積以仕為學耻俗吏自居其始至新會集眾視墓先竭陳缺車於白

歲夫錄

沙祇軍門使有林光張謝積旦夕同聚聽其言談如渴得飲索味雖倫之卒也遠邑諸生各貢吊聘之費亦缺章弟子有日罰帖以記自過

文森

文森字宗嚴長洲人成化丁未進士擇揭知慶雲縣慶雲地瘠民窮歲大旱森至首召父老問民所疾苦咸曰歲旱民窮而督賦益急民亡且盡森曰而來吾且食不無憂賦也即開獄有以通賦繫者幸縱遣之乃上疏乞免田租戶却以撫按魯奏不報森疏再上語加切率免其舊賦而請限於上官令列戶給之戶不過五斗森曰戶有小大槩給不均給之當以口賦我以什者官味之森積廣積積占數計口而發仍

歲夫錄

禁時司不獲驟獲稅以給由是民被實惠而上官亦不以為違會開與濟時役民甚眾森曰民飢且疾何以求役者即得減役現他縣獨得不擾即又役之治道敷亦而遠之境故高傳學渠堰民現雨澤必田一遇旱則束手待斃森教民相地鑿塘蓄水以備旱而旁則決之每宿視野中屏騎却玉觀復勝畝持食一簞若一死或當食不及頓次便憩樹下昏旦出入森臥自東而西且裂帛為止而度於橋祠曰靡神不密荒政之一事也因三八塔祠修復龍王廟修

禁社搜縣屬諸鹽而盡毀諸淫祠俗有所謂打早魁
者歲卑則聚惡少發新瘡晚暮而鞭之或執產婦被
發坐而沃之由林早魁森論之曰在法發家邪丑皆
重辟若者奈何論之固嚴為禁絕縣吏有煙患森捕
得執癩而藏之或問故森曰野無青草異時何以自
明既而朝廷恩遣使行驗民賴者免賦而他縣無
驗生累有之森雖重學校捕暇即詣學宮與諸生講
解示以法程里社設學以教鄉民子弟桑以孝友而
勸相之有捨父克者數世同居為表其宅里他貞孝

戴天錄

有疎被誣禁可誣而誣者及者咸勞以金帛撫其孤
孫嘗出關有夜織者旦告其夫而勞之縣民故情至
是多勸而勤縣有養濟院而無廢舍為構屋四下餘
楹具井釜給薪費而彼以時不令夸町縣比不登民
流感感而頌為善生焉如故永上流極言不均之弊
下兵部奉命家議得通融均給縣隸滄州每役縣
民為手級子夫皂之需流徧轉輸曠日煩費民甚
苦之森曰縣隸隸州各有不土州安得擾縣之民
而打監司嚴之仍請下修縣監得視度其在縣二年

以世憂去服除諫郡城金郭城地租民饑饉而善其
森主轉奸人執革輕或違獻時宿黨為清豪指歛
敢不敬肆縣有德府王孫歲輸子粒至府官拔無
管皆之至以鉄鉗繫廳下榜言之或賣所乘驢馬不
足償森言於監司請自輸于長吏不可則征貯於公
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擾會有詣咸陽年田租而王府
征輸如故森亟言王巡撫大臣得減輸如詔旨因疏
於朝極言王征之擾不服富民緣違儲出內為奸利
森列積廩下金輸者書月日里甲姓名并所輸日投

戴天錄

積中遺富不不得近不上供載帛不閉里甲大小及
民貧富禁征之胥徒漫漁取其中森以九則占數而
賦其里保占帛以輸而者十五而輸復有茂民或使
之境有西縣河舊通漕運歲發渡舟專官領之及禁
貨陵岡上流屬森事官而供朋如故森請嚴之所司
不可森曰上流既禁則河不必沒管河官既罷則卒
不必設所司不能屈平嚴之縣成久地而惶惶不能
蓄水耕上倍薄上叩而果去城一舍有障水使綿亘
十餘里亦久就廢及是亦修漫之又於堤口聚土以

遺水術凡所為與草利害無所不盡而崇獎風俗激
昂士類悉如慶雲慶雲倚山海而臨瀛渠廣遠無防
而聊有梁山之險人當東平汶上壽張之衝皆號多
盜白曰盜劫不可逃森所至置兵什五分曹吏
邏約通盜併或檢捕而為懸賞格以勸勞之改盜出
境內無脫者皆被即徵捕切盜森請撤撤其夫物
他日復盜遠語之曰爾前盜某物安在盜駭愕即吐
實畏前劫即中者益即與真保定化壤盜出沒行此
森識其方高耳有為人執果避追其真殺之求盜不

識大錄

淨戒得報律已上榻中說於上不承曰此故已執
也森召其妻至雖執我今我之妻還錯真能舉已執
也遂引伏有趙者者當通追一僧知其盜也苦而逐
之既而僧盜僧言誑趙為索盜索森使趙青衣雜
群兒中問盜誰趙否曰識之乃群兒中亦有類趙者
予曰無也森曰果爾矣再因釋趙不問先是森率捕
逮御醫長漁奇性不避匿不時得森受謀報列牒尾
余自持以故無不野森林事州縣固夫卒用害人以
便供辭森持前下斥充之皂則以卻森立易如割一

切乞直不時縉門嘗自收粉食每歲餘輒停俸入家
人或不能共饗食以爲常駐邸三年巡撫使者交存
其才可大用茲治辛酉召拜監察御史會吏部缺尚
書大臣有實據求進者森上疏力論之因奉宜為吏
部尚書疏劉公夏月以進時營進者甚眾且有
就廷中醞釀之謂森掌揔選法非所宜言遂下詔獄
類孝宗仁恕答而不問發吏奉命清河南軍伍既
至命所用各陳利病而與除之故事疏捕士伍多株
連往氏石勝捷森惟稽赤條非缺位不概進有區

識大錄

予此而以疎係多者悉捕至抵罪風獎為之一條中
竟劉卿鎮守河南懷護使官無所不至一時藩臬諸
臣皆思順旨要職出氣森概有司謂事有統得法不
可苛苛事涉我而移文非我出執奉行必助弗貸趣
令亟卿卿為執載未幾以疾卒略正德初逆倭擾權
勒令放債展于更化起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壬申權
南京太僕寺少卿於時民方苦拜駒貢納徵銀及追
法調取諸弊政公移文諸卿條列古今展收之法與
合之利病而軍兵早者十數事皆切中時弊在寺三

年綜核財止下享其利而上蒙其成乙亥春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孫以病免嘉靖初建昌累荐不起乙酉
五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六森為人剛介負氣其為全
時與上官論事直言無隱或不能必疏論之戶部若
令下州縣驗田高下以稽水旱森謂壤有變遷農力
不齊胡可一槩釐剔又欲括縣金錄以足上供森亦
不可曰與其他日務內帑以救飢饉孰若今日存府
庫以備緩急皆極疏言之既在言路益得盡言然必
執大體不為抹摘細碎時時明明白白直致不為回曲

戴夫繫

錢事廖鵬素事周事皆密加札於森、無所受違揭
亦皆不報有故人在當路與森論事森止折之又為
森語嘗果過不尹諱其刺森徐正無所回折如此既
年履蹇不克太尉蓋亦以此

張欽

張欽字敬之號本出汾西南昌人少穎敏秀茂博洽
群書浙東張時徹一見之始治字而舉打卿為提
舉遂以字或也榜於後安州訓導正席謀雖士缺所
未聞其合及於庫士皆相戒未就張師謀舍不能容
遂為謀殺使傳馬轉相授其教不為謀尤約以札
法躬自為率及其門者多以知名權知清遠縣清遠
最現難治欽至即罷絕餽例示不可抗別求縣弊
盡得與根柢之實更代掃置泉香熟吏作舌不敢動

戴夫繫

野傳不飭家至使無餽而已資亦知欽在邑非惡自
吾不敢他望或有起敬者而三司公人往來多倚德
督大臣中官熱貴者重抵訛邀索過他邑張苦入清
遠界如者欽以例格之公人亦曰事曰錢如例者費
視舊十八民有賣子輸均平儀欽出休贖界之眾其
輸已故置版權監奸商佳、區境現利欽受微視權
與焉期法毫無不得漏群誦堂吏欽不為變而卒不
淨日奸軍餉倍增與學教士與誦有方每值使認其
為諸士談故故發機蓋所長見者第見其假像足時

盜起程卿惜穀名號最且教為江西福建為邑皆被
毀掠大兵但征俘獲而至而盜不戢御史林庭選
議非得良全狀之猶宜謀撫兵動未已乃奏易欽程
卿請速入京長請府奏下事莫能得恩款自失欽請
督府蘇兵汪某士教軍抵賊壘賊因開款名不敢逆
欽開瑜福福投西端如是則生全保其父母妻子不
則殺以眾心動有法者居數日賊魁鍾萬健傳時玉
寶欽感陳兵衛出所掠珍玩備千金為壽欽取珍玩
碎之而慶其金曰若等亦當為農土業復懷寶以賈

藏太錄

罪耶金可以買牛資田器為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
賊相傾焉喜悅而指諸兵衛曰其魁曰陳此何為
魁與黨依林回傾望公報責亦很藉乎榮宣格各為
一二月恩德德陳藉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
之條盡使耕田樂業各有寧寧邑曰其民曰新民延
廷得報大委謂諸司曰與師下焉不如易張全一符
久之或有竊發上則以訪傳之便得民戶不夜閉損
州舊政諸行優附以清遠而諸督士者以問學尤如
重懲新氏子為系榜一而恩矣以政最世南京刑部

主事應員外郎中名法綜練明而能斷同官多送欽
咨議一時以為法師有大刑獄尚書非問張郎中莫
能決而欽遇事好諍剛侃不阿推責無所得請積有
忌者遂致與官隔空囊至家或為之不堪欽慨然無
愠容其教一節令二邑去皆見思尸祝不廢欽有內
行事記以孝聞自始學以至宦席隨力豐歡養必竭
情立家以清儉詳廉為法而婚喪祭必考於孔子
弟遵之家法名於郡中卒年六十七

藏太錄

葉天球

葉天球字良能號濟齋婺源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太倉時內官憑勢橫虐輒卒侵漁或致騷運官天球時年其法以理折服閣侍又革嘉桂獎糧運稱明再新宣府兌運收納平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是亦不減又明懲戒約理喻紳絕中資納絲遂使常盈諸通負斗萬民咸歡輸比後事還部中資感別其用茶草場之直以革庫岸策備上詣馬房已攬以杜其大利害禍福尤不株心他日武宗北狩車

藏本錄

葉天球

騎萬數易報告之天球既馳至部中直招商之策尚書慨然深許天球又拒橫勢之請絕冒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數日輸河百騎突至乃車駕也天球伏謁道傍時上方欲接文臣違騎未詰衆皆危懼而天球不為措騎回奏曰乃營倉主事即昨疏請回鑒勅太監郭英而軍中所稱糧局平者也上頷之釋不問未幾郭閣卒以貪敗天球還部尚書深知其賢凡諸司即缺即命得之天球亦咸直自待事有不可抗論必至有勢豪中監奏下天球執不可蒙三

呈堂

呈堂及車駕南行凡部事擬議恭決必宜執行秩滿出和東高府事陳昌振即轄三州十有六縣路衝南北早濬屢災科征頻仍難理也天球曰守為民設民以食為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歉凶散儲粟數萬以生團里法十戶為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稽稽次立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役優保強者選本役及年壬之開齊魯歡歡即傳尤若趙城飢人日至數千天球命吏籍記如客寓鄭公教青州法分處通卷傳制及陳

藏本錄

二

館宜字先出俸金易粟復勸富室捐粟乃弄發所儲常平粟厄瘠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而飢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往平上人屬卿遷民屬此初任意墾田盡畝報報後地狹糧重棄地轉徙或賣地以存糧遷至貧者有種無田富者有田無糧天球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寬地萬有千餘頃令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冊藏于官給給于民其砂鹹地聽民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中大熟累年通耗不替皆免災業既足

於是乃撤法祠算儒學誨生徒正始表卿賢獎本
士明列女風厲化導信以丕變郡北有減水關蓋洩
柳堂華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圯圯而漫漶
展設民田天球請以橋草折銀復建之其害遂息郡
有二衛衛官顧儀天球白當道勸無魁兼德悍卒
衛始帖服侵及獄中係三死罪情奪可殺乃請開釋
守廷意弗聽曰冤婦致早死茲三回殺入猶人球至
數為卒與平反每拘重罪通宵不寐會諸政陽公龍
固許表感斯書就生市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

戴夫錄

履牒獄無冤因隣境雖有他盜亦皆竄息不生浙運
過郡官卒開開留滯數日天球命問吏故行官卒遂
聞猶吏與天球交官卒痛詈去督運怒而詰之
曰知府而責運卒對曰知府止據吾土者耳頃之
督運進堂內臺後巡按御史章奏調簡登州賴吏即
南宮喬宇索知其賢時已歷遷四川左叅政所主有
欽績罷官家居以壽終

鄭洛書

鄭洛書字啟範莆田人舉正德丁丑進士除上海東
南尉縣也素稱難治洛書治之以慈惠敏於判決官
無宿事每擢日晏則垂簾屏坐鼓琴誦詩以自適或
退而引諸生論經史明微事苛時其勤惰而激勸之
嘗曰為學不以聖賢為印不以仁讓非士也士多成
美才上海故健訟庭下常擁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
聽自息有不息徐為教語折之即皆升伏念民之事
中禮替也乃計家為里、有長計里為鄉、有老選

戴夫錄

鄭洛書

萬年有行笄充其甥望則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
避祀講書於詩錄善紀惡上海多火葬感而太息曰
此非民之罪也今者不德也為立義塚明表樹定禁
約以示之習尚浮靡六祀通制且婚無載書易逮于
訟為之詳品端定書式令社學師掌行之遂建社學
九十六區隨學建倉為之約曰司馬準常平之法通
戚族數倉日不給乃大發賑之飢民相攜來歸者萬
計為之司以都里以交衡議以強鎮散以徐吏金
穀封裹止散而即之使受於手馬論次卿賢名宦修

藏大錄

其社稷壇壝更定邑志海賦久弊始議以一卿四為
 其則稱王而相撫綏咸是之奏上而獲又罪勿查某
 賄博強深祠教節義以獎人倫懸鐘磬以達幽隱當
 道才之以車異交薦召為河南通御史立臺使再論
 恭而章凡四上七上大學士費宏與廖事張總文忠
 也洛書疏論之去內閣為天子公孫摩事青宮上秋
 群臣中郎有才行異步非驛翰林者不得與陛下
 春秋陽成皇太子龜上有期而兩臣以微節各持
 長短久不下勢必多引門生故吏陰相彈射而朋黨
 之禍起矣與共憂在社稷非獨文臣不調之患已也
 宜下明詔詰責嚴禁為百寮誠上內是洛書言乃
 重京省舊報竟報聞之會前李福達妖賊獄魁上
 以三臺論報不實詔該坐瑞門臨問于時大司寇以
 下凡有事于臨獄者至誠懇以聽言官悚息奉旨自
 保洛書復上疏力爭之云主選臣旁反道也北刑不
 止大夫今陛下操獨斷之威法行貴近如此則張
 擇之不得持罰金繁市非抑排代文帝前而田蚡權
 將軍事當時又何必全東朝謀問之宜下公卿博議

藏大錄

疏入上謂洛書數善生事今復以狂言蔽土尊臣
 大不敢聞臣楊一晴而長龍領首請得赦罪他如上
 送款之成罷調停之議皆約口語多不載久之以學
 行推為南嶺督學使者未赴奔父喪服闋入補浙江
 通惠館江西廣西諸通事洛書順傲倪意不可一世
 人而側目者相與順之蘇歸道吳上海士庶走避注
 送者載道歸之明年病卒吳人共傳誄詞赴吊者
 數百人卒後三十年即成陷洛書之子開仕依上海
 上海士庶相與謀注曰此故孫叔敖兒也乃倡義賊
 金置田百畝以贖之

唐時英

唐時英字子才，山陰人。舉嘉靖己丑進士，授平陽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為民病。時英既意以復，訟重田為己任，白其狀於府。府曰：此美政也。其如曩者何時？英曰：天子以百里之命付臣，當盡己以圖之。於是，不計怨謗，不避險難，晝夜中面汗，而滴不以為勞。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脫瘠為下，無不得其情。冊呈於府，守深歎服，遂成不刊之典。縣有敗塘，歲久淤淺，時英慶而興，役當無巧免，貧不獨

戴夫聲

唐時英

勞儲蓄有別，故開有期。明年冬，早采，清水利，辟縣所獲者，於手陽百姓稱焉。為神君，馬乙未陞戶部主事。安理通倉時，新築內官土塔，皆由主事時英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子其德，以鼠相求。吾之陳矣。時英，官方便，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官軍使七竟，無異議。後人咸守其法，再委權稅九。江蘇新自給糧，屋蕭然，取前人推拾得之，應柱曰：寬一，於民受一，於之賜要一刻，每行一刻之程，以此自。最常司存之，雖賓旅無飲，則應依然，不以改而妨此。

也。課績為戶曹，最得負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

欲人為時英，危之時，始終聲望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尚書議，苑其才，咸餘特節中，權知其定府。真定地居要衝，政連畿甸，朝官於戶，暮傳於京，任是官者，率多為蔽。語所中時英居之，坦然不執，不隨庶務之末，之加裁，決出納錢穀，咸是無典，訟無可獄，業無滯積。賦去其私，痛者其冠，在御三年，兇重走卒，英不煩之，陞貴州按察副使，使累官陝西，左布政使，居官廉介，而與吏樂易，不設城府，及其臨事，咸好發伏。

戴夫聲

二

遂見隨決，與君子處之，小人畏之，而主振樹賢聲中。宣秋，金唐修營，致慶而傾。上問家宰，須況教士略之，臣為之，家宰以時英對。遂晉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英久在閩粵，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唐不足志，四鎮不協，心具，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香，要以必。四鎮果來，唐遂退聽，於是一志防秋，他無行事。在信三載，遂卸畢，然公退之暇，稍延儒士，野老談古，講通官，官論其修。上不負其貴，許留京用時，英力求。致仕，得請，歸衣布，帶漚散髮，不擲足不出外戶，不。

開塵勞除垢心容養淳淑方其在位雖鞠躬盡瘁
不敢少懈而以通為通以足為至固已幽結於林中
張感於起心為日久矣至此則宜成名立跡彼高僧
緇儂千載誰與孤遊以芬華為鴿毒背富貴如拉枯
曾曰諸葛武侯死之日不使康有餘粟庫有餘財我
何人斯而不為古人也於是盡出所蓄周助貧乏無
間連近但有可下切皆施刊刻三教經書十餘種
募印數千本流布四方脩建東山諸寺鑄造佛像廣
設莊嚴增各處常住田園求讀僧行置義廬於六涼

藏天聲

之路南便以資養濟立義塾以宣仁孝聖母勸善
喜用資化舉作雜糧倉以平米價飯僧不可數計又
道人來至杭州戒壇北至峨嵋者飲牛乳作佛事之處
莫不行施漫以金帛及絨紵袈裟手指託其友打錫
之山頂重建銅瓦殿於湖孫樣上建大悲閣于定西
前開大路至南驛前作橋堤餘錢以之飯僧袈裟偏
施大眾圓滿之日修齋以懺發願長齋絕不御酒夫
泊然閑處一棲不用僮僕以賜金製為供佛之花夜
有偷兒入樓簞帳是時英淑然端坐惶懼叩首時英

曰勿忙但臥去偷兒不敢盡取時英曰汝盡取即吾
施捨仍送客指以去路勿使家人驚覺後盜發覺又
以書抵官乞勿治以全己施捨之願其解脫大半賴
此萬曆乙亥春命其子其棺柳衣食擇葬地乃為祭
柳文有丙三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越明年三
月忽不食但飲澄水子孫泣勸弗聽至二十五日候
晨索紙書揭已命各相戚聞生或至也以此志孝大義
頌之曰公此門路多年今果得其受用生以聞頭去
未無注今與之子吾當逃矣時沐浴更衣焚香告曰

藏天聲

條尔風雨晦冥雲掩白日龍升天眾皆仰瞻俄而時
英卒年七十有八

唐侃

唐侃字廷直號然冠居使人自少就一砥礪名聞刻
志孝氣節自許為諸生時父被囚繫上書請代弗
得乃指地誓死不惟冬不被竟父釋乃已年二十
獨居古室夜有奔者侃峻拒之明旦遂使舍嘗出遊
得巨商所遺金不取棄而還之正德癸酉舉於鄉久
之得選除豐城知縣遷武進知州未嘗以妻子自隨
獨與一二故吏相僕相朝夕而飯蔬羹立揭茅以居
有寒士所總不堪者侃曰我廉然也其治武進武定

戴大盤

唐侃

永豐為江西才故邑而武定為山東悍州既既素懷
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為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
忍以敲朴可也為能故所科條其始若甚迂闊久
之真誠溫出吏民至不忍欺始遂以辦治稱江西俗
尚鬼而永豐有靈神祠居人奔走棲苦女畜犬無空
日永豐又素善為優聞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
淫於飲而置於財侃曰此大害也痛革之邑人健訟
侃立木碑二立於庭庭曰淫州石曰淫化令白從理
者左歌和者右久之民多立於石以求解言或當于

理雖賤吏必改容謝為立行之無理雖權貴人百方

請說終無所假借以是告訐之俗為之一變在武定
以鎮靜撫按疲令時清軍伍一州當解者三十餘人
并婦若解者且萬二十人矣侃執不可曰武定戶純
土萬人若是空州矣有議欲清州境使駭河者又
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壑皆得寢 幸聖梓宮聖
承天通山東德州上言察民開財甚鉅以給行備恐
不給侃曰以半往足矣至則罪一空棺旁舍中諸內
閣牌校奴此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官供張不辦者

戴大盤

唐侃

或失款以訖辭錢因事者并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
之曰吾與若諸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矣表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閣愕然視
其能難而事辦而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
聲諸逃者皆被勅逮去而侃乃吏強侃本長者居常
性廉簡默然上不見減否其為吏尤個幅至其臨利
害乃出鋒矚序言折伏最素故親集事絕出於精悍
吏所不及如此侃所處官率空案以歸及朝覲方滿
入京師又半空案以行以是若節聲亦以是淹滯于

世為州縣皆五六平而後還然而上官亦往，有知
侃者主為考曰庶介者趙賁獻人以為不誣在郡縣
久人情更事益疎及還南刑部郎中尤以執法得情
著聞未幾舉於官年五十有九實不能具指檢尚書
及諸寮賻之錢為茲具人將用諸生之請、於上司
而記侃於御侃同邑丁瑛好古明義尤刻意清苦風
節疎一時侃為瑛介室弟子風節亦似其師又苦教
誘御里後進未泛游者侃誨之不孝以文藝每日須
使此心無擇神明可也其弟子漫、有知嚮方者

戴天鑒

張澤

張澤字大被桐城人高祖傑家累千金號雲田張氏
傑為人慈祥和行德惠值歲飢嘗出粟千石以用貧
寡財屑友之一夕有隣史夢大石三其庭金標古篆
不直識惟德澤故萬里四字明年澤生傑因名之曰
澤字曰大被遂夢也澤冲子頗異於凡七歲授論語
主事父世竭力事母致身單然嘆曰忠孝當如是未
既長補郡庠諸生慕其文多從之遊澤語曰二三子
欲為聖賢者得榮肥是計乎況正之訓謂何而升斗

戴天鑒

張澤

為衆道惟六經之學端、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盛
汝璣獨重之教造其履剏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
偕授沅江和縣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什陌
沅江大盜武、使靖輯故事長吏不伴揖有司以澤有
理劇亦特命兼攝武陵武陵有洞寇澤率兵禦之俘
獲賊賊及掠其口潛伺賊懈陰遣奇兵將其巢獲渠
魁而還寇遂平無何以是去西邑民爭挽其別婦而
不能其喪祀稱賢家事暇陰補並山縣故無舶里中
費繁乃租一驛以便之玩茶歲有常例澤却之以充

茶商之賤，歲大飢，與發振休為粥，以飼羸，危存活甚。衆俗尚女巫林之，欠其神巫，舉頃息，成于陞，衡州判官速賊省，禁盈，因圖澤，悉寬釋，以為期，而達之，民皆感泣，爭輸金，札將常山，供之，金監司使，得札將常山之民，要曰：張公，其而傳常山，監司乃使，使募，將常山由是，益賢之，時督府胡宗憲，咸傾，而浙其前，驅求，索無厭，二手石以下，味，聽命，澤獨，繼而杖之，曰：其情款，解，絕去，宗憲更，延以賓，札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康吏，予供，具十，咸其，五，書，錄，募之，兵，數百，班主。

戴大發

振者而孫，竟日澤，馳，與論之，同，張公，立矣，遂，漂然，散去，有頃，寇，捷，處，非，傷，官，軍，將及于，衝，守，張，避之，澤由不可，步，騎，踰，以，戲，福，給，求，數，石，曰：為，不，歸，倘，母，捷，由方，民，寇，退，抽，親，不，不，衝，安，其，廣，安，知，州，道，出，正山，正，山，民，我，若，攜，詩，奉，惟，而，呼，車，不，得，前，澤，從，步，數里，至，廣，安，如，日，而，決，淹，竟，獄，五，十，餘，事，置，金，新，廳，前，金，然，者，從，廉，廳，下，復，更，決，判，而，去，民，欲，之，曰：張，不，解，蒙，焉，知，閣，閣，立，三，舍，全，有，罪，重，者，入，未，往，入，殺，逾，年，得，米，授，千，餘，斛，為，難，未，橋，及，昨，諸，士，貧，之，因，其，始，義。

歲數百金，比今討自治，騎騎不以煩民，先是吏部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張澤，大學士徐階，聞其賢，括起，由，因，鄉，也，何，難，一，顧，澤，白，群，吏，統，一，撫，劉，崇，之，熟，涉，某，不，肯，傳，故，私，謂，相，公，請，終，勿，肯，見，之，徐，嘗，奏治，行，為，天下，第一，權，雲，南，按，察，司，僉，事，去，家，萬，里，只將，兩，使，自，隨，應，舊，治，不，使，人，知，分，遇，安，善，當，道，推，重不，第，機，委，印，累，一，若，七，簿，書，有，千，益，劾，精，固，治，飢，不還，食，手，改，選，武，定，縣，維，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兄，為，苗長，卒，而，無，子，其，婦，護，印，蓋，其，信，也，結，祖，謀，奪，印，治，兵。

戴大發

改其，樓，連，振，命，撫，臣，議，討，之，澤，曰：小，醜，而，動，大，眾，不我，以，免，次，夷，不，得，其，成，命，損，威，授，我，千，金，師，一，旅，不旬，月，可，討，擄，而，獻，于，麾下，不，聽，使，監，夷，軍，五，百，前，發澤，嘆，曰：我，故，諱，焉，全，而，雷，道，疑，我，法，耶，遂，殺，然，往，懷慨，誓，師，眾，皆，感，動，一，戰，勝，賊，走，險，却，行，哈，囉，銀，曰：死，盡，恐，有，後，援，之，未，獲，追，及，合，戰，又，敗，之，賊，走，渡，河，張，非，高，撫，呼，見，澤，曰：彼，竹，之，勢，不，可，失，也，公，兵，為，四哨，均，並，濟，自，準，二，哨，應，其，前，率，濟，伏，發，截，流，而，截三，哨，不，及，援，兵，遂，潰，賊，以，夷，語，詞，熟，夷，得，澤，執，之以。

歸澤居賊寨，衣冠危坐，時張以大義賊皆悅。首梅振，命烈士喻半月，當使調大兵討賊。四面搜集賊置，謝獻千金為壽。碩得手書，移軍門已赦已罪，澤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為賊作玩客耶？」賊曰：「不書則必之澤，又此目以則成耳，办何休焉？」賊乃使輕騎送之，還而拘苗，索侍衛惟百戶胡翰，家僮張時用，送行至山谷，有跌騎草莽中，躍出澤，遂遇害。翰時用皆以之三日賊歸，其屍面色如生，督臣收益急，諭月繼祖伏誅。聖書贈澤光祿少卿，建壽祀之，賜額曰：「忠節。」

戴大發

命有司樹布院城之衢曰：「仗節漢南云。」

徐九經

徐九經字九思，貴溪人。舉進士，徐司客舍，詣至縣，脫服坐一簞，與廷見諸侯人，胸上無行詰，雅諸侯人出相語，與中人談長者，第告邑，皆無其詰，蒙而治子居三日，九經察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裏中搭得之詰，其狀群吏皆叩首曰：「為一某親故，某事捕牒，非有賄也。」九經曰：「吾不為賄，治竊印者，坐之法已曉，戒察使毋得搜攬，訟及某賊，民錢而捕按，其用事者吏，於是人人懍息，不敢舞弄，無敢訟，按必命其入與親。

戴大發

徐九經

戴大發，字德處，其不即和廉者，面諭使之，心復開一狀之數，不過十母頃，蓋微然，至於武斷力薦之策，不直法不止也。諸所僱辦，受受預為本期過期，而不至者，俾里兵若，道若等，責之終不違，不據卒下，御落據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然者，多自引去。九經既益習，民富貧與道里近遠，諸煩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後者必以便，即田更村，繼得用，身應母使，而循奪之諸賊，長收賦，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美若得上下美子九位，茲之若畫一，於冊以示各賦區。

雖至推魯不受感也邑故有賄賦米四百石九經數其欺隱者應之賦得而歸不為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應要起輕而資重不相當久矣九經已密得其樂要諸豪祖之神而保割之既定為關使括各以分去毋恨邑九經嘗謂即天下布太忠安能入人賄祖端後第在我曹而緩急而己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慈革一切浮浪費里止結結邑年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而恒邑故稱焉此運輪轉接取資於民

識夫錄

不可計九經歲傳額夫三之為五五之一然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能不遇莫施食不以貴重故如益士大夫安其質儉弗過望邑有廢園廣輪數十畝九經躬率徒眾開闢無纖穢蔬果擊池種魚閭巷牧鵝雞客過宴飲不必他費取諸官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為醉飽出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五十里為衝衝東為所城歷山坐鎮可云尺許過雨雪泥澤至注後頗作相尾九經積頓使之長竟力以進之行抵無所苦雖播種少歲運而大俸民無屑論而食也上

官祠鑒竹宮事道中貴人方士熙神三茅山三茅九經而治也款款甲皆為困至此而志更艱之徒或謂應及為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九經曰救定即購古道也隣民即吾民吾何忍乎此而因彼撻城廣南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必真指以供費形為結草諸使為憐念清蒙竟竣事不復有府干民忘其使然哉使益甚錢假通費廿中必餘便未數百石使市價而糧取果與于官九經曰今流掌我道數百石之幾何而使以資糧者使糧皆蒙也指是從時價難其平運

識夫錄

直提官而取餘米糶粥皆三者授以分食誠者居三而職者患起九經按官教餘尚多使梅力分負而去其山由國捕逮者則就傳富人穀而取償於倉九經居主持法寬至是獨峻有子七人舉貨而遠役者捕淨三直之法曰是非孰民乃風盜以訊文其惡者成悔人捕獲運更名不拾遺九經於車末無所不極意而取蒙乃特嚴視諸傳士爭子備子爭也歲時課經街論說夫義體刑膏油之費不支而其節無恥者懲之又方於事上焉而尹可憐乎丁中必他有所下活

竟者願略不吾接也。故以意待之。且不平。復繼也。猶
此見。悲者。因中以望。諸事。必苦。見。薛。邑。三。日。父。老。
數。子。不。嫌。而。此。見。九。姓。密。謀。殺。行。下。曰。微。徐。令。
吾。曹。已。填。溝。壑。矣。中。必。意。精。勳。下。映。皆。曰。令。不。宜。若。
帝。故。且。為。移。之。胡。謬。悔。也。衣。遂。大。哭。曰。必。移。令。請。火。
於。此。因。極。序。九。姓。殺。荒。諸。美。與。居。悔。苦。狀。且。抵。無。和。
諸。主。謂。陳。不。自。知。罪。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皆。不。與。
俱。生。中。必。意。解。元。都。以。語。尹。尹。曰。此。族。項。更。好。以。抗。
上。自。為。名。將。之。便。會。中。必。入。廟。堂。有。所。舉。招。而。九。姓。

戴天發

在。判。中。官。及。其。操。軍。指。使。亦。報。命。中。必。要。之。用。判。
漢。聖。考。而。已。事。下。吏。節。尚。有。無。決。佛。然。曰。吾。故。聞。句。
客。令。賢。不。藏。古。人。今。不。以。舉。而。判。耶。考。功。節。兵。九。姓。
前。後。屬。劉。語。報。尚。案。竟。論。項。中。必。於。外。而。將。留。九。姓。
九。姓。既。以。康。險。者。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往。而。仍。服。有。
出。必。過。責。前。何。以。免。令。君。為。兵。稍。過。傷。必。相。戒。令。君。
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姓。始。遣。土。部。營。結。主。事。將。治。
守。而。民。接。留。之。孫。自。不。得。發。步。廷。請。過。公。治。賜。美。兒。
惟。挽。衣。而。泣。曰。公。必。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

意。計。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姓。六。探。漢。曰。世。以。期。而。
曹。使。與。與。勤。及。忠。不。偷。則。不。贊。勤。則。不。忠。忠。則。不。孝。
保。身。與。家。之。道。也。九。姓。生。年。不。省。肉。食。唯。飲。菜。蔬。脫。
粟。又。嘗。圖。一。青。朱。於。堂。內。古。不。云。乎。民。不。可。有。好。色。
士。不。可。無。好。味。此。是。父。老。劉。許。重。米。而。香。勤。餘。忠。指。
上。由。徐。公。三。字。照。也。家。肖。其。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
已。又。蒸。祠。祀。之。凡。四。五。所。而。其。最。大。者。曰。茅。山。蓋。九。
姓。息。民。按。先。獨。茅。山。之。後。臣。故。也。其。在。結。部。據。當。茶。
水。成。而。成。嶺。有。紀。都。督。陸。南。國。有。納。伏。龍。橫。甚。火。湖。

戴天發

進。之。使。九。姓。甲。國。報。報。何。如。家。為。執。謂。陸。將軍。深。
如。置。將。軍。手。柄。禁。不。敢。出。據。荊。州。而。稅。舉。舊。額。裁。三。
之一。諸。操。報。當。獨。集。信。溫。於。故。九。姓。為。其。餘。於。藏。曰。
吾。我。而。得。溫。毋。使。溫。不。增。而。水。溫。水。事。故。漫。水。外。城。
役。巧。手。操。最。難。而。文。最。速。役。夫。不。告。痛。以。功。轉。員。外。
陳。遂。都。水。部。中。治。張。秋。諸。清。河。道。改。通。漕。者。與。通。監。
若。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溫。則。泥。溫。為。而。患。九。姓。議。
築。成。水。橋。於。沙。步。使。相。接。漕。水。溫。則。有。所。通。而。不。便。
而。少。別。有。所。限。將。以。土。圍。成。公。私。損。為。部。尚。書。趙。

唐維城

唐維城字和翰別號西華閩莆陽人舉嘉靖乙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典其州課稅丁卯推撫閩關先是閩課多羨稅為利數維城西典利權決意無所染但規度定稅以解解屬邑貪田以是糾察也稍遷尚書郎奉未出知青州府為政務寬大謂民疾苦躬自循撫之平及寃獄以數百計見罪人故立木為之沈淖苟無大罪即鞭朴不妄施也下車適大旱禱雨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合穎奏請立收省會報指開條

藏夫翼

唐維城

萊河維城以為工太難通此者百姓業耕桑執器師徒費費亡盡力陳其不可肯州故不養焉或建白當養焉維城南維城十言肯遵海斥而無所供牧畜民貧瘠無馬安添肥早濟以馬賦輕當養焉肯以東以不養焉賦輕而重今復益之是重困也故提勸而由事皆得便節租稅三十餘萬徵稅吏或稍為低昂維城請準稅吏為唯置斷府庭令民自充而輸之胥吏不欺通有良否其法撤州即者為今時議急催并稅以課吏殿最維城以賦不中程停初常恃終不為易

曰行軸室長氏不堪命寧使守一人坐之臨政之暇

進諸生講業程執職撫撫無虞士正身率物士亦慕效以名檢白愛百姓化之幾於無訟公府聞我如學舍云乙亥秋作成寢疾即人玉帛走望里如安父母州縣集印合候起后一夕預星府治德馬皆驚趨而視維城已屬彌矣于是百姓哀號罷市入市見布衾絮床無異然妻士民為治高婦夾過焚香吊哭真相為不飽其妻鄭氏跪海有至性先維城數月卒即人德維城作鄭氏主於郡堂後縣林無廢祀焉

藏夫翼

唐維城

樊玉衡

樊玉衡字玄之黃岡今天資粹美兒時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慕之為行勵學以古人之期滿司劉方伯好獎拔士親嘗曰樊生如孤松亭一獨秀歲大比存之當路輒匿不見曰人土重始進此一大足後復何望人之登第皆已未進士時方伯已為左少宰致存入中秘竟不就試友人問之曰館試非不可第謀之者不當覆白書文金委台何就焉就遂除商成令揭其僕拾一竹兜之官捧藥箱中家資都其太朴

戴夫翼

樊玉衡

樊玉衡曰是何事詩句賦主衡聞而笑曰半則半矣矣治也賦雖成卷幾苟也榜下車文茶山積執筆不暇不商以教其年少不請也一月後察知文事肯露出規事無巨細皆通其情未明而與日中而退商人太驚恐為神國故或微賦述成先嘉諸保保家保法與吏署以而為耕行費矣非公費玉衡召其民與約曰今知諸保保為小民苦歟蓋察之而而不使而為屈最商手金衆而與孤謀之也亦謀能不保法而辦事民惟應曰堪已果先期辦遂查察諸保仙先受縣拘

日用易兵一奉徵至人家三三使遂有最焉為其德所

荷自相拘捕是民吸一日銀張公庭松果英又為德訟欲借因欲使泰輝巡按在明就守里供平放于微時自起典與諸梅引茶弟忠謀和腔之說微因夜乘開欲禁無不流傳又聞其腔首遣之春年而微裝空有訟詞概付外議息不罰一錢有不肯息若狀然不悅曰有何何與事而說不休也少為悲曲直而違之汝顏燕趙間有豪點氏將官府長程及人家得夫母再官欲康清即縣事批獲獲其此訊問要求重

戴夫翼

11

暗即已官矣太姓有要不遂輒為其語中之官免大縣最之如虎王衡按珠其姓家指股果計黨散落銀治使與臣臣臣王驛發各縣良食錢以結其強趙竭滿伏庭下恨強上衡後火內原其官前已無續狀不立其表不道明為獨因伏有與上堂商民從視者千餘人少使數奪竟成賓主孔中使康知其係吳屬問微謂中入主吳何曰吾乃尔登曰我不若若百姓吾耳中使謝不放已合人開微則與之險道攀藤到雞拂袖而上若光味者不塔芳竟無所得中使快然

去欲中傷也。且按。恐有他虞。奏調。先山人。被。增。商。隨。
意。煩。不。可。以。商。治。也。若。而。而。難。煩。也。故。以。簡。諸。凡。務。
農。息。耕。一。如。在。周。時。竟。俗。好。訟。縣。署。前。牙。僧。借。款。訟。
馬。市。起。高。樓。酒。館。玉。街。為。治。一。并。獄。訟。吳。息。酒。家。為。
從。合。長。秋。而。陽。豫。年。皆。後。為。小。疑。動。視。虛。落。與。仇。民。
相。對。故。來。州。時。司。農。急。積。通。停。色。長。停。竟。通。主。二。十。
萬。玉。街。曰。非。民。通。賦。時。我。亦。十。餘。餘。耳。全。共。八。少。昔。
壯。者。老。者。死。我。奈。何。惜。數。月。俸。不。煩。萬。口。咀。手。
止。不。散。民。亦。輸。貢。性。恐。農。業。增。土。好。與。公。府。事。當。學。

謝天獎

高。建。因。其。簿。籍。記。文。上。街。曰。古。方。求。士。願。關。於。過。何。
其。為。第。吾。簿。上。四。求。諸。臺。主。而。使。私。未。干。者。皆。反。美。
克。宜。編。審。賦。四。十。萬。隱。履。萬。狀。前。全。號。開。故。鈎。校。月。
餘。格。冠。並。斷。獨。以。三。日。完。凡。與。竟。集。庫。子。冬。入。現。無。
一。錢。通。長。安。貴。人。然。強。却。以。早。其。前。請。捕。其。屬。不。板。
亦。不。父。親。而。歸。不。官。及。古。以。統。留。之。度。不。可。平。解。以。
印。邊。守。學。官。上。報。馳。歸。待。父。歟。我。不。辭。桂。當。教。房。遂。
急。揭。痛。不。能。食。而。卒。未。竟。臨。我。終。收。棺。之。家。感。其。休。
息。五。年。不。出。一。錢。物。東。祥。水。二。能。長。施。再。拜。上。之。國。

不受。口。竟。民。世。事。神。靈。以。施。而。其。隱。表。自。詩。不。竭。
神明。如。友。人。見。其。延。嗣。哥。古。為。念。答。者。曰。子。息。有。就。
非。可。強。求。者。生。午。每。欲。求。不。結。束。以。俟。十。載。而。今。且。
莊。無。著。也。則。何。暇。求。子。息。想。十。載。上。人。若。降。降。亦。白。
樂。天。冠。某。公。官。人。蒙。也。而。無。子。諸。葛。公。卸。亮。未。有。世。
也。而。晚。獲。嗣。恨。吾。不。得。當。掛。公。萬。一。寧。敗。計。委。姓。
之。人。我。聘。娶。於。若。累。而。我。莊。無。可。知。百。年。謀。不。改。
認。我。一。女。數。十。日。不。全。一。見。兄。即。驚。避。去。說。改。代。兄。
孫。即。改。以。其。自。奉。奉。告。哥。古。之。報。亦。白。吾。所。告。者。

謝天獎

若。因。本。情。而。像。難。謝。耳。七。篇。屬。文。偷。取。進。賢。冠。有。衣。
百。食。施。及。妻。孥。寸。步。難。與。賓。客。假。僕。而。進。者。日。不。乏。
人。此。何。等。身。若。瓶。罍。重。釀。食。無。兼。承。兼。無。兼。金。此。造。
物。為。我。先。去。其。時。我。無。而。用。之。也。約。今。得。錢。必。須。繁。
然。總。其。繁。然。亦。多。言。廢。所。接。人。罪。定。不。償。更。加。
鞭。猶。小。民。食。香。道。路。致。古。恨。汗。掩。耳。若。不。聞。也。然。已。
復。能。生。已。復。故。暑。寒。不。報。盛。伯。在。庫。利。向。所。司。藏。
之。展。轉。到。合。又。惟。照。與。香。人。珠。水。陵。間。閑。十。里。萬。里。
乃。抵。其。家。又。母。等。向。妻。子。僕。婢。而。重。托。之。氣。金。所。在。

藏天錄

或極面或問舍或就。曰達明通思常恐世事不如人意盡夜推。如懸難念之。或誠可西已蒙開海忠介為今五閱月而廳事閒寂。惟介六曹吏散持自娛。今吾升斗此亦既既矣而事不休能不悅。所聞乎忠介之令。可水也。惟一長簾。一竹簾。蕭立城下人無知者。忠介傳語城中。新令且至。將後階與于迎。款扉着衣冠。騎而入。竟以竹簾付庫吏。長簾掛階下。告曰。矣由是視之。忠介安可為也。王衡生平慕尚忠介。其清白。與似之。而廳事則要。近人情矣。此其

藏天錄

孫一謙陳繼源蘇夢陽
孫一謙溫人萬。曾戊子山。孫流除南刑部司獄。能不以獄為利。於因甚有恩。故事。重囚未日一升。率為獄卒監去。既以不給。入獄時。換轉不均。至有不逞食者。即頃。繫囚初不飲。卒驅之。濕穢地。索錢。弗得不與。樂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一謙知之。一切廢。禁手創一。樣。米計數。日以卯已時。持秤按指。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視囚衣。與為浣濯。補葺。卒完。若視杜。繫之。處。賊者。予囚飯之。飛曰。得。不。灰。獄卒。無。敢。索。一。錢。者。每。費。即。視。獄。問。因。可。若。欲。言。者。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將。少。司。馬。王。用。派。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秋。臣。久。之。未。引。冠。履。光。祖。少。司。寇。王。吏。皆。加。獎。異。秋。為。之。地。而。下。謙。已。滿。三。歲。考。轉。雲。山。吏。目。去。無。世。貢。贈。以。諱。白。者。杉。由。馬。帝。威。而。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虞。方。故。地。緒。衣。能。作。數。行。帝。益。紀。實。也。蔡。秋。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還。轉。非。其。過。作。文。慰。勉。也。一。謙。竟。不。之。官。歸。至。香。湖。弟。中。恍。然。見。有。諸。為。某。地。主。者。與。之。應。答。要。乎。該。之。不。數。日。遂。卒。其。後。十。餘。年。

同里有陳繼源亦以廉潔著名初為大縣閩大使聞
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收錢及遷溫州司獄窮民求
却例金太守符光秀令兼攝外獄者諸縣校案
待獄於府者年徒源固辭請為之倉光秀曰此非司
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
獄職乎元秀笑而藏之及歸歸至不能供體刑依老
僕以居鄉人深憐之之時又有蘇夢陽者閩人也歲
丙午以掾史除南都官司獄謂即官董應舉應舉以
一謙事告之夢陽心動主獄謂一謙所為一老卒曰

藏天錄

孫君則吾冬寒官竟何如夢陽曰吾別吾矣何官之
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為連行之而益載獄卒不使悉
若諸囚不忍其夜直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鐵金
曰有虐囚者同監焉此不為者與同罪由是獄中肅
然其化改更指察撫抑病苦法甚備舊時囚有以而
無為收其喘率置寶中群大恣食之夢陽則然通料
囚未有餘即自視獄諸曹即指為堪以待以各諸曹
即太是之相率由中丞丁賓時視秋官某聞之善
蓋發永帶諸物今夢陽給施諸囚未敢恃勢東守禦

吏曰賓大忌白告署司冠惟有王即中銘先及蘇司
獄耳惜也銘先死而司獄又速遷北是特獎夢陽而
資遣之甚厚應舉給夢陽曰幸矣子之遷也王即中
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若以風百僚者
即吾英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夢陽曰某
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為福田吏曰何
病某行其於是忻然之夢陽年三十餘未有子以
司獄休薄不揚家其為吏日亦然蓋有志者
吏更利振曰始有之木雖長蘭則香乎一謙諸

藏天錄

人其行事有主夫夫不及者能僅急於司馬司寇
不能得之吏部卒而若其呈鬼神固亟於得人耶佳
源垂案臨至不接衣食世同笑之夢陽遂將竟如老
卒所料然得蓋於賢者廉吏何見不可為也善不遺
泗三人有焉

陳以勤

陳公諱以勤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青居山人公母王夫人身公時夢有星如月光燭庭階俄有神降授以研審而生公生顛異不好弄伯父器之曰吾陳三世為儒爵而未老其在孺子乎公益發憤銳志經術丁酉領鄉書辛丑第進士選庶吉士癸卯授翰林院檢討乙巳代制草充會典纂修官丁未分校禮闈尋請急侍父歸己酉居母喪壬子服除是秋充裕邸講讀官丙辰遷修撰戊午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

識大錄

陳以勤

講初兩邸並建而位號未定羣小窺隙搆譽動搖百端公憂之密勸穆皇愛藩邸現左右戒屬垣多方調護之一日分宜子致公及新鄭屏人語曰稍聞殿下有惑志謂家大人何新鄭故為謔語公正色曰安得此言夫國本固然定久矣乃生而命名從元從上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故事諸王講讀並用檢討今問一編修獨異他邸以示崇重相意也殿下每謂尊公杜撰臣安得此言分宜乃安得侍裕邸九年穆皇嘗手書忠貞二大字及啓發弘多

四字賜公庚申聞父喪賜祭賻及絲幣路資祭宴復除仍代制草甲子遷侍讀學士掌院事總校永樂大典亡何遷太常寺卿領國子祭酒事乙丑罷禮部右侍郎尋改左明年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庶吉士公乃

無行不與二三子雖不廢課習非其重也穆宗登極召見賜賚有加是時天下想望太平而公自以舊臣首上謹始十事定志保位畏天法祖愛民崇儉攬權用人接下聽言比于姚崇要說云丁卯遂

識大錄

詔公以宗伯直文淵閣參机務總裁世廟實錄同知經筵事會大典成加太子太保直武英殿尋以大慶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戊辰神宗方五齡正位東宮出遇輔臣于馳道勞苦之公仰見睿慈退而額手曰宗稷萬年慶也時華亭徐公當國而新鄭用事兩家門客夾其隙交章相攻朝士或左右袒公獨中立無所附竟二公去私議不及公公嘗自言朝廷置輔臣本為協心體國安事獨庚乃或事懷不受言或引嫌不盡言皆非也故公在政府若金石相宣

頃荒共和及當大事決大疑正色昌言不為首鼠兩
端又言執政者第虛心潔已奉一人威福聽百司公
議緊綱維綱煩苛進忠賢抑躁競慎守 祖宗憲令
罪一切紛更恬然而天下理矣自古賢豪功名蓋天
下而無功名之心、喜功名天下始多事蓋公相素
未竟乃其梗槩在數語間隆慶初法全畫一海宇教
寧公所匡維調劑之力多焉公又以時政尚恭默希
所裁決而近侍多緣內降得愆恩於是疏言廟情脩
政四事甚切至 上心寤已有 詔令司禮監設末

識大錄

書案視 先朝如公指竟罷之疏亦留中論者惜焉
是時新鄭內江外相引重而中予看公獨其微固有
歸志然猶上疏陳慎擢用酌久任處職吏廣用人練
民兵重農鼓六事其秋遂乞骸骨 上慰留甚溫疏
四上始得請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 賜璽書
嘉獎給驛歸遣行人護行有司給廩僕 陞辭之日
上目送之而諸縉紳為公祖道者車馬填溢瞻望咨
嗟以學士君與俱即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談而後
新鄭得罪獨乘牛車傍徨去國嘆曰南元公真聖人

也公立朝三十年歷館局卿貳以及宣麻一務且已
守義奉公僅正上結 明主而下為物情所歸公貌
古氣清與人交衣裘洞徹不設町畦而其中有介然
不可圖者議論慎重不破的不發生平獨好古法書
名繪鼎器至其本身粗穢之食澣濯之衣泊如也其
學以倫紀為大宗操修為實地謂古人盛德大業自
勤小物慎一介始故居恒不輕取予即無發衣冠危
坐見世儒聚談世命掩耳不願聽曰儒者于學譬食
飲菽藿耳獨行不愧影獨夜不愧衾獨居不愧生滿

識大錄

安事多言人有迂公曰笑之者公曰作法于迂其弊
猶通作法于通流河何極或又謂公此不近名乎公
曰夫無實而外自操幟者電光熒耳若寶也日月
星辰麗天自古所為平簡編勒鼎彝皆是物也奈何
弗好公為文初宗馬遷後頗尚曾子固既泰大政不
復修詞人業獨手錄古今名臣批惡扶順解紛應變
之蹟口誦心惟設身其地而應事以後乃喜佛書時
與高僧遊葛巾羽覽婆娑小園中更不問戶外事至
闕端人者頃進因色動眉端有不當未嘗不頻蹙也

識大錄

庚辰公七十 上出尚方綺帶寶鑑命學士若持歸
賜公且令兩臺使者存問海內艷之平止少疾歲既
齒耳豪寸許面有嬰瑞色偶以暑月滯下遂不起公
批數夢日星河漢卿雲鸞鵲情懷狀人曰公殆從列
宿間謫也卒之前日有大星自西南墜一郡皆驚蓋
與母夫人夢徵合享年七十有六
逸史劉氏曰公之來也應星而生及其去也應星而
死公固天之篤生以翊我 元后也明甚方 穆宗
之末立也兩邸並建衆小相構煽賴公鎮之以靜辛
使嫌疑不開儲位以固而入直之日通華亭新鄭當
國在事者無不左右門戶公獨中立周所附然亦以
兩制不克展其志以歸天意固難測矣哉

識大錄

趙貞吉
趙公諱貞吉蜀之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生而神穎
六歲誦書日盡數卷人呼天童又曰公輔器也年十
五讀王文成公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
也余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偏誦六經以自
求之同舍生方沾沾程舉子業非所好也嘉靖戊子
領鄉書竣走謁故相湯文忠公里第文忠稱語稱曰
是將為社稷器吾兒慎弗速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
逝泣曰人世緼忽若是遽棄修出世業習靜心刻不
懈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
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是雖治安策弗能絕也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
館授編修公因感恩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陵遲頗
惑方術遂疏言教求真儒以贊大業執政見之不憚
公遂與同志及尹公奎徐公繼叔公統等切劘不與
世比喻歲謂告歸蜀邑士雲從乃為發明大學致知
本訓西蜀士浸知有問學出咄咄上者則盼自公也
二年出與冊封事再謁歸三年復出教司禮監同修

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未幾三謁歸又三年復出始
與內廷供奉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當
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
學及加抵訾其於聖門性道之旨蓋莽如也公慨然
曰學之不明由性不明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
道教為訓是歲為庚戌公嘗語當事者曰虜將大舉
盡固防禦語已而八月之望虜果闖入古北口內蹂
通州進薄都城公乃上獻計破虜疏請急遣官捧
詔激勵各軍嘗許開損軍令凡獲一級賞銀百兩是

識大錄

時虜方有求貢緩書入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
某百官議可否日中英有發一使者徐公將取簿二
署名書之公獨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
既許貢則虜必入威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禦
之徐公曰足下必有退虜奇畫公曰為今之計煩為
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各鎮周尚文之功以勵
邊師釋沈求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
格防文武百司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
它無可為奇畫者 上已傾和公言予詔輔臣嚴嵩

曰趙某言是第不當及周尚文沈求事命下嘉公杜
默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 勅宣諭并給
銀惟所措然未有督戰事權可輕攝諸將以行者也
公亦先以是請于萬、故有卻入其黨趙文華者素
銜公莫相齟齬而甘心之故既不與事僅即兵曹一
釐卒不可得於時虜將充斥公獨單騎出城先詣總
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咸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
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別屬鸞傳
諭而公以次晨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事

識大錄

推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黨陰謀公至遂令人請備
膳疏故為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
上 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畫第為周尚文沈求懷
怨 詔錦衣衛逮杖遂落職補廣西慶遠府為波縣
典史然一時海內識者誦公主張國是大義凜然公
至嘉汝久之總督軍門張公岳徵議絲略公行遂便
歸省終且量移蘇州府判稍遷南京吏部文選郎中
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奏議丙辰陞南
右通政是歲以賀萬壽入都中明年陞南光祿寺卿

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以提編加賦為第一義高見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外報歸矣辛酉服闋得旨改北戶部右侍郎然初非高意也抵任上即屢遣代祭示眷高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蘭州增設戶侍一員職督糧以便練兵高遂以屬公意在出公為異時連坐計且召公酒詭曰是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徐曰今欲戶侍專管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皆有職掌即部中催舉出

識大錄

薊州倭何分添官使增援耳况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高作色怒且罷適高請告上遂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次相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為查理而以林侍即行高出愈忿公而詬林侍即嗾其親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遂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終世道迂遊高抱憤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為圖明三教之所跡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佛者見之曰儒佛

皆見之曰佛意一之也公家食多居王溪莊嘗為諸生復中致知之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痛曰先皇知我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補脩實錄副總裁官會有言坐極幸學祭酒坐講席當預擇老成醇德者攝之遂奉旨以原官雙掌國子監祭酒事是歲八月朔聖駕幸學賜坐講席頭之后克艱章上見公闕綏有指奇色儀端大為感動亟問知為先朝新起用臣益喜動色尋命充日講官譯祭酒事賜賚有加先是北虜陷石

識大錄

州公因與執政議邊事稍戢乃求補南禮部尚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奉用中事文章言趙某才德居啓沃之任可以格天心贊治本不宜置連地適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有年大仕南京去者仍今日講吏部遂題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成辰三月復遷京奉命教庶吉士徐顯卿等三十人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為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俞太子章聘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啟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裨戰

守政固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篤尋 詔以原官
兼文淵閣大學士同諮閣臣入輔大政既辭不允一
日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輔佐公指首對臣敢不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第近朝綱邊圉圯廢臣欲
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喜于時 上多恭
然而面諭公者凡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未嘗有也
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先
是大國選臣有棄城失機事為巡按登科道官交奏

識大錄

而閣臣未有言治罪省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酌
治不宜含然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為是遂
注籍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睦乃
復出仍上疏乞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
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
因循回護閣臣俱出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
慚思退矣 上以公忠誠並慰留之是日 上以原
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食之論而閣中猶以
將才難得題復 上姑兩解之明年庚午遂上言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略云我朝內外御兵分隸
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操
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
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
府兵也正統末年嘗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
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
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
地遂請特設成政廳括內外兵籍歸總督或政印以
授嵩夫以五府外而列五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

識大錄

之意以十餘萬眾而統于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營
之意向使嵩遂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今無
特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
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
春秋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
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
精銳有事則領勒掛印命將於關外事畢則繳勒掛
印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羣執
下有教萬指兵隨所用而宜矣奏 上稱公忠謀且

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
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蜂起與同乃至朝更夕
改及夫公建白本意是時本兵實其被科臣論勅賊
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
既辨明且欲付法司究問賊私以糾官邪繼而上疏
乞休上一稱公忠直任事二稱廉直老成宜副眷
倚令勿再辭寵賚且增然公歸志已決且與新鄭謀
不相協往微采椒拂水先起及至考察科道時新
鄭義攝吏部公義攝總憲遂赴吏部偕行考事有給

識大錄

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勸藩父子滿成起用新鄭不善
其抗直銳意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不可奪雖
從公議而意實益相背矣會給事中韓楫枉劾公、
疏懇乞歸休且曰願上准臣故歸田里令拱援還
內閣毋以寺大機樹眾索別選若成掌部院庶上不
悖祖訓下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有馳
驛督歸之旨夫公抵家舊在閑及舊廷成請設教聖
水寺公示之立誠已而振修宗大漸公又臨至水
漿不入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鮮復會講第作擬

述二通移諸門人丙子正月疾良愈作詩貽同邑馬
君某亦所詣亡何子左府都事將柱自都歸省公喜
甚携展先墓宿墓祠覺愴遂絕口家務暫來卻樂勿
用自是歛目淵嘿至三月望端坐卒年六十有九訃
聞上贈少保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剛忠英偉稱
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千挫不回
稍激勇退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于
伯陽子羽爰達沉澹惟自命曰經世出世其亦希古
之特雅也海內士業文章者爭高模擬公負特操不

識大錄

襲人從而特辨確深環瑛變化如出溟海起神龍不
可端崖要歸於道所著詩文子昂柱偕門人某某詮
次得若干卷建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逸史劉氏曰公既有瞻識故於任事多丈夫節槩顧
剛果抗直盛氣未能斂攝不為時俗所容遂使有為
之志終鬱、以去然則行道固有術也急惟公而能
虛委蛇以養和平之福庶同事者習久且安功烈不
可量矣

張居正

張公諱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之江陵人也少穎
敏絕倫十五為諸生尚書顧公憐撫楚行部而試其
文奇之已得召見後太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遂以金
錢為膏油費明年舉于鄉謁謝憐解所繫犀帶以贈
而曰為若異時圓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潤也自是
又六年而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是時為嘉靖之
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為古史以西京開元相
砥礪而公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然：潛求國家典

識大錄

張居正

故與政務之要切者乘之而時、稱若易以為能得
其用諸策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公為人
頎面秀眉目美備、幾至腹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
時嚴嵩為首輔而忌徐階諸善階者皆避匿而公行
意自如嘗考會試而其門生自喜客于嵩能得嵩意
公衆斥之曰李樹不代桃僵耶亟去毋辱吾門眾必
莊憚之久之遷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公侍
諸主展古而寬假而獨與徐酒高公拱若相期以相
秉尋遷理坊事遂以選侍 裕邸講讀王頤賢之即

中中貴人亦無不贊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

下事尋進右諭德兼侍讀預校永樂大典便預修興
都志始解裕邸講進翰林院侍讀學士領院事時階
代嚴嵩首輔直以志事要公中外目厲公謂必大用
矣 世宗崩階卓遺詔頗引以共謀尋遷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月與裕邸故講臣陳以勸俱入閣
而公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 世宗實
錄總裁經筵開為同知經筵事至秋進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何如少保兼太子太保時年僅四

識大錄

十三當公之進閣、臣凡七人公最後拜獨謂輔相
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
一語軌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當是時
天子頗好游而重武公上疏言六事其一曰簡議論
謂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
人而朝由暮詘或前後背馳或毀譽矛盾是非淆乎
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鮮統紀大抵事無
全利亦無全害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
寡酌長短之輕重斷而行之信而任之其二曰振紀

綱謂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
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為調停以委曲遷就為
善處刑法之加惟在微賤庶人之議反重朝廷賈
誼所謂蹇蹇者欲上攬乾綱張紀法下所當加雖
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伸其三曰重詔令謂
天子之號令譬之雷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
乾坤之用息造化之機滯欲部院覆奏數日即報不
得接之撫按行撫按議處者嚴立期限不得延緩停
閣其四曰覈名實謂今用人者稱人之才不必試以

識大錄

事任之以事不必考其成至於債事之時又未必明
正其罪惟魯少丈者無用而見識大言無當者虛聲
而竊譽個儻伉直者忤時而難合脂韋逢迎者巧宦
而易容或以平微見忽或以名高見崇或用一善而
借資終身或因一疵而取病眾口官不欠任事不責
成更調太繁遽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太易欲以嚴
考課審名實責之吏部官各久任毋遽遷轉其五曰
固邦本謂近以蠲賦至平國用不足邊費重大內帑
空乏分道檢括庫藏盡掃以致水旱災陽坐視而不

能服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欽上停免一切不
急工程無益徵辦摘擇守令講求出納其分道之使
一切取回其六曰飭武備則欽上修祖宗大閱
故事振皇六師躬賜校肄旌別技勇汰易老弱疏上
褒諭下部院議行而所謂大閱者上意果為勅令
所司擇日行矣時同列諸公去且盡獨公與高拱在
兩人相得益密會北虜請入貢通互市亦推公贊之
初以滿三載加柱國進太子太傅再以六年滿加少
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兼文獻大學傳述東戰功

識大錄

加太子太師和帝成加少師上一日甫視朝忽馳
而下且躡于殿間第云國有長君杜稷之福語且不
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矣
羣臣日詣闕問安上方卧蹇然與肩輿至內閣
公與拱驚出俯伏上携之起而持拱臂仰天氣逆
結父之始云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了而
持拱挾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諭明
日寂然而公正察知上色若黃葉而骨立神朽慮
有巨測為處分十餘條札而封之使小吏持以授焉

保即有報拱者急使吏跡之則已入矣拱亦不知為何語第志甚主閣面詰公曰昨密封之謂何天下事不以爲我曹而屬之內豈何也公不荅乾笑而已徐而曰吾日與飲食通公安能一切做我拱淺謂實感不復置臆而 上崩拱與公惟然具 遺詔單拱復自具草以聞凡數事皆欲效司禮權歸內閣馮保開之意不善也 上方諒閣拱有請必報可以爲能得上心而喉所善言官四五人列說論保謂必下拱即擬 旨遂之而使其心腹韓棟報公行且建不世功

識大錄

與公共之公陽笑曰去此閣若腐鼠耳即功胡不世也而陰使人馳報保得預爲備而遂拱公既代拱首即請還楊博吏部項之 上御平臺召居正諭曰父皇昔在御日嘗一再吟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抑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因賜公金幣及綉蟒半半服公頓首泣謝謂今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 上曰善亡何復賜白玉帶自是賜賚繁渥無虛日矣時 上幼冲虛已委公亦

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未幾既已大計復具詔草請於 上召羣臣廷飭之謂近歲以來士習流清官箴利缺鑽窺竇端巧謀譖取茲煥明黨公事擠排抵老成康退爲無用誇諛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 朝廷蔽福之柄徒爲小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懲戒除皆曲賜珍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濯宿垢共襄王道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

識大錄

私以周王母持 錄以養愛母依阿洪恩以隨時母尊皆翁嘗以亂政任輔弼者母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母作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宜分畝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宜竭諫直以資聰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沉溺故常堅守遠嫌以 朝廷爲必可肯以法紀爲必可干則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故 詔下百僚頓惕然是時 上嘗尊崇 兩宮故事 天子非適生而尊皇后稱 皇太后若生

母亦稱 皇太后則別徽號于 皇后以別之馮保
欲媚 上生母李貴妃乃風居正以並尊居正不敢
違於是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
慈聖皇太后而 兩宮不便別矣 慈聖徙居乾清
宮撫視 上主持國秉而倚馮保為重又與保俱德
公中外大柄悉以委之而公亦自淬勵亡所受拘絏
違闕為知經筵事修 世廟實錄為總裁尋加左柱
國進兼中樞殿大學士予一子尚寶司丞上疏三辭
不許而賜白金百兩文幣四有副繡蟒衣一襲優力

識大錄

辭前命乃許之下 聖書褒諭以貶示百僚公之為
政大約以尊 主權課吏實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
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乃嫌快
於志后慎謂 高皇帝真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
識其意是以高臥 法宮之中朝妻妾而天下不亂
以太阿不下授也 今上 世宗孫也奈何不使
法 祖時黔國公朝弼數犯法當逮而朝議皆難之
以為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 恐失諸夷心
公援用其子而馳車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于

上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為快漕河通公以歲賦
注 迂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米漕
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 少罹
水患其始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
十年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多令民以
其價納民既樂于不擾價以時上太僕金亦積至四
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前是六部都察院有
覆奏而行撫按勘者度事之不易行或有所按覈或
兩訐常贊成者其人各以私軌則稽故之至數十年

識大錄

而不決遂寢公下所司以大小緩急為期限行之誤
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飭非政體稍肅而漸有不便
於公者矣尋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樞殿大學士賜白
金綵繡寶鈔羊酒加等公事取獨斷亦不優謫訪同
僚諸在閣者皆不心附嘗病假一日而遽入取呂調
陽擬 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大臣緣
公指益易調陽若或故抑絀其鄉人及親厚者以見
公調陽惟仰屋歎詭而已 上以師臣待公凡所下
御札皆不名稱先生或稱元輔有二白燕育于翰林

院白蓮雙著者三居正以為瑞進之上不自居歸
德于公而公父母皆老耄無恙上嘗出燔繡金營
裝重鍊以手書慰諭賜為公終宴無居第乃大治第
於江陵城使緹騎百夫長麗其為督治舍宇甫建而
馮保言于上名其堂曰純忠左曰杜稷之臣右曰
股肱之佐名其樓曰捧日不為儼語以正氣萬世休
先百年是之皆御筆大書而出內帑白金千兩為貲
費公念御史在外驕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折之
一事小不合詔責隨下又勅其長加考察以故御史

識大錄

給事雖畏公然中多不平而仇勁喜事皆出南京戶
科給事中余懋學疏請行寬大之政公以為風已季
其職為庶人而御史傳應損繼言之尤切然不敢有
所使于公也公以絃筵進講畢折于上謂此曹子
欲市國恩收召朋黨以便姦縱私至下錦衣逮杖
而戍之濱海給事中徐貞明等坐就獄視且索饋亦
逮謫外御史劉臺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遼東捷御
史不當報而臺誤報公以故事裁斥臺遂惡公且
分不得免遂抗章極論其蹟橫十餘事公怒甚見

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為下御坐以手掖之而曰
先生起吾為逮臺竟其獄以慰先生臺至下詔獄
上命內閣杖之百而逮戍之時物議頗驚劉公不自
安乃陽具疏為解得不杖而奪職還里實錄成加公
左柱國支尚書俸顧再辭疏上謂實錄國家最大
典且一句一字孰非出先生筆者而何獨辭居正優
流言一句一字果出臣筆第此臣子常分何足言功
而遂年以來人臣苟効微勞輒萌非分之想小有不
酬則深獨賢之怨臣實恥之故不敢苟就與以少勵

識大錄

此輩上始允其辭為溫諭百餘言頒示史館諸孫思
者皆不樂也樓部舉會試而次子嗣修與呂調陽之
子興周皆中式公等以嫌請避不允廷試嗣修卷名
次列二甲第一既進御上故姓名則拔嗣修一甲
第二人而召公謂曰無以報先生功責先生之子孫
以少報耳公叩首謝時承平久姦盜蠹起至深入城
市剽府庫以去有司秘之莫敢發居正持嚴其禁國
弗舉者雖循吏必點得盜即報斬決以是有司莫敢
飾情盜賊畏死為衰減而亦多倉卒不審者例盜邊

海錢米盈數皆斬首示眾然往、取長繫不能完至
庾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文吏不習見祖
宗制創聞以為駭而不便者相率而為怨讟公奮然
身任之不恤也 上將行大婚禮歛髮用幘欲加恩
居正疏辭仍賜白金絲幣 慈聖去乾清宮將返慈
寧勅諭公謂我不能視 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
向學勤政有累 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
臣異其為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 先帝憑几
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因責坐蟒蟒衣各一襲光

識大錄

動朝野亡何其父封少師文明卒同列以聞 上遣
司禮中貴人慰問起止視衛禁止哭絡繹道路 三
宮賻贈公上書請乞守制戶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奪
情之說 上遣吏部尚書張瀚宣 旨慰留左都御
史陳瓚優倡六部請留公禮部馬自強頓持之未上
御史曾士楚等遂上章請留公而公亦惑不能自主
矣檢討趙用賢不能平約吳中行具疏請勅公歸除
服而後用之然其辭猶緩而刑部員外郎父務主事
沈思孝姪之則指峻且傍刺譏公他事疏上留中不

出公意慈不知所為將擬加重辟于是王公錫爵獨
往質公于喪所辭頗峻公勅宰且拜且曰 上強留
我而諸子力逐我、何以處使有尺刃在我且自刎
矣錫爵不可已而公採之出則進士鄒元標者復上
章至極言居正以元宰而首戮大倫何以師表天下
且其人非能以仁義輔 人主不過智力把持耳用
之何所利前是 上已下旨廷杖穆思孝八十謫遠
戍用賢中行六十為編氓而元標袖疏草入左掖門
觀諸臣宛轉血肉中不為憐疏上而中外壯之得

識大錄

旨杖戍如穆思孝皆瀕絕而蘇時羣星從東南杳起
長亘天無所不掃人情洵、久不曉有奪情事、創
起而諸言者皆得罪以為公實應之街議巷議至作
謗書懸之兩長安通道謂公且反不得已乃草詔戒
勵羣臣諭所以留公而罪言者意再及之必誅無赦
朝諝稍息于是使公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大儒魏朝
馳傳往代司喪而禮部主事曹誥并為治祭工部主
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不造 朝而以青衣素服角
帶入閣理政及侍經筵講讀又請蘇藏休 上許之

亡何 上且舉大昏禮故事諸受冊建聘皆然臣主之而首輔為副使公以有服不當與 慈聖亦疑之而使中貴人問公恐難於易吉公曰后為天下母國之大事孰有重者且居正受 上恩厚即令之赴湯火不辭而僅即暫時吉乎大昏禮成賜 璽書褒諭累百餘言命吏部俟服除而授 旨以請公見人情已定乃始已歸葬其父再疏始允使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衛指揮僉事史繼書護歸以三月為期葬畢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 璽書教諭範白

識大錄

金為印記曰帝登忠良以賜之如先朝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馳張先生處分臨行 上及兩宮賜道里費 朝辭復請見于平臺 上撫諭之曰朕不能舍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思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何所倚公乃勸 上以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為之哽咽望淚為公奏辭 慈寧宮 皇太后優慰諭有加出國門遣司禮中書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

于是所經由有司飭衙傳治道路既畢葬公以母老不能冒炎暑具疏請俟秋涼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促公亟還朝 上遣錦衣衛指揮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貴人侍太夫人汝敬至公即就道先具疏聞而撫按諸臣各馳報矣 上皆有 優旨而前是所經由藩臬守巡迺至於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于版飭衙傳公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副以奉者前為重軒後寢室以便優息傍翼兩廡 各一童子立而

識大錄

左右侍為探簾炷香凡用率三十二竿之道經襄王出候折簡要公宴公辭不入王強而後可於是且入至偏殿且賓坐而出主者之有北面自襄王與居正始也過南陽唐王亦如之公既過良鄉抵郊外 詔遣司禮中貴人何進宴勞于真武寺口諭先生以平入即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質明見而 兩宮亦奉遣大鴻臚李琦李用宣諭勝入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以次日質明入朝 上延之平臺待告懇篤且詢以進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

狀良父乃予假十日而後入閤仍賜白金彩幣新鈔
雙羊上尊御膳因引見兩宮公既見用比所指
畫注施一樂之法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
遠不遺又務綜數名實搜剔隱奸權抑浮競以是大
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游談失志之徒又從
而鼓煽其間相與慙懣嘖嘖釣奇以觀幸于後
日為攫取富貴之計呼朋引類藉勢東振恣其所欲
為紛更變亂不至于傾覆國家不已臣是顧命大臣
義當以死報國雖赴湯火皆所不避況于毀譽得失

識大錄

之間皇上不用臣則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
以徇人必不能違道以干譽臺省紀綱必欲振肅
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必不敢姑息以撓三尺之公案
亂朝政者必舉祖宗之法請于皇上而明正其
罪與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于皇上之職分也
優詔褒美之及秋覲朝奉太夫人抵京上遣司禮
中貴李佑郊迎與親朝結騎隊鳴鼓角列旗幟極遠
中貴人賜金囊綠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綉蟒帛
羅凡四襲白金百兩而兩宮之賜尤有加所以慰

諭公母子皆至矣時上病疹愈御朝羣臣皆建賀
而公以持服不與上御平臺以見執手使視顏色
公稱賀因勸上慎服食戒色欲上曰聖母日
與朕階勤止三宮俱蒙宣召居正叩頭謝使還閣時
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乃因戶部
進御覽數目而陳之謂每歲入額皆在其內錙銖
畢盡今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兩
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金則已
少八十餘萬金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

識大錄

百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
餘金則已多四十萬餘金質之該部云因諸者責留
獨免之不時追贖人犯財產之已盡奉旨賜用之
屢下是以入款減而出款溢也因甚憂其不可繼而
請上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為出嚴節浮費疏
上留中上復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
費止之時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公安曲以請得
損款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選官
恩數上多曲從之一日上御文華殿公侍講讀

畢以給事中上災傷疏聞因謂鳳陽及江南諸郡
屢無歲而徐宿之間民至削榆皮為粥不早賑之則
相聚為盜賑之不可緩上曰惟先生所處居正優
奏上至仁愛民如子凡請蠲請賑無不勝允而在
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剥民罔止非惟不體皇
上子惠用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贊皇上之
愚忠殊可恨也今給事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云請
蠲則曰不敢請有何不敢報與請而摺調走吾歸恐
君上即積教一事晏秦旨申勝竟成虛文使皆有

識大錄

自理職贖未嘗休公家之急則將為往臣等不勝憤
懣竊以為災荒若遇聖祖不知當處以何法上
怒曰審爾何不重處之公拜領命乃又曰通年正賦
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不其今江南北
窮甚矣河南風災畿輔亢旱將來蠲賑恐不容已惟
皇上加意撙節于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可省者省
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于布施一事尤當禁止與其
惠蠲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
命其功德尤大上曰然用度當從省即奏亦故事

耳無所增加公又曰夫故事者逐年之所偶行遽據
以為口實非祖宗故事也世宗朝用最為不節
而晏駕之後尚餘百餘萬金今歲之所進內帑者二
十萬而隨取隨用常費之者故事必不爾也願皇
上留神上首肯之于是有蠲貸而督責奉行省之
旨肅如矣會公服將除上召吏部問期曰于是乎
勅元輔張少師先立忠孝兩全全割服已滿朕必加
慰持賜白玉帶一圍大紅坐蟒盤蟒各一襲金盃一
把金盞蓋一副用示眷念俾朝見後仍御平盞召對

識大錄

以後朝奉綬廷俱吉服如舊既對慰諭久之使中貴
人張宏引見慈慶宮于宮門叩頭仁聖皇太后賜
白金文幣尋見慈寧宮禮如慈慶而慈聖皇太后
慰獎尤至賜御膳九品金盃盞蓋金瓶白金彩幣使
張宏侍宴十二年滿加恩公辭至再詔復加慰諭
凡百餘言謂卿之所處恩義兩全足以垂範萬世特
允所請以全忠孝大節至于卿之勛勞簡在朕心當
別有酬養亡何當會試公二子懋修敬修與四維之
子甲徵皆中式矣公危上謂諸陵歸即具疏乞休

凡再上而天子慰留懇切最後手書極慈聖
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俟輔爾歲
至三十而後商處先生母復興此念公乃出而嗣修
狀元及第美敬修亦在前列而甲微次之皆得禮部
主事上之初即位馮保朝夕規起居擁護提抱差
有力焉小所扞格即以聞慈聖而慈聖素誨
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耳即使張先生聞之
奈何于是上甚嚴重公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
上不能一切從順上漸長而厭之時上左右孫

識大錄

海客用則乾清宮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
參佐周海則兵仗之領局者也皆貴幸而不甘保之
見凌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為小水
首發孝陵使案公請於上謂海用處之較優前為
淨軍而又疏降海用與德秀泰及周海罪惡請併逐
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勅令自陳上裁去器
固勸上戒遊宴以重起居精神以廣胤嗣節費
資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駕幾以理庶政勤
講學以資治理上皆報可公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

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教繪而
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選屬儒臣紀高皇
帝及列聖寶訓寶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日創業
艱難日勵精圖治日勤學日敬天日法祖日保民日
謹祭祀日崇孝敬日端好尚日慎起居日戒遊佚日
正官闈日教儲貳日肅宗藩日親賢臣日去姦邪日
納諫日理財日守法日儆戒日務實日正紀綱日審
官日久任日重守令日取近習日待外戚日重農桑
日興教化日明賞罰日信詔令日謹名分日裁貢獻

識大錄

日慎實費日敦節儉日慎刑獄日褒功德日屏異端
日飭武備日御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經筵之職
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上言動與朝內外事為修
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
上皆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上為呂吏禮
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先帝顧命夙夜在公任事
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閏十五年忠勤異常恩典
宜厚尋使司禮中貴張誠賜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
熟朕言不能盡官不能酬賜宴禮部而公則已病矣

日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以為醫藥資
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
至官吏冗散亡不設餼祠廟為公祈禱者 上始令
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猶即家令公手章居正
始自力而其後病益軼不可為乃疏乞歸 上復加
優詔慰留稱之為太師張太岳先生公度不起而
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公首薦前禮部尚書潘晟
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 上為
結之御屏居正待其子弟晨每三五日入問安頤之

識大錄

而已不交一言而以貌羸甚惡人見之卧帷中至明
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外聞 上愴悼輒
朝賜齋壇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 兩宮麻布二百
疋米二百石又與潞王合購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
油為斤者燭為對者以千計薪為斤者以數萬計登
九壇復增七壇大約視國公之葬師傳者贈上柱國
謚文忠遣營葬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
者護喪歸其子編脩嗣修等疏辭謝 上報諭朕念
先王受 先帝顧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勞可憫

復遣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全馳驛 上故母
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出而
使宦詞保所為逆及公至是役入悉以兩家交結恣
橫狀聞 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 上心動
而馮保又以此止 上如天選婚事得罪左右漫言保
通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屬其門人柳
之李植使極論徐爵按入官禁為保擬旨挾詐通姦
諸違法事而它復論會省吾貪邪縱欲欲以嘗上而
上已執馮保禁中矣于是御史江東之遂極論馮保

識大錄

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者吾勸致仕而謫馮保為
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奪職歸而盡
籍其家係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玩器以萬計蠲宅舍
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內藏為充初而
上益心疑公其羸積或過當矣時給事御史劾進者
益務攻公為苛僻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
是始奪公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誥而王象
曾等吾朱連陳瑞策毋不斥削朝班幾為一空而吳
中行趙用賢等皆召逮官有羞四維知海內之怨居

正深一切務為寬大以收人心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謹羅削者亦得優官及章服而祖宗之法紀且盡矣而御史羊可立者亦四維客也乃優進論公罪惡居正以私構成遂庶人憲卿獄遂庶人之妃因而上疏辨寃且曰庶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上乃命司禮中資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橈偕錦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蒙傳作舟等然盡

識大錄

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亦有從死者事聞輔臣申時行等與六卿合疏請少緩之于是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追究亦已小緩其後言者優獎公不已于是優勅法司盡削公官秩奪其前所賜監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劄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府易子編修嗣修供發成後用間臣議詔復公官爵予原諡釋其子孫之有罪者

逸史劉氏曰公誠高瞻大才足以濟之當事不避嫌

恕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兩宮冲主尊禮儀若國師與春珠寵冠絕今古公更借權力懾服衆心以尊幼君不顧側目遂成萬曆初政真不負社稷臣矣而奪情除於國事之重非公得已論者不察本朝故事竟以一事抹其生平豈足服公心乎特視當責太濃抗禮蒲王魏拜諸子局量未免少狹耳語云國難思良臣如公之才不能無思於今日也已

識大錄

殷士儋

殷公諱士儋字正甫其先自濟南武定徙居歷城母郭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已而誕公生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能言且善識事誕日示以晬盤取筆書拜及石印一它不漫視家公奇之始太公精于曆數公生五歲即教以千支月建時通之例因能於掌上推衍或賓客滿座各舉所生歲時問之公一一屈指無遺客咸驚嘆一日謂太公曰曆家所載止六十年過此者我向上推衍百歲千歲以至

識大錄

殷士儋

無庸皆在我指掌中何不詳載之太公大笑然私心異焉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藉博士最少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力奈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與于舉省試第五生十九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泣已而以書一函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事也公既以外艱乃授弟子室里中不給薪水又恥稱貧注一歲旦曉皆書春帖太夫人剪絲為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丁未舉進士

選翰林院庶吉士已而授翰林檢討是年奉命討伊

周二藩事政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修業文史祿薄或不自給母夫人在邸中至課奴蔬糞家人習于儉亦咸安之內長同考禮部丁巳母夫人病思歸公乃上書御母還里戊午母夫人沒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柩而後起朝夕凡三年不御酒肉諸儒生執經從遊者甚衆公益覃思者迂足跡不入公府士成起詣闕會撥廟閣閣潛邸世皇精簡儒臣輔導以公奏講讀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冀有所感動

識大錄

至君德治道所聞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權奸女寵宦寺外戚之禍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親廟天授聖明每奏一篇輒欽容深納左右侍臣聞其敷陳亦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者九年考滿進右春坊右贊善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丙寅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積考即位以公講讀勞宣賜白金文綺丁卯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晉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日侍講讀賜宴禮部養金幣踰月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

故有詔修世廟實錄以公充副總裁官賜宴禮部齊
金幣明年會試天下士命與少師李公典之其月
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碗佩刀諸物五月選進士
三十人為庶吉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公念
朝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俊効故日夜程督諸
吉士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為質諸吉士各務殫學稽
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焚、或至兩夜初公在詹
府日侍講讀及掌太宗伯不與上還宮問狀左右
以類職對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

識大錄

閣講官士詹公欽勤勞如息一階時經筵月講或以
冬夏輒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又
請進講祖訓昭鑒諸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上
皆稱善從之時神廟在東宮詹賀長成公兩上疏
以國家舊制東宮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太醫
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祀其後世廟
從祀醫請作景惠殿于署常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
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為三皇繼天立極
功在萬世而列于醫師之中使勾芒四佐配享其側

于禮不協請毋祠于署而進歷代醫師祀于一堂歲
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
條例親王無嗣以親昆弟若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
旁支請繼己而肅懷王薨無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
請以攝府將軍縉燾嗣禮部議縉燾雖定王姪其寔
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
王縉廟即位又以吳氏疏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
以肅宗人疏請結上左右為內主公再疏執奏
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填之其令縉燾嗣王

識大錄

公又三疏力請以為朝廷所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
尊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旨可守今肅府請結既
違成憲且二聖明命赫然如一若後從其所請則
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欲遂其私事欲更
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于天下疏入上意堅不可
回乃遣即王攝府食將軍祿如故其後縉燾竟封為
親王則當時郡封使以公任出也是月詔公以本官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辛未二月冊封六妃
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平止志趣雅在守分知止

識大錄

泊于世味嘗從方外道人受養生之訣以盛年入相
倚藉方隆以居常思歸不甘寵利是年十月累疏稱
疾乞骸骨歸田里溫音慰留者三疏至四上上垂
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乘傳還里遠行
人護送是時公年甫五十公既退居里第閉閣却掃
不談世故家無常產又鮮生殖貴主卿相名田不過
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濕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
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
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
公即故湖南書院典立期會部使者慕之下記所司
為諸生供具一時濟上彬々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
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罷吏家居者月旦簪飲或
遊山水之間亦頗聲為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
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嘆曰嗟夫造物
不貳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
遇位至公孤于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龍臥
享無為之樂自此以往者幾我十年則福出于人間
世矣萬曆辛巳冬忽病股腫輒戒門人子弟趣為我

識大錄

豫後我其不延明年壬午春公日癘至六月之朔病
痢下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答至其
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聞上使使
治葬贈太保錫謚文莊
逸史劉氏曰公性喜恬靜不樂榮貴居家儉素第
永冠無異寒士而篤於倫理崇尚儒學日與四方生
徒論難經史一時宗之者殆遍鄒魯尤心談聲利每
具富貴之氣者見之不覺立消其於敦信培風之誼
德良厚也

呂調陽

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桂林人呂公之初
生太夫人夢巨麟入室蓋異徵也生而早慧特達嘉
靖甲午舉于鄉兩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曰士不
難仕而患學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庚戌舉進士廷
試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脩公雖以文學冠天下為
天子史臣然自視遠循一韋布耳辛亥迎古愚公暨
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匕筋張夫人進羹湯
曲極誠款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夜寢中燼毒公

識大錄

呂調陽

從夢寐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若起而排闥入視則二
尊人僵卧不能喘息公自激清冷水數斗沃之始甦
人以為孝感云是秋二尊人時思鄉土公上書扶侍
而歸一踰一歲意猶戀不忍去庭幃二尊人以太
義趣之乃復如京師共史職而辰春會試公為同考
官所取多海內名士時分宜柄國士多附其黨而躁
至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亦宜卒亦無所加公丁
已奔父喪已未又喪太夫人公哀瘵骨立越在草土
者上年雖親暱罕見其面士咸服除稍還國子司業

乙丑權春坊諭德典內制隆慶改元擢國子祭酒是

冬擢禮部侍郎已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辛未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
主會試得鄧以讚等四百人已即奉命教庶吉士公
凡三任成均率以其身為型範先德而後執右應慈
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者多名實純美足為公家類
其由少宗伯以上日侍莊皇帝慈廷每為講輒先
齋沐則以精誠悟主往緣傳絃傳開列古義以
為時政規上亦時嘉悅之士中拜禮部尚書典

識大錄

禮多所釐定諸藩王外戚中常侍有所諭制而希
上恩數者一切議罷而諸曹郎吏亦莫不廉奉其
職會莊皇帝晏駕公從哀次條奏諸大禮頒布行
之中小翕然稱善是夏神宗即位上幼冲方嚮
意問學知公宿學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機密
備顧問及在政府又與同官一心體國興致化理
上書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充慎其一曰同心
夾輔甲戌上命主會試得孫鑄等三百人是年修
修廟實錄成上如思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無太

子太保仍禮部尚書 上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錄陞一子中書舍人是
年伯子與周舉于鄉明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
年過 上優禮師保每見稱不名上殿不趨及諮訪
大政多稱 旨輒降溫諭褒之屢遣祀 郊廟先師
孔子暨上 兩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款獻俘諸
盛事公皆協恭贊祝之無一不當 上意而所受
上恩賚殊特非先朝宰輔所嘗蒙至千金錢文綺與
馬什器之賜及夫大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

識大錄

公居恒自念遭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之一會病肺
父而足又患痿徒履漸不自勝自度病寢劇恐歸不
及首丘喟然嘆曰惟懼非病臣索食地也因厚書乞
骸骨書屢上 上屢固留之而求去益力書至十上
乃得請 上徐遣御醫視藥行人護行時典用為相
部郎亦自上書請得扶侍其父 上許之仍賜內帑
金百金文綺二襲且乘傳以往曰卿歸幸善休沐尋
當召卿矣公歸里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
侍養會仲子典齊舉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不世篤忠貞報之非人臣也耶非人子也吾
應矣兒曹其毋忘忠貞之訓是冬十二月公晨起猶
對客食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紫不語越三日卒年
六十有四諭祭十二壇贈太保諡文簡諸卿與視常
數有加公生平深沈簡諒內辨而色溫于人不較喜
怒事不較可否而人亦無所用其間以嘗之論學本
倫理立朝重名節為詩若太古雅廓宏不涉瑣徑性
尤喜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澣衣又門無私謁雖故
人邑子不得妄陳一辭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

識大錄

恐見德至於平古田及懷遠府江兩大捷皆公石畫
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者尸其功大臣休、無他技信
夫
逸史劉氏曰公深沉簡諒內辨而色溫論學本倫理
立朝重名節而性喜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澣衣故
人邑子不得妄陳片辭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
恐見德不較喜怒可否人亦無所用其間以嘗之休
休無技公誠有焉

高儀

高公諱儀字子象別號南宇世籍杭之錢塘入其父東園公夢于肅愍而生公、穎異慕于公之為人亦每自負嘉靖庚子中浙江鄉試明年舉進士二甲第一入政庶吉士嘗試文淵閣賦見省鶯賞遂有聲館閣間癸卯授編修時柄臣某方寵倖傾中外悅公嫺文辭敏致門下數遺子及門風指公拂其意遂大銜忌而名行蒸、益起隱然負當世之望矣丁未同考禮闈戊申予告歸比還與修國典云子疏乞終

識大錄

高儀

養過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學所司奉世廟旨俱選儒臣充講帳者公詔下會東園公計至齊歸歸而母夫人又卒居父母喪守制服除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居南都三年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甲子陞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丙寅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舊制合享天地以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于是中官有請合祀後崇武舊制者公固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予即分亦舊制也何

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論非是奈何令中官得與外庭未議眾趨之孝烈皇后先以保護功附主世廟公奉遺詔議遷其主內殿而附元配孝潔秩然足垂一代鼎典他如主薛文清從祀革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得取光祿之

美銀並開切大體詞謹義正讀其疏者無不稱服時太子丘齡公數引漢有司奏建之議抗疏力請國本乃定又議請親賢講學覽奏召對諸疏皆見嘉納公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任勞丁

識大錄

卯秋乞休致疏七上咸優詔勉留己巳冬復懇疏乞骸骨先後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太子少保賜馳驛傳歸輔臣言官交章留公余謂公可太用於是公去而望亦滋重矣去之逾年穆宗以太子在東宮且出講學念先朝耆舊可備保傅無踰公者詔起公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壬申春三月朔奉詔日侍太子講讀于文華東序夏四月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公負望久數病數起晚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裁而溘焉逝矣訃聞賜恤甚厚命

以一品禮葬祭廢于中書舍人議曰文端公體貌魁梧而性簡寡言笑每定大謀斷大義榮情指顧間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既貴雅飭如書生自視恂恂無他技及見權勢炫赫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怡素絕紛華珍玩之好家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別再歸皆假館於人不以為意卒而致篋不給歛具門生故吏為歎歔泣下公平生不為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餽遺干謁公者古稱杜援臣招之不來虎

識大錄

之不去蓋其風度如此切業雖未究而完名令終遇之夢徵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享壽五十有六
逸史劉氏曰公清介有守嚴於取與交際不通人皆高之然亦以此成隘神廟初以舊舊保傳起用入閣方期望以有為乃忽稱計款具不足始知公之清正為天性所植非矯強藉榮者比也

馬自強

公姓馬氏名自強字體乾別號乾菴陝之同州人也初李瑞人方娠公夢龍遠室父珍亦夢南極老人以緋衣兒來送此公生頭角嶄然不類凡子父母奇之幼警悟自知學授童句即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嘉靖庚子舉陝西鄉試第一聲名藉甚顧屢上春官不偶携羣弟子修業於太華山之青柯坪癸丑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乙卯授翰林院檢討甲子滿九載陞修撰是時重錄永樂大典被命為分檢官丙寅丁父憂

識大錄

馬自強

丁卯以重錄大典書成加侍讀己巳服闋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庚午回局兼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纂修肅皇帝實錄是秋典應天府鄉試公品陞精審凡三為會試同考官及是榜所錄士咸稱得人陞國子監祭酒公見科條漸弛大教學初意毅然以振飭自任首按事不遵習為森列事者刻削積愆悉取累朝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躁競勵學官日以正學迪諸生於是成均中爽然易觀聽焉時生徒大集有需次絀年不及撥歷者公上疏請損諸

識大錄

司歷事期而增其名額諸生有貧困不能自給者輒周之故士初憐公已無不愛且敬昔辛未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掌院事是時太子在東宮言者請妙簡端方士備輔導故遷公官尹士申太子出講學遂以公為講讀首臣公念上方冲齡凡所進講不為微文典義務取目前易省事叔秋晚警異有所感動儀度端詳音吐洪暢太子聞甚悅有時講退于帷後噴一嘆美眾咸聞之陞詹事兼教習無吉士神宗登極復授部右侍郎充日講官尋轉左掌詹事府事丁繼母張氏憂歸上時念之嘗與充輔張少師言公所講解易者久之又持問公服將闕未也乙亥守臣以公服除開詔添註詹事府以原官協理府事充寶錄副總裁日講如故抵京陞吏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缺廷推以公名請上遣中使問閣臣尚書奏日講召張少師為言講臣清心專慮而禮卿部務煩重勢不得兼狀乃陞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蘇日講仍充廷議官盡持命之時宗藩繁衍諸請名封檢校歲以千計中多詭

識大錄

冒承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抵牾以故王府升宿衛習其穴竇交結諸藩狡倖出入為奸莫可究詰公一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碍者為準其一時有為而設彼此刺謬者悉屏去之今禮部新題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藁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積弊之尤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為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索賄公宇肅然隆慶間嘗罷張真人封以提點世其祀及是提點來朝請復封公寢其奏提點固請不已公上疏歷陳其不可且請嚴社稷緣請乞之隙無故俾門語甚剴切初北虜通貢市儀部所議壽賁有定額矣乃虜欲無厭歲請寢溢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初約凡一切額外乞求令遠臣勿優通令甲所載文武大臣卹典節平條例增煩予奉廉準公審詳恭校議為畫一之法奏之報可著為令丁丑知貢舉世廟實錄成加公太子少保戊寅三月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雅有康濟志以古人自期待感幸知遇夙夜孜孜矢有以自效會偶疾不愈竟卒壽六十有六

計聞賜賻賻舍從之具甚渥贈少保諡文莊公隆顯
方顯錫耳豐皆舉止凝重儼然山立見者知其正人
其操尚端諒几立身施政務行心之所是不欲一毫
苟徇於人兼容博愛發於志誠見一人一物不得其
所必疚然思為濟之故平生卹周周急惟其力可兩
為如恐不及見不苦憂額若將晚己人有片長寸善
汲、樂與之自以為不如也性篤孝為諸生時李瑞
人病防危齋心祈神祐經應第者弗知也夜夢神告
之曰語若叔而祖母數定矣其精誠感通如此事父

識大錄

宛平公崇志承顏備極無方之養居喪孺慕有烏鳥
數百旦夕翔集其廬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述史劉氏曰閩中古都會地當漢唐代蟬聯樞揆不
可勝紀顧自明興來名臣碩卿熱代相望獨未有泰
政地者有之自馮翔馬公始公負公輔望久當是時
以舊學受 春和 上所注意甚厚海內士咸訴、
謂閩陝地靈二百年始發于公必且抒所素蘊以協
贊 中興偉烈不偶然也俄而公被末疾以沒吁可
悲矣

張四維

張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公幼即開敏有大志
乙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以庶吉士入翰林翰林職
鉛槧以不聞聞更事為高公獨取累代典故及四方
典除利弊反覆研辨乙卯以編修丁母王夫人憂戊
午復故官越八年丁卯 莊皇帝改元以重錄永樂
大典成晉右春坊右中允予五品服克經筵日講官
己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明年還朝又明年晉翰
林院學士掌院事己晉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尋轉

識大錄

左春坊左諭德 莊皇帝春公不許再疏乃許之
明年春 神宗出閣講讀起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
府事尋掌府事兼教習庶吉士復引疾歸 上御極
之二年甲戌再起公以原官掌詹事府事乙亥 上
手勅進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丁丑
以纂修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兼文淵閣
大學士明年 大婚如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庚辰
以一品滿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壬午以還
功加兼太子太師又以 皇子生加少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方江陵東政法令苛急海內訕、是
年江陵卒公因案疏請下寬大詔罷一切法令不
便者天下曠然若脫牢禁而是江陵病將革其入幕
黨人憐公當軸即不得遂其私乃詐江陵遺疏薦新
昌自代為去公地而大端馮保居中左右之流言藉
藉起及一御史疏上上持之不下一御史疏又上
上怒甚錮其三秩斥之外於是諸黨人稍折氣內携
而言官因其間得遂發保與江陵表裏構合諸嘉狀
時公備藩葉私第待罪上立召公入令擬告寘之

識大錄

法籍其家已而皂囊自上率為諸黨人諸黨人既以
次逐罷而言皆猶不已公謂除惡務根他可略也言
于上請一切與之更始又請拔用海內端直士舊
為江陵抑棄者由是公論大明中外清肅然公以步
致瘁一日在上前忽眩仆地上命兩中使掖至
闕明年春危駕聞壽宮上登山四覽又顧謂近
侍掖公上於公倚毗甚切故恩禮優異如此未幾
幄川公許至公疏踊瑞慕上遣使慰勞賻贈有加
及辭上於文華殿稽顙進曰臣豈備幸荷知遇今

人遠離不勝拳、之私願陛下法祖孝親講學
勤政清心寡欲惜時愛民日慎一日保終如始上
復慰諭目送之公既重傷幄川公而西歲間兩弟相
繼卒繼妣胡亦卒公薨苦寢悲感益集乙酉十月
方禱忽暴下不止數日而逝公居常恂、如書生然
深略內蘊人莫能窺其際至權大事決大議震擊斧
斷、不中窾隙者江陵公在位又悲胸臆自使公挾
持堅定意所必不可江陵公終不能奪之性嚴重寡
言笑與人斷、不苟合然能以意氣假人人崇為用

識大錄

公內行篤備在長安月一使人問幄川公安否其喪
也憑棺一恸而仆而弟沒公已病猶強起經紀其喪
云
逸史劉氏曰公受事之始當江陵轅續之日苛急之
後忽開以寬大焉少持其長厚已易於見德顧志嚴
法令之不便者與之更始矯盡初政之所為乃竟不
能終事而去一時或受和平之福而國柄卒亦不能
振矣

余有丁

余公鄴之小江里人生於嘉靖丁亥故名有丁字丙仲甫一歲傳記吾問父母大奇之稍長日誦數千言文多宏藻賦輒冠諸生名日益起家日益落而廢陵却翁豪長蒼好奇節雅遊縉紳間會所吾周康來守公郡翁寄抵周康此孤輩中有異才可以禮致者乎吾孫得師事之公方喪母家居周康以公性愛時翁年七十餘一見握手驩若平生蓋公居邨氏三歲邨竟資公進太學以順天辛酉鄉舉上春官典吳門

識大錄

余有丁

申公委江王公井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三分有餘先相明興以來及第者所未有也公嘗代制草曰是惟王言奈何私使人又因以為利於邨邨門者謹謝客而詞務簡重乙丑戊辰分校禮閣公初持父喪歸自麓山輒行吾高敞地旁可樹松楸萬列石像主堂穿碑為神道若人真之信也於是薛同舉自稱同麓子以志思云第後四歲乃請告歸葬母畢宅室之事即中人遠近來觀或責一嘆曰公固非大古隆慶初充寶錄纂修官又充經筵講官卒未陞

國子司業壬申改洗馬兼修撰侍神宗東宮會

登極改左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無何私疾欲歸當事者不可而公請益力遂以左庶子領南詞林得便道之家公雅有山水癖買山東湖中得古洞初扣之堅然已發之訝然浮石四垂乃旋峰拔道分流抗兵匝樹其側感歸來之辭名其莊曰五柳樓曰舒嘯齋曰覺是臺曰矯首而總之為舒園有司勛駕強一之舊京萬曆甲戌陞南國子祭酒令諸生以什伍相保護坐竟公去無紀念者而舊梓二十一史在久逸漫

識大錄

公手學史漢及齊梁書重梓之以惠來學丙子復移疾歸卧東湖日讀漆園書充然有得手疏之為若干卷藏於山茂黃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領詞林未至陞太常卿管國子祭酒事已卯陞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仍充經筵講官庚辰改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尋改吏部明年解部事仍掌詹事府充會典副總裁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壬午六月也時江陵新故公與蒲坂吳門共事凡檢人換政次第更始常夢之帝所手一笈遂巨璫以俸予帝於

識大錄

是實貨巨端之微中外快之會浙兵大陳陵犯制府
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攫於市朝達左司馬張胤佳以
節錢往過公問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死爭旦夕之
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遂問計安出公曰聞河南
人徐景星者有機略薦領此軍今失職待事薊門張
公呼至挾而南景星身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故
信景星為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景九人於市浙兵乃
安是歲九月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庚辰癸未皆典禮闡一時海內名士蒐錄
殆盡居一歲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改戶部他官如
故先是江陵既敗言者尚訢訕不已乃引科場命題
以搖 上心太宰楊公曰不可是欲於口語文字間
起大獄邪因覆奏語侵言者言者譁然抵楊公為阿
吳門統請斥羅新安私心憤激以去訖爭之二三大
臣亦多抗疏引去明言者非是獨公內直為 上調
劑之奏積滿几日應接不暇居數日乃密疏言 官
可任孰與諸大臣今以一言官故而使諸大臣側足
求去非盛世事有始聽其去則臣愚亦有去耳 上

識大錄

意動於是遣二中使齎 手札詣申公及邸諭意而
意而太宰亦復位諸大臣始安公有力焉無何公病
咽逆飲食輒留不下是秋在告 上所遣存問珍視
者相望于道會滇南大捷如少傅兼太子太傅建建
極殿廢一子秘書令昨受固辭不許三疏已骸骨又
不許竟卒長安邸第年五十八 上遣中使視喪內
出金幣疏布未盡諸物贈之有司給喪具諭祭贈太
保諡文敏葬東湖之隱學山公素達士奉養甚備所
居一日必飭亭榭蔭花木以自娛善飲善賓客 常
滿座非大故不廢綠竹每對客說東湖之勝口津
未嘗一日置也不設城府與人多可少怪言輒披肺
腑相示遇事輒任長於言海上金塘大榭諸山延
袤百餘里今為既脫誠使人耕牧其中可資兵餉寬
內地公以屬有司有司慮擾民不可公曰木為利民
而顧擾之諸君謂不可則不可耳其心無適莫類此
逸史劉氏曰振嘗過鄧 人為振言鄧族甚巨散處
非一凡居旗山馬鞍山東門者過鄧邑而公為小江里
最貧落其封爵既出挑不能辨其身所自出公既責

思榮莫知所當抵承霄冒然流涕可謂不忘本矣而
立朝時出時隱無戀位之情亦無建樹之志雖有東
湖之癖滌園之好放蕩不拘小節要不失古達者遺
意也

識大錄

申時行

申公諱時行字汝泉公大父東城公少育於外兄徐
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之公少敏悟過人所
覽輒能誦為一時偶儔之文絕出倫輩嘉靖辛酉舉
鄉試第三明年成進士廷試上見公所對策詞札
兼美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每朝謁罷必政機所
錄出主者多闕略下吏得因緣為姦乃其考因筆之
所當者列為定例癸亥以父東城公憂歸丁卯服除
明年分校禮闈已巳掌文官誥勅庚子典試順天辛

識大錄

申時行

未度分校禮闈所得士多從落卷中搜得之有徵林
進士官允克紹筵日講官九月仍授武舉士亡何晉
官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穆廟升進詔誥鑒長
諸撰著與妻皆以屬公於面上登極進宮庶直日
講自是勸講者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解絲開者朗然
又進止都雅上每召見之申成進宮居少尹兼侍
讀學士規翰家兼理清黃丙子進宮居會典副總裁
丁丑同蒲州張公四維主會試八月晉授右侍兼太
子賓客已改吏右侍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

系與機務公誦履之地啓沃功多 上特峻推之其
簡在昨一日英宗室家涼等六百餘人以搜括五計
上坐文華殿猝召閣臣入公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
請封請婚按臣裁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
未獲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
人皆應奪但封于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
遠人眾惟 上思之保及於寬政幸甚 上深然之
是歲滿三品考普禮書予廢曹監與辰俊主會試淮
揚災時撫臣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少

識大錄

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
流移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
伍二三班價一歲併征而和粮八九衛所無美丁而
多重役月粮無見文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
無流亡不可得也漕糧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
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語曰粮芳之餘要在莫
刈公應曰肅哉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公之拍案
定矣會 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
損益之如省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却傳平刑欲嚴

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連保人需
實惠而嘉民不得濫免公之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靈
伺隙思聘相與構縶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
曰吾尚可以戮手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
裏為奸狀諸言者繼之 上命公擬旨下爵詔獄論
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佐
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為政首以
號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謫籍為
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廢塗

識大錄

也爾孰不以政府為射的耶公謝曰吾知崇獎言
路為盛世事違卹其他未幾有魏允貞者以公子登
第為言公第請覆試而已不取一語侵之頃之且其
之要扶朝士無不貢 歸公之量矣江陵奉寺籍沒
求多者目公言居正自干憲典案無可言若父母
之衣食不時子孫之死古相繼於罪人不禁之意不
無過當力請 上寬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後遂府
者公不可謂江陵之破家遼無之亡國皆其自取原
不問家且 皇考懲惡之大典不可變觀藩親親之

大業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貲既廢之觀平矣
給廩雖竟擬音羅之是歲雲南獻俘上加公少師
進中極殿廢子錦衣公力辭從進一階改世廢焉而
寶丞自後柄地以軍功辭世廢者自公始也乙酉余
文敏下世公乃力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與共收時
論稱其得人夏五月元早公引咎乞歸遂力請錄官
官減袍服停磁器蠲租稅慎刑獄數事上嘉納焉
下詔布袍蔬食步持節節壇固切責監司守令不能愛
養小民上于天怒以至此一時大臣工皆有懷然則

識大錄

新意寔公發之也先是上幸兵仗局視所造器儀
因令內監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光朝有內教場湯武
著于是選內監二千餘人略如三營法鍊之公正疏
切諫會部臣董基以陳達公乃傳語大當云此事屬
在內廷諸人環甲衛戍未明而建設有奸究乘間闖
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
之憂也諸大端聞之色變以聞臣言力奏上遂止
秋八月公奉命往視大峪山太僕李植疏言大峪非
吉壤謂公與故尚書徐學謨顧頤贊其成德尚書陳

經邦異議故致共去公一一疏辨上曰閣臣職在
佐理豈責以堪輿使耶乃傳旨親閱奇書裁革議時
采卿史柯從言而大議遂定特賜公玉帶羅衣以旌
其勞屬皇長子五齡而儲位未建公約同官扞戡
首合疏以請上以元子孱弱為解公復力言元子
五齡即未甚壯方宣孝兩廟寔已過期大修講
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禮儀或不任或勞若在宮中一
受冊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上報語意溫然絕
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給事中姜應麟

識大錄

徐即沈景初繼有疏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機
解上曰此輩諛朕立幼廢長欲置朕不若之地故
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三不得已猶擬薄罰由此眾
議紛起上寔不能堪而意亦遂迴矣二月陰霾四
起風雨失期上傳示深詔有司去妨民之政園消
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曰惟科舉迫之害二曰徵
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糜之
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
不可不慎欲詔令之行查參不可不嚴上覽疏稱

識大錄

昔者再宗室越訴者陸至公疏宗令許奏曹奉旨令撫按啓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將宗儀將帥將士皆有司格百姓提學將士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能鈴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也 上深然之公優其言頃歲水旱異常宜勅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飢民哺聚賑救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糧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公月

一奏報曰甲辰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寧戒一時有司稟奉令庶幾而不害云一日公謂周事曰冊立外指異議滋起奈何乃疏言 高皇帝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遵守者 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為皇太子即封趙王 英宗以天順元年立 宣宗皇太子即封德王崇王臣思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體 皇上愛子均一之心竊謂 皇長正位東宮 皇太子分封

識大錄

太國一時並舉尤為盛事疏入不報公念 上報諫日久上言 高皇帝經營艱辛昧簡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謀易書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延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二祖為法隨檢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于階降著存之項法 聖祖之愛勤 上忻然納之中人張鯨復東厥勢潛蓄異

謀言前交章劾之公與姜東計曰此禍本也謀令力張之密揭再上置不問御史周象乾以彈章見格疑公等庇之疏劾鯨並侵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公言象乾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既以失職仰負宸眷又以振諫累及言官何以自解 上溫諭僅從得罰而已戊己連歲凶荒成深以為憂上言南都卒俱歸惻近以月餉稍急嗾呼羣起臣以為治奇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康無可支米不堪食故死不暇安能使之無謀當亟飭南都科道查見在倉糧足支幾年倉

識大錄

朕積未有無氾爛如有不足作何區處 上然之因
發帑金幾百萬特選科臣往賑詔書一出人人觀若
更生所全治以德萬計與寅元旦 止御就德宮召
四輔入 上示評事劄子仁疏起其語積欲更有
所行遣公力為解釋天顏頓和即以冊立據教請
上曰 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皇
長子出見公賀曰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
國家無疆之福也時以勅瑞鯨者衆命公戒諭之公
跪鯨于前一一責教詞嚴意正聞者悚服明日公遂
上疏曰 皇長子倫序已定今 皇上內斷于心外
廷未知也臣等雖承命海內未知也惟臣下明詔
使天下知 皇上篤于愛子不出臣下之仰養而出
于洲表 皇上重于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于
特詔何盛如之 上未即允嗣後公或合疏或持謁
皆未報公又持疏曰當今國家第一大弊無如立冊
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無如建儲 祖宗家法儲位
未有不歸元子者祖法不可違停冊立不可違疑一
也臣等先平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為序 上後屢屢

識大錄

言之今年元旦 上手學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諭臣
等長幼之序言猶在耳 皇上豈得失信于天下夫
信于臣等二也道路訛傳謂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
意所生中外臣民頗多微議獨臣等不信以為元旦
親奉玉音謂 皇貴妃每勸冊立安得此不根之言
乃今國泰之疏既上而不報已累而不行外間疑議
以為 皇貴妃姑令國泰塞奇 皇上姑為 皇貴
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是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
口割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等謂 祖宗一定之家
法決不可不遵 皇上已出之諭音決不可不信
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太計早釋
羣疑幸甚 上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聞臣僕皆
行是秋奎秀大落赤鈔掠沈河熟舊入據莽判川數
出由掠達將有戰死者廷議禁 有嚴款決戰之議
公謂禦敵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全一二小節
間有偏振而大節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
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縛敵罪首或送人畜又
不得不酌于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

逆執欲驅父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兇計也立請廷推鄭尚書洛暨梁雲龍萬世德經略之移撤切責順義赴其東歸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利川絕無虜跡而它酋與火落亦相表裏者亦烏獸散是時言邊事者率未中竄公極口辯執不無相抵牾遂交章以攻公公疏辨者六辭職者五且請盡下諸彈章以憑覆按上手詔慰留遣官宣諭者絡繹不絕忘者意必趣公以去公具疏申明邊計纔餘萬言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先祖茅復奏具如公指

識木錄

衆譁乃稍定累朝制錄成進上特晉公一階秩太師給誥載如錄百石先是經略捷報而師解嚴火而遠近服肅奉約束悉如公策上欲暴公功以勸敘有待故因詞錄之進先借以晉公謂軍功案不敢與而校對不屬微費凡三辭不允乃在辭晉秩而僅升銀幣錄未之賜云公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休上不允勅吏部照例晉太傅給詩文伯爵係賜勅獎勵仍宴禮部廢于尚寶必別以銀幣寶鈔珍饈法酒佐之公拜別賜而疏辭錄秩詞極苦切上應辭係

秩賜宴獎勅仍如旨加賜銀二百兩青緞蟒衣各一襲綠段四表裏且命勿辭公強起拜受而南御史李用中土事涉顯祖食事李瑄復連疏攻公上處安言者而降旨宣諭慰籍諄切然公歸志已決先後凡二十七疏上至親撰勅留之有云伊尹在少野不忘君民今乃欲舍朕而去卿心何安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寬假請而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公言冊儲事以去就爭語過激上意不懌先其歸公為密具揭以請不報公乃請與同罷謝言者

識木錄

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官護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綠段以寵其行公歸之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成公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獎特為未賀上念公調護功賜上尊肥豕及銀幣遣廷評黃琮存于家曰毋忘朕志先定但因阻激故從延緩知卿志言至計南辭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焉皇太子冠婚正奉念卿家居悉心良切特諭知之後以皇孫草度再荷存問比歲公平八十當袖履華亭例以請上特集公盡德勅勞遣行人以銀幣羊酒致于

家公聞之望闕連叩者三勅使至而公逝矣年八十使省以開賜祭葬贈太師諡文定所著有論蘇秦第四卷論蘇秦第四卷論蘇秦第十卷賜開堂集四十卷公居恒孝友為學事繼母黃太夫人與所生等至若不棄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少賤亦與均禮氣已穆然喜愠不見朝堂以疑事質者皆至片言衷之語簡而當無不心折以去天下名士多所薦進顧不令其人知之晚節吳議皆盡起交結構扇千岐萬轍以求必勝旁觀者為之不平公處之怡如也為政據據

識大錄

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理一時諸臣惕於無所隱而快於得自盡當時官常無改海內清晏皆其力也

逸史劉氏曰韓退之有言宰相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屑施者不足道也公在揆地十五年當是時明良相遭文怡武熙維早潦不常矣秋時舉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為治安且定策建儲厥績尤大即淳言議典慶之怡然不敢辨白以傷君父之仁及子諂存問追論策立之功播告

天下寵及子孫吳論始一語曰為臣不易蓋不信我

識大錄

李遂字和良南昌豐城人少從歐陽德遊開東應之
 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朝參之外閑戶諸書定
 心當世凡所與遊盡一時賢傑由司正轉刑部郎中
 上其來官秋天下詔除例具秋條先是廷臣去大禮
 大獄論成甚衆皆莫敢請遂曰秋孰急此以告尚書
 嚴賢賢曰君言是也 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忠
 無事會耳有會矣可揣遂 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
 復條條及虛憲法說都御史王廷相激以大義廷相

識入錄

李遂

豐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改祠祭部中鴻 上遂正
 祀典所諮問禮官皆且至尚書夏言以爲遂遂初損
 古今無弗稱肯 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寧致從禮官
 左奏遂適在朝擬朝階屬草進寧致服率用野
 議南京太廟定有旨條具告慰修省諸儀言曰太廟
 在南京虛位不祭告足矣遂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
 南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款以慰解
 上心恐非過災而哭之意言不能奪遂遂議議上下
 詔令四品以上自陳料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輿論

快之始言善遂既數見遂從經執靜固衡之論事

曾朴通以駁論忤言言謂遂與朴善意遂去之未有
 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摘遂與諸寮錢之知言勅
 遂無故不奉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朋党
 廢札是非下詔獄廷鞫謫湖州府同知稍遷南刑部
 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出知衢州府遂在衢一用
 風化爲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爲郎時處州飢流民以
 採礦爲名糾集入境大肆掠劫遂取保甲中曉健者
 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受方畧擒斬賊徒自與推

識大錄

官李太進輕騎直逼礦山駐宿賊聞中夜焚寨去時
 遂隨從不滿百人而已火起其下皆從遂出遂堅卧
 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已果然
 文進曰竄遁之遂曰此皆飢民不爲患苦是矣遣兵
 彈送出境開礦而還無何 車聖皇后梓宮南狩風
 傳 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微儼其舟輿通
 道猶時隘上供遂承徵雖然其書上官策梓宮必不
 由浙者三諸司抵遂書於地督促如星火遂確守前
 議不度已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部騷然惟衢按堵

乃人服遂即應有義塚相傳為郭璞墓陰之不利子
守遂曰即應也而衣寵在其下耶且景純不歿于此
發之得石第二乃唐刺史李即所樹者又周王廟多
靈應即民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為孝子也易荀頤
曰周孝子祠而表祀宋趙鼎范仲觀紅翁蒙為四賢
祠以屬民望一日有山谷民造廷者數輩泣且歎曰
謂使君不長矣而尚未也遂問父老何訴皆曰自使
君下車坐開無擾蒙橫改竹民輩已老見守嚮未有
如使君民輩持來望顏色是時王慎中稍遷至河南

識大錄

奉政夫過遂治遂迎謂曰子雖也不如成折腰傾首
吏傳無子矣餘曾考遂治行第一陸蘇松兵備副使
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政使適江洋盜
充斥朝論以遂風力素著請不次擢用陞右僉都御
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講陣法創烏銃連弩
各數百具軍政井然尋召赴闕為僉都御史專督薊
州土客餉生未至京謝恩輒用新餉請符驗關防且
聞言久而後至點為民家居與鄉守並耕釣魏良弼
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講學而縉紳中言濟世

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臣最易嘉清三
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傳選安撫才略合詞薦
遂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梗朝
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遂不可
遂起復故官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
間三創後矣復值水災而大工林樛幸輒協濟意外
重料率為民困遂至革軍餉太戶費千家城排門御
兵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協視地要害奏
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

識大錄

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部水兵賊再至不敢犯
居一軍謀報有賊三艘登劫遂方閱武後山即麾兵
力戰摧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門直趨如皋
至鎮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挫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
而賊眾雖至悉焚舟登陸遂下諸將我兵雖驍健皆
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待之復謂諸將曰賊越如
阜則必合分則道有三自泰州通天長鳳泗陵寢在
焉道最要由黃橋過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
若從富安而東計至廟灣則賊絕地也乃以海防副

使劉景韶游擊兵陸守黃橋諸路身當泰州對峙賊
眾盈萬總兵鄧成故稱名將一戰敗卻將士氣奪遂
撥甲營死將士感憤激烈于是皆稍稍勝賊遠東南
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齋沐願禱頃刻風回縱火斫
營斬首一人賊往阻遂從富安沿海堤東掠遂喜
曰此吾得地時也今景韶陸尾其後盡通之今茲前
夜則稍遠之期致賊廟灣而其時他賊復急攻丁堰
兩旁二路以牽我兵遂分遣偏裨授以策畫急賊之
身提兵夜泛間道疾走淮安是時賊計遂方西禦謂

識大錄

淮無險全至淮安之馬邏且遂已陣于姚家蕩賊大
驚援萬阜盡銳對我師遂橫截賊陣令諸營疊出搏
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果奔廟灣為眾殊堅遂
按竹指示其各陣積土平壘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
連砲奮休擊之賊窘遂截絕之方休士計功罷遣將
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揚州之七星港一時上下
惶俱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傷戰地飭諸路兵與
戰敗之賊奔仲莊繼奔獨園劉家莊白家駒迨及連
敗之賊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溝遂行遣兵與

故時陳卿與復合擊之無脫者時人有他賊數百出
沒海濱遂計賊難寡然將士欲台矣謾言曰賊自閩
中滿載歸以壯風鼓而泊岸非為寇者置之亦無害
將士動于利不告潛往獲其島主孟得山者以婦蓋
劉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四千七百有奇諸婦溺無
算還而京兵帥侍郎尚書張鑒以倭警故議進練
營軍益以四方逾健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南京軍
月限有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秋二仲
月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為南戶部尚書奏減為四錢

識大錄

諸軍始怨而督儲侍郎黃懋官者綜覈過當奏停補
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被名蔡克廉代之
病不視事此歲大侵米踊貴諸軍求復五錢舊額懋
官不輒許且教虐之會給軍復後期諸軍鼓譟同懋
官第懋官踰垣避之顧不能與諸軍就撲殺之懸屍
于市痛加殘辱大呼督鑒鑒辦張無計遂聞變急奪
馬而奔騶河如平日軍中指曰此平安李公乾前紛
訴遂曰諸軍誠怨懋官侍郎不肖朝廷即予奈何皆
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曰馬首是遂乃結

鑒大會群僚揚言曰今日之事遂所目見督儲公諭
坦楚不聞諸軍諸軍第不當殘辱之耳即奏聞不許
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皆稍退避之酣醕後入挺月
而謀遂真前此之曰我萬方為不謀生尚自絕耶江
北數十倭吾一人者滅之堂堂天朝豈無人處若輩
皆曰非敢犯公也未實而已遂曰若輩行何事事欲
希賞耶復要糧月糧則寸耳必索資即殺我因處置
散遣之事聞上疑部臣不誠安撫諸軍悉行遣逐
下輕責捕首惡而已然奏報尚未至南中諸軍人入

識大錄

自疑訛言沈管陰相約小命入海遂與蔡謀曰昔元
魏時禁軍收統軍張葵之宅朝廷置不問高秋遂散
家財結客因以啟飛揚跋扈之心今雖泛宜撫處首
惡未誅衆情惴惴如必侯奏報處分明肯朝臨兵情
夕變矣因稱疾杜門察各軍候入寢齋論之皆感激
願自効于是奉伍訪報得首惡二十六人遂自馳書
內閣本兵請亟以聞既發書乃告鑒亦與速協謀
先期給寧家小帖以款散軍心而須為榜文捕魁則
已景丑而捕景寅而收畢張榜懸諭諸軍懷然兵部

以遂所言聞上上復用輕比生首惡三人而已而
令鑒致仕鑒去南都人謂營兵宜罷代鑒非遂莫可
會奪粵入犯御札門遂名召為兵部右侍郎協理京
營戎政改戶部尚書江東代鑒諸軍見稱亂之日當
事之人彼上遂責已輩獨較比蘇驕恣性注射天
部門或殿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為怪刑科左給事
中魏元吉論東廠事以未威令不振官軍相訟官軍
見誅下屬操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寇少息
諸散謀諸軍各衛解散其兇完又必得彈壓之人則

識大錄

更張雖難可保無虞因薦蘇松副總兵劉顯足任
上切責東姑息墮頭為署都督僉事節制諸軍而未
災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者設在江北營三千人皆
南京衛軍餘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
給糧三斗渡以謀費不給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
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欽謂幫丁非制
請于兵部革之衆軍怒懸欽旗竿東聞遣人撫諭許
幫丁如故乃得釋科道官上其事因勅東宜罷且請
擇素有威略者星馳代任意蓋指遂上既治諸首

將軍入選別調東陞遂南京兵部尚書兵科議番營
再變非重至事權不可奉旨撰勒如議而嚴世蕃剛
嶺之逆無權矣乃蒙勅秘之不復開讀第錄兵部疏
駁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警蹕之口法軍取死多
矣上寬仁不即誅不感悔更怒惡今日朝廷特勅
戒未是女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
一切不究領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紀輕則
以軍法從事重則奏聞誅斬遂風神峻整詞義凜然
諸軍莫不欽氣乃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為標兵

識大錄

狙詐悍惡在肘腋而一二兇渠自知罪重恐終不
免會有妖人繡頭妄說妖法營兵王漢馬元等因而
率眾禮拜復倡洗營訛言相誘遂密獲繡頭分捕兇
党仍語諸軍繡頭不能近知已身存亡妖妄可知衆
心回向遂更斟酌管規中嚴什伍五書其名稱不親
制方懸腰其法一如在淮楊時而特重曉散夜聚噪
呼投擲之禁令其自相鈴束覺舉時謂張武營軍士
不嗜教倡亂當除嚴遂奏設軍士皆以振武營軍
士克之營軍有或亡者勿復補募以漸次消除之亡

何乞休家居奉贈太子少保諡榮獻是為人奇偉博
大有氣節嗜學篤至善子為文允長奏章磨順之稱
其能發難題之情為一時獨步子斌材皆舉進士斌
仕至參政村仕至金都御史以講學名

識大錄

熊輝

熊輝字元乘湖廣武昌人舉嘉靖庚戌進士知太倉
州勸農興學禁吏民為奸即大治癸丑島夷入寇薄
太倉城時承平日久城中無備操江都御史蔡克康
通行部太倉見寇至輒脫去而輝城守甚死凡攻五
日夜不克而解御史劾輝不能斬敵當論罷太倉父
老走闕下上書訟冤輝得無罷克辦事官留守太倉
明年寇復至輝以舟師逆擊斬首數百以功陞蘇州
司知推河南按察僉事兵倫蘇松島寇橫掠淮閭

識大錄

熊輝

輝會河朔荆楚官軍逆擊大破之金山軍亂松江開
門拒之輝下令開城門檄軍逆衛圍乃解遣通判往
詢亂軍執之輝單車走金山台諸將吏皆之誅其首
惡事遂平在英十二年逆將更誅賊大小三十餘戰
斬首一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川沙拓林吳松江
五城開楊林尾浦虹江白茆四渠增補田賦二十二
百有奇陞雲南參政會女官素儀為亂幕府不能擒
服輝以冠帶示之令揖即素儀遂降尋遷陝西按察
使左遷山東參政會通河決鑿渠築堤堤築三河水

正害以功進秩二品轉浙江右布政海寇嘗一本久

摧僉都御史巡撫廣東馳至南桂一本解圍去因條
上平寇四策乞餉金五萬皆得請計循士民咸守令
勿擾行保甲團練法造戰艘百有六十發千金賑貧
罷久通魚鹽課區畫周悉乃興師平嶺西斬會藤洞
諸賊斬首二千九百尋擊一本於潮海大破之移檄
安南夷倫境上勿令一本南一本分據馬耳澳牛田
洋俘檄閩兵圍之斬首三百餘級一本誘日本倭主
丘古所寇惠州城賜把總周雲翔級奏將耿宗元改

識大錄

城急將繼火擊之雲翔敗走因行反間生得雲翔等
誅之獲丘古所藏其黨斬首千三百餘級一本驕粵
中議且勿擊輝親督諸將進攻斬首三千焚燬三
島許一本伏誅輝亦卒于軍上以平寇功進副都
御史贈兵部侍郎

周滿

周滿字謙之號物虛子四川廣漢人舉嘉靖壬辰進士除南戶部主事歷郎中權雲南知府即遷滇海厥地卑下為群水所匯潯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而行水愈通漸躍潯海腹田歲收不數千鍾公私俱病往撫滇者嘗議潯之淺止潯之淺止潯子河疏五山橫流以通海口行之已久至是撫臣以監潯武升為奸利輒罷之先後徵藩臬即守臨視咸順風旨自是海口益淤如岸居民蕩析盡棄奔滿甫入境民

識大錄

周滿

遮道訴之滿遂力白監藩轉聞於臺比亦檄往視撫臣諭以罷潯之意甚確滿佯應諾既循阡達觀果如民訴喟然曰是可畏上填而貽民嗽救乎今惟省役費易所仇督之事易竣耳因條潯海口之利與不潯之害畫圖述策以上撫臣初謂其異已也甚怒已器訪輿論乃知其罷潯為屬始檄府佐潯治如議於是淤積漸除潯海歲大有獲公私俱需咸資以饒逾年連母憂去起復補知華昌力行教化遂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座口授經書訓以性命人

倫之要又為條教使歸教其鄉里務踵藍田鄉約之

美尤注意於孝子貞婦鰥寡其獨貧介之倫里朱戶烟龐民閭世安獨居養母母沒廬墓三年恥送人勾貨年三十餘未能娶滿聞之捐奉資為之置室舉人陳爵亦無葬其母妻靡休滿醵金歛之復推其母妻計日給廩著為則聞貧而不能葬其親者輒力為處分以襄其事不使暴骨淺壤又訪遐村孤老得數十人時其寒煖周以粟布病予醫藥間有猷顧肥鮮不入私印不以須之窮治豪滑白徒悉寘之法取屬吏

識大錄

寬平有威不怨捥其中衣朴之然常洞其陰伏受取雖一錢以上無能匿吏牧過同職孽賊趙廷學糾衆亡命剽掠鄉邑滿方圖殲之會群盜竊趙華之北匿小城旅舖中偽言敬易弓矢遲卒報滿密遣壯士環而圍之別添兵扼其歸路比明俱就縛即人尚解臥不知也治郡甫二年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兵備府江道去後閩孝子生子名之曰周父以誌世感華人思慕不已立石紀其道愛廣石多山而府江巖谷味洞彌遠易為盜藪搖撞王寇盤穴其地者十之八九賦

侵之民不及一二山南三洞賊尤推獬常伏著薄中
候官民船竄劫之當轄或不免焉平樂李進邦陽朔
陸公眉富川劉苟勝皆崛起賊也公眉最為桀黠外
糾兩賊內結三洞動率千數人互出橫劫官庫城獄
多所侵剽又倚險為巢間帥兵憲先後剿之俱不
獲一矢而還間帥伏辜公眉愈肆猖獗二十餘年雖
庚忠被當事者憂莫為計滿始至平樂念殄寇必先
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公日閉其
兵而練之閱五月而兵可用通平樂守以撫進邦漢

識大錄

叛之故來白請與道撫之始逆滿乃遣人將花幣與
守撫撫而陰勒所部兵夜掩其巢斬進邦首繼火焚
寨而還復詞苟勝堂奪縣民美女專寵之乃繫女父
譙其嫁賊之罪而賞之使致苟勝至則密以報及期
苟勝夜果挾婦至父家勒兵擒之還其女於父公眉
始悞請撫滿度公眉不可賜勦應得其甥婿在陽朔
現我動靜乃誘而繫之謂曰若能釋至公者不惟饗
若必且大賚若甥婿首領自效滿遂賞之百金厚結
之令千戶朱臣授以秘計是日東下梧州示遠出以

地其脩而全塔治具山寺邀公眉飲公眉素善並以
並山不往月餘復令督申請益又不肯塔意曰山寺
之遊曷志也今奈何邀之不行豈將殺我及噬乎矧
寺平曠不可設伏而兵道又久下梧何設為勢今不
往請從此絕公眉重違其意厚甲重鎧率精騎來會
滿陽遣衆直搗其巢潛伏精兵於徑以俟之日暮酒
酣督伴報曰官兵至矣勇往徑往可及收也公眉倉
皇前走遁伏倖前聚其首殺後賊四百人餘皆縻而
解易儒使鼓噪不放近陽朔人見公眉頭撫掌曰二

識大錄

十年禍魁全除矣方上功曾父計至慟哭或謂時
即徒跣就道平樂司理偕僚屬力勸遲之泣曰父子
天性爵名外物父歿吾何望生乎誠不忍停半嗣也
遂行司理為檢其行李止而木篋貯衣數襲俸銀五
銖而已相與驚其廉潔不覺感泣茲為市車追至桂
林授之侍即張岳聞而嘆曰昔軒尚書考按察使滿
僅二竹箱比聞外計次日遂行識者謂為純孝今何
如周副使之行不停晷也庚辰服闋起為山東副使
領屯田水利尋以才簡命清保薊宣大山西五鎮邊

儲糧最詳明論勿總戎都司以下侵隱諸罪事竣因
詢訪邊鎮形勢倭禦得失及將校勇怯士馬強弱恭
酌輿論退則誠之由是稔知邊事嘗以募兵不如養
兵糧運不如合戰乃上疏言畿甸所病患在民兵大
氏兵者計號集天下材武為破虜先鋒也時勢既殊
邊塞少安宜思長猷以善後圖臣嘗細詢將領總問
邊人及休養諸民兵知圻內民兵可用而山東河南
山西次之右南畿招募者非可用也又惟圻內之兵
可以雖三省亦不可久也何則圻內素多武勇驍壯

識大錄

之士平居往往有恃之以作禍者往歲一乎此輩雲
集撥練本土不以為勞調戍薊州不以為遠風土相
宜音問相及恒有激烈求試之志故為可用山東勇
手歲調宜大其人粗悍猛厲不難就死河北義士忠
勇素稱山西近邊之民身親戰陣但逐村有方未可
崇此故稍為可用以若南畿者脫粟之飯不能下咽
沙磧之場不能張目一馬裹裝重至百斤一行辦血
超不百里見望其能摧鋒破敵敢勇立功者乎初駐
畿內行糧所支不下十萬經戍薊州犒賞又復不資

益無尺寸而煩至尋丈故曰不可用也圻內地近京
師惟恐武備不盛往年縣丁朋合所討皆非奇士一
旦樂民兵之名知非世繼又稱勇聲挺身應者大半
豪傑輩也雖少仰給於官而官亦得其實用又其應
募以來商賈去業工匠棄藝家食官給之役身無一
役之擾一旦舍之不惟少有怨思而閑身利器游手
惟心且有竊發之患故為可久山東鑄手素擅礦冶
之利河北義士甫維急難之風山西諸邊民多驍悍
勇於公閱習於掩襲希統之以有制之將示之以知

識大錄

方之教尤能委身向敵緩急可須至於東究之勝點
河南之純虛汾蒲之懽懽皆閭里細民素報下戶一
人在成田地荒蕪一時役身差稅全負去歲之來供
給優厚尚且內顧自茲以往所給大破若樂徵之逃
士立作其故曰不可以也又况各省民兵以徭戶雇
役以貼戶供丁所費不貲氏已重困耳目所睹記民
已大半逃匿其不及今為之議者後將何支臣愚為
今之計既增國威又順民傾小省行糧大恤畿甸之
法無如實圻內一營民兵平居操練遇秋應援其山

識大錄

東河南山西者則免其二千役其二千役相幫貼以
俟後歲一以蘇徭戶之困一以精武士之選至於南
畿勢頗崇罷但解吏費以給北戎是以兩省給一軍
而人併一騎也以壯為衆以飽為逸計莫便於此
上是其言下所司行之明年陞山西參政駐節靈武
是時俺荅大舉入寇薄犯渾源將闕紫荊窺京師我
師防禦甚急滿提兵義餉臥不做寐簡閱將卒易置
戰守出大水口駐陽方以是虜衝撫臣議欲撤倫合
兵內地與虜決戰滿謂曰曩者禦而增守內垣非計
也況虜強未可必勝乃巡和民八角諸城堡中勦將
領潘修地隍日校武士却勒行陣擇其果俊者為小
校其有能潰圍陷陣引射命中者至能騎危牆立衝
塞弗動者為村勇賞不移時否則撻戮隨之士皆鼓
勇思效七月虜犯紫荆滿度其兵可用擄戰廣昌斬
首九十餘級虜乃引去甲寅轉雲南按察使雲南習
俗仍戎襲惟需理臨安近華土產珍具危監守令多
對遠暢居懷日暮塗窮之計類浮沉乾沒思滿素而
去滿憫其逆習成風又厭禍文選為害然取在登

識大錄

清乃撥量行最者屢為人所攻訐者奏鞠如法解授
而通省殺人武吏亦莫不震悚固敢殃民他如孟良
孟定雖在荒服之外視若內境令行禁止真民望綏
懸填猶識滿為守時風采愈益戴之乙卯轉陝西右
布政使屬歲大侵冬地太震崩山頽陵民屋裂陷水
泉飛湧水蓋大出十里外墟存者驚於訛言奔走蹂
躪不逞之群來時稱亂守令以下倉皇避匿滿革車
編視緝不逞魁桀數人械之須臾既定乃請於行臺
發帑貯廣賑恤嚴徵巡邏弛徵稅以紓時艱大清繫
因以蘇淹獄修頽城敗庫藉工作以寓救荒停公宴
操會省繁費以助介贖撫按報如所議於是選廉吏
四出問遺即縣父老孤獨傳諭庶民安堵就業其他
恤勞匪須思艱國易之文不可勝紀拮据五閱月勞
瘁成疾逾年地猶震民聞知滿病瘵殷勤無復驚訛
也丙辰轉山西左布政使明年朝議度鎮綏廣開為
一都會舊撫新氏叛服不常必得才望重臣督撫之
乃拜滿副都御史巡撫汀度提督軍務時岑岡賊李
文彪賴清規等越境劫殺大人盧舍勢張甚滿甫至

領下令兵備憲臣振軍威復圍操學官開練登場收
警弗得循習虛貌又懸購賊首優待材官破格賚予
不局常條文鹿等開之快而稍戰局大埔上抗賊王
子文梁能守分陣蟻進圍掠會昌瑞金城堡滿遊將
禦之射殺其魁果能開子文敗宵遊潛突寧化圍其
城為縣令所敗逃入廣昌子文恥會昌之挫集黨千
人自號飛天大總統發至麻洲奪船順流而下聲言
借徑往劫興吉會昌謀報踵至吉蘆登泰安泉寺處
聞之成廢城閉二旬肅乃下金安如遣指揮董琬張

識大錄

故余璫等將兵擊賊諭令設伏掩襲則動否則止
勿以窮寇而遽擊之故璫兵至田村賊望見官兵追
急乃使數人詭為村民報賊已過子文率其徒各執
鋒械竄伏空舍以三百人張白旗遠出山後故璫不
知也奮與賊格戰稍利賊伏突起琬錯愕奔墮墮馬
被執十戶益息死之滿得牒還贖會與鄉兵命
其縣令分顧英勒賊知梁口有倫奔至興國焚劫鍾
氏也變三日故等領精騎大躍乘夜掩擊賊潰而竄
至零都佛嶺又為各地土兵所掩狼狽以遁滿聞賊

退計川之歸路復檄兵憲調石肯長河士卒協官兵
會勒迫奔揭巢俘馘殆盡滿以度寇清出無時兵壯
素奔龍之技衛弁雖衆大半乳豎庸闇緩急難倚藩
司又多員缺一人嘗揖守數道或視顧北漳南縣以
多故憚往乃疏請於所轄嶺北嶺東漳南嶺南四道
專設分守以恭政或恭議任之請復如成化中例仍
設恭將於會昌節轄四省廷議是之皆得請士何以
疾乞休致任數年卒滿為人忱愷惺惺好學篤行並
仕戶曹獲受業于高陵呂拱總聞躬行之說專以四

識大錄

教三省為存主務日有可見之業自部郎以至大吏
恒默識其意嚮導難施為安橋典其政事之發運見
遠果稱日食月饒之入否為內盟錄一快由入袖以
考鏡畫尺寸不敢失與人處洞見肺腑懷然若寒
士所至與訓厲吏以公廉相砥砥感以至誠多所興起
間有負之者罰亦必行然終無叱咤相加其有能應
前患而自泐者輒為收拭酒過由是下吏咸思飭勵
以報故動輒事變克樹聲績天資穎敏才識超人為
文神理冲淡而生色乎自然之質詩亦清婉具本古

人向有惡曠之趣所存受菴集凡二百餘卷

識大錄

陳洪濛

陳洪濛字元卿號抑菴浙江臨安人年十五嬰奇疾夕夢與王守仁視師功成退耕江介遂然甚適自是朗悟絕倫庚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轉員外郎即中出知彰德郡為趙藩封域宗室恣橫洪濛一繩以法鄭王好文學譔四箴以規時政庶人佐播故與王惡聞而中之上怒甚遂親信大臣就訊洪濛為白其狀衆皆危之洪濛曰吾守三尺耳素何令上有蔽諫聞朕旨內名獄止錮王終身將

識大錄

陳洪濛

軍學驕盜劫人廣蕪人女亦洪濛擒珍其黨宗人敗迹陞九江兵備副使郭民遞留弗得肯其像祠為九江故多盜賊屢傷官軍洪濛乃嚴飭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剿毋縱數年之間長江晏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櫓潯陽遂稱雄鎮還山西左參政為伊王忠橫不道朝廷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上吏道理官覆按理官領得洪濛與俱上曰是嘗按鄭藩者邪凡之洪濛聞命即乘遽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圖除幽之鳳陽洪濛兩平亭宗正事皆

當首而以晉藩按洛尤英數云已何堪湖廣按察使
楚故劇泉而洪濠以擅明藩之庭無留獄前是二全
被逮洪濠一訊即伏乃斥其墨敗者寬其中微文者
比遷士寬全以數百金餽諸途洪濠大怒曰吾豈以
金故緩若邪若奈何不自礪而以私饒我今懇報而
去壬戌春陞四川右布政踰年轉左時三殿興工蜀
國承木之役洪濠一意拊循民稍蘇息乙丑拜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時貴竹長官多
侵民而民豪者亦逼苗洪濠撤還民地而時回事剪

識大錄

除諸豪以地他虞施州苗黃中叛援雲萬等縣前撫
臣奉詔勦之不洪濠檄川東諸道兵進討賊入深箐
陵高阻隘登蘭石傳毒矢以拒我師洪濠乃募反士
夜逆間道上先殺其為机以發石者直踰賊岩諸軍
繼進奮呼擊之聲震天地擒斬千計破洞寨百餘賊
勢窘因投湖北軍降大盜楊珂為蜀楚粵患歲久愈
熾洪濠計曰吾不亟滅此是遺不可為之疾於腹心
也乃授策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亡何遺疾乞骸再
疏得請未即途忽鎮遠印水諸苗叛浸至誓師往討

平之丁卯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蒙大賜白金文綺
若三抵家於堂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母像其中
拜奠如生撫孤姪如己子養寡姊如母尤憐之以勸
子為念其親族貧士所資以舉婚喪者應之不急所
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諸子辨言及奏議諸義文
評詩稿行於世

識大錄

吳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號克山浙江義烏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永豐令改拜監察御史按淮揚平遇倭亂被甲嬰城籌兵食盡戰守賊不敢逼初倭薄東門外撫臣下金軍中有開城門者斬民旗負號呼西門外百朋曰郭外非吾民也郭而以與虜空開門內之全活甚衆每按部輒諱治不法然其持議不肯人成畏而愛之凡戰考績摧大理丞轉石少卿陞詹事府御史撫治鄭陽尋以度中多事改督南嶺軍務當是時內進山

識大錄

吳百朋

寇外番島夷羽檄旁午百朋奉簡書馳至會倭寇陽遂與兩廣都憲督諸道兵四面擊之捕首虜無美已復敗倭於烏石連戰滅水神山賊兵燭又敗之於海豐初賊首楊一戕殺長吏勢張甚而蘇阿普賴忠譚芳休山阻險流毒四郡百朋驟賞格陽為招附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洪田并破香寮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鄉擒之轉戰大田圍梁園相守別攻乳原始與賊藏之又會師破美平潭潮連將士擊二源寇盡殲凡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函獲

人畜雖秋無異是時類清規稱王巢下歷其徒李文

彪巢岑國謝允樟巢高沙三賊最稱桀黠而所據即尉佗儼智高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攻之甚難百朋毅然款討之上言送賊茶毒生靈天討不赦第先破下歷衝莫中堅岑岡高沙直振搗耳碩陞下假臣便宜不效請歸伏斧鑕上壯其議全刻期勦賊百朋乃移鎮信豐按察將蔡汝蘭方略率師討之擒清規于苦竹嶂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說者謂王守仁平粵止刑頭桶同而百朋克三巢尤稱難

識大錄

云隆慶戊辰擢南京兵部侍郎明年調刑部丁父憂起復改兵部侍郎神宗即位奉命閱視三鎮還上繕垣屯田備邊防河四事又進邊圖凡閱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七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上嘉納之乙亥拜南京右都御史丁母陞刑部尚書時部事久虛積案填委百朋亭法識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勞成疾戊寅五月卒于官時年六十

胡松

胡松字汝茂別號栢泉南直滁州人幼即喜學家居
無所得異籍則備借抄讀更輯古今名臣奏疏歸觀之
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嘉靖己丑舉進
士授東平知州上有巨豪劇寇前守率不能捕胡以
計殲之民有訟必先諭以理不得已乃置于法故民
畏而懷之構祠祀焉秩滿陞南兵部員外郎以部員
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與旨恭楷考互必
決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為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

識大錄

胡松

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轉禮部郎中湖廣參議值湖
壯叛苗騷草之變松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
聞特降聖書慰勞遷山西督學副使會唐商溪入抄
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城中堅閉弗納松憤然曰是非
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為守將快遂納
之全活甚衆乃上疏曰虜之敢於深入者以邊將遠
懷失於充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
入虜地為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姓細冒以提聞而
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為國家

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埃曰懷搆

或曰蓄孽收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

盡曰嚴備禦曰校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夷費教

十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即擢為叅政協

守鴈關蓋知其可大用也然松以文臣一旦起言邊

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復指斥推貴用事之人坐是

得罪落職家居築溪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

下諸書讀之天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

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年友羅洪先唐順之亦

識大錄

以言事廢相典八宜與山中盤桓究解閱十餘年言
皆以邊才薦乃起為陝西參政駐平涼即條陳數十
百事轉浙江按察使將吏多能軍食傳時松棄發之
賊巨萬人心肅然崇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商流
賊多哭殺長吏松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悲
藏之因議曰豫章為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
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策而待之漫滅租稅理冤獄
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為始廣西賊
帥張瑾點慈懷憐憐為諸酋最其樂火運諸洞寨驅群

當時出冠抄還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
惠平晉兵部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中子拜南康兵部
尚書丙寅召入為吏部尚書松勲隆望重不數遷即
為太宰以振淹滯破資格為己任諸司事皆躬親綜
理竟以積勞致疾冬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四贈太
子少保諡莊肅松潔己好修富於經術容貌儼然望
之者知為正人莊士其蘊藉森容不為崖異而瞻然
不崇于俗有大雅風居恒一語不妄發至其建立廊
廟大計則侃侃不可奪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

識大錄

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
武庫之儲焉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雷禮

雷禮字 江西豐城人始誕時父夢少保夏原吉
告之曰爾兒他日當如我禮生而岐嶷穎異見時能
脫水火不為弱冠舉於鄉繼成進士授興化推官讞
明審人不能匿其情有神明之譽以異等入銓曹
時有求補是官者尚書許諧曰非雷君不可服天下
乃竟補禮屬考察汰權勢臞者十餘人陶仲文以符
籙取嫡歷官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禮奏真
人仰荷聖恩效勞不引奏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

識大錄

雷禮

咸以為得大體大學士嚴嵩與陶比而樹之夏言亦
欲黜仙居應大歡禮抗論曰是無公論矣必欲盡絀
才賢而後快吾不顧也遂黜禮為大名通判未幾以
惡副督兩浙學政衡鑑不真人固敢干以私歷遷南
大僕少卿太常卿順大尹順天當輦下政多束縛不
得便又內外厥府鋪行台種蠅聚毛錯禮一切繩糾
以法務以利民陞工部侍郎是時營天壽山計費且
不貲禮疏議節省過當夙夜在公 上遣中貴人偵
視知狀嘉嘆久之比三殿工興度氏父子欲以屬地

親眺者不詳已乃以禮董其役禮條上八事以將作
大臣徐采有心計與之經畫易磚石為須彌座積木
為柱省廢不可勝計即巨璫黃錦見以為天生若人
為國家用而璫素亨於上上輒言未備上英明
知璫輩欲中之也一惟禮言是信工成推恩及司空
爵尉而禮止晉添註尚書蓋為父子阻之也初三殿
之工佑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什一萬壽宮災估者
復以三百萬報當事者難之輔臣徐階問禮幾何禮
曰二十萬足矣即以聞上喜復命禮董役禮念

識大錄

上諭且諄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履行泥中即元夜
不休上知而嘆異撤御帳旁之天念其孤劬頌以
人輔而命階之子璫司繕造嵩之孫紹庭司巡緝嵩
不憚與中璫交構之禮刀請上聞上竟上喜甚
稱為良臣嵩蓋不憚然上意固倦知禮體國而
嵩前後嫌禮之狀亦均然矣工部既供御用與司營
建多與權勢相尼而錢糧出入易以起謗故人不樂
為之屬璫司亦每以進士有病議及舉人補禮乞勅
吏部于進士中擇志行端潔年力精壯者陞授著有

成績量于京堂官內優叙上是之他如其仗履甲
織造內使針工承運庫段足為兩司隸行者未可更
僕數而節冗費汰偏累紆解運因不悉心從事但工
曹動輒璫貂相屬禮輒裁抑令無所漁射則目者比
北禮不以嬰念一任之而卒以相安曰雷公正人約
無抗涸為一品考滿加柱國少保紫宸宮再建禮議
宮禁重地不便出入請遞內便廩慎者專稽驗而已
得一意督促先是內婢毛氏求葺拔居禮不許曰營
建必奉旨內言不踰閫制也毛遣人謝而心樹之屬

識大錄

上問工程狀毛曰對管工者多林沐其意指禮而
上遣巨璫密偵知其勞甚數曰禮忠勤至是乎賜上
尊以勞為紫宸成如少傳穆宗登極禮舉前此之
加沐費稱兄者一切罷之天下以為更生而一二少
年始媚嚴氏及敗而排之天下不直其人必欲其心
于禮疏入上曰雷尚書功在社稷索何劾之一時
咸謂聖明天子而禮更振厲部事如抑冠服之請
停床案之汰汰匠役之冗裁戚畹之乞督著為令給
事中吳時來上封事言內便不法上震怒禮因言

前杖石 今復杖時來恩累聖德遂得免會中言
內教場禮疏謂 皇上尊居九重必慎迎和氣疑神
淵嘿不宜武躁震驚事遂授御史李志學奏裁中官
號房內使群殿御史於朝禮正色奮前曰此何所御
又何官爾輩操臂辱之無君甚矣衆始解散尋疏謂
內府年例各有額近營造輒額外派而內監又題派
倍之臣不願見此事乞骸骨歸里大璫膝祥以為指
已嫉之不送閣徑報旨不准辭禮再疏謂工部與內
府相聞今內璫怙勢行私臣每事掣肘願乞罷歸有

識大錄

旨予致仕禮前後所言事輒於宦寺不便而若輩傾
之力必禮去而後已省臺文章諸番不報出却時僅
攜一僕與一敝簞而已歸彈舍杜門謝客若舊有大
政紀內閣行實列御年表鐫壺摘稿行于世家居十
三年忽夢夏原吉邀游南岳來幾半贈太保

楊博

楊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己丑進
士知盤屋徙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中宰相
罷臺奉 命犒諸邊以博參幕府當是時宣大卒悍
搗屢戕其帥博告臺使宜撫諭之鎮賴以無事至蒲
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臺欲弗予不能欲予之患
未者滋衆無以應博請臺生堂上數以命使至不悉
衆遠迎博以屬吏番人叩頭再三請乃釋不罪而
稍資其首至者諸番感且畏竟不敢復至臺遂首薦

識大錄

楊博

諸朝勅賜白金文綺改戍方即中博之從臺也起遷
左廷尉肅問行萬餘里具得其山川陰陽士馬強弱
怯勇民所敬惡之大端及在職方虜數入宣大山西
撫賢奏報一夕十數上博懸厯立斷悉中机宜時出
奇畫衆謂未然而固不驗 世宗將討安南博請
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以自新因疏便宜六事 上
悉從之由是益知其才自山東提學副使不四年起
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單求諸屬番以避土魯番
居蒲州境上其後族額日盛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

識大錄

能道博苗豪語之曰若屬羈于此謂警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金塔水耳而草肥吾若築城壁作渠壩給耕具俾住居之何如成頃首曰幸甚遂築城七座計地與人為置食用之施以示諸酋諸酋謹呼出塞乃鑿龍首背渠壩田三萬餘畝召民耕其中又請以巡按御史督學政而人由是富而知學虜嘗大入士競為戎戰斬首百四十餘級賜詔嘉獎晉右副都御史丁母憂西人遮道泣留窮孤孤成率以為尸祝仇黨之未收也博與總督曾麗論之

微下詔獄時虢方議遂套虜修束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以為塞焉與其黨詆為生事卒排殺之虜成虜入藹導都城焉以勤王有寵數毀博上知其情竟不能害士子萬極以明年詔即其家拜兵部侍郎東僉都御史經畧藹保二鎮虜成之變虜竄道朔河川入議者爭請為倫而水端悍不可城博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不復敢出其間秋召還提督京城九門故事歲七月輒分兵守牌如寇至博曰此自疲術也空罷歸營兵不勞而費亦

識大錄

省冬奉詔總督藹遠保定軍務逸士馬緒壁堞除戎罷為不可攻以待敵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里博身被甲督諸軍禦之虜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斃其脫而墜虜氣大沮詔馳賜緋衣衣出幣金萬犒士博宣布德威諸軍益感奮殺傷虜無算已又募死士持大礮夜驚其營竟夕四五發虜衆自相蹂躪死比明悉遁去論切晉右都御史蔭一子錦衣衛千戶明年虜萬騎入馬蘭峪遂擊却之召拜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點陟將吏人莫敢干以私丁父憂戊午召還本兵方疏辭會虜圍大同石衡急議者以為非博性援不可上遂馳召博出督宣大虛尚書位以待之博乃星練出閱虜聞曰楊總督至矣遽解圍去上議召博還給事中張學顏言宜改博事權令其專意綜理不必還部上以為然乃命博督鎮視事先是石檣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心博疏請褒卹修戢守及善後二十餘事奏行之多築堡塞墩臺大瀋濠渠及互聯絡虜由是不得騁馳墩內晉太子太保兼左副都御史

雷苗字素兵雄塞外屢以輕騎擾邊博計擒之賊斬其黨時出奇兵襲虜一徙帳而去乃列上修邊四事上悲之己未夏虜入薊州詔移鎮薊遼時方歲夏博聞命即赴鎮區畫戰守事宜虜聞楊總督之悉引去博以聚額等屬夷酋通虜不為我用乃約束諸帥同時舉燄遂揚旄自居層至山海關漫千餘里旌旗連天礮石震山谷如是者三屬夷驟報虜虜大震疊以為我兵頗增益連瑕為堅終歲不敢近塞下冬十月召選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其所為往

識大錄

為飛語中以奇禍上悉拒不納更下諭褒美諸邊奏捷賜資甚優一品考績授勲校圖又以勲贈其先於是詳忘始息癸亥秋虜且窺薊前鋒陽指遼督臣信之自走遼以禦博策虜詐檄止其行不得手書三止之又不得乃嚴備京師而檄諸路提兵赴關下後數日虜果踰牆子嶺犯通州烽火徹御宮諸邊兵望見馳入援一日夜雲集虜驚以為神乃解去乙丑政吏部尚書未幾帝崩穆宗踐祚博臣贊新政舉似錄忠修平宸濠功漢新建伯爵召諸舊德布

諸臺省郡邑長吏有聲績增秩示勞不輕徙官一時所稱善政多出其請丁卯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己巳論事忤旨左右倖臣多毀之遂謝病歸戶部尚書劉休乾等言博先朝耆碩獻歷四十餘年中外倚以為重奈何以一疏忤旨遽賜免歸且博久歷邊陲國有大議廷臣往往就決去留之際係國輕重不可不慎臺諫交章請留弗聽辛未上寤起復故官兼行兵部事神宗嗣統邊警益稀詔選吏部晉少師兼太子太師終貢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輦上疏乞

識大錄

致仕上不允加賜餼牢酒米博復懇辭乃許之賜乘傳命其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秋八月卒年六十六上聞輟視朝一日贈太傅諡襄毅博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輒能策其始終成敗言於士大夫下至厮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數暢談博聽者忘倦宦官臨戎應酬庶務雖甚煩遽意常安閒夙興候朝夜分計政不少弛怠亦無勞苦之色所著虞坡文集詩集謀著歷官奏議凡八十四卷子俊民厯官戶部尚書自有傳

葛守禮

葛守禮字與立山東德平人嘉靖戊子舉鄉試及第
登己丑進士除彰德推官部中有大盜路覺株連上
族數百家以修宿怨且圖自解監司便守禮覆訊再
三詢核其得情實悉論出之察能召入以軍不及格
擢兵部主事守山海關海西夷人闖出禁物及邊邑
衆市馬皆禁止如令朝鮮貢使以故事有拜獻遺守
禮力卻之曰封疆之吏禮無私交使者拜謝而去還
白國王王為立坊界上以頌其美有荆林列校詐稱

識大錄

遊激野過橫索吏毋敢問守禮詰得其奸即移牒
節官致之于法輩下肅然代還丁外艱起復當事者
知其才將改銓曾力諫不就乃改禮部歷轉儀制郎
中代府三王以宗人奉同寅緣指封竹萬金賂貴近
皆已報諾金吾伺得其藉獨無守禮名問其奏使對
曰即中執法稟稟不敢以私請耳壬寅權按察副使
重河南學政轉山西參政尋遷按察使鴈門塞上有
晉府牧地為居民所占王遣田官主之民嘯聚數百
人賊傷田官與王家訟不決守禮訊其首亂者置之

法而使吏賦其租以輸王府王與民皆不失田而訖

遂稍理陝西布政使時秦府以牧地占民田立石隴
上守禮便什其石告以晉事田亦歸民韓府貧宗大
誤會城官府盡開守禮趣前曉譬約以國法立為調
均野逋以便宜假貸宗人感謝解去庫成入覲藏吏
奉羨金為恭守禮叱遣之吏白此故事也即公不內
後人亦當有之守禮怒曰尔安知後人非賢者藉而
賈之耶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疾當罷
者守禮為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司何自忠也守

識大錄

禮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
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難能
于吏部堂上有實過誤即此可為賢能第一矣即拜
副節御史巡撫河南明年以舊警飭邊召為戶部右
侍郎總督宣大糧儲事竣還改吏部侍郎轉左在部
四年三擢太宰時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守禮獨厲廉
隅門無私謁上亦深知之嘗謂侍臣言守禮清忠
故官將推家宰柄國者意有所屬以上皆諭部守
禮弗敢從而擬周延及調旨別推復申前稿守禮又

不從而以屠僞名上延僞皆當世正臣在列環聽無
不深服通竟不果用而大興執政忤出為南京禮部
尚書尋以地震致仕。穆宗即位召為戶部尚書時
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為邊鎮吏卒多老弱
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守禮曰不可將
士守臺恭露幸蒙大賚亦欲邀分寸之澤乃因而汰
之是以鉅萬金賈怨也不惟傷明主恩德且生事
端執政深服其言乃止閱數月請終養歸尋丁內艱
釋服起為戶部尚書甫蒞事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教

識大錄

上疏條畫振紀綱禁侈靡令御史行部申明憲典毋
得輕信告誥有所侵克凡四計內外吏務在綜核名
實裁抑僥倖元重貪殘之禁萬曆初政所屬糾度
有先朝風多守禮謨畫云武岡王以近屬攝國陰結
內主謀奪楚王之孫太妃與西臺奏數格不行守
禮廉得其使行賄長安者劾論如法遂罷武岡歸府
而王孫乃克有國曲阜世以孔氏為金時有不勝任
者朝議改設流官守禮曰祖宗承前代故事褒崇聖
裔藏左盟府即其人不能當擇賢者易之何至廢教

百年成典遂廢世職如故其論事引大儒持正類如
此自為正卿歷事三朝一意奉法孤忠無所阿曲正
色直氣望之儼然所遇二三叔相皆折節下之守禮
終不為小異既以少宰忤嚴氏罷去及起為戶部而
值徐階高拱構排舉朝排拱獨守禮無疏復以是拂
階及拱再相修厥前怨遂欲貶階子弟賴守禮送中
至持得從報復拱又以是嘆之第念其德厚忍未
以發也及拱罷廷中有所推鞠詞語連及禍且不測
賴守禮以危言激悟張居正下衛尉奉布孝張治其

識大錄

事乃解階拱閣之始皆心服萬曆甲戌引年請老
上雅知其清望舊臣慰留之乙亥滿考又上告臣年
踰七十考績至却法難議復同堅臥不出乃加太子
少保致仕戊寅正月以疾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
諡端肅始守禮為即時遠疾夢謁上帝命曰以彰德
獄事增壽三紀至是果符其數守禮為人器宇端凝
風神道勁被服造次必于禮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
所嗜而不肯匿情飾說以博名聲家居奉事二親孝
誠倫至與諸弟同寢幾數十年教諸子孫訓謹有法

於故人子弟鄉曲貧乏調護尤厚持之色笑溫然不
為崖異人無小大交口德之居常坐臥一榻據獵經
史手目浙江所著有靜思稿及奏疏家訓若干卷行
於世

識大錄

龐尚鵬

龐尚鵬字少南廣州南海人嘉靖三十一年進士授
興平知縣未樹風聲政教大行召入為御史命覈浙
直軍餉發總制胡宗憲監軍鄒應卿冒破之奸語侵
嚴嵩於中奇禍事竣復命備執奏如前出按河南強
宗縮朒貪墨吏望風解印綬入掌河南道理考察事
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尚鵬疏救甚力且劾及輔
臣郭朴尋按浙江浙賦大抵皆本天順間御史朱英
所疏兩役法籍縣民公為十年而統於坊里之長每

識大錄

龐尚鵬

一坊一里長率十人全民按丁若四年而準錢興長
為吏辦公私費坊主裏主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
長率民詣縣廷審勘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為常蓋五
年一用民七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饗所云甲首
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即富者按田按田
而率有加訖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
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訛逃後至若均徭一不
幸得館庫或捕盜諸役其在榜中顧役寡不過七八
金富民承之則殊獲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

富者兼得兩重侵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亦
破碎朝居暮空貧者至不有其妻子與龍鷄枵豚互
牽引鬻市中相聚以歎於是每書榜則老胥黠吏巧
措弄以網脂與詭者相屠齒而民病極矣尚鵬知此
已久既至乃破除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
諸願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賦
千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需
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賈且顧人給
銀帖一紙今晚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

識大錄

役富者亦不入館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役不得
勒富者募而且歲輸每丁不輸二十分眇細易辨受
訛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播弄請詰書行之名曰
一條鞭浙人大便而江以南通行之曠使倡亂從巡
撫勒平紀驗其功次釋出幼少者千餘人西湖中大
家種蓮藕此利占拋相格問主傷命悉禁絕之還朝
報命浙中排門查燈涕泣攀挽尚鵬車中亦淚下也
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
條陳時政數萬言擢大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

陞石倉都御史行部次東昌疏劾內侍 恩馳驛殺
人御史以仁賦私狼藉并劾給事中張齊陰環邊餉
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邊
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古人河套搗虜巢有功
執政忌之竟不得叙又上會計錄言逆古征倣煩多
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親視邊方生靈愁苦幾
欲繪鄭俠之圖讀者咸壯其志次其州為御史部永
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龐君能臣特疏保留少
輜高拱不悅傳旨切責勸博致仕尚鵬亦以倉都御

識大錄

史起督福建軍務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調宿遁五十
餘萬踰年權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張居正奪情復
相論者俱得罪尚鵬移居正書中故居正不憚亡何
生報累以簿書年月少誤為給事中陳三揆所糾回
籍居四年卒三吾居正黨也尚鵬忠介慷慨有才有
胆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利害其當官知恤
民艱而不避一時謗疑海內縉紳倚重焉

朱衡

朱衡字士南江西萬安人舉嘉靖士辰進士知尤溪縣法令明肅聽斷精敏而敦尚教化講禮興讓吏民惜伏莫敢為奸人心悅服居一歲舉能治劇調婺源令其治如尤溪而才能益展所修舉興除尤衆蒙宰汪鑑第近御史行臺巡使者請便者命衡假之衡執不可使者弗能奪也鑑子細婦假閑署置酒召客衡間舉聲而愕遣吏還之鑑聞狀不樂然無以詰也會徵天下令長入補臺諫乃謂衡年少不中格罷母歸

識大錄

朱衡

唐事霍韜延中調設始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精練法比廢識平審尚書唐龍罷之是時夏言柄政雅重衡才欲引入銓司衡遜不敢當禮部欲徵衡南言又謝不仕其後言敗附者皆誣誤而閣臣崔鑒二子並第舉立出點而鑒子通與衡同經人服其識當途者方欲優晉之會以憂去闕服補禮部郎中尋出為福建提學副使藩臆精堂多識名士即所懷落者亦心服之時建安李默方東銓子弟家居頗甚與同邑生構率群奴毆生於市累其面而焚之吏不敢省衡

曰幸奉尺一為學吏貴強辱諸生至此立補諸李子

第窮治澤狀論上御史御史難之衡曰此何某為之不敢以累使君御史不得已從之而諸李子弟跳至長安訴其狀於然：嘆之積四歲乃遷四州參政歷山東布政使故事諸郡嘗從藩司入賦藏吏以均石低昂解戶償補及文書稽滯道里之費或至破產衡命懸秤于前若解戶自免鉛銖之贏皆以予之藏吏負墻而立莫敢竊窺文書朝入暮出聞無停旅得金產者無算歡聲如雷庚申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其

識大錄

年蝗為災郡邑大侵衡數上書請蠲租賑貸招撫安輯條畫纖悉下記郡邑令民有得蝗一斗者以斗粟償易之又遣使糴徐市穀麥以貸貧民父老詣府曰災衡召而面諭酸楚款款父老感泣歡呼如在懷保明年景王之國侍衛臣僕方舟數百道路洶洶衡先撤郡邑王舟所過不煩里胥一錢幸告史民謹候迎送無怖吏民拜語莫知所出衡乃列侯而岍至即啟行時刻無滯諸中貴人緹騎見所至治辦無以難也是秋召入為工部侍郎兼工部西內 世宗遂殿帷幄

見問備儀觀者為難左右以對 上燈而悅之未
幾擢為吏部侍郎乙丑拜南京刑部尚書會河決徐
方運道湮塞 上憂之改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總理河漕自兩畿山東河南大吏咸受節制日夜
馳至徐方率四部人吏行視河所決道張為平陸濟
之沙隨水壅渾不可足其傍橫流汙漫舟行樹杪刀
無所施遂下令吏民父老有能以河事獻者召見
詰詢乃得新渠規度為始故渠之東有湖曰昭陽河
泛西來以湖為泄其勢絕漕而左衡念舊渠即幸可

識大錄

疏安能使河毋起湖而新渠者乃中丞歐陽明所嘗
勸開以罷去不就在湖之東河即廣決汙湖而止勢
必不永規以為渠宜無河患乃決策奏請有詔從尚
書書衡歲于河旁晝夜調度目不交睫手不停書六
月正午去蓋去隄上汗流被面或深夜風雨車輿小
舸出入波濤水惟盈溢又其時役夫多疾對視其
中間疾施藥與同甘苦吏人感其恩意有流涕者聚
眾十餘為竟無他虞明年功且就緒諸故河隄市人
以渠他徙費既不流通流言新渠不便 上命都諫何

起為往視還奏故渠難復者五詔如初議丁卯渠成
氏鑿新渠起南陽至番城一百四十二里疏舊渠起
番城至境山五十三里萬艘流通頌聲大著 上嘉
其功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方議爵衡會賓
天弗果 穆宗踐祚番太子少保又閱歲河渠大脩
為尚書雷禮罷乃召還掌部事時朝廷清宴興造頗
多所取辦少府常溢雷額奏儲蓄缺乏不足經費
請勅內監諸臣為國節約不得濫有取用即仍端故
習許臣以便宜執請如有終要亦不舉亦金臺銀坊臣

識大錄

上是其言一時中官欽述 上嘗欽于崇中建光泰
閣召時司管之材用已具衡上疏陳 上曰未尚書
不可奈何遂罷其言太監孟冲請造鼇山登欄檻之
費可三萬衡上言今歲元夕月食方在修省而興莊
宴之娛廣費財用不稱懼災之義有詔殺儀時又遣
中官李佑于浙直織造所增額以十萬衡復言此太
監陳洪假以取悅不知江南民力困苦已極 皇上
豈以服玩之故忘恤元元疏入亦少裁減然衡語多
指斥用事左右亦嘗有言譏問以為沽名賣直衡執

請如故 上亦察其忠誠不從過之也往內監後
皆長安無賴子弟竄名冒食不可究詰衡請按其名
實貯汰數百千人永食縣官者皆著其籍使後不得
增減中貴人又入驩然亦無以為辭詔中藏金舊用
一即更主之不問出入衡乃請遣科道監收著為令
工部使人泛貴人閱請無得預支估值不則稽留至
款歲衡乃取其關刷以次支給毋散預請莞却三年
奸弊盡絕會徐却河決漂沒官船八百餘艘 上遣
給事中雅遵往視還奏河流易泊然必大司空往乃

識大錄

可同也 上又以衡魚石都御史經理淮仰衡疏
濟之淺深徐却之堤塞豐沛之決錫海門之築數月
告成會 穆宗升遐山陵工作乃起召衡還却時高
拱去國張居正東政一日謂衡某被領命輔理責任
重何以前規衡曰 主上冲羊踐祚今日要在綱
維 聖躬愛養元元如其振作以俟他日居正曰公
不知也 上以大事托成不敢以因循姑息上負
聖明且人心玩愒日久修明法制正以庇養生民奚
相悖乎不憚而罷會有王大臣之獄連及高拱衡聞

居正一妾男子闖入禁門一衡士之力非會內廷以
獄下錦水衡謂都督朱希孝此獄正須速成若羅織
不已它日必有煩言誰執其咎希孝亦悟趣其獄上
寔大臣下法群議遂止沐南政有山谿雨水驟發行
者多阻諸中貴或入白狀 上以 太后命詔工部
建倚衡奏修理橋道乃自司之職今 上念及小民
德愛至厚宜下貯在興築不足以煩內使疏上 詔
徐慈寧湯沐金錢下却無與也沐州有泰山元君祠
却城士女咸往祀之下月詔工部修祠如法衡又上

識大錄

言自御極以來崇尚儒術以二帝三王為法佛老異
端皆所斥遠況民間私祠以禍福惑眾又不經之祀
而以是祝釐非所以光 聖孝疏入亦遣中使營焉
武清侯李偉新貴認為起第長安費以教萬衛援故
事上請謂武清幸得倚肺腑不務光昭 聖德而非
分微求即欲保全其祚宜少裁抑之便 上悟亦減
其半會左輔賈人從佛閣請謂京邑土可造城磚比
臨清道里近于縣官省備入其說賈人上書衡奏臨
清造磚乃祖宗旧制一日以貴戚故更之示天下私

人京邑時造碑與臨清登絕殊絕不可月其事遂校
衡府與中貴戚晚忤類如此當議建橋廟時居正邀
衡語曰宮中建造亦累朝常典若每事執奏恐反難
處且近日 上時款為某多泛容稅曰此等與作禾
甚有損可少將順也衡曰某與公事休不同輔臣以
綱實為事概在稅回却臣以守官為法職在執奏居
正點然甲戌衡九年滿考言者承旨劾其外為體直
中實剛愎無人臣禮然 上殊無意去衡也衡再疏
陳乞皆奉溫旨慰留至三疏以病請乃加太子太保

識大錄

賜馳驛歸寓中申七月辛七卜有三

潘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號印川浙江烏程人天寶英邁穎敏
絕倫七歲治春秋誦文章補博士弟子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九江推官徵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勅稽覈
南都大木季馴請無毀民居實內官監遺藉可得也
米泔萬木于荷池中出按東粵破走海寇俘其魁以
耻自代賞弗盡行代還提督北畿學校晉大理丞歷
少卿乙丑河決沛縣之飛雲橋敕季沙河留城境山
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

識大錄

潘季馴

口于是 上命工部尚書朱衡總理河道而拜季馴
為倉都御史以佐之季馴適流而西問故道于上老
焉師喟然嘆曰漢魏子之侵沉壁投馬不過曰渡江
南旧跡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圭瓦仍三
治故道便而夏鎮常有成議遂躬行督相不三旬而
告成比原計月日連十之三節金省三之一工所竣
遭母喪歸隆慶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諸其陸百五
十里皆積為平野 上用廷存即家拜副御史仍
理河道季馴達觀水勢壅決導流廢址盡復其所浚

蔡深厚再營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再于積淤者以萬數士大夫方立石紀功通河議起輔臣張居正寔陰主之屬人謂李馴曰新河成且暮大司空矣李馴策其回改謝曰司空任他人為之老夫知不可而已居正怒乃劾勘河給事論之鶚秩開往李馴既去而新河工興訖無成績居正始大服厲初用廷臣交薦起撫江右寧州盜賊竊發李馴調兵勒平之陞刑部右侍郎戊寅復拜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道先是河決崔鎮呂泗往往奪淮流入海

識大錄

淮勢不敵衝決高堰黃浦入海而東清挑於塞海口遂遷淮揚二郡幾成巨浸及其大決又從小河口決永個諸水直逼泗州其患將及陵寢上下深以為憂張居正思李馴策績故特薦任之李馴建議請決塞以挽正河之水蔡隄以杜潰決之虞謂談河患者皆咎海口積沙然海無可沒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而河又非可以人力導焉者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至于下流或歧而分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既分則其

力愈弱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于海乎下流既弱則上順之淤發自通海不沒而關河不流而深矣所謂固堤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沒海也若夫隄防宜做河南連隄之制苟夾河水官狹危甚崩潰足虞惟相度地形最難易以奪河者另築遙堤則諸隄悉回全河可恃矣上是其言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費成李馴乃塞崔鎮口築橫堤于婦仁集以遏河水南奔入淮之勢蔡高堰黃浦入海建滾水壩四座以殺汎溢之水於是河水悉歸故道而淮流復趨清口會河東

識大錄

入于海水激沙潰海口自通復築遠隄十餘萬丈以為外護踰年告成計費五十餘萬錄功晉太子少師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蔡贊機務旋召為刑部尚書張居正卒上用宵旰瘠其家子孫死也相繼李馴惻然傷之上疏訟寃乞保全餘孽于是新進側目論者蜂起竟坐罷御史李棟上疏中理不報戊子河四潰上思其功以石都御史起理河道李馴凡四歷是任經畧既又敏于厥職時浮議紛紜徒滋勞費李馴意格弗聽事隄防懼

壩既修河泥自馴漕艘殺萬安行國客緣河之民復見煙火計所加築上堤幾月後格長堤橫隄守泗堤等子隄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礮關料版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幾壩凡五十一道溝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裁護隄柳八十三萬有奇季馴嘗謂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其在此事止以葉隄東水借水攻沙為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其

識大錄

黃所著河防一覽先是嘗有疑隄田非便請疏海口復老黃河者已深計利害迄不能易季馴議惟泗州歲苦祖隄在焉或謂高家堰開通下流為便據季馴所修也好事者挾隄而議依于明主孝思見謂能窮季馴季馴乃上言泗隄之說起于萬曆辛巳之流言而不度祖隄基址之甚高也又不度前隔小閘復隔沙河隄去淮之甚遠也自沙河口登岸而逕隄地幾十餘里自岸仰視隄地幾一大有六尺自隄地仰視玄宮又幾二十有餘丈每秋淮水穿湖其甚

者及閘足或下馬橋而止矣自非洪荒之水安能連射玄宮哉且高堰紉築于漢陳登而本朝平江伯修之正所以東全淮之水使出雲梯減泗之害也非好以貽泗之害也蓋先是泗水嘗為害矣乃在高堰既決之後比臣復修堰而水不加溢也此遠有古圖記近有泗人萬口萬目孰可欺焉疏奏上俞之于是堰得無廢而言者生譴錄河功復進工部尚書秩季馴尋以老疾乞骸且請開長鎮裏河手疏八事上之天子憫其勞苦賜致仕歸乙未四月病卒年七十五

識大錄

季馴才識確偉操履端毅以身殉國不避艱險臨事有定執是非利害弗能移其為政所至必有遺愛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許歲聽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有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間北去領求一職藉省季馴起立堂皇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及行黎庶奔集挽轎百里間為之塞衢罷市其得人心如此晚以治河著績前後蒞事幾十餘年輅車好至更數千里躬與民大德處各歸第蕭

則沐風雨蒙霜露時時暴洩略血或暴痘視步苦心
戮力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民免瘼壑嘗露坐河
端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季馴
幸無恙又嘗乘舟荒度土功遭颶風吸入決口左右
戰法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
有也父老云石于河渚曰潘公再生處其勤勞艱危
若此乃忘者顧歎毀其成績卒致難救以語之既弗
能屈轉慮成怒而季馴復為國休申理故相又為新
進肝想相與比而傾之謀構首端卒莫能害季馴嘗

識大錄

謂故人子弟曰老夫實有天幸蒙朝論之紛紛也嫉
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較嚴而較起者
賴天子深察其忠若瀕死而脫于難則天也天下
聞而悲之逮其勞于王事而死贈謚不及士論愈致
慨焉

陳其學

陳其學號行菴其先寧國宣城人五世祖迪建文
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積難兵起抗節不屈與其天
人并公于七孫同日歿初子味生甫五月乳母潛
置溝中得免至八歲為怨家所計太宗時有某
詔成撫寧尊從登州遂為蓬萊人父昂舉弘治乙丑
進士為給事中以劾權璫繫詔獄嘉靖初用言者起
家累官應天尹廉介剛正所至有聲其學生有吳質
傳聞強記為制義會文切理一剡浮靡之習嘉靖甲

識木錄

陳其學

辰成進士授行人諸事或廣父修名其學獨沉靜自
守不事趨謁吏部尚書許讚語人此召人有以風
節簡為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衛尉陵炳倚勢作
威縱諸校求傳驛騷道路以目至自去錢法禁民間
錢不得行民為罷市又使其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崔
元粵擅獲利以撓釐政人無收言者其學數其罪亟
攻之有詔下徐某獄而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
叔奸慝然敬憚之出按兩淮嚴法淮鹽利甲天下鹽
實百出其學廉得其弊要為四事上之悉報可又請

曾通泰之張清通淮之稅減餘盜憤值禁江陰私販
皆一時實政陝西慶陽僉事轉肅州兵備副使時
哈密諸夷煽亂其學躬探甲冑山嘉峪關三百里直
抵墩煌防其謁獄邊關恃以無虞擢本省參政遷山
西按察使晉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適虜酋俺荅兀
慎入犯左衛其學督將軍劉漢等擊却之斬獲過當
奏實進副都御史移撫陝西適大虜入中部洛川等
處其學督參將並薦迎戰收之斬首百餘人晉右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軍務虜大舉寇花馬

識大錄

池號二千萬其學提兵禦之斬獲三百七十餘級亡
何移鎮宣大時並首丘富化弘賜榮其學督兵並擊
斬首百七十餘級富茅遁去召理京營戎政陝南京
刑部尚書以疾乞休上憫其勞予致仕其學自著
臬至制府遷轉不離塞垣先後擒斬虜九百有奇始
降二千三百餘人修完墩臺凡二千四百餘座繕修
濠溝八十餘里及萬四千餘丈修築營舍凡六千餘
聲震夷虜而邊圉田里絕口不言兵事門巷蕭然謀
耕讀之外無一切聲色之奉清風高竹望塵者尤焉

天子聞而嘉之降紫書存問高爵俸己正月辛年八
十一臨恭楮

識大錄

王崇古

王崇古字學甫別號鐵川山西蒲州人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出考古即鄭曉之門曉負人倫鑒大器崇古悉以國朝掌故及戰守機宜指授之崇古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巨皆參福繼下馬姦利崇古畫繩之無少貸嚴嵩中夏言以危法獄其而崇古不署名大學士徐階垂稱之在即署八年出知汝寧時伊藩驕恣崇古置其左右于法而歸時侵田大盜師尚詔際彌吳楚間諸郡震動崇

識大錄

王崇古

古設方略修其魁數十人賊鋒為挫乙卯朝廷以倭寇猖獗增設憲臣于常鎮而權崇古為按察副使勸其兵備崇古乃創海防條議躬探甲法不計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下海洋截倭奴二百餘級累遷河南布政使甲子拜右都御史巡撫寧夏上嚴秋防六事虜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人招降卜兒文三百餘人虜使榆林潰瓦渣梁殺大將崇古親督勁兵往救之先渡斬首虜二百五十四級圍馬索牛羊輜重三千七百餘隆慶元年冬拜兵部侍郎兼兼都

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崇古念四鎮為西北藩而奈虜

著夷不一備列不足令震賊逆疏請旗牌寸事及巡寧切要利病八事數實行焉二歲中虜三藩塞崇古遣大帥雷龍等擊走之尋遣龍等出長城二百里至白城子搗其巢大破之軍聲大震會流賊郭五振鈔掠秦晉勢張甚崇古檄兩省兵平之以斬首虜七百六十餘級圍馬索牛羊輜重一萬六千四百有奇晉石都御史康年命移總宣大山山西軍務當是時虜酋俺答相繼寇北諸虜若把都兒吉能黃台吉等皆屬

識大錄

馬而中國畔人趙全華寔傳其之全居古豐州屋居如作招誘亡命數萬號曰板升渠虜數入塞崇古至鎮年歲會俺答孫把漢那吉有所恨快其擊扣關請降崇古喜曰虜事入吾彀中矣屬閫帥厚鞠之而上方略大指謂送全等以虜酋渠督虜虜厥戰即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棄街虜款塞未有明也國家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外官都指揮請即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時計必以流人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為指揮使於是俺答傾知把漢在崇古

所入素時梁默未肯拜躬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馬、蒙古監、壁清野，生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虜精稍引退。蒙古即縱兵尾而擊之，伏軍四面起，虜腹背受敵。一日七戰，所殺虜過當其酋兀慎，擄要中創虜氣大沮，知不可以戰，得把漢矢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款塞，然殊無意執金。」蒙古察其偽，乃威陳兵出，把漢視之，則把漢者已易纓纓佩印綬，帶金帶，然洋洋無歸意。蒙古指謂虜使曰：「此凡上物也。」聖天子寬之，若此，不且購趙金。

識大錄

哥耶我國家急正畔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答且感且泣，願悉如所令。而請貢馬通市，世稱外藩，蒙古得請於朝，虜果執金，予九人，易把漢去，既獻俘。閣下因受詔議封貢，蒙古議封貢乃如開原廣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蒙古執不可，曰：「若若是，惟有戰耳。」遂悉要諸虜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秦并上錫封號等八事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日數上，沮之頗執，政力任崇士計。

上許可其夏降，初封俺答為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蒙古親詣弘賜，壁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夷羅拜。龍惟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為常歲市，馬廐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入貢，而至市視宣大準事緩。上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順，如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尋進太子太保。當是時，麟介易為衣裳，要荒置之衽席，而古捷戍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嘆惜謂犬羊性巨測，無能堅決，即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

識大錄

引嘉靖馬市，塞盟事搖動，衆心崇古歎曰：「吾即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劇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上亦感其忠誠，格群議而從之。自是二十餘年邊鄙不靖，軍民有室家之樂。所省軍費以億萬計，又善因敵轉化，不可端倪。虜當欲迎佛因而許之，杜其殺端。黃台吉寶跳梁欲敗盟，因而間謀其父子，令各自為仇。黃台吉失所部兵，內因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患，其操縱諸酋皆此類。在鎮五載，以協理經營，政召還萬曆。

丙子如少保秋拜刑部尚書丁丑改兵部時御史傳
惠積封事使輔臣張居正詔擬罪崇古不從蒯帥戚
繼光以崇古發其奸私求解任居正崇古又不從于
是言者四起而崇古始不得安其位乞致仕歸優詔
允之且命歲給大米贍焉而遣奉政率州守就其家
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崇古獨以功受
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戊子冬十一月卒年七十
四贈太保謚褒毅崇古為人慷慨有大略少時評三
晉人物於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皆嚮往

識大錄

之而其數歷中外也又多奉節端簡之訓以往至其
字邦禁慎識獄宛然端簡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
矣

逸史劉振曰 國朝自二祖汎掃乾坤成被胡虜墮
場冥然者垂百年而已己庚戌虜闖入為患斯時也
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於屈膝諸朝文質受事稍
滿納貢喝喝而風則自 莊皇帝時始然非公時置
有素制虜之機握於掌股安能令之縛叛人定有市
約屬夷惟命是遵當日塞無傳烽亭有臥鼓享太平

之編者二十年頗不知公決策之難也

識大錄

劉應節

劉應節字子和號白川山東濰縣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庚戌秋虜入古壯口直犯京師成寧侯鵠總天下兵馬禦之詔發熒炒若干車餉軍尚書李瑾推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眾噪不敢對相傾失色應節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為危應節亦自知不可則私語所親逾七日不還當遣人送吾母婦吾手足及髮皆以發為識勿以血汗為異也夜漏下戎服單騎護車以行走橫尸中統

識大錄

劉應節

出虜營至塞雲以餉大軍及還人傳言已遇害其妻持子元功而泣既旋家人驚怪且哭且却應節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勁王兵不能發一矢僅尾虜出境可為痛哭流涕也明年秋稅清江浦釐風肅清奇差一介不取督漕賂中丞聞而賢之、日指即令領目應節曰即廉至此即為發漕差百金佐工費應節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三年課最轉前外郎中出知懷慶府緩徵歛均徭後除百姓所疾苦木穴以外艱婦郡人思而尸祝之服除赴闕下時歲高子

世蕃學選法通金錢鬻官逾歲不得補會御史言狀

始補順德即當南北孔道供億浩穰民不堪命應節刀為經畫省浮費革侵冒均里甲民間始有起色值歲旱郡邑多飢應節做富鄭公漿粥法行之所全活以千萬計明年復旱齋戒露禱雨立應百姓為之禱雨神應碑開濬通沽諸泉灌田數千頃至今賴之辛酉冬考績治行為二千石第一是歲景藩之國薨行官及諸內使所送騷然獨畏應節名爭戒其下曰此京師所傳第一太守也亟若勿慢壬戌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應節知兵而三閭為畿輔要害請勅加提督銜以為之備兵使首轄三閭自此始時部兵故驕悍嘗脫中關轉門脇辱主帥前使者不敢問橫愈甚應節至募其首十餘人刑軍法杖之幾死徙塞上自是諸軍遂戢明年虜犯古北口提右輔六郡良家子入援虜宵遁事聞上厚賚之甲子陝陝西左叅政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丁內艱端隆慶改元丁卯詔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役煩苦民多亡徙應節目擊其狀甚隱之既入汴即撤藩泉議

識大錄

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應節知兵而三閭為畿輔要害請勅加提督銜以為之備兵使首轄三閭自此始時部兵故驕悍嘗脫中關轉門脇辱主帥前使者不敢問橫愈甚應節至募其首十餘人刑軍法杖之幾死徙塞上自是諸軍遂戢明年虜犯古北口提右輔六郡良家子入援虜宵遁事聞上厚賚之甲子陝陝西左叅政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丁內艱端隆慶改元丁卯詔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役煩苦民多亡徙應節目擊其狀甚隱之既入汴即撤藩泉議

賊後法愈曰領後便遂下令八府行之後移書東省撫臺撫臣亦遂下令六府行領收法兩省至今稱便焉非當都會五方襟處藩封據其中宗人當軍民之半而輕犯法又累中多無賴橫悍習弓矢喜亂而開封三衛士馬凋耗日甚應節陟門指黃河謂諸藩泉曰嗚此本帶水即河朔古昔戰場也豈宜無備至此因調汝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之以倫緩急而以彰義兵別遣一都指揮統之聽兵部調入衛時報虜破石州應節盡發兩河

識大錄

兵軍界上為備冬十月虜所入紀昌黎等縣烽火達于甘泉額天撫臣張夫津下獄詔應節以原秩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前近輩報擁護陵寢視諸鎮最要而三衛屬夷為虜嚮導現我處實以語虜蓋自庚戌之變督撫諸臣重者誅戮輕者譴罷無不人人惴恐應節至鎮周撫塞垣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際上六事曰益兵以資戰用車以資守樹木以資險積水以資運定兵食之遠剔除遠方之害盡俱報可又說京輔近邑多未賦或賦而瘠且地者至請內帑佐以

贖銀次第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間蔓衍為倚勢不足有所禁禦乃扼要害于關之東西繕大城五座皆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為聲援有卒然之勢焉戊辰侯塞者言虜八十萬騎將入沒榛莠崖本兵檄督府帥中西二路兵衛京師而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為倚東路即虜欲入犯處也應節得檄即日發兵道出永平逢督餉侍郎辛自修曰公以數千人當虜八十萬張此與以肉投虎口何異應節徐對曰固也死法死

識大錄

虜苛耳遂行馳至却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睥睨間慰藉之士卒感奮虜現知有險徘徊兩月卒引去已正月虜沒紀青山口應節督兵拒却之庚午陞兵部侍郎兼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應節蒞任申軍令置屯代遼間諜急收保護應援諸將條奏現巡撫時加密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原葺墻八百里建堡築墩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初昌鎮獲虜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密鎮故有水不通運陸挽不及二舍歲費餉三萬有奇應節循水上下

同寬溪曰二鎮之水皆可取銅道奈何歲費司農數萬金即上疏極言潘河便乃潘潮白二河於塞者北抵塞雲西北抵華華歲省公私費無異河西路當運道咽喉商販輳集稱臣鎮應節請為建城後取諸軍費取諸賈而民不知也歲內故苦駟傳應節下全行願後法人情翕然便之是年冬虜犯清河遙將禦却之獲首虜五百八十餘級明年春復犯長勝人敗之上首功百餘已復犯遼陽斬獲過當萬曆元年三月虜犯長院營口已復犯擊于谷四月犯跌嶺六月犯

識大錄

姚林舉八月犯長海皆失利而適以功進右都御史癸酉正月虜犯中遼河復敗之先是東海諸島為二鎮通逃藪沿邊諸郡邑橫罹剽掠莫敢誰何應節遣吏諭以恩威眾皆叩頭謝罪凡四千四百餘人一時解散應節自為督撫先後與虜格大小戰以數十計斬獲首虜以千計不敵自張大每捷開報曰宗社之靈將士之力以增秩錫予遂巡不敢當其退讓如此甲戌秋天子不敵久暴露應節軍中晉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梗塞挽輸不繼為國家東南憂應節上疏

請潘膠萊河上銳意行之中作未竟而羅乙亥改京營兵部尚書丁丑改刑部尚書平反天下重囚四千餘人時中貴人馮保方用事保故涇州人隸制府應節為首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逆子邦寧遇諸途不避應節志曰一中官猶子帶俸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是益汲憾焉是時張居正當國六曹事無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諷應節往曰吾所司民命不可徇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亡何言官遂論應節章奏有誤失對上休且大臣不置出

識大錄

郭謙學應節上疏自初辭位得旨致仕應節雅好引掖後進既還里足麓臺書院群郡邑之秀親謀督之出入乘布車或徒步回聞過父老不自知為貴人遇後學不自知其為先生長者也尤篤於宗族戚黨所得祿賜大半以周貧賤之故仕宦四十年家無饒贄伯父早世遺孤且替撫之如已出後分產與子等族人出亡僑回間購而得之如視同胞外家兄弟不善殖食貧為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予之父母孝矜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歸贈之三十年得諸鄉鄰

昔之人實自金為治業馬車三即以為渴而致事不養
馬印馬使者請分他即之半來即一甚悲之應節為
車疏馬御人請閱奏之事遂寢家居十有五年不復
為南京工部尚書皆不就士論高之癸巳歲病卒詔
贈太子少師御史陳登雲請賜諡不報所著有纂修
遼東通志沿革軍器及奏議詩文共若干卷存于家

識大錄

王陽明

王公諸錫爵字元叔別號荆石其先從太原徙吳自
嘉定之南鄉守澤劉謀太倉州學為州人公生有萬
爵飛鳴棲前盤旋不下遂命全名幼多異徵為明工
屬文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士成為禮部舉首入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授二校編修丁卯充 經筵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與切直之贊撰文官 語勃
己已轉南子司業明年轉北再陞右春坊右中允
卒未克會試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

王陽明

王陽明

壬申 神宗登極還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
領右春坊事主領天鄉試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
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八月陞國子祭酒除
上監規欽行 國初積分法吏冒子之選中令公侯
伯并應禁諸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改觀識者
心儀公且大用兵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元孫季懷視事編
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公憂禍巨制約執宗

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未解恨不見公徑達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亦對泣且拜曰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可以處辭有自剄而已竟入不顧卒取中書廷官此兩人分持之大痛且首倡職贈皆人所願卿不敢前者既而江陵予假歸奉旨三月還朝俟者輒跪請即召使吏邀公署召公叱曰此何事而以泥我為竟從軍起公既忤江陵請以省親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公曰吾知吾父而已違卹其他既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

藏大錄

却執修伯素之素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為台高公優待平其間寄同麓余公書曰江陵相素懷始終不害非之獨恨其于知人一著耳元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徵氏終得解厄公有力也壬午丁父艱服除廷推內閣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奏疏力辭特遣行人執趣就道已而見朝即有禁詣建柳奉親戒虛浮節侈靡之說又疏開橫議止新工所裁省百萬計公既在政地壹意佐上急民和進貞良屏貪墨丰采卓絕而爵

之以苞苴行者遂消於千里外英歲危從上聞定寄宮再辭恩蔭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公抗疏力辭丙戌克會試主考官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辭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徐金冠受蓋公入都首以朝廷我恩澤士大夫重康恥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造工及王膳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校力殫厥極端之且拙有司毋竟之議勿使熟匪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流散當是時國本未定巨賄張餘潛蓄

藏大錄

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凜凜公方與同官中公決東除之而言者亦交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權臣上怒下詔徵藉公言以安而給事中李沂繼疏復劾極予廷杖公爭之力而辭亦自以職敗是年予衡餘解北裝禮部即高桂疏中式可擬者八人衡與焉公疏請優陟諸補授刑部即從仲評疏次公上怒置之理公揭請免逮且是喬御史壁星疏以百官視至不難引咎謝乃已庚寅元日召四輔臣入上手據皇太子金枕視輔臣趨拜已

命皇三子繼出輔臣擬得如前上力止之曰不可從出雜評事于仁疏欲寢之法而獨自屬公曰卿意云何公進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法治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為誣上而以為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為治狂而以為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階視朝謂上首肯之明日忽奉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為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為離間公跪云凡稱離間者不貴而間便賤之本親而間使賤之皇上手據皇太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

識大錄

早勸冊立以成皇上之所欲貴子因而進受旁之說豫教之方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為間也具道冊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使先六上書書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皇太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百姓之屬望而上則歸之以九廟之神靈兩宮之慈訓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子亦豈可苟順一言者既而違接

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乎通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公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公嘆曰果爾則先朝黑河之禍作矣臣等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候彼酋掠無訖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平以為不然亡何兩師戒嚴邊亦無事會礦議起上遣閣臣公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多得不得失三官課釋駭四示國體形令四疆得寃淺深非算事得中

識大錄

輟手即開母病懇請歸省再跪得允演行跪祈止酒遠濕以調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朝謀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如進之例錄建吉慶茶之臣皆一時呈計既歸上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終已入朝上嘉悅賜張百兩貯藥四衣裘麟服下裝居數日容以建儲請上諭接祖訓立嫡不立庶款暫將三子一併封王且待數年中官無子乃行冊禮命公作一諭旨公隨奏上向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

古中宮養育庶子者哉 皇太子即以 中宮為母
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求 上
俯從其後者尋奉 御札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寧
他人之假借以偽亂真哉遂擇公野擬前諭批發權
部而外廷紛紛議起公出見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
早定大典息衆舊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及寶朕早
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
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
何意已先極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

藏大錄

建言滿成公素為執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息 勅九
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
已以三疏引致投得 御札卿若引登置朕何化既
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公復擬 初詔請定
大典未得 育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
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
劾疏職權部即陳恭來等旋聞臣主之而通政魏允
貞少卿曹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公子察其毫無干涉
且情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收矣

陳泰來諸臣 上歡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公見 國
是人心日就散亂乃疏陳泰來父要務期以定國論一
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
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十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詣後章奏請跪 宸翰克口傳及擬定進講經
書寶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垣垣公疏
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冊立可保
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召公于暖閣公即申
前請 上曰稍需之公曰 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

藏大錄

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況國元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育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公出
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 上略不為逆
聞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冊立候 旨行且於明
春行限出閣權朕又思二子年相若今並行出閣權
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公請 皇三子少待次年以
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連詞林諸臣並擬
閣臣侍班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象 上俞允天下始
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前

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
食公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解薪
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登 兩宮各量移內帑什
一以助隨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 中宮
各出行積寶賴以活者不可勝數 上既英明獨斷
觸迂者不復 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
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端督輔臣而士論愈激
愈蓄遂成水火之勢公嘗進奏交用人兩疏雖蒙溫
答未實舉行自念 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

識大錄

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
臣會病大作辭職八上始 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
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二百兩移設六表裏行八獲
送馳驛歸先生臨辭復勸 上戒盛怒親 廟事勸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慎遣
罰節財用飭邊備稽吏治抵家數月母以天年終
上聞遣官 賜札賜賻賜祭又遣官視葬加祭四壇
御人瞻望咨嗟不崇公貴而崇其母云辛丑始封
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以 冊立禮成上 聖母

徽號推 恩舊臣遣官賻勅存問曰母立朕志已定
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囑于懷今元
子已冊立焉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
切特諭知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公而忘者
猶謂非其本謀可怪也已 聖母壽開六袞適
皇孫誕生加上 徽號推 恩再被存問公陳謝附
以規諫丁未 上 恩公不置後 召輔政加少保兼
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公父子交病不復
能起矣卒年七十有七訃聞贈太保謚文肅平生告

識大錄

君剖析精審不苟止而妄隨而章卓絕不以示人孫
時敏時付之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密歸之
上惟 上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
白而後從者乃傳焉如 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
稱道筆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公貌古神
清雙額挿髻修眉覆目鬚髮飄然若仙事親有至性
退食侍側至寢乃出弟督學公病憂形於色真有矣
父分痛之意士大夫以公品格高遠相敬憚不知其
推獎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挽不用不已至

金華苟合者害疾之如響而中一不以介意也園居
薛花種菊問臨晉唐帖批評古書客至款語移日絕
口不談時事微行山水間不知其為貴人有物色得
之者亟避去自少手不識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
不惑公饒為之集若干卷藏于家雖文筆妙天下不
欲與詞人墨士爭長維是感恩報國則一片熱腸未
少實於懷也

逸史劉氏曰 神皇帝欲以廉節厲世磨鈍手書公
名於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帝心尚矣蓋當江陵

識大錄

薰灼之時挺然屹立暑不阿附及致身繪閣贊畫廟
謨入告嘉猷歸德我 后不自居功而定儲大策密
謀秘揭苦心尤極好事之人竟以此勝誇公亦不肯
深辨惟引咎而已以故當朝用其言去國思其法安
車三微側席屢待非其廟諱施潛運化程我感
我 聖明春過若此之至者乎

許國

許公諱國字維禎號頤陽新安歛之東門人也公兒
時病七日不寢而蘇又戲墮淨池得出父心獲公私
奇兒再見于厄責微也則挈之游昆陵公時十歲警
敏業傾其同舍主年十八歸抵新安督學馮公奇其
文拔首多士而以其名汪嫌于姓也為更今諱心獲
公既歿賈值歲饑疫兼坐剝產故貧且病久之喪
明賴公授徒資行修為養公又特廉郡俸某延公訓
其子或懷金謁公言事公頗類畫亦不交一語而走

識大錄

許國

名以是蓋重辛酉舉南畿鄉試第一報至心獲公卒
踰年汪夫人亦卒公痛兩寡人幼而不及食其報哀
毀甚服除宛陵山寺有兩青鳥飛鳴其前移時乃去
僧言此碧雞也相傳唐李翰林自蜀携來者我明惟
好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贈示公公為賦碧雞
篇乙丑舉會試第七人選翰林庶吉士日鍊閣撰檄
進覽究心經濟之學行馬詞章閱深典麗館閣稱詩
文兼擅所長者筆麗馬隆慶改元授翰林檢討奉
詔賜一品服使朝鮮還國王新薨河城君昭攝郊迎

禮公以昭未嗣位不許國人哀懇乃許之成禮而還
饋遺一無所受獨使郭所過覽勝觀風問有紀述者
皇華集弔箕子謁壇君諸作迄今為其國人所長痛
焉辛未春分校禮闈更使益藩壬申神宗出閣講
學以公兼司經局校書萬曆改元自編修陞右春坊
右贊善時上日御經帷無間寒燠而公齋心夙夜
勤恪視憐筆有如此進講儀容周慎音節鏗鏘託事
獻規曲盡忠欽上每懷意聽之手書責難成善大
字賜馬甲戌秋典試武闕丙子秋典順天鄉試頃之

識大錄

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預修兩朝實錄書成咸蒙
贊成寅還南園子祭酒庚辰轉太常寺卿領國子祭
酒權詹事府事兼侍讀學士仍直講惟其秋改協詹
府事充會典副總裁辛巳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
官直講如故癸未春典會試更簡拜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尋從上考卜壽宮晉太子太
保直文淵閣與之誥命甲申漢南獻俘以決策功晉
少保直武英殿丙戌一品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予
諡肅公念父母居淺土未葬詔歸葬而請卹願時

襄寬宥之事詔予祭葬公之仲子代行瑜年會典成
晉吏部尚書仍與誥命公受誥而辭官不拜己丑春
再典會試時文體寢壞公同錄判義粹然一出於正
諸引用釋老言雖經致道者即才藻士咸擴弗收士
稍稍懲其陋習焉尋以一品再考進太子太師仍予
誥歷計居政府九年代祀先師孔子者二分秋南北
郊者三誥贈三代任子者四其他以扈駕闕工應制
賜珠玉銀幣諸恩教率優異不可勝紀公亦感激
上眷知尊以獻替為己任初有摘科場事語侵大

識大錄

臣者公請辨部正以定國是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
乃在下僚昔之淆亂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又言
大臣猶樞樞也宜取其闕歷略其寸朽言官猶江河
也宜導之疏通息其風波時以為名言然自是忌者
彌衆數交章詆公以每疏辨輒自効免上特嘉公
忠謹數從言者以公公言皆從諫言者是運臣之
去也則獲力救言者往得解臨眺之變首輔欲俟
甯王回巢專力以制大首公憤歎甯助逆則欲並剿
以圖大創又嘗言文子不在敵國而在教下安得不

在兵食而在紀綱其持論慨引大義類此舟楫之
議自庚寅元日上召見閣臣于毓德宮擁 皇長
子勝前命閣臣諦視諭所以保愛之首而是冬公以
三事進規其一冊立深以不得所請為聽訖留不下
余乘間請于 上有詔辰年春舉行冊立戒群臣勿
誰方靜以待命而主事某之疏上矣時獨公與王公
家屏守直度必償事因相與具公揭以進冀有所調
護于間 上果不悅遣中使語公兩人先生筆奈何
與即署小臣比公以是不自安旬日而上書乞休者

識大錄

五 工重建公忠予告給傳以婦、携二三耆舊攜
得山水間所至易村膠市脯與田夫漁父接席相飲
餐置往事不啻遺跡然燕居深念未嘗不以國事為
憂及聞太倉公請豫教而公始一色喜猶認認慮後
事曰吾卜其始矣未卜其終也則忠臣無己之心哉
未幾仁聖皇太后升遐哭臨於斗山書院山高風烈
一再宿中寒以歸遂不起公貌溫氣和襟宇冲曠與
人處若谿若谷靡所不涵納而其中介然有以自守
方在館局甚為江陵公所器重江陵父病朝神臚禱

公獨不往尋以奉情留任衆或露章攻之公特削牘
藏袖中詣其第密勸以行服即見忤終不以其故告
人也南中司成缺江陵問公願否公曰賢閔地重司
成道尊懼不任耳敢云不願既之旨雍享當遷者數
矣而不及公或怪問故公初曰資宜爾也至再則曰
俸宜爾也深厚不伐如此
逸史劉氏曰公爰立時適國事昂昂之會上擬於任
下就於抗政地滋為悞府乃公披肝露膽効謀於庭
無遺語建言於上無隱衷轉移扶掖宗社終賴之而

識大錄

至性儉素脫粟澣衣無所不可至哀憐窮乏緩急相
周傾囊無憾容推斯心也即納溝之恩不惻于此矣

王家屏

王公諱家屏字忠伯別號對南大同山陰人母韓夫人
人生公時夢雲間仙仗擁送玉童下止其室知其貴
徵也公七年而失怙繼母梁再繼景皆子公如所出
而景尤以甲子舉山西省試其明年罷公車對後丁
父艱隆慶戊辰成進士廷試二甲第二遂庶吉士庚
午受翰林編修典修世史暨萬曆改元興修穆史及
成受爵賞有差中間分校禮閣教習內館及奉命
冊封親藩皆恪慎稱任使而文章行誼業冠見詞林

識大錄

王家屏

為諸公所屬目其乙亥建樓起居注以史官六人佐
之公為首遂會日講員缺公以翰揆先補益持拳也
時上冲齡嚮學日御講殿公從諸耆儒後音吐詞
嘗開發懇款上嘗歎容受之速謂左右王構官端
士也居一歲以病謁告賜金幣給驛以行越三年
己卯復以日講召至則為翰揆如故又三年壬午乃
陞洗馬踰月再陞庶子明年癸未主考武闈進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掌院明年甲申春解篆教習庶吉士
模範儼恪勤督慎力士莊而服習之踰數月陞禮部

右侍郎又踰數月改吏部又踰一月詔兼東閣大學

士入內閣與太倉王公同日宣麻闕下動色相慶謂
為得人然公去為吏部甫二年耳上既特知公養
倚甚篤數召對暖閣偕同官議處章奏多所贊決乙
酉從視壽宮協定吉環賜一品飛魚服明年丙戌
以風霾為灾偕同官條上寬卹四事皆蒙嘉納其年
大旱扈上步雲南郊召對天壇偕同官面奏上
勞勉之居無何景淑人於邸第詔賜賻布銀幣
錫三代誥命使祭酒贈公之墓而葬焉三年部便以

識大錄

禪除閣詔進禮部尚書赴還內閣遣行人往迎踰
年乃至時上御朝漸稀公入都數月猶未得面乃
上揭言邇來朝講久輟章疏頗留典禮並廢紀綱漸
弛衆心喁喁請以聖節出御畢登奏章以慰海內不
勝大願上覽疏感動遂中官諭旨曰王閣老忠愛
之心朕已悉喻翌日為出御門廷公進見為會廷臣
諸建儲久未得九人情大憐庚寅元日上御寢宮
召輔臣入對因出元子見之四公面請諭教遲後以
母立請再上未報久之公以起用踰年無能有所補

執乃上疏自劾謂此者矣異疊見獲園未寧議論紛
紜風紀廢壞此亦主憂臣勞之時而署衡俸食不能
効一臂之助臣罪當充奉 旨慰留公又疏言今元
子冲霄中外繫心而大禮未行憂憤致慮天禁庭贊
御之問喜怒過當所責太嚴上累和平下滋危虞可
憂可懼非止一端而臣才力不能正贊猜誠無由感
通內愧尸素不敢自安其辭彌懇 上雖未允然溫
旨敦趣再三乃出視事後請母立禮官亦合九卿三
府詔撫豫廷臣奪禮官秩于是三公各歸第引疾謝

識大錄

而公居中調之 上意稍解詔趣三公出旋遣中官
李汝諭公毋儲之禮當於明年傳示廷臣毋後奏捷
如有後請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所大本已
定乃擬傳札以進請宣示百僚因隱十五歲語又度
未可下也以便先錄口詔馳報搜臣行即具疏以後
謂適奉玉音謹以通行南北諸司傳示大禮有期全
其靜俟而亦隱十五歲語 上既不許宣示及兄部
既後遣諭公汝所傳止令卿知爾奈何遽示禮臣且
部覆是何等語會科疏亦上並得懇責然 上雖不

憚而建儲之禮亦因以有成言皆公所調獲也己而
三公奉詔出見公乃杜門請罷累旨趣出明年八月
工部郎張有德後請造辦時太倉王公以婦觀行中
公以言在告惟公及許公直閣計恐有德言入或致
激誤欲因而就之乃亦引諭旨以請 上既怒有德
因責輔臣不當附和又為更期三年於是許公策罷
公乃疏言國所具揭臣實典典謀乃至稽緩大禮國
去臣不得獨留請並罷臣疏入報聞而其時中公亦
去柄政且屬之公公乃請趣太倉入侍而與新相趙

識大錄

公同居政本會曾少卿乾亨後汰京衛官衛官遷尚
書同享於朝公在閣聞狀急遣人出諭天下有叛軍
寧有叛官若曹敢子禁地違辱大臣罪死不貸衛官
聞皆解散司馬欲實母問公執不可請全五府諸主
者名置之法事乃定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
教儲官請嚴旨誥罰公執封還御批力請寬宥疏入
不報而他申教科臣者皆得削除甚者予秋公因稱
疾求罷言儲官諭教安宜早圖科目所言未為差謬
而以且封還內降至蒙何謫削轉相株累道路之積

疑橫生官閣之機構交作其于虧損聖德動搖國本
非細故也今臣既無臣教若獲漢恩依違正漢臣汲
黯所謂從吏承意以陷主於不義詎辱朝廷死有餘
慘請急罷臣以謝天下疏至三上辭益痛切上終
不允而遣中官臨問諭曰卿其洗沐近醫藥自輔毋
言去也公具疏謝因堅卧不出又再請乃聽仍令守
臣俟其起居以奏曰將獲召曰或謂公相臣也即諫
不從宜少濡忍以就大事奈何取一決為高公謂否
否古之人主惟所欲為皆以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

識大錄

韜下心爾吾意大臣不受爵祿小臣不畏誅罰事宜
有濟聞者服其言公去三年元子出閣又數年青宮
遂建公舉手加額以祝齋沐表賀上亦遣行人齋
羊酒銀幣問公于家官一子中書舍人又明年癸卯
十二月以病卒年六十八卅聞賜祭葬贈少保賜
諡文端始終恩禮可謂備矣而天下猶以公忠誠體
國不及盡展其報以致太平有餘思為公為人長身
豐順魁然岳立品局博大喜愠不形而操履端嚴臨
事有執意所不可責言不能奪也謝政家居卜筮遠

如與父老故舊為娛客至不盡避亦不泥接與與如
也博聞善記其學無所不窺文思神敏援筆千言宏
遠藻贈自成一大家敦倫砥節內行純備自以早失怙
恃懷慕終身其與人處豈易寬和溫然長者而居室
常官斬一嚴肅小大凜然宗族奴客無敢有竊借者
問病振飢惠洽黨里交際實足皆從豐腴而取予峻
于一介身所服用乃無紛華諸子既衆貲產不饒浸
身之日幾不備禮云

識大錄

逸史劉氏曰公博度豐材沉幾朗膽汪洋千頃未測
津涯及臨大節守誠堅固若將以身殉義一何伉五
不阿也方其廷諍過激人主不能無悼然冊儲慶典
既緩急不渝而于公恩禮始終亦無少替意者精誠
感動然有信倚以定為世之策聖神獨運之原固難
以用金匱矣

陳于陞

公姓陳諱于陞字元忠別號玉壘世為四川順慶南
充人太傅文端公以勳則公父也太傅為檢討時生
公于京師生時室中夢有仙音導從自天擁一人下
已而公生太傅異之公生而幼慧讀書如夙習太傅
不甚督公為志下惟有所綜輯結撰如太傅公旨
太傅益喜曰是真類我辛酉年十七舉鄉試戊辰舉
禮部進士尋改翰林院庶吉士庚午授編修尋充實
錄纂修官時太傅意有所不可輒上書乞骸骨公固

識大錄

請扶侍同還蜀中父子書錦世後為盛事壬申公復
如京師會 穆宗實錄成陞修撰旋以太夫人憂歸
丁丑以 世宗實錄成陞傳一級服闋以原官充日
講已卯以講帷叙勞再晉傳一級庚辰太傅公年七
十公上疏乞歸省 上念大傳為 先帝舊學而公
又以世臣在講席特 詔有司存問賜公銀幣乘傳
歸省公集里中蒼蒼如任太史謝王恭節公庭十餘
輩為高年會公從太傅身行酒炙必極歡乃罷太傅
雅愛嘉陵紫玉山構樓游焉公集唐詩詠江樓者命

童子歌以佐觴凡可娛太傅者無不允意承之發未

仍補日講甲申擢司經局洗馬乙酉主順天鄉試晉

侍講學士丙戌秋太傅訃主公表毀骨立 上仍賜

銀幣給驛所以贈卹太傅有加己丑 上召公仍為

日講官俄遷詹事府詹事掌翰林院事庚寅上疏請

立 東宮辛卯擢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壬辰主考

會試尋改吏部侍郎以原官教習庶吉士癸己以三

品滿考 上賜鈔銀羊酒廩一子入官監復同諸臣

固請 冊立雖未俞允而並封中止 皇儲出閣公

識大錄

亦與有力焉己丑疏請 上勤朝講接臣工不報是
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公少從
太傅習國家故實入詞林後更留意於學問史家系
無不折衷而討其至謂實錄實訓秘在金匱而會典
職掌又渙而不屬野史諸家更視而不與苟不及此
時修正史何以昭一代之盛乃上疏請做宋正史例
開局纂修 詔允行甲午春感疾乞歸 上慰留不
許是年秋 詔簡閣臣吏部已有兩推舉 上詔并
上前兩推姓名乃 命公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以

開泰機務則上固獨深知公也公感上拔擢首
上六事一曰接見大臣二曰採用人才三曰勸獎外
吏四曰清查邊餉五曰儲養將才六曰選擇邊吏大
意謂方今至尊端拱忠良沈滯吏治惰窳國儲匱
乏邊隅多警武備未脩失今不為更始後將何措以
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夷狄交侵則倦勤
之故請亟修朝講召對之典以振綱紀決壅蔽介摘
諸臣無終銅理宜令吏部次第列上可用者用之而
後以賞罰隨其後人情重內輕外今後行取宜及州

識大錄

守太守治行高者即入為列卿巡撫宜參用內外果
賢則久任之歲入有限邊餉日增宜簡主餉曹即重
其權使覈虛冒特帥國之爪牙平時宜令公卿大夫
各舉所知或舉外列立一途以收異才邊吏宜擇人
與地宜者檢柱全習熟邊事以需邊遠開府之用緣
緣幾萬言上嘉納允行乙未二月以西塞功進太
子少保已滿二品考晉太子太保賜券如優仍磨一
子入監讀書是冬言官同時被旨落籍者二十餘
人南北臺省幾空公與同輩密揭執者再露章執者

一丙申春公獨上疏曲為諸臣營救若謂諸臣建白
各有主者又或遠在留都或奉使外省平時往往抗
直不避禁而遂之是言亦罪不言亦罪天下且謂
陛下陰惡其言而名以不言斥之臣等亦何以自解
言極委婉意上或稍解竟寢不行然中外翕然奏
之未幾兩宮災公同諸大臣直叩內殿門懇覲得
面陳不獲已疏引咎自陳乞罷不許然因是多時事
之感矣公體素強又加意尊生戒飲甘澹乃自此日
減冬至有事南郊感寒疾漸成閏格竟卒年五十有

識大錄

二上聞榆茶賜賚如渥文諭皇長子故聞臣于
陞有諸幄勞特致優賜贈太保謚文憲公生平端凝
雅重外和內介被容接者如坐春風中砥礪操持凜
然不可奪和史局以至政府謝絕謁進門庭如水無
私交無私請尤嚴飭家幹短榻應門從無有鮮衣怒
馬出長安市者性澹素維生而富貴衣不御鮮華餅
不享美味一切濃艷嗜好泊然無涉惟好哀聚古今
墳典閉戶伏讀門分類折皆手自編輯為詩文冠冕
宏麗居然盛世之音願臣心願教不輕出筆著文樂

軒記以見志惜也盛年不待大業未終然在公身則
少生貴門長慶華遠晚入司通籍二十餘年典修
實錄者二總載史者下入侍日構者三分校禮閣者
一典主文衡者二上養之以為舟楫蓋海而海
內仰之如清鑪大呂漢之日無賢不肖皆嘆息其賢
始終完結毫無點玷可謂得全全昌者矣所著有萬
卷樓集若干卷藏于家

逸史劉氏曰 本朝公卿奕葉蟬聯者累累不絕而
父子大拜獨公一家公起家詞垣久侍講讀受知

識大錄

聖主宣麻時年未過艾人閣即條上天下大計卒未
及躋首揆皆典文端公同然太傅因同事抵牾見幾
冥鴻享巖居之樂者凡二十年公乃感年而失之此
則所以異也先時筆記中台占者曰中台主益州公
竟應之抑亦異矣

趙志昂

趙公諱志昂字汝邁別號澹陽浙之蘭溪人系出清
獻公桴之後公之將生也母夫人夢日華繞室及生
其如冠玉隻日炯炯絕異凡免自少遵父師訓即知
勸奮弱冠舉于鄉戊辰中春榜 英皇帝臨軒覲士
拔公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己巳與修 世廟實
錄幸未分校僅闌壬申 冊封吉藩癸酉預脩 穆
廟實錄陞侍讀 神宗即位倚信江陵江陵以父喪
奪伯諸疏勸首皆瞻漱 上怒廷杖寢戎而編脩吳

識太錄

趙志昂

公中行趙公用賢復繼之 旨未下公糾同志七人
以至情大分面詰江陵冀退矣趙之禍吳趙竟亦廷
批一切勅疏悉不甘史局公以疏掌堅請之使不得
秘江陵越書會星變察百僚遂由公廣東按察司副
使公持滿平起閱與召士荷保山水况味怡適而江
陵始猶未釋辛巳同察京察又照公公歸某室清獻
公祠傍自號六虛主人枕石漱流為林為計壬午江
陵遊南北臺省交薦公起解州同知陞南京太僕寺
丞尋擢周子監司素歷右諭德掌翰林院事改左諭

識大錄

德修玉牒再校便開陞南國子監祭酒歲餘轉少詹事掌詹事無何便陞南吏部侍郎又歲餘改吏部左侍郎辛卯九月上特旨簡用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公山陰王公同輔政山陰王公旋去太倉王公以省親歸公獨承機密未幾軍夏將更呼劉撫臣據城以叛魏總督學曾合諸鎮兵討之入無功上亟遣學曾公屬葉巡撫夢熊代入請賜監軍御史梅國楨尚方劍殊不用命者三軍爭奮遂擒二賊軍夏平上御門受俘周使召對公從容請款

學曾上特為未減於時倭夷又攻朝鮮朝鮮告急公決策遣將杜機旋克平壤而倭稍退太倉王公還朝會羣臣請冊立惠上下三王並封議公累疏極言其不可會王公亦上章已請之並封之議竟寢自是王公謝政歸而公為青輔助勦人倍速感兩宮三殿災公每題宸榻賦勸上修省至開林之使四出公現課甚懇其臺省部僚因事激觸至斥逐貶竄者公所以當故無不力上意特亦轉移即不用公言未嘗不知其忠愛也朝野之從自克平壤後方泰

識大錄

魄而細人沈惟敬者與倭通許其封貢以誤石本兵本兵恨甚公不能沮封貢卒不成而倭復彌朝鮮上大怒下本兵于獄憲始決戰廟算方有次第而衆口罪本兵者固與及公公杜門不出追我兵水陸破倭東事將平而公病劇兵乞歸彌懇上慰留彌篤軍數十上不聽伏枕三載竟卒贈太傅諡文懿遣行人護喪歸復遣治葬卹金臨歿猶草奏請冊立羅礦稅簡閣臣用言官四事

還史劉氏曰江陵氣橫一世公挺身折之至固抑不悔及公佐天子而詩豈公者亦時有公非惟不罪言者且并其姓名忘之其雅量何可及哉居鄉主朝一以誠懇謹厚始終不替而祿位崇極菑祥綿長子孫繩繩夫豈偶然也歟

朱屏

朱公瑞廣字少秋號金庭公將陞母陸夫人病羸始
徐慮甚方然禱起視兩炬橫豆如累各吐蓮瓣者七
公父泰州守公大喜公生而丰神秀挺六歲喪母哭
甚哀時未就外傳乃聞都講授此部姪義窮了大
指即私自結續諸名士爭指目以為奇有長者戒曰
此神物不可移入泰州公始匿而親授之經十七嘉
靖辛酉舉鄉試陸慶戊辰成進士由廣吉士授編修
典修世廟實錄甲戌陞修撰與修楊廟實錄丁

識大錄

朱屏

丑陞侍讀會試分校戊寅充日講經筵官 上方冲
齡酷嗜學每臨公開陳軌和顏受之一日開宮中娛
情花石因講宋史范石綱極言羣小驕奪民害甚大
不可 上退戒左右曰講官言可畏己卯以講讀考
青玉品服俸與辰典武閣士午典順天鄉試癸未二
月晉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事秋陞
禮部右侍郎即日講如故甲申轉左會有大峪寺官
役大索伯中人言 上命公往定制司禮密傳 上
秋陞 永陵制公陰令人又北廣校現日 永陵廣

八十一天外加方壻若干今必欲如制洩地靈不小

請並外方壻用八十一符 聖祖九九數且 昭陵

在望而制不爭恐非所安 上密使人會其地亡弄

竟得諸人謂公斯舉無論省金錢七帑所全 主德

亦甚大乙酉以講讀旁加俸一級丙戌改吏部左侍郎

即教習庶吉士考滿廢一子入監讀書丁亥加太子

賓客是年冬兼掌翰林院事戊子陞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冬入言閣臣曰方春時和計更在廷某職

當以建儲力請不得如九卿如臺省以次進政府從

識大錄

中力贊其必有濟說上會南都有請者訛言 上引

燭焚現象美應公再跪不報是日有 旨選中官二

千名公現言其害得減半諸宗室請封苦吏督撫公

盡為聖給有以 諭命難者公陰令人往司府檢得

諸軸者盡給之諸宗室銜德不置亡何繼夫人訃至

奔歸 賜祭葬加祭一壇家事畢改讀書處東武山

建道遙樓假卧其中十有三年 上念舊學以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道行人某往 召公再辭

不允至則備陳積稅為害至引曆古宋徽宗為戒

詞甚切 上優詔褒美沈元輔在告有以蜚語中沈
歸德于四明者大中丞溫三京疏言科員某道臣某
為聞請出此二人以正國體後四明去益力而大中
丞持前議力爭之 上以示公公疏云元輔一貫和
御史紀皆人臣一有軒輊今兩臣俱不安 上兩留
之遂下中丞所糾臺省疏屬閣道歸德入視事議曰
謫臺臣全總憲體足矣公贊然其議 上從之明年
楚事起四明與江夏郭宗伯見互非公為政不具
論亡何又有訛言事謂 上召拜公意托公名微示

識大錄

指抹累多人 上震怒甚遣中使慰勞公為伏地哭
失聲 上恻然未得偵校四出忽捕醫沈令譽得王
銓部士缺于此部王立夙與勞問書款以姦書事坐
令譽波及于王公擬姦書付法司而以于王下部院
上意不解促公擬 嚴育公事從姦書事改擬稍有
加而于王事無涉竟從前擬云公嘆曰大獄將與可
奈何乃移書四明言甚具四明始從科道廷鞫倫謀
傲生先事羅初令譽板執詞攬入少宗伯宗伯舟泊
楊村遣人入都市藥官校捕得以為偵宗伯義不自

係通楚人切化謁選上言事由荆門知州阮某聽科
臣某指使乃科臣意多行猜忌遂力攻宗伯而厚誣
歸德於是公論大不理于科臣然沸湯燎火機不自
息微公調劑縉紳流禍不知底止矣甲辰疏引年不
允會典成九月疏請釋逮繫革司理鉅等十餘人于
詔獄十月以考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蔭一
子中書舍人十一月工部據例請殿門工公謂此嘉
靖三載故牒及十年 兩宮成規今軍興早添貯在
若洗而所入礦稅原為大工督不得名一錢不此之

識大錄

諸獲獲任膝使 皇上無以示信天下非所以光
聖德乃容具揭進 上覽之大悅遂傳旨緩工復令
擬諭進公係陳礦稅原為大工信不可失乃下諭封
礦貯在稅課改有司徵以其半濟工蓋三日間 上
為公轉圜如此 詔下海內歡舞更生矣是以河
州加恩三疏辭特公家嗣推通政陪者 爵中丞公
疏辭不宜以予先父執 上嘉允朝論賢之乙巳大
計臺省觀察者皆留南察疏至公恐 旨中出不及
得具揭言不可狀乃 上已下南察疏傳諭臺省人

少宜留用公極言懷祖制遺煩疏臣死不效革
封原疏還上竟從公議不復留己又揭南察院事
改正南北一體且制也聽之去便上復從公請於
是諸臺省被察竟無敢留者辰韓始息晨有中使持
二疏至公愕語中使曰有元次輔在堂其語耶中使
曰非誤上命也開函乃疏刺溫中丞共一且併及
歸德時傳諭令中丞去公言大臣去國必乘之公論
斷自宸衷而使國體不失上竟不發後從南臺
論二科臣及中丞疏促令中丞致仕科臣養病云丙

識大錄

千春稅監梁永祖家咸陽令時際滿歲軍令朝薦咬
幼稅銀有旨違時際降朝薦一級公揭言永革詞
未可盡信且調停詔旨方新復違有司非好以一親
聽于是時際免違朝薦得不失官七月四明羅歸德
亦革官歸公驚異獨稱次輔亦忌請留次輔否且
併乞臣骸骨不報而公以一人獨理閣務九月請釋
官御史掌經舉御史以語東事忤旨禁諸室五年
至是始釋天下翕然歸公而御史亦謂公實生我云
丁未正月當大計楊少宰素奉旨計諸史等奉

命戶部尚書世卿代是日計事遂停公上言侍郎楊
某素奉前命即殿殿有不當上意奈何胥趙之獨
不為大計惜耶上急追還諭乃定是時公以人瘁
數稱病杜門固請簡用閣臣不報三月以甘肅捷加
恩不拜賜大紅牛牛行一襲四月復以病請時遣太
醫堂上診視再疏請簡閣僚代世卿老臣上則然
勅念從廷推拜東阿福清晉江入內閣起太倉子家
通廷推之前上嘗有恭然正思故卜得人之旨公
心慮曾從中出現請付廷推廷推者五人而晉江為

識大錄

衆論不決少宰具以聞晉江得旨遂復言而漸汲汲
公有衣鉢之疑笑久即病以晉江福清新入閣勉為
同事先已定還館之條著為令及是止照屬用兵議
所全活生靈無量公自是病益深以一品滿進少保
兼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會公所請
選用臺省疏下諸臺省多發四明楚事及臺路德保
謂時三四言事者去國公似有意督過之為四明修
却言益紛紜大半謂公一去足以明志公實為甚嘆
顧天自白而已亡何病卒先是歎老數時政叩閣而

請及病危乃指而當尸陳 上優詔報可公及彌留
疾日問曰 上意若何頷而謝者亦公入官數十餘
年所入俸多以周諸孤子蕭如寒素天下所不懷忘
于公者有謂遺佚在野未覩連茹有謂天聽日遠未
見轉圓有謂四明舊轍跡涉回互嗟乎為相難以紹
與建寧波則又難公曰茶史食茶者以苦語人不知
惟食者知之問以苦何如竟不能吐一語大抵舟中
汎風濤拍天從旁觀者觀一筆蕩漾波濤中匪有寧
春帆登岸師不若難機不知倘異人而任即死耳三

識大錄

老亦為咄咄言公云地本危地機又危機危公時與勢
之艱者十不得一奈何不天天自白哉卒年七十四
計閱贈太保謚文懿達官履慨董罪事子五長秋循
石通政次敬授封中書舍人次敬德次敬衡次敬徽
公好著有經選日錄章奏疏奏疏堂集行于世
連史劉氏曰公與四明歸隱同時入直通 神皇帝
恭默靜攝堂陰不交上下情隔法令以寬人皆樂易
然一有疑犯官官輒操議論衡政府往往不得安其
位二沈既歸公乃獨當是非之會潛調默挽擇言柏

息雖上之神明固有持養實公至誠無我有以忠感
之也

識大錄

沈鯉

沈公諱鯉字仲化別號潛齋人號龍江歸德人公生有異質兩乳傍生二小乳兒時見虫蟻亦不忍戕有遺錢于道者晚而不取後躬行已跬步不苟十九領鄉書為嘉靖己酉至乙丑乃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侍 神宗于東宮為講讀官每有敷陳多明白懇切 上輒改容傾聽以 登極恩晉編修隨晉左贊善于告歸連丁內外艱 上數問沈講官何不來左右以艱對又問何時除服曰秋仲 上命先補

識大錄

沈鯉

講官侯除服奉職比公到權侍講學士字院事改侍讀加四品服踰年權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與太宰海豐楊公甚相得楊公知公素不通絕道從容語公吾柄銓于交際辭受不得不嚴公毋過執也公曰少宰百僚之望也詎可苟乎海內賢才有知者必極力推轂而未嘗私薦一人隨轉禮部尚書公素講禮學惓惓以維風化正綱常為己任始受事即言文體險怪關士子心術為選弘正以前制義推醇者刊布學宮名曰舉業正式條上學政八事皆見施行又舉

民風侈靡所宜禁革者數十款自冠婚喪祭宮室衣服及竿牘往來微項之事各摺 國朝盛典著為定

則頒之天下 皇貴妃鄭氏進封公言宜並進 恭妃許氏 恭妃者元子生母也 上報待元子冊立行公又懇請冊立併省宮禮諸臣姜應麟沈璟等上謂建儲已有定序肅公庇救小臣歸過于是歲大早 上步禱 郊壇欲分遣大臣禱名山大川公言民已困矣而益以承傳之使是重困也不知 上肅三日以告文廷授太常之屬致之便 上從之又

識大錄

用公言令諸部寺屬不急之征及額外經費以數萬計 詔各藩方省刑薄賦多方賑濟蠲免諸賦毋事虛文已諸後建文年號修 景皇帝實錄定恤歡舊祀移 太廟儲享親王及功臣于西廡進 世廟諸妃塋金山者配食 永陵議陵祀宜各專官毋兼攝改諸王諸妃墳所祝文稱謂之未妥者 不報宗藩名封向分屬中貴為與主每有陳乞必用重賄公詰諸名封皆全撫按具題已得詰者刊為書冊傳中外所司一覽洞然無後需索留難之弊人皆稱便而

中貴以為絕其賄聚詳于內閣事遂寢令甲親王以
唐文入繼者其餘子只受本等封爵泰藩故支子也
而為其弟乞封郡王大璫與閣臣皆為居間新安許
公與公同年松語公元老借璫力以定大峪山章為
委曲公終不聽他如唐昔諸藩有違例陳乞者
皆一一執爭上責公執拗公守之自如仍以宗藩安
例進曰臣所執例也非拘也自是璫革愈嫌公屢以
微事傳旨詰責或奪俸甚至奏朝遞掖門不聽公入
駕至南郊朝齊宮罷後傳呼禮官公趨候宮門至

戴大錄

潘下寂然以此困公公自是有去志矣 皇貴妃父
鄭承憲為其父請卹援 中宮父永年伯例公疏駁
乞 上于墳價五千兩公復言其太溢璫聖夫人金
氏其夫官至都督同知沒而欲以任繫公事之遂寢
餘姚新會餘干三先生從祀議起公持論獨與餘干
大有所拂忤真人張國祥上言 肅皇帝功德隆盛
享國長久以信任方士邵元節等贊玄祝禧故勸
上以純祖武公勅國祥誣導諛宜正刑章 上寔
不問 壽宮之役 上意屬大峪山輔臣成之議者

多有異同三御史遂露章言其地非吉且多石 上
頗心動命禮工二部往勘欽天監正張邦垣取五色
土囊進之公言大峪山營卜已定不宜更移而不言
無石與五色土輔臣以屬公公曰禮臣持大體耳何
知堪輿輔臣頗疑公持兩端而當公之往壽宮與大
璫餘俱諸在行者皆往謁公獨否比相見公詢璫建
儲事璫對以不聞給事某遂揚言公與璫有密謀為
大拜地旦夕且宣麻又言公不請潞王之國為溺職
而都給事某且以危言撼公公遂決計歸六疏始得

戴大錄

請既歸附里居十四年乃與山陰朱公同被命入輔
政陞見後即具言以聽言國治又極言礦稅之害上
報聞又與朱公約閣臣以薦賢為第一義宜各舉所
知毋避親故且相戒毋洩朱公唯唯而會有露所薦
姓名者公懼焚其草第請下九卿臺諫公舉而已嘗
以長至節詣 宮門稱賀 上使大璫往宴公諱及
開礦事公言洩山川靈氣傷 陵脈關係 聖躬與
聖子神孫不細時 上已使小璫偵輔臣何言已又
問短短以實對 上頷之其後卒罷璫而稅璫尚縱

橫所任肆虐溷入不勝忿怒增攝按院聞 上怒待
其章不下公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人具列墮罪狀
上為震威得無株及秦瑞永許奏成陽長安二公
上欲遣官校遠治公為爭而止遂瑞淮以進方物為
名欲率其終甲至國門人情震恐公中夜單衣密聞
上人驚責淮毋得妄動中外乃安公念時事艱難天
聽未盡固不積誠無以報 主乃列謹天戒恤民窮
等十事書之于牌每入閣則率兩房官侍傍額天啟
聖聰或慶公為咀呪 上大怒立命取中取覺之日

識大錄

此非咀呪語已覺者曰其咀呪但不出聲耳 上然
不應而先是有楚藩之事楚宗人許王非其種宗伯
江夏郭公請行勤公主其說而四明沈公意異下廷
臣議促此相紛拏久之始從中下宗伯章以王為真
竊勿勸未幾而楚宗以憤擊微趙中丞直指以叛告
事平款告 廟宣捷公語四明公曾子有言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猶為凡民言耳今宗室駢首就
戮 二祖在天之靈得無悽然而奈何張之無已則
下權曹議寢其功罪而以文武有勞者行所司贊勸

則體面不失而人心服矣人咸以為允其後復有妖
書之事大索長安中不寒而栗錢給事言其書出于
郭公併及公又言郭公臣公所縱騎卒日夜環
公第伺察縉紳皆引避不敢及公門逮繫郭公婢僕
拷掠無所得又指訛公同鄉周錦永嘉慶家屬極其
慘酷公危甚賴 天子聖明素知公得奸人滋生光
抵法公與郭公皆無恙而公亦自此得請歸矣出都
日猶有說公衣紅袍馳騎聞邊者賴大瑞矩為解乃
已家居環堵蕭然半畝之宅壘石種花即廣廈名園

識大錄

不啻也與其弟某公相交受皓首秋娛鴈詠共適足
為天倫至樂絕口不譚世事不以尺書入都門年八
十 上遣使奉璽書存公亡何而公沒矣時為曆乙
卯年六月得年八十有五訃聞于祭如蓬贈太保公
為孝廉即以簡素自將恥事干謁其成進士出高文
襄公門文襄以輔臣攝銓權勢薰灼公自旅揚外無
私親文襄責公避嫌公曰避嫌賢者事也又為所規
諷文襄不能用後江陵逐文襄所株連甚衆獨不及
公且稱公為君子在講筵屬江陵寢疾百官奔走祈

禱殆至空署公獨不往相知者怵以利害公不為動
佐銓日元輔與太宰俱被言諸上章留元輔者甚多
公既起太宰視事無一語及元輔人或以諷公公不
顧也其踴躍撥地率如此而待中官尤峻絕大璫馮
保張張張鄴相繼長司禮皆張甚或共事講筵或有
事春曹公自一揖外未嘗交片言亦未嘗輕投片刺
即故食長蘆監後改河東甚為忠苦賴公力得復其
舊有書院洗于河公求其遺址築之扁曰敦倫與諸
生講學習禮其中此皆其大者至于讓已卜之墳却

識大錄

鄰人之舍拒武弁之納女役郵傳之小擾忍狂生之
詬及以德報典輸粟賑荒之類不可殫述云
逸史劉氏曰公廉介有守真誠慤慤內不敢欺已外
不肯欺人而恭謹篤實遇事必審是非所在而執持
之未嘗一步苟從故不容於僚案幾為妖書所中非
賴聖天子神明知公端潔無他殆矣葉福清謂其
淳朴類司馬君實無一事不可以告人知言哉然直
道終難獨立卒慘佞以去勿克究其樹立洵可惜也

于慎行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父玘為平涼同知以廉節記
名官鄉賢母劉淑人夢菴摩羅果綴實甚巨遂生慎
行生十一歲而淑人蚤世條淑人言行著於篇讀者
悲咽嘉靖辛酉舉省試第六登而赴鹿鳴諸大夫即
席欲為冠辭以未奉父命隆慶戊辰登第遂吉士庚
午授編修纂脩肅穆兩朝實錄甲戌同考禮闈晉
修撰充日講官上勤政勵學日御經帷慎行主講
唐史每至成敗得失之際反復論說上輒悚聽講

識大錄

羅或分命題咏慎行不善臨池詩成則憤人書之具
必贊對曰士大夫書責難陳善字賜之丙子進侍講明
年江陵奪情同官蘭谿新建革七人共為疏力言不
可時昆陵吳始蘇楚以爭奪情杖闕下疏入而桂林
呂公中止勿奏江陵以構臣未敢顯斥伴以他事致
喪次謂曰子吾所厚亦從人為此耶則正色曰以公
厚我故為此相報江陵艱然再踰年己卯遂引疾歸
四年詔入日講如故久之進左翰林時江陵已謝
世言者振暴其罪上命司寇丘公同內璫往籍其

家江陵柄國既失士大夫心至是咸推波助瀾甚之
為快慎行獨貽書丘公言江陵嘗有勞是非功過當
為別白即間有受取亦可指數較分宜馮增為分不
及必欲捕空捉虛廣為搜括恐株連全楚皆受其累
且江陵母老在諸孤少不更事履巢之下顛沛可
傷宜謀之有司請於明主乞以聚廬之居立錫之
地合古人惟蓋之意纔千餘言極其切至丘卒從
之乙酉典試南畿晉侍講學士丙戌晉禮部右侍郎
已丑改吏部掌詹事府即擢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請

職大錄

冊立郊廟諸大典禮而冊立最懸章十餘上時上
意已默定不欲人言屢旨責慎行慎行之愈堅至
自劾乞罷九疏乃報允賜金幣給驛以歸久之上
復思慎行以舊官掌事府使構春秋疏辭不報至丁
未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
時以宿疾發微有所苦就道則趑趄不欲行乃勉力
抵陞見以怯索拜起舒緩自疏請罪上溫旨慰令
視事慎行勸舍人勿解裝為婦計自是卧病革遂疏
陳上必親去臣捕言官起廢棄為諸已伏枕長嘆曰

吾終不能報國矣更數日遂卒得年六十有三公自
見時已儼然大人器度高文襄與父平涼公有通家
誼卒不一往見御史劉臺上疏報違人以江陵故率
避匿公獨往視當江陵柄政士大夫稱功德者十人
而九公絕不相附及死而披禍所為引大體調護營
救者惟公其所與丘司寇書天下傳而誦之所著有
穀城山館集春曹奏議讀史漫抄經筵講章兗州志
筆塵史稿等書郡邑併祀學宮兩臺便後下檄有專
祀

職大錄

遺史劉氏曰甚哉公之忠厚公正足以為政有餘也
當江陵柄國士競趨附恐後公獨介然不阿及其死
也攻之者如沸爭以此直聲公乃詞獲營秋悞傷朝
廷報功大體便是非雖然即犯諱觸忌而不顧真仁
人君子矣以斯平政事功豈有量哉奈何庸庸拜命
授以病亡也噫

李廷機

李公廷機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初稟氣薄就塾後
猶夜帶露燈暗露蠅父老謂非書托父母亦憂之然
沉靜寡言永日不思睡 穆宗皇帝庚午舉順天鄉
試第一癸未會試授第一 殿試第二授翰林院編
修丙戌遷侍節趙藩丁亥遷朝授小內侍書戊子
編纂六曹章奏己丑分考禮閣得陶望齡等二十二
人管理 詔勅壬辰九月秋滿陞侍讀改右春坊右
中允兼修換管理清黃癸己陞司柱局洗馬仍兼修

識大錄

李廷機

授掌局事甲午 皇長子出閣充侍班官改右諭德
掌坊事秋典應天鄉試還充正史纂修官時 豫教
方勤秉燭構讀每四鼓呼長安門入寒暑風雨不輟
乙未陞左庶子兼侍讀掌坊事終廷充講官秋典武
試丙申陞祭酒教士一以整齊嚴肅為主而以膳餼
之餘葺文廟垣屋修補供具祭器葺官號房射圃而
又於園中隙地植槐柳桃李梅杏教百株丁酉陞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六月陞南京吏部
右侍郎署部事主京察攝戶工部盡葺闕京儲行立

水光八規刊琅解單以杜橫索葺外羅城一百三十

里歲歲省水衡萬餘金葺 孝陵園垣五十里葺皇

城直房公署廟祠牌坊橋梁飯堂皆取諸節縮苛美

度豈無用之贊未嘗動帑一絲三年給由改禮部左

侍郎兼侍讀學士四疏辭不允有旨敦趣癸卯七月

入京署部事是時歸德四明兩相公不協會楚事四

明又與江夏左江夏許四明遂成和至江夏引疾去

守旨揚村妖書起言官因惜以傾歸德至連江夏會

訊獨以身翼覆之時暇生光佐驗甚明已承伏衆猶

識大錄

李廷機

不決曰此事不決縉紳荼毒英子會稿職名下且署
情真二字衆暑情真者十之九稿進于 上獄乃決
甲辰知貢舉充日講官署部甲辰朝覲 上禁中
語左右曰此時京官正忙惟趙世卿李廷機此兩人
閑不與外吏接也丙午得 旨褒以忠慎恭勤又劄
諭內閣有 朕知其清謹之語丁未 上特 命以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謝恩疏言人臣惟
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無不
為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將往來不知有毀

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對主
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人教之進言速
言急收拾人心曰天下事平平做去天下路便一行
去要急却緩要好却不好要明白却不明明白美必婦
君入告之語秘不外洩雅養清淨畫一之理欲者儀
論明職掌毋相軼越守令甲申動論官曰勤事論人
曰躬行論大臣曰擔當論相道曰廓然大公物采順
應曰行所無事論用人曰中材最多惟恕以用之至
論違事則曰不可為問其故曰苞苴可絕庫請託可

藏大錄

杜庫由冷之道無變今之俗而欲將勇兵強餉足不
可得也既入閣四方書揭俱于長安門外投領無有
至其私門者在事九月主張四川撤兵全活黔蜀生
靈省餽運處撫安疆臣兄弟不至為播州之續謂北
地管田可聽民自營官勿預山東故有海道通運可
轉粟給軍南京鑄錢利厚可廣鑄北輪濟工折俸商
人苦累可直正德初年牌甲法編銀備後間以折色
濟之會有煩言遂決意乞身自戊申四月後屢疏屢
慰不出再達鴻臚寺卿宣諭不出 命同官諭不出

聖節不出閣事不聞邸報不聞言者諸湯不辯己酉
冬移之真武廟居焉人曰藥英曰席素七或荒涼曰
固安之或曰子未可以去乎必去以待 命去耳殿
中讀成春秋日講考永樂造隆慶實錄所載閣臣為
皇明閣史纂國朝名臣言行錄編宋賢事彙刑道璫
性理書著四書臆說家禮家訓仕績如于卷壬子二
月返故邸 上遣中使諭少侯過萬壽聖節疏請解
朝 上猶不欲去旬日之內遣中使諭留者三逆鴻
臚卿者二又漢句乃辭 朝上乃允如太子太保予

藏大錄

銀幣馳得選官獲行恩數候渥而尚責中璫不遂留
怪其急去猶若不釋然者人以為殊常之眷殆二十
年來所未有云平居言論動稱古人在詞林惟禮節
事體咨前輩至行己居官則曰擇善而從可也秀才
時館於何憲副小洛公家見公自道居官朝奉之勤
心機之故仕宦三十年不敢以憚勞安養失禮急事
嘗言無故不朝恭公座律當笞君子懷刑烏可犯焉
攝南工時有婦紳過謂公翰林官頗肯親俗事乎曰
有俗人無俗事天下國事何言俗也居恒喜誦羔羊

之持而玩其序所謂節儉正直者以為正直必出於節儉每語家必曰士大夫恥言治生然不可不治生夫治生非委瑣醜態怪吝有封殖之謂不過節用耳翰苑坦途第覺官之美而還之驟未嘗以一差一缺囁嚅當道之前不能諛人亦不能毀人事可告人私書可示人或言人過失曰未必然或告以某人怪子曰渠與余善不怪平生操無心之道以遊於世入亦多亮之者嘗言士大夫壯而行老而休乘流則遊遇坎則止天云時非漢軍才謝孔明何必死而後已哉

識大錄

故出處之際不謀於人隨時據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平日競工於所授拔揭未嘗經日曰則有司存交際辭受一介必嚴有問者應曰上不敢負聖主之知下不欲改平生之節歸之明日即飭先墳治首丘築第江舊廬營菴亭童子時讀書處也又修朱文公祠及王撫溪真西山與衛民祠於人無爭於官府無求事省心閒眠食外無別念常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寧衣喫飯眠晚起便是道便是仙佛哀人窮急于期見義急于舉有義舉則急于助未嘗以無自解

也以疾卒

遼史劉氏曰公廉慎自持台鼎不異寒素正氣屹立不事私恩小惠公義所在雖至親不少假清聲四溢即神皇帝且知其清謹而有不與外吏相接之語親簡入閣蓋將以公之潔矯天下之婪也乃竟不為言路所侵無所建樹而去亦大負其所學矣

識大錄

葉向高

公諱向高字進卿號臺山姓葉氏福州福清人父朝
崇養利州知州福清最遠海公生時閩中正雅倭患
母林太夫人逃倭而生公於敗垣之廁時與養利公
相失也生越日養利公始至又越日復逃又越數日
後他走如此者以三歲倭難平養利公始携家還鄉
公六歲就學讀書不再過七十四就縣試邑令南陵
許公夢熊大奇之此時年十六未嫁南陵為適求婚
得俞氏女公貧不能具聘南陵為治聘幣削婚價復

識大錄

葉向高

擢送至俞氏家而酒公於公堂邑人皆來觀焉二十
一舉福建鄉試是為萬曆己卯癸未舉南宮廷試二
甲選庶吉士解舖授翰林編修丁父憂服闋赴京補
官尋奉太夫人諱服闋補官得南京國子司業其秋
改右春坊左中允丁酉副典南畿試明年陞左春坊
左庶子兼侍讀掌坊事充皇長子侍班官主講解對
句及寫做字義公言語簡明皇長子殊喜公長髯子
思風未拂拂動皇長子私告中貴曰此飛鵲先生也
已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尋轉南京吏部侍郎居三年

考滿當北上意不欲行遂歸里上疏請告至再不允

其秋北上中途聞有大宗伯之命尋以庶母喪去
不許最後奉旨慰留庶母者林姓酷愛公當逃賊與
太夫人互避公云丁未上以四明婦德婦再選相陞
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被召者為東阿于公
慎行及李公廷機公名列李公上而李公固與養利
公恩遠同年也公具疏前李公上嘉公讓許之時為
首相者山陰朱公慶亡何朱公逝李公竟避言去公
竟獨相此時神廟宮居久萬幾遲久不時應諸大典

識大錄

率阻閣中外有釜鬻之憂其大者則福王上愛子既
受封久不之國皇太子日在危疑間且出閣講學久
輟至於大僚空虛考選沉滯謫籍永錮宣索過多違
餉新發礦稅不罷事有一二年不得旨者間有傳諭
云多沮撓難行公乃極言時事之艱且曰杜時朝廷
有奏輒報聞中疏揭甚稀今外廷章奏十九留中不
得已轉望閣臣乃至有一事而數十揭者愈責愈輕
愈煩愈厭于是閣中疏揭無異外廷章奏矣臣屢哀
懇竟不能感動伏惟立賜罷日以正臣誤國之罪又

言各省為洪水滄浸至今未退數百萬生靈轉徙流離未有還定之日征榷之令未除土木之工未艾織造之田未舒苟非大沛皇仁終難盡起涸轍六曹九卿朝廷所倚以綱維庶務年來寥落晨星近又累牘稱病求去其應聽與否似當運賜處分使其進退分明至於卿寺科部諸臣亦復如是政體朝綱大是肩越太倉者軍國所恃以立今老庫懸罄各處轉輸朝不謀夕至于郡縣馬僕向微俱空而日者蕭領報警羽檄紛紜撫臣請餉計臣告窮披此傍徨莫知所措

識大錄

言官條陳事關兵食聚不見報凡有心知莫不懼懼以我皇上聰明神聖其能晏然伏惟察臣孤苦之情深惟宗社之計若泄泄悠付之罔聞臣惟有壽結愁思無聊以死以七尺之軀還之皇上償此一官而已上為感動蠲江南租省稅銀賑濟而考選之命亦下是為三十六年明平公上言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藩籬彌開始而臭味離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闕又繼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遂使盡言無諱之朝及

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失計也朝廷者臣下紀綱威命所自出也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益廷之謠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月令因二人而開軒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決斷不決斷聚之使爭養之使鬩奏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政宜盡發諸臣之疏勅下部院評其是非曲直以聽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譽為君子無益也天

識大錄

下後世以為君子則真君子矣見諛為小人未傷也天下後世以為小人則真小人矣惟望諸臣和衷以事上皇上止明斷以肅下則議論分明人心震肅矣其憂公病告為吏部請下推補并請補間臣上達御前牌子朝用未開病有賜物且命稍愈即出是月以萬壽節過復入在復既永去再既懇言時政又揭請疎卹災傷釋放以廣稅繫詔獄者先是諸王婚禮所費不過數萬上第路王亦僅八萬惟福王以愛故戶工二部各費二十萬至是瑞王且婚徵引福為例工

抑不敢爭請借於太僕公言同寺馬價借用已多乞
仍視潞府 上留中半月然竟從公請公以墨御史
言求去堅辭崇擬 上達文書官用傳諭公不得已
崇擬如舊而仍求去 上復慰留尋以 聖母壽節
屢長屆期連鴻臚寺傳諭不得因小臣諧言杜門堅
請公疏謝復辭 上復強公稱公 清忠謹守正無
私其即入閣贊襄 上是時病目 聖母遣人問故
上對閣臣難我彼所惱耳 聖母諭上勿須問臣故
一人須好話慰留之故溫綸連下及 聖母壽公以

藏大錄

其日抵領宮門 上命司禮大端再三傳諭入閣公
尚不敢奉命而當郊上達公分款不得辭乃強出其
奈何傳擬 廢旨催進戶部金花買辦銀兩公言金
銀正供也當如數進若買辦銀原無路派乃近年派
幾名色戶部都移供命計已入六百餘萬太倉所積
幾何尚能堪此擬將原疏封還留中後復屢諭再擬
皆操力言乃罷自是戶部歲省二十萬金庚戌閏三
月後極言時勢其畧曰大臣者陛下股肱也今戶部
只一尚書而外因多口內因病廢伏枕哀號無復展

布之望刑部自舊八月至今印封貯庫項雖點用侍
即速未即至而署印之官又屢請不報兵部戎政原
各專官今只尚書李化龍竭蹶支吾左右侍郎亦久
不補兵刑殿穀國家精神命脉所係今或空署無人
或有人而不得其用或得用而力不能養經年累歲
玩忽因循事務廢闕不知其幾臣竊論今天下必危
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災秋盜賊物旺牛
妖尚不與焉承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絕二也士大夫
好勝喜事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虞四也風聲

藏大錄

氣習自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此非奮然振作簡用
老成深慮之士布列朝端臣恐宗社之憂有不可勝
言者矣其時不雨自仲春至于孟夏矣公上密揭京
畿山東山西河南四川百姓饑死無數樹皮草根剝
盡骨肉相食慘不忍言官司拯救無計惟有坐視其
死坐待其亂而已人情嗷嗷皆怨權稅之害若一夫
作難必相響應今所在災傷賑濟甚難惟有玉罷此
項可以收拾人心此事為今日第一義而不敢露章
請故力疾手書密封上聞不報又力請不報又復力

請言當此旱災為虐之時臣乃以奉職無狀杜門待罪甚懷跼蹐每日晨昏必扶杖叩拜少助我皇上為民相濟之誠其不敢匍匐入直者實以人言紛紛日相罪責臣若強出則攻者復至毫無益于國家而及取辱招尤上累君父昨接九卿諸臣揭帖其為災民請命至切至苦字字欲涕諸臣移書責臣不為力請臣伏就殘生叩闕無路惟有魂死臣恐人情當窮迫之後何事不可為一旦相聚為亂此時乃下蠲賑之令入亦不感即欲用兵剿除亦無人用命即有金

識大錄

如山誰與共守為今之計必發帑金數十萬分道賑濟庶幾少救其所以必用帑金者蓋欲愚出自上萬姓感悅不然天下之財孰非皇上之財臣等何為苦陳實必欲割所甚愛以自取違忤之罪哉上覽奏于是出帑金五萬行賑發米數十萬石揀畿輔民聖母亦賑金十萬宮中各出費利資佐之時蜀閩亦以水旱告公請并留二季稅銀賑二省皆先行上優諭兩京內外并各衙門及諸陵墳各門廐等處並頒資俸而諸太僕亦捐俸體上意未幾得雨人情

大安公始入直其冬考三年滿加太子太保文淵閣次學士尚書如故廢一子中書舍人三十九年當考察京官故事當稽訪是時八宰為富平孫公不德其時謂中有淮上黨東林黨顧李黨王元翰之黨有給事中某者欲列此四款于訪單公散註款八宰蓋之以告公公謂無故事且黨之一字乃一網打盡街誰能甘受八宰不聽止何復有傳御史鄭某所遺同官劉某書于八宰中言欲邀公必先邀八宰與侍郎王公國八宰出其書示少宰蕭公雲承蕭以告劉劉致

識大錄

與學選御史五人者不合遂謂此書五御史所捏造察章言中朝大給蕭公便欲公向八宰索此書公曰我正欲入遞去何問也且告八宰書真偽不可知願公勿談八宰唯唯云何有金御史疏勸王侍郎八宰大怒前書真我疏言金御史要挾為免察計公力止不傳而金御史疏辯誤犯上譴者再上怒立欲重處公極力婉解乃已刑部奏主事復疏駁察典與八宰現辦且封遞訪單上發擬重處奏公謂沈沈察典與自聲明例當下卻該訪單可勿究究則事多仍擬運

上元之然秦現上諸議異者紛然之即士大夫虛
心者亦未明本末相與為助至謂當改察公謂察典
大典也國家運行二百餘年其孰敢更者就中一
二人去留輕重少有不平亦從來如此豈可因一二
人壞一代舊章且今後奈何以司察事上素信向太
宰不為動然而察院久廢公屢請亦不報朝中議論
愈多居一月太宰欲徑去上乃允從而慰留太宰
甚至時北察院已發南察院尚留中公屢請乃得而
南臺省劾北察又呈上又欲重處之公言免兵望

藏大錄

母休群爭擬亦責歸終歸不完 上諭司禮相如聞
擬仍令文書官言公以委曲寬宥有意且問更有何言
分附奏感謝而已是時京師海兩連司公私虛舍昨
填無數市水如河公現請修省賑濟復以患病乞罷
是時 上人獲考選既化章奏一切停閣公屢請補
閣臣殊不見聽再跪乞罷 上慰留公復再乞罷
上復再留公復以情極勢窮懇求罷斥 上特遣鴻
臚寺官宣諭卿宜勉遵毋負朕意政務俟朕簡發公
現附 上諭公亟出公念 聖節在道不得已復出

其秋 皇貴妃王氏薨貴妃誕育 光宗皇帝者也
上一章有身其後絕不得見薨三日始傳公其獨恭
懃復為請擇地安葬竟得享其長儀明年二月公新
奉慶言事不報遂杜門決去連跪乞罷皆不報宣大
巡督徐公宗濬以虜封未就疏論禦虜机宜先是虜
王俺答犯其子亦死嫡孫十石克應襲封而虜有三
娘子者俺答外孫也俺答納之娶甚三娘子號机智
冒兵部落皆畏之甚委心中國朝廷封為忠順夫人
俺答死子孫襲封者皆先偶忠順然後得襲業三世

藏大錄

至是忠順年六十石克應年少不欲與忠順偕
而如玉路素蒙皆禁熱心忌卜石克亦阻卜石克之
偶忠順也以是結人不諧廷議恐塞下有變欲急之
公曰塞下安危全在休虜封成否且虜所以要我以
我欲封封愈急即虜愈快我不如示以不急以待其
自請復請而角立勢不能久其合而求款于我國我
之利也未幾忠順竟嫁卜石克忠順死諸酋求請
封事於此時公連跪乞罷都兩月現路甚懇 上
疑公要挾難其答久不報其六月再上現 上又稱

識大錄

公公清直亮溫言慰留遣鴻臚寺官宣諭而公意決
去其時 聖駕紀終引公惟命命夫人往送復因陳
謝恩辭而八月 聖節且至上遣鴻臚寺官宣諭尋遣
司禮太監口傳公不得已出賀 聖節復密揭懸榜
下考選命上為公茂擬而復留中蓋 上謂言路諸
臣廷應任性所為故甚厭而故甚難之公復乞
罷再密揭考選不下必挂冠徑去 上復遣文書官
登慰留人使口傳聖諭公既謝再以請 上乃下考
選既送公私第考選屬吏部事當發吏科而送

公私第明為公也 上又令司禮監傳諭再留二三
日德襄過才發公曰此當即發可更遲疑中官曰若
爾我當罪其違持者公保言曰政體則然故違 聖
諭中官便即就與公再三叮咛毋違發公念景長如
此聖意尚猶豫萬一取入永無下時時亦夜暮兩門
卒皆散乃遣養顏持詣吏科為其傳播考選諸君東
夜抵居是附次 上果命取疏司禮云已送謝矣
上怒責收領司禮名下附閣然不答公也考選不
公既謝上勸諸公幸心和氣勿植黨徇私從此事廢

識大錄

負任便一時皆以高是而末幾人聞又紛然攻擊矣
有給事中二人遂論及公 上震怒欲罪之公不以
乞歸情切懇備閣臣 上又以 聖母壽節且至遣
文書官用命公入賀併令公傳示駐蹕各官各出行
慶賀禮公不得已復入直至九月至十一月僅補閣
臣既凡十八上 上竟不聽公別出惡罪泰聽處分
一疏上復褒美慰留令候旨四十一一年元旦至宮門
叩賀連日再請補閣臣復求去復拘預攝王之國皆
不報是歲當大比天下士故事閣臣主之而閣中惟

公一人公能用詞臣四人為止制 上特命公率奏
即送閣中果擬公閣命再辭遂與屠官親齋往為文
書官言萬分當辭狀 上不許此時天下諸士子所
惑上遣試期盡望公入而善公者謂詞而不答則泰
何公乃入公入閣有事加密必躬必親而謬悠悵延
之大藥獲不錄天下以為陸敬與歐陽永叔復出先
是福王之國上久定在今春至是兵部以請上復諭
養勝曰土木完我報未刻今已春暮其行之明奉公
封還不報其擬力言曰土木難完王行必難後又密揭

再三苦請上意稍動亡何有王曰乾事曰乾者武弁也與京師無賴人孔拳等相訟於刑部訟未終突入皇城放炮進本刑部坐禁城放炮事論死曰乾急遂許奏孔拳等受 皇貴妃旨呪呪 聖母 皇上 戴福王謀害東宮御史應璫御史崇德受學金錢為庇護從獄中具疏向通政司投遞通政司不致奏待疏入陳六持刀欲自刎以脅之通政司惶懼通商諸公無所出果通政持疏詣公公曰毋動遣人告大瑞之掌東廠者令偵邏上聞即亦不可限皇動上怒雷

識大錄

惟唯國具揭密言 貴妃賢明福王賢孝臣萬萬保無他奸人所為當靜處之一為所動即中外紛擾其禍將大反奸不過拚一性命乃國家所操多矣 上初覽曰乾疏震怒指案叫呼左右辟易良久沉吟曰有此大事如何閣中初無一言左右乃以公揭進上聞公有揭即稍寬寬畢天顏益和手城原疏並無一語言中皆大幸次日復問司禮監當批發否公票先告司禮監必不可發發則上驚聖母下怖東宮即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且為一其中有影嚮疑似

則奈何惟留中勿宣布其奸使侯劉現批治之要以國法國體兩盡無傷而又速定之國言期以息羣咏公可謂善全人父子兄弟之間矣而先是公有密揭乃言福王必當之國而引嘉靖時景王留邸致皇考危疑為成至是後遣大書官文元傳諭王所請養贍田土并錢糧等項乃 祖宗成例非今始創味卿昨揭言及景王朕恩 皇祖時 皇考與景王此有王今名分已定 皇太子又有皇孫何猜疑之有况親王之國 祖制在春今已逾期昨明諭卿何乃大小

識大錄

臣工不能靜候卿又言及續說天此一舉也為王嚴也非為福王卿宜即出安心贊襄公疏謝 聖恩綱查臣當勉出臣小人也過計私慮故前揭有景王留邸之說 皇上為臣部折以諸皇孫為言思深慮遠臣復何辭唯是 皇考當時惟名分未正然攝讀不難情意常通今東宮繼攝業已八年不奉 天顏闕亦久矣而福王時節入宮每月兩次皆人所知現疎懸殊已生猜付又以遠延留滯之國無期悠悠之口實難家喻小則恭疏私譚大則故言愚謬憂之不已

將 皇王父子兄弟間有難處之事此廷臣所以昔
口為諱不能言已今 聖諭已明人情自慰更須急
令該部擇定明春吉期明示天下至于莊田一事外
間議論方謂王係此板難題目以緩之國臣以死明
王乃請求不已人言愈增軍獨非 皇上所以愛主
即亦非王所以自愛 上心優若難自明再遣文書
官體乾諭意朕不但免福王朝也舊例有進謁本生
母妃亦免久矣朕與皇太子天倫至情何求之有公
同奏臣非以福王入官朝謁為不可也 皇上福王

識大錄

父 皇貴妃福王母弟見父母情理當然臣有一子
數年不見臣與臣妻每常念之乃謂福王不當入官
朝謁臣無心矣臣意蓋以 皇太子繼攝多年屢
請不報中外傳信不知其故故借此一伸其愚庶幾
皇上察臣之言仍命 皇太子出講以慰天下之望
軍臣敢以 皇太子為諫 皇太子哉 上喜公方勉
入直而前中御史又有言公不肯任事者公復杜門
聖階袂冠徑行得 旨卿輔政多年忠盡為國凡事
畢力肩勞蒙朕朕豈不洞悉任事者及來月又復杜

門意欲高誦何得輕驟效尤還以國體休休慎勿介
懷閣臣將補矣隨遣文書官體乾傳諭如前肯公復
上既辭保請閣臣 上係國家親卿公敵兵理何得
捨朕朕何負卿迫切若此其日又遣鴻臚官傳諭公
復以聖諭傳上切要諸務力請舉行上俱如奏公
力請者則補閣臣樹大察點用巡撫舉廢官下後樹
釋連繁滿朝薦下孔特王邦才等三人 上欲促公
出即出朝薦等於微而閣臣亦得會推命復 命鴻
臚寺官宣諭朕奉即在過卿輔爾重臣豈得不表率

識大錄

朝班柱間不出是何君臣禮公皇恐入賀具跪陳謝
再申前請上覽跪喜悅而閣臣推上又留中久之公
復屢請不報九月公復到疾杜門告上臣等先發矣
仍准請果官講李福藩就國 上遣文書官忠諭公
覽奏知卿為國焦勞朕心惻然卿子維達尚有卿孫
為伴何乃遂使去即遣回公孫公復跪謝堅請 上
問司禮朕待卿臣如至親何堅求去司禮對 朝廷
諸事不付外復責望渠之求去是不得已 上問即
欲留之便當何計司禮言補閣臣是渠所急以宜出

識大錄

此上首肯及朝 聖母以為言 聖母曰從信據五
不年一身勞苦矣使人分有是也 上頃者還宮即
照用方公從哲吳公道南入閣公請補閣臣至是七
十餘既矣而公復欲推讓歸德為首相請召起之不
得也信宿 上問司禮閣臣照用吳崇閣老何尚不
出司禮諸公當如上意且母使我天官於上公遂入
十月庚以福王之國請 上命大書官恩錄 聖諭
到閣福王之國前諭已明朕恩 聖母稀齡壽節在
通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祝之同擇吉定以次

奉卿可外傳母還至疑慮立待報公曰即草進登日
亦能得當先大日奏公言此當封還不致以外傳預
賀 聖母與夫及時賀者惟上若福王必之國不得
封高辭登夫色以 上慈巨測英公曰公但奏言 上
慈罪我耳我甘受若承順以誤大與萬不敢登馳回
耳進聞閣臣謂何登具對 上然然公隨奏 上壽
聖母而實留王王曰乾之使天下之人其孰能尸祝
自此外庭喧嚷無刻安靜 聖母聞之必為不歡是
皇上幸聖母適累 聖母以皇上孝事之盛心而便

識大錄

人疑為難留愛子之私意即福王亦何能一刻不踰
跡且海王 聖母愛子也亦在外藩福王在國上表
稱賀有何不可言所奉 聖諭臣謹封上永放還傳
上覽奏徘徊嘆息次日遂遣文書官捧諭如公請以
明春之國之期雖已得命頗取盈四萬頃莊田之數
最肯督促公乃密言減田當出自王使天下頌王賢
于是王自請減公擬旨贊王得減二萬頃四十二頃
聖母自壽節後即達和宮禁事秘不聞至是始具揭
聞安上來 聖母達和狀報公公因勅 上修實政

行善事微稅便捕大條起通逸販災傷給達餉德音
心減陰功萬倍得百萬生靈釋手頭天以助 皇上
華誠 聖母聞之亦必倍加悅豫長享尊親於萬斯
年 上覽之心動慰諭報聞登 上孝誠為至 聖母
進和日夜拜伏祈禱願以身代公因為上廣推之如
此古月元日 聖母崩逝 上諭公不勝哀痛命公
撰 聖母遺語公擬語中有封給諸大興禮皆已有
定期等語蓋慮福王猶大畏為解王果遣瑞來言公
言 聖母崩逝二十七日而事興之國吉期不相害

事已定王懷母鞋言王終不能留而徒聞天下口無益若王必留其請先去不然能為王受罪王意沮又以 上命撰 聖母教文開列十八條以請而中言楚宗一事楚宗者楚府宗室也故以許養楚王戰兢巡撫被及逆名已坐法六人其餘諸宗幽禁高壩間宅者五十人家屬百餘人困苦不堪中外諸臣屢請不得也公既擬入教條而并請嚴頒使收廢官停權稅蠲免近京重疊小稅蠲運新添各課限兩未完羊戕 上昨個久之公慷慨再三 上乃出楚宗蠲

識大錄

稅銀三之一起廢為民者微有叙及惟羊戕抱服不減公獨謝得復成稅額半 聖母之長命婦入臨上察文職命婦兩人而已心恠其少已知俞夫人有善喜問中官知夫人無坐處即命張帷幔賜茶菓慰問甚至又命至貴地賜銀萬壽字一百雙中官又通上意問中官先生欲若皇爺不能留夫人可為皇爺撫枕命夫人夫人哭失聲皆老離家已二十餘年今病困不克皇爺若不赦去將死長安中矣萬里皇爺放臣夫婦現生便歸故山世世感戴無有窮期 中官入

奏內中皆感嘆知公不可復留也禮部上 聖母尊誕 上以病欲改期公言冊寶臨臨日期判定不便更改 皇上受勞太過步履不勝示臣憂畏臣仰見孝思敬慎諸但刀疾於宮中几巡扶掖行禮 上從之三月福王疏請次二長史為奏議金事便須歷上命如王請公言非 祖宗制無已請不待考滿先加四品服俸如潞王例福王又請折賣陸路運殿為從人蓋屋之費公言此皆辦借民間物事畢給還中有儲設器物及貯積等項其價尤重若一許折賣將

識大錄

庫捲而空也此亦賄累將不可言如果從官屋少自當酌量添造或堂給價值折賣運殿於事不雅 上遂從之是月福王託國有日鄭貴妃時遣人詣公當衛者福王無過催進公答分封 祖訓必不可違若欲留主不過過此歲而已此一歲中不知生多少事瑞添引少儀衛君今日即行則從前慈慈之說一旦冰釋天下人且交口頌王萬年磐石之基皆在於此素所以請主行者所以深為王也抑今八月金錢山積 皇貴妃所費不貲王行惟野欲耳萬一時移事

既而後去。皇貴妃即欲厚于王亦無可奈何。皇貴妃大感動然終不欲王去。日夜號哭。祈上留王。既發尚泣。請上竟不聽。禮部進主辭。東宮懼見東宮。四拜。東宮坐受。無片語也。公念兄弟遠別。何得草草。乃爾遣人啟。東宮福王來辭。必須加意。東宮大然。之至日。福王入宮。即下座。欲答拜。福王必欲東宮坐。受。兩相推讓。乃立受。兩拜。兩拜答之。握手。澤別。送至宮門。福王入。上與皇貴妃偵知。亦大喜。王行。公送至郊外。王序與呼公。曰。先生看顧我公。答之。國

戴大錄

好事。王途中。宜自愛。約束。從人。毋生事。擾害。使到處。賢。有。頌。聲。王。肯。肯。公。隨。念。皇。上。官。中。此。際。何。以。為。情。因。奏。然。泣。下。王。亦。感。泣。福。王。行。公。又。以。乞。歸。請。上。留。公。復。遣。文。書。官。諭。意。不。許。而。閩。中。稅。監。高。家。為。暴。於。閩。劫。逃。撫。贊。同。知。聞。大。擾。亂。巡。撫。家。公。說。聞。有。大。害。力。言。於。公。公。據。案。諸。惡。無。論。即。以。內。官。切。巡。撫。辱。之。通。衢。從。古。有。死。事。存。此。而。不。問。則。國。家。紀。綱。法。度。萬。益。大。亂。必。作。瑞。瑞。寒。而。上。意。尚。猶。豫。公。復。極。言。其。利。害。如。好。以。告。瑞。者。上。竟。召。家。回。而。令。巡。撫。

用心撫安。北方公請撤家。現中有案。自為秋元計。語不知者。謂公為策。地公謂此輩窮急而告。中明真實。繁有徒。若不稍開。以生路。彼內外協力。勢將潰決。正德間。劉瑾等被收。案自求安置。而京閣中。持不已。遂至決裂。此可鑒耳。公念福王之國。聖母大事。已寢。遂堅持去志。屢現不允。慰留益固。有旨。跪懇。請必難。允從之。旨公求去。不得。遂遣家出城。而自移居福清會館。因奏言。臣妻病。先行。侍臣與供。萬萬不能留。時大臣多有不得請。臣去者。而尚書王象乾。侍即孫。係

戴大錄

行。又。進。事。公。說。引。為。擬。仍。附。奏。儲。講。起。廢。講。大。條。及。入。選。各。官。因。吏。科。無。掌。印。不。得。盡。憑。資。斧。跋。絕。守。候。甚。苦。者。得。一。旨。覽。奏。知。卿。去。志。甚。決。但。朕。眷。留。至。念。尤。甚。於。卿。侍。之。意。亦。請。儲。講。起。廢。諸。事。待。卿。一。出。便。可。矣。第。舉。行。吏。科。掌。印。官。朕。即。簡。發。其。候。憑。各。官。著。吏。部。速。行。赴。任。毋。得。久。稽。卿。宜。勉。遵。屢。旨。副。朕。延。佇。青。中。有。便。朕。孤。主。于。上。國。體。謂。何。之。語。公。復。再。申。王。尚。書。孫。傳。即。事。上。復。諭。大。臣。為。國。為。君。去。留。自。有。大。體。卿。既。以。服。毒。辭。為。念。公。當。勉。留。豈。可。效。尤。二。臣。

不顧君臣之義朕慈望甚切宜即出輔理及萬壽節
公詣賀仁德門畢復上一疏言臣自北永無再到宮
門之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 皇上累年養育
厚恩一以伸微臣遠離闕廷私念于是上知公不可
留發公疏擬 旨乞放少頃復追回改而曰既允之
去不如早發令其歡喜五鼓 上忽催方公入閣仍
發疏擬上中官去上遂回一夕度終難強故發擬早
贈予優秩甚渥而遣中使傳語 上放公矣且留數
日無遽去公留三日乃行陛辭復詣文華門叩首具

識大錄

疏勸 上舉政徵召名哲而特薦鄒公元標當大用
公去冬宣觀者無不嘆息公卿士大夫供帳祖道絡
繹不絕道路觀者謂百年未有盛事而俞大夫迎謂
公曰公所待歸我為公請上以我故公為一笑抵家
則公子成學卒一日矣公僅一子然有諸孫三云明
年遣人奏謝并及子公事上好慰公若撫按官存問
公奏謝後廢公一孫為中書舍人公行後有張差者
狂易人也持挺入太子官學內侍被捉都下洵
皆有明委咎 上為杖斃二奄逮繫一御史 上感

王日乾事曰今葉閣老在朝無此矣公在家六年為
孝於家為德於鄉為慈於親戚朋友開福廬山終老
焉 上時時念公欲再召公四十八年仲夏間 大
行皇后喪具疏恭慰是時 上亦不豫見公疏令中
璫讀而聽之甚喜其秋 上升遐公不勝哀慕而八
月之朔 光皇登極諭內閣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
偉器經濟宏才今國家多事正賴協贊南京禮部尚
書朱國祚譚恆蓀臣若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與向高一併差官召來同從哲夫輔佐理益 上東

識大錄

宮中時時念曰我有犬恩人未報故召公之切如此
居一月上崩 素廟即位公疏賀復趣公其明年公
疏辭不許而是時建州夷奴酋為亂於遼東遼東失
上所以敦促公者至誠望公復入肅令肅勸行人會
同撫按官敦趣又再遣使事府簿具錫餼敦趣公念
旬月間 二聖崩殂外憂復至哀痛待徃不能已已
遂以其妻就道先遣上聞兼以陳奏至崇安以病告
且行且辭 上不許既入朝 上許謀逆面恩而隨
入閣奏數七尋請發帑金濟遼 上為發二百萬賒

給事中論劾故違撫與司理之冠制軍餉者具揭遞
繫而給事中後論大學士劉公一燦吏部尚書周公
嘉謨中牽引內瑞安公擬旨稍責給事而慰留二公
上不喜及二公辦疏 上傳諭允其去公念二公當
光皇升遐之日並受顧命擁戴 上登極有勞力言
其不可始得留慰之旨公時謁告因具疏勸 上勤
政講學勿輕去大臣時遼東既失重慶為永寧首奢
崇明所圍殺一巡撫及監司郡守佐併命者十餘人
公慨然思先朝將帥之勲為故都督戚繼光追頌功

識大錄

代而併及俞公太猷 上感念勞臣予謚官其一子
世錦衣而故都督俞亦叔及人咸謂當公請謚 上
祖皇考陵悲思感涕作誦德詩十二章以獻 上嘉
歎付吏館東事之役有經撫二人終略則熊廷弼巡
撫則王化貞不恤也公下廷議令同心禦虜明年奴
酋舉兵渡河此時我已還守廣寧賊至二人俱逃入
山海關監軍諸逆悉從之死者惟兵備高邦佐一人
京師大震公擬諭旨傳布約束責所司安插遼人而
朝論多謂經撫兩人宜並逮公擬逮王而然終略疏

行勅議者謂輕重不倫紛拏久之公意亦以兩罪同
而逮先撫者即熊方尾難民而西叩關求入億萬計
急之恐衆有意株餘解去而後逮之則法行而廣
閔有恃已而公果擬能逮矣仍自引誤國乞罷不許
尋擬諭戶兵二部免天下帶徵錢糧二年畿內加派
盡免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安插遼民募壯勇為兵
錄用其豪傑上卒如所擬又與同官合辭引咎求去
不許 上謂廷試在通服以首科臨軒策士大典也
卿當為讀卷首臣供事公不得已入直是科廷試第

識大錄

一人為文公震孟公明拔也命講筵五日一侍要緊
事情仍不時奏對公尋陳五事曰安邊民曰省煩言
曰明職掌曰解民困曰收人心詞甚懇切 上悉允
行會章給事疏論蘇杭織造中官實內傳打降公揭
執不聽帥御史言朝政謂外朝萬歲呼聲聒耳乃亟
視之忠且詆閣臣為聲蹟 上天忠師御史無人臣
禮閣臣皆係廷推何聲蹟者行打降公于講筵極言
織造之擾為章給事苦執又謂師御史意圖語滯不
足深罪 上終不得然復與司禮大瑞教人往復辯

折司禮曰諱公等聲蹟是何語也公因言我輩實為
聲蹟若其明聰聖心轉移國事臣濟矣司禮中有一
人云此為宰相肚裏好撐船公曰宰相乃爾則聖
上之肚天空海闊何不容納豈復以卑言片語計較
言官上在閣中相距咫尺備聞公言公復強之入
告上仍不允因言先生當自奏公曰正欲面奏但
我輩補弼之臣言必當聽如上不可則必執事上下
相持君臣體失矣公草日侍左右言可委曲俟聖意
回而我輩言之庶為兩全司禮輩亦默然入奏出曰

藏大錄

上言先生面免其逐扶公曰我所言者乃免其謫官
若逐扶則是國害大不美事上仁聖又初殿祔決
不為此事何待諄諄司禮唯唯先生且休矣我輩
客言之公遂入見上稽首謝上答已知旬日後傳
旨奉給事俸一年而下師御史疏責令回話奏上
上責其支吾謂外任公再中執持言如前公乃勉出
疏故相張居正輔皇祖冲年銳然有所施為而以
身理夫人心是以身後皇祖疏其官奉其諡成其
子孫其家顧其任勞任怨功亦不可泯擬去後公元

祭華文忠之謚上如公擬公自疾後自七月至
八月七上疏上並不允其冬未給事劾鄒元標標
與左副都御史為公從吾建書院聚衆講學得旨
留而又有兩給事位之謂明歲當考察之期二臣門
徒衆多必多所庇護者上每傳諭欲毀書院公疏
力爭上雖是公言然鄒馮二公竟相繼去其後書院
亦廢并毀公所為碑公又乞休又遣鴻臚寺官宣諭
貴州安苗叛圍貴陽貴陽城中至人相食新巡撫
王三善屯平越不得進此急乃遣援大敗于甯城延

藏大錄

議欲建王別推往公力持之擬旨責讓而王公奮勇
敗賊貴陽以全公尋為請帑以餉上為發十萬其
後王公竟深入死賊中人謂公知人也鄭國泰者神
廟時鄭貴妃兄其子先朝有嫌奸人忠標上其子養
性罪下法司獄上公擬旨謂皇考仁孝涵容於鄭
氏且加優待今日不必深求第令養性于外遂居從
坐忠標誣告發配其後養性卜居浙杭城為浙撫所
論公後擬旨令別至安靜地方三月公乞休至是凡
七上乞歸不得因與同官上言宰相之職不在謀議

然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於謀議今之閣臣虛冒相名自票擬外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嘿無一言是併謀議而失之遂條上位事之人錢糧欠清詔令廢格風俗日流四事上嘉公議論忠獻下部院上紫履奏施行然積弊已久閣臣權輕亦竟無奉行者工部尚書鍾公羽正以遲給中官冬衣銀為中官所辱集衆數百喧闐部堂毀其公座鍾公求去公擬旨慰留鍾竟不安予告去而 上尚欲處司屬官公為力救解而杖責中官之為首者數人始遑事陷後都

識大錄

下縉紳紛紛乞養昔假遣李還鄉勲戚輩又蓄壯兵為走計諸大璫請于 上擇中官強健者三千人日夕訓練後苑公時于諫遂言其不便不聽而諸臣亦前後言之至是南劉御史復以諫 上責劉御史今東西交變之際內操之備原為拱護朕躬肅清氛禁諸臣進章累屢屢有諭旨顯是不遵必有至謀之人卿等傳示各官以後如有違詔定行重處公揭言諸臣讀罷內操皆出于受君防微杜漸為此不必然之慮安有主謀擬旨不深究劉御史 上從之七月

光廟實錄成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公疏請更章上柱國之加九為越分人臣無上 肅皇帝時已有辭此其後大臣加銜皆特進左柱國而止臣何人斯復敢當之 上褒美公 皇考在東宮鄉多翼戴功不許辭第許辭上柱國如公請刑部報審疏上公念是冬上初郊引故事請停刑 上善公言但欲刑其大奸逆惡情真無赦者公復奏得并停免公自開春乞歸疏又復四上時言官連章留公而南中御史復有留公者公言年來人情分門別戶一起一伏互相猜防

識大錄

以臣持論稍平故其欲留之以強健撐柱其間不思世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而成浪微水之平常息其風以今日之風而求波浪之靖即為夷海若亦縮手無計要其病根所在止是事官競進一念日甚一日有不遂意則怨謗橫生臣無伐毛洗髓之術為之蕩滌第使臣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願知止足之義萬一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將臣去賢于留矣而六月都御史楊公遵勅逆璫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最大者皆官閣中事 上

大震怒下閣擬旨九卿科道諸臣連章繕上公言此事未易力爭當聽閣臣從中挽回勅上聽忠賢歸私第解其事權以保全之上歷叙在春宮時忠賢權衡之勞倚公調劑鎮定以釋諸臣附和猜忤之疑傳侍旨逮繫科道官為首者詔獄公解乃已上復遣文書官持諭公言昔中官蔡橫莫過汪直劉瑾閹臣如商輅劉健謝遷止有一去李東陽之隱忍焦芳之貪恋遂千古遺譏臣雖不才自處已密而忠賢不悅於公矣會工部郎萬璟以陵上紅費不給跪

識大錄

請內府度銅上大慈廷杖之公疏請不從璟竟死而林御史後繼之林御史者嘗責內使諸璫大恨之璫聞其家數百人持鉄鉗待御史御史去呈身順天巡撫乃逮林時長安大索御史數日而先是誤傳御史為公甥遠而授公宅發出忠賢意公語諸璫朝廷建一御史而閣臣區之是閣臣敢于抗旨罪浮御史矣若輩但適索無有則何辭璫輩遂巡去公尋具稱自明且去中官園閣臣第是國家二百餘年所無事臣不去尚有何顏上慰留公而盡回中官

遂令家人移居城外其疏再辭七月公自移居于福清會館再疏辭上知公不可留下旨褒美如太傅遣行人護送贈賻有加公陞辭已復陞金臺至御前前叩首勸上寡慾養身勤政講學為宗社計上參朕知卿宜為國受身以待詔用是禮也公創為之而上下辭答公語甚雍容上復目送公出掖門乃已公復上疏再敘餘忠請上嚴佚懿敬體臣下寬省民力召還遺謫遂因兵食併及內操事末言內廷近侍諸臣朝夕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勸勞外廷不及

識大錄

知然但能挽回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能明天地鬼神亦能明之歷觀漢唐以至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青史昭然並未嘗枉却一人如必以憤激之心作快意之事彼此紛拏終至決裂以為內廷近侍之勳蓋亦為忠賢發書奏上並嘉納至家俞夫人病卒是為天啟五年其明年公病作稍復愈其明年則又病就醫于省城以清苦與辭而遂不起為八月卒年六十有九去意廟崩祖之期五日耳計開上詔所司議郵務極優贈太師諡

文忠公坦直易在朝不以城府待士大夫家居布衣徒步與田父熙收童相應答如響為文章明白條暢盡發胸中之所欲言詩詞朗徹照映書翰一札一行晃如雲流退朝之後延接酬寄觴咏甚奕綽然其有餘暇遇佳山水意興勃生神韻散朗一似神仙中人平生見講學之人十九空談故絕口不道而遇講學人未嘗不敬禮之嘗與鄒公元標言公講學必誅孔孟而余只講關羅王鄒公曰何謂也公曰不佞老矣填溝壑之日近若有欺君傷人害物等事予聞羅

識大錄

致前勅對不過者皆不敢為鄒公笑而首肯閩中者碩嘗謂公上可陪玉皇下可陪悲田院乞兒亦惟公能公亦謂知己所著蒼霞草草餘草繪蘇奏草續奏草繪蘇尺牘讀史隨筆詩則紀遊小草賜歸北三篇行于世

逸史劉氏曰公嘗神廟末年多事之日獨相者八載時既上下不通官府隔絕呼籲為難又人情乖忤門戶互持議論紛熾且大僚空虛批荅沉滯諸大典莫不阻閣中外有釜鬻之憂賴公知無不言言無不

力所執事及內降封還者往往致觸上怒然上知公朴誠恭謹無他每諭近侍曰此閣下未嘗欺我一言壞我一事恩禮之者極矣顧勢不可留乞陳至六十二請始得放歸未幾二聖繼殂旋奉召命圖治方新璫焰隨灼力勿克挽屢辭求退大負初心惜哉

識大錄

陸光祖

陸光祖字與純別號五雲浙江平湖人性岐嶷不凡
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光祖曰是必克夫
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搗然何煩兵甲客奇
其言年十七舉於鄉嘉靖丁未登進士除濟縣令
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復光祖請裁其十里以寬
民力當路不可光祖持益力良久卒如其請扶療傷
稼光祖學注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贖光祖自為疏
上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卹覆減稅十之三兩臺

識大錄

陸光祖

心不平亦能准也趙觀人多任使自虜內江草澤間
多懷異志光祖募壯士為義兵自訓練居常為不逞
者得其主名咸置諸中推心待之人：感奮請盡力
為耳目盜發輒得獨拒盜李以平蓄異志不從乘光
祖入觀嘯崔荷中為變光祖婦投計立擒之邑太學
生盧撫富而多才嘗有所忤于邑令令大銜之坐以
重辟繫獄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白光祖得其
寃狀言諸當違釋之撫乘懈光祖曰我仲三尺原竟
不與見肉仲又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為

其私人橫行里中光祖捕置諸法仲大奉命伺即

鄭故出觀印為東地光祖不為珍獄仲又亦莫能中

內御王占長垣民田為業民訟諸臺長垣令噉啗不

能剖刀以厲光祖勘之得實立掃諸民庚戌虜闖入

塞尚書趙錦議後三輔民築塞垣光祖持不可錦劾

光祖挽軍興工置不問光祖復請出錢更三輔

民皆賴以免發太什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

馬價騰貴光祖故緩之為益集所省餉發比他縣殆

半今將四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炳緣工寵以要

識大錄

撫引之光祖不應得南祠部即致滿之京大學士嚴

嵩總光祖名語人曰陸君雖我符卿可得也光祖不

性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光祖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

考功法中為類尚書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

歸嵩罷起祠部即尋轉儀曹侃：持正論守後宦官

張方進耳露請恩光祖却之縣令吳府上才藥欲邀

寵光祖召至卽責曰若儒起而校宰哉官以為策也

進以技何策之有府悔悔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

酬祝釐有司造維垣苦數牌位不道上怒甚光祖

言王擅離國遠 祖禁直有所懲又他姜非語不足
聽 上從其議 仲崇生俗如光祖請告 廟受百
官賀疏入番中有頃賜 聖母寶懺中外翕然謂光
祖有卓識矣矣調驗封即已轉文選光祖推有人倫
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語對如流甄別詳明尚書嚴
訥虛已而任之已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為權勢傲而
又憐才持大体如蒲坂王崇古仁和張瀚嘉魚方達
時曲周王一鶴肥鄉張學顏皆掛人童顏光祖力爭
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於是

識大錄

崇古昔獲全其後咸濟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
瑞為上官所排光祖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有
名臣子當大計時屢被吏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
曲庇之光祖曰此所謂償其家聲者也安可復留以
重其累力請罷之又念田間諸老臣數十年不得起
用乃合謀於大學士徐階遂各調劑其間於是諸公
如汝上吳嶽際陽胡松江山毛愷南岷王廷或自家
召起或自外而內或自散局權要地一時大僚無有
不得其人者待御劉陽以卿存起為光祿少卿通判

張澤以歲序起拜雲南僉事典史薛一據吏也躁性
知縣曰何可使進士糾獨重使使進懷才抱德者不
得自表見耶已而劉陽堅不起天下高其恬退張澤
竟以死節聞人益歎服故進士考選庶吉出獨行
於且未歲光祖謂豈不由且未進者獨乏才也自今
宜每科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其議是科得人最
盛舊制外吏考滿拘於存疏及旁存正存之別不及
以時徵恩封者常多光祖疏稍為變動其間存不必
三而旁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為絮令典

識大錄

選數月所注指皆翕然稱當然以此得天下心亦以
此致忌侍即朱衡以才地自負南工部尚書缺光祖
首推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而光祖權
太常少卿衡乃嘆御史論其忠橫內當工本行中宿
憾遂中搆之除名家居數年 神宗即位楊博東銓
謂光祖不宜久廢起為南太僕卿尋起拜南大理寺
卿甫就道數日忽心動因暫還里則其父病已為日
夕念光祖及婦大喜又兩日而卒人以為孝誠所感
丁丑服闋起為北大理卿晉工部侍郎初光祖與大

學居正同年厚善及居正在政府光祖引誼規綱甚
悉已居正承父諱奉 旨不服憂光祖道書開諭已
諱言官又遺書正之正居不納及論收折事光祖固
請較折居正变色曰公為豪地耶光祖曰我為菜色
民不寧知豪夫身奉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居
正語塞而御史張一鯤遂希 旨勅之光祖乃力求
去居正卒起而兵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時諸後進
皆文致居正罪以逢當路光祖獨謂江陵秉權非美
權也且擁危綱終其功亦安可恨衆惡其異出還南

識大錄

京工部尚書忌者復文章論之光祖懇請致煇三年
起而刑部尚書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光祖謂獄法
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煥不受囑為御史所劾光
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
何枉其屬執事竟白明年改南吏部時大璫張鯨弄
權怙寵光祖與大臣列鯨奸惡已置重典且故給事
中李沂在獄得罪請寬恤以開言路又再疏極言國
本久不立由張鯨多方变幻所致請誅鯨以謝天下
早建國本以安社稷疏皆晉中不報最浸浸晉倡南

中諸曹中前議盡力家 旨切責光祖因以疾乞休
優 詔不許未幾鯨敗召入為刑部尚書 上深知
光祖賢嘗著其名於御屏間下書清正二字會吏部
尚書罷遂改光祖於吏部會有 旨署名用二臣八
內閣光祖言 廷推濫制母壞 祖宗法 上從之
光祖慨銓曹事柄旁落羣力振刷秉公執法不少假
借中涓請託蓋拒弗納而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
如 祖宗朝故事其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
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即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

識大錄

者亦靡顧已復請旌廉吏以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
言主事饒仲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還郎
王教等光祖為中故因自引咎不聽肯人乘間排之
遂稱疾不出七何 詔許煇時大學士王象昇亦以
爭冊立去同日出都門現者噴 嘆息云光祖煇謝
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濡茗終旬月不窺庭下而仲冬
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子正寢
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時年七十有七贈
太子太保謚莊簡光祖少有大志嘗書范文正做秀

才以天下為己任語于座右以自勵及居通顯舉進
賢才培植善類如恐弗及為儀制即時當事者以其
資父將擢為尚書少卿光祖聞而往謁大學士徐階
請得讓餘事王時規以彰國家榮獎恬退之意階
以語當事遂巡不能決光祖復力言之乃得請振丕
揚為御史時論光祖專擅除名光祖曰孫公賢者寧
有他吾謹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陸時之曰邇近不
揚長安道中前與揖懇懇謝之又徐曰某誠慙拙微
居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耳詞氣如

識大錄

平丕揚連而愧悔不已其後光祖留用遇存士所以
及引丕揚者靡所不至御史蔡時昂陳登雲亦皆先
後劾光祖光祖知登雲才疏不凡引為知己士辰大
計難掌河南道在南刑部時昂巡鹽西淮商乘其
以言事謫去訢於法司謂時昂納賄以私票與人壞
鹽法光祖康知其誣力送訢者且多方囑存之諸曹
即有才力者及負氣而淹頓者皆為存引晚東陝改
充汲以引用老成為事或謂曰公何不登用後進
為將東也曰後進行當省知而用之者若老成人新

遠京掄不及今猶用終老巖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
後國家也仕居華要庖無鮮食衣無綺綺簪無餘
財居鄉好行其德義廉義田歲有加遇饑必賑家粟
為賑所識以雙急告者無不應尚書梁材裔孫在南
都貧甚光祖數曰昔人稱康吏女可為謂此耶佐之
請陞於朝與人交披肝見腸杜執絕城至於當利
害剗却正遠藏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
通籍以來六仕六已強半立堅未嘗有所攀附聞天
下長者雖素不識而及有夙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

識大錄

出然終不令其知即邑改或不宜民或有竟抑光祖
聞之必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光祖意氣自若私
居無戲言無過色子承臧履化之自少沉酣六經尤
好讀劇向新序韓嬰詩傳故發而為文簡古與則自
名一家早歲製作盡燬於災今惟奏議尺牘謀稿若
千卷藏於家

李世達

李世達字子成陝西涇陽人少高朗卓犖度弘遠
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吾自今之貴日
當為國寶也年十九領鄉薦嘉靖丙辰成進士授戶
部主事以才調吏部考功司轉稽勲員外郎歷考功
大選即黜陟幽明品藻才賢百不失一大計內外僚
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階
在政府而嚴訥東銓世達與陸先祖同為司屬得以
掾揚側陋薦進之往：送田間嶠華縣列卿貳銓局

識大錄

李世達

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久之以憂去服闋起
晉右通政遷南太僕卿萬改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山
東議班操觚損遺減馬價著為法令時府大爵范瑞
以明經舉安廷璞李廷珍以知印擢楊果趙敏以都
史進而白東阿朱萊陽皆性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
身格為軒輊也膠河議起進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世
達通履其地相土宜推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由
是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為戍吏改撫浙江
不數月謝病歸家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明險惡

咸標舳艫無異為諸開越河段水勢列五段以上綱

頃節日舉然其暮年而竣陞南京兵部侍郎轉吏
部左侍郎丙戌晉南京吏部尚書與都御史海瑞意
氣相期摠荷國事可甄敘群品如賜眉睫大祭汰遺
數百人下逮與臺無不悅服者七何改南兵部尋召
為刑部尚書章數十上無非乎允詳慎務廣上好
止之德時上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可解世達
劾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此附重辟批不奉詔卒
出其人於死會密遣倣校偵部事世達慮敵實不可

識大錄

長策疏明非體乞必罷去上改容謝之擬端憲階
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世達乞請革其榮
近供事徐正履罪以杜禍原於是戶部籍甚海內想
望其風來未幾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御史收維復
所抨擊無與抗者性量長不甚有所矜別世達謂吏
治日衰民生寡遂督戰此之由了舉回道考察例行
之年韓介劉喻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悛然改見
易慮一以奉公為急且申明憲典博布天下俾撫巡
無得以問覲相加遺所存下吏亦無得批發及門違

首論如法於是道略風清苞苴弊絕士辰二品秩滿
加太子少保明平以疾致仕婦六載卒年六十有七
諡肅敬世遠正以提躬忠以殉國不難以一人排群
議觸忌諱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疏細
而不覩獨斷於是非謀廷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
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
也詳見奏議八卷

識大錄

舒化

舒化字汝德江西臨川人弱冠舉進士除衡州推官
丁母服闋補鳳陽縣決詳明矜恤民隱所至政戶
民者以治行與善徵拜戶科給事中時上峻威斷
群臣震懼化獨諤數直諫然持大體不矯為名高
以此上憚而信之已特節冊蜀藩遂至湖廣值高
羅塞黃中守備亂當事者或執數或執撫朝議不能
決化馳奏中是首事業受誅即脅從可釋勿治第置
兵巡施州而移守倫於南坪何亂之敢止尚書楊博

識大錄

舒化

大雅善道拜刑科都給事中 賜宗即位奏改臺閣
執政要是以志刑賞多中出化奏言法者水之於天
與天下共也夫既以法與臣矣而誰敢擅之其自任
不備如此會廷議執政操筆欲云化前把其筆縋
不可執政屈其詞直事竟寢日至祭南却化開上
喉聲輒具疏推諉陰陽始復之斬人主宜法天養微
陽詞甚切至 上為踴聽批政陰翼廠衛堆倚為用
化大恚曰國家設廠衛徵巡教下亦惟是禁盜詰姦
豈其訓刻百官過若為虎而冠今得操吏人長短害

何可勝言疏入 上心善之雖未行亦少遂折奸萌
矣寺人李陽春有所想 上內降從之化驟諫曰臣
嘗為 陛下言宜使法信於臣彼舉國為士雖非亦
聽其所執以信法也臣既獲請矣 陛下奈何以弗
信繼乎 上默然既而司丞鄭履淳給諫李己以言
事杖廷下詔獄且變化為白是誠狂愚然其心忠赤
奈何詔後世以殺直名 上悟之出二臣獄金吾陸
炳既後逮其子宵人借象爭攻許不止化請加澄察
無今獨曼是時諸司競為武健鉤名化請遵 祖宗

識大錄

成法罷酷吏蓋務資主上以平明之治然不以寬政
廢法嘗劾奏邊帥某浚所部事皆虐請誅以風示
列鎮又發比曹即某蹟貨狀中外廉：先是御史路
楷承嚴嵩指屬提督馬順博被沈德已事暴論治如
律至是當 廷獄極臣欲陰為楷地終謂順博首惡
業論死猶坐指即化獄牘指楷畢示曰獄故無煉名
有之自指始指故罪首第順博何以謝天下已又欲
有諸方士化曰此遺詔意也即故勿罪宜何梓極臣
路塞乃止且起大獄將盡構諸異已者化又力事不

可於是陰結中貴人稱 詔考察諸諫官討中化而
輔臣李春芳趙貞吉文唯之無以食乃士為陝西泰
政遂自光緒 神宗變祚以政執起山東轉按察使
歷太僕光祿太常大理寺卿遷刑部左侍郎時故相
居正罹法業藉家謫成其子矣 上怒猶未釋或援
應天試題飲窮治化奮曰某誠擅當辟奈何無端株
連詞臣且聞是端啟後蒙無窮矣 上悟竟弗問化
頗骨隆起修眉方頤日光炯：端凝有常度心
上心 肅為會尚書缺遂召用化廷臣咸服 上明斷知

識大錄

人化拜命即進言王省尚德不尚刑今罪人未及鞠
乃先詔廷重或當已蓋律而又加辟是使 高皇帝
法不信於後世而仁愛之意薄也 上稱善時 詔
修大明會典化悉取前後累今增損著為全以佐律
數遇大獄悉引律奏當不肯伺主意為上下 上益
習事慮下欺隱微有聞輒 遣驍騎城繁至都下連逮
証案苦飽煩事多不核化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為若
好以己為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婦遇于上而下得
緣是以飭非 上覽之悔悟諸府按尉以事為兵為

司更司所管王不擇奏聞 上怒甚逮吏目詔獄掠
至死又欲絕其捕卒六七人化奏言吏目族雖微亦
朝廷命官今由廝役以斃過矣奈何又波及此六七
人併死乎 上意乃解時化名蓋高忌蓋象或使人
指龍語授而中一二新進橫詆之人為憤：化顧弗
辨曰安有大臣被口語自疏解為子義有去而已遂
上書乞歸 上推知其忠勉留之化曰言官拾遺國
法也寧吾一人受枉無寧使國法自此捨不行疏再
上弗允會得暑當慮因化是職主筆不得已復起視

識大錄

事有中貴人傳 上意欲省重辟者三十餘人化據
法爭之語中使曰第道尚書舒化以為不可 上竟
從其議事竣遣中使持上尊餼羊勞之化又緝病為
辭益切 上察其懇誠詔許歸歸而卧龍岡謝容即
坐使者及郡國守相于苑相偏非迫就弗見也疾且
革猶強起揖衣冠謁祠又掖北望拜使其孫伏受命
曰吾受國厚恩未報惟尔後之人承吾志惟忠惟孝
化屬纏綿氣不化如平時先是化夢 天帝使人召
已及將歿數夕居人見其舍傍有赤光如炬計闕

上降嘆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識大錄

郭應聘

郭應聘字名賓號華溪福建莆田人舉嘉靖庚戌進士除戶部主事時北虜深入而積薪並時却外尚書計且為虜所焚議遣即藉之則皆新進不習事又以督府仇鸞驕驕恨其咽喉無領就職者應聘獨奮然請行已而鸞果繼其部下橫索芻商賄應聘持不與以去就爭之為乃稍戢竟不能釋憾也司度通州邊米浦貴應聘令輸者得納絡及賈損則亟羅充度而歸羨金于朝上下交利焉遷員外郎在署六年出

識大錄

郭應聘

知南寧府即故盜區應聘單車馳赴諸不便民者悉罷之繕甲增戍盜不敢跡其界又發左江兵佐制府討東粵寇平之三賊後與堂使者撤應聘贈八十八萬勛旬日而解已未壬戌再覲嘗以治行尤異賜吳被襲當世榮之遂四川按察副使脩兵威茂產校陰氓堂弱相藉應聘至下今列山鑿石築孔道若千里行者德之稱郭公路松藩脩兵使者缺應聘兼領其任西戎素驕數徵我厚資歲費金繒累鉅萬不且辟桑應聘召諸耆而論楊楊為立賞格閱實物而卻其

無名之來諸番感感信各拜麻羅謝去岐山鷄木如

二寨久為邊患應聘以計蕩平之遷廣東參政守嶺南時流賊犯增城執辱守吏應聘至輒發兵遂擊破之二源群盜偕號署官俾掠惠潮間應聘率所部兵會勦大破之擢廣西按察使尋轉右布政使忠州結苗黃賢相與思明南爭地應聘密授略兵憲購肉威而攜外援遂夜禽賢相進左布政使尋拜僉都御史巡撫粵西既叛節鉞志清嶺徼首奏忠州去土鼓流以終前功詔報可予州名新寧府江峒位數出敘

識大錄

江上且破永安國其尉應聘憤然請集土溪兵六萬分水陸四部進討悉殲之分設上司并賦其地復平懷遠諸叛援援巢壘百餘棄勝勦永寧寇獲首虜千級因上懷永善後十事上從之召入為戶部侍郎發為晉兵部侍郎即填撫如故已召入為戶部侍郎以四憂歸久之十寨餘寇寇武豈勢復熾上念應聘熟粵事以兵部侍郎起之于家再撫西粵賊聞之即解竄應聘請留宿將假土簡章應鑒世守之而猛復靖居三年晉右都御史總制兩粵先是兩粵將領

若不大吏不暇計杆園日以剝削為務遂有東山之
變應聘曰人心獨幸我栽培兵股民皆實任上乃作
旌廉杜銳功今頃誠將吏諸將吏廉：無敢操一幣
詣制府者又聞兩粵疲供億汰帳門冗後悉蠲津與
諸稅以利民劫梳偵事者賊其貪墨將吏悉罷逐之
搜爬弊竇洗剔靡番於是粵人訥然若更生而致卒
人：自悔爭來乞降應聘教其渠魁十人餘釋不問
諭年召掌留臺籍餘餉五萬一千有奇上之尋晉
兵部尚書奏督圻務舊京尺籍久耗應聘疏請廣運

識大錄

降增徵巡又條勾軍四議俱報可時上眷注甚殷
而應聘素已德懇乞骸骨章五上不許已乃聽訴述
費其瘡而復用之應聘亦享：憂國將歸之日猶上
安民四議以應詔此板舍病轉劇僅十餘日而卒
時年六十七計聞贈太子少保賜諡襄靖應聘躬自
節番既都榮撫未嘗有兼珍襲采之不謙抑不伐後
毀儒生居常獨處一室足不踰閭藩泊寧靜蓋其性
然也出入中外餘三十年前跡擁路凡還涉率以父
次得之其起撫西粵改尚寬大與時殊趣陳臣劉臺

以粵應聘同恤其生死秉國者唯其誠已為耳目偵
之而應聘此不為動竟以完名終其身官轍所至必
有惠逮兩粵之人爭尸祝之平生論者長于條奏有
粵西疏議總制兩廣疏議番撫疏草西南紀事邊防
紀實諸書行世

逸史劉振曰世道大以壞在貪風應聘之貪貪有三
白首淹恤在馬後鞭笞威寧分宜之際而進退克
未嘗位自公開府吏罰停擢珠胎斯嘗丘太宰謂郭
司馬填粵地增毛幾尺未嘗貪利前後削平吏僚功

識大錄

滿東南粵享寧字實誰造也而翁：儒生未嘗貪功
嗚呼三不貪可以風矣

吳文章

吳文章字子彬福建連江人舉嘉靖丙辰進士授南
兵部主事遠內瑞進上供牒所司具舟三百艘文章
裁其半瑞怒甚窮以危言文章徐應之曰中貴人欲
多索舟為市賤地耶夫使舟不任載者責在即使舟
任載而故為違番以乏上供者責在中貴人瑞無以
難違巡去是後凡進奉舟皆損其數所省郵傳金錢
無算頃之景藩之國通留都復當具舟藩即送人
橫甚道路苦之時文章已從督草場他即在事莫敢

識大錄

吳文章

任尚書以屬文章乃代綜其後事辦閭閻王傳與約
非王命而私要素者請治其罪傳唯：一夕而去無
譯者其督草場屬振武營變後尚書創前事多所假
惜卒有所增損即為奏減報可矣文章得撤持不下
曰此其地固者瘠而今賦昔乾澆而今受賦者也稅
頗有定何可更且此曹論宜裁以法由法以長騎憂
無日矣尚書不能遂未幾去文章從史代者疏請如
舊制乃已居即署六載才名蔚起為諸曹冠擢湖廣
金事轉四川參議分部上川而武定取南鳳建祖者

真節也逃入蜀界西省合謀之連歲不能得文章為

等盡方略乃就擒天全招討副使楊時譽以承襲為
招討使高定所困相仇戮久之邊境騷然文章檄諭
二簡咸悔懼因代時譽請兩臺俾得解事遂解喻平
還廣西提學副使歷山東參政江西布政使釐正賦
使所至有聲進河南左布政使遷計天下吏詔雖治
行異昔者二十五人文章為首大渠故苦藩祿計盡
同指文章酌盈虛嚴出細禁及耗積通盡輸諸宗胥
藉以給萬曆改元詔紀革除諸臣有司寢未舉文章

識大錄

慨然曰此褒忠感典也胡可獲檢汴志得錢鉉昔五
人建祠祀之又下撤修太昊陵及洛陽南陽水利其
它典章甚衆乙亥晉應天尹去之日宗藩及汴人扶
攜送送至車輒不得行遂次降石副都御史巡撫粵
西粵西方旱災流亡載道文章疏請賑恤不待報已
先發廩庾矣仍令人齎幣金乙醴憐省稍做常平法
給散募民能墾荒者予牛具種子地利益開闢而不
害己乃置田賦均驛傳飭兵戍疏設昭平縣建養利
州學訓武緣縣屬之思恩移兵給于鬱林增河池同

識大錄

知六年募猛良出為憲文華撤參政陳應香對平一
 擒斬三百七十級昭平賊首黎福旺父子聚眾剽掠
 文華保為不聞會督府微師討羅翁土兵盡東文華
 陰留三千人屬裨將韓文啓擒擊之斬福庄乘夜攻
 下五指白冒諸峒斬首千三百餘級俘二百餘人招
 撫餘黨二萬餘人即其地建置營堡得田二萬六千
 有奇分授新附及諸戍兵尋又撫降岑溪諸徭是時
 柳州北三賊聚黨萬餘人慄悍善騎射號剗馬賊諸
 將畏懾無敢嬰其鋒文華策之賊挫而負固直以智
 取非與力爭遠河也有警乃遣卒七千餘保谷將王
 瑞觀中化性剛既得捷音即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
 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地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
 必不戒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賊果不為備連破
 七十餘寨斬四千八百級俘獲指足一役也兵不及
 萬費不踰千因限于敵弗洽月而蕩累世之巨寇撫
 臣偉其功擬美勲告廟會督府為執政私人而文華
 舉事時其謀甚秘督府弗及聞執政改以為督府功
 度不可乃薄其賞戍實晉戶部侍郎未幾以母老乞

識大錄

終養歸癸未起兵部侍郎仍撫粵西尋晉右都御史
 總督兩粵故事部邑吏歲時飲道梅陽上奇廉賞不
 貲文華一切禁絕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
 戰士其他權稅吏舶所入有司不敢問文華悉歸諸
 官又以其羸代保昌浮糧轉門持戟之士以數百計
 半皆空名而徵其餉文華悉按諸空名者罷勿餉其
 存者以謀裨將使訓習宿弊盡除粵人稱督府廉
 文華為第一歲乙酉淫雨沒廬舍城不浸者三城民
 號呼水中文華親乘城基小艇渡之發倉粟哺被災
 者又請留餘金七萬餘以恤蠲賑屬相源無往苦罹
 科謀為變文華撤諭之即定田州前岑大祿與母梁
 氏不相能梁徙避他所隣前合聲罪欲瓜分其地文
 華曰此札管也誠諭大祿亟迎毋婦觀觀遂息府江
 諸徭為梗撤大帥呼良朋深入征之捕斬千餘級懷
 某賊首嚴秀珠剽掠封川諸邑文華徵兵若馬西討
 者以元旦進剿斬首八百餘級倭奴流突海上發舟
 師與戰斬七十餘級餘悉沉溺死程鄉妖徒劉青山
 嶺亂文華捕其魁七十餘人真于法餘悉就撫奸民

陳鏡等集衆盜味文章於其惡徵論散去獨鏡等惟
敵捕斬四百餘級惠州奉洞賊巢最爲險遠王守仁
平利頭二十四寨獨奉洞羈縻之至是賊前江月
照益恣橫掠文章亦布諸將覆於要害襲月照擒
之斬首二百餘級瓊州黎出掠遣將渡海剿平之降
九千餘人羅旁餘孽復猖獗以兵屬副使鄭人達捕斬
百餘人方文章未督粵時山海諸寇出沒縱橫蹂躪
州邑官軍雖性：小捷然得不償失自文章在事逆
發逆撲無使滋蔓每命將出師授以方略輒懸合機

識大錄

宜性無不克其所撫納降附十倍斬賊尤洞於應變
方殊盜起有蜚語廣州主客兵欲反應賊者上下皇
遽又革非爲動爭移鎮會城合諸營兵操練犒賞如
平時密捕海上蹤一人磔以徇內外帖服性粵有軍
興輒苦餉文章送容籌畫度支有餘經費之外積金
至十九萬其諸節縮供應之數不與焉丁亥後滿晉
南京工部尚書粵人立祠以祀所創平賊書處皆磨
崖隄石紀其功戊子遷兵部尚書恭贊執務而兵驕
又脫不任戡文章畢力振刷靖：改現天策衛卒以

諸壞腐邑驚詬主者文章秉治其罪且益寬成逆偕
亂不治則非法乃召倉曹諸後及驚卒渠魁六七人
立庭下數諸後曰士卒奇命于食典守之不嚴爾無
所逃罪比杖之卒以爲已死也旬間謝文章數曰彼
後誠有罪不曹奈何不白之官而遽釋在軍今譯者
死三尺俱在尔自圖之咸服慄祈哀文章曰今姑貸
若壽亦德乃痛杖之徙戍他所分黜其長事遂定中
瑞有怙權恣睢者爲言官所劾上怒杖之文章率
南九卿抗疏請治瑞罪者言者詰甚切至不報遂引

識大錄

疾已休疏三上乃允癸巳起南京工部尚書懇辭數
四家居十載無疾而卒年七十有八文章弘厚溫粹
和氣溢而終身不言人過雖卑官下吏妄有觸忤亦
笑而受之其有誣誤必曲爲掩覆至于棍徒復道則
矩矱截然不與尺寸辭受文際尤爲介特每仕宦往
來或竿牘相訊絕不交私親朋有不得已祈請者輒
贈以金不輕發片刺也既退休謝絕賓客蕭然一室
左右圖書印色全不得識其面生平寡嗜好獨詩歌
書法至老不倦推得唐晉風格所著有濟美堂集及

奏議藏家

逸史劉振曰史稱黃叔度澄不清濁不濁韓魏公言
又橫逆事則詞益平氣益和余心想其人以今覩文
華豈異哉近世名公卿賢者多矣然議者猶不能無
得失獨于文華翁如也豈徒以功業之盛出處之正
要必有不言之成蹊聞風而向往者耶

識大錄

楊俊民

楊俊民字伯章山西蒲州人吏部尚書博之子也嘉
靖壬戌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恒膺薄郡城俊民受廩
廉守泮者附勉之士皆踴踊人以其能尋調禮
部歷主客郎有詔賜戚里黃門趣俊民宣給俊民
曰此內賜也宜於迎和門頒之非禮官所得與上
聞之疑其言隆慶戊辰督學河南教屬風教士多興
起轉本省參政用法寬平偷三判論死憐其杜有母
出之他所予生此尤衆頗操豪石獨嚴用是與權貴

識大錄

楊俊民

久弗調萬曆改元徵入為太僕少卿明年丁父憂服
除起補原官轉太常少卿戊寅擢金都御史撫治鄆
陽辛巳進副都御史移鎮山東壬午陞兵部侍郎以
母憂去乙酉起戶部侍郎兼倉部御史督理漕河凡
三歷重鎮所至斥貪伐損極賦以蘇民瘼諸所興除
務計地方之便所不便者即詔條日下一切停閣忤
權地弗領也撫鄆二年積欠八萬五千餘金適議罷
鄆撫預除善後七事防之東土聞田請輕其租聽民
自占墾期以數年易草萊為沃壤其督漕也瓜洲並

江乘地開港一曲紆回數里以便停泊道策至今遵
用焉丙戌廷部丁亥改兵部左著部事會議虜王嗣
封俊民上言故未可遽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勸西虜
使盡還業中定市額使無溢索溢索而罷未晚也議
遂決己丑協理京營是冬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與
寅秋運部視事俊民入部首言萬曆六年所增內供
銀二十萬宜停取邊餉自四十萬今增至二百八十
餘萬宜損裁且請大集廷臣謀議理財之法議未定
而寧夏卒戕主帥以叛有言其勾虜狂薄擅閤者俊

識大錄

民策叛卒嬰城自守必不敢離窟穴本兵拒援弗聽
也驟請發大兵討之輸將未半而朝鮮中倭患告急
復請發大師東矣當是時東西用兵各數百萬人易
糧迫於星火前後徵調七年餉各數百十萬其不足
者議增鹽菜議拜爵免罪議功輸議借漕議轉轉山
東粟所以補直之百万僅得無乏絕乃皇長子
出藩長公主婚仁聖太后喪兩宮災助工作皆有
費皆不贊而河工織造協濟諸費不與焉無一不
仰給於戶部者甲午中州大役人相食俊民條議蠲

賑事宜甚其所發幣使限粟各數十餘萬而言省摘
紙其指延俊民言積穀備荒本有司事乃虛文無實
動倚太倉太倉之蓄幾何因自劫極救無奇已罷
上優詔褒慰時幣使經耗凡邊半例益融而求增無
已俊民請勅各督撫嚴按冒破侵剋之弊共圖節省
而內庭非時之索若增取滇金及趣辦鋪宮珠寶等
費每值事直致力功上以博節要歸於去其害財
者以為生財之術而臺省諸臣乃數言礦利俊民曰
礦非無少利但不勝其害耳屢疏發難排之以故其

識大錄

事寂無何奸弁獻捷以濟大工為名合上意而從
中復有陰持之者于是礦使四出而採珠堆積積
盈括羨贖者蜂起用事利病盡歸閹宦而俊民之銜
始窮即百言之非入矣俊民自領部事十年凡三考
而晉太子太保其褒勞冊璽寶璽全幣之賜不可勝
數承幸缺則命著銜御史大夫缺則命攝憲廷臣中
眷倚無二於是人多忌之或妄加詆毀上察其誣
終不聽嘗曰戶部不可一日無楊尚書俊民益感激
知遇恒深念世受國恩當殫竭忠勤以圖報稱每有

數奏披瀝情誠莫幸感動不徒想諫以招主過而自
為名少婉曲轉移有懇諫所不能得者晨起入省詣
曹即以次稟畫裁決略盡退而題覆章疏占各變記
卒不停揮盡而後出至不知有寒暑遂積勞致疾
一日視事畢忽眩仆地 上遣中使臨問賜以牢醴
蔬餐於其亡休也復 溫旨慰留之既寢疾猶時驚
起略三藝語家人不甚解然要皆朝事俄而卒于京
師計間贈少保兼太子太傅 上為忌者所搆不予諡
後代休貌魁岸瞻視有威而襟度坦坦絕無矯飾位

識大錄

崇而略慎如無官祿厚而清約如良士身其數節而
光漢漢茂望之如木彊人云

陳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號心毅浙江餘姚人舉嘉靖壬戌進
士授明郎主事以貴調吏部通轉驗封郎中會成國
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創為請成國兄
弟自嘉靖以來親近用事厚結宰輔中貴所請靡不
得者事下吏部時尚書缺少宰署事有年曰王爵下
帝一步可俾得和遂其早曰按全甲凡功臣致公遠
封為王侯為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正原
爵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乞

識大錄

陳有年

思本部批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布忠父輔
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為例今布忠歷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緣然不過是蹕督戎皆臣子常
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
殊典贈王不且少宰布批改旨特以會議依何之指
易疏末數語有年力爭少宰不悅立削改語以原草
覆上 詔下竟王希忠有年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
得輒求去何怪也也有年曰不然即官與宰輔異宰
輔總百機或可思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外無

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事復何嘆乎已休不獲則以
病請免此意曰此子微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
也因許之家居越十載萬曆甲申起為稽勲郎中事
調文選有年廉節素著自入銓司既遣無所受至是
則皆問亦絕推貴請託皆不行選法一清謁選者各
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乙酉擢太常少卿丙
戌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數僉卦欽以無事安民
而嚴而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察巨細無所忽
工需困絕甚急歲增額數十且多奇巧有年舟上疏

識大錄

強陳雖不見聽然為量減十之三丁矣江西歲小侵
度請蠲蠲其唯成者十五百罷并留南昌無課上
皆允之又為功輸平雅氏少蘇為戊子江南兩浙大
侵詔下賑恤仍令無過雖然守令名為其土謀其
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地禁以奉明詔雖
者雲至重舟行尾而出而歲人尤裹護亦沒遺會
而麥荒則穀價益踊氏因不能及而外販者尤不
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運然耳九重未易聞也或曰
可陰示以意全即邑自為計或曰全阻會批等昂歲

商之直而無全出境有年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
付之無余何忍也陽奉詔而陰圖之欺也急敗非享
氏之資也天恩不能再變不能增無庸以撫臣為資
矣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濟度不能則當明請
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使宜以
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於是徽商大窘其鄉
之御史遂以逆詔論而素不便有軍者遂中主之
竟罷官歸適年復起為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累晉
右都御史掌南院事癸巳大舉京吏與銓舉溫純同

識大錄

心精核所點皆當人翕然服服尋轉南史即尚書俄
又改比即先是大學士張居正雖有恭謹比有大除
拔性侍之而決故閣臣使吏部權居正拔職掌漸
復至平湖陸光祖秉銓益以強執行之餘姚豫權亦
踵之無改諸司即皆峻爭卒矯而批改者不遑居
正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不能
以居正事已也遂大望有年有年節崇山立階權貴
皆不能屈乃益憚之既視事即止恩於公署以朝房
見客諸中貴聞之人自失因各甫門狀來謁曰公

自操如此以許以情自否有年謝曰收故為名高第
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此水亦善乎嘗曰諾自
是片渚不及門矣有年持衡衡別抑正明貪廉更加
意崇退讓至若媒收街建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
為時無錫須惠成為選即與有年意合一時人情廉
廉望治而會有所申故及會推閣臣並許上意蒙
旨切責司官俱降權股有年再旋引咎已自罷而請
省諸司官皆弗允輔臣遂上言相臣宜持命不必
廷推有年復抗章求罷且言時治之義自克輝以來

識大錄

廷於貽代不廢即先朝下相非盡由會推然未
有以會推為詔者至臣之身而以為詔此不在法任
臣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由他途進
則臣之罪大矣上終不聽已又盡削還司諸臣陪
有年於是益哀懇稱病為上眷留不置遣中官賜
養羊上尊有年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全未傳
歸有年杜門凡六月要告不允正賴廉不煩其少番
以為上幸知公尚能少留則史治日清即以身以
濟世為公耳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

極論皆莫能回其意鄉人謠謠謂曰公去甚善然任
今有二大事願以累公有年曰何也曠曰自是相敗
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首亦
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難出持衡
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為任任多歧
也如使其求無他賜惟冀暫淹而驟神此猶可耳今
乃或持以切上惡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
豈且使常將志執矩矱而然移之是在公矣有年池
吟良久曰當深念為居數日曠又往有年曰前所教

識大錄

恐唯行曠請其說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
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而背審
臣昂閣轉移之機今循例以階猶多違阻乃說達莫
深計廷方張之猷而緣折推明之德譬如置棋者一
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位將益故也此以
俟能者我則安能曠無以應是時有年內戚亦有番
其行者有年謂曰如君言出矣第隨我改步能如志
乎留者默然有年曰然則必須少遲矣吾去志益當
決矣竟拂衣歸有年在即尤帝意廢棄諸賢每月必

惟故人始無旬日間者此後指病猶疏存不置其片
內閣終始無所拘士大夫私談皆咸以涉太激為慮
而有年弗傾也此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司冠紳
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為圖歸乃萬難
藏寺中讀書自娛間與兄有孚及諸故友詩歌相酬
各賦袍袴衣不問者不知為珍華也戊戌正月卒于
家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斂資子
姻戚乃免喪事四月起南石都御史故事大家辛鮮
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而有年獨以

識大錄

右都起蓋政府素疎未擇名用之賢抑之也然有年
捐館已百日矣計聞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有年為人
廉直細行必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絕不可責
有一善力為稱譽然主在辨真偽尤重大節寧凡有
假玉缺缺難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
古文辭即小韵無不註意常有志金史孫廣笑曰司
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焉有年
曰夢恐才謝左馬公果勅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
未必即以覆瓿也然竟未克成也西經人著述稿

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

識大錄

徐元太

徐元太字汝賢寧國宣城人也魁梧修體手神爽朗
目光輝：外射天資明炳讀書數行俱下為文不經
思理筆之就而才氣逸發卿先達咸畏之嘉靖己丑
登進士授江山令尋居憂起復知魏縣元太素諳吏
事其治二邑蒞政稍敏起疏弊竇更革靡留而腹繩
臣所止所縱含豪族備：毋收非良善得安其業故
聲藉：謀績為天下最徐吏部主事歷驗封郎中品
藻人才以佐其僚長熟涉允沃萬曆丁丑分校禮闈

識大錄

徐元太

所授若蘇稽光慈學輩皆海內名士時稱得人秩滿
陞山東左叅政僑輔臣張居正有疾蒲泉諸司約衛
丁盜崇元太正色曰此舉何名乃為又倚手臣為君
倚手殆病不與眾大斷居正校朝野高其節尋轉福
建按察使會浙有脫巾之變復移浙泉元太應其首
惡真諸法而撫安父側一軍晏然未幾遂還其省布
政使明年召為順天府丞平日文法禁抗弊畿內
民物皆臻閭閻深惡奸冗大猾肆為不法墮崇石室
多起札制而流俗之論頗以泄：為寬學元太謂芳

盛苗穢胡可弗弔乃以嚴猛治之杜徐博擊不恤怨

離喻年京師肅清豪惡皆斂戢庶民欣和獨是番不
靖：帝用廷臣舉拜元太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治
兵勤撫諸番蓋古及羌種也番別生熟姓分大小共
為四十八寨密近松茂聯結諸夷山陝水深徑通一
線厥俗頑犢驚驚輕死負固跳梁而我不得其要領
迨抄無時民殊苦之嘉靖間羌番交煽遂將禦之全
軍覆沒自是守臣謹言征勦而籍名曰撫以文其莫
與之非所登布帛茶鹽之需歲增而諸番愈驕國祚

識大錄

自若久之益無所預備遂收城墮壁覆軍殺將及是
聲勢大熾而郵驛動元太受命即疾驅之蜀至則緣
輯人心鎮之以靜而大將軍改詰戎兵勵士氣凱旋
才勇職朱文達還之垣周于德於群帥中知其沉鷲
有謀委以兵事而厚遇之蒲悉指臣集議問元太所
以致寧之策元太曰取夷之道在於威恩相濟蓋非
威不嚴非惠不懷苟恩之以恩而震之以武時敵生
亂巡來撫臣惟怯畏事去靡姑息致彼夷眾組而無
厭隙為腹心之患若弗憂難蔓將滋盛國之不易矣

然師或輕舉而難繼挑逗此等落套處未蘇似宜遣
人宣數威德陳示禍福使其覺悟歛首惡以贖罪而
與之更始率俾則緩之而備益嚴梗化則討之而武
毋贖如其怙終不悛實是使之無恩而我得乘其非
戒振旅但征可克也人慾投首我心斯揚然後以惡
懷之彼將柔服詎敢復叛外衆以為然因道通事者
諭諸桀者誠能悔禍改圖當除其前惡撫之如初逆
命者終滅無赦諸番非直因遵踉蹌愈甚蓋玩我疏
怯也辛巳正月楊柳寨苗糾徒數千攻蒲江閬元

識大錄

太令余將朱文遠禦之文遠因閱養院向賊氣稍衰
乃出師奮擊大破其衆斬渠帥三人遂踐賊巢攻拔
二寨降殺寨而還然諸番尚負固弗肯會議重用兵
欲固是撫定之元太曰蠢尔苗夷敢行誅札者咄我
莫慢耳苟非大勦無以中威漫言招撫則弱形愈見
諸番愈張必不免也雖勦撫有難偏廢在今日則宜
撫後而勦先若夫番勢之盛固云恃險亦窺我軍所
從事而彼得降屯相抗故其說難摧誠令三軍通地
列營使彼莫知運動之途而各自為守則兵分勢弱

人有虞心安能與我角乎又河東河西未可並勤以
分兵力就二者而圖之則河西猶限一隅而河東與
各關並相接其為患也孔棘其驅除死不宜緩且東
番既平則河西蔑膽乘勝以行勦撫若反掌矣於是
群說豁然靡不心服乃以用兵機略奏聞帝悉從
之遂徵發諸道悅師四路并進命總兵郭成將銳馬
兵七千屯于黃沙堡據諸番咽喉以奪賊氣遊擊將
軍周于德將播州兵七千軍擺鍋嶺以壽其前遊擊
將軍邊之垣將酉陽兵五千軍于嵩梁以攻其後參

識大錄

將朱文遠將平茶天全兵四千五百人于茨溝制營
扼其要害而擊之仍徵監軍道凡諸總惡者殄滅之
無遺育其脇從陰逆雖藉致服靡常而能知向化畏
威即許赦順至於熟番及素遵約束者則畀以旗使
之玉石有分亦所以孤賊勢也皆受命而行三月師
抵黃沙番苗剽掠率衆迎戰我師驚而攪生獲之轉
戰而西前無橫陣遂深入險阻克名寨二十賊鳥獸
散潛伏叢莽可跡跡衆欲班師元太曰今兵威雖
振而竄逸者多明大小衆觀尤為禁點未可以其雄

攻而縱惡若僕再舉益屬耽延美河西九姓惡番恃其重險仍故張皇自雄亦宜討之彼業數者見我兵之西事守險必疎固乘其怠忽之機倏尔回戈東向則勢若從天而降墮之又何難哉於是移軍河西陳兵黑水之上望師而降者數寨其五則候驚者尚衆元太弗謀而旋軍疾趣河東衆數解嚴元太掩其無備大破之俘渠師而夷其衆然後張勳河西悍酋念白草毛夷二十八寨路當東南西路之樞與河西勢相犄角若不先撫定之恐我欲戰而渠為爪牙哉

識大錄

欲進而渠為淵藪因而責之則謀亦合并而圖之則敵愈多非齊師設萬持以善月未易克也乃移檄申戒諭其轉禍為福且現之兵群毛震懷稽顙謝罪已輸常賦同于編氓折梁閉遂以明與番絕元太皆撫慰之乃進兵河西諸番號號降者又六寨其送命者餘十五寨負險進戰我兵擊之應降潰潰燬其巢穴靡有孑遺焚溺死者不可勝計獲名王數輩凡斬首千七百七十五級俘七百餘人毛番悉定以功進兵即特即燕食御御史明年秋建越逆苗王哨大哨及

黑苗諸夷並擒孔冠掠四境五衛皆罹其毒元太復命諸將討之燼諸昂州俘五哨追擊大哨于河六山首射殺之遂平建越賊乃苗撤假者黑苗種也與中興夷白族連結元太謀先勦除以剪賊翼遣指揮李獻忠由間道襲之獻忠遵節制敗元太乃益徵兵作四軍以討賊命周子德將前軍由中鎮米又連將左軍由馬湖邊之垣將右軍由建昌而躬率大軍總其後以冬十月進兵至官庫河賊悉衆來逐元太全天全周陽土司兵擊之而潛師孔江流繞出敵後賊

識大錄

驚潰斬白族子河則連凡至冷溪河獲渠魁阿擺賊退保馬蝗山元太虎兵攻拔之奪其積儲以餉軍賊復據大鷹崖阻截馬溪國守欲老我師元太以除夕進兵乘虛掩其巢斬白族子陳賊失險勝落矣會大宣度我師不能進稍休息地脩元太亦度賊不我虞即冒雪掩之倏而輸重險諸軍畢登乃大鳴鼓前賊駭愕靡階皆降總交格殺殺大苗餘潰圍去追殲之遂勦賊乃斬撤假而夷其巢地夷聞風送款叩首流血願世奉約束不復使叛元太乃賞之勒銘大鷹崖

為華夷界盡撤牌號與盟而班師是役也勒定二
百餘寨斬首五千七百有奇俘獲一千六百七十餘
人攘地凡百七十餘里立屏嶺治捷開執政繼其
功獲進服俸一階賜金綺而已元太久勤王事以勞
致疾念西却安未暇求去喻年始請告歸辛卯起
為刑部右侍郎明年調戶部總督倉場尋轉兵部左
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會倭寇朝鮮撫臣惑於宵議主
和元太抗爭欲戰當軸者惡其異議出為南京刑部
尚書未幾事敗如元太所籌元太遂以憂憤適疾惡

識大錄

乞休致 帝憐而允之復命撫臣於病瘡奏聞起用
由是愈為當途所忌臺中薦章十數上竟不復起然
元太亦休功名無復用世之志矣家食世二十載杜
門却掃博綜群集潛心撰述千牘不及有司至於利
病興革則為懷言無隱指貲三千建長安壩蓋渡有
法旱溢無虞鄉人受其賜家僮弗遵約束輒擅殺之
罔敢有懼秘而矯虔者丙辰 月卒年八十二元太
為人稠隱潤達才識英邁居官勤敏務求實效而強
毅有執遇事奮發不避險夷故所歷多著顯績聲望

赫然顧方歲暮合宜行己志弗能獨世沉浮用是再
勸大雅而賞不酬勞位宅列卿而不獲歸庸卒以粗
怡終其身衣榮之典實闕焉其所著有吟易編喻林
集平番奏議行于世

識大錄

魏學曾

魏學曾字惟賢號確庵陝西涇陽人舉嘉靖癸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有推當為商人居間欲冒文易銀銀鉅萬尚書葉訐之矣學曾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為此輩囊橐耶批弗與尚書無以難也遂寢之嚴嵩執政竊龍名士欲改學曾吏部要其一竭始決學曾弗往揚聘總督薊遼以學曾端恪有才欲假事為之學曾不肯受事再強之辭曰度吏部最無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幾得入

識大錄

魏學曾

為兵部尚書又欲得學曾為屬學曾避謝之其非肯十進如此奉命出督宣府軍餉遼虜騎薄城下守者不知所出學曾遽揖戎衣求城指授方畧虜遂遁去遼人大喜謂折衝樽俎乃不在東城在王計耶頃之權光祿寺少卿尋拜食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費勇者數句虜為患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學曾至固不問賊以為言則曰費本吾人的處置失宜改分通耳我且撫而用之何賂為詔傳虜中勇以為信然謀市夷入城學曾偵知勇在遼前帳下乃開之

覓城中而執之虜患以寧晉右副都御史尋以疾告

庚午起為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高拱以閣臣攝部事閣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學曾為立年格杜請謁拱性劾直寡合獨札重學曾每事未嘗不稱善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學曾獨明其非便拱曰此特為康之耳學曾曰罵康者如牛馬然操縱在我封貢成絕之速禍長此安窮反有制焉而不能制未能窮康也拱悚然曰慮不及此為之奈何學曾曰今不朝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彼不從則閉關如故

識大錄

夫不在我議遂決于中神宗即位拱與張居正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頗皆倚重學曾已二相中失歡而居正欲得學曾為助心知學曾與拱至為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為博高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拱者矣學曾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為國即有失不准盡言博之一言非所敢聞也居正為改容謝焉七何拱竟免廷臣失色學曾獨大言曰工殘祚而數日首逐一頓命大臣豈正始事耶且此詔出何人手卑不可不明示百官矣為梁然朝罷更

要九卿詣居正所諸人有至有不至而居正雖病謝
罷客拱遂行當是時居正以師保朝委乘輿馮璫衣
裏用事學曾獨斷如也天下聞而壯之未幾晉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行而有列白簡者有詔號
新命以侍郎還里居數年居正既乃起為戶部侍郎
未任改右都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路大
開有群擊執政家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
疏保晉次及南都九川疏上學曾後至獨曰不可大
臣進退取自工裁國是乎人情手衆心服其言頗重

識大錄

逆宰執意相視首鼠學曾奮然曰此自出學曾不可
不以相累也於是衆乃不復言保留事後月餘果有
言之者學曾遂再疏乞骸致仕數年會虜寇西北伺
書旁午有詔簡大帥廷臣咸舉學曾遂以兵部尚書
兼副都御史起督陝西三邊軍務學曾屢辭不獲乃
移書政府曰吾聞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
致貢未武備日弛此來人積弱之漸必我行者則罷
致議戰其可乎不然吾不敢以國事當此難批收政
報書如指始執道辛卯八月至國原唐蒲明莊二部

小擁衆數萬捷邊學曾遂擊大破之斬明安獲首虜
五百餘級莊前進去上嘉其勛晉太子少保登一
子世襲錦衣千戶方計圖火筒值有寧夏之變呼拜
父子故降夷也宿有異志會撫臣以事摧折之遂戕
撫臣及兵憲據城叛人心洶學曾以寧夏駐鎮士
馬物力克均而賊已負隅又其家多悍卒降夷布滿
城中顯言攻之則彼守益堅而攻非可旦夕取也內
窺閭外迫虜則不可支第勿使其內訌而外潰斯坐
固耳攻城之策為不得已即日發二墩偽撫以緩之

識大錄

旋移檄各鎮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偏師駐
花馬鳴沙州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陣又分兵
收服四十七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發帛婦
女賄虜時與虜出入學曾多發賊死士夜衝其橋
虜巢幸其父領告南道無報也兵餉四集遂進師薄
城下圍烏賊驍將呼雲中箭死賊氣以奪而賊堅不
可拔計惟決水可灌城恐多傷士民且促之從賊
不便乃築堤障水實土塞閘水圍城如帶漲七八尺
城浸且圯城中俱且譟學曾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

昔城中從賊黨使自相圍居民亦多受指為內應未
幾時氏果與其黨自相殺八月甲子夜城南門啟我
師鼓噪入呼氏闔室自焚或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
欲攻城有議學曾逆逆者詔選學曾問狀錯紳多為
上書白寬而學曾終不一言自明上亦感悟復官
補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丙申正月以疾卒年七十
有二學曾資貌魁偉慷慨有大略立朝侃侃履方守
正沒恥脂韋軟媚之習敦行好古居二親喪先後共
載不御酒肉不涉中門事兄如父視族黨如其手足

識大錄

視鄉人飢溺由己輕重賑之無不滿意沒之日里人
皆家臨巷哭尸視於社所著有四孔後式注陽志連
陽奏議確菴集行於世

梁夢熊

梁夢熊字男兆號龍潭廣州番禺人元骨陰起復辟
炯如電切逆里中先睹逆號呂群見靡不驚服間
有鷹犬為獸立職分部伍鷹犬皆馴服年十二折節
讀書過目成誦未幾補諸生嘉靖乙丑舉進士除福
清令以廉能卓異徵拜監察御史居臺三月所論列
皆國家大政侃侃無所避會唐首俺答以其孫七
入雲中求改請封貢夢熊抗疏不宜許忤旨謫歸陽
冬二年量移歸德推官歷遷南戶部郎中萬曆初擢

識大錄

梁夢熊

贛州知府肅清群僞龍閩市無名之征巨盜葉塔票
挂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夢熊謀之督府悉購
塔挂所厚善者令召塔黨還因塔黨之來歸者令召
塔所親任推赤示之令入塔巢穴中間離其巢塔腹
心內潰而不知也竟師萬餘人入夢熊率兵深入急
擊之塔眾倒戈相向遂斬塔挂禽其餘黨以其地謀
長寧縣治百姓就所任祠祀夢熊而監司中有忘其
功者會類推官以履畝深入賊巢為餘黨所脅將求
此中之夢熊以計盡誅其人而頻幸無他尋丁內艱

識大錄

婦苦中猶出奇俘搭黨類不顧致之軍門閭境
然疏聞 詔賜金幣服除起捕安慶府會有公田之
令上下一切以苛刻為能夢熊崇寬大務從民便致
緩期奪休不顧歲大旱夢熊憐而立應百姓建留雲
亭以志德壬午理雲南副使未工改浙江海道夢熊
至官同視形勝悉召境內兵益以海艦令色至敵于
外無俾闖入海波息警會有 詔求還才臺省交章
論荐調永平兵備夢熊難多智略善用間能同敵間
為我用復以間用間輾轉不窮治兵整肅所制輕車
神機尤精一試運東虜皆服靡當遂以聞下其式于
九邊仍 溫旨慰勞加右叅政遼陽部士卒鼓噪夢
丙夜馳諭之即受約束無敢謀者丙戌大計舉廉能
第一居三年虜騎不敢窺邊遼山東按察使再晉僉
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湖北節制三省政事各
撫按以幣交皆取償公賞夢熊獻命典謁互易其幣
以報舊習一洗卑卑首級一千戶倡亂夢熊笑鐵首
惡遂定之時土舍楊應龍驍塞縱恣多不法夢熊力
欲除之而西省異議應龍竟 誅其逆卒為大捷人

識大錄

始服其見是夢熊又念貴竹咸土司准訓增新貴
縣治民夷帖然庚寅陝西有警調夢熊撫陝會與
略尚書扣殿異意書不得展乃密遣將擊火苗莽刺
工川之衆走之辛卯擢副都御史撫治其肅威名日
盛松膚及海西諸虜皆遠徙不敢窺邊壬辰寧夏副
帥呼拜呼承恩劉東陽等自恃衆強又虜方賂悍而
邊備素單弱遂決計勾虜叛遂脫撫臣宵宗室虐饑
張甚夢熊洒泣上疏願捐身討賊詔下即帥師啟行
入靈州境虜救萬騎突至夢熊命統將麻貴等出其
不意破之虜復以敗賊台傳城北門夢熊率兵搏戰
城下士殊死鬪奮勇陷虜大挫而遁賊既失援乃
堅壁以拒王師 朝廷憤師久無功懸封侯之賞賜
上方劍俾當軍者得專決尋連總督以夢熊代夢熊
召將士激勵之將士競奮晝夜環攻決水灌城夢熊
親冒矢石督戰用神機炮其接牆擊破下者二虜酋
援賊者賊氣沮喪夢熊益耀兵震賊而聞貽蠟書以
移其黨俾為內應遂以神機克而聞百道攻擊承恩
等俱不知所為斬劉東陽許朝土文秀等首已降弗

聽益進兵攻之倣連發如震呼聲動天地呼拜自焚
賊之俘承恩承寵傳首九邊捷上朝野大慶夢熊一
切推功前總督及諸將之戰戰者論定晉右都御史
詹一子錦永衛世襲十戶夢熊請移鎮還固原休兵
偃甲未幾疏乞骸骨已未吏部疏修舉邊功拜兵部
尚書己改南工部加太子太保致仕卒

識大錄

劉東星

劉東星字子明山西沁水人舉隆慶戊辰進士改庶
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往陳垣南數月值高拱復相宵
人附麗政多失平東星將上章劾之或泄其語拱恨
因請大汰言官所歷貶省蓋然也東星謫蒲城丞稍
遷盧氏知縣萬曆改元召為刑部主事署中有所叱
咤不當其辜他即毋敢准也東星獨力白其寃尚書
司緝之曰獄有左驗何據而出東星仰視曰雖有左
驗情實未明亦何據而當之死尚書起謝罷即竟傳

識大錄

劉東星

爰書繼死已而事向尚書及他即皆錮官而東星由
此益知名轉戶部員外郎出為河南僉事累官藩臬
長吏士辰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地方其時倭寇朝鮮
王師征之宿重兵于天津羽書押至歲又大侵東星
外畫東征便宜內理荒政條上改折蠲停差次及請
臨德漕粟數十萬斛立法平糴官不失直而民賒給
是歲也西輔飢而不害博陵盜起聚且千人吏請發
虎符誅之東星曰此潢地弄兵可尺撤下不戢其魁
餘賁不問乃皆解散矣己轉左副都御史入理院事

專遣吏部右侍郎以憂去戊戌河決黃烟運道告壅
上用廷臣舉即家拜工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御史督理
河道併領漕政故事河漕為兩府督漕憲臣居淮主
發運治河憲臣居濟主疏渠會有大役兩不相謀幾
廢成功朝議合之便乃總屬為七省監司長吏咸受
節制東星既循行河堤相度便判以為漕渠梗塞其
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並舉之于是議
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時賈魯河
故道也至嘉靖末北徙尚書潘季馴嘗議開之計費

識大錄

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烟稍遠成渠惟曲里舖至三
仙臺四十里阜陸如故東星因而鵠焉又起三仙臺
為之小浮橋開支渠又濬漕渠自徐和至宿通甯可
十萬諸部吏民若周閭焉明年告成詔進工部尚書
副都御史即伯界首二湖揚之巨浸將波決漕風則
善溺東星乃建議鑿渠成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
比成費可三萬加口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所冰下流
而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陰虞以來數遠近臣行視
莫或決矣尚書舒其嘗鑿韓莊中作而罷至是東星

遂成之初議百二十萬費且七萬有渠形矣而會河
決宋中故道填不可舟裝謂加口若成明年新運可
必乞靈河矣會東星遭疾瘳後休養治書總理河事
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即由是疾益篤辛
丑九月卒于濟上年六十有四東星為人癯而健骨
風神瑩朗日光炯然警敏多才遇事風生而能持重
不輕發談說繞繞不為畔岸而中甚勁人莫能抗也
歷官三十餘年以儉素自持法服之餘布衣芒屨食
常脫粟家人化之歲嘗大飢躍粟以賑屢獲田間時

識大錄

逆野老泥飲孟羹豆飯皆為盡飲足迹布至公府有
竟無告則為白之一日憇於道周有輓輅而覆者號
易助予東星即臂而出諸渚路人驚曰何物敗夫至
使天官夾轂起河漕日方憇于門二騎士奉檄至謂
其田父也揖曰為通主君東星諾而入使出召之騎
士為伏請罪東星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乃公尔其
敦朴如此狂濟上時臨清稅使虐而激變喋血若門
東星聞之立遣一將率微往撫定之而並以狀聞或
謂濟清相去且數百里有兩臺在可毋煩公東星曰

不然大臣出繼惟利社稷是以安有東賊方州而河
漕襟帶之區視若秦越賊守謂何其早燕趙齊梁定
流徙滿道東星出扶金為倡下記所部各以多少設
衙舖賊者所活甚眾又下郡邑諸城旦徒惟盜竊不
免其他盡令將河得以輕重相推地其什五六既頗
省召募徒得早脫所生全亦無算凡厥所為福利于
民多此類也平居訓迪子弟惟理道檢相為先不及
榮利閭海內名頓不遠千里道之從游後當任子憐
弟孫孤幼歛以官之其子唯然惟命也無二緯及東

識大錄

星卒交游時運一無所受曰凡人命也斯以知其內
訓矣

李化龍

李化龍字子西到號露家大名長垣人母吳妊時夢
玉柱立庭中麒麟入懷孩提明慧絕倫讀書五行俱
下乾隆時傷文出入人意表萬曆癸酉舉第二人明年成
進士除嵩令均縣平訟典民休惠暇則進諸生訓誨
其文行邑有礦奸民攪開或言官募人採之使化龍
斥曰是海民爭也封識如故後十年工總言刊者
開礦自嵩始海內騷然思化龍先見遠慮矣期月嵩
大治世以方子奇治河云用高第微坐革不及格又

識大錄

李化龍

不善事當路人僅推南繕部主事稍遷郎中移南吏
部典同郎親中丞吉水卸給事嶺南唐文選切磋文
行於書無所不聞六籍諸子史外天文地理風角占
候皆有精詣為詩文倫諸體不規古人而博雅中倫
張諧杯酒揮毫數千言大家推選還河南督學僉事
廣布功令以禁陽傳註為式然諸予說者轉山東奏
議進副使仍董學校治一如中州明而敏公而恕河
洛齊魯之間士域：郁：如也己還河南恭政未上
改太仆少卿轉右通政會逮營御史食彫廷推

識大錄

撫臣梁廷選莫適任以屬化龍懼金都御史化龍太
息曰食焉而避其難無為貴臣矣驅車就道首請補
缺餉給同馬無以營馬供卽傳明斥堠嚴偵探控要
害等攻守終日欽：如對敵狀卒能得虜首者予五
千金乘馬中募府門而出市人觀之日與新帥董一
元詰營中運練刑牲以血瀝酒飲諸部曲而天之日
居平虐下者臨敵還儒者有如此酒士人：冀得一
當報化龍而連虜土蠻子卜吉周罕連把亥子把
克兒其族炒花：大最驍悍知連兵以征倭疲分東
西道期廣寧南台圖化龍詰帥諸虜環視我不戰益
壯勢且無連一戰而還可存死猶為之况未必死
耶西虜卜彗象數萬難與爭鋒所託：在右屯石屯
有備足自保陳虜炒花犯免衆財萬餘併力禦之必
敗倘敗而虜可不戰而走也東虜五日不出化龍策
之更遑兩日虜合我兵奪氣將何以戰下今連兵覆
僕武堡虜至見無兵鼓掌而笑曰盡真畏我率衆疾
驅過之未半覆四起呼震天虜駭而奔斬奪四百有
奇棄牛羊駝馬偏野幕帳甲冑山積明日而虜至右

識大錄

此張寧廢城隅指揮傲視人分衆紀懷武綴我師而
守者先於城外築壘：外濬濠：外多品坑攻五日
技窮莫如之何化龍復募敢死士二百人襲其營虜
懼而却連父老言生髮未燥以來無此捷也虜復報
忿命我師敗之靖遠敗之高平敗之黑山大敗之什
方堡具小醜怨商長已市許之羈縻不絕而益修內
治增戍卒給火器路適探革偽襲設卽佐堅右屯之
守厚家丁之餉有功若死事者賞不待時連人歌舞
於塗安枕卧矣 上勅旌其功晉兵部右侍郎任子
世錦衣十戶而西尊人念化龍淹卹兵間涕泗時淚
抗席化龍沒念西尊人遂病既三歲殯事可息肩力
請婦亡何會播賊揚應龍變告急 上卽家拜化龍
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化龍受命卽并道入蜀時
賊勢方張屠綦江城泰將房嘉寵將擊張良賢死焉
化龍銳意剪滅殲兵力畧無可恃以計緩之移文詰
責意若示撫而厚集兵分八路：各三萬四川綦江
路屬帥劉綎南川路屬帥馬孔英泰政張棟護之永
寧路屬副帥曹希彬合江路屬帥吳廣泰政謝紹護

之貴州分烏江沙溪平越三路屬帥李應祥按察使
楊寅秋奏議張存意護之湖廣偏橋一路屬帥陳璘
按察使胡桂芳奏議魏養蒙護之諸偏裨郡邑長伍
凱便宜更置轉運芻粟舟車負任千里相屬奉
賜錫登壇誓師所不同心戮力者殺無赦化龍計賊
穴海龍洞必負固若我師宜協攻圍捕木山羊簡臺
諸峒為通逃藪晏山崖門桑木諸關為門戶宜先斬
閔資在蜀笑胡廣偏橋外九苗遺種賊將為援四牌
不掃三渡不通固未可攻也貴州夷狡而兵寡軍興

識大錄

不給水而與賊唇齒無全錄賊責在楚黔矣密授機
宜而行諸為賊守者送則磔之順則貸之已破楠木
羊簡諸洞大敗賊官頃望草垠乘勝衝桑木關拔
之已敗賊金子垠破晏山關薄崖門力戰水牛塘據
三圍山山高海龍洞數十何賊萬餘列棚甚堅我師
死戰拔之俯視圍：熊汲不通南川路衝其前暴江
路為敵駐永合二路乘之破養馬養鷄諸城海門龍
鳳諸關賊大恐挾妻子夜遁固上而以鐵為關為守
會霖雨白日晦冥化龍督兵併攻破之固前重圍復

嶺賊等石雨下我師仰攻不即克或訛言酋死人無
關心於時化龍新喪其兄繼喪其偶尋復奉父諱慮
諸將解體故淡草撤為師期益購象卒先登奪誤報
酋死者官今斬賊自贖連破長坎馬瑞青龍毋氏諸
固入三渡板白田下令五師分日攻固破二城六路
兵蟻附雲梯上賊窘莫知所為縱火焚其居雖經死
縛其婦若子女若黨與無噍類矣是役也進兵總百
日獲賊巨魁一生致諸部落酋千一百有奇斬首二
萬二千六百有奇俘賊屬五千五百有奇招降賊十

識大錄

二萬六千有奇獲賊生口一千有奇招降民一十
二萬有奇拓地千有餘里露布以聞上御門受俘
告捷于廟百官建賀詔示天下而送化龍議置府二
州一縣八衛一與中土苛分隸蜀黔設元戎憲使鎮
之化龍屢請歸批表上憫其賢勞許焉化龍慟不
及侍父含歟以倚廬日為始喪將三年河決運道阻
上用廷臣舉遣使即家起化龍為右都御史兼工部
侍郎行河先是河臣劾議開河群言蜂起功未竟
而中樞化龍念河數為漕梗所費水衡金幾動以億

計而訖無成功為今之策無如疏加河道拓為新渠以避其害則漕患永紓矣乃上言河自開歸而下近代通行路有三中路濁河北路銀河南路符離河也南路雖近陵上有隋堤中有九岡十八窪下有歸仁堤於陵無害以其北扼山南近淮下流塞不遂而上則潰而南皆能亂淮久之淮患必及陵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必涸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太行堤徐呂洪可恃而下流亦善潰堤潰潰魚沛間為沼利害者也中路不南不北遠陵而可濟運前

識大錄

督臣合三省漕河見為得策以資用之功未全舉狂瀾雖迴下流渡溢今自堅城至鎮口河形宛然已全同昔惜力京省完濁河全功收中路永利何所不可而霍源為虐人半死徙餘才氣息才為寧堪重傷驅運番荷踵之夫為揭竿斬木之兵憂虞方大故漕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則復貫魯河走符離通濟王所接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結便乎嘗綿現之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繼其魯河以紇淮則不可河已過太行乘浪以守禦門庭之寇故制膚之定計

不從運道後問我惟是加河工疑信相半焉而論之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九梅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無資其利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無以載舟是無水堆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無以牽纜是有水堆也加河開而運不惜河有水無水任之而已善一黃河運河之賊也用一里一里害避一里一里利以二百六十里加河避三百三十里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閱涉善二運借河則河為政得用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惜河則我為政得

識大錄

批河固利便而徐治之夫徐蔡利便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三百七十萬估半工二百六十萬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漸四十萬今以三十萬開二百六十里事半功倍善四江北山東患水極矣老幼轉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募夫以春荒復與麥熟人散仲淹堤湖取鹽發倉一舉而得善五漕艘畏河漲為害過洪為在善盡加河番暮無妨可地禁限寬窄罰運軍不以趕幫失事善六設者曰運不惜河則河防疏恐恣橫流而害鳳泗夫開歸

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但為民禦災而若此矣况後患其何防之歟疎疑者曰徐州天下咽喉一旦令其版如重地何徐之為河也可計日待小民安土重遷曰如河奪其利如河通開而貿遷化居必移沿河上下民擇平土而居之是為徐曲突徙薪也何疑焉計費可三十萬業已括餘金發倉粟留漕粮不煩內帑自李家巷至劉昌莊開新河八里建閘一座即中梅守相副使劉大文任之劉昌莊至萬家莊開新河十六里濬舊河四十里而贏建閘一

識大錄

座滾水壩一座築堤二十七里即中梅守相副使傅良諫任之萬家莊至黃林左濬舊河三十八里而贏開新河一里而贏建閘三座土市東開新河三十里主事沈孚先副使陳簡任之黃林庄至五河口濬舊河四里而贏開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滾水壩五座即中梅守相副使劉大文任之單縣備大行堤北面六十九里南面護掃二十四里參政朱三聘副使傅良諫任之按察使汪可受總考成此其綱也司道府縣會議十三事具在案蹟其日也夫

治河恐陽運使不北恐傷使使不南北迫阻無藏身所微獨民苦河亦苦矣如河成與陵運遠北守太行從南守隋堤中間蒲揚豐沛各以堤自救聽河行其中歲度受水之方獨組掣賑錢較費不及治河一二而他所省更不貲此以不治之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堤者終有蓄徙捷運之虞來歲有秋大濬閘河開中路是王剪之伐楚也際歲山固守行堤是子囊之城郢也果止此矣上從其議化龍復言河中路復有三路一曰黃垆出趙家園地在上流恐奪全

識大錄

河而南宜總其自為支分無大閘以延寇一曰六座接出鎮口前督臣所開也一曰范家接出小浮橋前會議所及也宜自登城集以上開渠引河下分二路淺之范家接以下經小工山有可通堰村永固諸湖出宿州符離橋入白澤河可殺水勢徐州泗水沿災其下石店天然減水堤也然豐沛之患未免移之楊山利害相校南止災一邑北則便全漕范家橋在楊山東水成諸野未至灌城擇害莫若輕斯之謂矣前計費三十萬專為開如河增行堤未及分黃諸就近

地全棄可用者為處置無以各番失事機無以節省
貽實惠上從之半年加河通增水驛行李無留
滯設開啟閉以時歲漕數百萬無所梗而分費工亦
成通達毋喪慮漢人有佚志固疏言兩河並行是兩
敵相持之勢也鄙諺有之兩鼠並開將勇者勝臣愚
恒言有草有加堤可保有大河可守可塞向後
無異說惟督夫料進退工耳吳工日進舊河日減新
河日增子孫相結愚公可以移山跬步不休跋鱉可
以千里臣雖居憂不敢貽後惠惟在事者深思臣言

識大錄

化龍婦又一平上諭內閣平播功大無一封侯伯
者何以顯忠良之臣傳天下後世竟為閭臣所沮乃
嘗化龍少保兵部尚書任子世錦衣衛指揮使服象
龍服除服命掌京營戎政所條議四十二事上從
之權貴徒卒乘馬蓋以掃營營政改現矣尋領部事
大璫現武弁為外府政以賄成化龍擢其存劉多壽
登歲久近於堂以次擢用請錫不行而摘其恭恭者
予一空名勒婦里松門逆塞唐王死三娘子老諸酋
擁兵事立馳援諭之而定當計武吏所斥大金吉魯

帥倚仗神術威晚者若而人又上防邊任將十六事
者為今正統而前大臣三孤不兼官銜後無不兼者
化龍官少保蓋猶舊制三年如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保以善播邊事論功者少師陞任子錦衣衛千戶為
世指揮僉事命下而化龍已歿年五十有八疾革為
遺疏乞下相臣補大僚銓臺省起廢棄諸軍國重事
上覽之動色為罷朝一日敕贈太師謚襄毅時三十
九年十月二日也化龍休鴻大魁傑音吐如鐘四夷
覩聽形神俱肅助勦戎馬熱烈赫然乃論者顧獨沒

識大錄

其勦瓦圯地之績而錄其柱援之功有三焉連陽李
氏世為大帥私家益實戎伍益虛虜月入寇戎日報
捷所失堡壘為田父之莫可踪跡雖効罪多與援真
還舊物連帥數易今洛不行集天下兵故朝鮮連當
十二兵所過蹂躪甚虜倭使往來現連易與耳然虜
卒倭以斃項我倭亦不能喻朝鮮而愛劉我則以有
化龍在曾未三月大創虜即宿師為垣氣掃積寇振
積表連始為國東敵功一也播前再紀順不聲罪故
討悉我寧夏朝鮮之師疲于奔命日已無蜀黔水西

商陽赴義討賊而陰規望成敗蜀黔人苦米未用兵
苟旦夕無言撫者十九司馬賞格以夷攻夷能平播
者與播是時安氏方強力能摧滅之而有飛揚跋扈
之志嚮使益之以播西南非我有矣化龍削其格不
行所徵安氏與他夷兵不及十一安氏莫測意聞見
化龍用兵如神棄其子播中不顧登控縱送惟其掌
握而播始平最後爭播界片言折之莫敢携貳功二
也送嘉靖末河大決以十數決旋築旋決相尋無
已山以東河以南北畿之南盡之北民死於河者

識大錄

死于治河者無萬數而吳越江湖漕粟沉舟微調竭
澤不與焉自化龍開加河天下始知河之利不足恃
而害則可避級拘享單沿習所救民命節民力不勝
數功三也嘗欲復舊運陽與開原廣寧相望欲開加
河下由鴨頭集落馬湖北岸至宿遷盡去黃河諸險
惜也會去位弗果而繼之者遂黜己化龍為人潤
遠大度容人之過惡聲不妄加僮僕帥劉綎齎黃金
玉帶為吳夫人壽化龍奏彈不降終不掩其戰功客
造門：無留者座上常滿詞賦方伎輻湊並進雖廁

晚已衣必曲濟之无好獎掖後生士執經受業府為
時棟者鵬起傾家廩食里餒人全活萬計聞化龍病
傳頓呼天願以身代為文章雄渾朗豁善論事理使
人讀之心目開明無所疑眩有詩文奏議若干卷行
於世

識大錄

曹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洹池人少為尚理學專靜研究聖
下著足處兩執皆穿事父母孝志愉正父好善信佛
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獨書主父其言
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
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
之卒向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將十載以
憂去去及六年俱廢墓下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
霍二學上疏爭留之 成祖以霍先竟與霍、人愛

識大錄

曹端

端如父母服其罪獲報度而不忍臨殯偏偵監臨大
吏過者敬謁諸益不敢為齋富之又六年卒于霍、
人罷市巷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皆實不能歸葬遂
葬霍子瑜琛亦廢端墓相繼死葬端之墓傍正統中
食事張敬建祠於洹池其後有黃鰥修者謁洹池祠
詢端墓尚在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命其地客
珠卿哉捐貲為縣命并其二子改葬於洹池端所著
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而銘釋義經述解性理又
集儒家宗說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獨諸書金城

彭澤曹端皇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
誠意長學士道學之傳斷自洹池始也攷書河南巡
撫請上章從祀孔子庶不累

識大錄

劉觀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博綜群書經傳子史靡不淹貫下筆鋒氣逸發率在其名宿正統戊午御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為事四方來學者日眾隨才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歲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脩己治人之事以臨觀者復刊資志恒心二圖置座右又大書

識大錄

劉觀

誠明張載而子各爲義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到老頭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便爲事業了當皆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何復言問取務儉恭起作四歲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宦嫁喪祭悉如朱氏祀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

隨力司食之觀爲人高賢行終其身既晚業服泮祀鴻鈞不異貧止每旦祇謁先聖畢即穀坐一室克日無懈容陰寒酷暑不少輟書院之退居曰野庵學者稱焉以應先生

識大錄

吳興洲

吳興洲字子傳號康齋崇仁人父傳官副子司業興
洲資稟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歲終不
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務
明道亦嘗有微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
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五經洛閣詒錄收
歛身心沉潛義理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上
道者致疾乃還鄉遭風舟焚覆衆皆驚怖失措興洲
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卿動

識大錄

吳興洲

必以孔氏爲其迂或西其辟與介特標然不少變
於俗市親孝敬如夫而恃奉繼母如行止侍其母諸
弟友愛無爲夫婦之間未嘗有憎客每省親大學粗
衣敝屣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里閭之人多模逆弗
與校益厚其德久而化中藏家益貧衣食不怡賦
而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
人好學之篤不始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收或挑上
亦然誦精思無一隙念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昨
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詞九詔吳曰先生可謂日進無

疆者矣賦性剛毅疾惡慕明道之知易也過是境必

加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士角深慨師道不立四

方未學者如其來脩雖飢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

皆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詔曰惟先生遇患難能

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講論義理倡明止學每忘寢

食待親賓隨其所遇不強其所無問有寒士欲就學

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遠近尊信皆知崇礼

義斥異端亦惟恐不遵其教爲肥久之全闕蓋廢天

下仰之儒紳尚德之士累上車褒荐俱引疾弗起天

識大錄

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興州學行之高士

類爲之矜大朝廷宜礼聘至京崇以儀位俾使盡

於是上問學士李賢興州何如人對曰興州儒者

高臨古昔明工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興州即聖

朝盛事也上曰善遂遣行人曹隆賫詔仍賜礼幣

往聘之比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州疏辭狀上

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義特聘尔未何爲

不受成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絕山林本

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辱薦擢聖明過聽記書

識大錄

求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平
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官寮優閑不必辭與弼
辭益力 上尋遣中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宣 旨
朝廷久闕高誼特用微聘全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
幣以將誠官以命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
就職與弼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職苟就職
使須屹然風采動于朝端方不負天眷期待之重豈
敢但為竊錄已矣遂再疏辭職 上又宣旨固知本
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持處以官僚之職不必
再辭賢請 召與弼入內閣講中書 上起領賢曰
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疏懇辭 上曰同
辭難得難進之義朕之中道無乃過乎朕親秘書可
勉就職與弼遂稱疾焉 上知其終不可留略有允
辭之意 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為不受朕即受
朕必欲歸山當俟秋涼朕弗爾而且豫之終身不
可乎卿為朕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而京師二月求
歸益切賢乃為言于 上上始許諾七月與弼進封
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

識大錄

民三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
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存心入文華殿
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出後資以銀幣給以月
原後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季之
意仍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
路好止看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與
弼非弗思行其志願自以石子所募不款受職求視
秘書莫得開悟 主上惜執政不悟以為賢然言于
上必令受職然後視書味戾已意遂決志求去蓋不
得已也己丑冬十月以疾卒年七十九與弼風俗高
邁議論英偉胸次洒落師道尊嚴善感於欲地人聞
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其學術賢任自然務涵養性
情有孔門陋巷風雪之意嘗嘆宋末以來受註之繁
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
輕於著述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罔不究悉所為文皆
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迴讀之使人自然
興起詩則本于性情原于義理優柔雅渾有漢唐風
致日錄紀日新之功發自得之蘊書人小皆得普休

識大錄

謝復

謝復字一陽祁門人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其父奇之
稍長授春秋能了大義乙而歎曰學以謀道潛心
大義以干祿吾弗為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
聞吳與鄒講通小改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
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閩寒暑
半少解與鄒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孝友
敦睦老而彌篤冠婚喪祭悉遵古礼為鄉人倡平居
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

識大錄

謝復

行不苟一步嘗聚徒南塘每開廸以孝弟為先第年
一室討論古今遇感有作多悠然發其養造詣既久
遠近知名或問為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
格矣縣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爾已時以
為名言世居庠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為西山
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發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弘
治乙丑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西山類稿佐野呂耕雲
叙之且詢其為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

鄭統

鄭統字孔明常山人少治舉業為博士弟子及有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頭顱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豐城拜於丁東英之門求踐履定學時年二十餘矣乃漢元吳與鄉手榮仁與鄉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未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後之耳教款逮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自號敬齋又曰斯逮子日此諸儒論議一切折衷于朱子

識大錄

鄭統

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戕肢侏藏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輩若蘭谿重慰南昌張元初皆與同可否而皆有易義陰明卦贊讀史管見親物餘論雖為集七數十萬言惜以燬燼其存者僅十之一云

陳猷章

陳猷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譜今譜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翁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己當如是也正統丁卯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與鄉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歸自臨川足跡不至官府閉門讀書微

識大錄

陳猷章

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洗其足久之乃嘆曰大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傳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不則典籍與我猶為二矣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閤外者數年乃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陽龜山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贈言于鄉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希憲莊昶賀欽輩皆樂從之游既歸白沙日杜門潛心大業四方來學者盈眾廣東西兩藩帥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札于其廬朝夕與

門今講學賓友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滿下臺、不少
倦江台布政使陳輝等修漢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
聘為十三即士師謝不往成化壬寅布政使彭韶都
御史朱英交薦其才徵至京師懇已終養特授翰林
檢討而歸初獻章至京有旨令就吏部試辭以疾越
數日赴試至部門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歸至南
安知府張鵬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右等所存
所以不受職而求視秘書莫得間怡主也惜夫當時
宰相不怡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珠

識大錄

庚康齋意遂決去其以聽選監止傳人疏陳始終願
仕故不敢偽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
後累荐弗起或勸之若書不答弘治庚申卒年七十
有三獻章德範渾成粹面盡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
敬事母至孝嘗出母有念輒心動既婦畏然晚而滿
養益熟脫落清酒獨起物外寓言寄興莫非至理有
聲乎學壤之風修撰雅倫稱其觀天人之微究聖賢
之蘊允適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
無動其中世以為知言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子廟

庭前光儒陳子謚文恭

識大錄

李承箕 已承箕附

李承箕字世卿別號大原嘉魚人與之承字俱清修
若節好古力行鬱、抱奇氣不屑與世絕仰學皆不
治章句務求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己歲科舉之
學所司迫感不得已就試歲兩于同舉于鄉庚戌承
芳登進士授官大理承箕不肯會試時嶺南陳獻章
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其學不立文字教人
端坐澄心優游靜澹久之湛潭清融天真內朗號為
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戒營且議之承

識大錄

李承箕

其心服其說往謁獻章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
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承箕往見者四
獻章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樂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
學之方久之承箕曰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
其有目擊而通存者乎遂歸初承箕讀書山中作亭
瞰水扁曰洗耳回己超然有混濁棄宇之意及歸自
新會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戒
勸之著述曰近世妄註繁蕪即若燕說湯沸絲芥思
一刻去之而更批波助瀾耶頃猶喜吟咏客至相與

別飲賦詩醉起書之創草滿墨料、整、無不如意

又為文章創撰陳后奇偉傑特真可瑞他久之承
自大理得謝歸與承箕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自
固師友家徒壁立家本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
道非即弘治壬戌承芳卒嘉靖己丑承箕無疾而終
年六十有四承芳字茂卿別號東嶠與承箕齊名時
稱嘉魚二李先生

識大錄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號梅菴莆田人也年喪父繼父後
勵志過俗不與群兒仙童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
其孱弱止之乃輟燈然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
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曰省豈非學
之法歟作者克錄自考弘治丙辰舉進士奉使嶺南
師事陳獻章語累日甚喜獻章教以學須靜一退作
靜思錄還朝除吉安推官持大体開至誠通以民彝
之懿時郡守張本嚴學強蒙茂烈徐輔以寬當道而

識大錄

陳茂烈

深峻亦除開憚之往一得霽散升監祭御史乾服朴
素騎一牝馬若弗居官者尚書侶鍾子文略在志瑞
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勸不動茂烈再勸之
鍾雖羅而志瑞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井甯短
床敝席蚊帳不辦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服食粗糲
有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
四書之音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
詩文特土蓋耳正德中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陳
為晉江教諭資其祿統辭不拜既又後侍郎蒲孔例

卷拾月未上嘉茂烈清操全有司月給米三石以

資孝養又詳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
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
素貧寒食本餘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
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蓋己之孝也古人行
備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陶臣守
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
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未日無多及哺至情固款
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跪入上溫旨諭全受之

識大錄

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
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年五十八其友林俊卿
岳為治殮具立族子述揚為後御史王應鵬言茂
烈履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
處尤困請加優恤以勵士風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
家休後去孫茂烈領怡既還而兄養亦熟隱泉梓行
對天地贊見神御國敬服昭黃憲管寧之流也

羅倫

羅倫字翼正又字應魁別號一峯吉水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執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大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執政敬節其下句倫不從直犇大震奏名第一除翰林修撰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復賜博故事欲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諸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官為然已而竟奉詔倫乃上疏

識大錄

羅倫

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求富貴故事終喪劉拱故事官事反復數千言疏入忤旨落職授舉泉州府判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崇之雖武臣倍更皆知敬慕而至民多聚而視焉倫雖以此為人而高然亦以此自戒於人明年召還復其官會有奏事者薛達倫法當下鎮撫司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獄之倫遂獲免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金牛書院年四十有八倫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遊歷

聞善若驚以故時行道為已任至其富貴利達如

也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贖族人進賢金呂升知其力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倫謝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薛弗受廣東按察使陶暮以銀五十金請大忠利記倫許之即日散諸族人冬月衣單或服之裝袍行遇乞人或于道傍解解袍以飲而置棺槨之一日客未甚早倫固留之其食不知其家無米也家人于諸隣舍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明日已近午矣倫亦曠然不以為意自掛冠後信茅中取給于龍臥

識大錄

往來共難收若無意於世者時或為文以發其胸次人亦莫之知也嶺南陳獻章稱倫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正德中賜謚文毅
遷史劉振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敗以徇人雖欲窮晦其引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

莊景

莊景字孔陽號水齋本姓董氏宋丞相時景之後也
高祖智亦以儒術名洪武初不舉仕進易名述世更
姓莊氏游淮泗至江浦家焉景少有全關舉成化丙
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風志慕古文尤奇偉
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儒如新會陳獻章永豐羅倫
其尤者也 憲宗欲設上元鰲山燈景與編修董懋
黃仲昭上信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杖之調桂陽
判官未幾改南京行人司左副尋遭二艱服闋還不

識大錄

莊景

後起超然肥遁有示門人無絃太極之詩景初卜築
浦口建亭於清江之上東覺林緝熙廟曰臥林園號
臥林居士至是遷于定山又號定山居士學者稱之
曰定山先生弘治甲寅 上用大臣荐特旨起用景
曰吾何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
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壘臺常嫉曰引天下士大背
朝廷者景也吾當圖必殺之丘公今入閣矣景待召
而不行罪其可運乎遂行至京師大學士徐溥語即
中即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

丘濬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傳入語學士李東

陽曰定山居之故人常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
廷荐賢矣東陽唯唯而已景謁吏部三傳不絕尚書
狀裕起延之令四司送出却門景曰第令不失己官
賊外物耳竟復行人司副東陽語吏部曰留都根本
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遂遷南院封郎中抵官得風疾
遷延野寺留日甚乞告未得請輒歸越明年考察
尚書倪岳以老疾退之則景告去已改歲矣故陳獻
章詩云欲歸不歸何處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

識大錄

山景為處江門漁父却無知港若水曰定山以講習
不足以及入道也故忘言以默識終然不可以示訓也
故因詩以立言悞詩名之以召禍也故憲詔以混世
見世不可以久處也故在告以歸山歸山不能以自
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而運大化矣景為
人胸次洒落其持身慕伊川法度斯然而能犯接人
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謂天上聖賢皆為世
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
之於六經夫子之於傳註與醒醉曠所以引其不及

者立矣今世降風移學皆執于見聞人耳出口立以
 後溺而論齊之皆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
 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
 亦不立異以求名詩文卓著皆迥然自一家或與論
 之墨起曰孔子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
 馬之神非此非壯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
 吾大愛人之學孫叔敖低掌談笑得其形似者莫可
 與益其所游如此弘治己未年六十三縣令胡時
 請祀諸鄉

識大錄

章懋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少遊庠校讀書學問負經
 濟志略然不與爵露與人交拘拘如也天順壬午舉
 鄉荐以易魁浙士而戊會元及第蘭為翰林庶吉士
 逾年徐編脩戊子春三月 朝廷舉張璠故事命下
 詞臣詠詩懋謀諸同官黃仲昭莊景臣國家無事海
 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佳史已非盛事此
 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 天子
 仁聖恭奉兩宮將以隆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

識大錄

章懋

舉國是以為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
 不樂者吾輩盡進諫焉越明日同上車諫以培養
 聖德為言 上怒廷杖之左遷懋臨武令時修撰羅
 倫亦以言事坐貶人稱為翰林四諫會廷臣論故
 改南太理評事陞福建按察僉事閩有番舶跟礦屢
 為患懋建議許氏與番互市商夷西便地跟礦其曉
 民採取自是不復盜患遂息浮耗病民今以海田極
 之泰寧寇作梗陽為清戎往擒捕之寇悉就擒沙尤
 飢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散考績至京遂乞致仕時

下四十一江門卸掃席而入或有非貪多道者將終
身諸門請誨者無間遠近常往來極本庵中學者稱
曰楓山先生嘉應將二十年公卿臺諫累薦於治平
自起為南京祭酒懋方遭父喪力辭詔添設司業虛
位以待及終制就官誼舉度而德化屬廉配六館之
士翕然向風豪傑有志者排日執經質問所擬隨方
而答人又自以為得師姑蘇尤機毋病據例不得婦
省晝夜淨泣懋許之歸或以為言懋曰吾寧以違制
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聞者歎服兩疏學政時

識大錄

政苛諸商獎皆不報凡再乞休不允正德改元陳勃
聖學隆能述謹大婚重詔令獻天我五事先後五疏
乞休又不允居無何引年以請凡三疏始允尋轉南
太常卿力辭不赴進南祀却侍即又辭詔許致仕懋
既退而遂踵之雜作給仲相使蒙禍人服其先見
世宗即位以懋耆儒而德詔進南祀却尚書致仕命
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年已歲且暮忽掛疾親朋
子姪更迭問候至為擴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
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悲感次夕與姪贊論昌

反詔安天下之德嚴除公親及分歸守嚴密晦逢平
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
贈太子太保諡文懿懋標康坦舊不修城府范履弘
諱不見涯溪望之龍機即之和學聽其言開心見誠
好貨礼士樂人為善已老厥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
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適也居常
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
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宮室施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
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非義之歸筮仕九

識大錄

轉立八室官官不過十年應休滿三考難退易退
之節世尤高之其學以閨閣源流為宗本之自得非
有傳授亦世所同見也其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
不理會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襲口耳不涉支離故
能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具發之議論精實而多奇
前賢所未發者尤重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諷
曰少技尔予弗暇或勉以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
矣人何加焉第刪其繁蕪可也嘗欲摘選往來後諸
書後書粹語為集說及刊宋史之謬患力不足而止

識大錄

賀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周世籍定海其先或屬寧後也
遂為遼西人少穎敏沉學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讀
讀遂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成化二十年舉進士除戶
科給事中見嶺南陳猷重論學嘆曰至性不預寶藏
猶竅世即用我而戒矣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
弟子凡事猷重既別首其像懸諸室中事之甚謹弘
治初薦授陝西恭議以安病毋憂上疏懇辭且陳四
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存賢才以補治道謂

識大錄

賀欽

祈會縣歷事監生陳猷重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
世之大賢為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礼起之或任
內閣伴養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
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衛門職之祖訓內官條其
踐掌不過洒掃供養閑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
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王汪直高銘梁芳陳喜
輩咸陷上旁庭身極賊境或上易儲君禁錮南內或
謀為不軌曷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造微或恃寵
招權納賂不贊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

巧盜虎府原此其福居謀國為政決民昭王人非
日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賊掌奏贖得預大政
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虞之
福亦實言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祀樂以化天下謂歷
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礼但初政之施方發
其端而顧敗之倍尚仍其舊礼議之化未行淫穢之
風日甚乞申明正礼之當行革去教坊之倍樂流入
報聞允辨正德四年遂遷估田米人驚殺忠亂義州
以守臣貪敗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大獲然相戒曰

識大錄

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社論之曰某輩既知悔即
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尔輩互斥詭求止快無
殺人己而撫鎮人果至頃曳有言軍至其罰者散復
呼謀曰爾輩黃門無漫語又趨跪欽里門欽曰城中獲
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尔等第不殺人必有
尔無恐眾遂定城中不傷一人欽不務恃寵專讀五
經四書小學靜思然識反身實踐冠昏長祭運用家
礼各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于行義宅
更好易究心象數予不擇卷及卒鄉人伺之安溪釣

臺子士諸卿貢士博學為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
報作疾歸終身不仕

識大錄

丁璣

丁璣字正夫號補齋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
隱居教授學者稱易洞先生璣幼服習庭訓毅然登
臨年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荐登成化戊戌進士
授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汝並名汝年長瑜伯魯
為益友陳猷輩至京師璣日接道論久而嘆曰石齋
克已功到其所學大類象山台端須內外動靜交養
五登也中夜歲除星夜項乙巳元日星晝項與有聲
璣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十

識大錄

丁璣

言大要以正心為根本教束官後紀綱止風俗慎用
人重名施蘇民困理財用節兵倫為急務末言方士
擇者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群奸切齒伺之無間久之
乃以同官公過連逮出刑普安州普安遠題非人所
患仕璣獨從一僕怡然就道行次夜州聞 憲宗薨
衣慟三日不食弘治初秩滿還京時上怒東銓惟重
此才聞其至延見後堂訪竟夕明日再選之不赴
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恙正居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
早聖 主上鸛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止際清制

治保印可次予而恭言甚切真足深避之致書諸友

却竟為忘者所沮陳博廣信府州遷興國知州以
憂去服闋值倪岳當軸收拾名士即家起為南京議
制即中閏四月遷廣東督學劉使歲餘入賀道清遠
山水暴漲舟覆而沒吳口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時
年四十七璣充養深粹居國運方身不論中人而仕
道好古崇正關即有為夫直前之勇群吠聚譟不震
不冰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
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必止容端坐澄心定氣

識大錄

使燥應清應方與開講辦析疑義細入毫芒而以學
論為本格物窮理為務終身而達之天下為期為政
以氣化為先而誠動之普安要簡有贊札諸先飲以
示無忌璣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却其贊足爾感
畏悉遵約束不專殺一人有兄弟爭訟者歲久不決
曰將使自感悔耳既而果然節漢勇以私隙誣鄰又
為盜斷其舌而汗驚其妻女民罷賦中璣宿驛舍夢
言聲冤狀語旦果得新者一訊而服永豐張治群盜
時竊發璣巡視解散同寅坐市北為曲處乞印易

雖獨執不從曰其平生唯此一片心事呂果能敗
抑其人又自悔敗過事詳後與客不以鈞石名官二
十餘年室廬不庇風雨子女嫁娶無力為嫁娶而愛
乃憂國之誠出於天性大學士新資受學事之
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醒汚之中任道甚力制
行甚方澁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所著有補
齋集大學記義洪範正誤四修儀註中庸語孟易說
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志以儀禮為佐記及諸注
有及於禮者為傳而補以註疏未成書云

識大錄

逆史劉振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寥寥哉蓋將有意
為冲澹渾融窮探力索而志之所向不息不岐觀其
行已事君誨人者論大畧可見已使幸而得及程朱
之門淵源之續其殆庶幾焉倉卒水禍一信始得危
而承寇端整治而謂侯命之至唯乎其不祀者也

張吉

張吉字克脩別號古城餘干人少壯同流信以名節
自砥礪初從師先生學見諸生調擇經傳以資捷進
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道如此豈聖人
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精研六經
及宋周張程邵朱子之學喟然嘆曰道在是矣於是
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為務在庠序為異已者所嫉
惟教諭鄭重先為之延學夏寅常舉以勸諸生成化
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時

識大錄

左道事教者致位祀部侍郎故僧德曉以行水進已
已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吉上疏請親賢固治修
德遠邇以謝天災頻劾二聖之罪疏入即黨擠撫其
過不貸乃諷吏部尚書尹是遠斥為景東通判景東
處西南極邊其民鄙戾土官陶氏世役即章一仍其
俗吉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
庭諄々曉諭使婦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
約無再犯陶始見吉至囊且無室家謀為置膝不聽
以銀花數事為饋一無所受已而遣子祭就學祭聞

教遂能居事其父遇母忘日或強以酒肉則走避之
大民由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之書子錄諸往
輩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為己之要慎獨
窮理改過求仁作為四箴寔座右自勵在即四年撤
走蒙理或疑者半之 孝而御極特榮慶同知榮慶
當蒼梧下流頻年苦渴吉相其地曰是可以從同列
不以為然吉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
巨三數常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眾莫測其至雲夜
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任勞瘁歷三載而後

識大錄

成復為實以殺衝決之勢民甚賴之因名其竇曰張
竇陵曰古咸云御御史秦紘為德戎所誣逮赴詔獄
吉為疏曲直紘卒得白士子進表閣下吏部尚書王
恕素知其賢特以殊礼款處之提學之職吉乃詳明
年轉梧州知府梧州乃山廣鎮巡建節之地諸司受
約束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
繁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吉至務為節損先是推監之
判孟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道推其餘修墮墮廣學
舍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于是民轉徙者相率不歸暇

日躬課諸生為講說聖賢大學之通使人知所嚆嚮
尤嚴於丁祀廟樂前陳嘗延樂師呂應模聚諸生習
之至於將事下壯之外微而預其音一一備視觀者
陳然生敬服中轉廣西按察副使臨其府江中教令
嚴武略察奸吏擇將領以第其舉推誠御下其教士
卒習射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別製鸞鵲鏡偏架弩傲
神世衡教射青湖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法以所轄
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犯要害或趨奔斤以奪
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樂營中者必死辱募解樂多

識大錄

置換牌重賞聞謀賊出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
角而東賊據悍尤甚吉遂併力於東數月之間斬獲
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御御史鄧
廷贊劉大夏共章薦之奏其考績入京有吏張其法
若賊復東時而起鎮巡以聞始從還任時 武宗初
嗣位北虜孔熾吉條陳便宜數事復上疏進正心之
說正德改元進奉司按察使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
時吏部尚書許進雅知之每巡撫員缺輒舉吉以進
雖 中旨屢殺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吉也許公

曰伊賁而淹台盡台之戰年已已轉廣而左布政使
 按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名馳騁遠
 京將處以重任竟為逆瑾所沮先是瑾作威福惡言
 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布意意者因誣以非
 罪獲當復修禁嚴警鈔之怨錫兩官除兩浙鹽運使
 瑾誅吏即而書榜一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為河南
 泰政遷湖廣按察使參商權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與
 疾婦弟可休一清惜其去官復奏病痊起用吉竟不
 出家居五歲以疾卒年六十有八吉居鄉盡礼事父

識大錄

母以孝誨關凡性燥急委曲承順之終無所違嘗
 謂礼之大序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礼然則
 斟酌其行然家置為精富鄉里化之家常飲食遇二
 沐必徹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澣濯弗棄也戒諸子
 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
 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為不可以
 時方進取乃尔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
 在朝僅二載西罷返遂久處鄉里皆人所不堪者
 獨嚴徵偏於剛中平克養以裕病且革每只必止衣

龍瑞生港明隱七假寐其精爽不亂如此時者有古
 成景貞觀小斯佛學論陸學訂疑常擇取胡敬齋居
 仁居業錄集之謂之要語

識大錄

陳真歲

陳真歲字利夫一字德晦漳州人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歎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先生真歲骨格高澤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儒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存於有司至福州開防祭過嚴無侍士孔遂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茂復之學初讀中庸微存養者祭工大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見

識大錄

陳真歲

朱子博採上說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靜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遽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跌門關雖過上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軔善而一以字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其知處善安循禮樂所

行是順然而氣質有偏勝者惡有偏重二省日事其

順而易省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經朱正學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陰教本教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末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孔部看詳其事竟寂然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數條有主敬

識大錄

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進正道教尚孝弟忠信仁義廉恥等語吾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卿約朱氏實舉松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考考文爲三考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卷長書告當路諸公諸公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真歲自以學無所適聞臨川吳與珣名欲往質之乃質其家且得五金攜兄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閩中布衣陳真歲之矣行至江

張元禎止宿于家如其學大如海許曰伯也謂曰
經宋以來陳先生得其真彼大許二子亦未如聘尼
皆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遷鎮海物創我堂前人雖
多讀書家自真最為學而儒術始止卒不六十有四
葬于江東之重坑即守彭桓立石官道旁以表之題
曰大明閣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
提學憲副姚鑒祀之御賢祠真歲平日不為文字之
學有稌稿藏於家故也序止林祺特為編次名布衣
舊稿

識大錄

張元禎

張一禎字廷祥南昌人一生而聖英五歲出語驚人字
靖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讀詩書應無窮有心定萬
事之語王溢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為國苑其
父鵬以八閩閩人所往來親手其詩文少長遂為第
子員部御史韓雍奇之初寧靖王書元微二字貽之
因以名士是為難為易今名字謂為國家祥瑞也天順
己卯舉于鄉明年擢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文名益
起久之授編修憲宗踐祚上疏勸行三年復又上

識大錄

張元禎

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定治曰用人曰厚風
化行此四者則庶幾舉矣夫求矣與時補議不合遂
起歸家居之乘除等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
疏薦者盛矣有謂氣節恬退當今鮮倫主或有學貫
及人之許當是時天下士大夫自望其起而元極意
推然如米溪有意提斯意也弘治初召同修憲宗
實錄元復乃應命主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
王道及進奏為官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
既又乞歸養母家居九年值修大明會典召為副從

我世翰林學士侍從日講 孝宗雅意四用時為
 依凡乾曉之後以母憂去服闋復南京太常寺卿修
 唐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主刑部太常寺卿兼
 翰林院學士仍侍從日講并侍 東宮講讀未幾
 命掌詹事府事和制諸上疏勸經筵宜講太極圖西
 銘 東宮兼講孝往小學 孝宗欣然嘉納由案太
 極圖以觀之曰我生斯人以開眼也且將大用之不
 果 武宗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充實錄副總裁未
 及上而疾作正德元年十二月卒元復博涉群書潛

識大錄

心理學探案經傳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理學
 者數人各立門戶而元顧屹然中立為文必敦作不
 經人道語晚乃謂異為同點奇為平所著書多未化
 稿學者稱東白先生生平崖岸孤削剛毅之氣不可
 犯人有過面折之入仕階四十餘年而退居於家者
 三十年天下士莫不想望其丰采晚年以纂修再出
 遂為時輩所忌言路抵其營求入閣資恨聲於京師
 故論者以為不若韋德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高云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比長
 學舉子業知無所待而欲之及聞吳與楊在崇仁講
 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為
 心卜居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其學以上
 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
 以敬名其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皆以敬為而處家
 庭如在朝堂臨妻孥如對賓客端莊嚴重履繩端履
 以齒不孔隱微也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

識大錄

胡居仁

讀書得夫以日考終朝克夕學、志倦見長勇為不
 擇利害為趨舍排異端振流俗為風節振長江南
 性至孝父病嘗真味以驗瘕瘕凡母出屢必逐於門
 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海執親喪水漿不入口者累
 日哭踊每跪而蘇又之衣毀臂立非杖不能起五年
 不甯寢至家甚貧食草食蔬飲水之裕如或為之等
 則應曰以仁義潤身以子藏潤屋足矣四方以問者
 眾於是築室曰礼台而為容眾徒講學他日第一伯
 見不與第二伯上大間斷多有贊美者好高入於禪

聘詞大於拾不知操存者奈何事安能過通德之
 歲又言莊孔陽觀其詩只一豪頓之士此風既成則
 學者皆流於曠濶狂妄之地為害亦不細又曰人以
 朱子調息箴為可以存心此時調息耳只恭敬安詳
 便是存心之法蓋假調息以調息存心言道甚矣參
 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
 誠亦不當作書自言三十後學始親切故以吳澄三
 十年而好用功之說為祖學者進路且曰聖賢至老
 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示人四十

識大錄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非若聰明才氣之
 士老不足少也時雖倫張元頗嘗相見澤會於弋陽
 龜峯寺地替學事於鍾城相繼札幣聘至白鹿書院
 教縣尹請講古卿飲札悚然聽而行之寓號成進上
 請講易併為作順仙說詩以賓師之礼所者有居業
 錄取齋集數卷大率躬行之言成化甲辰年五十
 一學者稱曰敦齋先生門人少季余祐曰先生弱冠
 時奮志聖學往遊康蔭先生門退而嚴修于家讀書
 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市

或適父之明知蓋精守處則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
 居業錄者先生通明德立無可告給市有教于外而
 無可施行故策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
 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
 不一而足至吳瑞佛如之學尤深辨詳闢唯恐其隔
 溺入心變訛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
 為萬曆十二年追謚大敦與王守仁陳獻章共祀孔
 伯

識大錄

余祐

余祐字子璉別號切齋江西鄱陽人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居仁一見謂其志可以達到以女女焉弘治己未舉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胡世寧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正德初勲臣有事裝者祐嘗著其案牘達瑾意落職誅大臣以廉正執法為起家和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休不以耳目摘發為聰明鎮守內臣橫市民物而不予直訴

識大錄

余祐

者十百為群祐慰遣之時以狀聞於制鎮守俱稍戢求以事提祐會天旱眾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祐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守慙蓋思所以順之陰遣人持于殿衛曰不主余知府鎮守不獲伸然祐行素萬謀孽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使我會遼山東按察副使兵備徐州而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賈索大馬價至數倍知州與準白祐、命詰其私貨入之証逮錦衣獄備南寧同知稍

遷韶州知府授勅去嘉靖改元復其官陞河內按察使委與撫按事可平反冤獄按察臣職以救下當其撫理以平釋氣林、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少勅其輩有心慕乎古氣夫之倫之語祐聞之笑曰偏

則有之矣古者豈故也史調廣而按察使應遣人漢卿尋拜吏部右侍郎祐自調廣而後公論益明當國者知其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少宰令下而祐已卒時年六十四祐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居仁而推其本原以為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

識大錄

尤究心焉嘗曰程朱教人孝、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蓋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為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惑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為朱子晚年定論者祐撫來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為經世大綱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為游藝錄見其學之餘休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為信如此而好居嫉惡出於天性人有過不能忍常面責之而退無後言

有以其過此之者欣然樂受之以是信而東之推論
當世正人必反祐云

識大錄

沈壽

沈壽字子公松江華亭人少為明出諸書敏驚人尚
書錢謙益見之出名畫保賦一絕壽題曰大舟濟商
川曰屋出周士抱負有設施誰家讀書子清嘆曰此
梁棟材也他日必為偉范布政夏寅奇之以女贊焉
壽始好攻詩賦其後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
乃歎曰此道學正脈也何以詩賦為遂專心正學至
忘寢食正德辛未登進士第授行人時江南水患連
年壽區畫水利六條達於都憲命有司行之以利民

識大錄

沈壽

擢南監祭御史仕未臺瑞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領而
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則讀枕理大全
有所得即記錄味而玩之成憲奉命按視江北未至
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戾者已踰十年矣沿途而訴壽
默聽而日識之至縣出行臺訴者隨之入壽與之言
因思不見急索弗獲詢之左右皆亡是也既而廉得
其人遂按置於獄人悔神明祭酒汪偉立雪冤此與
碑記之時值大水飢飢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
萬遂濠謀為不軌壽抗章言之不報中為駐蹕南

都察院請回鑒言極刻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
室之賢以係天下望不報為俗遺任將修德省恩親
賢速任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惡宗正學聞
異瑞廣言路陳內官整紀綱前改百餘疏時論傳之
遷嘉靖公未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南清海道擒獲叛
賊吳三黃捕郭四等一十餘輩有犯寧藩者寧曰汝
能改之吾寬汝罪盜甲首願改行諭數月復化捕者
獲之盜告捕者曰向誓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沈青
天耶遂自刎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飲清溪水夜未

識大錄

不者眠之誑江西巡撫真賢特荐之將召入會閣中
有給事中史于光與海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乃以
貨賂按巡受而許之審持不可曰此盜賊所由起也
崇禎客選事有防民者皆抗爭不抗人誅之曰公若
曲從必得獎券答曰台主以身計而誤國害民也則
吾輩柱之性也而愈疎雅卑官退戚亦所不計惟求
其是而已矣于是常途頓之考以壯資備執逆不來
用改貴州兵備副使同官曰君可以不去矣寧曰大
丈夫以道濟世不以地之險易時之順逆介懷於中

但惟修省以求報效之地可也遂往馬盤飭兵脩勅
法聖賢而生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
鹿之教吏民由是信服漸知禮義不假兵刃而元元
俱服小醜感化巡撫奏案備巡按施山交荐之將召
入處以內職於時大臣竊亦感推舉乃嘆曰非其時
矣遂引疾懇乞休致後古嘉納之進階為貴州布政
司右叅政致仕平生無私蓄雖歷任不受一物行李
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
四書六經此理大全圖洛語錄諸書潛玩義理驗之

識大錄

身心為殘廢之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信古
好義以名節自持接人以誠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居
室蔬食布衣視為諸生時略不加飾曰產僅給衣食
而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回奉若此曰此惡衣菲
食不惟為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修身當曰壽年少
時通有志聖賢也學從切敬希垂憐山其於古聖賢
之書無所不講漫在南堂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
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
皆具于心不做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

則亦何益哉御史周亮北上奏謂之曰治天下在進
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局職在陳垣
必當上疏進賢退不肖治平乃可致也亮亦曰謹
奉教又曰嘗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
寢或少有未合即醒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
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布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
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日所著書盡焚之止
存語錄四卷閱之曰白晝精力未衰尚現有少進耳
若清己已冬忽患疾起止不冠端坐而逝時年八十

識大錄

有五

周惠 工部司

周惠字廷芳山丹衛人後從右秦州副家為年二十
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臨眺
衛卒成蘭州守墩閣既容思集諸儒講理學時以聽
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其聽既而與坐講既而
以為畏友有疑與討論焉容思薦以聖賢可學教示
進為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
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後出也成教
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李景潛薛瑄理學統

識大錄

周惠

緒遂為一時遠近學者之宗德興泰順侯吳瑄聞其
賢欲延以教子憲固辭或問其故答曰德興以軍士
後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
瑄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始仙贊焉
肅藩樂人鄭安鄭寧亦啟王頌除籍從周先生讀書
其感發人如此漢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為號者後
和幅巾為客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焉小泉先生嘗
遊而安與長女李錦瀚學錦由是大悟遂為閑而名
儒渭南薛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教造其廬

舉卿飲賓謝不住巡按江祀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
圖不覺前席當正冠婚喪祭之礼以示學者秦人主
分適之何景明謂惠於容思其始若張璠崇之于范
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
南涉險訪之役于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
疾云惠初名澄後更今名門人甚眾最著者渭南薛
敬之秦州王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遊海
慈門而和操存即守秦絃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
學及教後學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

識大錄

為保安州判茲為僉督原州時爵至原三年相室如
一日及歸茲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爵辭之惠仁惡
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

楊廣

楊廣字方震號月湖豐城人也父榮教行好古仕終
永州知府廣幼穎悟絕倫讀書過目即了大義而崇
訓之有方不令作無益詩文與見其端書故廣之學
得於性理者自家庭始成化丁酉舉鄉試第一丁未
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弘治庚戌除南戶科給事中廣
精敏吏事耿介不回有所建白必據茲義俾律例有
裨實政不整陳說以為故宮辛亥秋地震劫周事大
臣薦張元補吳寬李東陽王鏊劉嵩日講大學衍義

識大錄

楊廣

時論難之其部議清洪武永樂間黃冊屬奏彼年黃
冊不全慕之天下吏緣為奸但實查軍民根源冊之
祖也己添造冊庫使稀架簿堆以便得查曉疎制曰
可壬子秋上六事一統筵停罷時月令講官更直以
侯召問二詔用言事謫官不當拘限三治蘇浙水患
停織造四取怡還林下之人五刑法司條例六吏典
策免大臣末絕言凡大政亟召大臣面議科道官隨
入駁正癸丑論吏部尚書王恕被誣朝廷宜斥遠
謬即優礼大臣且言公卿中不可無恕冬丁母憂服

除改刑科請祠祀大學士薛瑄及取諸書錄野國學
以教諸生刊布天下從之丁巳春上章論茲廷日講
為格心之學宜以一暴十寒為戒戊午己使養調南
兵科再疏論熙陽謂諸泉同瑛周孟中王鴻儒知府
張吉知州王雲鳳俱政績有聲宜照天順例賜階帶
宴礼部破格陞擢以收才望己未春應詔陳四事請
申明日講衍義刪正條例前議均節力後申明祀典
謂宋儒周程張朱後祀之位宜居漢唐諸人之上又
上疏論獄事乞叙復楊茂元盛應期秋西北有警陳

識大錄

言邊務三事冬間里突上章請更立本土以革夷教
及大成二字警喻之語於疆法不合庫中疏乞奏用
國獎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際秋大同有警復陳
言六事手摺南元棟寺少卿入賀千秋節陳言輔集
元良請儒對作文非帝王之學其於格致誠正之功
有妨已於翰林宮僚選其年最最少性行端謹者二
三人日與 皇太子遊處為傳德保身之助正德丁
卯轉南太僕寺少卿遷右通政尋陞順天府書公
移薄曰尔當時每病州縣民無利不恤民隱每及

周初如韓永熙三法之善今當請自如何又書晉
陶侃唐劉晏事於壁扁公署後堂曰希乞為文記之
畫太極圖於府庫北壁亦撰記以進諸止於成寧
侯仇鉞太監張永都督白玉桐繼出征車輜銀動以
數千兩應以水旱蝗災不派於民止借大興迎運所
餘銀供之仍奏免派補又請免夏稅萬七千餘石令
農民改撥省餉銀脩賑甲戌春應詔極言上當一
於主款以脩人事以弭天災奏入晉中各屬歲辦無
定額應作虛簿禁無所容昌平縣歲辦不前奏欲陞

識大錄

州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廣議
乃均車輛十分之四於三縣使不致偏重並各官馬
夫之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
使不得影射供著於今己亥拜而京祀部侍郎秋地
震陳言上下交修之道又論太廟祭祀已卯署南京
工部事緊樞者令官舉要一卷 車駕幸南京有旨
令百官戎服嚴整言袍服宜如朝儀後請揭太廟俱
從之 世宗踐祚用是臣薦晉尚書慶園上疏請勅
聖學且違太學時義節略有 詔褒其忠愛大祀儀

識大錄

起處與南九卿上章請崇正統一本之議報聞累疏
 乞休皆慰留不允廣請益力乃予告歸嘉靖己酉三
 月病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原自少好
 學博通古今而以程朱為準精思入微甚忘寢食居
 敬窮理世而徐為文章本源六經多所自得於天
 下事靡不究心生民利害之原更治得失之政制礼
 作樂之要律曆其數之贖具有本末諸所撰述有月
 湖稿七卷奏議劄記家規新增伊洛淵源錄先天後
 天圖學考証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書外書二程
 年表西銘菊通皇極經世故論象山語類洪範纂要
 漢本纂要大學衍義節略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理
 學名臣言行錄礼樂書選註風雅源流皇略笑學發
 明綴美舉例醫學舉要明醫錄行于世

識大錄

蔡清字介人泉州晉江人幼露脫骨三警恪絕倫髮
 就絕盡屈其師襄穰數百里從三山林北學易得其
 旨歸復遊于廣昌何喬新之門所詣益邃成化十三
 年舉鄉試第一晉江之山鳴如玉聲者三日二十年
 登進士清方急於求道殊忽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
 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為其母容寫母狀
 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獨
 故巾幘清聞言大哭從赴選得礼部主事吏部尚書
 上怒給清學行調為其屬時與談論詰訪清因上管
 見二劉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
 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
 靜疆場之警又荐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
 納用庶吉士鄧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
 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去喬新即疏抹智得謫官
 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仍補礼部
 員外郎未便養喪南吏部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
 家兩月而其父殯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即家起

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固不軌凡朔望諸官皆
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際同日行
祀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諸臬官著朝服賀
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敎而入宸濠衙
之其後奏求獲衛已得請矣清快、有後言宸濠聞
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
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
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為南京
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學博行莊外簡

藏大錄

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
深其淵執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于靜後主
于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為應因以虛名
齋書為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疏自誠
之詞說、然性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
學直養正性持正行處心涵泳切己修養八字要訣
也又謂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
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從者四書周易家引諸書
皆推原朱子之意常惟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

論後復有得正記疾書 世宗嘗問其易說書之特
命頒行纂列姓名于理學名臣錄為屬中舍都御史
唐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
為清贈、礼部侍郎

藏大錄

儲唯

儲唯字靜夫別號榮盛泰州人其而穎異六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選元州學弟子員家貧無資勵志力學其母得末疾祠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司年時年二十三尚未室宗戚強之娶唯頓足號天足指俱碎每旦伏哭塚上夜則攻苦誦讀以圖顯揚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號注而歸痛母氏弗及見也甲辰會試第一試賜二甲進士第一現政吏部尚書尹是欲選為屬唯懇求便養遂授南吏部考功主事

識大錄

陞節中弘治甲寅尚書耿裕奏調北却唯留意人才考法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殊然或曰儲君陽秋可畏居南却時考察庶官有悍吏肆暴不法或憚然之生亂唯毅然請罷之北却當朝親考察雖執政視威不賊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秩滿權太僕少卿進乞卿除民苛費及為此積弊舉馬政便民者四事疏于 朝悉見施行止德丁卯拜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登革倉庾宿弊裁省供費凡降陳應議四事多所惠益戊辰擢戶部侍郎督京儲其蒞政一如

南都沉靜端毅中貴同省戚也嚴深遠謹竊柄大

臣多為屈損獨梅嶺先生而不服慢唯以公卿奔走竭強以希進用深恥之乃引疾乞休未幾起為左侍郎辭不就壬申春復起為南戶部左侍郎時四方多故京儲虛耗唯籌畫深遠格善後國癸酉正月改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遽以疾卒年五十七謚文忠唯端然簡重與物無競毅然具臺閣之器為文簡古多思在漢於詩冲淡沈蔚兼晉唐之風士林賢之為訓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之士多見推引既窮弗

識大錄

達者必思振起之辟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匪人至其門也無錫卻寶書語人曰士持身當以榮處為方終不為非人累其見推重如此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人莫敢言其私居常與家人言亦輒引古賢孝貞烈故事為訓絕無燕昵語事親至孝老父在堂少有違違凡飲食衣服之養顧慮周至而蒙恩賜綺幣悉製衣以為悅平止隨髮爪甲不敢棄遺歲主數大東竟以殉歟其理身慎行類如此所著有榮盛文集嗣集及奏疏行世

識大錄

邵寶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常州無錫人舉成化甲辰進士
知許州治崇化以禮讓為先居恒以義利公私之辨
及忠孝大節訓迪諸生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立以
教之讀書為文矩矱於是風俗蔚然改觀尤急民事
躬課農種畝米文正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授田法
為倫花計登正糧籍民咸稱便陞戶部員外郎佐尚
書登正度支裁抑恩倖周旋劉大夏皆器重之存為
江西提學副使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辭誓默浮榮

識大錄

邵寶

壯士類勃興修源溪書院白子巡撫林俊徵此源溪
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曰定課程遠近向
慕遂浙江按察使再遷湖廣左轄正德己巳拜副郎
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寶素有清譽在江淮不事赫
漕大小將校皆嚴憚未幾事忤遂瑾又惡平江伯
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寶瑾益怒禍且不測李永陽
力為解得致仕原諒起撫貴州陞戶部侍郎寶自為
藩憲時屢以母老乞終養格于例至是再乞歸養不
允久之乃許歸省抵家上疏終養始報可朝夕侍親

則承欽訥倫養親之暇後居簡出日親書史以著作
為事丁丑夏起為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許之至
秋再起亦辭免世宗嗣統復以廷臣荐起之懇辭
上不款奪其志溫旨褒嘉令有司以禮存問待親終
用之比終喪喪上且召用寶會病不果丁亥六
月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賜諡文莊寶操履端
潔質性淳懿孝親睦族獎誨後進卿里化之而寶自
視怕若不及嘗曰願為真士夫不為假通學于聲色
貨利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則敬之弗一時頌儒並

識大錄

以天下士孫之文辭典重刻落華藻歸於純厚而著
學史簡端二錄撫臣吳廷舉錄進他如定性書說滑
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嘗遺回祿半孟傳也

羅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吉安泰和人父用俊廩子助教欽順
舉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授翰林
編修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送父歸家固乞終養吏
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賤之禁除名
為民瑾誅復官累遷吏部右侍郎世宗即位轉左
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者尋改禮部
尚書會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請不允俄改尚書吏
部時張璁桂萼用事欽順耻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

識大錄

羅欽順

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
開釋氏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
合一言理氣以通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
明理氣之合一性修至精故道心以為微惟精所以
審其幾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為危惟一所以存其誠
統體一大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
皆可以為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
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土其間仁見為仁智見為
智百姓見為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

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末而徒以空寂靈妙為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芒勿之閒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張氏吳瑞有功聖

識大錄

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緒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屬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有第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鄉尋從同鄉陳獻章遊即以隨處侍認天理為宗獻章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為勸駕赴南雍徐酒車慰試辟面盡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領楊廷和主考撫其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拔第二賜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王守仁在吏部相與倡道

識大錄

湛若水

京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華和之道日益著學者務井泉先生父之使安南冊封國王黎炯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吳荷塘廬墓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為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文與日給錢米開札舍於僧寺至齋戒三日習札成而後聽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若頃初起朝進侍讀尋遷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與諸生論學到心杜園說未滿考陞礼部侍郎先後有勳聖學乎疏凡數十上德為猷納編又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礼

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於新泉書院
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史
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
熊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礼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
經傳測學府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
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龍知名皆極力薦拔位
至通顯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祀陳献章難田莊
亦然嘗於所居天閣精舍泰贊尚書府立祝聖所置
倉庫館設多士又至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

識大錄

復取白雲山為獻章祠平生志為而力勤無虛不授
徒無日不講學從遊者殆遍天下所論以自然為本
体以勿忘勿助為工夫大抵得之師門為多獻章嘗
謂之曰人與天地同体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
安能為造化之主善學者當全此心在無物處便運
得轉耳學以自然為宗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
為宗承喻曰未順有漆泊處譬之過千崖者起脚不
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
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千金一瓢萬金一

話天命流行真机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真
教臨濟真唱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鉞雖
微其得於指授者如此庚申四月丁巳卒於所居小
山岡有大星隕於廣州之河南其繫如雷時年九十
五謚文簡若水在南都久春時勸農躬詣田畝閱俗
仍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礼舉都人無不樂
從有劉公而聚眾燒香為沈其像於江絕眾惑貧者
或以火燒若水買地城西郊為滿澤園以處之且置
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勅令歸俗後生于

識大錄

乃以逃名者

蔣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常德人生而骨相隆起神狀朗秀早孤家貧體弱不克而稽古求志要如也沈江令聞其名厚贈之拜弗受少喜象戲時袖紙杆以行或以玩物為戒信即取杆焚之自是不復一置日終日沈潛義理靜會聖學源委積思精切者數載渙然有得一日與同郡莫元亨論學信曰釋氏久悟得一空即根塵無安脚處吾輩休認大理若見得時刻私意自然滅息矣又論大學信曰知止當是識仁俸元亨

識大錄

蔣信

雖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蓋信無所師授只於晉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元亨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云王陽明赴謫龍場寓邸西鄉音聞或携其漢春詩卷以謁信上題一絕曰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還來自傷人堪嘆世人誰不解九環丹衷若偷生陽明一見驚以為奇遂偕元亨見之退語元亨曰如此若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信抱羸疾久之病益甚乃謝他醫棄偕寓道林寺祇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燕坐澄心

常達意又不就挑病一日忽昏迷滿頭一片虛白同

病已前發然有省之問而說病之脫然去休矣嘗曰

信初讀魯論及周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体是聖學

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患病寺中靜坐

時怕成與惡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

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篇一月呼吸痛痒全無間

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此自

身與萬物平身有足如此以此恭之六經無處不合

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然識尚遠向來靜坐

識大錄

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個光景這聖學三根處豈

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當自謂吾平生學問多

自貧病中得之蓋信于此淬鑄精純神明煥發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平生所造此其大關鍵云戊寅信學

張印奇至即首延信與之論學以思友待之衣陽門

人眾延諸孝十餘人北而請學信於道林之墅築甍

牖居之教以靜坐及孔門求仁太旨自是聚眾之士

始知有聖賢之學聞風嚮慕者日盛眾嘉靖癸未應

貢如京師謁湛井泉於印舍遂執弟子礼盡質其平

止所得其泉者數日楚中有是人即因番館段與
論聖學精義凡數月而歸其泉送之曰吾道西矣丁
酉省其泉於南雍時海內之士聞其泉門者甚眾
應酬不給則以爲信信爲人簡易和平善于訓誘人
有不知其泉而遂從信遊者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
士第授戶部主事每暇日則與太僕潘高江面徐越
歸安呂光洵及諸同志者相與講明正學訂疑砭偏
常至夜分時信位雖即署望假公輔朝士與比肩者
咸畏敬之若師表潘高嘗稱之曰孟子後而得孔子

識大錄

之道者濂溪子也然非明道子則不識見明道後而
續白沙之傳者其泉子也然非道林子則不識一故
求孔子之道者求之道林子可也曾汝璣亦曰道林
子聽其言者勃然視其行也惕然不爲操異不苟尚
同吾是以知其志同仁也丙申陞車駕負外郎明年
出爲四川按察司水利道愈事所過儒士聞風請謁
得其一二語轉相傳誦播州上官以金龜於途叱去
之其地舊有閘壩戍守久廢苗寇白晝流劫爲害張
使信即除其事於撫按後之信東知民間利病視人

求錢流亡者已滿之所至極意心投訪與臺所錄亦
微許邑人以此是樂輸其情比得登車之瑞則以身任
之苟有利於民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平岷江一
帶小路通驛藏省官民冒濫之費各衛食馬車場多
爲豪右占種信中令盡丈出之歸于養馬者收政以
復嘗以商番交易茶馬全聚二夾爭路雖設柵且未
已思欲拯其弊乃立科條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
湖茶之入三曰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
容蜀人咸謂自百年以來草盡私茶之弊無如此者

識大錄

在蜀三年民懷其惠成尸而祀之庚子遷貴州提學
副使作聖諭所以寓約束杜塞請謁抑浮汰濫入國
敢不私干之於公署左右修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
右曰正學辟一省之士賢可與進者廉而誨之有家
能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有所案以效勸懲
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媿沮淳情
省勸爲文物興起仁讓之風得于中土又置陽明先
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廢監生額如
中土邑庠之數奏改兩廣清浪等五衛生卿試附於

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則省至是使之
科目日歲成中有熟民投入上苗司中撥置為不法
巡按趙大佑捕之土酋烏合其眾止于城外演武場
緊言欲為變居民惶俱奔避兩臺議招撫之信正色
力言不可即遣人以法論之土酋舉手曰君得將公
處分我輩敢不聽命遂截眾而歸大佑由是益敬之
事有疑慮必虚心取決為尋薦信才堪宮輔成均之
任不報發即信以病亟懇歸撫臣以既無養病例復
重其去弗聽適督府徵信諸沅沅等邊及事竣還病

識大錄

止愈因歸武陵為終焉越月乃抵任御史視洪寬甯
感信即劾奏信擅離職守執政方嫉道學之名遂落
職為民信聞報束裝以止學書院記未脫棄近一日
乃行撫臣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真道學
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與不忍別信留詩以勗
之歸居告隱山與新舊門下士數十人依止僧舍講
學與家事于井間戊申御史王忬巡按湖廣信偃
業疏入不報時友人馮子止分惡衛請信開講于
林泉精舍名改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衡士名從遊

省遂省非眾所廣東開講於南園書院明年始歸總
制張岳訪信於善德山信為論知崇祀畢之旨遂祭
精舍於桃花園學徒大集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未
省即以精舍田所入粟之每歲惟祀祖一歸彼事外
恒終日端居慎獨堂及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
臨池摩挲席地坐命諸生欲詩一二首信亦時自吟
詠以寓警發進修將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于
勿妄而泛容涵脫焉時講學者多事空談為行之士
當啖鄙之又至信則人人歛衽心服承順保靖土兵

識大錄

赴浙東勒限仕來道經常德其前皆造信虛拜謁甚
恭以致歸依之意仍嚴戒其下既歸猶歲時候起居
不報已未十二月信感疾疾遠近門人更迭環侍信
惟教之屬以勸學無一語他及有勸以服藥者答曰
右聖賢如孔子七十二明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
不逮而壽過之侯命之矣更何以藥為疾近危殆而
神氣真然談笑自若無何湛井泉遣門人謝錫命齋
軸帶為信壽自廣東至門人江若津持馬廷瑞同學
書自貴陽至信大喜命子如川適至榻前與論慎獨

之義二子與諸生侍於前滿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
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聚繞執事如喪考妣遠
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正學信謀度長存不
為喻、之行辟受之際一介不苟行旅困乏輒捐金
濟之一行之善雖在婦孺咸獲亦樂道之平居克日
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甚拂意未嘗微于辭色
聲容必仿古礼四孟之外不事俗祭、之日風興正
衣冠雖脯必親視之教以卒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
肅雖童婢未嘗以叱咤及之而門內屏息自達官貴

識大錄

容以及里閭姻婭常款留竟日隨分勉以行當為而
人樂聽其言不悉悉詳去有少年暴抗者吐、稿非
之或偶一接侍則恍然失其故態即不遂執業猶終
身歎服為逆遊之士見其根柢深厚者則必誘掖之
如恐弗及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悉棄絕賢良
辯惑理至於前或竟日夜分人有怠色而信達、忘
倦人小有過惟快為信所知信雖偶知之亦不忍面
正之而其人規汗后無所吝嘗論格物窮格知身家
國天下之同乎一物知止知本即是知致乃聖學始

餘理之事而後此曰擇善曰問善曰盡心知性曰作
認天理曰觀未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
道問學孔子博文約礼知及仁守莊莊動礼則謂皆
為學術偏外者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
言論知行則謂昔人以登微然識為知隨事檢點為
行決非聖人之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是氣之精
靈只一理而分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
不說不聞之体復于無聲無臭之初明性若自見又
謂春秋一經皆魯便之文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刪之

識大錄

一句之內集聚自明初不假於傳註所看有聖論衍
衍古大學義桃圖訓規及門人所降道林之某續集
後某桃圖日錄道林諸義諸書行於世

諸子嘉

諸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之子也幼承家學
穎異老成開井若水開觀光館于南雖負笈壯遊問
學若水曰在開道問開道曰在五志必真知而後志
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奉
體也子能知奉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
本體不做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用力者斯
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皆
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

識大錄

諸子嘉

不在也中正而不易易所謂存乎子嘉淵之恆然有
恬乃與蔣信沈鉄諸公日夕研究歸開常道有惡人
講學者遂謝去藏書山中越六年督學廬其恬
退命有司以札致之強之復學以歲存貢之南宮未
幾歸以疾卒子嘉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異
母弟推讓財產壯年失偶不再娶計開京師諸公皆
哭感時以真有理蒼文集藏於家

李渭

李渭字從之號同野思南人舉進士蘇獨知華陽
好與時流移徙安民不違暇食遽知和州興學校
御史等歲省浮費數千金郡縣滯獄待渭而決轉萬
州奇同知至則竭港外泉修復書院教授諸生置
不德獨飭武事以臨不虞而賊未攻渭率所部授中
軍陣為三覆以待之賊竟引去時方變出甲為均輸
渭副其多寡官為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者為黎令嘗
夜夢巨蛇布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

識大錄

李渭

進化州吳川吏合以兼金進渭斥去不顧笑曰金珠
非寶固吾人蛇蝎哉陸應天府治中轉工部郎中出
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賊巢百姓苦之甚多去為
盜謂其食屬論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教誨盜之本也
倘自為講學是我為盜乎而何以責之民乎外山中
盜易耳心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韶治最當
意而士民以借寇請詔進服降知邵事如故再入觀
時 穆宗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班之幣鈔渭與
馬還詔陞其有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元成厥功恩

貴加苛絲略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邑治開驛
從峽中東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其今謀也遷雲南
左叅政潘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咸晉寧安寧二州以
奠金碧時滇用兵久疫癘大作謂為藥糜以食貧民
所治無恙及無裨者官給之文八百有奇社土官製
皆當事日為奇貨苗數載不遺謂建議輸粟諸省代
奏授官却使者上其議土司頌之在滇四載謝事歸
遂中國書教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眾構朋
來接居之日惟明道修己為務居恒事父慈教謹

識大錄

辛柴毀父背母老患病恭己罪狀顯於天已滅美以
代建宗祠祖族為念俗日敵力持古礼以先之嘗言
居官不履從廉費始子德德三致意焉時多有興起
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病且革進諸弟子與
訣惟以學為規言不及私卒年七十有六士民念其
耆眾月四方同志多設位為文哭之即人建祠以祀
之謂自官子學入白下見耿即與居和高時不同過
是登天臺又覺與白下同與近溪游月若復覺有
不同者如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大見其止首

非敢行著先行經答問世意為大學中庸易問大儒
治規又權者所救世家米十二卷藏于家謂少時染
病居一小樓當感苦其死而慶其父以無不教勉之
謂藥然書諸喘尋曰如余念何其父以思無邪筋之
復書諸痛久之靜然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
境隨失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心也自是求心法
者日切嘗謂伊尹光舜居民自一个不取始故尉冠
登賡書於文際甚嚴舉似符道林道林曰靜假動真
問一个不取曰理然小人執謂聞之愧甚不覺汗

識大錄

法行背後入番部耿天臺以官業相知已進而論學
有疎者遂就弟子列及天臺里居謂往謁夜與其弟
子爾共論至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賦疾呼同
野在否謂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謂
為之而然最後與羅近溪為齋五相齋証其學最遠
嘗曰孔子母意孟子不學不應程子不著誠毫人力
皆非從安排得未知母意即千思萬慮皆母意也知
無誠毫人力即已百已千是無誠毫人力也學是學
此不學應是應此不應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

作雨天上常清常明任風江中浪浪流水不增不減
知時常清常明不增不減皆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
道受之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存裂天地間惟是念
念在民全同歸鵲然一休中吾之願也次迎則即色
二十載所至精心為縣官牧小民大指半歸於此
逆史劉振曰夫乾金為器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
炮炙曾不若金幣之為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
也悅宋儒者握拂履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
往為蚶笑者之口實同野在野有術良聲益學以奉

識大錄

政、以微學即謂開膏丹李東坡而育之矣不可
者善乎同野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先士始
詩曰莖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天臺之謂也

魏校

魏校字子才號莊渠蘇州崑山人少有異質博通諸
家言而折衷於六經醇如也弘治己丑登進士授南
刑部主事歷郎中曹務清簡得與同舍郎李永勛余
祐及儀書郎王道策講明聖賢之學而所詣益邃每
訊重因齋居默念務胸得情九默之竟滯人所不能
決皆輒片言折之會審監刑衆皆服衣即事、畢宴
飲為樂校獨慘然澹服不進酒肉時逆瑾擅權其黨
劉卿守倫南京倚勢作威臺省官望塵奔謁校獨弗

識大錄

魏校

往卿復免視法司或時判狀至莫有抗者惟校直行
已志京邑有短歷姚元者從子判其貲富誣以奸狀
賄卿陰為之地必欲棄元於死為校訊之竟白其枉
卿亦莫敢誰何正德九年召為職方郎中於時江彬
握重兵居大內而寧藩恣肆有逆萌遂移疾歸世
宗初服起為廣東提學副使以師道為己任索德
行畧文詞毀淫祠興社學崇火化學人倫厥績孔多
尋居憂除服補江西兵備改河南督學陞太常少卿
轉大理右少卿遷太常卿掌國子監事尋致仕歸去

請二十四年卒贈礼部侍郎監祭酒為人朴訥簡
更言動以礼睦孝友每臥輿即有其父母夜則就寢
所暗語無恙乃即安或有疾則累晝夜日不交睫致
政時母張老矣日休、侍食於側平生為志聖人具
猶飢渴之於飲食其學主于立本研幾由慎獨以通
於社命指古以協于明誠始博而終約當世稱為儒
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積德行于世

識大錄

楊孔暉

楊孔暉字伯潛堂邑人少淳懿溫恭博覽經史有深
湛之思弘治甲子王守仁校文山來舉第一登乙丑
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正德間逆瑾擅權卿
左皆伏譴孔暉長構而已瑾怒矯旨調南京礼部主
事瑾誅復原官陞南京國子司業嚴立楷範教諸生
以靜默窮理之學多興起者嘉靖初擢春坊左庶子
尋進學士掌院充經筵講官因懇所請懇惻規切
帝為悚聽庚寅冬帝批史華殿奉安先師神位因

識大錄

附孔暉

諭諸臣各陳政書大旨一章莫以不負所望孔暉乃
取孟子卒章論其見知聞知之與以祗若天子養
承聖聖之志篇末獻言指切時弊大學謂用人者不
能休聖心布公道使私求者易進直道者難容由
是內外大小臣工罔不改操趨時道化未洽皆由于
此故欲用人之得其當在聽言之致其密而聽則義
莫聰明明以一人之口為人才和正之據此則
舍之際或有未克於理者矣奏入忤權相意出為南
京尚寶司卿給事中葉洪上言學士孔暉略代淳儒

而之左右之以保蓋 聖德不故辱聘而太僕卿還
向太常寺卿致仕年六十一贈祀部侍郎諡之簡
孔祥天資純粹夙有俊才初工古文祥有聲色棄去
研索六籍潛心聖學雖二氏諸書世隔所斤以為異
端者亦猶探而詳說之曰吾性原無分別相也久之
袂去諸雜類脫起諸嘗論心學之要曰鑑照妍媸而
妍媸不著于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染于心自去自
來隨應隨寂如鳥過空一休非假識者服其妙悟平
生無疾聲厲色變故粹至神氣怡然若友忠信之實

識大錄

本於天性人成敬而親之知德者微諸程伯子所著
有讀易錄尚書困學前漢通記諸史通編大學千慮
遊藝集金卷晚福行於世送子策貞奇氣開詩能文
自稱又玄子

王道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正德辛未舉進士選入
中秘時山東寇亂散奉親母避地江南上疏乞補學
職詞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二載陞南儀部主事召
改吏部驗封歷考功又遷郎在部十年雅操端潔大
學士方獻夫上言道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脩官僚
勸講之職乃推養坊左瑜德道司疾回籍曰朝廷以
名器為重不較微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
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存

識大錄

王道

雖不得終明行終之小猶不失安分知恥之人於是
得旨允以病歸道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致其復
用居一載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
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耕學理樹灌園以自適
不迫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隸
荐者日至嘉靖丙午起為南太常卿未至還南戶部
侍郎尋改禮部台掌北雍履任三月進吏部侍郎甫
閱月卒年六十一道貌厚而氣溫學篤而志遠始也
馳騁詞翰既而嘆曰此無益也乃遂研精於義理之

學取求端既齊古讀之說人必論語一部又受管氏
 有說於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道雖簡
 心理學而見世之五門戶相標榜者則深恥之嘗言
 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亦各有所見
 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改能未見輩流大
 自樹立不為利害所動進退從容眾選給曹兩任國
 子執法端嚴表率人十期於俗近風美入官雖又自
 奉如寒素所著書大學憶老子德易書詩春秋等意
 諸史論衡大學衍義論新紀點六子書及韓柳歐蘇
 大君子卷通於書無時不讀精擇微起妙契疾苦其
 所論著義理深到剖決明當自陰陽律曆醫卜農桑
 則名地志之類靡不通貫晚悉為除處初贈禮部尚
 書謚文定

識大錄

莊純

莊純字子理一字仲亮安陽人也資稟穎敏誦覽絕
 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馬理呂柟輩
 相友善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勵詞詰其志執忠
 以洙泗為師弘治己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送
 廣藹政公卿既禮甚諫疏獨簡抗不屈理怒欲加以
 罪其黨振錄曰北方類此人當古作挫抑之不可
 孝宗實錄成璫禍制以練達政務為名止翰林諸臣
 於外統調南京籍熟主事並約名流講評經史壁誅

識大錄

莊純

古還職時輔臣以文憲龍謫神漸成風致疏上書
 勸以及時悟主牧以薦賢理財強兵也事頃未懇
 十餘言時論翹之經廷進講以擇相輔德為去說
 頑戒遂據為功時權倖處眾在側大衛之九年考
 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董耕收民意泊如
 也世宗即位起修武廟實錄以充經筵講官擢
 南京國子祭酒純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人體樂
 為旁懇遊惰日本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唯響答不
 倦且周貧佚老問疾時長上林人悅中申議大札有

識大錄

歐引見為助者此取常附恒趨之乃其疏勸止
 動聖學辨忠扣以回天變自必將離已報致仕補
 間居讀書道上折衷群言遠近從學者眾親教以研
 經飭行日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
 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
 格至理之謂物今之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
 照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諱世而已
 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
 實也不諸天改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則良能而不學

非謂儒典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國事驗其終首
 日誦云終不力行則得其家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者
 苦日坐不談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異經之文不閱
 朝臣多引存者愈自晦約成功通問當道曰有義命
 已矣 皇太子立慎選官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銑未至也眾想望風采比至皆改講學無虛日尋
 轉南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禕言司容朱家巷為
 帝祖御宜表揚親當覈實乃既議曰 皇明興王之
 基失實為罔墳址荒廢莫可憑據事乃寢明年秋入

識大錄

實 聖節冬過家度作逆請致仕疏續上其辭春秋
 誡孟子刪定宋元史病劇不免幸且四月辛卯六上
 回贈禮部尚書議文致疏端嚴從末言動有矩無世
 宗河應卿人擬之程伊川平居予不釋卷對客談古
 今事評議經史駁正前人改見咸有確論初年恂姜
 文之冒抗志古昔自唐以後弗屑也翰林院掌印望
 突起其人疏傳海內稱為宗工壯歲志在行聖人之
 道以濟天下閒居日久則思著書明道以傳來世所
 者有松蘿齋言中庸比大學全文改議士翼讀易餘

古即志誼詞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庵文抄文
 是春秋諸書行於世學者尊為後渠先生云

何塘

何塘字仲夫世稱何塘先生河南懷慶人也生而端
凝不事嬉戲人以為痴七歲時入郡城忽見孤幼佛
聖像乃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長伯郡庠生必期以
聖賢之學為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
而居又甚近於此志所師法學其謂何故于一言一
行必求聞於父老力索於遺書有得則欣然忘寢食
而忘之弘治辛酉舉鄉試及第登正成進士改翰林
庶吉士嘗為閣試克已復禮為仁論有曰仁者人也

識大錄

何塘

凡則人之元氣而已見後於風寒者惡者也人能無
為和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大識者謂
可與理明道顏子所好何學論相此方成化以前文
章以懷麓堂為宗派至是人頗厭其纖靡而貌為道
古之素格曰文章不遠古昔固為要切而人心危甚
乃獨錄已備所謂學以要其必至甲子授編修武
宗歲作塘因新政抗疏乞復史職不報己已孝宗
復錄成進修撰時逢瑾廟虐烈燔如焚一日瑾贈川
扇于諸翰林諸翰林有人而跪是若塘獨長揖不理

以禮之文贈答復相覽謝應傍正色曰何泥

而又泥也理大怒詰其姓名塘自前時曰修撰何塘
自知必不為瑾所容乃累疏謝病得致仕歸瑾誅起
復原職時四方盜起塘入朝獻時政論三篇又為兵
論五篇以貽執政又疏請舊改賦吏以杜禍原皆議
格不報終間以經筵講悟忌諱論同知開州為三比
法以均賦後督修黃陵岡堤畔能使子來之衆以日
易月晉東昌府同知再乞歸既歸居城南別業八年
杜門却掃不接外事嘉靖改元起為山西提學副使

識大錄

以父憂不赴奏未起浙江提學務敦實質一洗眾
業華靡之習士風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與國
子祭酒湛若水修明古大學之法丁父進正卿薨南
京工部侍郎奏革神帛堂各宮監操戶大臣糾眾廢
省以教萬計調北工初未幾改戶部時石岐崇甘為
尚書一時卿佐皆有水漿清操人謂足以應禎立懦
復改禮部再謝病歸遂為終焉計會御史毛鳳韶等
累疏乞番謂斯人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在京調治
己丑晉右都御史京南院事力辭致仕是特南有王

識大錄

子北有許玉谷皆以理學名于時而唐獨默然如
中二親躬營菽水率其家之子侄及鄉閭後生以陪
孝事忠信一介非義取與不入於衡茅雖其茅屋數
間僅蔽風雨薄田百畝聊供體粥日與其父必妻孥
怡然順適若廣廈萬鍾而不復知世間之有榮貴也
而此親喪皆哀毀頻死若不能更生居常非涉日用
躬行者絕不形於言門人有問太極陰陽之說者曰
只以伏羲八卦橫圖聖而視之則易之所謂太極動
靜之所謂有常更易簡可見而周子可無事于圖矣

有問洋呂之說者曰只以蘇軾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十二字而驗今俗樂之詞曲凡唱詞曲時
必吹竹彈絲相應與夫宮尺工合四為股眼之遺
法以求之至明白可見而蔡氏可無事於新書矣有
問一貫約礼之說者曰儒者未得游夏之下一而議
論即通顏曾以聖賢心法為初學口耳此道總從
之最可惡者門人妻樞王西星嘗請擇塘又錄塘曰
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月星流學說不能知而行之
自來以求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恨也改

識大錄

世傳者人因詩與集之有貧塘者曰先生真可謂珠
視軒冕榮觀金玉者塘曰此後世儒者較世微物之
論也金玉自是金玉如何塵視軒冕自是軒冕如
何珠視軒冕何異於老莊習狗彘之而星家曰如是
孔子何以謂富貴如浮雲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浮雲任不義不在富貴也家居十餘歲癸卯九
月夜半有星隕于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塘疾革卒
年七十隆慶初詔言官舉先朝應得恤典諸臣給事

中張南正章為塘請贈謚 上嘉重塘名賜謚文定
贈禮部尚書士林珩大快云

呂氏

呂氏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蒲席寒
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為提學揚一
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馬理相
友善數舉業而講學及習士禮之頌邑人高朝用為
戶部郎時過蘭討王九思說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
乎正德三年舉進士第一知者皆愕然喜曰此真狀
元矣劉瑾以鄉人故質擢峻却之任修撰翰林二年
操介清苦門絕造餽西夏搆亂執疏請上入宮御經

識大錄

呂氏

廷親政事理惡其言曰朕不道閣款中以獨引疾
庭使校尉尾之至要定無所待之擢任翰林與何瑄
最善至是相繼去瑄誅莽起舊賊工疏功學以元順
帝為警或謂傷直擢曰昔賈山惜秦為喻說主上
資度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為賈山乎乾清宮災應詔
言六事其一曰近日臨朝聽政其二曰近處宮後預
備儲貳其三曰即社稷嘗秋永祇肅其四曰日朝兩
宮承順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還軍其六曰取
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功上舉五錯枉不報復

呂氏

引疾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此一事
續贊蓋班父卒痛哭嘔血莫時雨甚徒跣躡踊踊
泥濘中道路環現有泣下者蔡已廬中門外旦夕哭
其居悲時自成服奠葵以至祥禪斟酌損益各有儀
注冊自少署廣及賞前後居象十年讀書守道一無
所營服闋當道交存值世宗即位起入史館纂修
武宗實錄工御經筵擢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
忌辰面奏宜存黜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聽之復
疏請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必免已填獨上對天

識大錄

心親賢遠惡下通衆志大體議起意見與時不合會
奉詔喻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勅旨略心責准之論
上曰此大臣宰相職擢忤乃引為己咎下伏考訊
尋滿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擢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
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符轉南京
吏部考功郎中顏行士氏接踵死哭聲震野既渡
河干猶聞不絕扣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高寶御吳
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皆覩考績擢南太常少
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已罷不許世國子於潤躬行

幸下同取此議人為詩集兩篇入諸上得諱度者問
而醫之長者吊時之死者哭而婦其機才者揭於殿
榜撥磨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吳章
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存持德
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
郎上欲視山陵于水天梅屋疏功止不振既以表
賀聖節赴京值本天收災上疏乞休乞之冊立身與
人仁信自將為禮部侍郎時霍韜為尚書故與夏言
相惡嘗指言過於衛撫輒輟曰此皆於天子者公以

識大錄

路略人可乎言談輒短拙曰公位宰相吞天下之賢
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輒拂解然夏從納黨霍
霍亦設納黨夏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子子請
書接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此或左右
時進食扶掖之工下拙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顧推
此心以安百姓大過一府太守錢之却錢席近食餅
院拙送履院中曰以公佳看共之無言拙擬厚方面
潤輔微乾喻耳海口兩日有光平居端嚴俗徒門人
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情容所在四方士就

而同學拙教一以嚴爭近世是學粗母指自日用情
變論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自體力
行為宗御史有劾湛若水偽學者拙曰聖皇在上
賢宰相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學徒問王
守仁之學拙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
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
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至
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
儀聞期功喪必為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

識大錄

陵人為之罷市四方及蘇梁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
既西提學謝少南與鄒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
西人士無識不識皆曰聞西夫子呂仲木

馬理

馬理字伯循既而三原人舉省稱爲臨山先生少有俊才好學篤行弘治戊午以春秋舉于鄉再試凡闈行第游太學與呂柟崔統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己丑喪生母庚午又喪父先後來喪覽然祥禪中會檢三礼編集成書安南貢使至怪問禮部主事黃清曰閣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若是正德甲戌科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其面四方學者至

識大錄

馬理

梁觀之乃以詩中式及殿試策問大學衍義理對略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元明峻德湯之盤銘克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家之事非大學本旨又曰真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慎獨王夫德秀采儒其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代問者之意置之中後捨勲主事調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復任值上將南巡理與黃養諸同志伏闕極陳雖受廷杖罵亦遂止未幾遂母返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藩臬諸君爲

建差城指舍以居其後終喪起復轉考功郎中丙戌

考祭外僚內閣蒙掌各扶松松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理乃昌言曰魏校肅鳴鳳唐龍皆撫運也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其保全善類如此丁亥陞南京左通政引疾告歸辛卯起爲光祿卿故事凡解事百需先開節中官否則留堆人甚苦之理至釐革宿弊德望所孚中官亦無敢擾者癸巳謝病歸林於加復起爲南光祿寺卿而年已七十一矣引例陳乞得賜歸即隱於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

識大錄

近理集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即之飄然有世外風年踰八十而卒理學術純正行誼高潔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然于進退之間雖改磨涅者亦未如之何也

王新達

王新達字鵬山廣東番禺人年而顯異方重明時輒
好讀書既一儀度如老成人父傳仕為泰州學正漸
達之一官傳以其幼不深之學漸達乃竊取經史子
籍潛誦之誦輒善記久之遂造詣儒士談說藝文切
發聖賢之學日有詣矣而會傳卒傳疾且革呼漸達
而撫之曰兒志不負其資當有顯樹吾是以暇漸達
雖痛哭泣絕復絕復絕傳素康潔祿奉所入輒以賑諸
生貧者及卒索無一錢州之長或若諸生休之歎而

識大錄

王新達

婦概焉其母諭曰貧甚矣兒欲以讀書伏養猶之蔬
石田以齊躬也盡已諸斯達聽而泣曰兒兄弟非寡
矣兒力不任農巧不任工買園所子資惟勉於學倘
足以代耕乎其母許之乃為志吟誦丙夜不休嘗書
齋幕而添水盈溝忽視而鵲曰曾而耶其勤苦如此
年十八舉於鄉遂成正德丁丑進士時元輔梁儲與
漸達故有嫌致存為庶吉士而索時文不已漸達以
未能進解之除刑部主事以不免奉命引病請告居
家不治產業惟以詩書訓子姓室數日紛華波蕩之

中其不溺人家矣自是屏絕塵事杜門却掃足不逾

閭口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其以功名乎抑亦以
口耳乎二者孰輒不同其無得於道則一也隱居十
有二年自謂於中所得多矣乃之會稽謁王守仁墓
與其及門之徒講學於吳山久之乃之歸即賂匿不
出高賢大僚若即邑有司往往致謁闕門却謝或
因以致憾漸達嘆曰夫送旅饋漿列子所以返步賣
藥廷名韓康以之去市北以避咎也處喧囂欲遠无
垢唯此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於蘿嶂山自號青

識大錄

蘿山人居常慷慨作躬耕野果蔬自給斤以禮讓
率弟子又合族聯師教之建祖祠修族譜立宗法定
族儀有朱草生於祠中人以為至和所召而鄉之風
尚咸蒸：興起曰毋或不如王氏也嘉靖中臺省倭
再起之漸達固不致行門人童叟輩力請曰夫學非
徒自善也時清道泰尚未可以出乎遂赴京補刑部
主事時既政者欲處以極部有嫌之者聞之而止漸
達曰禁時事之失乃上言 陛下聰明睿智高出前
代然自即位以來治效未臻大臣識果施遂固所建

明不能質賜聖化因陳王道五帝推古驗今凡數十
言辭甚剴切知者咸尼之曰上怒臣測王生殆誅
死竟留中不報然執政之深美未幾漸達瘼疾
已休吏部尚書許讚使其屬喻旨曰少需之當易子
之位漸達曰道不行美其何為致書謝却之尋復
上疏請終養而執政以陳故票旨責以托疾數召草
職為民漸達即日就道故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序周
祖於水許漸達謂之曰右溪池之吾先侯子於白雲
之麓矣嗚而館於小雲谷之精舍與古林何氏解疑

識大錄

辨唯所存益溪或謂之曰君豈已皓餘生幾何而欲
收鑽研若是苦耶漸達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
行其道惟補緝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苦嘗恐學者惑
於左道而昧聖賢中正之則作正學記謂五經四書
入道之指南先儒論者有至有不至作四書選言中
庸釋言大學義略讀易詩書札舉記春秋集傳其他
編纂及所撰述有周陳張朱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
王陽明遺集歷年圖古風選求仁集中洞志廣南書
卷遺傳王氏宗札青蘿日省錄巖山石室記呢水記

子皆藏於家其於五經自得尤多如春秋從斷則正
之非於許多從小序之音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
當以安國為宗此其大端也嘗謂學者當體得吾心
之生意生意即性與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
在其中顏子之單瓢不改曾點之舞雩咏歸子思之
無入不得孟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
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平生敦篤暴倫於
尚操執不以非義交欲不以非禮沅盼軒冕金石一
無繫於中蓋其素之者素也其於近代談道者尊崇

識大錄

白沙陽明二氏之學要亦不盡同也戊午冬十二月
遊疾一夕有大星殞於庭家人皆驚走次日而卒年
六十一貧不能殮其子資金以殯聞者歎息為陰慶
改元言官表其素行清修完名全節贈光祿寺少卿
蓋特典也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官南
京吏部尚書母曰鄭夫人常懷而王母夢神人蒙
光采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拳夫子墮地蹠不能啼
拳以氣喘而喘驚寤則已生守仁米歲拳乃以氣喘
之而趣王父天敘名之曰雲生五歲而不能言一日
出遊群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余何以名
世之王父悟因為更名即能言讀書過目誦十一
歲北上一日之市所與鬻者游客熟視之

王守仁

王守仁

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婦塾曰少年當貴極人臣立
大功名偏閱它弟子決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自是稍
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
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使取中第耶如聖賢何父華
聞而笑曰異哉乃致令我愧見之然已道其材氣十
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闕出塞與諸酋國夷角射
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勦碑燕然志踰冠舉卿試
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登甲榜使治前
成寧伯王越募同得仙術戲守仁用兵之詳然守仁少

則學戰率貽之寶劍既而其子出戎學所佩劍為

謝則宛然如親矣後自喜遂而網議方急西北邊守

仁為東得八事上之言皆警刻尋授刑部雲南司主

事當且獄戰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肉食

此猪守仁惡殺以享獄卒及因莫能詰也出決江北

因事竣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諸所善太原喬

守河南李夢陽何景明策切靡為古文辭已而厭之

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樂引而無所得復與諸禪

師偕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通山東而巡按御

識大錄

史陵海聘之主試程式文為諸省冠所得多顯名士

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時中貴人劉瑾守方藥上為伊

游南有臺臣戴鏡等爭之甚切奉旨詔獄守仁上疏

力救之且言鏡騎虎爭子拘繫載道即陛下非有意

想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恨自今而後雖有上聞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謹街其

言切亦下之獄廷杖四十以而復蘇謫貴州龍陽驛

茲雖使人尾之急守仁恨不免至錢塘乃托提江而

舡舟自海至闕入武夷山中出鉛山訪上饒晏氏婦

人逾年始之驛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蛇咽咽盡
毒瘴瘴與居夷人缺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
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理憾未已自計得
火榮幸皆能趨脫惟生或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廓
自誓曰吾惟伏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靜一久
之胸中洒洒而從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康餉之又
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談笑
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
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

識大錄

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
莫不昭合同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仰以
所居滋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名
予亭號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道人至驛侮守仁諸夷
不平共毆辱之守仁大慈言諸當道毛憲副科金守仁
請謝且諭以禍福守仁致書溪之守漸服水西安宣
慰聞守仁名使人餽米肉給使金既又重以金帛安
馬供膳不受提學副使席書副書院命諸止師事之

始始知行合一會永西憲慈有寵簡守仁為若鏡曲
諭以利害遂止又明年陳誅罪知廬陵縣至則首詢
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飲牒盈庭不
即斷射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
勸諭務氣萬訟之非至有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
在縣七閱月所示民者大都諭父老使教子弟無令
僻蕩而已入立保甲清驛供社正釐定水火免絕鎮
守橫斂至會守之為甲令云入覲還南京刑部主事
再遷吏部驗封司主事起為文選司員外郎明年進

識大錄

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罷守仁驟用之其
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縉紳之士非篤信
其說則恠之以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璉為兵部
尚書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守家俱
有山城憑險阻為孔即邑若之乃擢守仁部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務使
盜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
易之弗為慮也時自即邑與臺至守仁左右及麾下
將校多為賊耳目當第一有舉動輒先覺莫可為計

守仁欲得老練最點者至空室而賜之曰汝自知當
否肯為極言賊情寔否實汝諒也乃盡吐其詳守
仁笑而貫之守仁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陰林深盜賊
盤據三之一前常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
費餘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於各屬弩手機快
等項挑選號勇絕群膽力出眾者每縣多或十餘人
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台募大約江西福建二
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
百名為率中間有出眾者優其廉餼署為特領餘南

識大錄

贛兵備自竹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
二委官統領防隘守城其揀退不堪者止追工食解
道以益募實所募精兵專隨各道七劉選官分統教
習之如此可無事於銀土之調矣守仁即移文三省
兵備定期起兵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
奔袁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
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葉振縣丞紀鏞次
之諸將備請調銀兵俟秋再舉守仁乃責失律者罪
使三功自贖觀率諸道既卒進屯上杭密勸群哨洋

言擒眾逃師俟秋再舉陰遣長守曾榮考說賊虛實
來其懈選兵三路乘夜仰攻並進直搗象湖拿其賊
口諸賊大險獲據上層峻壁襟下滾木礮石以拒
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泛
間道鼓噪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
攻破長富村等寨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
坑寨一十三所斬首逆賊磨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
奇俘獲賊馬輜重無算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逆寇
悉平賜勅獎賚方守仁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

識大錄

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渡間道
以出奇賊果驚據持重難以兵剋則用元昊破羌之
謀滅元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頸利之中絕溪奸
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極守狙於小勝
不遂間道以違節制以致挫勦諸將志沮遂請調師
守仁獨以為見兵二十有餘已足取勝遂提督出
竟以成功還師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固上奏云古
者賞不逾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
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

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全旗金牌得便宜行事
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王境請而嘆曰重權
不與此人將誰與也慶泰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
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
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延擱舊弊撫家
教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道不問文武賊
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遲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
盜賊鞠問明白即行斬首示衆于是守仁得益展材
用矣守仁又以賊久據險為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為

識大錄

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
巡簡司于枋頭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
頭之唇齒也且為文撫諭諸賊鋒皆隄側懸至賊首
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皆遂相率皈命餉不足則疏請
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贛商稅先是御史陳金以流
賊軍餉故于贛州立廠抽分許以廣鹽行于臨吉三
府起正德六年至九月而止至是守仁疏請暫行待
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南安稅商貨于析梅亭後多好
襲仍併府北尾角尾蓋不加賦而餉足已是時南贛

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而接廣東樂昌
東接廣東龍川有劉頭諸賊巢賊首謝志珊號汪南
王糾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日能等約會樂昌萬快馬
步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
欲先破南康來虔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
題請三省天攻守仁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
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賊
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
左溪為賊之腹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

識大錄

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而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
不利今議者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然湖廣剋期乃
在十一月朔橫水左溪見戒兵未集師期尚遠且以
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信今若出其不意可以得
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也於是
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
己巳凡破賊五十餘寨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
從賊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
四眾請東勝進兵桶岡守仁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

往者其收數月無功其所由一惟猶進犯葫蘆茶坑十八品新池五處然皆架梯登岸緣崖竄發瑞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輩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潮兵送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之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驗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百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頃兵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亦可以逞固使其黨往說

識大錄

之賊各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後遂疑未暇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寨三十餘擒斬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送賊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投關復賜勅獎諭回上古橫水左溪福岡諸賊巢凡八十餘在上備大更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疏舍不及以故為賊所據分守制平必建立縣治以垂久遠議刻上備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必等三里南康縣至坪一里特設縣治于三巢近里通均山水合扼土地

平但處內設三巡司可以通要害茶陵後當補周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關隘保障全千戶並俊伐木立柵移安杞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大守焉議上憲從之縣名崇義守仁進兵橫水時恐劉頭乘之乃為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守為賊久官府多不可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報於是擇其眾五百人從征橫水既破仲容等始俱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

識大錄

兵守仁詳許之北征偏岡使截路上新地以逆其歸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召散客省畫策皆言池氏凶猾而經兵勦無功當言俟兵未須半平我避不須一月其留又不久也乃益畫方略使歸候期及偏岡破賊盡俱陰為戰守備守仁使人賁賜蘭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氏盧何鄭志高守將行掩襲故豫為防非實官兵也守仁陽信之因起呵守搜兵警程移撤龍川將討之賊聞信俱且半渡使來謝會何等告吏守仁款藉所以紹三劉然語何曰

吾姑毀狀汝當再來未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何
喜諾至是河再至守仁伴慰教其罪狀且將還其高
蓋斬之而陰縱其弟某共守仁先期召巡捕官保曰
今大征已畢時和平豐可令民家獻陳致樂張燈火
為樂又曰樂戶多住龜甲尾恐招盜蓋恐入賊又遣
指揮及諸參隨領曆三副時仲各帶因殺守仁圖已
既喜得屠宴芳良學使人因送客曰君革新民祀節
止陳我來須磨若可高坐乎眾然之於是仲容率其
黨與豪健者九十三人營於教場而自以教人入見

識大錄

守仁聞之已遣兵形獲令勅詳府官以待故語之曰
君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設戒乎仲容惶恐曰
聽命耳即遣人引至官供帳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
二月二十三也守仁既遣泰隨館伴復製長香衣油
親教之習札而時試之一日給賞老少各奉隨以
告守仁曰忘分別耳次日休屠給賞嚴始安仲容私
入衛獄覓阿泰隨改令獄卒匿繫阿甚苦繫莫不唾
罵數之比鋒婦守仁曰自此至三刑須八九日即往
歲前未必抵家即至又當謁正使孔魯若聞賴州分

載有陰昌以正月歸于其黨甚喜諸泰隨復發之銀
俱欣然志歸即謂正使錄守仁曰汝謂正尚未編汝
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
中士六百八射圍度以六人制其一復各語泰隨龍
先曰每丁十人汝可三屏下懸我否則入告計既定
詰旦集仲容等院中設鼓樂內外不得開聲乃召
看人封牛豕階下與銀膳酒肉兩手莫勝復以花綵
絳繫已乃勞之酒三叩頭出令謝兵道既出中士盡
藏之外門然人封肉旁酒不令得見聞有強者須七

識大錄

八人乃屈至八十七人中士且盡先入告守仁色變
先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曰人盡矣守仁即指所賣
者曰汝後生昨日何得先長行頃縛之而出日過未
已畢事盡先時守仁已容遣千戶孟俊督阿郭兵入
為偽牌以捕阿黨為言故出池泉以相約及是阿已
先歸夜將半守仁自率軍夜三副賊故阻水石踏立
水中守仁躡躡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守仁
摘百人啣救卷旗持炮火俟後出登嶺更後山炮火
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狽門遂破是為正月七日而

兵備副憲楊璋守備指揮知府陳祥印均事數
非官危奇守皆逆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
八送賊二千餘、奔九連山謀賊九連山橫亘數百
里四面陡絕頭半月始達而賊已傳險守仁遂稍銳
七百餘皆水賊水伴奔潰乘暮至賊巢下賊下招之
我兵伴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
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
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瑞方守仁未至鎮時已
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

識大錄

乃進攻治疏、方上而夾攻之命已下守仁人以為
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
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
桂東桂陽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
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賴州之龍南
有洞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江西
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龍源賊巢與
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
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湖廣

廣東二者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
與焉若不此之舉必欲通符三省兵齊而後進動則
老師費財為害匪細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
而舉上猶諸賊逆事之舉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
合湖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逆事之舉江
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
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始遣人保撫樂昌
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久
不及已乃卒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

識大錄

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
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聲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
相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故見江西之兵又
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茂不濟
矣既而以次進平悉與前議合因奏設和平縣和平
洞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
平人烟稠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
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
里遼遠人跡既稀奸究多草創傳原係循州龍川雷

御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上存記川一縣洪武中
賊有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使李守仁調直來時
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簡司於劉頭以遺要
官議上悉從之其相近各巢令自取便利分轄諸地
其後一二恃強相抗者守仁自携兵勦之六月陞節
察院右副都御史贍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
戶守仁念非上愛推心任之毋與成功召者每疏捷
輒歸本廈不容口而內閣輔臣與瓊交惡因而營及
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時與諸儒止講學後乃

識大錄

為致良知之說蓋本于孟氏之良知大學之致知以
立言盡掃曲學之支離而直示以本心簡易痛切之
下高明之士樂於領而惡爾來者喜其便交頌以上
接孔孟而拘方者不能無嘆嗟云時守仁家濠方謀
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雄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
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守仁守仁亦使其門人莫元亨
應宸濠聘款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會福建軍
人進資設官吏以致詔遣守仁往勦度未至而事已
平守仁因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故都御也孫

遂按察副使許達刻府庫者置時相劉養正李士實
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追之守仁馳
漁舟得免假還而賴是夕抵臨江至新淦邑令李美
善練士堅請留守仁登城曰汝意甚善惜城小耳四
日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力以大義邀之討遂守仁乃
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恭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
時巡按御史謝原任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
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連出曰南京
空城耳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伴為

識大錄

檄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即永
以遙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曾以京邊
兵四萬由水取淮陽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
贛發揚旦以兵八萬自贛而發泰金以兵六萬自湖
廣發皆會赴南昌而經由閩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
為職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其為國至意第
遣更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繁宸濠之謀
示將斬而今照提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
濠微得審檄傳俚未決士實養正則皆勸之疾趣而

京師大位宸濠蓋內疑十餘日而後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紹之器兵萬人爲安撫條守爲守而制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和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發吉安明日至樟樹鎮又二日誓師次豐城謀知賊使精卒四百設伏斬舊廠以應省城發精兵四百襲破之先是南昌爲脩甚嚴聞賊兵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兵驟集益畏氣衆衆之呼譟梯絙而上遂入城擒掛櫓及中涓萬鏡寺千餘人官人多焚其城中頗多

藏夫錄

殺修守仁備在後軍實明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中約未附爾其禍泛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宸濠聞南昌告急遂解安慶圍移兵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城之守仁頃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賊宜堅壁觀變徐圖進止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達大通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能退退無所歸衆已潰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餘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援兵亦至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進擊之

御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殺兵而陳槐守漢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設伏與文定等相應與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敗之賊爭利進而亂初均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起群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俱蓋發南康九江之賊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蓋爭奮賊大敗擒斬三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蓋大惧乃懸舟爲方陣蓋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

藏夫錄

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令潰紀燦多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春爲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乃入中祀物十餘萬尋分遣搜捕其餘黨殆盡初會樟樹鎮衆議安慶甚急宜引兵援之守仁曰南康九江皆爲賊有若越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開安慶勢不能拔是我腹背受敵也今南昌既破賊大內據必且歸援如此安慶之圍自解賊亦且成擒矣率如計時上以說伍文定等至涿州提閣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本

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靖時安而
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劫于安與萬大寶且今
天下之視觀何時一享王天下之靈雖至其在宗室
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
與安魯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
自刻責易撤改諸嚴細好使以回天下蒙蔽之心絕
迹巡遊以杜天下嘉雉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
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
而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德督軍務率京

識大錄

邊曉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由許泰都雷劉
瑄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賊固掩為已
功故留守仁之疏不下守仁乃停家濠州通潮江以
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欲遣還家濠報之即回
俟上親與過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至廣信守
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時稱提督贊皇机
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若除劉瑾天下
稱之守仁復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極言江西遭禍
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默然之乃曰吾出為

驛小在右側款左石詞護聖躬耳非為掩功未也
弟順皇上之意猶可挽回稍遲之遂致群下之怨
無敢於天下大計矣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家濠等
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謂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
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守仁不待改從
其卒散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如恩礼撫慰卒皆
悅乃不能有所加于守仁而歸復語之於上謂守
仁且及獨張永保持之得免禍於是守仁請賑恤其
士民且以大水自初語極懇功皆報聞世宗初召

識大錄

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劉南大長不宜舉要賞
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泰贊既務遂乃歸省
父華於越尋論功封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大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等
卒守仁憂去而從游者益眾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
文臣預立等爵忌者蜂起有日為偽學者有以西南
昌鐵士商掠及得寧邱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物通
家濠謀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視不可聞而所封
爵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

進而陰結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辭許身且必論白
諸有功者溫旨慰諭不施會守仁所善席書與同人
方猷夫黃鑑皆以議札得幸上力給守仁贊復為
言之張璠霍韜等皆推轂守仁然江西兩江故守
仁不能特屬猶持前論以故推與即若三邊若園營
皆非果用而前後山川土守岑猛驕不用命假兵
其鄰即右都御史姚漢計而誅之其二子姚邦奇
蘇王受各擁眾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
仁起家以改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

識大錄

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
蘇等亦素惜守仁威名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
南寧即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
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西
廣軍門專為諸徭獍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
自足制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心
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岑猛得以
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
所與燕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為害是以始而徵

食恩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嫌下憤日既月積刻之以
勢而或曰養龍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即其
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所以致敗若是者亦宜反思
其咎矣即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餘黨數
人而已其下萬眾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
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天討已行不為不勝盧王二
酋之憤遂不顧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騷然
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兩省之酋未得彼兵連禍
結民困益深無罷之民以省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

識大錄

蔡瑤勦窮迫必灰之寇既從而煽惑之貧若流亡之
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于二酋者哉
不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
為其宜釋此二酋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
鉤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覬覦之奸毋不測之變迨臣
慶既定德威既洽之後二酋若改惡自新則我亦何
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
何必重煩天兵或者以為彼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
綱疑于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治天下之民物

如天覆地載寧有與爾小配口尚求勝而謂之振
紀綱者昔舜征有苗謂宜不終朝而克頌應三旬之
久而後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
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謹
膚重命從事偏隅小醜非不可以僥倖成功苟先於
怯懦是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
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臣能取快于目前而
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
不知後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

識大錄

生民之庇臣所不忠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
而反受寔禍思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上土兵三
千以聽官府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
千以脩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堵但論者
以為既設而後去思故人言指物議是以寧使一方
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
犯眾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以
止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州切近交趾
其間溪山絕谷皆瘴瘴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

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改土為流
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恩田
州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議奏疏下兵部覆議
言守仁畧奏優諭奏必有所見但未經詢謀僉同恐
非定論今與鎮巡守官熟計以聞其應施行者亦許
以便宜行事守仁遂以便宜悉散其眾而僅留楚兵
數千自衛仗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眾掃境叩
南寧為四營而各挾其心誓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
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為倭備亂完事而已因改田州

識大錄

為田寧故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非謀守仁抵南
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
惟胡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
甲休養待間而發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所
告領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
全爾飛牌歸巢者諭明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
羅拜踊躍尋率眾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因
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東門請命臣等復諭之
曰朝廷既赦尔之罪豈忍失信尔等擁眾負固騷動

一方若不示罰何以懲積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枝
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有不戒者朝廷好生
之仁必杖尔者人臣執法之議衆皆叩首悅服謂朝
廷有再生之恩當以死報各已領錢賊立功贖罪臣
隨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
安撫於二十六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
再計具奏 上覽其疏嘉之先是斷藤峽等處強賊
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寺峒諸賊連結數十餘巢
盤亘三百餘里流剽劫縣集征不服急則入萬山叢

識大錄

菁之中自將格上下軍民橫靡鋒鏑者數十千旬韓
雍大征後無能平者守仁即用盧蘇王受等且各召
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使指揮廖宏等分却護之
守仁故止南寧罷還湖兵之應調者偃旗仆鼓示不
為倫度賊已懈全官軍四面集圍永順攻牛腸保靖
六守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
又明日破油榨石鋒大限等巢斷藤峽平十一日官
軍橫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盤石大黃江登岸攻
仙臺花相寺賊以清兵于為江口丹竹埠登岸攻白

竹古陶莊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布政使林
富率盧蘇王受等別從新破道御牧夜發直抵八寨
突破石門天險遂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鉢等寨二
十八日破周安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等寨十日
破都省明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思土日常貴
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田
等寨六月七日破鉄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
走會大風渡江湖犯大半其脫身入山者投墜崖谷
或是在後也因湖廣掣還之其將思思田新附之衆卒不

識大錄

滿八千時不滿三月而俘斬三千餘人深入三百餘
里守仁以捷聞因言而廊諸臣批試舉任公心協贊
故已請展布四休共成此功宜先行廟節奉任協贊
之賞以錄諸禦侮折衝之勞兵部覈奏得旨此提督
近於誇詡有失信義恩威倒置傷大休但各洞猛
賊集日久勞亦不可泯上守仁姑賜勅獎諭有功人
員下巡按御史覆實以聞守仁又上疏經畧斷藤峽
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
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

於思記以爲田寧增築守鎮城壁於五屯事下無部
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勘學士崔籍等上疏謂守仁之
成功有八善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竊入也
日學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一年一旦虛平不
勝慶昨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等機會
一失大功遂沮城壁不築通賊來據地方可慮故冒
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歎曰於八寨之役故其
辭懇切若此傳卽林富復繼之然守仁方上疏而病
矣既而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國北歸度大庾而卒卒

識大錄

於南安冊中平五十八桂夢現 上意不悅守仁因
奏參其擅離職并廢置田州事宜大常下公卿議使
不奪其爵而已罷世襲并報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
德久之 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
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諡文成賜祭于祭父贈諡詞
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德得嗣爵守仁天資穎敏絕世
少而好古文辭典訓多奇晚耽詞達不能去也既以
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勲迨有志聖學力排繁蕪併一
切盡掃去之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皆心之体

自若有惡省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
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

逸史臣劉振曰守仁少負奇氣不歎爲俗學所困乃
過求百家二氏有所得輒察其敝輒述之他求如是
皆數過始獨得不傳之傳以效良知爲三字符不可
易也於是風動海內英才就學者往之輕千里而至
守仁愈然崛起挺一簪於衆楚之林終莫能難然以
此講學卽以此立身卽以此服官建業固知心術功
名本非兩物學量自如斯耳若守仁者始乃謂之講

識大錄

學故不列於經濟而入于理學以愧夫學力未創者
不能克濟時艱以虛談性命之爲高者也

徐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王守仁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荐
通守仁摘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從其之遂納贅稱
弟子會然以聖學為己任正德戊辰舉進士知祁州
任中守仁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工部夏
外郎同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誦躍痛快如狂如醒省
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序云愛因舊說汨
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置無入頭處其後聞之
既大漸知反身是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

識大錄

徐愛

傳合是皆偷墜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
功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通問學是
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礼工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
如此類皆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既而與守仁同官南都愛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若
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守仁至不能應每令愛分
接之咸謂所歆而去守仁有南頓之命愛亦詣告歸
方與諸門人謀耕書上之田以待其師未幾竟以疾
終年僅三十一計聞守仁哭之恸愛雲遊南岳夢一

聖賢撫其背曰尔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守仁
每語輒傷之

識大錄

識大錄

王畿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守仁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鄉人駭而不信畿首往受業為畿少有俊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領從者日眾嘉靖癸未試礼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洛養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守仁為治靜宜居之兩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嘉靖丙戌守仁命赴公車不答守仁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頗疑者之說未能闡明之者無喻子今官學者咸集都門子苟能為畿曰語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語自六經四書得旨錄外手無別檢問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德親良鄉伯即縣入覲諸同志爭迎畿與相辨証大為佩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己見不敷一校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使倘較也拔置萬等而同門錢寬亦在選時問却大臣多不悅學畿語寬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未學者眾

識大錄

正守仁不能徧指授則為教與寬分教之而畿所與起者為多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為教士無善無惡之心休有善有惡意之物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寬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畿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物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意圖無知之知則休辟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應國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者於有矣目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者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寬曰若是是陳師門教法非善學也畿曰學須自証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守仁將有西廣之行寬謂曰告二人所見不同盡相與就止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守仁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

此而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三教四有之說為中根
以下人三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休便透無
處三根基意與知物皆透無生一了百當即本休便
是上根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休未免
在有善有惡上三根基心與知物皆透有生須用為
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入悟透有歸無復
還本休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
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父故
發恐人信不及徒為纖苛余既說破亦是天機誤發

識大錄

世時但告人凡心未了難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
工夫不如以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來無修中下
也德洪資性洗技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
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
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脈始歸於一云守仁發外
義與寬近透嚴離復和言旨守仁舉佛家是相司相
之說語之嚴近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變非幻鏡
者有無定幻便落斷常僻之去九不著一處不離一
處是謂玄同守仁並可之守仁至洪都鄒守益壁觀

長問欲陽德率同門三百餘人詣益守仁曰吾雖出
山女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更往浙相與
質之當有証也明年守仁平思回歸卒於南安歲方
官竟處赴廷試闕度渡江渡迎至嚴離與寬議
服制寬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經弟敢加為嚴請服所
最以廷試是共奔主廣信成表扶輿越經紀喪事
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首守仁像
其中且以館四方未學者嚴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閑
及門私淑者以期集祭舉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嚴而

識大錄

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大學士張孚敬欲置
一甲不果開庶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嚴弗應久之
授南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大學士夏
言議選官僚其婿吳春歲門生也首以嚴存言曰言
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仕投判乃可嚴謝曰補
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言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
若負道學名視我為何如人遂大恨嚴補南武選會
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合存嚴學有淵源宜列清
班倫預問言果言誠為偽學而罷吏科都給事威賢

言歲遂再訖已休銓司報予告矣論年當考察言使
謂考功曰王歲偽學有明古即然一人不可遺考功
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如歲者交以書責考功
主以為不復知人問康恥事考功慙遂決去以快意
而因厚自結於言故歲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
是動心而學日以講學為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
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甚會常數百人年八
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肯是為好家
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固備德約有吝制其

識大錄

命而不自覺者後維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
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
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晏念與世情悟態無泛而
入於懷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
若同志中國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求中
自能取益非台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肯百念已
灰而耿々于心不容自己皆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
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併此一脉天
壤悠々誰肯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憾測

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平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
旨于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愛記時
舉六經義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
者十錄一二章年月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
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辨析析衷
問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為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
於無窮豈惟道脈之微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
萬曆癸未年八十有六

識大錄

錢德洪

錢德洪名寬後以字行更字洪甫餘姚人學於孫為
緒山先生三歲失怙而性開敏博學能文章守仁
倡道于越德洪與王畿首師事之推尊發明為獨立
守仁家居七年德洪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守仁
父卒使門弟子紀喪因才任使德居人金克學皆為
人誼厚守仁使司厨克厚語德洪曰吾學得司厨而
人進嘉靖五年德洪與畿厚同舉進士引疾歸卒業
於守仁士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導之俟

識大錄

錢德洪

志定有人乃與請見八年當殺試方北上聞守仁喪
遂報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哭之傷人其情合當潮
海之交像祀守仁收錄遺言與答問語曰博習錄既
殺試已教授蘇學以便養還國子監本立省懸堂歎
諸生以悔古吝之遺遷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坐城
繫郭勅許肯下詔徵與楊爵周怡講學獄中勅死乃
釋隆慶初荐復原職以老辭德洪自少至老許其師
說既早廢周遊四方號召同志所立學者迎事而受
業焉

何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壽寧人也王守仁鎮夷聚徒
論學廷仁聞卿人黃私烟所聞於守仁者慨然曰吾
其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又何失耶其友
咸以不利舉業尼之弗聽會守仁征桶岡裹糧追送
相見于南康亡何丁母憂歸斷然以祀自度不徇
流俗守仁聞之曰是能謀以身者久之授以萬物之
條之論與致良知之說終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
悟嘗曰吾人須提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

識大錄

何廷仁

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修其語學者
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術有情緣情起慕不識
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俱忘只聽良
知是非善惡莫能自欺有情自無不知一至之更
無可知此皆苦心察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搖
奪也惟其悟之甚艱親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
重復蓋謂舍此無以為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人自庶
幾於一體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深微密雖極手戒
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內談學之士人、吾之

廷仁亦人人視為知己至論學孤未嘗輕許誰何也
廷仁勇於克己而急於問學從字仁積十餘載一不
與舉業為念每試據理直書傾往出人名士牛舉
鄉試上春官又不第幸且授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
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
其子弟耶始至釋策于祠而後視事已已遷南京工
部主事滿考授膳吏部乞致仕歸以壽終為人魁形
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心依所學無少畏歆訕咸
懇款接証譬喻指畫如有味乎其中而不能去者必

識大錄

伺聽者意解乃已否則雖假宿傳食連日夕不倦其
煦濡而且婉要若此故士林誦字仁門人有曰江有
何黃浙有錢王蓋指廷仁弘綱與紹興錢寬上幾也

鄒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吉安安福人學者稱為東廊先生父
賢舉進士歷官福建金憲守夙有俊才年十七舉于
鄉正德六年會試東越王守仁為同考官識之拔為
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諭年告
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
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積疑莫釋會守仁
開府慶臺乃往質之論辨反覆幡然悟曰道在是矣
遂執弟子禮從浹歲而歸嘉靖改元錄舊臣守益始

識大錄

鄒守益

出復謁守仁於越請益月餘既別守仁張望不已門
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守仁曰曾子所謂以能問
於不能云云君謙之良近之矣大凡議起上疏抗論
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復入越久之乃蒞任作諭
俗文以訓民生平未歷史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
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顧嘗自誦曰如保赤子愧
未之能也撤淫祠建溪初書院延同門王良暨諸賢
講學興札風動鄒郡厥率池太閻志學之風一時冠
江左守益教之也亡何陞南王客部中日偕顧南湛

居水經陽呂枏聚講會守仁卒請告趙會稽范臨存
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興書院久之起補南考功
郎中踰年召為司經局洗馬時興華亭徐階同郡羅
洪先罷改磨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眾居頃之陞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逐之
也尋改南監祭酒乃遵成憲申軍程以嚴立教俾出
入相友游惠相勸歌詩習礼六館士相慶得師九廟
定有詔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守益獨上疏
倦、於上下定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反叔為祥

識大錄

論甚懇切遂落職閒住守益自以月遊草野學不大
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沒為各儒分內事於
是一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四方學皆雲集歸守益
溫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揖受隨時而輔導之
學者望其容色鄙心自消即孤介者自愧其驕執見
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悔其支而直材冠乎禮長一
得之士咸夷然自大如涉滄海而自知川濶之小也
蓋其學以萬物一體為大以子臣弟友睦、相順為
實地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為真功以寂感休用通

一無二為正學以範、端、介德天也為極於不立
異同不從儉與百家群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
精則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來趨之學感
於東南實賴守益并諸賢之力也嘉靖四十一年九
月卒年七十二寢疾中召諸子孫以寫倫載下受人
為訓正衣冠端默而逝隆慶初贈礼部右侍郎謚文
莊子若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清太子洗馬皆
知學能世其家

識大錄

蘇約

蘇約字文蔚別號雙江永豐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知
華亭之法行政自其自始發諸奸欺諸奸侵盜金萬
六千以補民間積逋上下極快藩萊水利清理餘田
以補民間開墾荒在邑三年積穀至二十萬石復家民
至三千餘戶約才既高縣事竭集應手立判情法允
當蒙古屏息尤以興學育材為急時少師徐階在諸
生中方務題約試其文即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受
業入閩治者後多為名士召入為御史才數月二

識大錄

蘇約

上疏指斥大闢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已
巡按福建漢奏嚴鎮守人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
督追論延平守賊濫點之逮奏正書院判傳習錄二
案合一論以示學者人稱為真御史而進貴以此據
之出為寧波知府改蘇州治尚嚴厲曰夫人習縱肆
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本易行也其後法果而人畏平
教諭年以憂去服除臥不起南北臺諫交車房之乎
且冬以庸類歲寇山西召知平陽約曰國方有急台
不可以不赴既至數日是其民純壯財府所必收也

為書諭富民及樸從微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

與石諸開熾舉兵六千人規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
果犯郭家溝守者獲其前驅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
聞世宗嘉其領閣侍臣曰約何狀乃能爾耶陝西
按察司副使會當計忌者或置其名拾遺疏中詔巡
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狀而卿人
有謗之於執政者執政怒逮下詔獄約泛言出見使
者易因服慨就道室中悲號不勝若弗聞者門人
之老送之無不流涕約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別未幾

識大錄

執政亦下獄曰吾漸見雙江而約與相對無語先色
執政大悔服明年事日落職歸永豐榜者先以邑事
謫成而執政亦尋伏法庚戌虜犯京師上切責與
部及邊臣不任事而慨然有良將之思時徐為杞
部尚書知約良深因薦之予上召拜右都御史
史巡撫順天尋遷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教與仇
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
納虜約疏陳四慮謂宣固守宣大宣大則京師安
焉蓋恐各同其所為時中以難執用無所附乃已

子達兵部尚書百奏修邊備建國儲選司上領焉
身限分元重兵以控要害人奏城而國運經督賜傳
統哈爾州邊務罷易州通州昌平三節御史冬常紀
禁前開約徵邊兵乘其惰擊之斬首七百餘級加太
子少保中實加太子少傅倭寇蘇松奏設總兵官於
金山設把總于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及淮之盱
城併畫地以為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視師
未隆禧請差回賦開市舶大學士嚴嵩主其議舉之
於上鈞執奏不可前倭乘機肆小東問日毀之鈞

識大錄

遂以老疾致仕歸建賜世堂聚門人弟子講學曰古
不得行諸天下庶幾行諸一鄉鈞少受業于守仁之
門而與祭酒鄒守益宗伯歐陽德修獎嚴洪先相發
明其師說切實論難不苟為同所著有大學體說破
迷編困辨錄此皆答述致知誠略良知辨實題存稿
卷且十一月卒年七十七鈞為人操履峻潔而平素
從拔望之令人歎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詠
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歿之日家無餘金隆慶改元
追贈少保謚貞襄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少負才實為志
嗜學會王守仁倡道於處其說以為人心靈萬理
必具惟不嚴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靜明順應
感通之妙自出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諸口耳其力
愈舉其非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於是舉孟子
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之德之別名
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為疎德獨曰此正學也並往
受業精思力踐與諸同志友日夕相切劘者七年會

識大錄

歐陽德

世宗踐祚求賢殊急守仁促赴公車遂登嘉靖癸未
進士除六安和州隨事致知推以直民境內大治文
教聿興令闕茂著陞刑部員外郎尋以文行改翰林
編脩奉詔議郊祀悉指陳祀家說之同與終之曰祀
文非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時費不貲惟益修勤
民之政上當於天心則異即可也同即亦可也於丘
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諭平還南京國子司
業既意造士作講學亭建四方未學者與諸生講
論其間或以疑質為指之任訓詁以事物參於人情

恭諸世受詰之使自識其迷途徐而諭之使得其心之所安德固善論說而誠意懇為氣象平易士以是目親亡幾時南京尚寶卿遷鴻臚寺卿丁父憂歸服闋留終母喪不起蓋與同卿蘇勤部守益羅洪先輩以謀學為事而四方學士未受業者幾半天下夫久之以存起復本至遷南京太常卿尋以原秩召掌國子監事立則遷禮部左侍郎轉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德受命歎曰此朝廷所厚養以需大用者不宜徒以吏為也教之如國子

識大錄

而繼之以時政之所急聞者莫不興起士子春拜禮部尚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成婚德上言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廢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興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醢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賜戴冠上知其意命分別舉行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薨德共喪儀禮憲宗紀淑妃例為請詔視鄭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皆上之諸妃附莫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德乃損益二儀行

之而特建遺囑以奠泰府為其中尉女請封德曰祖訓即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女則封號止於曾玄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軍中尉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漢於祖制所容隆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壻之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襲又即王絕嗣者與親王異戚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德曰事當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民不堪矣具言不當

識大錄

封狀請下諸藩禁母妾有所乞宗室以罪降為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更於中尉故恒輕犯法而禮婚花主雖禁之不止德曰此封泰厚耳為哉定其數率比中尉減三之一皆從之代陽建安樂安諸王爭攝軍府事族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已得德曰軍藩已絕豈復有府事頃攝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即王之以罪廢除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當之爭端遂息是年冬台直無逸殿與泰大政每遇事眾相傾未敢發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德莫不立應而

意氣閑暇如無事時或問德美以能此德曰吾惟求
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有言弗領知其非
雖利不敢為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
常是時 穆宗龍潛外邸兩府並處事勢危疑人情
惶惶德周旋其間諒言正論諸所題奏意恒在明少
長之序杜嫌疑之端雖忤 上意弗恤弗撓士大夫
咸嘆以為難 上亦察其持正卒優容之甲寅三月
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德宇度宏粹
行業為海內所宗應任三十餘年隨在講學不輟

識大錄

成善類有裨世教者多矣及作秩宗海內想望其風
采未獲大用而遽卒士論惜之居家孝友敦博節衣
食以周其族置社倉於鄉桑子弟教以礼義又為立
保伍法使相救助其漫山蔽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劫
掠之患故德之講學士翁然從之者以其於諸身施
諸事能無愧乎其言也隆慶庚午 上泛江西撫臣
劉光濟之請初有司建祠于其鄉以春秋歲丁致祀
逮史劉振曰我 國家崇德報功厥有懿典開國靖
難有大勲勞者並為祀兩京其善蓋一卿而勲業未

著於天下者則祠祀於其鄉此定制也至於功業未
登於石祀而行業邇邇於一鄉為人心所共仰者則
又請於朝而勅建祠祀二百年來惟文成劉公文貞
楊公暨文莊三人而已夫文成以謀謨佐命於開國
文貞以經濟贊治於守文而文莊以說言正論衛
主範於潛邸危疑之日蓋事異而功則同也至於講
明正學開牖人心則又二公所未遑專祠以祀誰曰
不宜耶

識大錄

董溪

黃洪字漢宗別號龍石浙嘉興人少好攻詩過時序
風物古跡奇踪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無不詩寫
之時名能詩者莫不下沈周周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
皆與之游往來屢倡過從展攜親知蕩舟江湖拖履
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故浪於形骸之外自得也
凡所款之至街風雪寒虎豹亦奮往顧矣越好事
家往、懸榻俟之因紀為五館記已遊會稽聞王守
仁講學山中以杖負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路

識大錄

董溪

上王守仁吳其氣貌且平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重
龍石也與之語連日夜淫淫謂何止泰曰吾見世之
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造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
爭奪於富貴款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
有所謂聖賢之學乎且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
遂為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
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凡弊精
勞力者其與世之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
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立於夫子之門則幾於底

識大錄

此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
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平則老矣先生之志
何壯哉入以請於守仁守仁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
或見此翁也雖然蓋喪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
見信矣必北面而後為礼乎潛聞之曰夫子治以予
誠之未積歟歸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簾而來謂泰
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
許我乎泰入以請守仁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
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語則已

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
學者則闕然其非笑指斥若恆物翁以能詩訓後進
漫之遊者遍江湖至居然先策矣一旦聞予言而棄
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居礼焉非
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此則如龍石固吾之師也而
吾豈足以師龍石乎溪曰甚哉夫子之振我也吾不
能以侯諸矣入而強納拜焉守仁固諱不從則許之
以師友之間與之俱而穴登城峰陟秦望尋蘭亭之
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日有所聞益充然

自得欣、樂而忘歸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
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指之適且曰翁老
矣何自若若是邪溪笑曰吾幸逃於海方知閑若
之自若也願以吾為吾耶吾方揚聲於渤海而振羽
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
送吾之所好而已自號曰從吾道人守仁為之記一
日讀內典遂究心釋教忽若有悟者曰今日客得歸
矣歷緣夢因早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集
諸緇侶結社文室日倚宗理又號曰塔山人漱浦發

識大錄

寺有鍾臥地倍傳其靈異乃募資樹棲以登之甫訖
工而疾不起比焉續視日早晚日期至矣吾其歸與
口占一詩曰戒非汚世中者傳偶來七十七春秋自
知此去無汚染一過天泉月自流遂嘆人皆異之其
子殺任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西存稿行世

王艮

王艮字汝止別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一生而有珠仁
其手左一右二陰領脩服安豐俗負盛無術學皆良
遠祖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邀焉希古聖賢肆口談解
如或改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見親以急務
宜冷水痛罵曰艮為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
也尚洋為人乎自是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拚席晨省
夜問如古礼唯謹又益行純心慧悟性無礙以終微
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情贈得露如此有平忽覺心

識大錄

王艮

量洞明天地萬物一休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
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其悟入之始人
亦未之識也正德戊寅越中王守仁巡撫江西極論
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良方
奉親親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良
說論語說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良大喜曰
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說格物如共同也是天
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
也即日道江西取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為贊以賓

此見守仁異之下階迎入良衣襟上坐論學居數日
有者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義
極微得諸心者也及服執弟子禮已守仁居越時
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
也薛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壯行所至以師說化
導衆而聲聽者無慮千百人固不聞義感動未至都
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而至崇文門變為
人三晨起往候而良實應之良風格高古議論卓犖
同志相顧愕眙共匿其車轍止之留一月竟諧衆心

識大錄

而迄然良意終遠矣越五年守仁卒于師良迎哭于
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良骨剛氣
和性靈澄澈音峽時傾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疎漏
不敢正以視也其引接無間謙僕皆令有省雖顯貴
至悍矣不悅學者聞之皆對衆悔謝不及往見人
冒曉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繡
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遠進蓋其學以悟性為宗以格
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處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
學故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

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其言曰只心有所向
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
極而太極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
有問故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
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即
守名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不誠矣往教
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雖不
吾者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見子把筆口占授之
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

識大錄

是君子以為百世可不易也故配越中為二王云或
問先生奚以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與之
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
散隱也兩牧海濱之荒活千萬人御史洪垣攝舍居
其徒御史惇抗疏薦之不報子五人衣弊提匭龍成
有成立璧最知名
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守仁所
士大夫會者千人守仁命童子歌多囁嚅不勝應璧
獨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守仁名視之知為良子也

說曰吾國知越中無此見也輒守而後之學是待玉
 藏錢德洪皆在座守仁令惠卿市之喻十年歸娶也
 渡之越留八載師友相陶汰氣味神沛耳新日明以
 流題源沛如也久之守仁卒長始授徒淮南壁相之
 畢思悠然講論錫然不啻守仁之存也良物望望日
 隆四方聘以主教者皆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
 來款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
 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黃安狀定向嘗晤辭迎
 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辭曰道者

識大錄

六通四關之望也藉謂我有之將振取焉而又曰我
 能得之則已雖矣定向大賞其言定為石交至金陵
 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極其款以去
 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弗一
 時也表祭必遵古礼建先祠置祭四月朔率子弟肅
 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蘇蓋心齊以脩
 身格物為鵠而鋒屢取于敦孝弟祖宗族闡於行誼
 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必凌海樓疏葺於
 網部擬石兩壁竟坐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

門人子弟親賢講學殆不及私年七十有七

識大錄

林泰

林泰字子仁號東成泰州人少篤志嗜學以貧苦甚
幾廢業盡爾織履以佐朝工夜則燃火讀書嘗日中
不能炊買米於鄰弗得行歌自若其堅苦如是已而
竟學於知州王君與其鄉先生王良始開致良知之
旨輒噴、自吾遂欲以躬踐之乃日以朱墨筆點記
其意向咸否醇樸以自致幾久之悟曰此治病於標
者也於是履、有意乎反本矣戊子領鄉薦壬辰舉
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除兵部主事以才優調文選司

識大錄

林泰

吏部故於屋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
重雖諸寮中率自獨獲相情抵春色溫氣柔不以行
能先人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懷、下之唯謹門無
留宿日昨出部則偏走到各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
講學意然、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
厚者則相與挾食被褥具往宿視寺中講學竟夕以
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
中雖其志行與春絕不入皆亦謂春長者不復猜也
而善類固之以聯者為多春本以長厚清苦絕墨自

三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是時縉紳之士以講

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辭格能發揮師說者則
多推山陰王畿其志行幅實則多推春與古永羅洪
先洪先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春猶面病之以其露
才也為郎一歲以母有疾謝病歸養母病少間則出
寓故所讀書處與其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
走安豐就其師王良叩所說義每生必喜幸以為聞
所未聞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司春在銓曹
持廉秉公留意人才既長選事益思進賢黜貪慎擇

識大錄

監司守令嘗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家宰之
心下通於選入與天下人之心相家宰之心未必選
人與天下人之心選入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家宰
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哉雖然求無負乎吾
心足矣故鑒正品類恒俱失常精心甄別不憚煩愒
竟以積勞致瘁病一夕而卒年四十有四出案止銀
四金不祿制棺寮友為之歎以歸、而不能治喪有
司賻之錢以築生平未修之問畏之若芑宜行心惟
人情之所安故不為菟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

不為要妙浮闊之言於世亦非盛麗儼巧慧辨未嘗
一月滿臆自來變至蓋棺未嘗一日廢學故士林始
質行者必歸之焉

識大錄

劉文敬

劉文敬字宜先安福人所居東南有馬山屹立並峙
學者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文敬自幼起重端確不
妄言笑既長不治家人土事矜莊整勵為志問學思
所以自立於天地者嘗至夜分不能即枕一夕語與
其族弟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蓋垂省之已而
讀陽明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
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証久之惟覺動
靜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越越

識大錄

劉文敬

中見王守仁執侍門牆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
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為宗而殫精求志操存充
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速語然作止事無鉅細必端準
繩從以末學馳騁空談遺思實行為篇或與學者
言知休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
氣滌冗情纖瑕勿留意念感應生之化務協天則
雲銷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性復夫其教人大指如
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肅而衷懇及門之士敬
畏誠服同即即守益嚴約羅洪先與時聚處共証

所學約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
文敏最所欽伏聞舉主致相質文敏曰發與未發非
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亦在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
洪先樞論盡淺虛囊洪先初覺未一已乃傾信壬申
五月當誕辰諸子姓上壽畢文敏退居一室稱微疾
一日忽語其孫弘傑曰吾了當而歸矣明日遂逝時
年八十三文敏早遊邑庠已擅文章之譽一聞正學
即棄去不復應試布袍蔬食技跡林壑邀世不悔而
實修德著樞院學堂郡庠邑長休不升重知其不可

識木錄

招致則降牒遠域問老僕賢以寓其傾企之誠卒之
渝月有司濟祀于鄉賢祠

范瑾

范瑾字廷潤別號栗齋會稽人少讀書不務記誦能
尋究大旨弱冠棄舉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數從
名輩問學既又師王守仁所造易深然性狷介議論
時相左既而博考群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
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未陵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
旦夕儲備咏自若人其能測嘗謂友人張元忭曰天
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
道統及太極之說初而孤事母盡孝後棄授外給其

識大錄

范每御一時品則慨然曰吾母安得當此輒後初不
食既後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泣
曰以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嘗素終身不忍食
葷二兄皆早喪極力撫之撫其姪如己子積貲資為
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
人竊議其迂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
利其入乎玩歲名益著士大夫咸敬信之然或以粟
帛固堅却弗受也先沒守全妻長其間辟為卿實為
杜長輒以疾辭老病且革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

薄煥母妾受人聘以得我與其和而無餘寧止而不
足獨不能改點妻氏之妻乎乎復愈一二助煥者志
反之其平生廉潔類如此元作書居致家塾數年雖
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夜分不倦與人煦、無俗容
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
其學、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
以老而棄我庚午秋病臥數日忽起沐浴衣冠坐三
拱手而逝年八十有二

識大錄

楊名

楊名字實卿別號方洲四川遂寧人而早慧方山
余璋以理學文望汲引後進試其文說為奇重淹守
梁鼎較士得名卷曰此鳳雛也薦于留學上廷相立
之生隅難以經史應答如響廷相器之遂補弟子員
嘉靖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以春秋魁禮闈廷
試對知人安民策日未及援筆萬言上覽之批云
能守聖學以為本此乃知要之說置一甲第三人
主上如意掄才親賜品題前此未有也授翰林院編

識大錄

楊名

修河南進士鶴文臣各獻頌獨名詞美不虛現上
優答之名初悟王守仁之性主靜之旨至是與同第
莊洪先程文德相守仁弟子歐陽德親與辯論說
社講學惟與夙心一日夢以字紙為棺殮明日語歐
陽德曰吾夢異哉其終以文字沒溺與德曰是在吾
子由是翻然矜力行不欲專文藝德守仁像于終美
牆如見士辰秋呈奏詔求直言名曰吾人講學正欲
為今日用蓋彼口說耶上疏曰臣聞天無心也人天
地之心也人君之心民心之所託會也天無心因人

心之向背以為順逆人心向背係於君心之公私今日星變之故豈不淺可推哉極言公私喜怒之偏用人行政之失言過切直上不憚姑以納忠各之令明言用人行政之實人謂須婉詞請罪庶回天怒名曰進言臣之心也今聖明既許以言苟愛初意不惟欺君且自欺其心也遂上疏直言土木構建之繁痛斥其人即元節太常陳道瀛之詭譎家宰江鏐武定侯郭勛之欺罔疏入下獄鏐抗辯指為故相楊廷和同族務置大辟學士廖遵南忌常書官在其右

識大錄

今群走其家傳言指席學士主使且為創疏稿飛語休、理官益嚴究意在審也名對曰納忠者平主所為尚須人主使耶屢加慘刑堅不可破理官無從究詰奏上愈怒以同官程文德所夕交游停即黃宗明有疏論救並違詔獄出三臣對鞠以次辨析詞頗懇但理官及左右無不感泣會帝怒少解上其獄謫二臣官名成罷謫是獄初起朝士咸謂柄臣熾熾如楚方洲少年苦士何力能支必至狼狽誣指釀成大獄人人危懼名屹立如山百端推撼不得理官取獄

詞名悲數數百言不計不徇曲直情理同事程文德謂婉詞忠鯁優于疏章可謂成禍矣休矣已就成所是憲臣為開靜暉書院多士雲從倡明正學是秋即奉詔致仕召自登第立被謫未及三年不得封廕二親無以歡過節序稱觴集客務極所欲又菜色食堂開內宴以招延諸親携諸孫勸酌以為常其弟台故善事親名友愛特甚台舉卿魁名深喜曰台吾親愛予今可侍吾以悅親矣三妹適士人獲俱二親將有繼愛即市舍旁地為屋三區別割產均給之俾得

識大錄

時奉朝夕後盡讓已田宅營美營於台曰汝子多於我非此不能立也而三族侍以舉火婚嫁者人甚眾養其妻劉之家如其妹其他舉義周急歸或傾而全孤養無問貴賤費出不貲性介授而祿有客入忤已者即詬詈及門一無所省蓋其才略略脫酒意至軌行動無拘滯而又善於用情故能周旋於此歲中孱連屢矣然未嘗一書與人問與有後結社賦詩笑語視若不知有人世至論天下事往往割截直易鼎所顧忌其力誠若是以勝之所為詩文極其為人下筆

如注有十里吳崇之勢絕不能組織崖岸定元語奇
目謂得之沈思而出以率易二規先後後編毀哉始
續其率過學蘆墓三年有鵲巢危大相制之吳先喪
而病作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有備及編觀樓野言更
年集及詩文四十卷行于世

識大錄

陳讓

陳讓字原禮閩人也少穎異不群為文奇崛過動而
變其蓋性之學統承於盧齋蔡氏而宗考亭多所自
得嘉靖辛卯舉鄉薦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推官能
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興起於時餘
姚王守仁方講致良知之學其說與朱子頗殊俗儒
泥於舊聞相率排之讓天資高邁獨悟其旨為學者
解之云陽明先生快人謂格物只是窮理只是窮理
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為主於行俱人以致知為

識大錄

陳讓

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
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須
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
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
異之又謂宋儒之學為公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
其所未立持以為宋儒之忠臣蓋友而非欲拾彼之
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概擬拾宋儒之
短以為口實貽養德之學則為薄德語講學之事則
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為深戒識者

建之微拜監祭御史遇事敢言無所諱避世宗既
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宮昭聖太后仍以痛化
札遇之兩宮以是有卻臣僕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
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得誣張鶴齡兄弟有逆
謀左道咒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御城騷
動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
充其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
氏羽翼所下讓獄讓送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克
允族既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陛一倡言漢武正

識大錄

盡之禍陛下有帝舜克諧庶徵之考而東山乃敢
對陛下公言篡秦還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
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悉無陰併
其黨坐欺誣伏誅讓得還職京師晏如常是時微讓
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選
興獻帝合璧天壽讓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
堪輿家為言顯陵氣脈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
家帳交葬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
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瘳

之克寧其官讓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大計獨
此二事尤人所不敢言者時咸謂讓有社稷之功焉
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
事惟地方利病所聞輒不惜盡願資為上官陳說
為人剛方廉介見者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
意溢出人益信慕之上自承天還猶問讓姓名臺
使者至閩輒以讓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
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讓光祿少
卿所著有見古文集二十卷印武府志若干卷行于

識大錄

世

胡行恭子天榮附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初孤願敏強記家貧為童子
師取資供母晨起掃沐伺寢門問所宜者以為常母
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嘆然若
不為愈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送人乞假手錄
至數十部彈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
輒箋疏其長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尚化砥節剛
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
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

識大錄

胡行恭

於青衿之子請謂公事假私誤以飾員此固流弊之
甚僕則以為國士之責泰士之責苟有由未非可以
一一罪士也夫欲舉為射示人操矢欲舉為御示人
執轡今蓋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撫射而示曹誨御
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存舉則為行
之風幅必坐舉主則愚私之路塞就有檢和之人懷
無狀之心者不得利其間矣乃欲為定額以抑之不
亦違乎周得書數版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諸公事
舍行恭其誰即行恭雖伏蓬萊不忘當時其語子以

實行為學而戒務名當貴利達一不直諸口子天賦
能遵其教書從書都河秦黃弘綱開陽明之學初疑
信半久之中反休認罷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
者自信篇文以理非傳外持者理論以正後儒之誤
云

識大錄

尤時熙

尤時熙字孝夫河南衛人少警敏不群弱冠舉於鄉時王守仁傳習錄始出士林沈於蕙閣競駭而排之時熙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蓋夜讀之不休歎曰道不在是即嚮吾後志於詞章抑未矣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良知之旨所謂養主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信而潛修之毅然以聖學為己任嘉士友謁選授元氏學諭再諭東丘其教而邑士一以文成宗旨要曲關導之而邑士始知

識大錄

尤時熙

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正祭酒徐階進東時熙每令他館師生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周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守仁為恨且日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前子禮謁守仁門人請川劉君而師事之會劉君以官事下詔獄則書而祝樊時以送行陸中賢辦不少擬甲衣還戶部上書甫滿三載以母老乞終養歸家居三十餘年日以終德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誦詠自居即守或以官地遺之謝弗受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

向學而未者輒多勸導守其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

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授斷其令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王守仁而得於體驗者為多齋中設守仁位晨起必焚香以拜未學者必令其誦其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慨然歎曰此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議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苦學之成而拔其本流之弊不勝其快洛閩士聞其風播

識大錄

登其而主者百數十人後學海為西川先生學止十有八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皆大呼為之後紀其後事而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

張祭

張祭字士誠別號本靜字國選縣人幼聰穎異常五歲口授諸書義即了了常聞鵲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鵲初鳴咸宜敬令鵲鳴矣莫弗起母笑曰汝能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為此立徒曉而已聞者知其不凡八歲就外傳能屬文年十一通治諸經有聲鄉邑久之學益弘傳為文切理不拘時格比江關人詮校士克陵聞其文嘆曰何物英俊而克理若是前後應試自是名譽日起先心時務慨然有後

識大錄

張祭

濟之志嘗語人曰吾輩誦法孔曾孟瓊、重句為我尤精於易澤江歐陽中丞撫江南延為塾師與論易大奇之曰仕儀論易即山何復止無以過也越二載泰和歐陽德為南祭酒倡道金陵講明陽明之學因往從之服習共數年不歸稱焉為弟號從東郭即字益蟠山錢德洪龍溪王畿遊銳意研求謂聖人可學而至歸築室聚徒日夕會文講道其間每論經傳發揮入微世務盡心若懸河指點人病痛州中膏肓聞者多所興起或至泣下以改然論遠近志造其

祭學為南都江浙英楚之關所至公卿咸行節加禮

貴皆忘勢衣皆忘平有河汾之風祭守己嚴介邑無私請逆者亦莫敢干以私廣德張守聚徒百餘致請上教未數旬多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贈之祭辭曰吾得英才而教育之足矣豈却一無所受或勸為子孫計笑曰終日營營為兒女謀吾實恥之事母至孝每夜必聚兄弟子姪環侍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湯必躬以躬除不遺諸婢務得母歡心母嘗語人曰其兒在家即病可勿藥而愈也事二兄教眾夾持弟棣

識大錄

尤母所鍾愛祭學一教而或造之母病為夜曉顯天願以自代及卒哀痛踰常三年戚客不改祭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教睦宗黨者張氏家規遇不給者隨其所有助之歲復免數百計賑貧族有子弟之才者多方誘引自是張氏內無訟外無侮文學之士樹出焉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義相勸人莫不踴躍思奮風氣日振相與捐貲建水西精舍延致海內名儒講論無虛日由是水西之會名天下祭倡之也祭之學以孝弟為表以名節為重以收斂精神為切要

以對景磨瑩為寶功以萬物一休為志願以誰彼開
來為準的性質英邁精神其朗即意眉睫之間能轉
移人心真有囊括宇宙睥睨千古之意一時見者傾
心聞者景仰雖微有英銳之氣而為世扶名教之心
識者伯諒之焉

識大錄

張元忬

張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浙江山陰人父天復太僕
寺卿元忬生而容貌魁梧長好讀書其母憐之戒
無溺苦於學元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
知庭前時臥、魚意氣數天口談國政得失人物臧
否天復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廷盛以元忬通為誅詞
譴既泣下露陰天復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
格致篇解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守仁良知之說遂
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
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
不務即心證聖而鑽理其下風何陋也天復嘗訓其
舉學武定時奏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之忬
引掖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自狀當途者比有
詔免天復官歸越後馳如越履及門血淚、滅趾天
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狀元
及第授翰林修撰元忬自以遭逢 聖明輝煌取上
第康、期有以自樹日索筆守官下苑羅金匱舊典
而研究之詞林故清著史臣第飛各以文墨相為稍

識大錄

張元忬

涉事執引代危為解元作獨畏使講求世務人子相
與籍記之戶外集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替風
兩端嘉靖元年請進講列女傳於西宮以修二南
之化不報奉旨教習內書堂元作曰右曹星近皇
位當若自愛勿始管蘇非人乎乃取中登錄自為條
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皇子生元作奉書告楚
藩因上臣廣浮沅湘還取道武夷而至多題咏已過
家省母、趣之復命元作乃行園不樂比出庵忽心
動馳歸、五日而母病瘳蓋建人以為孝感云丁亥

識大錄

趙家用詞林久次趙為春榜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學
士克經進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明主方收
致向學暇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非智以勉
宸聽非夫也每喁、然盟心侍對莫有所感乎為初
上御曆華恩元作即跪曰父寬狀請以恩及已者移
之父、詔予天潢袍服至是漢中前請作、皆格不
行元作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後
吾父躬擐甲冒新背唐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為父洗、寬長負君親吾以為後益元

非常英念而世登朝父建功不副志以受頤以月代
父報國而卒且微、則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疑紫
之服竟以此醫、致疾、平願弟子呼、陛下者再
又曰朝廷亦多有人遂卒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宗
陽明然不空事口耳願務以實踐為基嘗曰知善知
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到文成之
水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子摘考
亭所論者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
祛世儒之惑持操端介絕不若婦柯事人然坦焉

識大錄

中庸之庭亦不款以奇行自見其進也出江陵門下
當其英、時早者蟻附高者驚鳴元作獨不隨不激
有以自守嘗語人曰某門人也早蒙白簡之事當以
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請某即疾弗為之矣里居
數年私判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無少避天
性孝友侍父母疾滿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歿
瘞喪與忠遵古礼盡華嚴寶崇佛諸敬俗越人化之
居常飯晚粟米洗補而暇施茶煮香及英文棄舍
各不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天復作山陰縣志未成元

作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及會稽縣志義嚴家鉞之
稱一方信史他而著者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提問漫
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
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

述史劉俊曰越人為余言始元作族人夢文昌降而
元作生其後龍山鳴而及第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史
夢文昌墮而元作死始終罔天地氣數夫天地寔
運其氣數以生乃竟早歿使功業不顯抑又何也豈
非以其三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耶詩不云乎鶴鳴

識大錄

九舉聲聞於天君子亦務閑修實行而已矣心亦節
我

狀定向

狀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安人舉嘉靖丙辰進士擢監
祭御史時吳鵬秉銓與嚴嵩比溺亂政定向抗疏論
罷之嵩為奪氣出按閩而諸所薦舉後多為名卿比
還京行李蕭然或覲以石經慮廢役夫卒留之晚生
作留經記壬戌改督南畿學不以青紫業薄待諸生
而請進以古學留都故多好修特起士定向有得數
筆以正學印之當其忘言默誼洒然一笑不啻曾唯
願習二程之吟去以歸也有別行吳守皆拔之儔伍

識大錄

狀定向

中微有司禮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聖諭六條而
謂童子處明當養以正立社學師不難拜而教道之
故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力法出之北於鄰里矣始
車所至十四即隨亦興起乃構崇正書院延四方未
學之士而即邑成其亦時召就學獎掖善類每校獨
政府錄用之人無知者扶滿陞大理丞審勘大學士
高拱偏狹之大臣度拱以此憾之論為州判拱雖存
起累遷苑馬寺少卿陞右僉都御史丁內艱去是時
張居正以奪情起復與朝士構而于定向漸異及服

關屬用巡撫福建定向萬壽縣其運諸陳臣不能用
會復丁外服去后正尋收臺省交薦補都察院協理
愈都御史晉左副尋轉刑部侍郎陞右都御史中臺
現故三撫臣抑新進風聞彈事者劉論建之陞戶部
尚書總督會場入疏已錄予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
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所著有庸言奏疏續草應
運頌補寶鑑先進遺風敦學商求小學新編聞訓札
纂校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譯學彖觀生化書香
行於世學者稱之臺先生定向少偕友生講業即以

識大錄

興起絕學為己任自新建而後誤學者徧海內顧或
參以意見或蕩於情慾皆影響良知與新建蓋定向
究其敬而折衷之嘗謂學先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証
又謂學有三關四誼語共在集中平土化、不歡不
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瑣兄弟門人無
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竟山越中以進之陳西亭澤於
道德醇如也及既歿遠近同志皆為之以哭而都既
祀之名宦建祠武勝橋西而諸止以時瞻拜宇下
至低回不能去云

王敬

王敬臣長洲人也幼讀詩至野有死醫重發卷曰孔
子故鄭聲而是詩胡為存哉必漢儒誤捨其已刪者
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其父庭不餘難也庭為國子
博士敬臣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怡孔子求仁
之旨而笑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
礼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揖於此心至其
修習而心忘則主精而感靈而神理為之曲中如輪
扁之斲規、矩、其精精也曲是居處必以礼自準

識大錄

王敬臣

雖無幾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歸遂執贊述范
山魏校遊時學者大抵以文章奇傑相競而敬臣獨
澄心默坐曰學不聖賢雖處詞壇為君子不貴也敬
臣壯醇粹如矢摘事雖如郭氏甚謹却性平急誠復
精拂意即洗澣至毀器敬臣多方吃解之不曉則跪
而進謝節擲之地因入室敬臣蒲伏待命未得輒達
且不放進寢祖母得老疾敬臣進已刻逾月不解帶
既沒慟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父則拭淚不故為毀
容庭泰藩江右瑞敬臣寄學鮮遊客過為說娛不令

知所由置庭每出飲必逢衣大冠送於中堂或送者
雖侍之過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送諸
途已而載得寒疾劇甚見所倚黃微傾曰此非時止
而罷也侍者整之時疾咳曰長者在堂而身先為里
狀或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其妻失雖於柳敬臣曰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則戶者慙不御內者十有三年
節氏卒終喪三年未嘗見其人不知為繼母也敬臣
鮮兄弟友愛群從病癢如其身諸表拉率子視焉關
館舍廟拊學婚嫁必任之妻其弟奉則終歲車繞晚

識大錄

梁丘一日令僕以銀花贖子錢家逾平時之而其入
誤與金龜促僕還之其人勞僕以布僕不受也口上
行德而戒頗為利乎其能以德化人如此黃安狀定
向督學南畿為其行誼超格貢焉初敬臣嘗謂議論
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定而
最之曰子須以言論索鑄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
雖蔽不可接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未從
游者數百人咸刻厲相責課一意事聖賢學不為兩
端自解諸生辨論鋒起敬臣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換

然冰釋者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
論為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
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為派于枝
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其於學無所不處而獨
以慎獨為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修之自
可見慎獨之要研我審則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
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奮之而始得吾則
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休矣又謂親長之際
祗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也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

識大錄

哉其本何以發于霄之末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
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
則不足以負荷無窮問其言者興起甚眾矣倍慕魏
晉放逸恣睢儀檢敬臣壹絕以法冠塔裳祭儀節品
式準於家祀遠近相徵為者不敢稍屬而拙者有所
遵備自是風俗一變教臣檢押若家子而淳切誨人
則踰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
世駭俗之論至於授而桑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
化而不自知則有出于古語動靜外矣云謂華亭馮

時可論文曰：弇州四部書俱其啓學者以靡爛也。徐廷功者，撰書而行者三四卷，各貴其能捨其敗，不能捨者有三多：欲好勝自是而不知有是三者，斯賊道也。又曰：六經之本也，公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林，以為盛何帝耶？諸生有事，靜坐者有汎覽于史者，敬臣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蓋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我學者咸尊信之，稱為少湖先生。晚用薦除翰林院博士，以壽終于家。所著有婦訓家札，藝行于

識大錄

世

夏廷美

夏廷美，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純樸里人。敬信之。凱山張緒主教繁昌，招與講學。一日，緒執會眾曰：大為學，為人。也為人，須求為真。人毋為假。人廷美慨然內省曰：吾平日所脩持，為人者，得毋未真耶？時、酒者求所為真者，隆慶庚午，偕教友訪朕，向定于天宮天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證其貌，肖兄戚念，淚數行下，歸歸跪而請益定。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可往與資切之。既歸，廷焦松游固漸知向裏久

識大錄

夏廷美

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法商正。法報書曰：要自然，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廷美聞而省者，謂其時弱中若然如洗云。廷美故未報詩書，至是始請於法，持讀何書？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誦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子，或杖訪定，向于留臺曰：此以焦先生教讀四書，聞諸註釋中，更不丁了。僕第以正文及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

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為
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今人讀孔孟書
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聞異端又曰吾
人須是自己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
丈夫若為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
信本心勸業紙上陳言扶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
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恩謂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
誰氏作此分別僕反身細求理亦人欲也定向聞之
大為嘆賞曰吾輩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廷美又嘗謂

識大錄

亦曰吾讀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為至
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
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
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
非與是諸詮解多類此倘所謂以戒觀書非以書博
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人詢良知指意一友
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
也廷美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定向聞之大
覺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豈乃見及

此我惟昔茂叔之季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
從台皆以曠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備博聞強
識者及遜焉彼皆空、故也吾黨可省己

識大錄

馮子威

馮子威字愛甫別號本軒臨朐人再舉進士不第遂
退隱於治水之上以結明道統為己任初從顧翁吳
陳闕源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為以強教自持一切
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曰廣大為開
闊勿曰放恣為洒落又寸寸而已世以為拘吾無
恒焉丁亥讀書於家莊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進在
是予吾向不識虛靈之序而從事於莊敬若藏纒然
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俾而

識大錄

馮子威

涵養之以推及於親身應務皆誠而致行馮子威
少失怙事母甚孝母病食不和味復不解帶逾年卒
哀毀骨立注盡繼以血餘息僅為男氏資不能自存
子威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本事之如諸父
修居常嘆俗夫世收始予礼亡欲酌古今纂為礼書
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
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孫世世春
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母敢不躬詣母敢忘不如礼事
兄長甚恭撫子侄款款為至必教之以正治家素類

氏家訓常以義勝躬秉耒耜先以陶冶自食其力人

時之無所愛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

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居于治水貧民環而依之者

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子威身為倡宗族兄弟與其鄉

大姓皆出粟貸貧民親劑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

而有地可耕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

爭還粟稟而聚之設義倉以儲荒歲者亦得取給

焉與父老約各以礼義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

人率其教多為善良與人處初落不可合久乃益

識大錄

親客立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

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謝之有過婉詞正之告

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之不

然則視我為庸人也我亦不敢恃人以庸人凡其所

稱謂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及子威卒耕者陶

者負耜者皆掩涕即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為

咨嗟太恩云所著書如日進則記自樂私錄耕餘筆

談讀礼抄注有從識精語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

子威何以不就省試曰礼異趨乎情非律檢何僕

公半曰：眩驚為然，則謁選乎？曰：古通之古也久矣，不
量鑒而立柄，祇取辱焉。或問為學曰：須明須暗，不剛
不決，不怖，不久，問教曰：惺之謂教，檢束非教也。問
兼曰：靜則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入則害
本。問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
有志士，不忌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
涉，則洒然矣。鄉人皆好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處
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
即為所化矣。平居論學以程朱為歸，見近時喜談佛

識大錄

老雖舉一世泥之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為真是者，
雖百折不易也。友人鍾淑藻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
肆志，孔門四科，庶廷九德，其人乎？學者稱為貞靜先
生。歿時年四十有九。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江西南城人。生甫三歲，偶
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修養
乃不為養，轉進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
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
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
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
性。遂焚香叩首，失心力行數月，而体未復，乃閉閣臨
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

識大錄

羅汝芳

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滴其言求之，病即愈。
入省赴大參，見顧山農，自述患瘧生疾，得失能，不
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休仁也。汝芳曰：非制欲
安能休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
而克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休仁何勞？直截
子惠當下日用，而不知勿要段天性之息也。汝芳豁
然如大夢忽醒，遂于個人中階前靜坐，馬嘉靖癸卯
舉於鄉，甲辰聚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遂結山房。

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篤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沒平地著此一畫即汝芳略為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陳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告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立相泰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學道徒成畫餅飢飽了無干涉癸丑北土過臨清忽

識大錄

選重病倚榻而坐嘗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汝芳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弱而氣不動當動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病也汝芳愕然翁又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降漸快宜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汝芳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遂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杖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一時州有絃歌風載大計以守入

親見大學士徐階、勞之曰戎初不欲煩子以卿事山分觀之更有實用也汝芳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先幸階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曲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東之時已向若倘遲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汝芳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階曰我何以不知梁公汝芳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若也哉后先沒成事同在東之即不然東之雖去而東之所

識大錄

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階首肯汝芳復曰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即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惠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併一番全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盡光明俊偉也哉階躍然喜翌日大會聖濟宮汝芳跪、發明音吐洪亮興起者不可勝數迨即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時先省家各四方來學者日眾於兩起復入京見大學士張居正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規昔是有木耳居正然然捕東昌知府治東昌如家

國未災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聖城豫省儒學政服
召同志講學信從益眾轉藩蔡爾捧入京祀成遂請
告出城同志帶集廢寺論學居正惡之族言官疏
劾致仕歸遂與諸門人走安成淳到江趨兩浙金陵
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衆
子講學不倦一日臥具冠服祀天地祖考瑞坐中堂
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便是發
育峻極左史萬寶蘭問疾命共紙筆書曰此道炳
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知通形神相不不操言說

識大錄

古今自直達也後未見之不到往、執帶言詮苦求
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華明日為九
月朔盥櫛出瑞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
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戀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
孫掖至正寢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議
曰明德

楊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人父傳芬少從湛若水遊
頃得白沙宗旨起元自幼聞已學舉止莊重言動不
苟弱冠補諸生值寇賊起焚劫即縣起元為亂兵所
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隆慶丁卯舉鄉試第
一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邂逅江黎
允儒與語留中豁然悟曰公何所得此曰台師羅近
溪先生起元遂與允儒耽溺者年平不思別明年丁
丑舉進士改庶吉士適汝芳以事去京遂棄舉馬也

識大錄

即授翰林院編修而戊戌冊封崇禎時省選朝服通
盱江執贊詞汝芳從姑山旁往復恭記因大悟性命
之宗曰乃今如客得端矣因次汝芳會語為卷問集
又摘其論仁智為識仁編日緘誦之并示學者丁亥
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問志多傳誦
之己丑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充以廷
講官上崇聖志勸聖學疏于辰丁外聽服闋起國子
監祭酒而中晉南京祀部侍郎終 皇陵功成奉命
祭告至中都士大夫大暨師生來問學起元即中庸首

帝又覽開諭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恭勸
 勤學疏起元帝格學芳曰窮而通明惟我孔子達而
 道行惟我太祖太祖以斯道重造乾坤而乾坤沐
 浴于光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此太祖所以為
 大也因取祖訓重譯其旨又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
 稍為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從上未幾遂而更
 即成成台為史部台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卒
 於官舍水觀還鄉已亥八月營其事躬荷舂鉅喪毀
 之餘感寒疾而卒年五十有三起元事親孝與弟友

識大錄

學求其間蓋人有過亦不欺問而惟就其所善與成
 之使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
 近漢之學銘心刻骨無須更思雖一小像出必告反
 必而歲時約同志登奠於所居四方之士受學者復
 常滿戶外起元隨札指授人人躍然意滿而去持論
 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宗而安歸於孝弟慈謂孩提
 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忍不飽耳自予之之
 生、即心慈大愚婦之知能即聖氣象物欲皆明德
 之寄焉共親共聞即不親不聞之本俸大抵皆本父

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辨久之群
 然服者以其言配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
 廢者比也而各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句稿楊
 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學書行於
 世學者尊之曰復而先生

識大錄

徐達

徐達濠州永豐鄉人世家農立達少有大志好武事
為人長身高頤赤色沉毅剛決儕伍咸慕之元至
正谷已天下大亂郭子興據濠梁稱徐陽王時上
為其部帥集義旅達拔劍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置麾下
嘗謀略定遠城家堡得其兵三千人又從襲橫
湖山寨得兵三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使必勤
而又時以王霸之畧進上視其動靜語默悉起
屏英上大悅曰此國冠也授旗撫倖位諸宿將上

戴大錄

尋渡破元兵於滁州濶舟泛取和陽拒賊其後師皆
有功而戴帥孫德崖未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闕
上乃馳騎往撫之為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
於是達詣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來公子我亦歸
而孫帥上始得脫而子興業飲德崖酒縱之返達
亦得脫會除陽王厄上為大帥達益重從下俞通
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拒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漂
陽深水二城斷其肘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
遂渡江援朱石樞太平與常遇春皆為軍鋒冠而達

獨恭預奏謀進止尋渡破擒元將陳瑄先渡大破蠻

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 上稱吳國公命達率諸將
攻鎮江一鼓而下號令明肅城中懼然不知兵達自
是專為將兵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
士誠工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常
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進奔常州諸益師
上以兵萬益達乃分軍為三簿常州而瑄士誠之
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曾冠軍
且從未易力勝宜去城十八里為三覆以待而別選

戴大錄

鉄騎為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徽士德與既交均用
鉄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過復為源復之遂大破
其軍殺之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上乃奪元帥達
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虐降失陳保二安師孤城吾
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害不則法不
汝貸因復益以精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卒七千人從
其帥張降士誠達乃殺圍合四營兵為二以相救倂
示弱狀士誠兵直攻達縱兵大戰而外營常遇春
來應夾攻大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將姓兵凡

藏大錄

馬歇沙以為清江縣進攻寧國破走其將謝國至寧國守臣楊仲英等監守不下上以大兵使之仲英降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正復以兵徇宜興由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即榮國宜興分兵塞太湖口後道絕宜興下時上以重兵定整將略有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兵陷池州復進據徽陽水寨數日未窺伺上念不及援而達遣其將選精卒襲破之普勝棄舟走復達擒其部將獲糧艘數百遂復池州捷聞上

大悅謂微達何以好我內顧起陸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上何上取無為達以兵自無為夜掩浮山寨破之普勝之副將胡聰嘗于青村窮追至潛山溪破斬友諒之郭泰攻下潛山分兵守之達遂填池州而上謀知陳友諒且畧地命俞樞密院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旦夕至則重復於九華山之下而掩其後可直取也達乃與遇春夾進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直取攻城中伐鼓大噪伏兵發而城中兵應之遂大破其眾斬首萬餘級止獲三千人

藏大錄

遇春曰此幼敵也不殺為後害達不可以狀聞上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阮其十之九上不擇命志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坐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為大將矣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登建康上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與馮國勝等逆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主來石渡瀾其黑旗軍逆沒太平旋取安慶舟逆上取江州友諒走逆破之別將兵走漢江之池口還河陽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

將祝宗康泰及太師鄧愈走達以池口軍還討之宗走死復泰送建康達移兵圍廬州而友諒以失洪都甚憤恚其眾來爭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上亦患師遊流近之起召達自廣永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誘其前策謀平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賊主振既而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尚盛帆檣滿不見際上憂之獨左右即不利棄陸東勝何既而白河之兵台以達而守達思可百全也夜以兵行援達飛舸運建康

建中中約水嚴斥候亦以鎮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
上已破謀友諒矣師還即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
國年一品時備仍元制尚右故拜建為左相國上
召建諭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急終為戒建等頓首謝
復從平武昌還復諭建等以史涉世故則智明又歷
忠難則慮周今省紀綱法度粗若有緒煩其間或未
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為更張毋使有既往之悔於是
建與右相國李吉長相與政之推明之梅蓋一為亡
節率兵討廣州左君弼君弼走安星遂取廣州獲其

藏大錄

曉孫張煥以君弼妻子送建建遣兵下安星君弼走
連梁連梁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荆湘湖南北者兵至
鄰州友諒守將姜瓖降建泰成傳友諒徇夷陵歸州
軍將楊以德楊典先後降徇潭州上苗易華降徇辰
州守將周文貴不降破之文貴走徇寶慶守將唐隆
如文貴復破之隆走湖南平君還大會師建康計所
討車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徇張士誠淮東即邑首克
泰州得與將尤士興五千遂徇興化降其敗將李清
會張士誠犯建興以都督馮國器攻圍高郵常遇春

攻淮安劉將守泰州而連平中軍精卒渡江赴宜興
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與圓解國勝中高郵守將說
約降使介受之皆見殺上怒建國勝而趨連移兵
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人卒梅是復移師會常遇
春攻淮安破其在必徐義兵於馬騾港獲卒三千舟
百艘遂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獲兵萬餘馬千匹
匹限四萬石元守連進師取之定其右丞折都左右
時安星復為元守連進師取之定其右丞折都左右
弼元將竹貞未獲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匹大將

藏大錄

據府帖木兒寇我徐州連獲大破之所停斯萬計淮
南北悉平上與諸將相謀討張士誠右相國善長
以士誠兵高強驍奮積請緩之連持不可曰張氏汰
而苛諸大將李伯昇輩積于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
者黃蔡葉三泰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奉上前德以
大兵感之當自潰上大悅曰子告月也遂以連為
大將軍平車軍國重事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萬
討士誠揭於龍江進連等諭以毋害掠毋殺俘毋發
丘龍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能以夫婦命必全之

藏天錄

晉聞其母辱國關之外據母據而舅牧也時劉將軍
遇春秋孫持平江上曰不然賊分其眾駐吳興錢
塘以自輔我頃與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
先攻吳興使乃老母師自太湖迫薄吳興士誠之右
必張天驕泰收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連亦分
兵應之而道統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端黃寶收
走遇春扼之而獲其沒舉多灰天驕守錢遂退其司
陳李伯昇潛兵以入連獲收之連圍其城五太子及
其平軍朱道金桓益呂珍以兵六萬來援七城東之

舊館達達遇春為十聖隔之復敗石公潘元伯兵
士誠自以兵未獲達達戰大敗之復其戴元帥及甲
皆三千士誠走復敗其同僉徐志堅獲之南甲卒二
千復破潘元伯之赤龍船於平望圍其軍資中仗皆
盡復太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道呂珍降蓋得
其金歸共萬以獨左必張天驕守降李伯珍亦降吳
興下遂下吳州從太湖而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鮑
魚口山棚復敗其兵於尸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
連營將內亦兵營妻晉關盤指門系長圍木塔與城

藏天錄

中浮屠甘為別築臺三層曰敵樓下瞰城中賊悉皆
見尋使使之足康請事上賜至書芳之曰將軍旬
昔相送忠義天性沉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
略消解群難今寇未靖事事取果命將軍之忠告
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禦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
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松江降卒為其豪賊賊聚東
閩殺捕房以叛聚至三萬人連遣兵討平之誅鴟象
平江城堅難卒拔而吳天祐時為士誠守無錫相傳
甚其將楊茂苦酒數送水中消息遠徵得釋而厚賞
之以為心誓使往來為間因蓋得其虛實士誠迫乃
自出與戰大敗之士誠馬驚墜水莫不效有與入
城而營寨必相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執批木从
雲而飛礮碎其首士誠氣益奪久之達謀知城中固
乏勇士鼓而城將門遇春亦破關門新寨其振密唐
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收其餘兵三萬巷戰復潰馳
歸拒門自縊久之蘇繼達建康卒以信死達之將破
城也與遇春約自師入台營而在公營而右將士人
才一牌曰掠民財者以殺民居者以殺營二十里者

以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獲五市如故竊相告曰奈何
何久抗卒師遠乃遣柱兵渡江下通州歸報修其戰
門進封國公賜倚帛改官儀尚在達為右相國尋
改相國為丞相達為右丞相上何議北伐平章遇春
請真捷元都執錄上以臨天下高帝曰壯哉此言
所蓋下平江吳也告我克取山東微其屏蔽旋掩河
南斷其援達聞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
憂牧野而元都下矣技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還關隴
可席捲而下達曰上笑之吉上頷曰兵法以廟

藏本錄

莫勝者得笑多也卿其識之按是信國公達為征虜
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西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
將謂諸將軍非不若開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又
取達為將之體者母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關外之寄
所是信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主淮會沂
州師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既而叛裝走我使臣徐唐
臣等達怒思攻下沂州修宣與其叛黨十餘人上信
臣上學大將軍達持賜書曰將軍或為益都則必
卒兵扼黃河斷其後即不為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

即便兵難附康其在將軍告不從中刺也金火二星
會于丑分漢火連金喻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連車
兵攻國益都降其平章安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皆
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漢時將軍萬
二千張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籍其兵民五萬進
次安山獲石必柱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通濟南走
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
春兵合取東昌府屬州邑皆下收元少保也達兵追
奔八十餘里擒其大將籍山東城邑俘獲軍資之數

藏本錄

上之 高皇帝即太位立 皇太子達魯頌太子少
傅授張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必相公少
傅如故手詔行以雅楊勳略甚至上比之太公卿焉
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右弼竹昌皆走守
將國公李亮與時亮與謂召弼公在廬教與南師角
今忽麾下搜公能與之戰否弼曰是未易當也
徐相國者善用兵我兄之軀胆落何能戰亮與乃驅
兵民夜開門出走而召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
入其城遂由中津進界洛陽抵塔兒灣元時居同脫

固始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制將軍過春突斯其前鋒
達尼兵未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退
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算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
金銀送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額川王察罕
帳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過春徇高州都督馮宗
吳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
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兒
遂徇魏州毛萌廣諸寨致其兵自益擴廓未報聘以
白金大馬為饋受馬進金送其使建康 上聞達等

藏本錄

平河南為幸沛縣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謁行在
去軍酒旁之曰將軍我志不志身國尔忘家斯之謂
欲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進兵建
勳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台達問
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服而
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供饒奪達氣
元都一算中孤豚耳推與為臂指者臣不佞仗天威
取之如摧朽因達奏曰師建而彼此奔不窮跡之將
為吳日憂 上曰元世祖末氣運而王我中國今來

矣收其日漸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哉固守鐵圍防
其侵軼可也達遂升命次河陰副將軍過春未會仍
移項陳橋 上畫陣圖以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裨
將悉集達流入汴梁辟之令兵徇河北右丞薛瑄奏
政傳友德兵主衛輝收之平章龍二走彰德進之至
彰德龍二復走遂併取彰德奪取廣平大將軍達駐
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陵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洛河通
舟師進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取長蘆滄
州持五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達不戰走元

藏本錄

都大覆抵河而務敗其平章俺克昔獲士馬無數遂
進抵通州與過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
遇春擊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
州及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以其車服
重寶進諭五日達進師填壕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
監國諸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
達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童
等數以奉職無狀且不先納款降之封府庫籍其國
書金玉指帶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獲其宮

人紀主給餼廉無缺吏士一切安堵市不易肆已達
指振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必頭泰政友德平章
曹良臣都督領時率驍騎偵邏隘口務鎮撫以舟師
守真沽提關結連與過春定山西過春以兵先下保
定尋下河間下真定而右副將軍宗興已定懷慶度
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師大兵繼之使右必頭泰政友
德以鉄騎為前鋒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
方自保安謀衛居庸關撼故卻達聞之謂諸將曰擴
廓兵逃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撤六衛之師足以

藏天錄

抗禦我直抵太原獲其巢行謂批元特虛也太原下
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吾遂以較騎前抵太原而
營擴廓還軍未敢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以步兵未
集而輕與劫此危迫也旁不解速平張固營壘可掩
而取也達善之而會擴廓却將浴吳馬者未約降且
請為內應乃選精騎街枚夜襲之擴廓方然燭使二
童子扶書以待卒聞警倉皇不知所為就一足東歸
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路吳馬降達次日建大將旗故
按其營得中卒四萬馬四萬匹兵乘勝之大同擴廓

遂走并南渡遠類泰德以步騎微破賀宗哲於西州
而封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志平遠渡河都
威守將迎降克同州番兵戒之趣鹿臺時奉元為都
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親列伯極
鹿臺谷有重兵以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
遁達遂進渡河至三陵破父老千餘人出迎達撫
慰之達左必同凱入中約未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
如下故都時泰民大悅以奉元為西安府副將軍兵
通鳳翔李思齊走臨兆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

藏天錄

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兆請先由
州取慶陽渡慶龍攻李思齊於臨兆達曰不然思道
自守虜界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兆北界河漢
而控范莫地富而人眾以大兵蹙之思齊不走飽
則有求乎降耳思齊降全侯皆我有矣遂伐定慶龍
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軍昌德帥汪堂真保平
章渠子中商蕭等降達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
驍騎通臨兆李思齊降得其眾十餘萬乃以兵攻靖
寧走知院杜伯也度六盤山襲走瑒王蓋獲其部

戴天錄

落輜重使使喻慶陽張思道俱而留其弟良臣以兵
守而從杜騎逃之寧夏過撫廓帖木兒為所執良臣
聞之使使納款達達右丞頭率騎士五千步卒六千
往受降良臣自說以兵未若其捕誅我乃伴為備
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之頭被傷走達達甚即白以
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峇其西都
督顧時畧其北秦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德舉其南
慶陽援路絕達達逼西門矢石而下不為動良臣出
兵盡麾壯士摧敗之悉捕斬其伏聽及請援者已復

徵其兵出抹淚者悉獲之良臣俱登城請降不聽復
遣兵擊破撫廓之救者韓札兒圍益急其平章姚暉
哥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出而斬之并誅其黨
二百餘人陝西忠平 詔達達京師第功要諸功臣
以達為首擒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
克敵致勝依陽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禮 賜白金
五百兩大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而會撫廓帖木兒
親達達達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卒敗我援師殺指揮
使折光時左副將軍趙春年 上乃還達大將軍印

戴天錄

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過春分兵為二大將軍自
潼關出而過橋定西以取撫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
東道達太源取元副主達受命即日行遂到定西撫
廓進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隔溪溝而壘
日數交換師發精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
南壘舉軍皆驚援在水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
率校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趙公大海子也
達城之退 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
眾皆敗來明日達乃整兵再議而戰以身先諸將士
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呼聲動天地遂大破之川北
亂塚獲其部王濟王福國公平章韓札兒虎林赤等
大武餘萬千八百餘人十餘人十餘人十餘人十餘
人馬萬五千二百匹棄輓輓牛羊以鉅萬計撫廓
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阻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
寧夏奔和林德濟城王京 上釋之而以書諭達謂
將軍致敵爾肯不斬茲建耳獨不見獲蓋之待莊實
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將功不得
不由我以仲吾不悉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

已破手擒鄆乃使鄆將軍因兵威降而蓄而自攻
與元凌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
王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其先後露布
聞 詔振旅還京既至 上為幸龍江勞之所以慰
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兼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
食祿五千石 予告及鐵券免三減子免二減仍世
世勿絕貴文綺帛百匹是歲錄刊者事右丞汪廣洋
代之明年漫順大將軍印鎮北平以便置從山漫順

藏天錄

奉聖殿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
籍為軍者給月廩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
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
賴之十二月受 詔還 京師十餘日 上召達與
曹國公李文忠東國公馮勝宴射而 賜之交趾乃
五十形乃百回指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受功賜之乃
先達等謝 上若法意者再降而相謂天下可慰有
得無又有太興子南句曰而 上御武帳與計邊事
曰廣廓游觀而後使余何達乃請曰王發兵扼望子

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子爾十五萬騎
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
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側私使者不與馬達抵
山西境都督藍玉為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川漫敗
廣廓於土剌河擴廓遁與賢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
北時師數發詭而心易虜眾與之戰不利者萬餘
人達固壘而收之故微虞劾其無死省虜亦不敢入
寨而偏將軍湯和遇之虜於斷頭山亦敗左副將軍
出塞至口溫雖少利而道遠乏水其後軍亦為虜所

藏天錄

掩殺微虞曹良臣天較教人然得其士馬稍重畧相
錄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攻虜盡收
其至以微虞馬馳故實不行而 上以達功大弗問
也自是達連歲出塞北平成行蓋即召還 上將印
賜休沐以時宴見懷飲有兄弟悔而達愈恂、恭謹
宣託尋擇徐功其未有寧正故以吾英時驚即居
若建國謝不舉一日與之即強沃以酒醉而度之被
昇正復醒而驚執俯伏階下呼以罪 上益悅命
有司治中第表其功大功曰今天下後世毋忘不達

藏天錄

長女清尚。燕王王。高帝愛子七國。於北平故達
 歸時印之不。瑜月。執漢之。鎮時。北。唐。漸。衰。弱。而。亦。畏
 遠。威。名。猶。敢。違。犯。違。逆。亦。戒。守。邊。者。唯。結。城。戍。簡。士
 馬。謹。峰。堆。而。已。毋。得。輕。激。外。功。答。家。故。終。達。之。鎮。北
 平。十。餘。年。兵。民。熙。熙。有。太。平。色。燕。王。有。三。子。皆。達
 女。出。親。為。王。舅。與。天子。夷。革。而。見。必。執。臣。礼。不
 少。間。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所。練。士。皆。選
 後。遂。王。起。靖。難。立。大。勳。績。要。非。偶。然。者。胡。惟。庸。為
 左。丞。相。偷。而。貪。以。達。元。勳。責。重。敢。因。以。內。好。達。惡。長
 不。答。則。賂。達。聞。者。福。壽。使。為。間。以。圖。達。福。壽。發。之。達
 亦。不。問。惟。時。為。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
 後。惟。庸。反。上。以。是。益。重。達。而。其。後。自。北。平。直。隸。皆
 小。愈。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書。謂。今。九。夷。八
 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臻。此。且。名。之
 婦。疾。蓋。甚。上。憂。之。為。延。致。天下。名。醫。護。侍。于。山。川
 杜。援。城。隍。之。神。頒。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告。他
 日。與。之。同。位。竟。不。起。年。五。十。四。上。親。跪。奔。達。寢。撫
 屍。而。賜。葬。輟。朝。愴。然。謂。群。臣。大。將。軍。為。朕。服。心。腎

藏天錄

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充。濟。大。無。逆。者。太。陰
 委。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卒。之。悲。大。蓋。心。國。家。為。社
 稷。重。者。寧。讓。有。大。將。軍。吾。何。以。報。之。但。者。其。烈。烈。宣
 於。金。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山。王。謚。武。寧。追。封。三。代
 皆。王。而。手。書。混。一。區。夏。莫。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
 曰。婦。女。母。所。愛。財。寶。母。所。厭。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
 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達。薨。上。所。授。大。將。軍。印。獨
 奉。國。公。賂。涼。國。公。藍。玉。而。預。川。侯。傅。友。德。以。功。進。封
 公。其。受。服。亦。款。然。上。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勵。惟
 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二。王。而。燕。王。即。帝。位。為
 太。宗。舉。中。山。王。以。勵。諸。將。軍。者。不。一。達。慮。精。言。簡。今
 出。不。二。諸。將。奉。之。若。神。明。而。苦。付。諸。其。下。同。井。若。士
 不。飽。不。就。食。不。嘗。止。不。就。睡。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
 危。者。哭。而。棺。槨。之。得。壯。士。與。謀。執。不。疑。以。恩。信。其。意
 皆。為。我。用。前。年。二。大。都。三。會。省。望。即。懸。之。以。百。數。無
 敢。有。獲。民。者。婦。朝。上。符。印。單。車。垂。索。以。還。即。舍。止。平
 無。聲。酒。後。勝。之。好。親。礼。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雅。容。如
 也。始。上。即。祀。漢。即。建。功。臣。石。於。鵲。龍。山。圖。達。戰。功

藏大錄

與 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長曰輝祖
 次曰添福次曰增壽又次曰廣緒輝祖增各有傳添
 福早卒廣緒初為尚寶卿遷大同中銜指揮僉事升
 達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以元舅見尊寵 仁宗初
 廣緒子榮衍中軍都督僉事榮勝金吾前衛指揮
 僉事諸孫為指揮功絕其二女皆為 王妃
 達史劉振曰達以個僕沉雄之才當服壯心背之任
 蕩平群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戡力行間而神武不
 假先聲奪人每以迎降納款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
 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斯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料
 敵制勝多出人意表至攻城得地先務保護人民固
 善版籍之外至第一無所取尤得大將體其行軍與
 漢唐諸名將等而思謹仁厚過之故能輔 真主以
 成帝業為開國功臣第一云

藏大錄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常遇春
 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也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
 絕人歲壬辰群雄並起江淮為之沸時遇春年甫
 二十有三為群盜劉聚所得聚觀遇春狀貌奇偉拔
 於行伍而信任之遇春聚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
 所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眾數十人棄聚未歸
 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未為士卒艱絕
 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遇春請之再三
 至於涕泣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僅得致大馬之力於
 知者雖或猶生 上猶弗許曰爾姑送吾渡江疾克
 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
 兵陣于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
 登岸遇春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遇春即
 拾舟挺戈先登眾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渡
 上宴禦所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
 申春二月元中丞瑄子海牙渡江兵屯采石南北不
 通 上慮將士離渡江而共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
 真可致命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主設疑兵以分其勢

藏天錄

而以正兵與之合戰別出奇兵勝敗之懸停其精
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氣而南北通矣守寧陽攻
建康功為諸將先三月迄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
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
常州會新軍叛去與偽吳張士誠合徐達被圍於牛
塘遇春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衆將張將軍
冬十有一月徐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
遷中興大元帥夏四月遷徐達下軍國秋八月克馬
獸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

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一月上親攻安州已亥
夏四月特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
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
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徐達該安慶趙
善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過春策其
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阮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
兵果來攻賊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
平犯龍灣過春共謀擊敗之已而上登舟師聚友
諒留過春守京師軍民無敢謀幸丑春三月拜江南

藏天錄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遷上取安慶破江州
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
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過春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
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據亂據池州神山
寨將與士誠通抗敵震動冬過春往攻之癸卯春正
月禽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上所任將帥其不若者
三人曰平章卻崇右必徐達與過春崇最為宿舊且
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宴上
飲而劫之事發就縛上猶詰諸將告款者崇以

有勞臣衆惟過春且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有
臣誰不與之共生上乃飲崇酒流涕而戰之以是
心益憂重過春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于安豐
過春過上擊之將戰過春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
兵大敗已而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達圍廣州凡三
月城將下過陳友諒傾其國兵來號五十萬未半而
昌過春解圍而還秋七月遷上率諸將往援八月
過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過春與之阻舟大戰呼
聲動天地無不為雷百艘大焚偽平章舟風急大城

十里之間明水暮亦蘇得張定遠玄琬最猛奮前迎敵過春射之定遠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過春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拖上流過春應之諸將乃迴流而上舟敵江面控湖口省司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過春遣大舟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幸乘舟及過春舟皆膠于沙過春既脫御舟而己舟被圍漢力戰以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歿士卒

戴天錄

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過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街降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送徐達取廣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平度諸寨進取贛州已巳春止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遷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達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次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才逆戰過春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

壓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寨其四門盡夜攻之偽必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為援也于舊館出我師之背過春統舟兵奔大金港入結營東岸復出敵背且填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關過春一鼓勝之士誠渡還其將徐義純亦脫船親軍來援過春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殘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傅士誠未獻籍其兵六十有五萬時上猶稱吳王

戴天錄

臣見戰門所以勉勞倘幸進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上念過春功大欲專責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為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過春為平章軍國重事祿秩與相國等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既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達奉命北伐上親駕旗幟龍江諭諸將曰當百萬之眾推鋒陷陣所當披靡無如副將軍過春弟善不虞其不孤戰虞其然戰耳夫過春大將也好與一小校爭鋒豈非吾所望也過春頃首拜

詔既行明年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
改元洪武遇春與徐達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
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將出
迎戰遇春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
十騎攢擊刺遇春過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急
復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為幸汴梁至之
二日而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將軍北
征不渝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焉遇春
頓首曰亡元之民服 上威德耳臣等祇奉威德以

藏天錄

效驍馳固大幸也 上悅三日誅復往河南遂與大
將軍謀取燕都秋七月徐達與遇春渡大河北諸
郡大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
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未與其鋒既過春與
徐達謀曰我騎兵雖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吳若
達精騎夜趨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如
其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而春正月進攻大
同竹貞素賊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樹進李思
齊迎降奉元獻獮華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達

兵侵通州有帝命遇春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持永
平遇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率也速達破
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衆八人及平車
馬住者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五萬金師
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克享年僅四十爾遇春之為
太守讓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
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
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
各得其宜嗚呼若遇春者可謂開國之殊勲者矣

藏天錄

車至龍江親出奠為文眾之叙其功甚詳已而大恟
始命有司制關太臣許用宋太宗為韓王趙普舉
衣禮擇吳地鍾山之陰明苑曷聖凡九十一切皆官
給不以煩其家仍得舊帳大將軍達使歸而會宴特
贈相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武保中書右丞相相連封開平王撤忠武漢推恩王其
孫代當賜攝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
曰蒙由昇由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 皇
太子妃明并論遇春功賜金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

子茂鄭國公嚴祿三千石子諱泰配享高帝廟廷
典祠魏龍山功臣廟皆次大將軍為第二過春為人
沈鷺果毅撫士卒與同井古皆樂為之用出則推鋒
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與古
人合年長於人將軍二戰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
赴期不敵與毫髮大將軍雅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
惟性猶好殺而淫以此不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
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
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關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

嚴大錄

茂者弱冠而封其婦父漢為宋國公馮勝以是益貴
驕不練事上亦知之故不復使將封十七年而魏
宋國公馮勝北征納哈出茂念諸微侯其下皆
得有所裨任而已獨不得邑不與多不奉勝約束
而勝以兒子富之數如貢請茂故慢辭以應勝志而
會納哈出請降諸右副將軍藍玉營讓酒與丞相將
納哈出悔敵士而茂直前持之納哈出走茂復斬之
傷而却辛頗有驚潰者勝得修志上書增飾其狀以
為茂邀功即軍械繫至京而茂亦列上勝貪淫不

法事上乃收勝大將軍印而削茂爵去其廣西然
猶念過春功別封次子昇為開國公茂至流所而祀
州守其土夷也慕茂家世以愛女事之而與他夷爭
為所發茂聞之伏憂或云龍州守隱之他時寔不
以人為窮索茂且發大兵繼之而卒不得茂踪跡
或云定成矣乃小解而昇嗣公之明年加太子太保
建文末以抗堵難師得罪安置雲南之臨安以憂疾
子維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中錄六王後得拜南
京錦衣衛指揮使子佑榮紹舉子姓襲紹舉子爵襲

嚴大錄

嚴卒子玄振襲者增中繼絕世封懷遠侯為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嚴祿
子石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胤緒嗣
遷吏劉振曰過春忠信智勇誓力絕世首佐太祖
渡江拔采石震擊電掃偏吳偽漢以次削平既下克
疎殺議北征嚴禁侵暴加意安輯人不知兵市不易
疎成戴之如父母而收燕都尋平河東入秦復平師
破關平身越百戰未嘗挫辱開拓之功十居七八然議
慎不伐遷善決不學而能人譽有互疎其曠代奇

續也 高帝封公而名鄂且諡以忠武唐之尉遲氏
宋之岳氏併闢平而三矣

戴天錄

李文忠

李文忠字思本世為泗州盱眙人父隴西恭獻王尚
書國長公土其生十有二歲而公主薨時元未太亂
恭靖攝政忠走軍中幾不能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
始未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
日取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於馬上習之數丁
而乃以舍人領軍兼應池州為漢陳友諒發兵寇咸
之忠奮擊敗之戊戌春正月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
德皆下二月敗元判院阿魯反於萬年街遂破苗獮

戴天錄

李文忠

至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
富驕冀有開志因激怒使其盡殺所獲楚其婦重曰
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厲進
次淳安夜襲破偽洪元帥營降其衆十餘三月會鄧
愈胡大海兵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
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時嚴新城壁
未陷而偽吳張士誠遣其使率苗獮水陸奄至文忠
與戰大敗其衆沒取所新俘誠載巨筏中束流而下
水寇見之亦遁冬十有二月帥師攻諸暨克之士寅

春三月擢浙西憲行中書省左丞發印春二月苗
條將英構亂金華賊殺胡大海文忠聞亂率兵馳赴
賊去城遁去夏四月守將謝再興據諸暨以叛上
命葉新成於諸暨之西以拒之秋九月再興誘士城
寇水陽文忠自嚴將統師破之冬十月陞古丞己巳
春正月士誠遣僞司徒李伯昇火率其徒號二十萬
寇新城文忠聞之即合將士未至新城十里許有地
曰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詣文忠曰
眾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文忠曰以衆論

戴天錄

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十之謝
玄微八十萬之符堅屬非眾乎吾若未戰而退則彼
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
正在今日何避也遂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
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彼之淺端重皆汝等也
明日交戰文忠機變接引數十餘騎乘高馳下直
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文忠格殺數人出入
陣中所向披靡因督眾乘之敵遂大潰亂自相蹂躪
城中將士亦鼓噪而出呼聲如雷莫不一當百斬首

數萬級擒將無算餘人妻棄鎧仗孺五山丘日是
張不能軍英西奔八月召還京師陞受襄美偏水陵
之師下江浙冬十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
謝再興子五人嬰城固守文忠合圍攻之一日而拔
抗守將潘允明聞之恐遠募外方兵詣軍門請降文
忠曰師來臨城而員外遠未得無以計緩我師乎英
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抗雖孤城出當有
萬擇所托而未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
歡笑款接因命修葺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允明遂封

戴天錄

縣縣軍救出城降文忠入甬於城上令曰敢有
擅擊民居者斬有二年下借民金即燬以徇由是內
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大夫浙江
廉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
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閏中既平餘燼復合詔文
忠討平之二年春以文忠為偏將軍副將軍常遇春
征進遠北由遵化度虎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次大
寧元將也遠近戰一鼓敗之追至涼河斬其宗王廣
生遂進次永興慶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歸路唐

藏大錄

果夜通過伏大破之斬其將焉往進克上都秋七月
 遇春薨於軍中八月詔文忠領其眾接後慶陽師至
 太原大將軍徐達已討平之文忠聞大同受敵甚急
 因謝眾曰吾與若等受命而未聞外之事有利於國
 者專之可也若候進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沒
 利于是出屬門次馬邑元選騎數千俸至文忠與戰
 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燕虜四大王前軍
 已去故五十里為營文忠至遂全遣之復前進五里
 陣水為營是夜虜果悉銳來攻文忠堅壁不動委二
 營以待既營全破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兵為
 兩路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進北擒其將脫州伯降
 左翼餘遂進兵至莽哥舍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
 擒住層左副將軍德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
 守將進歸察罕驍兒擒其平章祝真夏五月克應昌
 復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右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元
 太子僅脫身走進之不及而還途中與擒元將江唐
 爾公進次紅羅山其撤兵自固皆請降冬十月朔
 廷瑞進實加國輔運糧城軍力武臣持進業後

藏大錄

大左右往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
 食祿三千石賜錢券四年西蜀平詔文忠帥兵鎮撫
 五年春詔文忠同徐達復征進北文忠德兵東道五
 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刺莽未虜速遁去文忠曰
 兵貴神速千里數人難多重負乃帶東平侯韓政駐
 紮重千慮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與往並進至
 土剌河元將哈剌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文
 忠督軍力戰虜却追至驛海虜未益眾文忠據險為
 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邀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成
 楚甚眾文忠悉之主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
 馬以足陷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利往以登六年
 冬十月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
 年春詔總兵魏文忠駐兵代縣遣將各出立三不
 刺者擒其平章陳安札木看飛至順寧陽門斬其
 將珍珠驍王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宇嚴帖木兒秋七
 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朵、失理擒
 承旨伯家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十三年詔泰贊國
 事祥益恆步至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文忠有疾明年

秦疾轉亟東宮視明日 上親幸其第撫悼良久乃
還文忠名諸子訓以大義翌日而亮時三月仲春也
享年四十有六卦聞 上報明三日親製文遣使致
祭追封岐陽王張武靖賜葬地於鍾山之陰越三年
秋有司奏王神道碑石已具而未刻詳明日詔詞
臣董倫為文撰次王之勲德以寵其子孫於無窮云
二子景隆增枝景隆生而長身偉姿殊眉目頗明眸
如既少奉文忠教誨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多習
典故善議論每朝會進止雍容甚卻 上亦日為之

藏大錄

既襲爵與親國公韓祖芳分鎮中原要害地而便多
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如太子太傅 上崩皇太孫立
景隆蓋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進
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
得幸 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落燕兵起長興侯耿
炳文武定侯郭英等攻之前後皆敗于是齊泰黃子澄
澄皆身景隆而存之乃命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伐
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浦
至金得城止物便宜錄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

而存者亦已矣又皆景隆諸父行快 不肯為之下
而景隆暴得意自專大每升帳臨高坐毋敢與抗禮
者皆唯唯不能片語而還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
宋燕王之攻大軍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以
困之王運師自救景隆遂戰大敗以者十餘萬明日
九門之師復潰以者復散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
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
書燕王請罷兵許驕燕王亦貽書未報而心恨之甚
遂戰于白溝河北凡三日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

藏大錄

俘者幾三十餘萬濟南遂見圍以泰政跌鉉堅守不
下始人主未知戰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極尚為輕
時賜黃金錠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
賜賜景隆敗問王英台還既降見黃子澄漸憤極執
景隆於朝班恠請誅以謝天下人主莫能問也又
二戰師屢獲燕兵悉渡江駐龍潭人主俱乃使景隆
同南書茹瑄都督王佐來謁燕王以割地講和王笑
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
請伏露輸款降依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

藏大錄

門迎之 王即位以景隆帝默相事机改號曰奉天
 清難階曰光祿大夫熟曰左柱國增歲祿一千石其
 太子太師如故實得洪武二公改修 高廟實錄為
 監修總裁諸我定功實大典草景隆猶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益甚諸功臣咸抱腕謂
 復白必制我而今以降屠而括我上其又明年刑部
 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蓄養
 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為不軌亡文武大臣太
 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義等復言之已

六科都給事中張信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熱階
 官既絕朝請勒歸私第備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
 何文臣群臣復言詞事皆至其家景隆猶坐受朝人
 伏謁如君臣礼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固詔併
 奪增枝荊州帥符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莊
 田寶貨園籍藏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其金絕
 其食旬日不食始稍給食主永樂末而景隆竟以
 東錄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則聽自使又教傳主
 其玄孫瞻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教卒子性

藏大錄

製嘉靖中繼六工後封臨淮侯熟號階祿同懷遠侯
 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營府漕事卒子
 言恭嗣好大學有收陽王風志寄大約如庭竹
 遂大劉振曰文忠以 高帝嫡甥為 馬后育子頗
 乃不為聲色所移而好學跣行氣量沈澗臨陣能陷
 屬奮發身經數百戰未嘗小挫遇大敵胆氣益壯且
 下城不殺金帛予女一無所私得大將之休者中山
 之外獨收陽一人而已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以威
 重燕輯司成尤為當世榮羨主其病也以哭 懿文

過哀其死也以哭 馬后過恸忠貞孝友更居林熱
 之上為千秋難及猶恨其子景隆庸懦誤國有世家
 紫殆可惜也

鉅愈

御愈泗州縣人父曰順興所有三子長曰友隆仲即愈上生而有大志及長貌魁岸勇力絕人元末群盜起江淮間順興從鄉里少年自保遂據臨濠與元兵拒戰友隆代之復病歿衆推愈領軍事是時平僅十六歲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使仲兄早將何至以首予敵而會太祖駐師滁陽愈自時昭率所部未附授官軍總管其年夏六月渡大江先來石取太平既而元將陳也先合

戴大錄

鉅愈

愈子海牙之兵凡數萬未過城下上規督兵禦之戰調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生擒也先愈子海牙而申三月渡下建康各定陳水破填江愈皆有功擢廣興元師先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未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俘其總管武世榮賊甲首千丁甫三月轉行樞密院判移鎮宣州七月集兵敗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走其將十月元之台軍楊元帥以十萬衆爭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乏尼未備愈激厲將士明立賞罰與大海勵

時年分道進戰大破之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

帥走婺源之柰帥江同來降愈遣統將王樹孫虎等同之進逼其城破殺其守將跌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婺源下清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徇萬河壘下之遂由昱嶺開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獲馬百匹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半三千四月遂克建德以爲嚴州進同愈行樞密院事五月破元將苗陽之兵于烏龍嶺九月進愈書行樞密院事己亥正月領兵畧浙江臨安大敗張瑄于蘭林

戴大錄

案庚子七月都陽院判于先右丞余椿擊走偽漢部將李問知取饒州遂以其城未附有命愈往鎮之饒城彭蠡湖而偽漢主陳友諒尚據江州數遣州師來攻城愈歛兵東門外與余椿于先等連營以拒之屢賊其取賊兵遂退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參政仍兼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異軍馬饒之境州兵兵者南懷致阻愈推誠結納撫以恩信於是左丞吳宏等皆詣降八月以兵取浮梁偽泰收棄城連轉戰樂平敗蕭德官之衆擒萬戶彭奔等六十八人統諸偽

原缺

官苦連珍三馬馬鞍踏蹇不免最淺得發子馬乘之
乃得奪撫州門出奔還建康以情歸於 上弗
罪也而撫之右丞連兵復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
本部督丈正朋府洪都愈次馬谷即夏四月陳友諒
悉國內之兵圍洪都就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
正約未將士來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為要衝愈盡
夜不解甲者三月餘而 上未援大破其兵射友諒
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
於永豐從常遇春傷臨江之沙坑麻履十洞諸山寨

藏大錄

國統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已正月進
行省左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時年二十
又與典諸大將奏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出漢軍
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接楚北襟河洛降大獲至相望
愈拔刺棘主軍府營屯練卒咸忠甚著吳元年十月
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
谷珍愈領臺事上書言便宜 上慰而誨之於是大
將軍孫畧中丞而愈以征伐將軍畧定江淮未附州
即三月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史

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名馬一百匹七月
遂取隨州守相右丞王 誠降九月復洪山之老馬劉
寨斬獲以萬計均皆金甌地悉平 太祖即位立
東宮愈為 太子右諭德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從
大將軍出龍石大破王保、於定西悉復其眾別將
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仙印諸降
其西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 天子封冬十一
月師旋大論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子猷恭子孫世

藏大錄

聚五年以征南將軍討漳州守處溪洞黃德惠平之
九年以舊諸部為使制劉烏思藏貢獻稍重愈以征
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征討之十月分兵為三
道深入寇其巢窮追至危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面
馬牛羊十餘萬提關 上悅使中使召還中道得疾
卒享年四十有一 上聞訃哭之恟報朝三日喪車
至三山門 車駕臨奠且親視其地以故堂在鳳臺
卿者侯溫故卜於城南西山之原塋事皆官給追封
寧河王諡武順愈為人沈毅詳敏其事 上最恭順

藏大錄

有所安不憚危苦功成不矜故禮賢士大夫上心
 重之前後委寄親舊莫敢望焉有丘子而鎮裝改國
 中亦數將兵還大將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為錦
 衣衛指揮僉事有子源當後鎮而大永樂中子挺侍
 裝挺子炳弘治初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
 仲襲嘉靖初繼絕世封定遠侯勲號階祿視懷遠
 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嗣
 進史劉振曰愈能量宏偉簡重沈毅孝友純篤謙抑
 不矜而孔賢下士寬惠愛合且饒智畧遇敵能勇
 敢不憚使 臣詩多獲策前道不遺餘忠應蹟八州
 晒在奉若神明人不忍數至於有功無過事 止山
 十二年以心謹慎有如一曰尤為居功所難也

藏大錄

湯和 湯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朱湖里幼養一親年越
 有奇志矯截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
 長七尺個像龍智略尤至正間蒙傑多起兵據郡縣
 和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奇和號
 曹直之麾下從諸將客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
 九清攻滁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為千戶時 高
 皇帝處滁陽王甥館和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
 泰深兵八百陞長為大漢軍東滁州殺其守帥以功
 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眾又明年甲午 帝自
 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頗望未蓋效臣禮惟
 和以所領兵聽命甚謹 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
 也先渡攻和州和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 帝渡江
 下采石定太平和獲敵馬三百士卒紛是既而也先
 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和擊其水軍失中左
 臂起氣益奮徐進即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
 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和分兵取滁水句容克而守
 之內中 帝定建業三月和從徐達取鎮江一日克

藏大錄

其賊兵不血刃而退。統兵元帥獲達徐達水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未命瑛守其地。與張士誠境接。特和順好。飲有酒。過雲諸事。瑛上不獲免。醉而有怨言。謂其下曰。吾鎮常州。如據坐金脊左傾。則左右傾。則右傾。能難也。有言打。上者。止。德之不發。和亦大愧。悔。德力。張士誠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和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未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足賊勢為之少沮。士誠遂徐達。次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擄揚山斬其衆。將獲甲首五百級。送其別將吳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相。中丞。士誠弟偽丞相士信。寇園長興。和率步將吳福興會常遇春。率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追還中書。平章。士誠已擊江。而刺盜姚天。胆斬之。遂取永新州。戰偽兵。公。羅。者。背。士。馬。歸。於。京。師。仍。出。守。富。州。而。平。帝。命。諸。將。伐。士。誠。卷。太。湖。營。於。舊。館。降。偽。將。呂。左。必。步。虜。其。兵。二。千。馬。八。十。匹。將。我。湖。州。守。將。張。石。必。降。進。擊。差。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為吳元年。九月。徐

藏大錄

達常遇春與和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二吳悉定。除御史大夫。燕太子誼德昭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即與士誠比。境關士誠。敗。同。已。震。恐。和。督。諸。軍。攻。之。谷。珍。供。衆。大。船。逃。匿。海。島。中。和。遣。人。持。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侍。罪。軍。門。得。免。械。外。職。以。萬。計。所。至。不。擾。和。之。功。告。多。東。勝。下。福。州。戊。申。中。即。大。位。改。元。洪。武。和。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王。帥。陳。友。定。佔。險。據。甚。合。其。副。出。城。降。規。望。持。兩。端。和。唐。之。以。喘。泉。而。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和。實。危。從。既。而。與。馮。勝。取。懷。慶。澤。潞。降。二。年。同。徐。達。拔。河。中。渡。河。入。浚。閘。追。擊。朔。越。六。盜。關。隴。皆。平。明年與徐達馮勝至定西。黎元將擴廓帖木兒。當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脫。兒。腹。其。猛。將。虎。東。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賜。以。鐵。券。封。中。書。侯。就。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大。勳。稱。國。祿。一。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治。和。俱。頃。首。謝。過。而。已。明。玉。珍。東。中。國。亂。階。就。四。川。以。重。慶。為。都。玉。珍。以。其。子。昇。三。四。年。詔。和。及。廖。永。忠。統

諸將征之昇鎮，置塘峽，以通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搗雋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徐達北征，窮追和林，於斷頭山敗績，失徽侯一人。明年，覺通州外俘八年，移鎮彰德，覺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手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和之功，加號推誠佐，特進，陪為光祿大夫，成爲左都督，勲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伴儀，策國事，加攝正三千石，仍賜跌券和蓋恭，世不自驕，盈德與曹國公事，廷忠，諫卒于鳳陽，跡陽濠之

藏天錄

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遂親國公徐達北伐，下灰山，擒其平重，別里哥及拒。各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塘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徐爲亂，和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戍四萬人，及入朝，和以春秋高，思歸，故鄉，遂容已，數青辟公，次弟以爲言，帝喜之，賜費鈔五萬，保造第宅於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衍築海上，數千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

以成告，年妻于，降，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將計者一萬五千文，時四十，瑞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多，俱降于，初，寢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夫，肯不能，言市關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遂歸，故里十月，詔和之子，將命召，臣，即賜以安車，入殿，庭，燕，芳，隆，至復厚，資，伴，歸，以俟，有，廖，二十七年，和疾，弥，甚，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與入，親，予爲，厚，拊，詰，及，舊，勞，對之，雪，洋，賜鈔六百五十，塔，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

藏天錄

亮，按里第，至是年七十矣，計開，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成，道，祭，於其家，館，御，明，冠，冢，塘，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承，葬，于縣，曹山之原，詔，尙，像，於功臣祠，配，享于太廟，擇，擇，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於和，恩，禮，之，隆，時，其，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烏，若，前，軍，都，督，府，僉，事，曰，執，太，原，中，護，衛，鎮，撫，曰，萬，曰，樊，皆，早，卒，曰，體，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於，軍，士，五，人，和，沈，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妻

戴夫錄

貴官入關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
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
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敵連耳何以泥古為家
富妻膝百餘幕平皆遺軍家得賞賜多惠卿黨父
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父遺民
意雖如也厥後集公多先物故而和獨享壽考以今
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和
有五子長即昂前卒退封信世子餘三子亦前卒而
少子醴積伐主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關道卒於軍

有孫十一人而弗及嗣六世孫紹宗孝宗嗣保功
臣後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他絕世封重望
侯凡三戚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清事首十餘
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送史劉振曰六王之功惟和完後非上數數策勵
獎為聲色所陷矣然猶憫儻多智畧勇而善斷受命
征討奉詔即行臨敵決機智識敵連故能終此大功
雖然其度越諸將處更在上居增館時即能委心
推測恭謹受約束不與除陽貴客同驕抗是為不可

及也

戴夫錄

沐英子春附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父諱起世顯氏英八歲而孤屬
元末大亂世構之逃難入故時太祖高皇帝龍飛
濠梁英往依之惻然撫之為子賜以國姓年十八為
帳前都尉中辰遷廣武衛指揮使尋加昭勇大將軍
改廣信衛勤於軍政高城利兵以俟攻取士卒有謀
戕民田禾者必加重譴百姓安之洪武元年二月從
大軍下崇安剪陳友定拔溪寨破漳泉皆冊之閩
中三月命復姓仍諱守建寧節制即武延平汀州三

識大錄

沐英

衛三年授鎮國將軍兼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本府同
知進階榮祿大夫著掌府事時開創之初四方文移
甚劇英剖決如流九年巡勞關陝以西疾苦事多西
便宜十年副衛國公節愈任西戎直抵崑崙山值霖
雨決旬餽運弗繼英與士卒同甘苦病者醫治之士
皆感悅勅為大戰關地數十里遂進封西平侯賜號
關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食
祿二千五百石授以鈇券俾子孫世襲十一年拜征
西將軍將京師及河南陝西山西兵復征西番降其

衆二萬俘馬牛羊二十餘萬得鈔降七站之地擒其

苗長曰三副使曰癭膝子者獻于京成震西土十三
年春元孽脫大赤國公愛之知院為逆患英將陝西
兵略亦集乃西路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
至其境分軍為四一聚其背二掩其左右英自率帳
前騎勇當其前夜衝殺以進合兵攻之俘其全部以
歸十四年大將軍親國公徐達北征英副之將一軍
由嵩高全寧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尋上以元遺孽
梁王柏西刺死爾密特雲南險遠戍使臣以英副

識大錄

額國公傳友德率師三十萬征之遂由辰沅遵陸路
出羅晃攻普定普安循格旅山以南出奇襲畢節
擊可渡河皆下之梁王遣其司徒達里麻駐兵曲靖
拒守英謀於友德曰雲南兵屯曲靖必意我軍深入
疲勞且以程計之謂未能猝到彼必懈惰我若兼程
以進出其不意掩其不備此抵元擒虛之術也曲靖
一破餘可傳檄而定友德然之遂舉大霧進至白石
江阻水而止霧歇則已薄其營矣江闊僅十里許其
淺處可涉也眾咸歡友德英視其陣曰我軍遠來形

勢既露固利於速戰然必濟則所傷必多宜多方以
諗之乃整衆鳴鼓若將濟者彼悉擁精銳拒於水上
英別遣一軍泝流暗渡循山而出其陣後吹銅角以
張聲勢仍于山林峯谷間樹旗幟為段達里麻驚惶
急撤陣後軍以禦之水上軍竟之心動而陣亂英於
是拔刀戰兵以濟士有臨而善戰者殺百人皆蒙盾
而渡以長刀仰听岸上軍却我軍得登者人百其勇
彼軍退數里結陣而待我軍畢濟既就列旌旗炬燵
鎗仗鮮明彼軍奪氣友德麾兵進戰火砲交發鼓譟

戰大錄

之聲震動天地接戰數合猶未分勝負英察其氣已
衰縱鐵騎直擣其中堅連斬數百人出入其陣彼衆
披靡遂敗之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千餘死者
不可勝計橫尸十餘里梁王聞敗走厄漠池島中英
乃駐兵金馬山父老焚香迎之入城禁士卒毋掠掠
收梁王金寶并官府符檄雲南平果如所計遂分兵
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于畢節十五年春正月分遣
將士略建昌微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等處獨
大理留段世據南詔皮羅閣故城不服英命帝茂選

間道統點蒼山後攀崖緣木而上據其巔樹旂幟以
亂之英乃斬關而入遂拔其城擒世謂勝兵取鶴慶
掠麗江下金苗收三營破石門關軍威大振由是
摩訶泥里里平緬甸率來附雲南大定秦分烏撒
烏蒙東川芒部建昌會川羅鬼普定普安水西畢節
隸四川自是雲南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
司一百八籍其戶七萬四千六百餘分設軍衛大才
相制以守其地夏四月回軍友友德會于滇池之上
時烏撒東川建昌皆有變志友德曰雲夷臣測若不

戰大錄

乘我兵力以定之終于叛亂英慨然之遂相友合兵
皆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所獲牛馬羊數萬
餘立烏撒畢節二衛以鎮之師回秋九月雲南諸部
復率衆攻城都督馮誠固守設樓櫓強弓子彈賊近
輒射之稍急則出勁兵以擊之英聞變兼程遂曲靖
遣使步懷羽撤走賊城中約為內應為賊所得使步
日絕兵官領大軍至矣賊散走安寧羅次節甸富民
晉寧大棋江州等處據險自保英分兵勦除之斬首
六萬級生禽四千人雲南後平留英鎮守十七年廣

南特磨適作耗英親入其地按兵不進諭以天道禍福遂降之二十年春浪寧通寇扇群蠻為亂鶴慶劍川相應英調大理衛指揮鄭祥泉其未集掩而殲之二十一年春正月百夷屯摩沙勒犯邊調都指揮蔣正領兵擊破之斬首十五百級三月復悉衆號三千萬戰衆百餘寇定遠以報摩沙勒之役親率兵二萬抵賊營久之對壘出輕騎三百掩之賊以萬人衆二益壯成曰賊易殺也英乃召諸將授謂之曰定遠受圍已久若不即破賊設定遠失守則賊勢益張彼徒

戴夫錄

恃其衆以恐懾我軍今方少以騎士挑之已獲一衆又何足畏乎吾知所以破之術矣可多置火銃神箭於前作三行恭若而陣同彼衆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衆若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又繼之使銃聲不絕衆必驚而却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分軍為三隊都督馮誠領之審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主上平日恩養將士正欲效膚寸之力於戰陣之間爾今日之事有功者賞退却者戮全隊三令而五中之將士鼓勇爭進

則悉衆出營盜驅戰衆結陳以待英駐馬於高岡以觀左隊小和英望之怒遽遣使馳吼左隊將之頭左隊遙見使者橫刀飛馬而來後擁士卒大呼突入其陣無不一當百大獲破之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衆中矢灰者過半生獲四十有七殺其酋餘黨悉殲百夷酋長思倫發聞之遣人奉方物犀象來降願輸貢賦英為之請於朝許之遂定其地秋八月東川蠻據烏路山結寨而叛其地重關疊嶂縣崖峭壁上下三百餘里入跡阻絕調審正帥雲南兵會京軍將角

戴夫錄

討而降之冬十日廣西阿赤部酋長者滿矣情結越州土苗阿資叛英自將直搗阿赤部者滿矣情皆服誅俘男女五千餘口牛馬如之阿資降二十二年春二月阿資復叛再調審正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十人冬十月入覲上宴勞賜黃金二百兩銀五千兩鈔二萬五千貫褒獎百純別賜鈔五萬貫使建節于御居十日而還英初如京雲南之民無老幼惟恐其不來也咸感然東向望者累月廷聞遂各相率遠近數百里之外二十三年秋九月臨安教化三部不

藏大錄

供租賦銀本衙指揮王執討平之冬十月普安苗寇
 即作亂調貴州都指揮張泰討之俘獲二千餘衆獲
 馬牛數千得糧四萬斛二十四年春正月順寧蒲蠻
 猛吾馬志爭聚傷及管軍調都指揮俞輔往問其罪
 夏四月阿資又叛英集諸將依議曰雲南地方數千
 里使天朝威武金諸百夷車里平緬摩步和泥及
 諸種羅、蠻獠悉以降伏惟阿資恃險累叛若不從
 其策必難曰彈丸黑虎終為梗化於是簡士卒親入
 主補衛賊衆迎敵英摩兵擊之殺獲殆盡阿資僅以
 身免遣其子請降秋七月英以八百媳婦弗率命遣
 使招之其酋長刃木板懼遣招則閣都奉方物貢于
 朝而歸附焉二十五年五月得疾卒年四十七計開
 上元之勳報朝遣官致祭其祠有曰使戎無西南之
 憂者英之功也命長子春迎喪官軍護至京師上
 遣中使祭臨追封贈寧王諡昭靖配享廟庭賜葬
 江寧縣觀音山之原英為入寨言笑沈毅有智量好
 賢禮士撫御卒伍尤有恩意所至永崇滋潤既鎮雲
 南乃築城垣設衛禦簡官僚修惠政剔奸盜撫苗蠻

藏大錄

興學校許館傳嚴祠祭治水利立屯田護斥墾墾田
 一百一萬二千畝辦方物以定其貢稅視民數以均
 其力使陳節目以寧便其人嘗送客詢一儒生曰吾
 亦欲明書何者為要對曰儒者之學必自小學四書
 始以至五經諸史莫不欲通通今公為國重臣春秋
 鼎盛但當究輔弼之大義以安天下為己任豈欲效
 書生博學強記之習哉惟大孝仍義一書乃宋儒西
 山真先生所撰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及大天
 人相感治亂之所由皆具此書公必欲觀書請現此
 書則大人之事倍矣遂欣然令左右售而得之退朝
 之暇即延縉紳謀解切磋商問之以通鑑綱目不三二
 年李問大進論事輒援引典故其在雲南于鈴閣之
 素壁間命善書者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二
 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表韓愈佛
 官表刻夕瞻對求其理趣又擇民間之俊秀及土官
 之子弟皆令入學肄業使知禮義曰首善之地風化
 攸出不可法也聞于朔望擇茶畢延師生坐於堂設
 廣席坐諸生於庭烹羔羊以食之士官子弟於冬夏

製時衣以衣之嘗得太極圖善本并白鹿洞規善之
刻石置文南平居無所嗜惟有馬癖嘗語今日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文通一僧爾猶愛其神駿而畜
之吾將也馳逐於兩陣之間願告驅策友吾一心以
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蓄息甚富其
良者以充歲貢餘遇有征討分給將校將之勇敢善
戰者所得多至十餘匹然未嘗售于人以規利後雲
南父老友雲夷土官願即城立廟合碑以聞上報
可及進王三代妻馮繼朕俱進封贈寧王夫人子男

藏大錄

五春歲昂最斯歲利有傳春字景泰生未暮遠母喪
鞠于外祖氏長歸就李洪武己未始十有七歲即侍
父英仁西蕃洮州擒元三副使明年送征亦集乃擒
國公脫火赤等歸又明年送征雲南歷功先士卒十
六年還京師遂掌禁旅冬江西寇僭號順天王煽諸
帥作亂表表征馬獨冒矢石奮勇先登賊之明年師
還初天兵既平雲南番英鎮守批務之密者非他入
所能適比方遣報命春一歲之內馳報再三所報悉
稱旨十八年秋授驍騎將軍僉溫軍都督衛事廷臣

請試職上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昇寔授將軍
轄幅員之北視他府為劇春割決如流事無壅滯是
年冬繫天下重罪於黑山春錄而詢之奏釋數百人
十九年府州民告變即海寺擒逆上命春馳驅往
至則巡城厲士繫而捕之推校得寔白其誣枉上
悉恩宥又金活數百人二十年春送征虜大將軍宋
國公馮勝帥師三十万北出沙漠剿元之餘孽未庭
者次金山降其署丞相開元王納哈出俾朝京師春
為護送納哈出及其屬脫其威嚴甚敬憚之二十五

藏大錄

年六月英薨於雲南春往介喪十月奉詔還京奏毀
不禮尋有詔起春襲爵繼任詰曰景命爾父副征雲
南留鎮其地能布恩德蠻夷率服朕無西南之憂者
十有一年今命爾襲父之爵當思爾父相逢之幸忠
誠為國夢寐存心則鬼神有鑒福祿永昌矣及命雲
南各衛軍馬悉聽節制一切事務應奏者必經由然
後奏聞陞春曰臣父鎮滇畜馬駒以勞戰士藏龍
錫以賚遠近請以其藏歸數有司上弗之許仍厚
其賜以孝至讓則宣上德意發號令修戎撫民柔

藏大錄

遠陳爾其改于父之道又謂食為兵天也改實第一
事較多寡入嚴賞罰之例備功乃倍餉饋以足二
十六年春始國首南速刺未朝貢十京和泥祿谷為
邊患遣元江刀平按梁之羅維法表哺聚命都督何
福討降之東川前弗靖奏後屏賽為知府境遂寧諸
秋維摩阿的寺一十皆構王弄山撒哈諸酋拒命調
都督崔能平其地俘一千一十九斬六百五十四級
獲馬五十二牛羊四千有奇皆給戰士遂警服不敢
携二十七年春越嵩贊哈刺連西蕃蒙遠出沒北勝

浪浪州春潛遣百戶蘭宗賢輕騎而往集民兵伏其
要覆之擒斬二百四十三諸立關滄衛以填其地始
滿猷方物秋施甸蒲阿童苛眾北永昌境春令指揮
使胡淵乘間出奇襲殺賊三百三十二獲馬七十二
眾遂拔靡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振龍窩縱殺掠
累為國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万征之師無功自
後無敢議戢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進兵紫溪山擒
其黨者宗十謀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
阻及各處土酋皆如蝦得七臣今調土酋悉逐征說

藏大錄

謀為悍悍一能通邊多置營堡相倚制其出入授
首必失乃駐陳寧遠之二十八年正月六日兵至
赤窩思河資苑諸市及誅同恩沙陀普也等二百
四十七元越州平阿資素為禁點至是捷聞上嘉
之冬廣南首像真佑阻兵負固春調都指揮王俊
征之冬噓其眾北俘斬二千一百七十馬牛四百八
十八殺二万一千六百四十石廣南通明年順寧首
猛丘結外夷雲龍首段羌納連逃皆首異志春遣大
理機指揮使鄭祥往討擒其眾而斃是伏誅改立猛

明海食其地寧遠州右為七十城門據交趾時險
遠肆強機春令何福率兵一戰蠻臺江擒殺男婦二
千四百五十人獲其衆象軍寶箭刀拜爛始懼乞降
奏復其官麓川宣尉思倫發先酌于酒其下多忌三
十年春刀于孟弄兵謀逐其主以自立思倫發窮奔
求爰於國之入朝而受家算以歸三十二年二月
永寧州屬如加復通賈哈刺冠邊調何福擒之戮其
脇送二十日俘獲男婦三百餘黨悉潰三月春以
思倫發之告駐師於江諭刀于孟釋兵不聽四月乃

戒何福履編、率勁卒八千、射收倍道、直擣刀名、並若渠魁、衆勢奔出、追射殺之、遂奮兵、繼擊大破其衆、四方餘兵生擒六百餘級、獲象四十馬、一百五十回擊、景罕空迫、二皆皆下之、時黨衆七方、裨將諸屠以逞、故曰殺降不武、乃止誅其尤餘、盡釋之、提聞大廷以征虜、前將軍印授、春命絕四川、貴州、雲南、各道兵、欲退平其地、時春得疾、已三四寒暑、嘗揭試、彈思氣血愈耗、及聞太祖昇遐、哀痛甚疾、卒然未嘗告、億有聞者、則曰通稍聞也、將以秋淹征而遂不起矣、九月

藏木錄

十二日夜半、長星自東墜西、其声如雷、衆咸見、聞春隨薨、享年三十有六、計開賜祭、墓謚惠襄、春在鎮上、載增開田以畝、計三十萬五千九百八十四、益糧餉以石、計四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漢民戶五千七百五十口、五萬二千四百二十四、又嘗鑿鉄池、河三十七里、水流浪洄、田數萬畝、民受其利云

述史劉姓鍾英八歲歸太祖、憐其孤幼、命皇后以子鞠之、至十八出鎮、江津有聲、績內托肺腑、外更節、敏遂有權、從南平間、越擒陳友定、西畧崑崙、遠

洪濟河、以此將路、有節、錄烏、蛋、立擒、段、世、下車、里、八百、平、編、是、日、現、以、權、遂、留、鎮、之、以、仁、智、為、理、開、庫、序、習、禮、教、即、以、常、以、示、制、均、政、役、以、示、安、固、撫、集、以、示、揚、破、思、立、法、以、示、於、法、俾、誠、以、示、恩、諸、却、懷、仁、服、義、以、附、輯、款、收、其、上、貢、以、充、軍、實、為、開、國、之、親、臣、也、子、春、嗣、父、由、鎮、亦、以、威、武、整、服、西、人、每、發、歸、施、令、奉、之、不、滅、詔、勅、遂、使、朝廷、無、西、顧、之、憂、可、謂、父、子、繼、美、矣

藏木錄

馮國用 弟勝

馮國用其先由泗使光州再使濠之改速遂為定速
人父文質有三子長國用季曰勝勝初召國勝更名
宗異最著名勝號勇號智界國用親都推勳止舉
舉而勝長驅俾而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
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泛舟少
年數百人立誓以自固屬 高帝以兵略地至妙山
國用合眾未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
為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

戴夫錄

馮國用

記之幸而近我其師儒特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
以號召四方事微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群望子者
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此吾心也遂召致左右
俾預進止机宜當李若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探甲直
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
衛遂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子履其帥與勝偕攻
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鵝龍山寇 上謀渡江國用
與李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贊
上拔采石以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蓋覆其眾獲之

救也先與盟拂血而喉國用曰其人必叛、形見矣

也先果叛而為其下所殺子北先復擁大眾據方山
與中丞寶子海牙分水陸而軍以相救眾各數十萬
國用嘗泛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北先盡得其眾 上
是降卒之號勇者五百人為宿衛獨國用與勝探中
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即以爲
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獲取鎮江供糧萬戶復
迭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摧帳前
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

戴夫錄

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賜葬英江寧贈鄖國公
明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
上禦之太戰于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衝其中
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朱石漫
破之遂渡太平師旋再渡 上討友諒擒其安慶水
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
指揮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劉福通請救 上帥師
援之福通已敗見救無望且下勝泛解其圍弟功多
遂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

藏大錄

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中
 淮東尋以勝圖高都下之尋取淮安堂從討張士
 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八月始破
 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張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
 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即國十
 餘立皇太子以功臣脩宮宋勝領詹事俄出小法奪
 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
 其將石必別却兵溯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一即西趨
 潼關其將張德欽等未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局

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上於行在止慰勞之
 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
 從武陟取懷慶踰太行克娘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
 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州獲之平
 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過春下偏將軍湯
 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瑒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
 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龍克華昌
 降其總帥江寬其保進兵逼臨洮遂從大將軍攻圍
 慶陽執叛將張良臣金陝平前是上諭達太軍已

藏大錄

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
 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
 日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即合款將軍
 外還虜內與樞密院所寄支錢解而一旦并見之何
 也勝頓首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更定賞賚
 列其事金幣不能當大將軍平賊後為右都督再以
 征虜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西安持定西大破王保
 保之師南其士馬數萬王保即擄席帖木兒也分
 兵自秦州南一百八渡獨略陽尉元平章蔡琳遂入

河州又遣別將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
 地大震移兵平西傳征哨樓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泰
 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春子告以勝兄弟
 親同骨肉痛切股肱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
 之患外則建承平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
 揚甚主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修城
 度蘭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
 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設虜且分其勢勝至

蘭州道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為前鋒連戰
敗虜遂定并肅進至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
兒次別為山口岐王朵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
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
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
寨馳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鍊兵臨清北平
繼往大同復自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利尋還鎮陝西
改河南冊其女為周王繡妃夫人何氏卒於京上
賜璽香慰薦加餐夫人身沒告已任之即欲南還客

藏大錄

委事於傅將而後行與議其畢復之燕堂建周王官
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將
軍鍊兵河南大發教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
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眾由金山教
覓伺為遠患上乃拜宋公勝征虜大將軍領國公
友德永昌侯藍王左右副將軍率恭時南雄侯趙庸
等以步騎二十萬來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
中國公郭鎮并子茂等皆從軍上復遣政所獲納
哈出部將乃剌吾奉至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探虜

有屯慶州者遂永昌侯不以陸騎來大當掩之縱其
平章朵末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
皆四城遂駐大寧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分師
壓金山哈剌出見乃剌吾而驚曰尔高在乃剌吾
頗為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告即遣其友
丞探馬赤等至勝軍獻馬且覓虛實勝已聞金山至
女直皆屯降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
其衆為四一日翰林一日參贊莊一曰龍安一曰充
河共人畜糧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名之亦不從

藏大錄

勝大軍直前進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剌吾請降勝
便藍王以輕兵往使之納哈出現和明兵盛乃指天
責曰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和約降
王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哈出別酌所携酌勝王
謀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後酌勝王王辭衣衣之曰請
衣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王亦待弗飲久之纔
哈出取酒洗地願其下吐上詰鄭國公茂首勝子降
也時在坐而陳勝欲見子富之茂不受且迎取
自見而其帥將趙括揮解明哈謂及此且欲遁也茂

從前將之納哈出驚起欲執馬度後佩刀砍之傷臂
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
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省關而驚潰勝遣降將
視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
二十餘萬羊馬駝駝牛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
哈出全耿忠與同殺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
次亦迷河獲遺車四萬伍千輛馬數千疋傷痍及老
弱二萬四千餘人開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勝賜
納哈出玉帶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美不備鄭公茂

藏大錄

宗會有言勝娶膚北人更良馬無美者又失其數都
督懷英三千騎而後亦自陳所以得納哈出故道許
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
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制爵安置顧若勝
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如調果昌等處朝新下
雲南按行永寧成金山西平陽諸部屯兵大同屯收
運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燕莊空
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
千兩鈔萬錠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為難測

又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恭平諸子皆不得
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燕楠十七年秋贈勝寧陵王謚武壯
選史劉振曰國用不以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勝有
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歎且又時、見驚
祭馬能免乎金山之役至書凡三十以中山開平二
王為喻始而勉之中而成之終而愧焉嗟哉一開大
功不保終致暴卒為天下惜豈非履盛滿而不知止
之報與

藏大錄

傅友德

傅友德宿州人也徙居潁川碭山元末從李喜之起兵山東轉攻剡入蜀喜之敗歸明王珍玉珍不能用乃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辛丑上攻江州至小孤友德率眾降上才之使將兵從常遇春攻贛州友諒圍洪都逆上親征大戰彭蠡湖友德以樓船犯其前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殺數百人復與諸將邀擊禁江口友諒以復逆上親征武昌督兵攻城八東南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

戴夫錄

傅友德

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奪之天中面及脇下鏃出腦沒不顧武昌示以功報雄武衛指揮使與徐達攻板廬州取英陵衡州襄陽攻安陸身被九創擒其守將任亮取淮東泰州進攻淮安破張瑄軍于馬螺港獲戰船千餘大破竹貞兵於安豐所過楚元軍積聚吳元年守徐州王保道驍將李貳未寇同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詐呂梁信舟登陸擊之賊將韓已迎戰友德躍馬奮擊刺乙墮馬賊敗走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聞追還城開門出兵陣於城下令士卒皆以槍

以倚關鼓聲即起擊有頃李貳主友德為鼓士奮奮

起疾開賊木敗走擒李貳獻俘京師上勞賞之命

以鼓吹送還第拜江淮行省泰政大將軍除連芳北

征中原上諭之曰征伐所以奉養命平禍亂安生

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泰政傳友德勇畧寇諸軍

可領一軍使獨當一面復諭友德曰此行當勞力昔

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盡力於山東今用師與山

東始汝其勉之進攻沂州斬王宣于青州敗元將也

連取萊陽洪武元年取東昌棣州樂安攻兗州果河

戴夫錄

南洛陽處諸山寨關隘并命敗元都友德拜兵

渡河取衛輝彰德遂下廣平瓦臨清德州滄州通州

進范允初獲將兵慎選古北諸隘口追元殘兵獲馬

一千六百疋并羊八千餘頭車二百五十輛各大同

而還徇保德中山其定署平慶州遂克太原初獲

郭帖木兒弟依原出屬門將由居庸攻北平友德

同大將軍李來復往擒太原獲郭主保安州關東還

師來獲吳鋒等既兵交葛勝突出友德帥數萬士系

千騎追却至固夜陳兵襲其營廣府方明燭生張曾

聞變擾亂亟納脫一足踰帳送出米馬通去友德
進至土門關不及而還獲甲士四百萬馬梅是敗元將
賀崇哲柏石州擊走四大王及竹貞兵敗脫列伯於
宣府同大將軍敗陝西下鳳州鞏昌臨洮攻克慶陽
陝西惠平大賞諸將勝友德白金大幣三平復俞友
德同大將軍出潼關以檄定而敗王保、兵保、北
通東勝取蜀友德為前鋒出秦州奪略蘭州偽夏
半章蔡琳遂入渭州分兵由鳳翔入連雲峽合攻漢
中克之尋以饋運不繼還軍而安夏將吳友仁寇漢

藏本錄

中守將金興旺遣人求救友德率精銳三千攻斗山
寨下令十人持千炬燃於山上友仁軍望見列炬起
大驚夜遁去凱旋長封功而後開國輔運推誠宣在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鎮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
知大都督府事是年冬命將分道伐蜀湯和廖永忠
等由瞿塘趨重慶拜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由秦州趨
成都上密諭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患其精銳
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搗階
文門戶既腹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恐不勇耳友德

受命馳至陝果嶺道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階文守
備軍弱引兵出陳倉攀緣山谷晝夜兼行直抵階州
守將丁世珍率眾拒戰擊走之克階州遂趨文州蜀
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破五
里關拔文州渡青州果陽白水河蜀人望風驚遁連
人諭降之引兵趨綿州阻漢江不得渡下令軍中造
戰船百餘艘以濟師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
懸隔通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
月投江漢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咸解俸奔援漢州

藏本錄

初夏人聞王師伐蜀命丞相戴壽長尉吳友仁等悉
衆守瞿塘及關友德破階文乃分兵還援漢州似保
成都未至而友德已逼漢州向大軍急於出戰城下
擊敗之壽等主友德下令曰彼勞困遠來聞太守敗
衆必困上可一戰而擒也乃親督兵迎擊壽等大敗
遂拔其城是時湯和駐兵太溪口未進自去引友德
冒險先攻功以資之而和亦得書解在江流遂進師
次夔州友德進圍成都戴壽向大軍寺出城拒戰以
衆代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以引火器攻之參中

載末錄

天却走奇兵滿路諸君喜與德亦中流天會陽
 道人報重慶之捷壽等遂無閑志乃將所庫倉廩以
 降得士馬三萬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克保軍執
 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師還論功詔曰頤川侯
 傅友德蜀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
 功最大賞白金貳佰伍千兩文綺二十表裏是時劉
 恭上平蜀頌上不自居復御製平蜀文以旌宸德
 五年副征而將軍馮勝北征沙漠敗者劉軍去西漢
 至永昌敗果兒只巴獲馬羊十餘萬敗者甫射成平

章不花降太尉瑄嗣兒帝獲馬萬匹六年大軍還出
 馬門西北長城外夜德為北條崖遠遁獲平章
 郭宇羅帖木兒軍還留張北平上疏陳五事一轉輸
 宜令河間軍司長蘆運至通州北平軍司通州運入
 城永平不陸運至北平通順遠近通清河涿水故道
 二流民越境馬遜急宜招輯免其被殺免其平朔
 三舊安右兵三古北口等處兵民六夫官關上太供
 輸有名無實宜放還民夫使力田令守軍千人代守
 責則邊事寧矣四關外新附之民甚貧宜給以衣

載大錄

報厚恤之則戶口日增矣北平府縣連年供億大軍
 宜少紓其力上嘉納之召還從皇太子諸王謀
 武荊山下北平率兵延安以脩伯顏帖木兒謀伏太
 破之俘獲無算其麾下傅伯顏帖木兒以降上將
 平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治
 開渠於是金筑普定諸山寨酋長相率來降還京獻
 馬五百上遂內廐馬十五賜之十四年同大將軍
 出塞討元平章乃兒木花等渡北黃河虜騎驟進友
 德逃駐特夜襲反山克之九月拜從南將軍藍玉沐
 英副之統兵三十萬征雲南上曰雲南僻在遐荒
 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
 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戰將
 列卒一軍以向烏撒大軍自辰沅以合普定分據要
 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
 師審察形勢出奇以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
 以一人提勁兵追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
 彼此牽制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且分兵先
 取大理先聲已振勢將克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

不煩兵也師行上出錢龍江友德至湖廣分建都
督胡海洋等率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大軍由永
寧趨貴州攻普定普安下之進取畢靖王紀臣利九
進密遣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以拒我師友德
用沐英計倍道疾趨未至曲靖忽大霧冒霧至白石
江頃之霧霽虜見之大驚我師陽欲渡江而潛遣數
千人從下流以渡出其後通樹旗幟金鼓忽震達里
麻急撤軍以禦而我師畢濟矣既陣友德見軍大戰
矢石聲發呼聲動天地縱橫騎持之虜大敗生擒達

藏大錄

里麻俘其眾萬計悉縱之使歸本業遂平曲靖友德
自將兵擊烏撒城之分遣副將軍下雲南梁王友成
通畢節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震
降附蓋克大理擒上苗段世分兵略下鶴慶麗江金
齒車里平緬甸皆降烏撒蠻復叛討破之斬首三萬餘
級獲馬牛羊數萬遺兵搜捕蠻黨之未服者殺之
獨罕欽附蠻地悉平上敕遣使者勸諭勞友德十
六年上命長兵侯耿炳文陞諭友德等班師且曰
遲速之期宜自審度友德乃因其土俗定賦稅焉

田興學校創設諸司大小相維犬牙相制邊境以寧
十七年凱還止溪慰勞之進封顯國公食祿歲三
千石予詔及執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帶三衣衣素紗
百段再賜米千五百石以一里女歸其子忠十九年
再征雲南二十二年復統希漢軍討曲靖普安牙
蠻平之二十三年征沙漠土進鄧山擒乃兒不花復
征西路寧夏二十四年北征進故元達王方進兵遠
下令以師虜信之少懈起師深入掩襲虜衆而還嘗
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故賜不

藏大錄

傳哭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漸而遠復出理山西諸
衛兵已到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公侯在事
者悉聽節制還進燕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暨往北
平山西修進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王敗友德與馮勝
相繼恭等子孫不得襲封示恭頑也七年秋贈友德
麗江王體武靖
還史劉帳曰明興猛將雲從教倍雲臺凌烟而六王
最著其以號曾格者莫如常關平次則傅顯國年觀
下蜀掃吳喻險隘抄荒遠席奉馳驅之良驍越城

絕處而造父為御奮迅騰蹶一日千里其用兵方略
志要而莫是並從駕者哉卒乃暴殄除封不得與功
名終始天下至今覽之

戴大錄

藍玉

王姓藍氏鳳陽定遠人其女兄歸開平王常遇春因
緣遇春帳下長身頗面古勁吳李軍臨陣突圍所向
有功遇春甚獎愛上亦以遇春故特寵任之歲金
寅授充管軍鎮撫中丞授武德衛千戶乙未轉觀軍
千戶吳元年陞武德衛指揮僉事尋陞指揮使洪武
元年冬陞大都督府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平
兵征西番擒其酋長娘哈子三副使獲馬二萬餘匹
牛羊十餘萬頭十二年秋班師封永昌侯十四年馬

戴大錄

藍玉

征南右副將軍同永川侯傅安撫西平侯沐英師師
取雲南擒元平章達里麻於曲靖而王已徑刺兀不
魯走厄海北次取大理鶴慶虎江建昌金齒車平緬
地方萬里皆入職方王功名居多十八年冊王女為
蜀王妃二十年正月為征虜右副將軍永昌侯勝
壯征五月遇賊死丞相納哈出守金山納哈出遣使
納降一月期會軍門置酒飲與王同席因酌酒勸爵
王解衣以衣納哈出不肯服王亦不飲酒爭讓久之
納哈出覆酒故不下不語鄭國公常茂察其中變因

拔面臨傷其臂掖至勝營其眾驚潰王率輕騎追至亦迷河降其眾數萬而還八月詔來國公馮勝行總兵分駐錦川冬十月移屯薊州休養拜征虜大將軍二十一年四月進兵榆嶺而北至捕魚西海直隸虜營虜驚潰獲其次子他保奴及妃諸王太尉平章等四千四百餘并寶金銀印車輅軍士家屬六萬九千余口盡驅馬驢駝騾畜獲至 上命通政使常茹苛責勅書往勞當擬封王梁國公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王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

藏大錄

王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悚自盡他保奴由是有怨言王歸至北平以名馬獻文皇不受王慚謝歸見 皇太子 太子妃聞平王女也因說 太子曰殿下試現 皇上於諸子中最愛者為誰 太子曰鵲鳩之愛焉有軒姓王頃首曰臣望燕王與武得人心威名日盛 皇太后所鍾愛者聞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臣幸托肺腑願殿下自愛王北伐歸 上謂王曰尔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未降不能遇之以禮乃擬款待亂又責侍勞遣

人入朝覲伺動靜此蓋人臣之道哉今爾功勞屈法宥尔尔其率德改行以俟厥終王頓首謝此是論功行賞賜王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改封涼國公仍錫道是子春是月朔叛酋資苛率眾寇晉安燒府大肆剽掠征南將軍顏國公傅友德等率兵擊之斬其營長者滿已青初王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妻從征伐有功胡陳之反王嘗聞其謀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復及推為大將總兵征伐所至克捷甚稱 上意然王素

藏大錄

不學性復狠復見 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暴橫富壯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常占東昌民田氏訟之御史按問王擅逐御史及征北還私其駝馬珍寶無算夜渡喜峰關 更以夜不即為王太怒遣兵毀關而入 上聞之不樂王復不省嘗見 上命坐或侍宴止動止傲悖無人臣禮及德英在外擅陞降將校點判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勝制其下王征西還奏凱陞爵命為太傅王怒據狀以言曰台此回當為太師乃以我為太傅及時奏事

藏天錄

上惡其無禮不從王退語所規曰 上段我矣乃謀
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昔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帖
船侯朱壽東亮伯何榮加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傳
即傳反文及諸武臣書為王却將者王乃器遠親信
召之晨夜會私宅弟謀收集士卒諸家奴伏甲為變
約束已定錦衣指揮將獻吉王謀反簿錄其家凡有
片紙隻字者並逮獄 上某群臣廷議王康辦長博
崇崇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王以寔無徒株連人
王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殺徽及詩人王行孫黃是
歲九月詔曰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已萬五千人自
今明黨藍黨皆赦不問
還吏劉振曰王言動不凡每戰必先登臨陳所向克捷
積功累封以至公孤名位極矣奈何恃功驕恣無人
臣禮貪財好色出入士度即 嚴旨要為戒諭後亦
自當遜以謀反吳族功臣大吏偏裨將卒坐以黨反
者二萬人致連類宋二國皆令恭卒不終至獨諸庶
不幸而大功不保抑誰執其咎哉

藏天錄

胡大海 胡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元末率印兵與天中太
亂民連陷楚依 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
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棘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
以佐楊 天威乙未春二月 王即取和州夏六月
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
拔毘陵大海皆列戎行或募旗斬將或操營以先
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
夏四月又復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知愈成
宣火海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蘇州拔之元將楊
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成大海自婺源募程以進橫
槊而前大呼殺人眾皆披靡而遁成春三月諸將
克嚴州大海又偕任降漢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
院判官大海謂蘭溪去嚴為甚遂潛渡下則斷婺之
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二月王即取婺州降餘
書行樞密院事已亥春正月攻諸暨州十一月不
克嚴州府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官先報人皆勸遷
師大海曰世間楚倏移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

為堅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大海之勞且以藝為
海右大藩通疏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
乃授大海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藝
壬寅春二月漢洞苗軍元帥將英叛剽公并殺郎中
王懷奇李將軍下統縛英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
判英血祭公贈大海越國公祀於卞壺廟洪武元年
築壇鶴龍山於故功臣大海位第一而附以文臣沒
王事者李夢庸王懷孫艾孝二年立功臣廟于鶴龍
山定紀二十一人命祀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大

藏大錄

海及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瑄勝
等成八人已卒接坤卞壺蔣子文卞六王及華高吳
良吳棟曹良臣康茂才吳漢孫興祖尚存也賜諡武
莊大海嘗曰吾不知書吾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
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雖附編氓案
輯有祭征虜之風初大海之未克害夜士人見其兩
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克敵人救援我遺陸大海
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觀雲火滿野洵聞人馬聲
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大海之英

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
逆史劉振曰丈夫之遇於時也主使人懷之役使人
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
石弗渝然後足以厭乎人情而合乎輿論也大海既
得甲士之驅心復免耕鑿之愁嘆仁與威兼之矣昔
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而在吏民不知有軍及
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大海同一律耳

藏大錄

耿再成

耿再成字得甫泗州五河縣人從上渡江多著勞
績自偏裨擢居帥職出鎮徐揚二州遷長興陞樞密
判官守廣州至是祐之卒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
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
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大罵不絕口厄胡琛等欲其
危藥蔡之市聞上嗟惋不已立廟祀後以衣袍改
其于金陵聚寶山追封高陽郡公權其子大璧為官
洪武三年進爵享太廟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戴大錄

耿再成

俞通海弟通源 通淵

俞通海其先濠人父廷玉耕於粟之野有子三人通
海及弟通源通淵也彭祖為群盜廷玉與三子從其
部李普勝軍普勝敗廷玉率三子與其族人廖永忠
等結寨巢湖數與左呂州戰不勝乃歸太祖傾心
擁用有墩之戰通海聞尤力與廷玉俱授萬戶從渡
江拔采石取太平廷玉有謀父子皆進爵德官移兵
圍建康通海與密子中必戰獲其師火元軍於水
陸獲陳兆先定臺城及鎮江諸縣廷玉通源皆與有

戴大錄

俞通海

功廷玉還元帥通海選泰淮統軍元帥尋遷行樞密
院判官偕諸軍略地克江陰宜興二州定寧國路通
海與樞密院判趙賊趙水陽下句容克大浦口以舟
師入太湖馬跡山降其二將與吳將呂珍戰扼口以
甲家士為俞將軍自入行間與士卒謀戰還克吳江
與吳兵遇血戰中天彭一日復與廖永安收降偽吳
將江陰葉瑞擒其水將定於石礮取通州克太湖
宜興戰敗吳師奪其舟會漢將趙普勝陷池據樞陽
通海乃還廷玉擊漢柵江寺進殺甚衆獲巨艦數

藏大錄

百遂渡池州父子皆遷樞密事進攻普勝於安慶
 獲漢黃旗斗船俘其帥而廷玉戰歿漢主父諒東窺
 通海遂擊於龍江走之追火其舟于慈湖獲七帥又
 追之於采石天中臂論功第一遷樞密同知尋漢征
 漢賊銅陵安慶江斬黃武昌復南昌通海通源俱有
 功已與漢戰鄱陽舟小漢巨艦壓舟通海軍首孤艦
 以脫鐵盡皆裂遂火漢舟二十與廖永忠以飛舟追
 漢將張定邊以六舟深入壓戰軍器子口據漢上流
 友諒賊馬逵論功賜通海良田金幣漢遂攻武昌遷

中書省平章政事守樞密州峻壘深堦招戰逃竄廣
 人以寧又從大將軍征浙西克湖州拔舊館分兵取
 太倉民持羊酒迎降偽吳帥仁壽卒數千人將以
 百餘舟入海既聞秋毫不犯皆罷拜為編氓庶收范
 山崇開嘉定松江吳王士誠戰滅渡檢收之從兵
 抵范陽諸其守而通海亦流矢不通源領其兵助攻
 吳滅之遂襲兄任為江淮行省政事從大將軍取中
 原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
 攻克興元封南安侯漢從征沙漠其肅皆有功而荒

藏大錄

蠻夷不靖通源勤之俘斬數萬病卒于軍通源泛西
 平侯征湖廣蠻有功推父兄恩封越舊侯初太祖
 為吳王時贈廷玉樞密院同知進封河間即公通海
 之中天助也帝為之祈及中流天降車駕臨問通
 海不能對帝揮淚出其卒也臨哭之哀從官衛士
 莫不感涕贈光祿大夫進封豫國公沒改封魏國公
 諡忠烈通海沉機簡重勞不矜能嚴而有惠卒無子
 通源追坐胡惟庸黨子不嗣通淵受封未幾坐累被
 爵建文初起為將禦北師于白溝戰沒俞氏父子

四人元王事者三也

趙德勝

德勝姓趙氏濠州鍾離人世為良農家狀貌魁偉有
臂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敵猝近歲壬辰
江淮倣擾州縣簡拔豪銳為義兵奇德勝勇悍選為
群隊長年甫二十有八歲即從戰必操鋒孤以爭
先陷湯赴火有不暇卸敵人望而畏之然棲、在下
列無有強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德王忙哥錄虎
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絕類見戲又故擇豪傑而依
之依、未有所歸甲午 高皇帝統額大將南征駐

戴大錄

趙德勝

軍濠陽德勝聞母李氏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乘其
晏未返及見 上棘門喜獲騎將遂賜以金名命為
帳前先鋒已而從 上取錢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
家寨克全樹後河六丈大樹諸寨尋出師援六合左
股為流矢所中獎至危殆 上親臨視焉乙未春閏
正月剽鶴龍山群盜與偽將韓濟酣戰直搗為江亦
和州而合山次第平三月夜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
未侵力出關却之夏四月庚申校校門寨五月擊長
官寨遂取儀真 上錄其送戰之功超授忠勇校尉

營軍總書府先鋒六月丙辰漢從 上渡大江時元

兵屯牛渚劍梁如林常遇春發勇先登而奪其營諸
將乃下太平連攻蕪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
水八月破溧陽皆有功丙申春二月元將瑄子海雲
海牙闊大兵南渡撫兵建柵於朱石磯以斷淮西之
路時將士家屬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動命遇春
帥師攻之德勝亦在道中乃以銳兵分其勢然漢出
正兵與戰短戈力接奇兵遽起而乘之元將大敗而
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庚午下金陵德

戴大錄

勝之績為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達取鎮江德勝副
之破臨潼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金壇五月平寧城
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承信校尉領
軍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偽吳張士誠水寨九
月渡進過春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誠合圍達於牛
塘遇春與德勝大敗其衆擒其衆將張將軍下西家
三月壬子取毘陵時蒙傑雖戶而民心無定向曹太
幾何廣德宣城叛德勝漢取之夏六月戊辰取江陰
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德勝麾兵而進

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其露望子無錫諸
寨戊戌春二月進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德勝
復取之己亥夏四月德懷遠大將軍中奕左副元帥
五月攻池州取青陽石埭當是時安慶寔為荆楚咽喉
之地勢不得不取秋八月德勝攻之已而取無為
潛山冬十二月復遣大將保杭州庫子春三月還南
京會馬將朱運來攻宜興德勝帥師為援即搗退之
夏五月偽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襲我太平境我德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授以成美而命德勝

戴夫錄

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也既而友諒兵至
步陳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
擒獲無算遂獲太平秋八月下銅陵之臨山寨冬
月掠黃陂及馬歇沙等寨春二月陳高郵夏四月德
運與統兵元帥秋八月上親帥六師伐偽漢以報
龍江之仇德勝遂行進建康城破其水寨遂乘風
直下孤山抵九江九江偽漢都也至九江五里新
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宵遁克九江
德其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德勝復分兵攻蕪湖廣

濟冬十月克瑞富臨江安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
之十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搆抄鄒武昂德
勝承命攻其池口壩壬寅春正月既上征南昌兵
至彭蠡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訊其康泰據
南昌叛殺守臣葉傑德勝率精甲從徐達漢其賊夏
四月甲午城破德勝左肩為砲所傷久之乃廖子平
北其為人起投僉江南茶厘行樞密院常庫友諒據
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一月德勝與遇春平之偽漢
餘黨建撫南昌之頭山疏為八陣指揮十二月德勝

戴夫錄

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二千餘人江右州郡班已附
德觀望休兵親親即決於春三月臨江李安富內無
城叛德勝皆先破之兵復之止以南昌是西江
鎮據江帶湖控制引勢非臣藩不足以後安之案
於是詔皇姓大帥督授以節鎮撫其地而德勝實
統精兵變節刺夏四月安茂友諒帥強兵來攻德
南昌於安茂德勝統步卒數千開城門迎戰偽將金
揮操戈直前德勝獨孤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沮而
退明日復合日晝是晝夜環攻城發掠絕無從之勢在

戴夫錄

必取應務實事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
六月辛亥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源帳中其腰背箭
深六約六寸即拔出之且撫解而歎曰吾自壯戰死
軍傷於矢石屢失其重無倫於此者主命也夫然大
丈夫死即死耳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王上掃清
中原稍助微熱盡金石於竹帛耳丁巳遂亮於松第
年三十有九軍中涕泣相弔上聞之悼惜有山遠
使者赴軍前致祭祭冬十一月子獻幾輿車至南京以
兩子奠于牛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上含其功復

命時以布帛菽粟有老甲辰春三月遂命飲代領其
衆秋九月下中書議贈榮祿大夫江西寧遠府中書
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梁國公初有司建扁南昌
歲時祭享戊申正月乙亥上即皇帝位追念開國
元勳皆命配享仁祖淳皇帝廟廷德勝位居其八
寔異數也曹孫補立初封武靖侯
遠史劉振曰德勝之初歸我太祖也以母之故而
遂棄其妻及其家事也惟以不能掃清中原為恨不
謂克其志孝老古稱仁人義士真正烈丈夫傳無憾

戴夫錄

此兩字而已區、戰功又烏以重德勝哉

丁德興

丁德興定遠人主有異微號勇善射甲午聯防上
律其才貌以黑丁呼之授萬戶是年取洪山寨敵兵
勁悍且數千德興所率皆純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僞
帥克徐州乙未克和州敗青山寇兵渡江後未及
東勝取太平元將陳也先率兵數萬突犯城下上
方策慮之德興引兵渡取深水浮陽遙湖皆先登時
蠻子海牙集樓船結營來石陳也先既敗其子兆先
退合淮兵屯方山伺太平德興渡克來石若獲勝奔

戴夫錄

戴夫方山營擒北先次金陵敗鎮江陞常軍總管下
金陵廣德宣州領精兵固常州平陸左翼元帥宣州
復叛率兵佐元帥胡大海復之遂分兵下江陰取微
州石埭池州樞陽攻江州移兵學安慶進攻湖州皆
捷復克井窰援江陰敗江西南寧近州縣遂攻雙刀趙
克宜與先是徐達卻策攻宜興久不克議以吳城而
通太湖口張士誠竊道所由乃與德興分兵他太湖
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功授鳳翔衛指揮使攻廣
州陳友諒犯龍江德興守石灰山遇戰力擊敗之是

年秋遂上征友諒撫安慶克九江遂上征援安

豐當擊呂珍敗走左君弼引兵至復擊走之會友諒
攻圍南昌遂上親征遇於康郎山以戰賊友諒遂
敗鄱陽十月遂征陳理於武昌回攻廬州克之進征
中興湖南衡州多不戰而附攻克通州高郵淮安征
浙西擊常熟舊館敗士誠兵十一月下湖州降李伯
昇克吳江圍蘇州將下卒於軍年回才贈都指揮使
洪武元年二年肖像功臣廟進贈濟國公德興沉勇
戰厚仁而有信行師紀律嚴明不妄殺有功而不伐

戴夫錄

上以是重之嘗與諸將論征伐難處曰必得黑丁乃
可其見重如此子三人志履龍江衛指揮使世襲浩
祖恩賜守瑩浩子廣廣子富世食田祿於江寧

張德勝江興祖

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至正壬辰江淮兵起德勝與
廖永安俞通海等所部泊樵湖結水寨以親時安
會左君則據廬州與黃墩將趙普勝聲勢相倚乙未
朔太祖駐師和陽乃謀通款上大悅親率兵至
巢湖諸將迎上登舟入江中必獲子海牙集船寨
湖口以阻諸兵趙普勝陰蓄異志德勝等密露道機
上歸和陽集商舟多載猛士漢王遣散攻黃子海牙
敵船萬大不利退德勝等以小船與戰操縱如飛

戴夫錄

朱德勝

左右奮擊大敗之真抵和陽營於新河是月二十八
日破硃衣官水寨新土沙寨獲人馬運授萬戶六月
朔朔上渡江時風順水湧頃刻達岸諸守者駭走
遂拔朱石乘勝徑取太平義興元帥陳也先與其將
水陸分道寇城德勝同湯和擊其水寨會徐達鄧愈
擊其步軍遂擒也先獲太平興國英官軍巡官分兵
擊漢水克之是不冬寅子海牙結營朱石北先渡屯
營方山率眾十萬倚角相望以同太平丙申二月改
朱石若德勝同永安以舟師進破之寅子海牙僅以

教舟遁去三月辛巳上率德勝等取集慶路太破

戴夫錄

朱德勝

方山營擒北先盡降其眾庫寅克集慶得兵數十萬
丙申克漢江陞泰淮翼元帥四月克金壇八月克
常州圍之丁酉三月常州平以功陞樞密院判官四
月克宣州五月丁太湖招降張士誠偽帥王貴等
遂攻宜興八月攻馬歇沙成辰正月同廖永安俞通
海擊江陰石牌海寇敗之降馬歇沙陞金樞密院事
四月趙普勝以其主徐壽輝及其弟章陳友諒之命
自縱燒寇池州德勝率兵往援主則守將趙忠被執
城已陷英德勝抱憤銳圖克復十月遂徐達下宜興
已亥三月普勝復寇有陽石壞等縣德勝統精兵與
戰於柵江口破走之四月復同俞通海擊普勝大敗
其眾遂復池州九月引兵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營
擊走普勝將胡德常敗之於青山進至潛山界友諒
奏改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德勝獲大破之斬郭泰
獲軍資無算遂克潛山庚子五月友諒以重兵襲友
平遂克龍江上大德命諸將據險以禦以德勝
德水陸大軍擊之陸而陳氏兵大軍陳氏兵設傷

戴大錄

高德勝乃從中大呼麾諸將士奮擊友諒敗走斬獲
 不可勝計上遣德勝與徐達馮勝等追友諒至泰
 石興大戰德勝以指揮追封祭國公洪武三年贈開
 國輔運推城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
 府封爵如故六年三月謚忠毅備享太廟子宣中
 軍都督府僉事出累降神策衛指揮同知宣子蒙孫
 昂是魯孫魯子孫祖源世襲廣州衛指揮同知
 江興祖象人物為張德勝養子德勝戰敗子宣幼與
 祖副職送張姓征友諒與俞通海趙應勝張水寨拔
 江州克其城進拔蕪州進取南昌士城圍劉福通安
 豐興祖從上援救其眾還攻廬州鄱陽之戰興祖
 等六舟深入搏戰入進擊禁江口收歿友諒擢湖廣
 行省參政陞督府副使克淮東下湖州平吳陞同知
 督府遷大將軍北征取山東州縣孔子五十六世孫
 好聖公孔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主簿孟
 思諒謁軍門興祖禮之克水州縣皆降燕領右率府
 事克汴還還海軍取元都洵永平下山西收大同時
 宣已長嗣父戰興祖乃護姓克武翔為晉王武傳表

戴大錄

山西行督撫僉事洪武四年封永勝侯人有言其過
 者上弗問亦弗與詰奏金自效國寶封從傅將軍
 克階文蜀平章十世真德險阻我興祖繼馬直前中
 飛石以詔即督興祖漢王事授永封侯爵世承食祿
 十五百石興祖幼以好勝田山頂今與宣同居後
 疾卒

桑世傑子歌

桑世傑無為人元亂與廖俞蔡諸公結水寨巢湖已
未納款趙普據蕪湖志世傑洩其謀上得歸和陽
集商舟載曾士至黃陂攻敗普勝及曾子海子上
趙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破朱石鱗魚洲鉄衣官水
岩取太平橋也先黃子海才適擒此先入金陵拔鎮
江陞泰淮翼元帥下金陵丹陽漫園常州攻寧國常
州平陞列行樞密院事取馬駝沙克大浦口江陰下
太湖收復與壽與諸將攻江陰石牌海寇梁端世傑

歲大錄

桑世傑

奮戈躍馬陷陳以諸將大怨奮擊蓋獲海舟擒瑞
上念世傑贈永義侯南享太廟國初忠節廣有世
際及廖楚公俞魏公蔡梁公四人洪武六年詔定功
臣猛號禮部言先武封冠恂為永義侯景丹奉義侯
世傑侯名永義不必重強上從太子敬以父故陞
督府僉事立功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當
群雄為沛之秋提虎旅東渡大江尔父世傑率師奉
瑞由是披堅執銳數著勤勞既而及于戰陣已贈侯
爵朕不能忘遠陞尔中軍都督僉事俾蒙先業延征

伐乞底成功茲又擒徐奸先豈不彰美前人之績朕
嘉尔忠特封為推忠協謀武臣龍虎將軍上護軍衛
先伯食祿一千七百石子孫世嗣二十四年倭兵還
塞召還明年又出南陽信陽陳兵偕汝城陞位恭也
田明年閏民籍軍平陽已而屢出山陝北平倭兵老
卒

歲大錄

康茂才

康茂才，新人，元末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至都元帥。上渡江時，茂才力戰，主塞天寧洲，將以襄陽。茂才塞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三千來降。頃有軍門曰：「前日之戰，我力為主，屢敗不報，天數非人力。」今願歸，以敵尺寸。上喜，得茂才，立拜泰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敗馬賊沙克，微陽改營田使。上曰：「北兵亂，夫耕之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早濬，時其管洩也。」田大獲，仍舊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

戴大錄

既破姑熟，將窺建康。上密諭茂才曰：「有事任汝。」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合欲速其未分其力，始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舊可為誓約，為內應者。友諒未告，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閨，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為書，言上不足與有為，兵弱地遠，四面勦敵，僕委身圖財，欲奮拔鱗翼，倘大將軍分道進進，便當納款。建康可唾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間。」橋間為曰：「未橋遠，聞者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

奮擊功成，官賞不尔。各茂才以書上。上曰：「勇且墮。」

鼓中矣。即命若長，日夜易橋，狹石友諒至，見狹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馬散，誤四散，落蓋大驚。曰：「老賊，始我語未果，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遂破新黃，戰鄱陽湖，圍武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敗吳王子門戰尹山橋。逼蘇州，軍共北門。吳平，退督府同知。燕太子左車府使，又遷征下，齊魯間，脫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中，卒。追封新國公，諡武襄。子鐸，洪武三年以茂才

戴大錄

功封新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恭曰：「鐸，嫡子也，嫡終無後，及庶長時，鐸年十歲，心侍。」皇太子讀書友本堂，金錫新國武義公，五字牌賜鐸，及其庶兄，值鐸長督民墾田，厚陽征辰州，撫平松，宜諸州有功。巡英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傳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追封如父，諡忠愍。子淵澄，皆幼，淵澄給充散騎舍人。己酉，革冠服，勒居山西，卒。子勝，永樂二十二年宣德二年，再已制，肅勝子永弘，治七年，獲誥，請嗣，皆不許。

丁普即

丁普即初為陳友諒將守小孤辛丑八月王師征友諒次小孤普即迎降用為將從征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七月己丑與友諒戰於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贈濟陽郡公

戴大錄

丁普即

吳良弟模

良姓吳氏鳳陽定遠人初名國興後賜今名氣岸雄偉性質剛直與弟模俱以勇力稱元末辟椎並起海內吳淞高皇帝以聰明神武仗大義奮起布衣良兄弟妻身相從服勤左右上深寵焉甲午秋從上取滁州乙未春從克河陽常為先驅戰皆有功六月從渡大江與元兵戰于采石拔其營寨勝克姑孰舟下溧水溧陽兩申從定建康戰功為多又從大將軍太傅親國公徐達克鎮江下常州屢著功勳歷升軍

戴大錄

吳良

戰丁酉下江陰命良以指揮使領兵鎮守時倚吳瑄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大物眾兵食富強寔江南一勁敵而江陰正當東南要衝喉襟之地士誠又多變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良行上諭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不為遠將鎮守封疆約束士卒母外交母納道逃母逐小利母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信誠池遠斥候利範械嚴部伍士卒無敢逃亡無敢出境生事者敵亦畏良之威不敢侵犯數年復令瑄增兵協守敵不敢侵兵險極密列官寇

過常州良遣兵間道賊其援兵于無錫自是數年師不敢涉大江上金焦召八見止勞回吳院判保陳一方使吾無東顧憂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其能命館閣學士宋濂等贈良詩文良在鎮仁勇不妄刑故徐索自持食不二味聲色貨利泊無町疃夜宿城樓枕戈警備獎勵名節為新學宮崇尚士習誦誦闕官無異訟也田平徭禁苛詰奸居十年封境帖然上親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偽漢陳友諒大軍屢出而無東顧之憂皆以良之折蔽也丁未大軍克姑蘇士誠

識大錄

面縛上以姑蘇承士誠割據之餘力戰乃服必得則殺有智畧者慎其地遂以命良上奉宣皇上感德紀律嚴明號令整肅軍民輯睦咸得真安洪武三年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以良有守無險之功封爵為江陰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以鉄券子孫世襲恩遠後也廣西右江諸州僻處炎徼去中園遠數千里前國號為要荒作臣下叛唐宋以沐霸服而已元都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矣伯祖於仇殺數侵盜邊境五年春命良將兵討之良率兵入叛服崇山峻嶺險阻

剪雜荆棘衝冒瘴霧勦勞特甚數月盡平其地俘獲不可勝計自是溪洞夷獠畏威懷德革心向化輸租賦奉法令同內地焉先是上稽古制建親王為盤石藩屏麻王受封青州命良營建王府宮殿杜稷良後嘗區畫却署軍卒並手偕作功成而民不知勞良嘗青州二載得疾而克享年五十有八良自起自行佐上為將帥受封爵始終一致有功無過故其克也上深惜之恩禮有加焉詔時司定贈諡加爵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中軍都督進封江國公誥曰襄似道

識大錄

使若迎難以歸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子賜吳璉山之陰上念其功不已命詞臣撰文勒諸堂碑以表不朽
璉初名國寶凌陽名璉字幹臣姓吳氏世為濠之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畧及天下大亂從起兵里中即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吳瑄謀麾下悉心要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而克除和東渡大江揚威振銳所向無敵由帳前都先鋒為總管陞建興吳院判轉水虎先鋒尋為天興右翼副元帥典與周

甯江陰每寇至帆檣走之首破偽吳張士誠水寨擒其梟將朱定甲辰授英武衛指揮使高子冠出馬狀沙上親督戰追至五子門寇來潮逆拒首尾相夾頃縱兵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太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步舟師由港口取湖州槓勦奇兵出舊館北之戰大捷事平遂爵茂馬吳元年丁未九月獲送沐將軍攻圍蘇州連破胥葑二門士誠執執賴奉命撫循秋毫無擾進食大都督府時亦谷珍據明州未下上以賴為征南副將軍從御史大夫信國公湯

戴大錄

和性平之類引舟來潮夜入曹娥江遁逃吳興出吳不急直抵車廐會降者言方氏已潛挈家入海賴領兵追控盤嶼與合戰自申至夜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未幾谷珍降有旨由海得進駐福州不數日奄皇城下圍其西南水師三門一鼓克之時偽平章陳友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洪武元年戊申進破延平擒友定閩海平頑歸次昌國會海寇蔡陳二姓聚劫屬秀山槓調兵主勦之三年庚戌朝廷定功行賞進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猷勞使子孫世

襲馬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遠預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運以餉之海道險遠人用藉虞預調度有方兵食充羨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預復領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八船若千俘上京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軍務是秋以疾聞上遣醫馳驛視之弗能愈遂與疾還京車駕幸其第問皆有加明年己未五月薨計開上為之震悼報朝二日詔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追封海國公諡襄毅仍賜宅練山之陰享年

戴大錄

五十有二俾官給其事其之日車駕臨奠加贈贈焉又明年庚申上追念其芳爰勅儒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刻諸神道之碑以昭不朽
送史劉振曰我明開國諸賢臣戮力行陣取功名者不少而小心敬慎遵奉約束使鎮民不擾朝廷以安號稱無過者惟江陰靖海兄弟而庚而已故褒嘉屢承誠諭不及即追封賜定之後猶念人土想念其賢勞特刊臣之有文者撰銘以昭不朽可謂生榮死哀矣乃肯尚未全圖說以除抑又何哉

朱亮祖

朱亮祖六安人元義兵元帥乙未上克寧國擒亮祖喜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若數月復叛殺我戰敗我兵七千餘人丙申下建康明年克毘陵遂遣徐達等討之進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創而還上自往督戰亮祖兵敗縛以見上上曰爾將何如對曰生則尽力死則死耳上壯其言鞭而釋之晉置麾下自是從軍四征所向克捷以功陞元帥至院判設征友諒克九江下南昌江西諸郡大戰鄱陽湖

戴夫錄

朱亮祖

平武昌陞廣信衛指揮使會胡深討陳友定取浦城克崇安建陽等處乙巳二月張士誠兵寇諸全新城亮祖以兵擊之焚其營燬數十攻桐廬圍餘姚降傷平章潘元明陞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副李將軍守杭吳元年丁未帥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國珍拒戰敗歸夜走黃岩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進兵温州國珍子明善戰敗挈妻子遁去克其城分兵徇瑞安還至黃巖方氏父子來降遂建康洪武元年上月上以浙閩既平乃命亮祖為征南副將軍與廖仁南

海道取廣東進取廣西師還太子率百官迎勞龍灣洪武三年封永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四年三月上以諸將伐蜀久無功漢命亮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肅兵至蜀傅友德已攻克階文永忠克重慶乃分兵徇下州縣之未附者蜀地悉平還師與何文輝同鎮北平移鎮廣東番惡知縣道同上言亮祖不法數十事上念功臣不下吏罷職令居江寧之安德鄉十三年以病卒上為志壙以侯禮葬之

戴夫錄

唐勝宗

唐勝宗潯人。士辰勝宗年僅十八挺身未歸。從攻常
宣。登池。高郵。安慶。九江。南昌。敗友諒。禁江口。平潭。漣
辰。荆。諸。郡。皆有功。戊辰。川。從。拔。延。安。初。勝。宗。自。中。奕
帥。職。歷。龍。驤。驃。騎。安。豐。三。衛。指。揮。十。餘。年。多。著。勲。績。
洪。武。三。年。封。延。安。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出。守。雁
門。擒。胡。酋。還。任。處。衛。溫。山。寇。巡。視。陝。西。屯。田。練。兵。移
鎮。遼。東。勅。勝。宗。絕。高。麗。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
兩。至。此。非。臣。禮。賄。行。侮。慢。明。彰。褻。瀆。此。夷。自。古。侮。中

歲大錄

唐勝宗

國。構。兵。禍。可。與。絕。交。曩。漢。四。代。絕。滅。其。國。族。魏。再。伐
屠。其。都。晉。再。伐。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隋。再。伐。城
困。將。亡。受。降。而。免。唐。四。代。斬。首。五。萬。獲。牛。馬。八。萬。餘
夷。工。減。勞。發。於。市。遠。五。伐。焚。其。宮。室。斬。亂。臣。康。榮。拔
十。餘。城。金。一。伐。元。五。伐。夷。王。寘。陀。羅。捕。殺。之。就。羅。以
故。竟。為。元。牧。馬。之。野。爾。出。伯。遠。左。使。至。送。來。勿。令。其
還。以。絕。彼。奸。計。未。幾。高。麗。使。還。至。勝。宗。察。其。奸。奏。上
諭。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單
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觀。此。甚。無。禮。受。賂。者。少

有知豈不報此今爾知誘而能奏由豫不得獨名千
古矣遠壤東界鴨綠江北鄰曠寨非多美不能守慎
之勝宗在鎮威警惠懷兵民輯睦防奸禦侮邊境肅
寧二十六年辛年五十五

歲大錄

周德興

周德興潯人甲午來歸送定滁和渡江克采石太平
攻溧水破水寨遂收建康京口毘陵宣城江陰池陽
有功歷陞左翼大元帥送取金華安慶高郵安豐征
合肥歷陞衛指揮送討贛州安福永新有功尋提兵
按安吉西安再陞湖廣行省叅政左丞送征廣東西
洪武三年封江夏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壽為征西
左副將軍入瞿塘討明昇蜀平命理軍務福建築海
上諸城防倭召還五溪蠻作亂德興請行特德興老

戴大錄

周德興

上未許德興請益力上壯而遣之賜手書至五溪
蠻施散走四川水尽源通塔平散毛諸洞作亂德興
克征南將軍討平之師還賜田庄為子孫世祿德興
請決荊州岳山埧通水利得溉田歲增官租四千三
百石俄徙河南召集故元將技未於思州王開諸蠻
亂克征虜將軍討之俘斬四萬二千五年秋生法論
成收其公田

郭子興

郭子興一名興潯人壬戌定遠郭子興所謂滁陽王
者據潯城稱元帥興隸麾下時上在元帥壘館專
征伐興備宿衛送克滁和渡江按采石取太平定金
陵先登投管軍總管克鎮江置五翼元帥府陞統軍
元帥圍常州晝夜不解衣甲生蟻蟲下宣州江陰宜
興婺州破南昌進克鄱陽彭蠡之戰海陵驍進賈勇
先登征武昌酒血馳戰斬獲多陞鷹揚衛指揮使按
廬州按安豐陷陣大敗姑蘇兵平襄陽衛遣還蹂高

戴大錄

郭子興

隋路淮安劉吳興往、策創力戰平姑蘇陞僉事督
府參佐大將軍取中原守潼關潼關三秦門戶李思
齊張思道日覬覦興厲兵積時糧塞慎固屢敗其兵
不敢東向移戍軍昌為秦王府武傳兼陝西行府僉
事洪武三年封鞏昌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壽賜地
佃墾戶代蜀克成都練兵臨清巡北邊召還十六年
卒贈陝國公謚宣武興女弟入宮進位寧妃弟德成
事上為駙騎舍人性明爽見代遜禍以酒自放
上一日召按某府都督懸辭不受上变色曰朕念

爾親且舊兄弟皆登列侯而爾獨未顯故界爾取何
辭為德成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懶慢耽酒嗜臥不
識事情緩急倘位高祿重必致我司事苟不理上
殺我也人情不過多薄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
生耳上大喜曰使人皆卒能若此刑可措矣立書
勅賜黃封百罌金絲枲是寵待益厚德成嘗侍宴後
苑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尽上笑曰醉風漢毛
髮如此非過酒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其多欲尽剃
始快意上默然既醒大惧誤觸忌諱遂尽剃髮收

戴夫錄

僧衣狂呼唱佛不已上笑謂寧妃曰前謂汝凡戲
言乃實為之非風而何德成常見其兄弟征鎮四方
逾年不得歸輒笑其以虛名受辛苦曾如戎飲中樂
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壽終

郭英

郭英臨淮人生有異徵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臂力過
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
令直宿帳中取徐泗徐和采石太平建康鎮常寧國
諸郡征無錫傷脇破常熟傷足攻安慶傷臂攻高陽
等傷膝充帶刀舍人屢立戰功上嘗以郭四呼之
上親征偽漢陳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英時
金瘡未瘳力疾奮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
矢死有言英之功者上問之英曰天威神算臣何

戴夫錄

郭英

力焉上益重之時友諒子理渡立於武昌進軍攻
之其將陳僉同者號捷善騎馳入中軍帳下上方
坐胡床遽呼英曰郭四為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解
一呼賊應手殲墜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
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授駝騎衛指揮軍千戶從征襄
陽克復安鳳陽安豐陞宣武將軍駝騎左衛指揮僉
事洪武元年戊申遣大將軍徐達北定中原下齊魯
克汴梁平河南取元都破潼關彰德廣平所至有功
初大將軍達英取通州英距城三十里為營溪溝高

聖為持久計衆請速攻之英曰吾師速來敵以逆待
勞攻城非我利也且由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英以
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亮將五十八圍
公即敢死士萬餘張兩掖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伏
衆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為兩道斬首數千級擒
元宗室李羅梁王遂克通州元君乃北遁克永平真
定、州生擒守將湯同愈復從平章常遇春取太原
守將王保、軍於城西英憑高望之謂遇春曰彼兵
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從然其計遣

藏大錄

十騎伏城東十里以奉火鳴砲為期至夜英率十餘
騎潛入其營奉火鳴砲伏兵亦奉火鳴砲遇春引兵
繼至鼓譟之聲相接保、軍大潰自相屠戮乃棄城
遁下興州大同至沙淨州生擒偽將竹平章渡河取
鹿臺西安鳳翔鞏昌追敗賊將賀宗哲於亂山東茂
陵本衛指揮副使從征返西克定西討而夏寨罕憐
兒撫安忽辰平章沙淨州凌叛討平之克登寧州斬
首二千級獲牛馬數千陸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賜
金龍衣一襲卒克陞驍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

鎮 皇寧妃英之女弟也 上遣至英第餞之且謂
英素清儉賜白金二十錠廐馬二十二匹時河洛新
羅兵變色井蕭條居民畏食盜賊充斥英宣布威德
緝輯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近來歸者日以千計未
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丙辰移鎮北平河南士女
不忍其去遮英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為
立生祠北平初定群胡反側不寧英開示誠款諭以
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甲等聞英之德來
降者凡九千餘人 上遣使勞以上尊羊馬授龍虎

藏大錄

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誥命逾四年召還京進大都
督府僉事更定官制改前軍都督府僉事灰山賊反
承命討平之賜馬七匹辛酉從穎川侯傅友德征雲
南既至命英及都督陳桓胡海、外道進討道多險隘
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声攻取必自近始舍近
趨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為
營時久兩河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舍
諸軍砍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賊始覺遂大潰生擒
烏撒拜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賊破胆進攻曲靖六

藏大錄

崇州關索嶺及偽右元帥山寨皆克之並注川犄子寨寨依山英先遣騎兵五千攻其前賊空寨迎戰漢以精騎數百擣其後斬門而入火砲連發烈焰漲天賊乃亂悉破滅之進攻大理金齒降其偽官段平章攻安寧州賊將不花帖木兒棄城走破富民縣山寨攻靖寧州重七寨一日夜破之攻牢控山寨取仁德府破哨店山寨圍姚安敗賊將李自久平蒙化州鄧川州破三營復光寨過金沙江攻北勝府生擒賊將高生平麗江府平津寺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

生擒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諸路平論英功進爵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賜結券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承襲乙丑加靖海將軍鎮守遼東丁卯同大將軍宋國公馮勝討北虜納哈失降之師捷虜將追擊英與戰創傷左脇箭復中右脇英俾呼虜傷吾甲我衆益奮連戰數十合虜遂却已而進征虜右副將軍仍鎮遼東戊辰出討北虜至捕魚兒海遇驍偵虜營不遠英乃令諸軍少憩飲馬漸疲卷甲倍道而

藏大錄

馳直抵虜營虜王克乃率十餘騎潰圍出其將蠻子太尉來拒我師英手刃之獲兩營所積金寶珍玩圖書降其衆五萬餘人生擒虜將咬、司徒乃囊家太尉與古達兒古不達刺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匹牛羊輜重無算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綵幣四十匹已上以天下無事且憫諸將老歆保全之厚加賜賚遣歸其卿英亦就遼原午獨召還京上賜坐與語歡甚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蓋上春秋高和英志謹特倚重焉辛未以虜酋阿札失里冠違

命英討之獲其人口孽畜逐北至寒鴉山而還丁丑川陝寇族勢張甚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討之至沔之後河生擒賊首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英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脅從者乞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上可之永樂元年癸未二月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計開太宗文皇帝為之震悼輟朝二日遣官致祭賻卹有加贈營國公諡威襄賜塋京師聚寶山之原英孝友仁慈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嘗疾篤懸自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

愈人謂孝感所發後母卒英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
声臥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告曰地濕則致疾
致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父母光墓不
必廬也英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
弟怡然克克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之耳
若同之其政克州郡必禁虜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
籍一錢尺帛不敢私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
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孝為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眷遇雖

戴大錄

隆而自廬益謙上嘗御便殿賜坐適有奏事者英
趨避之上曰卿第坐朕自理事下汝聞也其見狀
愛如此時公卿多置田產英獨不治上問之對曰
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
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嘆良久英大小百
餘戰金瘡遍体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即日就
道未始以老疾辭子男十二人鎮謝馬都尉尚永嘉
公主女二遼陽二王妃長孫女仁宗貴妃瑛以貴
妃弟故得嗣侯宣德中琬署宗人府事奪河間民田

廢入奪天津屯田千九百畝罪其奴有琬十年永嘉
公主乞子珍嗣侯英宗念珍本英嫡孫與錦衣衛
指揮僉事已而琬子聰與珍爭嗣侯並勒停亦與聰
錦衣指揮僉事天順元年詔恩嗣侯諸大臣言英適
長曾孫昌宜嗣昌珍長子也聰又與昌爭上許昌
嗣五年昌卒子良優給成化四年聰又言良非昌子
停良嗣友指揮僉事錦衣已而良屢乞嗣并奪指揮
僉事已而郭宗人共乞擇英諸孫上許良嗣正德
二十年卒子勛嗣為團營總兵加保傅嘉靖八年勛

戴大錄

成福自忠楊一清惡之會御史趙鍾論勛奪團營總
兵保傅寄祿中府以張孚敬薦九年遷保傅總兵提
督却石工十六年勛乞奏進英太右衛享祀官
言官及戶部侍郎唐曾皆言英不當備享曹言尤明
悉勛請益力英竟得備享十八年薨駕巡承天進
封相國公勛懇直好指斥人貴溪惡之二十年都給
事中高時勛勅下詔獄移刑部獄諸大臣會鞠論當
死留中勛死子獄已而貴溪死西市時論死繫臺獄
久之勛子守乾嗣侯

通史劉振曰振現前史稱郭汾陽功蓋天下而主不
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嫌富貴壽考始終全節七子八
婿諸孫數十人俱膺顯仕唐世榮之若英勲業之隆
子孫之盛方之汾陽夫豈多讓皆由秉心一本於仁
故積累之厚愈遠愈隆焉嗚呼偉哉

戴大錄

趙廣

趙廣廬州人友兄仲中率舟師未附送渡江採石
太平定金陵克安慶仲中余院守安慶友誼破安
慶上怒欲誅仲中常遇春曰仲中渡江勲舊幸曲
赦之上不許竟殺仲中廣以兄故特救余院送破
安慶九江南昌陞叅知政事鄱陽之戰廣及俞通海
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敵力戰大敗漢兵友諒中
泚天歿已送平武昌克廬州安豐海安高郵淮安送
送伐吳拔蘇州陞中書左丞送大將軍取山東燕太

戴夫錄

趙廣

子副詹事克東昌汴洛渡河取河北州縣克元都西
收晉泰諸郡走張良弼降李思齊還擒永平遇惠州
至大寧也連遁破關平追奔至北河俘元宗王三人
元兵攻大同廣佐李將軍出鴈門至馬邑擒脫列伯
進兵東勝未幾慶陽平山野狐嶺進兵察罕脫兒擒
平章祝真又送李將軍克應昌獲寶的里八刺至苦
脫孫紅羅山翔庭遂空洪武三年封南推廣食祿千
五百石世奉代蜀定漳州海陽程御東苑撫廣
州營戶萬人為水軍討鎮平王寇賊万人班師出山

西理軍務巡北邊召還二十六年卒

戴夫錄

康永忠

廖永忠，巢人。父旺子五人，永清、永寧、永堅、永安、永忠。旺薨，上渡江不仕，永清以子昇贈指揮，金事永寧。早卒。永堅仕陳，友諒為叅政，未歸亦卒。永安沒於吳，贈楚國公。謚忠愍。永忠少蒙邁有大志，智勇過人。甲午也，巢湖乙未來歸。上見其年少，謂曰：汝亦欲圖富貴乎？以水將屬永安。永忠為副，泛渡江，拔采石太平、蕪湖、擒陳也，先破蠻子海牙、陳兆先、乘勝定建康。克鎮江、宣城，討江陰海寇，皆有功。永安陷敵，授永忠

戴夫錄

康永忠

樞密余院總永安兵攻普勝柵，江營追殺賊衆，獲糧。陽友諒襲太平，犯龍江，諸將擁險，張德勝、鮑兵進擊。永忠大呼陷陳，諸兵從之。友諒敗，渡太平，陸同知樞密院事。上率舟師伐友諒，至安慶，敵固守。上以陸兵銳之，敵兵動。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遂克安慶。追至小孤山，次湖口，未至江州五里，友諒知之，宵驚。挈妻子棄城走武昌，遂入江州。遣征南昌，南昌降。祝宗、康泰據南昌叛，遣將軍徐達討平之。援安豐，敗士誠兵。是時友諒圍南昌，上討友諒，永忠以七舟

載章獲置火巢其中乘風縱火焚戰艦數百艘烟焰
漲天湖水盡赤大敗敵兵友諒移舟近湖口永忠邀
其歸路友諒中流矢擒其太子善兒次子理奔武昌
復梅帝上征武昌永忠等分兵緝四門又於江中
懸舟為長寨絕其出入武昌平陸湖廣行省左丞改
廣州左君弼敗走復援安豐取江面未下則即還太
將軍達取淮東克海安高陸淮安援救蘇陵中書
平章政事將軍湯和既下溫台處元方國珍遁入海
島永忠為副率師自海道會和討降之得英藏解梟

藏大錄

萬計取福州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畧定湖廣
執友定克從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率舟師由海道取
西廣永忠自福州遣人諭何真真以廣徇忠降師至
廣州龍津元將盧左丞降被偽於政即宗憲山寨獲
宗忠寺斬廣州市捕誅諸叛王蒙諸郡相從降徽諭
九真日由朱崖應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遷進北
廣而進梧州降元達魯花赤保佐廣西承奉者林時
元普頗恤本見張綱以便宣行事入廣西募兵致迎
戰亮祖勅兵追擊之普頗賊死翔赴水或海貴等州

即皆降師次貴州遣亮祖會楊璟收未下州郡兩廣
悉平明年還京上命太子率百官迎勞龍濟入見
命太子送還第二年撫定泉漳三年封德慶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賜世券是年湯和克征西將軍永忠為
副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蜀四年和克
歸州駐師大溪口永忠率所部先進至瞿塘關蜀設
鐵鎖飛橫橫關口戎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舁
小舟踰山度關出上流人持旗携帶水筒禦飢渴蜀
山多草木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度石間蜀人不

藏大錄

亮度已至率精銳由墨葉渡分兩道夜五鼓攻水陸
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火砲而前黎明蜀人始亮尽
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踰山出
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
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夾攻大破之遂焚三橋斷
橫江鐵索斬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皆遁去
永忠入夔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和分道並進
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會重慶永忠抵重慶次銅鑼
峽明界遣使詣永忠軍請降永忠俟和至受降下令

行士不得後掠撫諭向大才戴壽家全持書往成
都招諭遣指撫萬德送哥并降表京師蜀平凱運
賜第京師又出征胡捕倭八年卒子權為散騎舍人
從御史大夫丁丑征松盤十三年嗣侯明平從傳友
德征雲南十七年卒

戴大錄

楊璟

楊璟合肥人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怠軍中好武
畧未歸後嘗聚萬戶深水句容金陵功陞管軍總管
鎮江江陰功陞親軍副都指揮使娶諸暨功陞樞密
判官從征友諒克九江黃梅黃濟立湖廣行省璟為
泰政移鎮江陵討斬叛寇進攻湖廣調黃駐師三江
口招討功陞平章政事克征南將軍北廣西降土官
黃英附李伯顏運京為偏將軍征山西平唐鄆南陽
留鎮未幾招諭明昇不從璟還復者與昇曰昔據

戴大錄

蜀省最盛若知昭烈孔明伏之訓練士卒財用不
取之南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之下疆場尚不
過備州北不及漢中而敵以一隅之地綿頃刻之命
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錄黃魚鳧之卿不至之下
矣鄧陽一戰友諒投首旋師東討張氏面傳此非人
力實天命也友諒子巖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
主上宥罪封侯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備然覺悔
自求多福豈不賢智哉今為足下謀者也日或以即
獻或以城降各自為目計取富貴當此時安毋弱子

將安婦手即足下年勿夫語時勢語及老母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遂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送湖廣慈利土苗單座諸蠻為亂環討之賊遁漢洞還兵洪武三年封榮陽侯食祿千五百石友世奉從伐蜀次夔州進攻瞿塘不利亦甲白益之師亦退還歸州蜀既平上以環無功不賞沅辰蠻亂為副將軍討平之師還佐大將軍鎮北平召還又赴北平練兵兼領遼東訓練士卒十五年卒贈芮國公謚武信子通嗣侯十九年友靖寧侯葉昇捕象魔

藏大錄

西左江十万山二十年領鞋靴官軍往戍雲南多道
卡降普定衛指揮使

胡美

胡美初名廷瑞避御字改今名漢河人至止間仕陳友諒為江西行省丞相守南昌高皇帝率師征友諒直搗九江兵威震疊美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上賜書慰諭上至南昌美謁上撫勞之俾仍故官命美同相國徐達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克海安泰鄧淮泗壽潁從伐張士誠下湖州進圍蘇州吳元年九月破其城執士誠遂取無錫州以歸論功召見於戰門賜錄段表褒加榮祿大夫降勅褒

藏大錄

諭十月命為征南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表賴滁和無為等衛軍田江西取福建上諭美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取福建取江西左丞相何文輝副之湖廣恭政戴德隨征汝調發二人皆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汲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机宜克定之全賴於汝十一月帥師渡

彰關界光澤縣下之十二月師至即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千四百餘人至建陽降其守將曹俊時指揮沈友仁等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帝位功臣進秩詔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是月士午率師至建寧環其四門攻之壬辰克建寧守將達里麻子納款總管崔也先不花亦率衆請降美乃整軍入城中嚴號令秋毫無所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四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

歲大錄

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二月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俊時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泉州郡縣相繼降附時王師已取福州延平諸路福建悉平統兵守禦五月 上幸汴梁召還扈從凡行在機務悉預置處兵行無擾二年十二月大賞征南及守禦功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三年七月陞河南等處招集故元王保保所部七散士卒凡占籍在洪武元年者聽為民十年以後者收入兵五年十一月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世襲賜誥命鐵券十三年正月改封為臨川侯董建潭王府於長沙貳十六年卒

歲大錄

韓政

韓政雖人元李為義兵長 上定江左政未歸授江
雖行省平章政事李濟據濠為偽吳守 上命善長
書招濟不報 上曰濠吾御濟為偽吳守是吾有國
無家可乎命政率指揮顧時等以雲梯砲石四面攻
之濟出降留時守濠召政攻安豐以兵扼四門攻確
不克潛穴城東龍尾俱二十餘丈懷城遂破安豐忻
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追獲忻都昌君弼走汴竹貞
來援又破之於是西泚悉平迤平浙右北伐中原分

歲大錄

兵扼黃河斷山東援兵取益都濟寧濟南東平改山
東行省平章政事大將軍取元都撤政會東君鎮撫
臨清元都定又令政分兵守廣平熾尖寨者在林憲
西北二十里元君丞相庸等據寨剽掠近給軍食
大將軍收諸山寨熾尖寨恃險絕未下政進攻之庸
降調征陝西還兵守禦河北洪武三年封東平侯食
祿千五百石與世恭移鎮山東未幾復征河北招撫
流移出居庸撫鹿邑取和林溪入土剌進至阿魯渾
河大獲而還出巡河南再巡陝西練兵臨清十一年

辛酉鄂國公子英散騎舍人

歲大錄

梅思祖

梅思祖者夏邑人也初為張士誠中書省左丞守淮
安歲丙午大將軍徐達既下高郵進兵攻淮安思祖
封府庫甲兵率眾來歸上嘉之授大都督府副使
是年八月從達伐吳取浙西十月攻昇山水寨克之
降偽吳將呂珍得兵數萬十一月下湖州進圍蘇州
吳元年九月城破士誠被執師還特降褒諭擢浙江
行中書省右丞階資善大夫十月從征中原克山東
沂州皆即洪武元年取大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旋

戴大猷

梅思祖

師徇取河北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
至彰德龍二沒出走同知某等請降以思祖統和陽
衛兵守之沒得龍二部將楊義卿斬八十餘艘未幾
撤赴北平取永下州郡遂征山西二年晉冀悉平復
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涼鞏昌四郡八月於邠州
獲故元恭政毛貴等三十人送大將軍新之十二月
中原平賜思祖白金十斤文幣十五襲三年四月擊
走王保、軍於定西還自秦州破畧陽入汧州取興
元是年論功封汝南侯四年伐蜀五年征甘肅還命

巡視山東陝西遼東諸處城池十四年九月四川水

原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思祖為征南副
將軍回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之未幾諸洞夷悉平
十五年從同傅友德克平雲南置貴州都指揮使司
以思祖署都指揮使上以雲南初平欲使重臣鎮
之又命思祖署雲南布政使司事思祖善撫輯民夷
安之十月丁丑卒賜葬鍾山之陰子義武德衛指揮
陞遼東都指揮使從子殷自有傳後坐胡黨戮其家
述史劉振曰馬援有言臣獨居擇臣亦擇君當元

戴大猷

李四海鼎沸豪傑並起汝南乃能鑒機審勢率眾來
歸非此幾淹人亦可觀測也卒從諸將建封歲未業
安反側之夷芳報德帛處延文庶智矣哉

薛顯

薛顯蕭人元泗州守將也來降立功陞指揮守南昌
禦陳友諒陞江西行省參政從征淮東又從常將軍
轉戰德清擒五太子及朱遜呂珍以舊館降五太子
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平地躍起高丈餘又善沒水
叔營沉船遜珍皆就將能戰士誠失此三人大窘顯
縛珍狗湖州守將李伯昇降陞左丞行省大將軍北
征上曰薛顯勇冠三軍又當一面偏師征山東河
南北有功克北平俘獲數萬征山西進攻陝西賊王

戴大錄

薛顯

保王師攻慶陽保為張良臣告援救出抗之顯
駐靈州遇保破慶陽誅良臣又追破賀宗哲六盤
山洪武三年封永城侯食祿十五百石以孝殺千戶
吳富奪其俘獲及殺馬軍諸居海南上召諸將論
之曰顯始自好賄求婦朕予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
以任之及其逆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
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眾中可謂奇男子
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忍朕果戒飭終不能悅至于
妄殺哥老殺獸臣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確然而又

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初逆朕有

功無過顯曰利其所獲奪富殺而奪之師逐之日富
妻子服棄經同之于途牽馬罵罵且斲斃于朕朕欲
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以
者何幸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
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
母妻子庶几功過不相擠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
卿等宜以為戒諸臣皆頓首謝已而令顯力戰有功
召還交世券省兵屯田北平練兵巡北邊征降納哈

戴大錄

出逐次山海關卒贈求國公謚桓襄無子弟綱幼妻
張納券顯復坐黨事以死不論弘治六年珍自稱顯
曾孫乞嗣不許

王弼

王弼定遠人。謫番過人。號雙刀。王初結鄉里。依三臺山樹柵相保。丙申率部下未歸。備宿衛。克池州。石埭發源。授元帥。下蘭谿。登華諸暨。紹興援池州。復太平。攻武昌。大戰鄱陽。截擊禁江口。平武昌。還收廬江。援安豐。破襄陽。安陸。還取淮東。克舊館。湖州。陞指揮使。圍蘇州。軍盤門。士誠被圍。久突。出轉戰。盤門。款奔常將軍。分兵。龍溪。截其後。遣兵。交戰。良久。未決。常將軍。指。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即

藏大錄

王弼

驍。挑。騎。揮。雙。刀。奮。擊。却。敵。常。將。軍。乘。之。吳。兵。大。敗。人。馬。溺。死。汝。盜。澤。甚。眾。士。誠。馬。驚。墮。水。弼。不。救。局。與。奔。入。城。吳。平。遂。征。中。原。下。山。東。河。南。北。遂。克。元。都。既。定。中。山。進。兵。太。原。自。河。中。渡。取。陝。西。兵。至。蔡。罕。憊。死。及。紅。羅。斷。頭。山。進。兵。督。府。事。討。西。番。獲。馬。牛。羊。駝。二。十。二。萬。班。師。洪。武。十。二。年。封。定。遠。侯。食。祿。二。十。石。世。指。揮。使。後。征。雲。南。功。最。世。侯。券。加。祿。五。百。石。為。副。將。軍。征。大。寧。東。出。遼。東。征。納。哈。出。二。十。二。年。詔。功。臣。還。鄉。二。十。七。年。卒。

何真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西人少英偉。好書。創元至正。中原兵起。顧海發動。慨然以生民為念。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伴玉。構亂。真請于行省。奉義兵。除之。真躬擐甲。首往擒仲玉。以歸。成。真若自守。乃使其弟迪。就將黃。遂。簡。高。彬。等。領。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真。釋。之。引。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慚。謝。曰。始。以。為。貓。孰。知。其。虎。奴。未。賞。真。如。數。友。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

藏大錄

何真

之。使。號。于。眾。曰。四。境。無。如。奴。縛。主。以。罪。此。刑。也。又。使。教。人。鳴。鑼。普。赦。妻。室。火。奴。一。號。一。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趨。歸。之。皆。首。上。其。功。居。一。年。惠州人王仲剛。反。將。黃。常。據。惠。會。泰。肆。殺。民。不。堪。命。眾。募。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遂。常。戡。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尋。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三。山。民。帥。崇。恩。陷。廣州。守。將。何。漢。死。之。大。肆。焚。掠。真。聞。之。率。眾。渡。廣。州。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

省泰知政事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分省治廣東使
以選征功權宣慰使未幾合江西福建為一省改江
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己巳九月宗憲扶
廉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鎮禦之諭十月部將友賊
通絕糧道其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帥惠州部曲至
廣民響應海克之宗憲退走誘右丞鐵里迷失以婦
明年自廣逃迂右丞真保其有廣南或陳符瑞勸為討
他計者宗憲而戮之以示無二心洪武元年二月
命廖永忠為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時永忠在福

藏大錄

州即先遣人以書諭真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師至潮
州真遣劉克佐使詣軍門上其印章已亥渡海所
部郡縣口兵馬錢糧遣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
及表詣京師高皇帝賜詔褒之四月永忠至東莞
真率官屬出見求忠慰諭之仍以楊招降諸寨誅節
宗憲等餘孽忠平詔皇真乘傳入朝貢獻方物賜文
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兩將校各賜有差傳膳內
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授例當進獻真叩頭乞賜藏
於家為後世子孫榮上奇之授真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泰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終爭所謂豪傑有三易
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違變誠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
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
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
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
人歸四海景從臣本雲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道結聚
鄉民為賊臣之計寔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
不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費糧於

藏大錄

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
用特授為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三年召選
還山東徵將泰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還京
復任山東九年致仕十三年真請以其子貴恭侍東
宮即除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命真及貴同往雲
南規畫糧餉開拓道路置立驛傳具糧料以候大軍
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
真及貴往廣東收集舊將士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人還朝
拜貴為成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十七年復命真往

廣東收集未至軍校十八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九年
 朝京師訓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八月封東莞伯食
 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後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
 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二十一年三月卒年六十
 七真為人豈偉美鬚鬚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
 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
 封侯後如其言子八人地名榮貴宏榮字輝光真
 長子讀少有名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襲封東莞
 伯後以藍黨坐罪被爵次貴字奉先有孝行為士夫

藏木錄

所推重欣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丞

防安 莊 壽 昌 湖 深 葉
 劉 基 章 滋 樂 昭 鳳 唐 同 夕
 莊 善 塞 義 夏 存 子 誠 子 誠
 陳 禮 吳 中 金 志 黃 志

陶安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惟有 志博涉經史元書
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召諸
時事安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
民安天下之心明公平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
以此順天人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
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
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入曰善留恭奉
府丙申遷於金陵 貴職務既而得劉宋

藏大錄

章案四公

止問

如對曰臣謀暴不如基

學問不如廉治民之才不如溫厚卒且知黃州寬賦
省徭招徠況亡民無悅服甲辰移和饒州賜詩行時
方征伐用急安善諭民衆輸軍與不乏乙巳信州賊
攻城安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多城拒守還身平為游
兵晝夜巡捍請救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皆士
民反為賊用得無失討乎衆曰吏皆如太守豈有令
日城即破不相害 安曰兵生賊大賊遁去諸將怒請
盡屠諸逆賊者安曰民為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不



藏大錄

跌舉人以

御史初置山東行中書

許明平入朝吳元年初置翰林院為掌士知制誥修
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少總裁定修律為議
律官洪武九年 上與儒臣論儒學術安對曰道之
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解
不為惑自非震懾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
與正道不與天下為得而治安頃首曰主上探不至
論 上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復士翰苑文章第一
家御史有言安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
且爾何從知對曰臣聞之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
省調江西泰政汪廣洋山東安出江西為泰政 上
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為朕陳王道論特
得朕合朕心朝夕暮有得益良多繼入翰林益開說
論江西上游都督會擇卿撫治對曰臣微陋恐付託不
效負聖恩安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
七疾劇猶草上特務于二事外開贈姑孰公國初
諸禮多安裁定大祀禮專用安議

崔亮

崔亮，萊城人。元季來，歸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去。洪武戊申，起為禮部尚書，定官員親屬冠服之禮。庚戌春，上諭亮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為祭天不順，禮所致。今亮制之亮引周漢唐宋及元損益不同，復以我國朝前議，圓丘淫祀之禮，以漢唐為煩，故立祀日月星辰太歲為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覲，則列於殿前，中何也？」亮對以天子祭

識大錄

天升自午，陰祭社。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群臣朝，恭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陞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上由是益重亮。因命百司朝祭左右班，不得越三尺。省府臺公俱就拜，甬道上復承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子。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自稱名。若本官內史本府官及承奉司，皆皇太子親王前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皇太子稱親王。

識大錄

曰：「某王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侍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皇太子以下及群臣賜坐殿上坐墩墩制，恭酌宋典各為奇差。其他諸禁，盡止。祭于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于清明，寺節各倫時物薦享。俱允行之。時禮儀革創而亮引正考據多本經典，一代之制始備。是年九月卒於官。」

王愷

王愷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少有經世之志博涉書史才氣過人仕元為府史詭譎從假人服其平歲乙未太祖克太平詢訪人才聞愷名即辟為幕府祿奉決戎事丙申泰王師下京口其民新附机柅不安愷慰撫之遂定上初建江南行中書省除愷左右司都事愷遇事善于預論元日以薦賢為務元氏宿將或舊倚之成成冬從上征浙東克婺州愷審察民情而莫綏之歷言上謂當節總者已未夏上還京

識大錄

留樞密院參事胡大淵奏而民賦軍興之務咸以屬愷冬王師克三衢愷權左司郎中總制處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異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亦並賦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為輸租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八萬有奇凡六丁之中簡一為兵得勝兵萬有一千八百立甲首部長統之無事則為農有警則為兵者出攻戰而五丁共資其食上將常遇不允兵食華其

部將或乘便民愷偵知之械而捷諸市通春使人環

愷愷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豈全傷其木乎捷一節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通春數服開化馬宣扶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特砦柵之險叛服靡常愷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部內帖然學校廢於兵愷為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旌情士弟子貢孔子家廟在衢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厚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樞密軍事大忠樞重兵鎮嚴陵愷以其少命愷往來啟其軍

識大錄

事庚子夏偽漢寇龍江上詔嚴陵帥葛俊接廣信以率其師道衢愷迎謂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事不以重兵為保非大將統全軍而往不可若出偏師抗之未見其利設有挫切吾衢先驛驛矣乃止其行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策辛丑夏拜大海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浙東愷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後民無藝愷令民自實田請都以復多者為里正寨者為副正者署一二家以充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

止通驗其種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從一日賤與賈皆
無苟免金華同春義烏柳昌任僕以靈民僅遺下詔
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積齊清立道操金華
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適並緣為奸利僅肅其罪狀
以聞真之于法大海日治軍旅以略地禦敵為己任
分省之政皆懷統之學綱布紀風米凜然吳將李珍
使諸暨堰水以灌賊大海奪其堰及決水以灌珍軍
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大海誓請各解兵僅聞之移
書大海謂賊狡詐不可信今墮重圍正渠校育之日

識大錄

也大海不忍食言竟從之珍果敗盟而去士寅春苗
軍毀大海被害其徒素懷懼恩歆擁之而西僅正色
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
賊初不忍害拘繫一日而馬賊之聲愈厲令左右取
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年
僅四十六次子行時侍側或勸之還行曰素親求生
吾不為也亦遇害事聞上悲悼良久親撰文祭之
撫至金陵躬率群臣致奠洪武初襲錄死事贈愷當
塗縣子祀之于功臣廟一日上與學士宋濂論佐

運之臣輒歎曰王用和經濟之才也朕將大任之惜
乎早歿于難僅為人狀貌龐偉氣局堅毅善謀而能
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却立戶外既暮猶不去
上出怪問其故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嘉納之其於
更事尤長振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裁削繁曠解簡
而意周喜為詩歌于賓客笑談博雅間更唱迭和意
豁如也長子文有學行官侍儀使

識大錄

胡深

胡深字仲淵浙江龍泉人自少英邁不群教行既學於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之書靡不研究為古文解操觚立就與同縣章溫齊名元季江淮倣擾蔓延閩浙閩深歎曰浙水之東地氣白禰將及矣乃集鄉兵結寨於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為盜浙江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宜孫戍處州辟深參謀軍事撤所募諸縣募壯士為軍浹日間得數千人深引之屯廿口下令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

識夫錄

仍良民矣賊以深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同祖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討之道由處州與深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深募為深謂溫城叛者唯一二人再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乃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自取塗粉耶將軍未息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忠從原有或捨惡不懷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死耳復復生敢不

惟命乃殺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源為業時城

開者三月民德甚深請發粟賑之雖呼之聲載於道路宣慰欲列其功聞於朝深辭之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都陽復邀深偕行戎務無鉅細悉屬焉會青田潘惟賢聚眾叛國掠龍泉焚其縣治而去深聞變馳歸時處之下邑盜賊蜂起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承制以石抹宜孫為樞密判官分院鎮之而深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虎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岩白巖賊懼遂來縉雲盜亦繼下乃賊

識夫錄

移兵次遂昌賊渠師周天覺方友元頗其精銳未進深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殄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耶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而以奇兵夾擊之別遣游兵搜其伏匿及戰賊三面受敵力不能支遂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餘人獲元果之乘馬五匹其巢穴覺窮窘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賊黨金德安緞潘惟賢兄弟以降當是時王師已定浙東諸郡矣獨處州猶堅守未下已亥帝遣俞樞密院事胡大海由閩遣援之而分兵取諸屬邑深時以假

元師統龍象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歛閉閭為拒守計而四縣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泊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果歸帝素聞其名召至南京待以休禮授中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義勇從征偽漢既平江西權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叛婺州守將被害而處城亦為所據帝命深率麾下恢復之至則城已下遂除深浙東行省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

藏大錄

事時郭郭有叛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深隨方招捕誅其首惡散遣黨與猶慮戍兵寡弱益募民丁得勝卒萬餘人給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倘計于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深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初橫益甚深收其元無良者斬之衆咸擊服江西食米浙監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解至深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遠道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陟當

水之衝所蓄錢幾盡深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行者即學耿壤謀金僅存用以貯官粟深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為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庶多為戎士所據泥艱而處深度開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繕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深以新沒入之田買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與犯東陽平章李文忠擊走之深引兵為援建議以為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

藏大錄

不旬日而成樓櫓漆柵靡不畢備帝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至則已城矣未幾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拔賊績而去帝念其立城之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徽人素驕悍葉仲賢恃其陰屢服屢叛至是乘我師在外復來寇深還提兵深入俘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通誅之盜一旦就平温州方明善攻下平陽深出徇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帥正軍水温州明善勢處與其世父國珍議納歲幣

藏大錄

詔深還師明善繼以益未竟有旨命處州易銀以入
內藏中書省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深曰此吾過也
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得銀九百以代輸深
尋入覲帝欲柄用之深以違事未輯請還乃擢王
府參軍總制如故陞辭上諭之曰侯閩浙盡平當
還卿中書矣帝嘗顧問起居汪家源深何如入漢
對曰文武才也帝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
之深感知過益日夜圖報恒謂人曰區區承詔鎮
處城皇靈覆冒章已單謹誓將罕全閩之地以入

藏大錄

周之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
未嘗妄戮一人而恩惠入人尤深故其歿也聞者莫
不流涕鄉人共立祠以祀焉

禁兌

禁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元來仰窺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太祖武事一綱三日策言取天下大計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允力辭遂賜銀幣襲衣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悉如兌言其策曰漢高祖之開基也以蕭何為丞相何進養民致賢則天下有可圖之策先武之中興也御為有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語是知取天下之際懷來民心素服遠近莫先於求賢

識夫錄

卷八

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欽惟華運中興當明之既終承曆敘之有歸明公連百萬之衆所向無敵開國金陵控制萬里金鼓一振諸郡悉平天閣下既膺上天之寵任收高先之功業所以親英雄致賢才者非明公而誰乎是以遠方慕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而況南方之人久偷異俗一旦聞明公用夏變夷孚還禮義之鄉仰慕愛悅之私又何如哉思欲進謁以據所蘊久矣然遠方卑賤之人墮在泥塗草澤之中無由自達于王公大

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千餘里又貧窶不能自至蓋

通浙東行省左丞微若穴之士求鯁直之言謹北向

再拜投所上書及武事一綱三日時乞轉達以聞

明公雖未見其面觀其文足以和其心矣特賜委仁

未錄而振發之以勸將來則天下咸謂明公數招

致賢才先自隗始而四方風動莫不歸心建國家萬

世之洪基同符湯武豈止如兩漢之功業而已哉

伏祈鈞察武事一綱曰用兵之要胸中不可無一

定之規模也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序而行

識夫錄

卷八

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明之徒雖在畎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耳韓信初見高帝盡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為大將所言無一不酌孔明則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取劉璋國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為而僥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今一定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顧

識太錄



詳陳之昔漢祚既微群雄用遂曹操挾天子令諸侯以自濟其私今之李蔡罕是也然劉氏乃中華之主承高光之餘澤民未忘漢故曹操倚之為重特以成其志耳今元以夷狄之種僭據華夏民厭腥臊思得真主一洗其習久矣而李蔡罕上不知天命之有歸下不察人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為跡雖同而實則異明公欲用夏變夷李氏變於夷者也而可乎我孫權崛起江東未有定謀操督其來降責質其子策士如張昭者高勸權從之況其下者乎惟曹肅初

見之時即廓開大謀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足江東以規天下之霸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有之然漢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是謀獨出衆人之表故孫權常比之鄧禹漢其言皆驗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自古名將莫不憂師于此陳友諒盜弒武昌今江南大勢必歸版藉張九四階據鎮抗寺處如彈丸黑子破亡可待方圓珍據台溫處如機內釜魚可延殘喘福建兵虎視眈眈特義師未臨耳建康者人以龍蟠虎踞有帝

識太錄



王之氣稱之誠東南之都會也建都于此守淮以為藩屏守江以為家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為基藉其力兵力資財進則規中原以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不失作孫權也李蔡罕敢窺吾之據城哉且江之所修其功於上流而義兵去載已見江州藩屏之勢愈固昔魏也田皖滅謀以弱吳孫權力爭而魏不能有魏又以曹宗守斯春款以謀吳吳遣賀循襲取曹宗而斯春親必款取吳必款爭者誠以上流之地喉衿之所也按皖與斯春皆在江州

足以蔽全吳矣况兩淮之地自安官歷廬和州以至廣陵皆入化內既足以遮蔽建康又足以襟帶江州而安曼已為重鎮之地足可守江以為家戶守津以為藩屏矣又况張冠傾覆可生而策則通泰高郵淮安諸郡亦得乘峰江之下流又得其全蔽自此前進固可以併李氏而取中原孫權不足為也况解在遠方竊聞李氏妻自華大敗書子明公如曹操之括孫權此言雖未知虛實敢效曹肅獻國策之大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三日一取張九四據平江為巢

江為巢穴蔓延抗紹為兩浙大梗跨涉通泰為江北
錢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順人之巢穴為先田置
說袁紹製許以制曹公李必欲先取范陽據山之
巢窟與季郭不謀而同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
蘇峻皆欲先順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
潰矣今宜先舉兵進攻平江據據誓期於必克聲
言一面欲掩取抗紹湖秀以分其兵力此李愬攻蔡
不取吳房之義也倘城堅守固難以速拔則以環城
法守之鎖城法者却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

識大錄

圖環統其城于長圖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也且
固守斯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
屬州邑務農種穀撫字居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假
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
積于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產於土也者無窮以無
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
其地之利得又則我之尺澤寸則我之才也今義師
國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載而罷或次或叛屢圍
屢解通所以長波之志益促之悔也故當固之之時

則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則運糧輓粟復為防守
之計是皆不絕其內外容其出入之故也倘內外懸
隔糧無所入食盡兵疲內更將作一舉殄滅矣平江
既下巢窟已傾抗越必歸餘郡群係此卡計也彼巢
穴遠在平江而跨江涉海遠據紹興于勢必疲義士
所以遠攻而不克者以彼運糧自三江斗門而入也
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及運糧矣一面攻杭州
則不及赴援矣夫糧絕無援必然可破所攻在蕪杭
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紹興既

識大錄

拔一臂先斷然後進兵攻杭屠亡齒寒勢必傾覆杭
城既拔則湖秀望風而畏矣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
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隨而瓦解此大計也張
寇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侵軼之虞遠攻則無擣
虛之患進可以越兩淮而規中原旁可以併福建而
制江廣折衝萬里混一天下此取張寇者正當今之
急務也二取台溫慶成等處大兵克取婺城已亥
年春方國珍即奉書納款送子為質是彼信便從矣
講結舊盟未嘗闕也雖然狼子野心豈有馴狎之性

養虎遺患必有反噬之禍庚子年春命夏傳士陳顯道招諭遲疑不允其反實不忠而懷二心可見矣辛丑年又遣使從海道詭報饒元謂國家欲舉土投降以中原路阻特委吾由水道納款誅差俟報費詔未宣於是道燕叔義為說客款說明公奉詔林義主大朝不敢啟口而運夫前日彼欲投降於我今反招我投降於彼是大不逆人情者固宜與問罪之師矣然彼上計以水為命一聞兵至挈家出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沿海寇掠備東掩西為巨害東南勦

識大錄

捕則涉鯨波招安則損國威夫上兵攻心彼自燕叔義回後已震懾弱瑯即遣人招致陳顯道款曲達緣款其復違言於國朝侯抗越既平即當納土將以款我師耳其心如此攻之之計宜乘其机不可緩也彼方仰陳顯道又畏我舉兵可既命顯道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限不從命則與師以征不服如此脇之彼必聽從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義也必以九月為限者彼畏我秋高馬肥又禾粟方登足充兵糧也宜速不宜緩者速則不暇為外之謀緩

則遲回而計生一者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膽已先寒二者自燕叔義遲悔義師之威氣已先挫三者方懸陳顯道令為調護顯道大誇兵以恐之責其反實以罪之可謂善於說辭者矣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化也宣諭之後宜易官吏更平號旌民瘼慰民心收其稅糧散其冗兵革其濫官拘其船隻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如此則台溫慶三郡不勞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以失智也竊聞有人傳至李察軍與明公之書彼又遣人至李處結好意外之

識大錄

變不可不防以勢觀之惟及早督其奉命潛收其權以消未然之變是為上計兵尚詭道不厭其容兵法謂幾事未成而外泄者敗更乞朝廷深秘此文蓋以方氏若知所言之人則家無噍類取莫大之禍尤不可以不秘也命顯道宣諭之時併乞明公賜之書曰革運中與孤命師恢復江南野向無敵戍戍軍冬舉大兵克取婺城既與台溫慶三郡接境呈下遣使投降送子為質監此誠心特謂足下真知明運之已終天命之有歸也夫何歷今四年延調歲月弗奉

前命平號尚送其舊海道運糧復奉饒元設謂不忘
舊主而然情猶可恕今載復遣人結好於季察罕其
心謂何往者詭策饒元詔書以招安孤始也足下使
降於我今也反款便孤投降于彼呈下反覆之心何
異漢之隗囂哉本款待秋高與師問罪尚念始初送
款之誠又憫鋒鏑之下玉石俱焚故特命額道宣諭
設官易制足下見仲官爵不失元盟截日九月為限
汝聽與否皆在此日若又如前延引歲月問罪之師
其得已乎葉克恭款報東門之後喜山款紓伍員之

識大錄

念無分水陸動成齟齬公孫述徐道實今如何我孤
不食言善自為謀毋蹈後患此草初也討論潤色尚
有待于當朝君子云三取福建福建舊為浙江一道
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閩風必俱宜遣辨士
說之彼必心計江浙四道三道既已歸順吾獨孤守
一道將安婦哉必然聽命此季左車下齊之策也如
或稽于送款自貽天討則進兵一路自處溫而入一
路自海道而至衝其閭隘二道並進夾攻福州勢必
泛風而靡福州既下餘郡莫不迎刃而解矣既平福

建威鋒已振乃移兵進取兩廣猶反掌耳豈非千古之
英偉哉

識大錄

劉基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英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受瀛雅之學於鄭先生即得其旨鄭語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不舉進士嘗從肆得新曆書留一日而返之悉聞記矣其人驚而歸基嘗基咲曰苦不在吾腹耶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曰子魏玄成流也英特過之進賢有節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悉以授焉基為丞

識大錄

劉基

以廉節著發摘姦伏數與強禦提小民愛若慈父而資豪多不便者嘗反政微爾素畏得其陰私前爾官以罪去喙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奉府以全之系與其長抗抗不合後勅歸再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復諭御史朱踐定臺彈再授勅歸基茲任誕不持循諸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為異雲得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避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携飲湖亭沉醉而別時無他識基者西蜀趙天

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

能當也為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蔡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貼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有亂故之無以懲後野計獨有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既陰賄基基却不受持前議蓋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賂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由基善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既奪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

識大錄

劉基

哭嘔血歎自殺門人審理沙曰先生自負若何而與匹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美顏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患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員義幹基與之相持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度運行省郎中經略使上基功而同事者石方氏儒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選總管府判基既在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

無所措足矣遂逃歸育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狀
避谷珍者多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恩少平
數萬據括蒼保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
航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歎曰生平惡
方氏張氏刺促孤胤今乃微之耶會高帝已下金
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堂人力也
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高帝而會上使以金帛來
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毋為方氏窺也遂與章
洪葉琛聞道走金陵且謂葉琛吾兩湖之言驗矣既

識大錄

劉基

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
憚陳吾能行之偽漢陳及諒頤國入寇歷金陵而軍
勢張甚上歎侯兵禦之衆惟援不決有背城借
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
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為起入內趣召基屏人語曰
先生可以言乎基曰先斬言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
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
主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賊驕矣誘之深入
而伏兵邀取之故易耳夫取威定伯在此舉也而

言納款及奔者可斬也上於是決矣誘破反諒直
寘其衆以克敵實酌基基勿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軍明韓林先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豎
牧耳奉之何為遂不拜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
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將攻反諒於江州基曰
金屋在前火星在後破之必矣上大悅遂攻皖城
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
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為性反諒果遁如基料都
督馮勝攻某城上便基授之方略基以一牋就封

識大錄

劉基

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
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晏而黑雲漸薄回與青
雲接者賊歸也衝校殲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積
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為神
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反諒之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
昌使其部將鄭仁傑請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
後持所生胡狀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
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
禮官館伴賻祭諭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

蒼守將胡大海耿再城等衛人洵其將更設之甚
迎基入一夕暫定基為移舊諸屬邑保固守以俟即
平童之兵未而基誅諸級將基治莽畢報為人言
上神武必有天下最霸方氏不為實融當且為曰橫
而方氏數處基半期以幣來時基白之上上使受
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
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應中俄驛
召運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相文忠時為帥
奮欲擊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蓋擒

藏大錄

劉基

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無見其壁壘換戰如故
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矣所
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眾基既還京入
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無生謂
士誠密通且富而弱宜先若為我策之基對曰士誠
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蕪崇之取陳
氏也誠則囊中物耳會天諒復攻圍南昌上遂率
師逆擊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俞通海
以潮有深淺舟若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賊上流

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逆平先是
一日與友諒鏖戰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
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連呼曰難星還可更舟
上悟如其言更之生未胸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而
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
破友諒英界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
新弗如也初上之援安豐也基諫勿輕出上不
聽及敗召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偽漢國南昌
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

藏大錄

劉基

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
豐之行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頻流而下直搗
建康進無野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
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存
歸也蓋太史金秩正三品基領之時偽漢既平上
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壯次第上時至基
野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也日中有黑子
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暴卒胡深伐陳友定於
建寧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五語之夢以頌

有血而土傳之故秋應之基曰頭上血庚也而得以
土得泉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為停三日因待之
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因付基故婦里吳感
守心群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疎修基密奏宜下書
罪己以回天意 上許之泉乃安大旱 上時命基
檢滯獄兩決兩隨謝時基最為 上所信嚮所言無
不聽而中書奏政張景龍相乳猶時時念故元君故
為元弱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德請及時娛樂侈大
宮闕以明得意 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識大錄

劉基

景色動心思基乃便其腹心齊翼嚴同基陰事款以
中基而最先坐事殊司天臺災翼嚴飛章告基專擅
願所詳皆取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者 上怒面
詰翼嚴等悉浮其受最指狀縶于市 上即位擢御
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改階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與
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當加
于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全肯田僅以五升為額曰
今卿里世世子孫頌劉伯溫也時左丞相善長貴盛
基獨每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

見疑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為 上言李善長且能輯
和諸將 上曰是數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且汝忠
力足任此基叩首曰為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
得小者寧無為室憂 上乃解一日 上欲相中書
左丞楊憲以問基 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大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不以己與
乃可憲寧能無己也問右丞江廣洋何如曰此編茂
殆甚于憲恭政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獷憤轅破犁矣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

識大錄

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 陛下思天下何
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日前諸人臣未見其
可也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懷惟庸以大逆皆不
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
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
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
中書省都事李彬出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且素
驕之大意恨恨 上歸而訴基盛憂方祈雨慘人於
壇壇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

而祖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上再幸鳳陽不能
無書繡意款建為中都而銳欲出塞威王保基漸
行謂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不可輕也其
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勲茂台赴京
師命燕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欽
進基爵基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
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誠乃封
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獲軍誠意伯勲
級贈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天明

識大錄

年獲子告婦里有密旨令察其卿有判病於民社者
潛入奏基既婦指上章問起居換賀平蜀頌上優
優答之又嘗為手書問以天象基條答言霜雪之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基又嘗為
上陳既閱事蓋既括之間有隙地曰浹洋其南抵閩
界曰三魁為離盜藪方氏所繇亂基奏於其地立巡
衛司以控扼之其奸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
叛而大蒙陰持其寘基使子璉上書奏之併請治郡
縣豪清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衛

基舊語會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劾基以浹
洋地有王氣款購為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震其
人致激變疏奏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
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辯惟引
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婦惟庸代廣洋為右丞相
尋進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蒼生何
遂悅不樂以至屬疾惟庸視上之念基急乃陽
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其藥再覺有物
積胞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浹

識大錄

副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獲婦青田
亡何竟卒年六十五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
十四卷寓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基且卒以生平
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朕聞亞上之母令後人
習也既而遣御史至基家取諸書璉遵父命歲石室
御史至悉取授之從御史赴闕述父遺命上喜歡
官之以未於制辭又為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省
刑刑天永命用寬猛宜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
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

璩曰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上則
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先是上嘗與基論用兵謂基
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
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成敗有精兵不如
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視妙筭
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雖是知
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 陛下常不拘古
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
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聞關奇正項

識大錄

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
古法耶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
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獲也基為人剛毅有
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則義形於色 上祭基
誠任以心膺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有緩急
勇氣奮發揣摩事計多中策盡立就外人莫測 上
威嚴惟基抗言不顧廷臣或有過失得諍者基當密
為營謀得免其於天文尤懸斷不與基家居飲酒奕
棋未嘗言功和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謂

人怕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恩禮後
亦漸薄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惟
庸等果後思基言召其子璩拜考功監丞遷江西石
叅政卒二十三年召璩子薦後封誠意伯歲祿五
百石子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初而璩弟仲璟奏基
遺疏拜開門使遺谷王府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
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罷法子樞孫曇
曾孫祿至景泰中恩基功授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
卒孫璩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中追贈

識大錄

基太師諡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
子世襲嗣
逸史曰劉琨曰或以我誠意比漢子房其神謀秘計
真氣勇發人莫能測其機實無遠遜而出處大節又
謂其懸絕殊甚雖然古稱豪傑如龍如蛇誠意初仕
元時 高皇帝備末起行間況生元仕元於事理亦
不大背乃三仕三已卒不得志及應 太祖之聘一
語便相投契則進退之際卓有巨識存焉更奚足問
乎至於任事忠謹不希苟合一意向上始終不渝尤

為若功所難但既着觀象玩占郁離子明於天人之
故能識帝王之廢興不能辨惟庸之譏害卒致服毒
不終則嫉惡太嚴分別過甚誠意亦自知之矣

識大錄

章溢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始生時其音如鐘父母疑
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毅然莊重不習鄉井輕侮
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府類所慢苦溢念曰彼徒謂
我弱爾吾不自勵豈為男子耶乃往授事縣官即有
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送鄉人王叔曰
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
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
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溢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

識大錄

章溢

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
感至正壬辰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溢與從子存仁
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有一
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兄切無所知我顧代
之賊聞溢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溢大喜賊帥數問
計溢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賊族
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背曰不降者且死溢曰
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怒
曰汝誠不畏死耶溢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忍

如害溢夜始守者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
擊之廣州府判官以兵至歛盡株平民誣誤者將軍
石抹宜孫實總兵攻溢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
乎曰不知也溢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逞盜賊
得一捕吏治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
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宜孫曰善微先生言幾散事
矣即檄列官毋擅殺宜孫服溢器識番幕下與議軍
事其平慶元浦城招溪群盜溢有力焉上其功江浙
行省丞相康里承制授溢龍泉主簿辭不受海寇起

識大錄

黃嚴掠沿海郡縣行省命宜孫守台城寧海民亦起
為變圍台城甚急宜孫飛檄石抹為援溢才退居田
里得檄即奮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
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趙勇少年數百人晝
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
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谷不糶溢言于宜孫宜孫因
屬溢行縣賑之溢至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饑夫其
尤困者俾得作糜食之比還龍泉龍泉亦歲饑大家
有粟高其值且不發溢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

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為多青田盜起龍泉監縣實忽
丁貪虐無狀民因導賊攻縣治實忽丁棄印走溢與
其師王剛叔召豪傑拒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
給銀幣為賞實忽丁恨棄職獲罪而愧溢有功乃謀
害溢、方贊元帥黑的兒聞府屬城未敢發會帥府
問實忽丁罪遂結李溪惡少詐命首害剛叔于家府
帥檄兵襲擊之實忽丁遁去於是慶州七縣盜皆盡
起行省移宜孫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慶州溢謂宜
孫曰松陽小醜不速早將養成大患耶宜孫曰惟君

識大錄

處之道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
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除為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
葉瑛攻鄭冠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溢及樞密院
都事胡澂合討之溢與澂統軍至浮雲賊眾來逆戰
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
直搗其巢穴賊望見溢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
職北海雲即降矣海雲謂葉瑛所部海軍也溢曰吾
不知他時捕及者爾賊為內外二若溢麾兵踰外若
主驛或疑驛於西若聞非利溢曰非爾輩所知我既

渝外皆則內皆疑其已降而外皆亦討其疑已二皆
相疑破賊必矣辟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溢摩
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皆數重下令急攻遂
克之執鄭真諸法外皆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
校尋又改除處州判官皆不受治書御史張木烈思
分臺于安長鎗軍叛迫其城遣從事徵所於溢溢勒
所部軍執道長鎗軍聞溢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
朝除武德將軍兼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武疑
為要名溢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

藏大錄

吾獨取功名弗思為也青田賊吳英掠金華永康東
陽諸縣聚眾招徠溢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溢及胡
深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威將其黨出降遂昌凶石
戶閉賴土豪周天覺南聚眾殺之深率兵往討天覺負
固不服久之始請降溢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遂弗
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漢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
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深歎盡坑之溢執不
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喪亂日溢遂乃結廬
山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

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溢避地入閩太祖
聞其名遣使以束帛徵之溢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
基龍水葉環金華宋濂同赴建業入見上問曰我
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々何時定乎對曰天
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
卿等其留輔予矣七何懼僉營曰司事巡行江東兩
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
溢有疾久弗痊上時遣使存問甫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甚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

藏大錄

溢詢於中書都事頃曰章溢曰未康強否對曰溢
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過之厚不敢以言鬱
成疾耳上即命溢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李
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溢為其
司余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深入朝而為存厚娶
淑女賜賚優渥且保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
漢出師溫州漢詔溢還守雷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
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深而還其部
王師平荆楚後湖廣提刑按察司調溢余司事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溢既至親刺聚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四回帖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溢康得狀坐以法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璠亦以事被逮鮮或連溢溢憂悵不知所為上遣太史令劉基喻之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深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溢為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

識大錄

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溢諱曰目前任浙東無異同列皆獲罪而目獨蒙寬宥有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且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由寨或已叛溢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深敗與福建泰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溢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焉也勢相阻絡別命元帥和興李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

聞不敢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蒲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溢即廢城坐鎮之溢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部命比不德柔果為友定所升溢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温州若洋周遂卿恃山陰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鄰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連溢命存道合平瑞安擒斬之中書命廢

識大錄

州連海舟并食溪船十戶為水軍既有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校繫而事擾溢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溢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深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恭政朱亮祖繼兵取温州調世明軍以從温州平溢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

面詣都督平 上遣使召之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
道守廣州既入見褒嘉甚主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
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
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語將何如溢對
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
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威信
若令文忠帥師還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
文忠出師如溢策廣州之狼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
奇後以軍興加征至十倍民不堪命溢言之丞相臣

識大錄

相入奏 上曰吾勞瘁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
雲朱君達承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
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溢曰何物小
醜叛而後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教之浙江行省承詔
作大舟入海檄諭巨村撤廣州與諸府同溢曰廣藝
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
勝此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
位有事於太廟溢與執事畢越翌日召溢及劉基入
見 上御奉天殿群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

史中丞溢雖不允尋養 太子贊善大夫道務存大
體不屑於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之儀表
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
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遂坐外朝怒
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溢奏曰風雨已連
朝無足怪者經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以
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愛重溢
甚嘗語溢及劉基曰二先生年同耄老感霜露致疾
善自衛揖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溢李

識大錄

文忠入閩 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
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畢歸農今溪洞
之是與信之 上不憚而罷溢繼論奏曰兵已入閩
若得還州里昔嘗叛送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
而恩威著矣 上善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
為朕一行無能重茲事者溢受 詔遂行比至廣州
母已歿溢馳還合獲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善
長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道泗汭
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存道部領由永嘉

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
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上
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父師師北上尚勉
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廣州衛指揮
副使戊戌於上黨尋移平陽溢自喪母悲感過度居常
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嘗北宅親負土石而感疾益
深予士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去
厝祖宗土墓幸粗豐飭歲時薦饗幸有餘常吾庶幾

識大錄

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歎耳臨終親友來
候曰當收歛此心無有所執滯溢曰吾久已知之遂
卒于龍洲私第年五十有六時洪武二年五月也訃
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即其家祭之

樂韶鳳

樂韶鳳字舜儀滁州全椒人元末兵起有經世之志
乙未謁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遂扈從渡江恭軍
事洪武庚戌授起居簿明年遷給事中尋陞兵部侍郎
即癸丑進尚書未幾改侍講學士與承旨唐同定祀
孔子樂章及編集大朝日曆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
可為式者頒行天下明年奉命撰神降祥神祝惠并
酬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鑒樂其辭皆
存規諫乙卯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

識大錄

樂韶鳳

韶鳳與翰林諸臣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
正韻漢命改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韶鳳奏漢祖諸
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後漢都洛陽以閼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牲致祀
每西幸即親詣洛陽諸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次上
陵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
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
進食又薦新於諸陵高祖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
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臘清明社等節

俱上食顛慶五年太常博士彭瑛直上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惟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等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勅獻昭乾定壽共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諸陵欽准我朝祭祀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著官行禮如節典朔望伏

識大錄

臘社同日則用節禮上從之詔定登壇脫烏禮詔鳳臺古者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履賤者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則脫於階下長者在室則著履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漢朝祭則脫履惟蕭何初履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烏下壇入廟脫烏升殿梁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脫履唐禮志正旦冬至群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烏解劍升御升御坐前跪賀降至西階解劍納烏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同

宋開寶通禮太廟素饌饋食并神袿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烏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劍脫烏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詳朝儀太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劍脫烏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劍納烏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蒲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烏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讚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烏於外以次入壇執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跪就位祭畢降壇納

識大錄

烏議上命若為釐制未幾以病免丙子起國子司業己未陞祭酒詔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劄禮部鳳考據精詳屢蒙褒答上賜諭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為國學為歷代以之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為不重故哲王必選名儒以薰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承是師範開揚傳道使切者記壯者解世息寸陰不但稱汝成任甚有補於朕政汝往欽哉庚申雷震奉天殿詔為引病致仕以壽終于家

唐同

唐同初名書字同文後以字行徽州婺源人也高祖
青以武弁起家歷官殿前統制其後脫尺籍與編氓
伍曰安知吾子孫不有以文學興者乎同文年十二
有俊聲授易於其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當
世碩儒以經術名世而同文天資敏朗識趣卓絕能
盡造其間與元學士虞集見而奇之文之以姪至正
中舉茂才異等除彬州學正遭亂流寓黃州陳友諒
辟為翰林學士承旨甲辰王師下武昌遂來歸上

識大錄

唐同

厚待之暇則與之講論經史同文占對不窮上益
禮重焉及還京師除博士屬中書省已而其功臣曹
子於內府命同文教之更其官為國子博士其僚友
治一經者猶不能盡通而司文淹貫群籍隨叩而鳴
每諸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閑爽淫猥
潘發為文振筆立就水滸山峙可喜可愕時侍上
遊宴應制有作上未嘗不稱善也歷遷考功郎中
起居注翰林侍制而卒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
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同文曰三皇五帝之書

識大錄

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
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縣見武帝雄才大
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
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反復研究如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丁未上
諭同文同文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
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
下也予近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
書無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洪武紀元轉直學士

賜名同後以同文為字明年晉侍讀學士上與侍
臣論待大臣之禮御史中丞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
盤水加劍詰寢室自裁未嘗劓辱之存待大臣之禮
也同時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一日侍上論文上曰古人為文章或
以明德或以適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
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駭
刻為文而誠意溢出生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

近世之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難
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
翰林為文但取通達世務無事浮藻辛亥夏吏
部尚書陳修年上念冢宰任重而群臣無踰同者
遂命代之諭曰吏部者鑑衡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
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
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
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公平以
辨別賢否毋徒庸碌充位而已同奉命惟謹東

識大錄

銓清漢而雅有藻鑑甄別人才各稱其職朝野服之
上愈益恭馬癸丑夏加翰林學士承旨九月同上言
自陛下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
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
上從其請命同典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宋紹周
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右趙璜徐一
夔孫作徐尊生同纂修明年五月書成自上起兵
臨濠至洪武六年冬十二月凡征伐大計禮樂沿革
刑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

百卷上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同興瀛海
復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
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至
制密吏釐為五卷總由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
寶訓嗣是而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
上復諭同曰大抵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
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其玉
帛將譯部給獻官行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上
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

識大錄

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命祭祀罷上香上憐周
先特賜致仕勅曰朕起布衣授三尺劍起率六神以
拯民艱延群英以圖至治凡二紀於茲矣最濂親征
武昌下城之日爾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任
以國子博士起居注翰林學士皆舉其職及長吏部
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
還猶輪械效謀訖無少怠可謂賢也已朕不忍卿以
衰老之年服超走之勞特命爾以翰林學士承旨致
仕命下板惜其去留為學士承旨未幾遭疾卒同贊

實和厚而操行耿介故始終為上所眷注如此其詩文所存有海天集天衢吟嘯集若干卷子徽舉才能授監察御史歷官吏部尚書父子世為冢宰亦薦紳盛事也從孫希元善楷書兼政廣顏柳半拾洪武初除中書舍人徽後坐藍黨死傳見酷吏

逸史劉振曰同文父子繼為太宰一時榮之然同文以德居身外不露赫使權勢常在朝廷故寵眷不衰而聲譽永茂雖以才立名張弛之地不知所以避避歟天下機要全握於已卒致全聞不終身首吳

識大錄

處才德之不相及也如此然則才不足觀乎曰非也亦去其驕吝而無不美矣

劉三吾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州人伯兄琳孫為元寧國路推官治獄無冤長擔賊船寧國州孫死馬仲兄孫孫為常寧州學正攝其州事武岡洞獠寇常寧常寧陷亦死之三吾故起家為元靜江教授副提舉洪武十八年以茹常薦徵為春坊左贊善時三吾年已近邁風度儼然應對詳敏太祖大悅與朱善宋納屢承顧問御製大誥及御註洪範書成皆使序之上奉天儀神甚謹不福頑洋惟惕咎災爰命儒臣蒐

識大錄

劉三吾

輯古今天人物理妖孽之著見者以自省曰存心錄又輯漢唐宋而後災異應臣下者鑒於有位曰省躬錄皆三吾成之久之坐授世子結怠慢降國李博士未幾漢之以為翰林學士總文太子亮上有意立燕王三吾泣諫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泰晉二王於何地乃止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嘗坐罪誅三吾乞免官許之未幾又復之上讀書分命義和之章謂蔡氏傳以日月五星為左旋與天象不合當以朱子詩註十月之交為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

陽下民為天道相協厥居為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
非天所以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天他註說與番陽鄧
孝友所論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若故編修張美
和故博士錢宰等定正之命三吾繼其事 上命諸
儒朝泰列侍衛之前宴享則賜坐殿中而謂之曰朕
恒見洪武初登壁間有黑氣今春始消文運興矣賜
繪綺衣被甚厚漢賜御製詩命和之時 上作十酒
樓都城外有酒仙樓以宴百官 上時賜諸儒鈔宴
馬皆獻詩謝 上大悅曰老而思歸者先遣之皆頃

識大錄

首顧留書成賜名書傳會遠行天下 上天命修孟
子節文若神界冠誓不聽易位等語並加剗除以明
君臣之義既成賜三吾朝鮮玳瑁貢筆諸儒亦賜宴
及砂予傳還更命與廷臣舉天下道里為船驛教編
書曰累字通衢已漢編類禮制頒中外而命之曰朕
即位以來累屬儒臣應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巨庶
冠婚喪祭之儀服舍服用之制各有等差若為條格
以明上下而奸臣胡惟庸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
鳳文通者藍玉宋慢獲膝皆飾金龍蟠金爵為飲器

家奴數百為坊第房悉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顧常
亦造金酒瓶飾以金玉寶石僭亂如此朕身亡家不
何怪哉爾重加考定編類成書使官民運行之三吾
為書列目十有三自冠服房屋以至奏啟署押皆有
体式既成賜名禮制集要賞賚優渥 上獻中外表
獎繁設且多觸忌諱至論死贊善王俊華者有文名
命三吾與撰成文頒天下遇慶賀謝恩第如文錄進
云王朴者陝西人以直諫為御史數與 上爭 上
怒命斬之遣呂還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臣為

識大錄

御史因責臣言何輒辱至此且謂臣有罪安用生之
若其無罪安得辱之 上因敕朴聞朴言還命斬焉
朴反接之市遇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
皇帝被無罪御史朴也三十年會試天下士命三吾
典天府紀善白信稻主試既放榜中頗盡南士還首
者陳知北士聞然 上怒命翰林臣重閱北士故少
文所閱文復劣會南言翰林閣臣是受三吾信指為
上蓋怒命批試官并部皆下獄曰是皆藍胡餘黨刑
部榜訊之刑部言三吾信稻藍黨餘皆胡黨并聞人

習星野當軒借謂其友曰今歲文星見閣分榜首當
在閣上故禁私習天文者及是人競傳鄉語上
命試官及鄉皆變通誅死獨三吾獨成乃用六月朔
日復試以武城人韓忠為首世稱南北榜又曰春
夏榜云建文中召選命製大明一統賦賦曰繫我
聖祖剛健中正寬大英明神壽允定運量至誠配以
聖后端一靜貞德符文母道合大任儲君有象賢之
範群胤皆屏翰之英觀其得國選於漢唐行師正於
湯武申明五常民用歸極一洗胡俗世皆還古訂先

識大錄

王之禮樂漢中國之瑞甫建官而革宰相之尊列爵
而罷子男之數去神祇之封爵改先師之望士登先
王以御名待亡國若賓旅統韻書之偏音開諱名之
二端紀年號以不改除封禪而靡壇無藏名尊號之
稱頌絕離宮別館之遊觀服制定而兵制嚴家法正
而國法安德政不陳於大臣公侯不封於文職親軍
不隸於五府藩王不伍於百辟憲澤不隸於豈山諫
言不墜於直入威重典於彖強隋師道於燕威突文
休於靡萎排佛法之司惑斥神仙典祥瑞禁符讖若

正現他如聖政森於茂述祖訓立其大綱日曆纂玉
堂之披寶訓函金匱之藏托謁辭以資世業大誥為
民常文字貯疇而柱老律令酌漢以斟唐論語解厥
蘊與書傳正夫并優禮制頒在司府集禮詔及夷疆
孝慈改服考仁義盡昭鑑諭儲子怡慮長相繼著賢
奸之傳萌賢列上下之章實翰天維雄文風決誠典
謨相與表裡怡雅頌并其鏗鏘此益大端餘固難詳
三吾所賦足櫟括太祖治政之大云永樂初以衡
暴卒三吾性資警絕文藻天縱為人慷慨坦夷不設

識大錄

城府自號曰坦坦第至於大節則屹然不可奪恭預
密勿直言無隱敢沃之功為多上嘗命宋濂贊其
像曰白髮蒼顏雄才偉學景星慶雲冰壺玉壺其文
燦然有落大之文章其德巍然峙峭崖之磊落高立
盤山拜恩滿寶步武九重飛騰八表瞻偉像之儼然
遡清風其浩渺此縉紳之耆英乃翰林之大老也其
見重於上如此所著有表忠發微諸書及知非海
鶴坦坦齋三集

翟善

翟善字敬夫揚州泰興人洪武中由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主事轉驗封員外郎癸酉尚書詹徽及侍郎傳及文伏誅命善署部事敏於其職上嘉之特晉吏部侍郎仍掌尚書事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或法恐後之難官者周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儒臣徵唐六典之制自立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為書名曰諸司職掌頒賜中外百官甲戌善奏桂

職大錄

各衙門吏三年後滿於本衙門見缺令吏書吏內陞用再後三年檢由赴京如有餘吏送赴吏部不許一縣縣陞於州州陞於府府陞於布政司寺衙門及王府長吏司記故不給由者治罪其各處市林承差奏准以能幹人員遞取三年考滿後日無私過於難取內序用有私過者則充吏乙亥春實授吏部尚書上諭群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闊他臣其能侔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允合上心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歟命工部為善營第善謝曰江鄉地遠宗

親且衆誠不惡奪人以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上語群臣曰有官居爵爵無他起修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戌籍上欲免之善為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明年秋坐法免以壽終於家

職大錄

義義

義義字宜之重慶巴人也幼岐嶷端重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哲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誨其師曰是兒將來遠達非吾所及當成就之洪武十八年舉進士擢中書舍人每進奏事率稱旨太祖罷之數見獎賚初名瑑一日奏事畢上問汝養叔之後乎親洒宸翰書義字賜之以易其名尋丁母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歸蓋時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待命終九載朝少左右

識大錄

卷八

凡機密文字必以付之義小心敬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太宗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進尚書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議之義從容為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上以為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其不忘建文者頻上奏明帝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以不公者上皆作之永樂二年冊仁宗為皇太子命義為居事時師傅皆以熟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居事其元僚也上歎有論皇太子率論居事往還意義亦安

識大錄

由周忠皇太子允愛重之所言靡不嘉納滿三載陞資政大夫七年車駕巡守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政聞處分義詣習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勦聲色而事賴以濟一日奏請選官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遠近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君子小人不可不察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為實裨益國

家之負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瑣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有詔起復義詣北京謝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義巡撫直隸應天府府州間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義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紀吏人將不勝特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兵民利弊當建筆者具奏行之仁宗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義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象笏及

玉帶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傳之臣銀章各一
其文曰繩愆糾繆義首被賜上諭之曰朕有過舉
卿即具疏用此封識以進蓋望義等匡直也繼賜語
授宋祿大夫命翰林呈語詞上取筆增二語曰勿
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迷達而戒怠且諭學士楊
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又念義
侍從監國舊勞特製塞忠貞印賜之而賜勅有以善
錫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節之褒時修太
宗實錄命義監修宣宗嗣位一切政議屬義教人

識大錄

如仁孝之初繼奉命監修仁宗實錄書成賜曰
金文綺駘馬危從征漢庶人還寵賚尤厚漢從征還
既還以義早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命報部事恭贊
大政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褒德也賜新策於
文明門內寵錫將如吏部言義歷少師九載降勅褒
諭仍賜宴禮却是歲生旦賜鈔萬緡廐馬一匹英
宗嗣位賜白金文綺是夕齊省於公得疾上遣太
監范弘偕醫視之賜鈔萬緡明日越四日疾革弘還
至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審祐不能

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馬之誠所望於聖明者推
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既而氣絕年七十三
上聞之悼惜良久贈太師諡忠定官其子英為尚寶
司丞義為人深沈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
君以誠處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
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歸忠正歷事五朝凡五十
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
責而能謙富而能約上聞所言未嘗不以語人在
吏部三十三載尤慎擇郎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天

識大錄

下除受其賜而弗知也子英字伯榮性淳謹仁孝有
父風義久典銓衡寵冠群臣名震天下而英常侍側
親賢友仁旬旬然如寒家子畧無倨傲之態衣服飲
食悉從儉約居恒以澤人濟物存心與夏璠楊導並
負特望諸公等莫得比焉正統初除尚寶歷太常
少卿致仕卒年七十四英為人和厚明敏持身端恪
老而不衰雅好讀書凡經籍子史及九流百氏靡不
力購問居輒吟詠自適所著有草事集寓懷稿子霖
需俱以蔭補中書舍人

夏原吉 子璉 孫崇文

夏原吉字維禔湘鄉縣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故以命名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原吉往觀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洪武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訓諸生諸生皆誦呼以傲獨原吉端坐儼然事竣當署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也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剴即中者忌原吉會

藏大錄

夏原吉

勅諸司忌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竟冠劍謝得已剴即中因奏果有教尚書者意中原吉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笑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笑生微剴即中又奏原吉身尚書樞密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閣原吉能任尚書汝顧歟原吉耶剴即中與書笑生皆棄市三載秩滿吏部引陞見原吉面陳母老請歸者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上待允之人以為殊典是時原吉官僅部屬已為

上心所眷注如此建文君即位逾月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新州時難後有

執以獻上曰原吉奉公守法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

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凡奏賦役制悉為詳定永樂元年吳淞大水命原吉治之又

遣食都御史俞吉瑞以水利集眾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秦政宋性佐原吉原吉言浙西諸

郡蘊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

藏大錄

太湖綿亘五百里納嘉湖杭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潞水諸湖入三泖頃浦港連塞漚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淤泥淤積故疏浚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指疏通多有淤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各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壅障葭蘆叢生已成平陸故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泥沙淤泥浮延動澁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委定劉家

港即古夢江往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
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
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茅港直注於江松
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者有
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
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兩貢三江入海之跡後既
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
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後夫凡十餘萬原言布衣
徒步日夜經營盛暑揮蓋去田畝赤體暴日中吾何

藏大錄

忠誠貌奏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
永興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
事下原言歎曰民疲極矣採死不暇況重役乎起奏
曰車庫則使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於國上從
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之廣孝曰夏
某古之遼東也三年召還掌部事論之曰向以部事
付部新以刑江農務付卿庶內外協濟今卻新死矣
爾其養之固請裁冗食平賦使均出入勿使富家種
殖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貨易某色悅使然

之弊清倉場廣屯種胥士定規凡倉庾府庫戶口田
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時一閱之一日上問
天下糧數即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欺上
益親任之又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今在京文武官俸
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
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
分鈔每鈔二錢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史旗軍並
全支米時承運文廢弛之後增難之師方急無有蓄
積一時賞賜功臣賞給軍士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

藏大錄

諸有司而又召集天下儒士數百人於館閣編集大
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後遣內官造臣
繼航海以通而南夷諸酋後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
以萬萬計皆仰給戶部原言經營緩急未嘗缺乏及
建北都樸木運餉者皆令巡視給以錦衣官鞍四十
人律治忠事者原言比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虔乃
事吾將出也蓋恐記者衆也人人咸悅而事集六年
秋八月召還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
察院事宅寓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有二樞樞員吏

官糧 上款新之原言曰罪自有律若真盜何以誅
之乃止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
八年 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君玄齡視卿時京邑諸司革創原言每旦
入朝獨近奉前參決機務朝退即官御史環諸事公
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政東宮京師肅然
駕還召見便殿輪群臣曰夏原吉輔導 皇孫今之
周公也原吉奏曰 陛下之教 皇太孫遵行之臣
何力之有庖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令侍 太孫

識大錄

周行御落原言因取鑒恭進 太孫曰願陛下味此
知民艱苦會有犯彈者 太孫歎罪之原言具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也九年考滿審便殿
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教觀古名臣此其
選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月侍 太孫居上
嘗後自北還南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
美惡兵民晏然時貴州初定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
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繁
州縣亦各隨地方分隸設貴州布政司於貴州總之

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恭用土官十四年
侍 皇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
成命召 皇太子皇太孫於南京 上既久不見
皇太子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能具未命使人夏
原吉進曰請令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
久不蒙召一日忽有命恐過致致他虞 上歎服
之仁肅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歎自裁問誰
御命左右對曰原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為我調
養當且見之及見原吉稱道上旨 仁宗乃安即與

識大錄

就道原言先承奏 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
此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
手書付原言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
失以備顧問及至 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 陛下
慈法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 上善之十九年
王殿災其言愛民所以敬天請蠲通員及冒糧採辦
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者
縣言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誅儀曰
吾與太西密議數月言違都便言官逐劾諸大臣

上疏言官大臣平門難還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
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
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俱員大臣不能
悔贊大議臣等當萬死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
官大臣或尤原吉盡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
吾輩遇事久言雖失寔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
不小衆始歎服時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每
召原吉語輒移時左右莫得問退則恂恂居無預者
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賚於一時有限陞

藏大錄

賈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
吉以爲不可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義萬
衆一屈下必有甚焉者上乃不出法王見便殿命
原吉拜對曰王臣雖微如手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
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上咲曰卿欲
勉轉愈耶通侍却楊勉之拜繼繼進矣山東俘妖人
唐賽兒等三千餘人至乃入奏曰諸所俘供平人悉
原之衆遙遙呼云生我原吉以曰朝廷之恩我何與
焉谷底人逆謀既斬上疑長沙有逆謀者原吉曰

我愛國厚恩不可不死諄約尚書方賓同謀曰公但
來吾自言之之叩頭言頗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
喪八九況今災青幕作內外俱瘠軍糧少安遠涉風
沙誠未便上慰乃命整邊儲於口北家懼自縊遂
并籍原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啟殿理儲錦
衣從之原吉曰姑誅事此不然恐有後道死吾安之
不以累汝及至上問征虜得失其對如初歷言自
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于內官監皇太子孫累請赦
之上命中使視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

藏大錄

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霜雨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
意稍釋仍繫之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
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
吉愛我上卦至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曰楊崇
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曰卿可
出視事矣原吉曰先帝罪人未問遠詔何敢即出
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
于邊遠宜幸南京少蘇民困漢以詔休事宜訪之乃
許雖饒寬賈者賦後羅西洋費和雲南交趾未辦金

銀課程 太子即位復原言戶部尚書魏冠帶衣服
被褥棉帳咸備原言臣在禁裏母不克成服又未
殯乞賜歸葬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
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原言退上十
餘疏皆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太保兼太子
少傅尚書如故支三棒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 上
遣使以鈔幣賜緣還將士原言等曰朝廷待守邊者
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後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
撫三軍皆如朕續使使溫言人猶感願況今實受恩

藏大錄

敢昧死報但願 陛下嘗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
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況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
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逮卿等冀輔古人有
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
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授原言和之又召
至案前賜純慰辭銀印一論曰聞皇考哀天時嘆
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以此封進奏朕不憚改手勒
款除磨剝輒背違坐妖言誹謗之刑原言與二三大
臣密議以聞 上從之賜田五頃建寧府京李時勉

廷諍過激 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言曰時勉
小臣良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矣
忠微以風強得辭成祖 上以其言嘗不遜首數誅
之原言曰忠微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
索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微官每朝
罷必呼原言等二三大臣近御秉或隨至便殿面議
機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
或以問原言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
部是其可否而後不上我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權

藏大錄

也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原
言等會群臣議革其弊原言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
重朝廷欲散通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過蓋緣朝
廷散出太多宜為法鈔之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雖不
諸子持市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如其課程課鈔入
官官取其各款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
間得鈔少自然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後鈔
法通即復舊額世為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亦暫
行禁止遂命原言及吏部尚書塞美等定各處中鹽

識大錄

倒各減舊十回於是原言等奏洛州監每引鈔三百
 實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實福建廣東每引百實輸
 鈔并問新舊免錢不拘資次上然其言命速行之
 太子去勸諫上前昭皇后命原言亟迎太子
 太子將至群臣郊迎后留原言佐襄王居守太
 子既即位時時密語原言或初小怙付原言原言亦
 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唐人反指原言微故祖為
 奸臣首上召諸大臣議原言免冠頓首曰臣罪當
 死上四微借御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崇
 首勸親征上難之原言對曰往事可鑒臣所見違
 將語臣兵事難注在這如此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
 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崇言是言上意
 遂決師臨城唐人猶令人繞城罵原言然車馬猝至
 出其不意城中震駭潰散遂擒唐人歸大獲恩賞賜
 閹者三換朝服原言固辭曰舊制非熟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非熟而何十月交趾諸降逆議執其詐
 也更欲與兵討之原言曰兵疲矣師如癰伏於身未
 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制俟血氣調和自

識大錄

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
 許以復國自新楊士奇楊榮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
 下賴之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魯曰
 後天下樂命侍遊西苑林人問曰龍衣而舞者非至
 尊乎上曰顧原言下馬謝前不能檢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諫賜之鈔秋復侍遊西苑上指草舍
 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原言曰
 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從巡邊上取原言
 素懷案之嘆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
 行將士尚多餒者遂命取上供賜原言將士俱加犒
 還京上念原言老勸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且賜
 珎瑛筆格研明平糶呂郭資代原言是冬從閩武郊
 外至克先山止怒諸將之不度也命就其衣原言
 上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
 臣上起大帳內又隨之上下曰卿且休矣原言曰
 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于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
 為卿得之原言生日上特為臣用為詩贈之五年
 暮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

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
北而卒年六十有五先二日有星墜于庭而南隅光
燭此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賜營葬
諭祭贈太師諡忠靖其家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
將校咸往祭弔衛卒京又亦為流涕原言天性寬平
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
為掩覆嘗曰人才難得一如獲責則自阻矣其畫財
賦供餉贍給而民不騷擾惻惻無疆不務悅人人無
識不識皆謂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原言為未好

識大錄

震為子求官 上問原言原言稱震有守城功陳璘
靖難初嘗教殺原言原言為璘才總漕運固悅為長
史或薦為郎守原言言郎守不足展其才悅傳陸侍
郎也撫和採訪于閩揚文敏榮緇為諸生原言一見
器之贈之詩有無使祥麟後馬牛之句當是時震憂
齊名塞公簡重苦謀夏公弘裕善斷諸難後外無憂
省內恭館閣吁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
治有古大臣之風為公監修 太祖成祖仁宗三朝
實錄 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

初李景隆監修再原言監修解學士袁永樂初修者
元平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言再修者十六平
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實訓十五卷嘗有從史
汙野服金織賜衣懼致逃原言曰汙可浣何懼為史
環野實視石匣不敢見原言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
未嘗惜此慙運之在却吏擇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
墨野汙即肉袒以供原言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咎不謹致汙 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推量
推原言第一或問量可舉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

識大錄

長原言

怒始惡於色中惡於心大則無可惡矣又曰處有事
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歛下而立者再夫人問之
原言曰吾通野批者終歲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
決矣是以休沐而不思遠也原言與同列飲於他所
夜歸值雪遇禁門有款不下馬者原言曰君子不以
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子瑄字樞樞以父任除南賓
司丞積階至太常寺少卿蒙省敗發善屬文教言兵
事未究其施孫崇文字廷章舉進士為南吏部主事

歷官左通政亦數官事每傳家庭備聞 祖宗典故
忠誠溫恭聞切時務 天子察其忠懇 詔府司議
多行之間有強直語亦不以為忤然秉鈞者或嫌其
直遂致淪落清暑弗殊柄用無以恢復所蓄焉
遷史臣劉振曰昔人論大臣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
四者並言謂非無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忠愍掌
國計通內難周定之餘事多紛紜使用無乏絕民享
和平而不拜法王以死諍正壯征再修三朝實錄又
不以懷視汚文辱更非優于才能德量明于氣節學

藏大錄

美原言

術其能然乎故當時稱蓋大臣之職者莫不 忠愍
為第一大學論平天下帶重臣財用人若 列聖之
用忠靖始為衆之也子君孫皆以忠直居官遇事結
慷慨盡言不避忌諱可謂不愧世臣矣

黃福

黃福字如錫山東昌邑人洪武中以鄉貢卒業太學
除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稍遷龍江衛經歷上書
論大計 太祖奇之 建文即位起拜上卻侍郎頌
見信用即請難浚李景隆指為奸黨福屬聲言臣罪
國應成但目為奸黨則臣心未服 太宗不問復其
官尋轉左侍郎逾月進南書永樂乙酉都御史陳瑛
劾福不恤工臣特榮建北京改布政司為行部改黃
為行部尚書累年民困賴以蘇息丙戌征交趾福治

藏大錄

黃福

軍需調度有方兵民不困交趾既平命福以尚書兼
掌布按二司事福視民如子勞未嘗辭躬勤不倦又
戒郡邑吏胥意撫字曰斯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
畫并宜寬簡中朝士遠隔重省咸見溫恤問疾用資
禮賢雪罪兵民感悅死靈收附中官馬騏驎驛驛產
誣福有異志 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
仁宗即位召還曰卿老成人久勞于外朕亟欲見卿
主宗世兄命兼詹事輔 奉宮攝在交趾十有九年
遠人懷服及還民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自浚官交

者漸失撫安中官激變宣德丙午交趾溪歙王師討之弗克兵部尚書陳洽累奏乞福還撫交人會福持節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勅曰卿道愛在交人思卿卿強為朕再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款遂卿願還方折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提兵抑升敗寇福亦致執賊驚難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相與泣下饋白金銀糧省與衛送出境至龍州福蓋取賊還歸官還京命為付在工部尚書已而俾與平江伯計濟事

藏大錄

福請于濟寧以北衛擇其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入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聚本言緣河屯田非便事竟不行庚戌改行在戶部與郭資郭執並任云子上言中覽章奏得福贊謂還時所言便民數事甚善謂有經畧出示輔臣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士奇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毅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今提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

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平高河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致賢之道上曰非卿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日遂命為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兵部事英宗即位召還大臣憚其特正沮之尋復改南京少保恭贊機務留都有文臣恭贊機務自福始福每事必先籌定付守備某批伯李隆隆雅敬

藏大錄

福禮之甚恭好言輒聽以故政廟民安然視事則皆降履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為言福曰休當如是汝見守備易嘗一事誤耶正統而楊士奇請告歸至南京福卧病不出士奇即往見之福驚曰公輔如立不可一日離左右何為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庚申正月卒于官年七十八福歷事五朝多所自是白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毋論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君子斥奸闢佞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傳賜分膳族姻屬饋之日室無百餘物太宗嘗手署

大臣十人命學士解縉評之縉評諸人皆有得失惟
於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蓋無少貶也歿而贈撫
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始追贈太保諡忠宣

載夫錄

宋禮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也父彬知儀隴縣有惠政禮以
明經充貢補國子生是時諸生以才能遜者皆待以
不次洪武中授禮山西按察僉事持法嚴峻劬奸剝
盡無少貸坐事謫戍寧夏建文初以薦起為陝西僉
事又坐事左遷禮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部事俄晉
右侍郎永樂甲申拜工部尚書時營建北京命取材
川蜀禮代山通道深入險阻事以辦集上降勅勞
之辛卯二月命禮開濬會通河會通者即元之故河

載夫錄

七初元都燕漕運江南糧有二海道蘇州太倉至
直沽入京歲約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
又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
衛河建牌以節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道初開
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
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
道猶在洪武辛未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
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運所往來者
悉由德州入河永樂初改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

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至陽武
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
陸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
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
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通運之勞實國家無窮
之利從之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
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權乃築堤于汶
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入于南旺分為二水四
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

戴夫錄

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千尺
為閘十有七而建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
尺為閘二十七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陳
瑄亦疏鑿維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矣還京上嘉
勞之賜寶殿二百餘文鋪二襲渡命入蜀採木已亥
召還督造番船天明年重造黃舡旋渡入蜀壬寅七
月卒禮剛果質互有經濟才取下稍嚴以故所蒞事
無集卒之日家無餘資洪熙改元以呂震官興祭塋
正德壬申主事王寵上疏以祠祀請上允之遂建

祠於南旺以金純周長配食追極康惠

戴夫錄

吳中 李友直附

吳中字司正山東武城人洪武末縣國子生任大寧都司經歷靖難師至大寧帥衆出迎中體貌豐偉應對明暢聲如洪鐘上一見罷之賜襲衣俸率衛士屯田南兵攻城中拒却之移守薊州捍禦撫綏具有方畧陞北平布政司經歷給餼城守並效勞蹟晉大理寺丞是歲旱蝗中言此由刑濫所致乞法司務寬平典災進少卿以發其恩拜右都御史將營北京宮殿遷工部尚書取材於蜀運報又命董漕運車萬

識大錄

吳中

北征中處逆策督餉運車印改左都御史於己仍改工部尚書董營北都城探營苑署累加少保未幾生受人賄下獄追奪每以太廟功成復之甲午改刑却明年仍還工部而中又改刑部中辰復改工部營建長陵明年又營獻陵宣德中出以官物遣太監楊慶造私第再落少保英宗即位以董營景陵功又復之正統壬戌重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乾清乾寧二宮命中董之旦夕勤勞致疾功成中雖在告上念其勞進少卿加補解衣是歲六月卒年七十有

一進封在平伯賜諡榮哀官其子登世襲錦衣衛百

戶中為人和易聞與勤於奉公其掌刑憲寬厚平恕恒躬視獄中命除穢惡疎枉結時食飲戒飭吏卒以時寬恤迨還冬官取務填委現措經費條理井井心之默識雖久不忘屬官有犯能者率獎進之先事蓄材以應時需隨用皆是未嘗缺之片木礫瓦谷得其任自靖難以後京師多大宮建悉出公家有司不知百姓不聞多中贊畫明於燭其嘗四鼓入朝道遇負鈔數十萬緡者中曰非寇而何命送者悉繫以奏訪

識大錄

之乃造鈔而盜竄鈔提舉日鈔遂置于法避遁有見必上聞不以出使為嫌歷事四朝皆承厚遇所得賜賚時鮮與擬宣德中嘗賜銀章其文曰和敏諱連蓋以貶其行也然而貪財虐色所刻減萬計金帛財寶充牣若山膏田甲舍偏于都邑後房吹珠翠者無數而為妻廩婦不敢近一日領詔畢延宴金左右為我讀吳中語已聞中曰上筆耶曰上安得為此亦翰林臣草耳妻笑曰果然亡忝翰林名知人即吳中語一篇何嘗評一廉字中面赤亦強笑而已語後聞

禁中優伶承應為吳中畏內狀 上報一舉蓋

友直字居正清苑人讀書過大義兼習法律為北平

藩司庫吏 太宗在潛邸時舉兵靖難布政使張昂

知其謀會其僚欲奏發之友直密告於 上浮禽斬

昂等以功擢本藩叅議佐珥居守撫誠效勞既建北

京改布政司為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宮殿營繕務

殷咸命友直董之遂改工部左侍郎 仁宗臨軒晉

行部尚書奉命祀西嶽及周諸陵既還言聞中民疲

困狀深見嘉納 宣宗嗣位改工部尚書命往西蜀

識大錄

董夫匠鳩工料材寬嚴適中軍民便焉自是凡有營

建委以董督夙夜敬慎撫循慰勞人忘其勞而事必

就正統戊午九月卒于官

金忠

金忠字世忠浙江鄞人少慷慨濶達博學善持論兄

成通州忠省兄會靖難兵起忠布衣田畝上謁其儀

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朝動靜得

召見言殿下太平皇帝小人耕江海間及往來齊魯

道上聞殿下賢譽服人心久矣茲舉大事人材為急

成祖說立授署記善日侍帷幄贊理戎務尋陞長史

靖難後拜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甲申召為兵

部尚書忠恪謹篤實無欺願聞知無不言退未嘗弛

識大錄

上益多之委任彌為時儲位未定 上嘗問忠忠歷

數古昔通弊故事以對 上喜賜忠大璫諭曰唐事

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章善調護使 太子忠侍

監國嘗時勸起孝故為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

禍福聽諸天或諧謔廷臣及宮僚過者 上露金忠

祭之忠輒頓首再三為白無此願 陛下寬宥 上

或不憚忠天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即

如人言臣其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

乙未四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三忠慷慨坦夷神情洒

落每與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微時里人數窘辱之及為尚書其人由吏來京師悞不見容而忠及薦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尤好獎掖善類士有得一官而往見者必戒之曰國家待士厚所望為民造福耳所至其以濟物為務其宅心敦篤若此 仁宗即位念忠忠誠贈少師諡忠襄官其子達為翰林簡討

識大錄

王彰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丁卯舉於鄉明年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弗從竟坐法彰遂以此知名除吏科源士駒年華源士改給事中再遷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欺干以私未幾出補山西左叅政永樂改元召為禮部侍郎即以臺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祖者 上即下詔蠲之命官為贖所鬻癸巳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 上北狩

識大錄

王彰

時彰母年八十時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忌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遇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 上嘉悅陞右都御史辛丑春有旨周府將為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於是勅彰巡撫既至奏明宣造王府王驚愕延彰別室問所以未彰曰人告

王謀叛 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
王事未有跡故未論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
何益但速求所以釋 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
公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言
彰乃馳駟以聞 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從者
廟斬不數日而軍散果不煩兵也是歲河南大水民
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融其貪尅者九十餘人罷
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
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岷峨山行劫

藏大錄

商賈為之不通妖尼家誣善與其徒數百人扇衆作
亂彰悉捕斬之 仁宗即位召選進階資政大夫宣
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
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 上令械至
訊鞠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使給事中巡視邊者為
令明年四月以疾卒 上賜棺斂命兵部給舟車歸
其喪有司營葬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
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
必分其族人嚴北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僕

其改悟乃已

藏大錄

識大錄宰輔列傳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宰輔序

高皇帝既定天下置中書省左右丞相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倣周官遺制治掌於冢宰教學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司空空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而事則統理於中書省初以開國功臣峻之間謀以文職不數月即罷參知政

識大錄

事額先後居省中者多專權亂政及詞惟庸造逆事發就誅乃并罷中書省丞相置春夏秋冬四輔官謂均調四時之位列公侯都督之次未幾復革四輔置殿閣大學士與五府六部都通大等衙門分理庶務彼此頗煩不得相登事皆朝廷總之自是專門之臣矣建文再更官制齊泰黃子澄各以本官參預國政而殿閣遂空至成祖方建內閣輔臣其制始定入直者職預機務出納帝命畢遵祖憲奉陳規誨秋告竣朕覽簡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預問平無改不



識大錄

專制九卿九卿奏事亦不相聞白品不論大小故解縉以待詔入黃進以中書入胡廣以修撰入楊榮以編修入金幼孜以給事中入樞謹以光祿署丞入官不拘內外故楊士奇以吳府審理入胡儼以桐城知縣入任不必專官故胡儼出為祭酒解縉出為參議楊榮終畧甘肅此祖宗命官惟德立賢無方之初意也名雖殊於宰相寔即虞陟殷衡周宰之職兩任兼尊亦最親而權優最重其在祖宗朝有所咨詢論議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左順等門迨

勝面諭商確得失辨論今古命詩賜宴以為常故上無難奉之詔下無不達之情君臣相得魚水歡當是時也人知警悟肅敬飭非事皆責寔官無曠職面奏取旨朝發夕行政無壅蔽且獨斷出於上裁權在朝廷私實不開賞罰尤當門戶未立是非非常中群工奉法事罔不舉厥罔不行乃成二祖蕩平聖界延及宣宗專任三楊優幸之淵閣商畧治道故宣德十年稱太平天子天順信倚亨賢正朝之外不時召問而政卒稱理孝宗優禮謝遷劉健訪

道求賢日不暇給至一字之 旨不輕必親諮議乃
下是以群賢輻輳遂極一時之盛 世宗時技張璠
更言異養殊特然不事偏聽賢能各盡其才禮無不
興樂無不作制度因以天倫 神宗師事張居正恩
禮崇重使得自行其權而 幼主以尊成萬曆初
政繇此言之安危治亂恒係於茲用一人賢天下之
賢俱進利旋以與用一人不賢天下之賢俱退樂旋
以起則用舍之間國氣運之所以升降時代之所以
盛衰 簡命可不慎哉自非真德業不足以正芻朝

識夫錄

端非真品望不足以鎮壓遠近非真學問不足以明
習典故非真識見不足以達變通權非真才力不足
以敢言任事非真肝膽不足以招致賢才非真器量
不足以容受直言保全正士而其大者尤在於不自
用 太祖之與劉基論相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
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夫惟不自用則舉天下
之聰明皆一人之耳目出一人之意見仍是天下之
心思理暢於中事舉其當而私恩黨附之不聞則光
明正大之事業成矣又何雍熙之難造耶臣故傲唐

宋諸史盡撫內閣諸臣事迹另立列傳俾賢者可以
取法不肖者亦可以垂戒而於 祖宗變遷始末為
識其政治之大以備考質焉

識夫錄

李善長

公諱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智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策事梅里中推為祭酒元末並起汝穎淮之南北俱大震公欲從桂未果會高帝為漢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畧滁陽公被書生服道謁上問知為里中長者禮之邀收之以為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贖者為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子敗度之不存毛又安

識大錄

李善長

傳且夫全持贖之得存者誰也公頓首還為參謀自是益專精為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公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優為上布款誠使自安而中流事力相獨殘者委曲調護保不至齟齬時子興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公公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公固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死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眾尤盛王子亮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被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公守曰敵至謹自保上

悉俘取其寨歸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公設伏大

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屢屢握算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公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緩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公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既破紫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公謀置榜輸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公為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

識大錄

先日上伴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公力救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公乃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公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公度分九師行公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公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取之公曰方患其來何為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繼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

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笑支諒果至遂大敗其衆傲焉
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公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
參知政事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
豐討廬州下武昌公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
奉 上為吳王起拜公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遠
偽漢平公等稱賀利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
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後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
洪都始公請權兩淮監立茶法既復制錢法于洪都
設三司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

識大錄

取有衆民不為困而國用益饒公乃力請 上即帝
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前得一隅而黃屋左森
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
平士誠 上以公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齊
賜亡算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此時李相
國里居最密通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
望責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
也於是公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縣全公
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公乃

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始以即位儀上 上御
新宮告于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益歸
德公與徐達等既即位禮畢奉 四代考妣為帝后
躬上冊寶于 太廟尋立 妃馬氏為皇后封 皇
太子諸王公皆克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公請緣元
舊以 皇太子為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
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諮問何
中書令也於是議制 東宮官屬以公兼太子少師
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

識大錄

禮官進議如社宗廟禮 上幸汴梁公居守者三月
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
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
歲貢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
公謀謀之中丞劉基右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
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
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闔越州即公居中雍容
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公雖無汗
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

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
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
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剽繁治剴和輯
軍民漢有蕭何比之子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
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公下公雖寬博有器畧
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飲冰楊希聖恣而稍慢公
權公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詞基不自
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景楊憲汪廣洋胡惟庸

識大錄

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公權寄如故既貴富極
意稍溢而勅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
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優為置守家百五十守俠士
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
殿既數月上念公行後久以中饋苦繁賜之復謂
公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無策不治今徙江南富
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營毋使失所自是留
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公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
仲佐皆為章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

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頓道甚備光寵赫奕
時人譏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亂
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
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
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公卑子免冠
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追數公過削其祿
歲一千八百石公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
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
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洪武十三年

識大錄

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
鞠獄具辭連公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貴聚
已前死章臣請併誅公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
七而戡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
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
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
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膽心
其勿間遂止謀存義并赦佑仲左大夫陳寧伏法死
右大王安然罷歸復命公理臺事洪武二十三年

公已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衡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古猿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兒公秘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公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公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公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利蛟龍蟠桃杯酬

藏大錄

公群臣奏請誅公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詰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公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公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伸及吉安侯皆坐棄市時救諸子弗誅以禮葬卹其家都尉棋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為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繼世襲公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度部郎中王國用為

揭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逆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佞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佞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

藏大錄

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下身為廢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警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冀脫禍今善長之子棋倂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第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亡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遼史劉氏曰公以帷幄親臣典中書省密議毅然為

章僚之長凡軍機饋餉開國大制度多所贊畫及推戴稱王立帝度德相時識歸真主為天下臣民先誠一代宗臣也竟以其弟存義坐累胡黨惜哉非王國用洗冤一疏公自懸不瞑矣

識大錄

汪廣洋

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詩書遊寓太平乙未歲上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為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提控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熙慶兼知諸州事己亥置正軍都諫司提都諫官辛丑遷山南行省都事升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贛州平命遂守之尋升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

識大錄

汪廣洋

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陶安為江南參政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中書參政明年復出陝西參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為右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為左丞廣洋至憲惡其位既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悉行廣洋畏之常默然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為嫌欲逐去之喉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上初未知之因以勅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還海

南上覺憲奸乃召廣洋還憲坐罪是歲冬十一月進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拜廣洋為右丞相以參政胡惟庸為左丞廣洋位居惟庸上無所建明六年正月以怠職左遷廣東行省參政逾年召為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丞相上遇之時厚嘗有疾在告賜勅勞問然頗湛酒色荒於政事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勅以洗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

識大錄

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上以其疏遠人下勅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曰無是事上頗聞基方病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劉終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未忍督過及居臺省又未嘗獻謀畫以匡國家臣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

使有所偵視還而喋不一語事神治民辱有厭怠況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為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詞又曲為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溺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勅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廣洋辛苦策謀大書尤工為歌詩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漫無所可否於是人以庸懦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

識大錄

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於覆敗云
通史劉氏曰廣洋生平無足紀而驟膺大政已有覆餗之虞乃三入中書省一無所建徒以浮沉守位且後先同寅者皆奸佞亂政之人既未能相規又不知引退宜其勿克以功名終也

楊憲

楊憲字希武賜名舉太原陽曲人少從父宦寓江南
丙申歲上克金陵憲進謁上與語悅之令居幕
府憲美姿容通經史有才辨嘗使蘇州張士誠還稱
旨除博士諮議擢江南行省都事時軍國多事征調
日發文書填委憲裁次明敏人服其能然為人深刻
意思有不足於心者輒以計中傷之久之出為浙東
行省郎中復往諭方國珍於四明還升按察使遷中
書省參議又出為江西行省參政召入為司農卿未

戴大輝

幾參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
西是年召為中書省右丞至是遷左丞憲在 上左
右既久熟於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人莫敢與
抗 上未即位時嘗頌 上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
即位以後上曰是欲使我失人心也不聽憲與張昺
同在中書以昺才出已右欲擢害之時東南尚未定
元都號令猶行於西方昺嘗問殿與憲言吾故元臣
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
存亡不可知憲因鉤摘其言謂昺謀叛且出昺手書

證之昺坐誅憲自是益無所憚專恣日甚下視僚輩

以為莫已及又喜人佞已徇利者多出其門下憲為
司農卿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歛以資國因增
其賦畝加為二畝倍徵其稅民不堪其苦皆怨之
上初未明也其自山西入欲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史
一切罷出更用己所親信欲持權乃創為一統山河
花押示僚吏以觀其從違附已者即不次超擢否則
去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桎入謁見押字
示之桎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

戴大輝

與齊者也憲大喜後數日即奏桎翰林待制其專恣
不法多類此既又刺承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
劉炳劾其等劾奏之汪廣洋因免官還鄉里憲猶不
懌使炳奏徙之海南 上不從又教炳誣奏劾部侍
郎左安禮八人罪 上覺其誣下炳獄不能隱盡吐
其實太史令劉基併發其奸狀及諸陰事 上大怒
令羣臣按問憲辭代遂與炳等皆伏誅
逮史劉氏曰憲以才辨倖致相位持論深刻而險薄
暴酷以濟其徇利之私尤喜人佞已少拂其意者即

百計擯絕之及居首宰專恣益甚誣陷同列人不
敢以直諫非劉文成發其奸政本幾焚矣

識大錄

胡惟庸

惟庸直隸定遠人姓胡為人姓真有大畧而陰刻險
鷲衆多畏之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
饋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少卿累遷
中書叅政上既誅楊憲悔之群臣亡當意者惟庸
晨朝舉止便辟每上叩問能強記專對少所遺
上遂大愛幸之擢中書右丞相惟庸總中書之政專
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
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置不聞私權奏美胡

識大錄

胡惟庸

懋為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
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
忌之達有聞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冀得其力
以圖達為福壽所發而誠意伯劉基以師臣時接
上謀天下事置臺言惟庸必破棘債犂宜早賜
罷上猶豫未果惟庸微伺從上左右得之心欲害
基而會基引疾還上別勅捕國事許不時聞青田
氏私即海夷鹽因取便劫掠基條請立巡檢控制嚴

其禁令子建上之不關白中書惟庸亦大志諧於
上言基視民家山有天子氣奪之不得乃為此欲以
變動上而陰中其策上不怪基皇恐馳謝自明
留闕下久之屬疾上遣丞相執賢視遂進奏踰歲
基不起右丞相汪廣洋儒從旁得其狀不復能發而
惟庸益橫甚無復知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
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詭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
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
有邪謀爰會其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擄辱闕吏更奏

識大錄

之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又以中書
違慢數詰問所由惟庸懼乃計曰主上魚肉黔黎
臣何有哉耶死等耳寧先戮母為人東死寂寂當是
時言安候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
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
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遁不能給也責
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
不任事惟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
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慙

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
遇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
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
已意且令其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
坐省中聞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
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
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
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
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

識大錄

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
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心不許然未能
力拒又不能密告以時奉聞預消亂萌顧乃嘆息起
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於是公之心迹始不明矣存
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屏左右款語良久惟庸欣
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
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
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轡中傷死馬惟庸
即殺是輓轡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

給其家 上不許惟庸乃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起
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適 上寃故諫
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而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
乃為約其王令毋裁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朝會府
中力掩執 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送舸就
日本有成約惟庸因偽為第中甘露降請 上幸臨
上許之會中貴人雲奇走告變 上乃登城樓望其
第藏兵甚衆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其狀殊於市夷三
族而盡誅其僚屬黨與者凡萬五千人誣罔株蔓甚

識大錄

衆令圖惟庸死時狀戒天下因罷丞相官矣
述史劉氏曰 高皇帝定天下援古設中書省總理
六部乃後先者是位者率不稱職鮮克有終卒罷其
官且戒子孫以不得復開此省噫豈盡官之不善哉
夫惟庸一險刺小人耳未聞君子之道也特以便辟
肩叨顯擢則恃妄敗覆固其宜矣使宰相皆用讀書
人又何政本之不清耶

吳沉

吳公沉字濟仲金華蘭谿人父師道元禮部郎中博
涉羣書其為文多尊信朱呂何王全許之學公嗜學
有文克世其家累辟為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
十月即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既
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禕曰名既誤矣冒昧
而不更是欺罔也釐以 國法方嚴恐觸犯 天威
固止之公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詔以上聞
高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養遇之十一月甲午朔

識大錄

吳沉

上觀漢紀顧謂公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
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為子
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
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
上諭持身保業之道又謂公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
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
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
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
乎公對曰聖慮明遠誠杜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

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公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事也公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人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來而賢者自至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公曰 陛下之言及此國家興治之要也未幾奏對錯誤降為編修十三年六月乙亥

識大錄

復以為待制甲申復降編修公薦教授童蒙儒士吳悞達使微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或公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安得有異請凡啓事 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三月復坐奏對失旨降涇源縣學教諭未行留為翰林典稽十一月戊午以為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己丑進精誠錄先是上將享 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公等謂之曰朕聞古昔聖賢書其重訓

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宜類編三事為書至是書成進上覽而善之命公撰序六月 上御謹身殿公進議用書至國則固有立政用檢人 上曰善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卿公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忌於賊下人君若

識大錄

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公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奉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奉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困難而知言亦不易也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考功盛勅其怠於職事降侍書尋改為國子博士是時之治大興公獨獨兵不可廢周言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為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

通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宜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於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為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體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體尤為確言初公家食時已草創是編及官成均乃與諸生訂正以傳焉十九年七月丁丑以先疾乞致

識大錄

仕許之遂卒公當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人以此多之逸史劉氏曰公父為元名臣公優少負才望累徵不就及上即位欣然拜命取舍介然非學識卓越能若是乎至於奏對以直不少阿附因事納忠尤有大臣之節精誠錄一書總括聖賢要領大有裨益史稱博學有文為不虛矣

吳伯宗

吳公伯宗名祐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卿貢進士遭亂隱居教子公甫十歲通舉子業先達見其文歎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薦舉首辛亥中書省會試名在前列及廷對高皇帝親製策問略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科得人為盛今時延子大夫於廷不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由伯宗條對稱旨擢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得公高皇帝甚喜賜袍笏冠服

識大錄

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日曆初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公性剛直不屈惟庸每銜之八年惟庸中傷以事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以事恐滋久為國大蠹辭甚剴切上得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以歸獻之除國子助教十二年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為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之公援筆立就詞語俊潔上嘉其才敏大加稱賞賜織錦衣十四年以為

太常寺丞辭不拜十五年又以為國子司業掌監事
又固辭不拜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至淮安
召還以為翰林檢討未幾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
冬第仲寔為三河知縣薦舉不以實公為所累復降
為翰林檢討十七年四月乙未坐文字進不以時摘
雲南卒為人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然不苟婢阿故屢
獲譴所著有南宮集使文集成均玉堂集
逸史劉氏曰公為我 明科目狀頭之始其學以正
心誠意為本才尤敏捷提筆立就 太祖常有才子

識大錄

之稱性復剛介不少屈而觸奸幾為所中可謂之行
無成矣若公者始不愧科名第一人也

劉仲質

劉公仲質字文質袁州府分宜人洪武初舉為宜春
訓導有薦公好學博通經史者召對稱旨授翰林編
脩官至禮部尚書十五年詔天下祀孔子增修學校
上諭公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於天地今天
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於京師豈非闕
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
春秋仲月通祀之是年設諸殿閣學士職如宋制命

識大錄

劉仲質

公為筆益殿大學士 上親製語之後紀為監察御

史辛

逸史劉氏曰 高皇帝既罷中書省設四輔官未及
期而復肇倣宋制建殿閣大學士首以公度之可謂
重矣顧公行誼不少撓見何哉豈 上神明有為臣
下奉行不暇無能自表耶

朱善

朱公善字備萬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人少聰敏十歲能文通五經四書大義祖雲洞先生嘗謂人曰吾孫他日必為令器及壯以經學授徒士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杜門絕跡以聖賢道學為己任奉繼母克盡孝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雨全人謂孝感所致高皇平一海內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富州州守延公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於朝授郡學教授洪武八年延試諸儒公為首乃除修撰署院

識大錄

朱善

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十七年上思用老成驛召公還京以為侍詔常奏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優離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成周之世為婚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國之君曹衛陳鄭秦晉莫不皆然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族朱陳之好固不以世婚為重今宜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上從之十

八年命主考禮闈撤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上御華蓋殿命公進讀

心誠公援言曰古者人君致治重在任人蓋任眾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眾知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則庸鄙之人不進又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然後任

識大錄

之若唐詐似信懷姦似忠者決不可任也是年九月忽遭危疾上遣醫調治其子進掖請告還豐城卒年七十有二屬纊正冠危坐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也語畢而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其舍所著有詩經解頤順輯釋史輯諸書正德間賜諡文恪逸史劉氏曰公學問有本故論議皆根極於理尤敦於人倫孝友天植而忠君報國之心即臨終不忘所謂躬行君子者耶卒之前夕文星落公庭前乃知天之為生非偶然也

解縉

解公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公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公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公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公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死公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為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

識大錄

解縉

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為言願戒來者又為王國用草諫書雲韓國竟為詹徽所嫉更為夏長文作劾御史表奏疏奏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上召召公又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子歸益進所學且諭公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再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公奔長坡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詔入翰林待詔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楊士奇周是修與公在朝相約同死公退而使入規胡廣勸靜廣方如廁

問家人曾飼猪否公笑曰一猪尚不能捨况性命乎

於是皆負約惟周是修死靖難後成祖召公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公侍讀進侍講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公始也時儲位未定召公密議公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一日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命所親信夏元吉迎世子於南京遂立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公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公未幾用兵

識大錄

文趾公力言文趾古霸康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公廣西參議李至剛復奏公怨望改文趾八年上北征公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請公還獄下獄三年竟死獄中時年四十七公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已當時憲夏黃陳之用公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群臣御書塞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逮

小人劉儒雖有才幹不知顧義卿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東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刺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懇直而奇人恕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馴僧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公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之翰不易得惜有市心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

識大錄

非狂士也官其子楨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樵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獨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豈贈書小楷精絕行草亦復佳云

逸史劉氏曰公自孩時以穎悟聞才宏志浩真闇通捷為文不經思出口輒能成句文廟改殿閣大學士為內閣輔臣首簡公入閣蓋緣太祖常期公以奇才也公亦感奮知必盡言然未免丰稷遇甚雍雍之度寡更卒為庸碌所誣陷惜哉

識大錄

黃淮

公諱淮字崇像別號介庵溫之永嘉人自幼即有經世之志年十四克邑弟子員有司命賦詩語皆出奇驚人於凡經史性理之學儕輩罕及中洪武丁丑進士除中書舍人勤慎周密於職務無所不舉歲壬午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蒙召見訪以大政深稱意旨即命入翰林凡侍朝特命解縉與公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上慮萬機叢脞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公語至夜分上或就寢則賜坐榻前論議雖

識大錄

黃淮

同列不得與聞是年秋陞公編修繼陞侍讀求樂改元之明年上欲立東宮密問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三月冊立皇太子命公為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袍笏寵眷日隆丁亥陞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進講東宮啓沃良多優勅兼輔導皇太子孫茂子上巡狩命公及尚書兼詹事參義金忠翰德揚士奇留守諭之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卿等共識朕意已丑春車駕啓行明年上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

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剿捕而漢

王設疑沮之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其不備既而法良就擒一如公言公以疾在告皇太子命內臣問安復遣院判蔣用文診視賜以手書是年秋駕還京皇太子遣公迎至滁州謁見上喜與語良久癸巳為再巡狩公留守如故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覲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滯獄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

識大錄

曰省慰集又即人情變態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甲辰仁宗皇帝嗣位遷公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辭不允丁太夫人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洪熙改元陞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優辭不允命三條兼支力辭尚書傳許之賜勅褒嘉上十增語文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蓋切於求助也是夏上下豫時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遣使召還既而宮車宴駕羣情洶洶公及二楊佐卿聚二王監國憂勞至於嘔

血及 皇太子還京即位大事始定宣德改元八月
漢庶人反 上率師親征以公多病留佐如襄二王
監國公夙夜在公至班師方歸私第疾益甚命太醫
院使徐叔拱療之病少瘳即上疏乞骸骨不許固請
始令歸田養疾賜指鐵萬貫陞辭加賜萬貫時公父
壽八十有九公年六旬恪供子職彌謹弗懈父沒遣
禮官賜祭命有司以一品禮葬成襄事公拜恩闕下
上寵留累月賜遊西苑命公使伯師傳尚書學士十
一人陪馬仍召公之子采從行公素有與登嵩峻山

識大錄

賜宴山之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比辭宴餞於
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給路費賜金織紗衣一
襲且諭之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如期入觀
上寵賜有加又明年 上崩公入朝進香寵賚優厚
留月餘辭歸公在永樂初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嘗有
告黨逆者公曰洪武末年已有勅禁革不宜復舉從
之而大獄遂息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
初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
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 上即罷之唐

前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真土番諸部聽其約束隋
朝廷刺誓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公曰
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
愈難為矣豈可墮其奸謀 上頗左右曰黃淮如立
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西域
大賈法王初至京 上欲刻玉印賜之以漢示公公
曰朝廷賜諸番制勅所用不過勅命廣運二寶今此
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也 上甚嘉
之至於命獻疑獄無冤命議鈔法而鈔法無弊其職

識大錄

見屯為人野不及嘗讀廷試卷於上前同列有不道
者公必正色直之不少隨順於是人有目公為春
其者亦不少變也及歸田日謝病杜門不接世故者
二十餘年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藏於家正統十四
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逸史劉氏曰 文皇帝入金川門公首率百官擁戴
及 仁廟宴駕 皇太子謁陵南京未回羣情洶洶
公復與二楊佐鄭襄二王監國憂勞倍極可謂社稷
臣矣而其厥功更在輔躬留守之日勤慎周密職務

盡舉遂不免為漢藩所忌滿獄十載一以引咎省愆
自責忠愛特至尤得大臣之體宜其寵遇有加既壽
且康也

識大錄

胡廣

胡公廣廬陵人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
舊名字光大齊居名晃菴因以為號十數歲喪父已
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受從祖子貞之教故
德器不凡既薄遊闕中前輩率忘年與交以進士第
一為翰林修撰永樂人正大統陞侍講二年陞右春
坊四年進淵閣大學士又三年卒贈資善大夫禮部
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 仁
宗嗣位加贈榮祿大夫少師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

識大錄

胡廣

承顧問必據理對而以忠厚為本末嘗及人過於奉
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采納事
太宗十有七年周納建請封禪 上不聽獨公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 上問
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為民屬遠
召罷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為建試讀卷鑒別公明奉
勅修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皆為總
裁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於利不苟取與於匪人
不苟比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 上不聽遂

繼毀者而公執之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退惟閉戶讀書而已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談亦皆旁通為文授筆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得盛唐之風工書法行草之妙卒年四十九所著有晁龜從集

逸史劉氏曰太宗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悉承寵眷而文臣遭遇之盛者公尤其著者也至在朝同死失期亦諸臣立節不堅耳

識大錄

乃以一猪不舍之謂為真約開罪之端大非公論矣

楊榮

楊公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極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公齡最少最警悟為人多權變善悟主不肯切諫嘗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警告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為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伏其至再至三或有所

識大錄

陽景

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文皇英武章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公獨至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皇不樂至發怒公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忍却人之覬覦九卿人有覬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覬相稱而已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公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公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

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勅守臣固
守及隣近諸城堡隱備半夜報至虜圍解詰旦上
以報示公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
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四年
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
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
公入謝上加慰養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
奉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
暑上命取瓜親割賜公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

識大錄

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詔葬情
起復抵京未閱月命輔導皇長孫賜勅曰朕嫡
長孫天章日表王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早未
一紀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
必由匠石之功圭璫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惕
心同力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聞母訃時車
駕將幸北京特留色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
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不花王等各
率部落來歸遣公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旨九

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為寧遠侯俾
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復
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
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上度野狐
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公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
上賦平胡詩公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
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營
於東西奔逃亟召公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為
概乎三月駕發凌霄峰公與學士廣諭德金幼孜

識大錄

刑部侍郎金紀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
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與馳去公等復迷入
窮谷中初攷壁馬胡廣金紀不顧公下馬為幼孜整
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而
自乘尋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一成
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
三月駕次清水源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
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上遣中
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公等飲而士馬皆給因

命為神應泉馬公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驢駒河
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 上駐蹕河上親選勇
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公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
食乏公言宜召乏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賜諸糧
草給散并下令凡軍士糧草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
秋七月至開平召公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
扈 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辛卯
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束成送至家抵家服
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

藏大錄

命為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
讀書文華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為總裁
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
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
厄將為邊患 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公
往經畧公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動大
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
扈 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
扈征瓦剌時 皇太子孫侍行 成祖謂公曰朕長孫

聰明英銳勇知邊戎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
躬歷險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
公命公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 勅古旗牌不
得公奏乞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 成祖坐御帳
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公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
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
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 上諭公曰
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
明者宜采附於下因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

藏大錄

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總會宜類聚成編
以公總其事于三年在末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
於太學命公為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初公
進詩更加賜上等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姓
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
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 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
月不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
羅綺絲朱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 太祖高皇帝實
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授閣直學士尋再四會學

藏大錄

士相廣發命公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
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袞因薦公 成
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
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 命總其事十七年己
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
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
監察御史鄧真保入奏乃 詔諸司即日收改十八
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并示以

御製詩公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
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
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公日侍左右密加
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禮身三殿皆火勢甚猛
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公奮身直入麾衛士三
百人將御書圍籍并積藏制勅文書昇至東華門河
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十錠時翰
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為飛語所中 成祖大怒
公以為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

藏大錄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
屢言夏原吉懷邪誣罔 上益怒公極言其無他二
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屢以乏運為憂論才力或不
及憤邪未之見也由是 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
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公
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幣衣靴襪閏十二月甲
子 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招集民兵與饒運
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為言者公曰此兵夫昔有詔令
獲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

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
全六鹿軍務悉命掌之自晝至夜或三換五換或宣
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成寧陽侯陳
懋泰舊王也先士于納款命公往大同議納降之禮
公回奏對稱 吉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
月從征北虜五月甲申公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
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
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
捕詔謂復等愚民或為有司所苦或為衣食所窘不

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數十丈命公紀年月日刻于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公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泉舍卒莫知所措公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公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士辰次雙筆

藏大錄

峰公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即位賜公白金二錠鈔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已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卿國家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頃惕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閱理臣誥詞顧謂公等曰卿三人登臺夏

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為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徃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為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朕當重賚衆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善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緡幣十表裏寶鈔二

藏大錄

萬貫白金二千兩特陞卿為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公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再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計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發長陵公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丁卯上御奉天門朝群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公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公為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

藏大錄

太子中南京中外恂恂公奉 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即位益推心委任屢沐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勅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為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公使定計公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公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公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城而大駕至多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為庶人改禁安州為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勿直剛正忠孝流芳闕西後商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 皇太子生 宣宗皇帝親酌酒賜之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上因中宮不利子息欲事廢立公証揭胡皇后二十事事在楊士奇傳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公進元宵歌上命同少師塞義等十八人從遊

藏大錄

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攜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 宣宗乘黑驢馬至召士奇與公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醋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城所貢二獅日將西金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駕巡邊給內鹿良馬命公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阻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公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丙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綵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朕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 駕時步至文淵閣中親閱其書且視其所治成編 古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同犯告都御史顧佐枉入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起召公及楊士奇諭曰必必有重囚赦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完及法司鞠實實十戶減清殺十家無罪三令當死赦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

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壽山賜宴公復進詩賞鈔六
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
中府二月宣宗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
宗以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人行殿諭之曰皇帝
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
之功賜酒醴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毯
子脫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
公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宣
宗親侍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

戴大霖

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
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
年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關名馬光祿寺日供酒
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英廟即位累
賜白金鈔銀綵幣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優有白
金綵幣之賜夏六月命護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
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章皇帝
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碑
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

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充典亮明峻
德章教析明暢音吐鴻亮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
兩綵幣四表裏鈔五百錠即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
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
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
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
帶金織錦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藉田禮成即
上章請告長養詔降勅書諭道卿其念先朝寵
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

戴大霖

庚就進次杭州而制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
江以訃聞上為之慟輟輅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
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公
仕終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
者九為人閑雅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古論古
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卑賤寬恕勸職事感寒
暑及少疾未嘗少怠於四商及違微事及違將易怯
智愚靡不通知故村童事勢卑豫中內為孝友睦姻

之行家故豈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
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小大皆歸心焉故
聞其歿也咸有嗟咨憫惜之意所著有兩京類稿王
堂遺稿訓子編北征記藏於家

述史劉氏曰公屢從出塞再受遺旨撫順討逆隨機
應變持重不抗濟險解紛調停有術其文施於國家
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
事尤精練將士之勇怯能運之難易通節之利害道
里之迂直靡不周知故能與計算皆能適事

黃太極

宜嘉謀忠盡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
蓋多矣張尤少其誣揭靜慈以為廢立之本未免有
遺恨云

楊士奇

楊公士奇名邁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純
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
理副會成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
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公等七人處其中因召諭之曰
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
皇太子東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至講意上
覽畢曰先儒講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
侍講學士王逵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皇太子疑

黃太極

楊士奇

其言問公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太子曰與常人
言亦舉與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
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
無所不適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
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使奇朝京師載嶺南
土產贈物表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問
謝故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
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仕
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為物微甚當

無他意 上還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公視草既稱善即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可勿易公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偶言 止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專職輔導 皇太子覽宋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街純正閱殿陽脩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公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公曰詩以言志明良喜

鐵火錄

起迄秋商黨之詩皆言志也 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問曰爾輔東宮日外果何如公對曰 殿下恭敬無比 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收蒞祭左右請遣代曰 上報命我我又可遣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偏體痠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于人 上曰外子道當然公曰從古聖賢亦皆

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月旦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元賀公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月食富弼請罷宴撤樂易夷簡不從弼曰萬一災丹行之恐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秋上北征還下公于錦衣衛獄繫系有之十四年 上

鐵火錄

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公問曰昨聞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有失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俱事 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唯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利 上然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就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

藏大錄

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通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從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公合即遣鴻臚寺寺丞周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上遂以與公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吏部翰林等老成講讀公與塞義國舉儀智衆以為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

今建庶未見其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文下公錦衣衛掛繫逾旬乃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漢府為變因秘未發喪顯慈未有所與公言上丹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遇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意誠是普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

藏大錄

今就印付之啓議何由而興旦曰朝廷事卿與塞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公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愚之所及必先從征行之臣二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微服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偏語羣臣易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塞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

黑爾帝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旦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唯學士武臣唯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踰左右太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春春坊未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壽隆少保本年十一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對事通微上怒降謙為大理寺少卿而以儒吏楊時習為卿公以為不可即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未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

伍尚餘數千請令親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二官領北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謀其息有虧刑典民同公獨謂不可慶念不細公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富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于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茲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于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親官領馬所領多駒商人脫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于道臣恐將來遠

藏天錄

慮者非但不願任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念卿朕念爾孤立恐為眾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勒止數馬矣公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供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雖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

也本月之上四特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公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勅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公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辭曰臣為少傳大學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屬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何謂公乃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卡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塞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于是黃淮

藏天錄

亦辭戶部尚書俸止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進言後已陞為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塞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公疏曰向義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後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贊之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公米及紗幣且降勅獎諭二月復賜田工頃公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致資益良多卿前辭今又辭田何也公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

年獲金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戈德敷言事尚
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責
直公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
上猶不憚因免諫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來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
在豈能盡知諫過只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
惕然曰朕非怒諫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
之公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 上遂
命書勅引過而待諫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諫為戒

藏大錄

上以公匡輔力多持賜璽書其畧曰朕廣監國之命
而卿侍左右屢經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謀嘉
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茲以已意剴切揚貞一印一
枚用箴予家傳之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頤
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獨朕
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疆 上嘗諭
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
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祇
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

南北人材皆就用矣 上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
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維善為文 仁宗召至
吏部擬授國子博士 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
五經博士公嘗見崑山伍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
羅永年以事上京公問崑山有伍昉永年范然慙赧
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
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
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
陽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義依違而已

藏大錄

崇隨傳旨令公草勅公曰事當有定今以何為辭榮
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公曰如此能服
人乎乃往見蹇夏言不可扶蹇夏曰 上今特信榮
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
今 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
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當以聞俄復
召蹇夏以公言白 上上於是憐而止然言者猶
需 乃特召公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
日宗室唯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

封群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
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
而言者頓息久之 上復召公獨諭曰吾待趙叔不
失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 上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公與慈義楊崇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公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
日 上諭公曰 太皇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在宮
中朕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
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卷奉重小心但多思少斷卿

藏大錄

能持正官不避迂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
卒從卿始不改事公對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願 陛下常奉 聖訓二年十月
恭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蕭表乞立為陳氏後
大臣皆言此恭利之誦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
使爾示弱 上召公與楊崇、曰永樂中費數十萬
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
使公曰崇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
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于交

趾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也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葉珠崖前
史以為美何為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
憾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
十一月皇子誕生 上召張輔慈義夏原吉楊崇及
士奇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
亦決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姜產不育日者言中
宮祿命不利子惠今 貴妃生子必立為嗣毋從子
貴古誠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

藏大錄

事崇曰舉此廢之可也 上曰古人廢后亦有故事
否義曰宋仁宗曾降詔后為仙妃 上問輔原吉士
奇爾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
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舉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
崇曰上命廢之豈群臣所敢發士奇曰固出 上命
亦須處之得當 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如士奇
言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 上問此
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
宋仁宗廢后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耆老十數人入諫

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榮謂原吉與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日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詆詆曰卽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遽然變色曰渠苟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預士奇爾有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重之因復靖曰

藏大錄

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上曰太后有旨令我與爾等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大華殿升座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上曰甚和睦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日往視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解張問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棄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柔而能謙下今事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獨士

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齊妃報不受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均一皆仁宗廢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且以諭我等皆對曰善其議遂定上立大華殿召公孫左右言張瑄嘗言榮高馬甚富今察之皆違特魏榮者公對曰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誰將今因聞臣知邊將才否既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嘆曰朕初卽位榮數卿起而非義原吉卿

藏大錄

爾為榮也郭公頃首曰願陛下以內客臣者容榮六年七月辛卯好微行一夕獨下二十刻以四騎出臨公宅報者曰范太監公會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公俯伏言陛下奈何往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遂屏左右語尤公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宜宜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宣問公車駕歸李易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逆中心惴惴不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公曰今天下清平上

時、微行何處、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宜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潛竊、誠不可不慮、後旬日、歸衣衛、獲一盜、常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王泉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群中、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上既誅盜、笑曰、士奇之言不虛、即日遣弘賜公白金文綬入謝、上諭盜謀、且曰、交朕莫如汝、汝自奉如汝言、不復微行、七月二日、公疏言、方面及麗、守諸今、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為舉

藏大錄

務取公廉、端厚、能為國為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罪、罰坐、奉主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達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為小人所誣、英廟即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上即位、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亡屯田、以省漕運、通慎、欲作養生民、嚴、嚴、百司、推薦、才傑、公卿、滿、泉、頌、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下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中、官、王、振、上、畏、母、后、下、俾、公、雖、欲、侵、權、猶、自、歛、哉、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

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公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舊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定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若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為喜、今乃以為不美、耶唐太宗力行、仁、我、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

藏大錄

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于下、夫眾臣舉保、吏部審定、具名奏請、至憲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思、憲、非、出、于、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踴、躍、爭、欲、舉、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聖、斷、只、依、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罪、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修、畏、不、敢、濫、舉、官、必、得、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慙、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公、議、太后、大、漸、召、三、楊、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事、未、辨、者、公、首、對

三事其一建庶人曾昭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
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宜可便用
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宜可家成之年以紀定
后頌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 后亦首肯其三方
孝孺已誅 太宗詔其片言一字者論死已他其
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從而傳之六年麓川
反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
恭之公贈詩有征雲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寔
為南方大病八年公子授坐事建繫給事中廖莊御

藏大錄

史陳育翰華初公不能齊家教子何以服人事上公
乃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重書曰卿歷
事祖宗足重簡在朕朕總統啟沃獨費厥勞尤多卿
子既承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礼自處以副
倚昆公感泣憤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
公一歲而孤四歲弟季母志遂從通羅氏羅大時為
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先祠恒命諸子陪禮
士奇獨不見命六歲以問母泣語之故因慟甚私
作神主於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竭拜出入局

端然無知者既久左右現知以告羅氏羅氏旦伺士
奇入謁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徘徊皆感泣時已
冒羅姓矣遂復姓使歸楊氏德安公日造之以楊氏
先世文學行義之美曰小子勉之無幾德安公生果
諱茂陝西母宜人以公歸而家益貧時甫九歲體弱
不充井汲枵腹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旦
暮入治家事盡出從師學已能自費重不遂問卷重
見嬉時時不能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宜
人喜曰兒可也米先業矣勞皆有為孫曹儒書致富

藏大錄

若獲重公而惡其貧教遺其家人請諸母宜人欲與
俱去母宜人歎曰貧者士之常豈可使兒沒志于是
以辱祖父歲十二三習舉子業沒有間十五鄉人請
為子弟師踰年從游者益眾其友之嫻有母老而貧
無以資養往告公者公視其儀莊重問能讀四書否
曰能即輟從遊之半界教之使納其束脩母宜人聞
之喜曰使兒從政其能濟人而不為貪吏矣聞人精
一書明一義並詣請益奉職甚謹私居未嘗事所
以職事雖至親事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者過月俸

之入或得賜賚輒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
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
也惟應勉力為善耳人或問公平昔所行曰不能為
善亦不為惡也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
樂有憂如己之憂居官好獎掖士類有片善必建譽
之未嘗揚己抑人士有得一職來見者必勉以守身
愛民有議法刻薄必缺之遇事是非不以私憾公居
家嚴厲與外人接甚和易不見崖岸性廉介自其少
歲妻不肯為事干謁及貴儉約一如布衣時所得祿

藏太錄

賜有餘一以置書籍家未嘗有百緣之富事其從兄
仲葵務盡恭愛從子如子諱訓之為學務義雖
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有恩意弱冠
姑氏家疫疾素所享皆前迹公曰吾父同產也獨往
留疾旬日為洒掃戶廈共湯粥護調安而後去竟無
恙與人交直道不可必輔之於善有不善必戒之不
從則遠之及其能改又敬然好也已所行或未嘗人
以為言亦欣然納之平生無簡靜閑暇聞戶觀書自
通而思雖微必報而未嘗宿怨臨利能讓不事司

選史劉氏曰公在朝最久一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
所言修建文實錄收方孝孺文字禁避執尚矣其大
節更在保全趙藩及詞倖兩 皇后得宜至於三朝
史事皆任總裁是非非悲微諸寶而舉才得賢列
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蓋先德行而後才
能也史稱相業首三楊振又以公為三楊之首即子
乖家訓要其弼贊勞動實多不足為盛德累也

藏太錄

金幼孜

金公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縣人自幼嗜學問從前進士聶鉉受春秋得其微旨未第時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革除間練職憲臺公中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會文廟正位遂改翰林院檢討簡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日講經史公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五年遷左諭德仍兼侍講永樂七年扈從 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月上親征北虜胡廣揚榮及公從次永安甸雪初

戴本錄

金幼孜

霽諸峯奇絕上曰雪後香山此景最佳過雞鳴山驛野狐嶺凡驛驛之處上即指其山川形勝陀塞守險之方且曰翁茅記之東還南京陸奉直大夫錫之詔命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充總裁官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階奉議大夫賜緋金裝衣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京預修高廟賓錄十八年撰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

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豈夫窮茲冠乎公力請班

師上曰卿言正合朕意即命革詔回鑒次長樂鎮

公與楊榮等侍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

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

聖志如此天必助順也次清平鎮上宴群臣命內

侍歌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論叙創業

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洪業惟恐失墜

尚相與勉之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

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公刻石記行使後

戴本錄

世知朕親征巡幸既旋師中道官車晏駕初喪至

輓皆揚榮與等據禮行之楊榮既先馳歸報道中

之儀遂皆諮公而行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

吏部尚書衣學士諭月如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尋兼內制賜之銀章一日純德料終是歲持節冊梁

王及趙王妃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

三奉直學士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錄

起為總裁宣明年持節之寧夏冊安化貞寧二王妃

歷周恭漢唐之墟悉見賦咏昭遇兵民休戚事竣上

封事 上嘉祐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織金襲衣及
金緡馬三月命商揚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為
庶吉士十月壬午扈從巡邊度鵠鳴山 上曰唐太
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遇此山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
惻念閭閻由建也 上曰山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
亡之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誰山不崩國亦必
亡 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繫
乎君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六年遼疾屬縑子姓有干
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耻正襟危坐而卒壽六十

藏本錄

由贈少保諡文靖公為人簡易沈默溫裕有容居家
敦孝友之行既任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
時道中士卒有怠者 太宗知之以問公直對宜逐
班師死於公務致動不僇廢同僚能議於人汎愛無
忤其學談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來者無
虛日靡不酬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無工
其行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初陞學士寵賚
日加即以盛滿為戒名其熱處之居曰退菴所著有
北征錄

遼史劉氏曰公扈從 太宗北狩及三罕虜庭贊襄
誠多為人簡易沈默論事必正雖蕃遇之隆莫與倫
比而自處益謹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拒之
曰君子所耻可謂守道不渝者矣

藏本錄

胡儼

胡公儼字若愚江西南昌人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父虞部員外郎汝器自求賢士相師友熊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稱其有所養以古文法授之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洪武丁卯舉於鄉第二人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縣教諭時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實學勵行誼以吏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父老皆稱重之俄以內艱去丙子

戴大綱

明倫

改授長垣縣丞疏乞近便養親改就之餘于自是著刻令其在除年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化居多已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為政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者以中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飢殍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其政行往卓異不群鐵

戴大綱

者知其必將大用壬午軍旅方廣求材以集事御史府在副都御史練安薦於朝稱公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必拔而用之乃知臣言不妄於是召至京師承及任用而文皇帝已渡江矣翰林閣入吏部以公名上上曰儼既曉天文宜令欽天監驗之且送翰林供事已而欽天監言儼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侍讀解縉復薦之遂授翰林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典經及胡廣揚士奇金幼孜黃淮楊榮共事公在七人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

而後辭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甲申陞左春坊左諭德蓋官而故侍仁廟於東宮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數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詔奪情遣還南京入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其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同朝公卿大夫咸推敬之文皇帝每加禮重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成違公為言其情有可矜者得免上幸太學御藥倫堂賜坐講筵從容數暢上俯聽甚說賜資優厚雖

掌國學然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 高皇帝實錄及
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為總裁未嘗去館閣公
既善書而進歌頌詩文詞翰五美 止益簡注庚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復直 內閣
輔導 皇太孫監國鎮密謹勅上下無間言洪熙春
以疾乞致仕 賜靈書褒美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復
其子孫 賜寶璫為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還閒
居二十餘年曾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蒲禮遇之
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與之言未嘗及私自處甚澹

藏大錄

薄歲時僅足不食嘗表許遜帝丹廟請春秋致祭修
晉虎書院且運於報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否之
間必審度以求益嘗懷恐貽志於人屏倫中存不合
即引退不與辨以政焉至能全交既歸田里雖聲聞
不至於 朝廷而在朝論舊德者必歸焉館閣
舊遊歲時存問不絕輒相與倡和達官顯人與東南
好交之士微言者足相踴於門正統癸亥八月己酉
卒年八十三諡開 詔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德望
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仰者益少其為文以理為主

不尚辭藻所著有頤菴文集行於世
送史劉氏曰公為祭酒二十餘年以師道自重 文
廟亦多寵異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
執弟子礼益恭公遂名重天下然公廉介有守不貪
名位嘗 朝恩隆眷之時即決拂衣丘壑之志真息
流勇退可為大臣風矣

藏大錄

楊溥

楊公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廣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歡張擇之賢公對曰擇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顙上怒曰此輔導者之責黃

戴大霖

楊溥

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辭連公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文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公掌閣事選侍講王健行且改侍士陳繼學錄楊牧為編修訓導何登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公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

縣官巡送饋遺悉劾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敏不然

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也宣宗

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為總裁官三年扈

上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

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即

幸良湖閣諭公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

職當樞密朕躬至其翼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白

登小璫羅衣以襲絲帶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

殿公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

戴大霖

明知而不言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

覽今以刻本賜卿等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

安卿等既安矣九年秋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德復不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

統三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公言近年清鮮軍士北人苦瘡痛南人苦

嚴寒今西北二邊急務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

成南方並洪武中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有

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孫

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適卒清解者宜志
後南北所宜茲戊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
諡文定

逸史劉氏曰相業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
公為西楊文貞王質金相通達國體文敏揮斥遊必
遇事立斷公安貞履節調羹釀醴象合成名抑何達
際之盛耶然公實博雅能文一代大儒朝廷大制作
多出其手豈晚近庸碌所敢望也

戴大經

增補

權公謹字仲常其先河間人父執中徙家彭城公始
為州人天姓年友十歲遭父喪即哀毀盡禮不啻如
成人母李氏訓之問學公刻厲成母志凡度初舉賢
良授山西壽陽丞坐事請戍公登資給其行妹早寡
公撫其遺孤保成立永樂丙戌以沛人主事呂寧薦
為樂安令廉明仁慈為山東諸郡邑最扶滿轉光祿
署丞母病躬舐藥弗効叩首願天求以身代母愈年
九十終其喪歸負土封樹廬墓三年孝感烏鳴泉湧

戴大經

權謹

先朝之無幾樂二十二年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又
命以其事狀朗誦大廷示百僚拜文華殿大學士公
辭弗獲上曰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風天下之為人
子他非卿責也時恭祀文皇帝公獨哭之哀上嘉賜
牛羊脯醢果餌隨侍皇太子監國留京得輔導體
宣德元年以疾乞歸進秩通政司右叅議賜白金文
綺聽致仕仍勅禮官蒞其門公既歸崇道設德終始
不渝正統中卒子倫字民表領永樂丁酉鄉薦學行
脩明嘉親二十年親終隱居教授不仕倫子宇亦為

茅道倫年九十病臥宇侍湯藥寢不解帶既卒葬廬墓負土種樹成林晨昏哀泣毋卒合殯亦如之州守以閭旌表其門

送史劉氏曰權氏世德抑何其絕濟美也公以孝表徽朝著倫宇籍其禮教舉之閭閻其播徽烈而楊休教一也使德色諄語忍心背本者視此獨無赧哉

藏木錄

張瑛

張公瑛字子玉世居順德之邢臺自幼及長豐偉凝峻補弟子員勤於問學同輩咸推讓之甫弱冠即以明經領永樂丙子鄉薦授陝西寧州學訓導調武德衛學所至嚴教條責實效生徒多成材者秩滿擢吏科給事中稽考銓選封駁章奏克舉其職宣宗為皇太孫時太宗選文儒侍從講學公實典焉宣宗即位東宮陞左春坊左中允改洗馬宣宗即位首錄僧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改元二月陞本

藏木錄

張瑛

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內閣典制詰明年陞尚書兼職如故低太宗仁宗兩朝實錄為總裁官既而命蒞南京禮部蓋以根本之地非重臣不可也凡再奏績當赴京上皆賜璽書以止其行其見委任若此後以父喪歸於家宣宗既遣官治葬祭昭公後職視事而竟不起矣公於歷史善講解其侍宣宗每與言帝王傳授心法與夫修齊治平切要之言漢唐以下人君行事可為勸懲者必反覆敷陳之日見親厚先後賜齋甚多當起復入見時宣宗特

出御製詩詞并錄錢二千錠賜之公退而語人曰古人云稽古之力予亦云然公性寬厚喜愠不見待人接物一以真率為本推讓賢能僚米協和平居娒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施設毅然不可奪人以此稱之而亦嘉其遭際之盛云

逆史劉氏曰公侍講筵最久啓沃聖心罔所不到則其功在教化之源事績抑又其次也是以委任獨專寵眷特甚以功名終雖曰際會之隆寔亦素履之足乎耳

藏大錄

陳山

陳山字汝靜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人永樂初年授奉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八年丁憂十年陞復到部擬陞廣東右布政使特留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瑄侍宣皇諒讀二十二年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陟行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入閣詔領大學士日侍文章殿充兩朝寔錄總裁嘗墜馬傷足上親調藥酒賜之時高煦反形已

藏大錄

陳山

具上親征命山留守師旋山迎謁請開謂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蕭牆虞也上召楊榮以山言論之榮曰山之言國之大計請先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擒也楊士奇楊溥執不可上悟其非遂薄山不援任四年十月朔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迨朝問楊士奇曰汝誠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家學衍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涸也遂命改山輟機務專授

內監書九年疏陳致仕卒於途年七十有詩稿奏議藏於家山於諸司多所干謁為人得數十金輒辰叩私第旬且拜然賜之亡盡警者

逸史劉氏曰漢庶人謀危社稷宣皇帝不得已而除之已非本心當日至親徒一趙藩反形未見山復力勸并誅非揚文貞堅不草詔其悔寧有極哉則山之不學無術暗於大體已見其大於此矣而生平無行可狀居官且以賄聞是焉得為君子也乎

職大錄

職大錄

列傳一

母后序

諱三巨篇二南居首寧不以江沱汝墳之化然地於閭閻周家王業實始基之耶則王化起於房中人姻先於正始有由然也乃班馬氏作史漢列傳畧於后妃而劉子政獨搜西漢以前而傳之范蔚宗復自史無以佚括其高秀補首典之未脩厥後始代有

職大錄

后妃列傳矣班馬氏宜欲遺佚女史哉特以西漢母后用事恐致主母之失故闕筆於斯以避圈冰若子政以宗室懿親過忠帝室惟慮月之失望故懷之進其龜鑑其用心雖不同而忠厚則一也我太祖高皇帝立法垂制每事必寓勸戒而於宮禁尤嚴且慎祖訓十書內今即有七條嘗自言曰持身之道無優伶逸狎之失宮有正風無專承即正宮亦不使有自振之權凡衣食金帛帛帛併諸項物件尚官先行奏知然後發遣內官監下後奏方許赴庫閣支其

所職而掌者只在宮中。內是以漢唐以下代有垂簾帷。明三百年。聖母列后坤德載厚。祇承宮範。絕無干預外政。外家威吃離官。以列侯亦不過高爵廣祿。以彰尊寵。朝堂大典。實不得妄干。則聖祖創制之善。已駕百王之上。無怪乎慈孝恭讓。多頌女中克禪者。宮規間教。迭出而不盡也。母儀列傳。教以是而撰焉。

孝慈高皇后

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新豐里人。生元。至順壬申七

歲次錄

月十八日。母節氏早卒。父馬公素。其定遠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己女。后生而貞靜端一。孝慈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并嫁於上誠。敬感乎內外。成譽起於武元。年正月。冊立為皇后。身命於后。后親敬官之。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人。才且閑。前代外戚之家。多驕滿。奢縱不守法。日致優敗者。陛下加恩妾族。其賜予使。得保守。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寵。幾敗非。委不可預。上乃止。初。上準師渡江。

后親率妻妾。繕衣。裁。於將士。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以妾觀之。惟以不殺為本。上謂侍臣曰。皇后起七木。同其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飢餓。懷糗餌食。我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承孝。朕素為郭氏所殺。后報為冤。雖卒。勉於慈。殆无難。子長孫皇后者。朕或困。服御詰。恐小過。報謂朕曰。主忌。昔日貧賤。取朕。後為惕。然家之良妾。猶國之良相。豈忘之。朕朝因以語。后。白。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

歲次錄

皇后但願。陛下以充。婦為法耳。后聞。元府庫輸甚。實。至。臣師問。上曰。得元府庫何物。上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實。抑帝王自有寶也。上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湯。賢為寶耳。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賄生。賄令。順則達。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為國。斧斤。珠玉。為心。為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外。誠。法。共。保。天。下。已。大。寶。也。后初。未有子。嘗育。耳。凡子。志。必。婦。子。之。忠。又。沐。英。等。教。人。愛。如。

已出及 太子諸王生口無替焉接地嶺以下有恩
被寵有子者待之加厚 林學士承旨宋濂以孫宋
慎與胡惟庸黨被刑誅其家械產至京 上怒欲誅
之 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侍師之
禮宋濂親教 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想况濂致仕家
居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始解濂遂得發茂州
安置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常濟以寬仁 上每
前發決事 后必潛察之 上震怒還宮必詢今日
處何事怒何人曰泣諫曰 陛下已生銀子正好積

藏木錄

德不宜縱怒致挫人命 上送之 上姓文正鎮江
西荒遠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至京欲加之罪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多有戰功况骨肉
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
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
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
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今乃殺之乃得滅厥流雲
南 上幸太李還 后 太子諸生有携妻孥者亡
野俾給勸 上賜以月 其家遂為永制 后恭

儉之性不以貴為食餽 淑猶親為補綻無輕易製
我衣餘帛緝為中褥緝為治絲有荒類遺弃者存積
佐細以賜諸生王妃公妾且謂之曰生長富貴當知
登榮之艱為天地惜福也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危
今務學詳切懇至有以衣服罷血相尚者必切責之
十五年八月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
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
以愛妾之故將殺諸醫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 后終不

藏木錄

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痛悼不已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于鍾山孝陵諡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追諡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
加上尊諡曰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高皇后
述史臣劉振曰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君未有若我
高皇后之聖者興立之後終不肯私官一戚以賜
予之厚謹保身家不使守寵致敗故三百年來不愛
外戚之禍神何慮之深且速耶而恭儉至性始終不
懈必以寬仁濟 上之 上至泣諫曰治人性命乃

子孫之福 國祚緣慶 上每以慈解論法從寬則仁慈厚德所培 國家元氣於不薄者休託矣有既耶

革除建文馬皇后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全之女也建文元年冊立為中宮四年六月祖於火 成祖清官三日詰問建文君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 成祖遂命出尸燬燼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翰林侍講王景議以天子禮葬之鍾山

戴天錄

通史臣劉振白鳴呼宮人誤報后尸為帝帝從天子禮葬天也使 成祖無此問或報者誤指他尸后幾同妃嬪宮嬙等一燬燼矣故后之瘞於鍾山與帝之得歸西山皆非人之所能為也

仁孝文皇后

仁孝文皇后徐氏中山王達之長女也博通載籍每覽古人言行之懿者即思曰古人書之史冊國故後人仿而行之豈徒流覽乎洪武九年正月冊為燕王妃恭勤婦職 高后鍾地特重 高后崩哀毀動左

右執使王年蔬食如常上靖難太子守國事多稟命 上入正大統 后正值中宮愈益枚勸每以親

親仁民養賢訓儲為言 上悉嘉納 后弟增壽靖難時陰有州戴功為建文帝所殺 上在位將追命之爵以語 后以力言其不可 后嘗問 上陛下日與共國政理誰何 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 后曰請召見其命婦上令命婦入朝于桑儀殿 后慰勞備至各賜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餽食必有

戴天錄

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且見侍 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為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 皇上所與共國理道者六卿翰林諸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異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善觀女等女戒操其要善依內訓二十篇后常存心內典漢取道釋嘉言善行彙編之名勸善書五年七月

后病劇 上臨問對曰 嗚呼此命也但身蒙 上恩
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
用然生民未太休息惟 上矜念之 上復問有何
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弃之不以
小才而擯之子孫成之以孝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
報 上恩矣願無驕奢外家 上泣后亦泣曰人生
必有定惟 上割恩自愛勿以妾故傷聖心遺令
太子身沒之日喪祭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后崩 上
哭之恟群臣奉慰 上曰 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

藏大錄

唐長孫之倫也雖處宮中其念惟在仁民雖今朕入
宮不漫聞直言矣時年四十六 太子及漢王趙王
皆后出誼曰仁孝皇后葬長陵二十二年追謚曰仁
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逸史臣劉振曰古哲后能修閭閻者不少而要民事
之母曾不樂見乃哉 文皇后身正宮教而心切仁
民濟政理治化本源真卓越千古矣其用肯綮言外
家與 高皇后同一遺識洵大孝也與至開諭命婦
教言更為不易之論遺令尤剴切不替 聖子 仁

源遠福無極長春以拱

藏大錄

誠孝昭皇后
誠孝太皇太后張氏永城人 仁宗為燕世子時
后以良家子選為世子妃永樂初 仁宗正位東宮
高照謀奪嫡日夜謀捏其短久之 上亦搖動一日
上及 皇后御便殿 后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
上大書曰新婦賢他日我家事多賴之自此無易儲
意 仁宗即位冊為皇后洪熙元年 上崩七月
宣宗立尊后為 皇太后尊事 太后極其孝教每

藏大錄

旦暮詣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及太后慈仁隆
至每見 上則忻然沒容諭及政事及兩平決 上
教陳明達 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
行四方貢獻雖水菓之物必先以奉 太后 太后
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三年二月 上
奉 太后遊西苑 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太皇與上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頌聖德 太后悅
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
皆天賜 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

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飢寒則吾母子
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樂甚及
晚還宮五年二月清明 太后欲親謁陵以語 上
上召少師蹇義等諭之曰 皇太后篤念 祖宗朝
夕弗寧每臨朕曰 祖宗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成
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陵著
于史冊今朕將奉 太后謁長陵獻陵庶可少慰至
心禮蹇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
人心之正也 上以復於 太后太后喜曰吾志遂

戴夫錄

癸起二日 上躬親謁將進 太后駕至清河橋下
騎扶輦既渡橋 上復來騎時畿甸之民迎拜滿道
瞻望咸悅祝頌之聲震動林野是日駐蹕沙河 上
侍 太后膳退召義等諭之曰世后天性至孝今日
朕隨侍于道中指天壽山言此下即二陵所在母后
望之感懷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母后誠孝
所致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陛下承奉之足以感格
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性來西京每
令朕通農家問其疾苦甚欲知稼穡艱難自嗣位以

來此昔 皇祖教詔之布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
落居民及其田作追思往事愴懷之情自不能抑義
等對曰 陛下仁孝久而不忘 祖宗在天之靈應
當永佑車駕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楊陵畢
太后召扈從官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
入見 太后曰皇帝教言卿數人輔贊多用心今國
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為 祖宗嘉祐亦卿等之力也
輔等叩頭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
民以致康濟此皆 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戴夫錄

太后曰吾何德所以致今日之治上由 祖宗積善
垂蔭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
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數佑卿等俾卿
子孫安榮永世遂命賜六人酒饌及白金文綺時陵
傍居民老稚迎拜于道 太后頓首 上曰百姓愛
戴若上以保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今問
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慕亦惟能安民耳國家恒輕
徭薄賦以存恤為務庶幾為民父母之道于是 太
后還視道傍農家召其耆婦問所業及安否其婦士

藏大錄

老稚皆歡喜踴躍應對侍候如家人然 太后喜賜
鈔幣布飲食皆歡躍感戴爭進蔬食酒漿 太后嘗
牛乳以與 上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禮畢還宮十
年正月 上崩 英宗即位八月尊 太后為太皇
太后時 上方九歲司禮太監王振擅權 太后憂
之正統二年正月 太后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
官謀佩刀鉅侍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
輔等五人頓首 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 皇帝凡
都作必與之謀非五人所贊則不可行也 上受命
有頃召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
起居多不律命賜汝死于是女官加外掖頭環上跪
為之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幼宜如此
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 皇帝伯諸臣留振
此後不得再干國事初 宣宗崩 太后於宮中一
切玩好之物不志之務悉皆去禁中官不若改在
臺閣委任三楊 上初即位詔凡朝廷大政必白于
太后從後行 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

藏大錄

官至開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記某日中官
某以與事未議如何施行 太后乃以帖所敘驗之
或主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名振責之正統七年十
月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
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
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
號 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
遺書隻字者論故其地其禁文碑不係國事者聽命
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即趨下叩頭極受顧
命而出遺詔天下曰吾自洪武中配 仁宗昭皇帝
三十餘年為未盡人子有八年今止此得全歸以
從 先帝於地下足矣先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
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果爾內外文武群臣宜共誠
輔漢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軍民者 祖宗之軍
民惟愛人為保國之本施仁為愛人之道爾群臣咸
仰 皇帝博極仁政各秉康公忠誠勿懷不憚庶幾
邦濟宮中大小庶務悉奉 皇太后乃行諸后妃家

並須遵奉 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素無德及
下身沒之遠喪服應遵 仁宗皇帝遺詔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而除災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不可故違
皇帝宜念萬幾之重群臣當共慰勉毋得過家成服
三日後即聽政天地 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早廢
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制勿停宗室諸王藩屏為重
毋輒離本國但遣人進香不必送奠在外大小文武
衙門並免進香中外臣民之家勿禁音樂嫁娶應遵
行之世違 太后崩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

藏大錄

啓聖昭皇后合塋祔陵

逸史臣劉振曰甚哉德可回天豈不信然當高煦飛
語時文廟已不能無致辛賴 誠孝之賢感動 帝
心儲宮乃因而專任三楊成 宣宗十年太平世界
中外傳誦女克舜即班賢明高仁聖孝不足方矣至
王振之禍早已戒之 英宗甫立之日誠淵見其可
謂聰明睿知矣惜立臣不能仰贊即時誅滅竟貽土
木奇變治其遠恨歎

恭讓胡皇后孝恭孫皇后合傳

恭讓皇后胡氏 宣宗為太子時元配也洪熙元年
七月冊立為 皇后踰年嬰疾久弗瘳請於 上曰
中宮之位上承 至尊奉 宗廟之祀致 聖母之
養而下理宮闈之政所係甚重妾久病致 皇上獨
任其勞夙夜心不自安自付薄福不可以忝斯位惟
大恩賜之閒居別選賢德以位中宮 上驚愕曰后
何出此言更勿漫語數日 后從中前請 上慰諭
再三曰后安意養疾勿妄思也一日 皇太后親
后疾后請辭位就閒如請於 上者 太后不可他

藏大錄

日漢請於 上及 太后如初且曰 上春秋三十

未有子嗣是妾所累也今既有疾不忖引退 崇
廟神靈豈佑之遂上表奏請不已會 孫貴妃生子
后喜曰群臣奏請冊立 后力贊 上早定國本
貴妃固辭曰 皇后病瘳當有子 上以曰 太后
太后曰其順輿情既立 皇太子 后遂請立 貴
妃為皇后外廷復聞 后遜位意群臣亦上表請立
貴妃為皇后 貴妃固辭言 皇后在余何敢干大
分乎群臣復上表請 上乎詔答曰夫婦人倫之本

惠慈兼厚方惻辭遜之誠遠聞建立之請豈朕所安
哉不允外廷皆聞貴妃固辭百官合詞啟貴妃
早正中宮貴妃遂懇辭上以請於太后太后
命遂衆請三年二月后上表遜位情詞懇至上
允之賜號靜慈仙師退居別宮冊孫貴妃為皇后
太后深憐胡后之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
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焉宣宗晚年追悔廢
后事曰此朕少年舉動致後后位號不果正統八年
十一月后卒葬于金山之原暨孝恭皇太后崩

藏大錄

錢皇后為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師及其死
也入長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后尊號
上命李賢舉行之天順七年閏七月追諡為恭讓誠
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葺陵寢不附廟孝恭皇太
后孫氏鄧平人宣宗立冊為貴妃生英宗遂冊
高皇后英宗即位尊為皇太后英宗北狩太
后召百官集闕下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命郕王
代推燒萬歲畢以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遣太監金
英傳旨命郕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景帝即位

尊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天順二年春正月上郊
天後顧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殆之際實賴太
后憂勤保護罔挫之恩款報無由可微前代尊上徽
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此舉莫大之孝也於是命
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昭示天下人心大悅
慶賀禮成太后深慰喜之遂嘉贈其親以榮所自
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庶會昌庚次皆
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
陞者一日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後希

藏大錄

恩澤以為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
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于太后數次方允且不
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授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
必衰一旦有干國惡吾則不能救矣今若聞此必見
怨矣賢曰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此
不啻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
庭近侍感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候為人津護後不可為例耳上然之
六年九月太后崩諡曰孝恭慈憲慈仁莊烈齊天

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

遠史臣劉振曰按國制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獨孝恭以有容德請於皇太后特制金寶賜之復貴妃授寶遂為故事春誠渥矣雖然后亦賢也哉靜慈既以讓德退居遜位而坐猶居孝恭右孝恭柔順不少疑雖命由皇太后終能互讓無一忤色非兩賢相道難矣

孝莊睿皇后孝肅皇后

孝莊皇后錢氏海州人正統八年冊立為皇后孝

藏大錄

肅皇后周氏昌平人初入宮侍英宗為貴嬪生

皇太子正統十四年冊為貴妃憲宗即位議上兩

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止尊所生

母周貴妃為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如海願望宜

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列卷可法彭

時曰然朝廷所以服天下但正綱常今若止尊所

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言

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宜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宜

德時有例茲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不同胡后讓

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為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敬全皇上至德非若他意若推

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口謂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赴時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翼日須詔天下是時同謀者俱忤內旨有後意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慈勝極力繼其後

藏大錄

續上孝事西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

大體成化元年二月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

醮禮部尚書姚安會大臣缺者相率詣寺觀禮福給

事中張寧疏言通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

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慈悅至慈無

所不用其極之心也大臣百執事但當如來助德仰

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禮部尚書

姚安等乃於各衙門飲會財物收辦炷香的日期赴

壇行禮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為後世笑普

藏大錄

英廟漫位居有是疾時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構兩之義亦嘗為此舉然非所以扶名教全治體也其事乃寢四年六月 慈懿太后崩禮部及廷臣會議柩焚柩禮部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二十三年十月 孝宗立尊 皇太后為慈懿仁壽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三月 太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李士茲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相葬柩廟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諡同 孝莊之制大李士劉健等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之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議 上御便殿召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 孝懿太后立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曰此大非禮當登正健等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敬登正仰見 皇上聖孝威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 上曰此事皆內臣所為內臣有畏人議道理者昨見成化間盛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俱忠厚為國曰論柩右之禮健等曰先年奏

藏大錄

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柩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柩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謝迺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師古末世節蔡之事不足孝 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未惟一帝一后合若

並柩乃從朕懷起恐後來禍亂無紀極矣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焉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敬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不敢少缺孝東陽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奈何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寐寐 先帝固重而 祖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曰容臣等出議

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曰
魯頌姜源閼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別廟自漢唐
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
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
宸妃洩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
不足為法衆從議疏上上喜曰大義滅恩並行不
悖改祔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宣奉
孝肅左奉孝穆中外咸稱併祀云

戴夫錄

近史臣劉振曰情者一人之私札者萬古之公況
宗廟閼繫綱常至重豈容毫髮僭差若乎至批一孝
皇帝曰先帝固重祖宗之制尤重西言可為千
萬世立石取法夫子孫崇德報功不顧濟禮者亦周
所不至乃帝卒不以鞠養之私而亂從祔之禮使
九廟神靈安焉不驚其孝不更大乎此孝室之所
以名孝也已

貞惠景皇后

貞惠景皇后汪氏京師人初冊為郡王妃景帝踐

祔立為皇后景泰三年五月以諫廢儲遂廢后居
別宮而立皇子見濟母杭氏為皇后天順元年二月
復降后為妃王妃併廢皇后杭氏先是景帝
前上欲令妃殉李賢奏曰汪后雖立為后即遭幽
廢若令之殉情所不堪況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良是一日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
內歎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服用度不
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奈侍官人
志隨之遺老或中官教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

戴夫錄

竟獲考終景帝之歆立懷慈也妃執不可諾帝
曰恐礙監國之稱帝不從妃殊不悅及英宗漢
碑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或固詳知端
娘信聖哲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厚妃與太皇
太后尤相得雖違居外遇歲節亦時遣入叙家人禮
其即主父在宮中憲宗命選駙馬主堅不肯行宮
當一生不嫁上曰妹不肯嫁恐無結果乃強下嫁
王氏初英宗一日入內帏問太監劉桓曰記得有
一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

妃所上達問妃曰無之又問對如故俄有關於
上言妃之出所携甚夥上命性檢取得銀二十萬
蓋妃出時憲宗為護持令整一宮所有悉取自隨
故所蓄甚厚自是遂索然矣迨英宗崩後妃言于
人曰帶實有之當時索之太急吾謂景帝雖廢亦
書為天子七年一繫腰何不可消受必欲迫取耶
景帝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於教片玉其時遽怒而
擊碎沉之井中耶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合葬金山諡
曰貞惠安和景皇后

戴天錄

述史臣劉振曰恐碍監國一語后之大賢足位中宮
也使帝早悟上以求終天位下不失兄弟叔姪之義
名分完而天倫篤矣奈何反緣此廢然竟成廢全
天之報施孰能測其微也哉

孝貞純皇后

孝貞皇后王氏上元人唐皇帝為憲宗育于宮
中者也天順八年秋七月冊立皇后恩於宮方誤立
吳氏九月上替吳氏退居別宮詔百官白朕惟
皇后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非德性醇謹

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先帝臨御之日為朕開
賢淑已定王他育于別宮以待期太監牛玉據腹奏
請將逐退吳氏於母后前奏請立為皇后舉動輕
浮禮度粗率畧無敬謹之意持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初尚不謹何以克終望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
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母后廢吳氏退居別
宮間住中玉與太監吳喜俱免亦押發南京孝陵種
菜后父都督同知吳俊及子吳權亦免死發山東登
州衛充軍十月更立王氏為皇后二十三年十月

戴天錄

孝宗立尊為皇太后弘治十八年八月武宗尊
為太皇太后正德十三年三月崩諡曰孝貞懿德
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穆皇后 為貴妃冊

孝穆皇后紀氏孝宗生母也初召入昭德宮為
選侍得幸上遂為貴妃知而忌之方苦楚胎竟
不墮上令託疾出居長樂堂以毒藥而屬門官照
會凌醢聖嗣紀氏太監張敏使女侍以鴆餌哺之彌
月西宮廢后吳氏保托惟謹孝貞皇后恩有如此出

藏大錄

不便貴妃知十一年五月主紀氏為淑嫔居永壽宮六月紀氏受貴妃賜遂有疾上命太醫署賜張翥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之貴妃請預賜寶福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十八日薨是日天色昏赤一時傳言病卒之故終不益不能無疑之贈謚曰恭恪莊僖淑妃輔臣商翰奏宋李宸妃故事欽莫皆如禮二十三年八月孝宗即位十一月連上尊諡曰孝穆慈憲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附茂陵建奉慈殿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事四

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時縣丞徐頊疏請免皇妣薨逝之期以漢不共戴天之仇當時珍視大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遣治請拘葛氏戚屬曹姓由入宮聞者尤謂葛氏安劉言皆與葛氏通奸恨甚私謂尹且曰我與葛氏絕往來直慰之曰事重寬唐太獄株連望先帝之意安等喜曰是也乃擬旨以為浮議遂已之惟訪求親屬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為紀訪求數舉不得補后嘗自謂廣西廣縣人姓紀氏不能辨親族太監郭

藏大錄

籍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懽亦姓李自言為太后親兄籍心知其偽弗發懽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進與兄以來懽境齊寧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承之得官四散頃府縣遂以成晚日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于田主郭璋曰章而冒李猶致富顧我其李氏不可乎璋因与偽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詳父成之偽會上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要蔡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章春等聞上取至京改

姓紀氏名曰貴旺授官賜第并金帛庄田奴婢甚眾近成乾之至京幸聯上命郭錦偕陸懽審驗乃西為解令父成跪拜歸會一上命錦祭紀氏先室具焚黃監生蔣灝等扶僮人李友廣許父貴等詐不勝慙坐左廣成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及遣科道往康之得寔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籍本知其偽党比蔡用欺罔不言保常謀姑斥為小水者陸懽欺起偽端法尤難宥但當有奉侍陸寢旁勸發茂陵司香章春老疾免罪降少監閹惟沒

父貴竟滅元論戊八月戶部會官上議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事已無踪跡求之恐愈久愈鑿況前日已誤今日豈容再誤請敕高皇帝即宿州為高后父徐王立廟奉例為太后父母以沒入孝父貴等因八十歲為奉祭之資上曰太后早棄朕躬朕每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求訪故寧受百數有所不恤今卿等既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歲時致祭以仰慰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切皇祖既有故事

藏大錄

朕心雖不惡又奚能違其志往所城

萬貴妃諸城人父貴為縣吏寓居霸州生妃四歲入掖庭及笄侍上青宮上即位冊為貴妃遂事寵皇后吳氏之廢貴由是妃及孝貞皇后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嘗教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悼恭太子未期而薨自是不復娠凡後幸如錢能輩勸漢直梁方章與輩皆敗以有飲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妃主之孝穆皇太后以妃故遷居西內數年而崩妃承恩居昭德宮父貴授都督

同知兄通授錦永都指揮恩權陰赫朝士多附之成化四年九月六科給事中魏元孝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叠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愴悞皆陰盛陽微之証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得泰貳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泰貳之者此災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時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嫔雖淚而視聽甚近班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宋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

藏大錄

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我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位儼之義庶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于此十三道御史康永紹等亦以為言上曰所言有理官中事朕自處置二十三年三月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朝七日癸亥壽山而南贈諡曰恭肅端順榮靖皇貴妃皆異數也弘治初言者指不已致追廢妃號籍其家類孝宗仁厚置之不究

通史臣劉振曰當萬貴妃專寵 孝穆別居幽室而
純皇后獨能優容靜攝中宮唯以暗護 東宮為念
卒能諗言不起宮闈稱靜而 太子因以得全可謂
柔順利貞矣語曰家有賢婦 國即賴之信然

孝惠太皇太后

孝惠太后即氏杭州人初為 純皇帝宸妃生 興
獻皇帝獻皇元子 世宗入繼大統嘉靖元年三月
尊為壽安皇太后十一月 太后崩楊廷和等議表
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父後西京不以詔天下

戴大錄

上不從命仍二十七日 禮官奉請素服御西角門視
朝 上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違司 禮監太
監戴永詣安陸以 太后崩告 興獻帝又遣監丞
蕭洪告岷惠王雍靖王墳二王皆 太后出也上尊
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葬金
山二年二月復遷祔葬茂陵十一月祭主於奉慈殿
通史臣劉振曰自古帝皇受命為君追尊母后不遠
隆其尊諡我 孝惠卒時已與十四母同葬金山矣
乃以誕生 興獻之故 肅皇帝追慕不已改金茂

陵其崇先報本之志孝思又何極耶

孝康敬皇后

孝康敬皇后張氏興濟人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
孝宗立冊為 皇后不置妃嬪禮待給予中韓賜以
體休未立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
舍是弗圖乃從建設齋醮將以徵福于神不已惑乎
不報 上平止無別幸與 后相得甚惟二難封爵
勢傾中外有奏其侵民業為庄田者命司禮監蕭
欽刑部侍郎詹希魯等勸之疏三張竊以教人依律治

戴大錄

罪教復命內反通 上與 后方對牀 后聞甚怒
曰外官無狀備可汝拘執亦若是耶 上亦倖怒罵
后退呼教曰通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他語耶恐
外官聞之驚惧矣教力辨未嘗聞於外 上猶不信
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賈二勳官且云偶與 后有
語言持戲耳恐尔等驚怖以此壓驚 武宗又上后
尊號曰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加上尊號曰昭
聖慈壽皇太后 太后詰諭禮部為上選婚八月司
禮監官傳諭內閣以大婚禮取到女子赴宮問選教

送 壽安太后傳旨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其不
可云去年宣諭禮部舉行今春分遣司官選取皆跡
聖母昭聖皇太后陪諭在廷之臣與天下之人皆知
之今日傳旨改送 壽安事不歸一禮不殊正何以
昭示中外乃傳奉 昭聖懿旨行之三年二月 太
后聖旦先期傳旨免命婦朝賀翰林修撰舒芬言
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遽免賀
恐疑人心乞別降綸音以轉 聖慈上以芬出位安

戴大錄

古奪休御史朱瀏馬明衡亦以為古制言 皇上孝
事兩宮如一今 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 昭聖
誕辰乃聞報罷禮數頗殊關係不小 昭聖手揭神
尼親授 陛下母子之恩天日昭鑒今日之禮 母
后雖或固辭 皇上尤宜肅情以明大孝明衡言暫
免朝賀在平時則可今當議禮紛更之時人心勿俱
之日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 太后必有
因事拂抑之懷今昔存殁之感若出自 聖意則母
子至情有隆無已可以 聖母嘉節報重禮哉 上

慈曰命婦免賀本奉 皇太后懿旨朕等奉兩宮安
有間越豈得妄言各違朕侍即何孟春疏故不報即
史陳迥李本員外林惟聰言 陛下以宮闈之故罪
及言官本止正統之義又不能無所軒輊忠臣義士
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矣 上起其煩責以
違朕大以卿鄭岳東敷不報三平四月復上壽疏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再上殿疏
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廟諱曰
孝康靖南莊慈世懿繼慈懷聖慈聖后合其恭陵

戴大錄

述史臣劉振曰自古外戚之盛莫如西漢慘禍亦烈
至無與類然高漢臨陽者竟外戚也我 高宗文兩
皇后不肯爵及親屬恐致覆敗誠良遠哉馬公不遇
違封中山本為勲舊其餘官止都督而封拜進公實
始迨於元事然卒一族覆一其成孰非昭聖寵之太
沒有以名之也即有冊立 南皇帝殊功終不能活
一同乳弟周法不可貸而悔亦晚矣嗚呼不可鑒焉
外家一語西 皇后為千古莫及也
孝靜後皇后

孝靜後皇后夏以上元人正德九年八月冊為皇后
嘉靖元年上尊號曰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崩禮官
以議請上命會議大學士張宇敬曰莊肅皇后
與景朝事体不同其冊諡之文宜二字四字尚書奏
言曰本朝事例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
未稱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宇敬
曰禮官如何言曰請擬者禮官之職定議否翰林之
事今眾議未協當請上裁御史上延相曰莊
肅作配武宗今日之議似宜一体吏部侍郎霍福

藏大錄

曰擬若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協使以請乃上
議言古人尚質議法尚簡嚴故稱美之言然後世
帝后之議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
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我朝列聖元后諡皆十二字
蓋大行威名帝后號美善以大尊禮宜與並今武
宗名諡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諡既似亦不宜
稍異且今日加諡祇以表行尊名其於版制有無名
少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竣如事母人道有此亦
非朕自尊西宮在上昭聖皇太后有母道宜否

會議議上宜且據議法正用二字俟他日再加尊號
以備前典上曰用六字諡孝靜莊惠安肅後皇
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也十五年四月上坐天
壽山行宮而諭夏吉還用全福庶合典禮九月御筆
定諡為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後皇后
逸之且劉振曰武皇帝樂游幸出獵無虛歲始而
皇莊繼而遷塞最後且南巡矣一十七年之間六宮
鎮靜不聞一事競擾非中宮母儀有主能若是哉故
續托皇后尊諡靜之上字據不擬也

藏大錄

慈孝獻皇后

孝慈獻皇后蔣氏京師人成化末冊為興主妃正
德二年八月生世宗于藩邸十六年四月世宗
入繼大統諭閣曰朕母祖宗聖位雖承敢爾私
恩然母妃遠在藩府朕心憂切恐慕可勒遣宮奉迎
并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於是遣司禮監太監秦
文等捧箋詣安陸奉迎初上在遊思離聖母輒
涕泣故登極三日即有是命禮部奏請奉迎用王妃
儀仗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八月聖母至

藏本錄

通州開朝儀曰安得以我子為人之子乎不肯入
上涕泣啟 慈壽太后願避位恭奉一聖母煥滿解
臣惶怖遂月 皇太后禮嘉靖元年三月上尊號曰
興國太后詔誥天下三年四月復上尊號曰本生母
聖聖皇太后九年八月 太后傳自其女訓一卷首
貫以 肅宗御製序次以自序為月凡十有二分刊
布以示中外 上親洒宸翰序之卷末既而復以
孝慈皇后傳 文皇后為訓教同女訓頒布朕恩亦
請御製後跋 上曰朕愧德大不如古若況女子主

為難教欲正其本當自宮中始凡當行事宜會議以
閣禮部同奏言宮中事宜合令翰林院撰諸書閣女
教者撰為詩必明白易曉內訓女訓宜撰成直解証
以 高皇后傳內事實令女官記誦每月 皇后率
妃夫人詣 聖母前聽講一次於坤寧宮進講三次
仍令女官將二南之詩教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二
切俗樂悉行斥去而大學士桂芳亦因女訓一書上
推行之序行之宮中者三事曰昭教之儀諸母之擇
子師之慎行之天下者三事曰女訓之學家皆之教

藏本錄

謀氏之正事下即議言宮中三事宜書御屏為宮闈
先事之備其行之天下者宜令天下各崇陰教以敦
女習不許朦瞽記誦誦詞黃鼓人心止將女訓等書
勸誘風俗婚姻一遵 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
上親製序內有王后姜班之句張璠疑姜班字班
上曰卿以姜為太姜更作姜任取太任朕所用姜班
乃以周宣后姜氏及漢班婕妤也夫宣王以姜后脫
班之賢克自勵稱中興主漢君故与班婕妤同輩班
曰明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安棲居一輩使主正

夫德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為賢矣使令後世能學以
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指今存者
如此初未敢以姜太任望之耳璠謝不及十五年
閏十二月加上尊號曰章聖仁慈康靜貞壽皇太后
十七年十二月太后崩諡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安
天誕聖獻皇后合葬顯陵
逸史臣劉振曰 后當太平日為天子母猶無慈女
訓手集宮教之書足垂閭闔者刊賜中外且五日一
集宮地 列后親為解說勸戒蓋誠賢哉而與 臨

聖兩宮同尊身履危疑幾十年懔恐不聞善始善終
殆天常情所推也

孝潔肅皇后 繼后張氏附

孝潔皇后元城縣生員陳萬言之女也嘉靖元年九
月立為皇后封萬言為泰和伯七年十月 后有疾
萬言請乞容妻莫氏入宮視之 上以疏示輔臣曰
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者假言視疾多窺伺朝
廷在彼為計計在君為墮計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妙
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痊愈朕不敢

載夫錄

狗私綴外戚入宮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也及崩
謚曰悼靈禮部言 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佐宗祀
者七年禮宜稱享太廟但今九廟已備唐宋故事
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創別廟祀之禮喪服小記婦祔
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 孝惠太皇太后寔
皇考獻皇帝生母 悼靈皇后至請祔奉慈殿 太
皇太后側制曰可十五年 孝惠神主遷於陵殿禮
官再言初擬奉遷 悼靈皇后於奉先殿旁室今殿
無旁室惟梓殿兩廡非奉安元后地且不足於容身

祖惟殿盡而一室空虛清閑宜遷奉歲時享祀或有

事祭告 列聖宜一體從嚴但不致墮不從視緒斯

為合禮制復報可九月改謚曰孝潔皇后送禮部尚

書夏言之請也隆慶元年上尊謚曰孝潔恭懿慈肅

安莊相天堦聖肅皇后

追史且制報曰 孝潔上佐宗祀者七載曾未得尊

謚祔享 太廟非禮官夏言懇請狀以悼靈終夫不

為 聖代大典之缺哉故言所擬諸禮此為首功云

繼后張氏綿衣無事張揖之女也嘉靖元年冊為順

載夫錄

妃 悼靈皇后崩 上與大學士張璉議冊立中宮

事璉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 上曰

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慎擇前者幼

婚之期皆最宮中久惡之婦所尊主日夜言之 聖

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

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也七年十一月立

妃為皇后九年三月 后親登于北郊張璉奏古者

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二御女所以廣儲嗣也 中宮正位有年前星未耀

藏夫錄

嗣續未蕃臣願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年廣為儲
嗣兆祥之計宜勅禮部舉慎選之典惟負淑之求以
充妃嬪以備侍御 上曰朕大婚將十年元配又失
承嗣久虛深用憂悵每屋 聖母之念禮部速擬應
行事宜以聞禮部覆請遣官 上曰朕思此舉專為
廣嗣續止遣司屬官回貢以往勿得回而播揚百姓
以稱朕為宗嗣至意內官不必遣因命員外李瑜主
事居應援寺分往南北直隸河南山東選取得淑女
一千二百五十八人漢命隨行欽天監擇日選赴諸

王欽命司禮監或皇親夫人二三人先行選擇然後
引見 聖母得旨令禮部選送赴館俟內夫人女官
選畢引詣 聖母前擇用著為令錦衣衛百戶費洪
亦以 皇嗣未生請於京城內外慎選賢淑以備九
嬪禮部請遣官於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廣求之 上
曰朕選淑女本為廣嗣誠恐遣官四出重擾百姓又
恐不識者謂朕好色第如洪奏十三年正月 上廢
后退居別宮立方德嬪為皇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崩
改曰繼后葬金山

藏夫錄

逸史曰劉振曰 肅聖帝不受偏寵無尚色之私慎
選淑女而立 后乃后立十餘年而終養君子之配
抑何不易得耶雖採凡盡南北卒未有承寵之人不
事色荒也明矣則廣嗣續一語真帝里正大不欺之
心哉
孝烈方皇后
孝烈皇后方氏江寧人嘉靖九年十一月選入掖庭
為德嫔繼后張氏廢冊妃為皇后二十一年十月
上幸曹端妃宮妃寐宮嫔楊金英等共謀伺 上寢

熱以組經 上預用釵股刺其囊組誤為死結監官
張金蓮知事不就亟走白 后后中夜聞變急起馳
至解預組 上愕蘇不能語 后命太監張佐高忠
捕訊之言金英與楊玉香等九人親行執送寧嬪王
氏首謀端妃曹氏時雖不與然始亦有謀其同謀者
金蓮等五人詔不分首從悉謀於市仍判免梟示并
收其族屬給付功臣家奴財產籍入官時事起倉卒
曹妃實不知 上後憫其冤始得謀已之 聖躬
幾危賴天之靈遂謀不成當時群臣震惶次日牛始

知上體康豫乃以討定宮變初諭中外二十六年十一月后崩上即日發喪諭禮部曰皇后此朕危奉天濟難與同洪春相朕始終不意遽逝痛切朕情其以元后禮葬諡曰孝烈皇后癸永陵二十七年六月山陵畢禮部即具疏請立皇后上報曰卿等以后共承天地宗廟育理萬民不可一日差故為是請念已立太子仰承天佑亦既有年朕孝烈崩朕即誦輔臣萬母復請亦已再示卿等矣

藏大錄

臣賈家奇漫上疏曰皇后居休永乾贊成內治淑聖蘭殿宜宜又虛雖蒙再示不允臣等狗馬之賈切懇請上報曰覽卿等對見忠誠懇切朕已其慈后未可立宜承朕命十一月議冊后于太廟尋寢隆慶元年追尊諡曰孝烈端慎敏惠恭誠贊天開聖皇后退之在劉振曰世廟立后凡三而竟逝痛切若惟孝烈一人孝深慈后身主蘭宮皆約畧十年許大行之日不能與上一感后獨始終膺眷非真

淑之性誠有以符慎選之心豈能致上終不再立即至喪殯解組脫上於唯尤有殊績宜上之謚諭禮部敬附廟祀而唯其寢議也

孝恪皇后

后姓杜氏初冊為康妃穆宗皇帝生母也薨於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諡曰榮淵穆宗立隆慶元年始追尊為孝恪皇太后封其弟杜繼宗為慶都伯祿一千石屢加百石遷葬永陵逸史臣劉振曰嗚呼人主不幸而早喪失依風木之

藏大錄

悲孝思何極親穆皇帝封繼宗屢加厚祿豈非仰報無自姑榮母族卿寄其維則之心耶

仁聖莊皇后

仁聖莊皇后陳氏通州人上初為裕王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冊為繼妃穆宗即位禮部言昔天子體元御極必先首立皇后以正內治我朝列聖皆於登極之初即舉冊主中宮大典今皇上嗣登寶祚百履咸貞冊主巨擘所宜亟舉教惟皇既出前名宗天祚之合既受封章於潛即宜崇位號於中宮

二月巧冊妃為皇后三年正月 后有疾遷居別宮
言官以為言各既已正位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
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宮別處以暢意耳外官不知內
庭敢妄言耶言官沒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遣
陛下有閨難之德樛木之賢脫替侍養之現使 聖
后抑鬱成疾已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睦
違而意暢者乎 上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 上
不豫召問臣受顧命 后侍 上側聽宣 神宗即
位上后尊號曰仁聖皇太后五年正月 上奉 后

藏太錄

慈旨以全歲大暑暫免行刑輔臣張居正諫曰明皇
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書曰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克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此罪
者身被刑戮之可憫不知彼所被害者舍兒於此其
之中不為之一嘆則怨氣不散或蒸為妖氛縱使今
歲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中獄而人不知何
如懲奸而伸法乎 后乃命 上己之八年三月居
正除服見 上 使中黃引見 太后后慰諭加禮
十二年 上奉 后闕山陵 年 崩葬 陵

謚
逸史臣劉振曰 穆廟捐棄臣民既早 神宗以冲
齡嗣位主少國疑自古稱危非 后能識張居正之
才力足以輔導而專任之不為浮言所困其又何以
成萬曆初政耶則 后之有功社稷不既多乎然微
顯皇帝聰明神孝錄奉 慈旨即嘉謚嘉猷且格不
入矣充襄治理哉

孝定皇后

孝定皇太后李氏冀城人嘉靖二十五年春 后父

藏太錄

偉夜夢空中雲五色承輦遊幢鼓吹導引直達寢所
驚寤倉皇攬衣起猶隱隱若車騎外綸狀都舍多與
聞者不解何祥其冬十一月 后生里中異香彌旬
不散司候言后星見燕分直帝城東南其地女家多
喜自負者康成秋房閣近郊幾輔我嚴偉始携家入
京居教藏 后被選儀 穆宗于裕邸誕 神宗
穆宗即位冊立為賢妃 神宗立召輔臣面諭欲如
太唐徽號二字閣臣張居正議尊號上曰慈聖皇太
后 太后內教極嚴 上或宮中不讀書即召使長

藏本錄

跪而數之當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帝起即呼左右掖坐亟取水焉上沃而挈之登車以出六年舉大婚太后諭帝曰尔婚礼將成我當還本宮凡尔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教訓為以憂思尔一身為天地神人主所係不輕務要萬分謹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莊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期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尔敬承之勿違七年六月上在城西燕飲有慈寧內使二人在旁上使散新聲二人辭以不

能上辭起取劍將擊之諸閣乞止猶刺其髮翌日太后大怒遣人傳語問臣居正其狀力諫且草罪已御札呈覽發行而召上跪責之曰天下大器豈獨尔可承耶八年三月居正乞休疏再上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太后口諭曰張先生親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保輔尔至三十而後商虞先生無異此念居正服除上召見于平臺使中書張宏引見兩宮太后於宮門太后各慰諭加禮時詔元輔社稷重臣度先帝頒命弼成治理加太傅十三年

藏本錄

六月慈寧宮成八月太后還御新宮十七年上玉休還和太后壽之立泰康寧太后壽屆六袞通會皇孫誕生上率群臣上殿號曰萬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詔告天下覃恩中外四十一年太后大豫上日夜恭侍藥餌復及壽筵以身代四十二年二月萌遺詔寬釋楚宗人幽禁赦姓犯免災傷地方錢糧傳之四海臣民莫不悲感六月十五日葬陵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簡天祐聖皇太后追史臣劉林曰甚矣我宮教之善未有若我孝定

皇后之嚴者方神宗奉天之日監甫八齡蒙養未定設后以姑惜不責令勤學外視講經之臣時資啓沃以成聖德焉能奉若慈母之訓敬禮江陵先哀盛治耶語曰王化起閭房不益信哉孝端顯皇后孝端顯皇后王氏餘姚人萬曆六年三月冊立為中宮后性沈靜有容質家內治四十餘年仁政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今範中外芳聞四十八年四月崩上親擬謚為孝誠皇后

通史且劉振曰 顯皇后與 帝同生神聖最久相
得亦最久雖鄭貴妃極承 上寵而侍 后之禮及
老勿替至順治之際劉禮官登擢 后德親定其謚
可謂敬夫婦之倫矣然非 后果賢明有以發上至
性奚能死而猶篤耶

孝靖皇后 如妃

孝靖皇后王氏初入宮為才人萬曆十年誕生 光
宗三十三年 聖元孫生冊為貴妃三十九年十一
月薨發引無期禮官屢請擇地未得乞閣初因言李

歲大錄

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以並葬於是次年六月舉行
之 光宗即位追尊為孝靖皇太后

逸之且劉振曰本朝以才人產儲或生不及親黃
袍而進尊廟記者 孝穆 孝恪併 后為三然行
狀崇不見於實錄在野之人何緣述其生平惟有心
誦 聖德默景神靈而已

鄭貴妃萊陽人萬曆七年選入為妃恩寵獨厚第國
泰後却督妃聰明敏捷善承 上意愛侍 上見
上覽飢民圖說因問云此是何圖畫斯死人又有食

樹皮及赴水者 上曰此乃給市橋東明所進飢民
圖朕朕知民飢荒速行蠲賑耳妃聞奏曰願自出
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救飢民未審當否 上喜甚
即命遣官往視之妃生福王為 上第二子 上最
憐之時臨 上前會啼甚妃亦泣下曰見生也晚若
向 上帝奏益 上頷之因與妃密約妃叩頭謝
上乃取條帝書數字與之妃感以金盒安奉神座前
事雖閭外庶民亦有聞者于是冊王之典修之以
早建元良為請 批 真南廟崇前送前指這仗昔

歲大錄

不下數十人多至十餘年東宮乃定然福王猶不以
時之國指是朝野統疑浮議漸起而四十一年六月
武臣王日乾計奏奸人孔學以死太子之說起矣語
多涉妃 上怒甚聞臣葉向高奏劾 上宜靜處
之當建定福王之圖四十二年又有張差突入東宮
詬謔涉妃滿朝盡譴 光宗虐之恬然 陞前解
諭不為窮治其事乃寢四十八年 神宗省天遣旨
致冊妃為皇后禮官查考本朝無例不草詔教日
內批護命具儀閣臣疏諫不報皇親鄭養性請收望

貴妃封后成命久之乃允 光宗以不豫外庭傳言

鄭皇親以貴妃命進士婢數人 光宗強留其一御

之得疾給事楊遵奏寢貴妃崇封皇后之命崇禎

年薨葬天壽山

遷史臣劉振曰讀妃傳益見 貞皇帝神孝為千古

莫及當冊立久遲後漢有妖書張差事類 帝深識

遠度不驚不疑以息衆蓋完我父子始不致傷 神

廟之慈設窮詰一及事連宮闈嫌怨既啟禍且未悉

漢料也當日 帝諭諸臣曰無使我為不孝子 帝

藏大錄

孝已不可量而承運之際猶急 道遺命尊妃皇后

固讓而後已嗚呼非神孝能乎哉

藏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 振伏述

列傳二

儲宮列傳序

漢儒賈誼稱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

誦教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有味乎其言之也古有胎教之道后娠七月

先夢宣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

藏大錄

孝者禮樂則太師稱不習滋味不正宰人荷斗而

不敢言 獨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禁律使士

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以胎教之道其謹始

也若斯十歲就外傳設三公訓迪而保護之又博選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与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

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擇小心端

恪之人如以則蒙養之功引入作聖之路國本可瑞

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也詩曰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可

藏大錄

不慎我我 太祖南主 皇太子軌建大本堂居之
 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
 番夜直擢才俊之士悉克伴讀時、賜宴賦詩漢著
 諸君昭鑒錄俾日進講 成祖少克廣其書益以
 太祖之謀訓名文筆寶鑑授 皇太子曰修己治人
 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為帝訓凡二十五篇始
 君德而終藥餌防杜尤備 憲宗復為文華大訓四
 卷首、進學迄於厚倫義方之訓卓越千古既有士
 印、夫之為師保又有詩書禮樂之為薰陶是以
 齊禮、艰难閭閻之疾苦初寒暑雨之怨咨制作法
 度之、幸以及治亂興亡於何分君子小人於何辨
 莫不瞭然故當青宮受牋之日已卜其首出之際
 聖政有為且建置主嫡以長前星始耀倫叙甫分而
 國本即定截然不可淺禁以預消夫側嬖窺覷之念
 盡先睥睨之情使望夷之禍已杜湖陰之謀不開房
 陵之位有終而永貞之治無損又何患乎定策國老
 門生天子天子予奪於左詔人主貪忽於中渭也執
 因取 列聖遺讓而作儲宮列傳焉

藏大錄

懿文太子
 懿文太子諱標 太祖元子也母 高皇后元至元
 乙未九月生於太平陳迪家 帝為吳王立為王世
 子深來濂受經吳元年、十三矣 帝遣世子及弟
 模謁臨濂慕諭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守成令主
 高宗舊勞於外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
 故其在位勤儉不敢驕逸兒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
 出旁、即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
 鞍馬勞親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惡
 以知民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
 江時、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乃命中書省擇
 官輔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過
 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金至泗水以 帝意告祭
 祖考妣及 帝兄弟墓是冬從 帝觀郊壇 世子
 逆行因命左右導之偏歷農家視其居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
 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
 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

橋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
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
至于飢寒方盡為君之道若漢加之橫歛財民不勝
其苦矣又指道旁荆楚曰古用必為朴刑以其能去
風雖傷不死古人用心仁厚如汝兒念之洪武元年
正月立為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
帝嘉納之會中書省都督府徵元制請以太子為中
書令帝弗許曰元氏夷人事不師古胡可取法且
太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當尊礼師傅講習經

識大錄

傳傳古通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
必為中書令因取東宮官制觀之謂詹同等曰朕今
立東宮官取廷臣熟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旧人動
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擇恭用夫舉賢任才立國
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
抱之材必以授太匠萬金之辭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遂命左丞相善長右
丞相達中書平章錄軍國重事遇奏無太子少師少
傅少保右都督馮宗翼兼右詹事中書平章政事胡

廷瑞廖永忠李伯昇燕同知詹事院事中書左右丞
趙庸王濤燕副詹事中書叅政楊憲傅祿燕詹事丞
同知大都督康茂才張興祖燕左右率府使大都督
府副使顧時孫興祖燕同知左右率府事僉大都督
府事吳禎耿炳文燕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愈和
燕諭德御史中丞基燕燕贊善大夫治書侍御史文
原吉范頴祖燕太子賓客諭之曰朕東宮不列設府
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
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

識大錄

斷不明与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
易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并官輔成太子德性且
選名儒為之賓客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
康王張皇六師以居安慮危不忘武備益繼世之君
生長富貴況於安逸不謂軍旅一有緩急固知所措
三公所言不可忘也又命選國子生國子王瑛張傑
等十餘人侍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姿狀明秀
應對詳雅帝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洲
友等曰吾親諸生于文藝素習矣然与太子處當端

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奏請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諭之曰範金鑒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然後拾帝王之道孔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与之論說日聞諫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既而復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帝時臨幸蘭確古

識大錄

今評論文章無虛日十一月帝宴東宮官及儒士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自作時雪賦因置酒極歡各賜冠服命三師賓客諭德朝賀東宮帝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以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帝曰以講官一偏之說且言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然則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為諸子講以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

以無撓天下公法如以則為太子者知教睦九族隆親之思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矣二年秋太子侍帝上戒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若夫庸主則不然不以天下為憂及以天下為樂馴至國亡覆宗皆自以始蓋帝王創業之初祗承明命不敢荒寧又必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唯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乃能永受天命苟生怠忽危亡必至可不

識大錄

畏此三年帝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訓諭太子諸王碩謂劉基曰朕親古聖賢之君世雖平治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于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當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況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頌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又謂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之子所係惟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者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

家取敗止於家身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胥被其殃尔永立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可不惧哉可不戒哉礼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其領之戚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帝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是臣善東宮官者非不敬專任責成庶廷臣与東宮官屬有所相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漢江充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善東宮贊輔之朕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識大錄

四年春製大本堂玉記以賜 太子又諭 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能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罔不盡心尚慮處分未當又念古賢君為治必廣視聽故一言而善吾即行之有不善吾雖弗行猶思繹至再果不可施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汝坐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于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咸當咎矣汝

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通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數判然天下之事可滑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七年冬十一月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輔及諸王府侍讀諭之曰尔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為尔請于 帝宜各設婦人即過至母父境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為道費宋濂以疾告歸太子贈之白金文綺濂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

識大錄

德業淵副天下之望 帝覽書大悅詔 太子語以善意且賜書答之漢以文綺脩書八年冬十月命太子講武中都十年六月令政事先啟 太子慶分然後奏聞因諭之曰人君治天下一日為我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年昔練達鮮有不繆故特命尔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各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疎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新不率於文法凡以皆心為權度苟無權度必至失常凡人難

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然聽斷萬機猶快失當治員上天付託之意載呈而朝夜分而寢亦所親見亦能解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十二年三月戊辰朔帝御華蓋殿皇太子侍帝問曰昨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帝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教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係于民心故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

識大錄

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一日帝讀大學衍義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批閱便有警有因今儒臣日与太子諸王講說曰使鑑古驗今窮其源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二十二年置詹事院帝諭吏部侍郎庚庸曰輔導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共知尚書唐鐸奏詹事二十四年八月勅太子巡撫陝西帝意欲都陝西道太子相

宅也既行使諭曰尔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尔巡行陝西方渡江天逆赫然有變雷起東南尔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尔前行雷沒從威震之兆也然一句之間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尔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尔其慎之比還獻陝西畝遂病中上言經畧建都事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卒帝慟哭命礼官議喪礼戊寅帝御東角門召諭廷臣曰吾老矣太子不幸命也大哭而

識大錄

退既公除帝不忌礼官請之始鳴鐘鼓朝京者光上香慟哭帝亦哭諭曰尔念太子意良厚願農事方放諸父老善勤生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以意八月庚申帝薨孝陵東謚曰懿文太子天性孝友仁慈淳謹勤遵礼法勤敏篤學敦礼師儒周知民隱故一太祖愛之每隨事訓諭教誨切太子尤能恪遵在東宮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課贊弘多天下陰受其賜及薨帝哀悼不已是年九月冊立嫡孫文熹為皇太子孫子五長曰權英先卒追封虞王仲子即

皇太孫次吳王允燭次衡王允煜次徐王允譽皇
太孫即位追尊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後漢稱懿
文皇太子

建文君太子

太子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甲寅晦生 帝曰十
月晦月日皆終不悅命內庭勿賀三十一年建文君
即位立為皇太子靖難兵入京太子年七歲矣莫知
所終

懷獻太子

鐵大錄

懷獻太子見濟 景帝元子也景泰三年四月 上
欲易太子恐大臣不順各賜黃金五十金白金倍之
尚書陳循等感恩咸以太子為可易時思明土知府
黃綱老子鈞襲官綱庶兄琬守海州欲殺鈞而奪
知府與其子濟軍門令激兵思明使糾諸心腹號悍
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破府城滅綱家女
解綱父子納甕中瘞後圖即引眾還寨明日報至琬
子保不知驚哭仆地走思明發喪尋綱父子屍不得
又慟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琬急捕賊漢此家門大難

方琬子殺綱時綱有僕福童見琬子弄鐵其左右得
脫走詣憲司訴琬殺綱父子狀即中人亦皆知賊國
琬父子也巡撫廣西侍郎李蒙左副總兵武毅疏聞
於朝琬大惧謀於侍郎江淵、教琬上疏請廢太子
立見濟為太子琬乃上疏曰 太祖百戰百勝取天
下期傳之萬世往年 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
喪八九駕陷虜廷寇至都門我喪社稷不有 皇上
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 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
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 皇上即備建儲之

鐵大錄

美漢金天叙之倫恐事机叵測反覆靡常語曰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天觀象上星逆行入太微垣
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領早番意萬一羽翼長養勢權
轉移委愛子於他人寄空名於大賢階除之下變為
寇讎肘腋之間自相殘戮以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
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
入 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臣下廷臣會議
即命釋琬罪陞為都督已而 礼部尚書胡濙某文武
群臣廷議眾相顧莫敢發逆疑久之司礼太監興安

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肯
鼠持兩端於是寧陽侯陳懋武清侯石亨尚書陳循
于謙都御史王文偉郎江淵等遂承上意奏群
臣皆唯亡從之惟給事中李侃對衆流涕都給事林
聰御史朱英雖言不可亦不敢爭又署名尚書王直
有准色循持筆淺跪以奉直直乃署之議曰父有天
下必傳於子陛下膺天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
宜歸聖子黃珪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皇太后
太后言予老矣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教承慈命禮

藏木錄

部具儀擇日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以懋亨浚直兼
太子太師與議群臣俱進燕太子保傅賓客等事請
讀司經寺官有差凡東宮公孤皆支二俸五月甲午
立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妃爲皇
后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寔遺安于四海父有天下
傳之子斯本國于萬年大赦天下先一日陳儀伏奉
天門有男子執赤提直入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
甲乙木踏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庾亮乙未以
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祀部言太子冲年

百官朝朔望丁未命柳濤于謙持節更封英宗太
子爲沂王癸丑以立太子故賞諸親王公主乙卯賞
邊鎮文武內外群臣又加賞內閣陳循高穀學士江
淵王一寧蕭鐸商輅各黃金五十金王直受賜而歸
扣案頓足太息曰以何等大事乃出一蜜餌耶吾輩
愧死矣累疏求退武毅以事降黜李棠致仕四年二
月乙未太子冠十一月御史張鵬請簡東宮師傅請
讀官上命胡濙商輅等更番侍班彭時劉吉等專
領講讀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太子薨謚曰懷

藏木錄

獻葬西山天順元年降稱懷獻世子

悼恭太子

悼恭太子諱祐極憲宗次子母曰萬壽妃成化七
年十一月己酉立爲皇太子十二月上旬薨星見
東方十一月五月薨太子兄皇長子成化五年四月
誕賢妃柏氏所出也未名而殤不加贈

哀冲太子

哀冲太子諱載基世宗元子也母曰蘭貴妃嘉靖
十二年八月生九月帝召祀部考皇子廟見命

名諸儀因諭曰 皇子命名本朝皆有勅諭夫方未
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虛文也籍令向後職之
得以顧名思義不如侍知事後教之又禮曰父命之
名朕又思之必當告於 祖考然後可以命予禮部
尚書夏言奏臣等訪以累朝故事及禮記欽有司記
有成二語為命名之詞今反墜內則篇二月之未擇
日剪髮以下二節乃知教有師為夫對妻之語令教
教子循善道也記有成為妻對夫之語謂記識夫言
訓子成德也原非命子之詞臣謹遵議擬命名之日

職大錄

徵古人昆子之儀特發一二天語而賜之名不用降
勅至語告于 祖考而後命子亦宜創制以協一代
典禮重法萬世俟 皇太子出閣然後降勅斯古人
所以為教也 帝悅從之令其儀擇日以進遂名曰
載基十月皇子薨追贈哀冲太子

莊敬太子

莊敬太子諱載壘 世宗次子也母王貴妃嘉靖十
五年十一月夢神人星冠羽服捧一嬰兒授之遂生
太子明年大學士夏言禮部尚書嚴嵩等咸上書請

冊立東宮 帝以為嬰弱未之許御史余光上言
祖宗設詹事春坊府司經局等官皆為輔導東宮也
請豫傳選鴻儒充師保賓客之任以課為學從之十
八年二月庚子朔昧爽 帝躬詣南郊祭告皇天上
帝旋詣 太廟告 皇祖遣大臣分告北郊 列聖
及 肅宗廟 太帝社稷朝日夕月并壇出御奉天
殿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夏言侍節冊立為皇太子
是日中日下有五色雲見 帝欲清靜修玄遂命太
子監國務夏言傳之時太子年甫四歲群臣惶懼周

職大錄

年 帝弗聽秋七月南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
守益共為聖功圖二冊上之謂 皇太子幼未出閣
未可以文辭陳說也惟日聞見正事可為養正之功
乃繪圖十三事一曰文王為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預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冑預共有
古聖王謙德也四曰漢桓帝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
也五曰神光茅茨止階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顧
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
稼穡艰难顧 皇太子勤身勸民然契古帝王心法

藏大錄

也九曰周室后妃夙織願 皇太子知綺縠之難得
十曰宮中隙地便荒知我 聖祖之同符克禹也十
一曰西苑稼耕十二曰西苑養桑願 皇太子家法
即成周家法是則麒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高宗訪
道願 皇太子知聖學也 帝謂圖冊中語多涉訪
訕無人臣礼下礼部奏奏礼部言翰筆資性多僻議
論好高倖知陳善納諫之為敬而不知迹類訪訕之
為非奏入詔宥翰筆罪毋疏報寢十九年冬左贊善
羅洪先右司諫唐順之校書趙序泰各疏請來歲當
天下朝親之期元日奉天殿朝賀礼成請 皇太子
出御文華殿受朝賀 帝曰朕入繼大統垂二十載
周啟不致因南宮生要票受素萌近忽違疾不能動
履至今餘氣未復夫豈可不自愛以達生育元旦未
克御殿尔内外百司各宜盡心贊主分理天工竭誠
秉公愛民佐國勿曰君上放逸哉其下放朕果放逸
必資進銳退速之才朕豈遽尔且朕方疾浚而欲儲
戴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洪先等狂悖浮濫不道
俱貶為民二十四年 帝以太子垂冠當出閣講學

藏大錄

命礼部尚書費家猷其礼案呈 祖宗舊典以聞既
允行矣而後以議節繁多東宮未易習乃上言臣做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礼泰
用文成冠礼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在今日 東宮加
冠似為太早已將冠暫勒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講讀
則事為有庠而礼不雅行 帝不懌以宋不言于制
下之時而肆祖于既命之後必受人指使武測知
禁中事將主傍清故有暫輟之請且以連辰陰晦主
臣下有陰謀之象遂切責家猷其罪詔到議內請之
儀命司礼監選端謹知書內侍恭伴讀書習字藝演
礼儀候礼儀開習然凌出閣太學士嚴嵩因言 東
宮時已十歲今冠讀之喻一出中外欣傳合無是日
稍緩冠礼以重服出就儒臣時習講讀 帝以冠
乃成人礼首太子繼祚承命之重必典礼具備方可
行由是出閣之議遂寢御史周冕上疏曰天下之本
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教諭教與選左右左右正則
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 陛下以天縱之聖養
藩藩却人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

識大錄

學遜志時敏未遑暇務今 皇太子生長春宮不行
問安視膳之禮則事親孝時其諭之不得接士大
夫於左右則臨下之禮時其被之不得觀稼穡之
難安知有無逸之訓不得見閭閻之疾苦安知有愛
養之仁故蒙以養正在今日所不容緩者伏望聖明
發定 皇太子出閣之儀舉二王冠請之禮其左右
前後侍御僕從又必精選端人正士使之日與居處
庶輔導得人大本豫正為宗社無疆之休疏入 帝
怒以典禮自出非外事可得建白見輕矣奏清滿

為雲南通海典史三十八年三月 帝以太子年浸
長當出閣請書命先行冠禮越二日晨興俄疾作遣
醫診之不治忽北而拜曰兒去矣正坐而薨年十有
四歲謚曰莊敬太子生而靈異不喜華麗小心齋慎
帝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閣部督府及侍從諸臣
各上疏奉慰兼言真及陶仲文亦具疏慰 帝獨批
答曰覽卿奏慰朕淺 何言早送卿勸豈便有以太
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燒呂時中輩誹謗朕躬一曰
久不教誨我等一曰輔臣不可說悅皆謂朕既不早

識大錄

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明命承太道通豈為小人
所訕因思太子年十四歲可漸舉儲儀故令所司如
例先行冠禮豈期太子超凡遂爾長往且其子人世
紛華不一好玩動有仙氣今果乃爾何不任其素性
朕思身已受謗又累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如 祖
宗故事一舉行寧為不慈終不失正嗟今失矣彼
紙上虛譚之物能療之乎太子舍我亦非孝者知朕
心之不得已但仰思當日 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
而歸是朕之不孝耳

憲懷太子

憲懷太子翊戣 穆宗長子也母曰 慈聖太后嘉
靖三十四年十月生 穆宗時為裕王然儲位倫次
已定礼部請告於郊庙社稷詔告天下令文武群臣
稱賀 帝曰與所議太孫之礼也豈可不俟君命第
遣官奉告玄極寶殿及奉先殿群臣不必稱賀頃詔
無謂已之三十八年四月王子薨大學士嚴嵩等言
親王之子曰世子今君振長子是与即王之子同也
乞特賜追封庶與礼為合 帝命追封為世子其

英宗視世子已封者例隆慶元年追贈憲懷太子

藏大錄

藏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列傳三

宗室序

漢興懲秦之孤大封子弟分天下半長沙指股之喻其說切矣元封之際主父偃上其遺策分王子弟畢受爵邑終漢之世諸侯奉法則以武帝之能通其變也蓋王受國而保其支庶世世侯之以至於盡原不

藏大錄

蓋其初封之國也侯受國而食其支庶世世侯之以至於盡原不蓋其初封之邑也故至綏和元壽時諸劉屬籍十有餘萬而蓋戶賜爵者不過九百其效可見矣唐初大封宗室四十一國則天之後為十王宅於苑西至於天寶又為百孫院於宅傍然唐之世不淺出閣諸王月賜悉出之宮禁不問有司故取給差易耳宋初宗人散居京城景祐中置瞻親院於都下以慶近親漢建廣親睦親之宅崇寧時更置宗院於兩京以廣疏屬定為南外西外之法服後食祿之積

止於五百一歲之供止於九萬故取給差易耳而祿賜之費則無若我明者太祖定天下之三年詔封皇子十人為王諸儀衛規制下天子一尊歲祿多者至五萬石親王之子封郡王歲祿二千石即王之子為鎮國將軍祿千石孫為輔國將軍祿八百石曾孫為奉國將軍祿六百石代降而為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屬籍最疏遠者至奉國而止祿亦二百石然親王郡王祿給多寡出一時權制初無常數皇女封公主而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

職大錄

各有印主縣主郡君縣君之號凡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鉅費咸仰給於有司但國初屬籍未繁物力不拙乃未幾而親王五萬之歲祿即裁去其四或裁至千石或裁至五百石則高皇帝業已變通持前矣且尚不知善所之盛招祿者遂至十餘萬也還來國計不足民困日深議增派議乞議益議裁鑄迄無成莫百費裁制豈宗祿獨不可損耶夫五在祖免六世而親屬絕祖宗之廟親盡亦視悉於服盡之祖而不忍於服盡之子孫非義也誠挾藉辨

屬分別世次泰酌服制如親王世王以統宗也支子為郡王者安用世其王乎鎮國將軍諸王號也降而輔國則爵其長子其支子於朝廷為服盡者偏封不可已乎奉輔國則奉國而下可知且遞降至奉國中尉矣即於主國亦服盡者永封不可已乎親王女封郡主矣縣主而下不可準例而僅封其長子儀賓假以品秩矣其祿不可累裁乎凡此皆親之宜殺者也而裁省金錢已億萬無算矧今已開仕進路諸宗公獲伸効用之志國家亦收強幹之才

職大錄

德意甚盛也藝通之一會也其不受封與不能奮跡詩書者四民之業各逞其便一切出城越閭之例悉弛其禁使人心潯以自食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國家紓空乏之憂我列聖親之祖亦庶可以善其後矣如此既不蹈漢制終不益封之薄又不至如唐宋坐食京師之煩只在當事者隨方合節廷長計議指家人父子之間彼此泰酌孰便孰礙何害何利則化裁通變特一劑量之而上下皆有長策安在祖訓之難更也乎

秦三

秦王換 太穆之仲子其母 高皇后也王同母兄弟五人長曰懿文太子次王次晉恭王次 成祖及周定王洪武三年冊封諸皇子王時年十五封秦王留京師以文原吉為秦府左相命之曰蓄養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德必至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

藏大錄

侯其大失然凌規之教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爾等宜盡心所事十一年王之國西安與晉恭二王同受命 帝令薛皇后諭之曰而等親祖宗榮基之地當知創業艱難往來而戒慎之批天命 皇太子率三王發開國功臣然後行正生而岐嶷嚴毅英武 太祖委以開西軍事得專刑賞歲時躬巡邊塞自大將軍以降皆屬節制有軍功者先擬拜封然後以聞御軍嚴肅所至無擾未嘗妄戮一人故戎狄畏遠鎮倚以為重洪武二十七

年而藩負固不度王奉 命征之多所擒賊番首窮

迫率其眾詣殿下降遂受約束朝貢至於今不絕王徂征時多露宿山野因遺瘴癘力疾破賊而還獲聞聖書嘉獎賞賚以億萬計越明年薨諡曰愍王在位二十五年子隱王尚炳嗣王在國頗有不法 成祖以書諭之永樂四年來朝 帝召其從臣諭曰王前在國言動時時謬朕書戒諭頗聞省改今王應對進退循：合度此皆爾等輔導之力也長史以下叩首曰以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無所効

藏大錄

力：帝曰美王非貴良士不適為器嘉禾非污良臣不適為財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小過必規小德必勸謂示過無害馴至於大過謂小德無益馴至於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逆容以入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修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徃其勉之各賜衣二襲倍視道里之費王歸因濫情侮不敬 帝勅戒之曰周天子賜齊桓公胙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情內史過論其無道成肅公受賑於社不敬劉康公謂其不

又比屢遣人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監受之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以皆王不學之過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勉力學問庶幾寡過九年王來朝肯服不親出迎勅符之罪帝宥而勉之十年王薨在位十七年子信王志恒嗣十三年薨無嗣庶兄渭南王志均代立是為懷王在位三年薨亦無子弟富平王志潔代立是為康王宣德四年坐有罪降三護衛在位二十八年薨子惠王公錫嗣王叔隆好大而有禮嗣位二十九年薨子簡王城詠

藏大錄

嗣王修德非犯不端端理有威儀性恬靜不喜弋獵遊馳聲色寶賂皆澹然無所好居常恭敬慈惠以仁御下宗室自郡王降王皆將軍中尉無論尊卑族屬皆循矩蹈規不敢以非義聞於其側接臣僚有禮人亦有小過務為包容觸法按禁付之有司不輕有假貸自奉儉素恒布衣蔬食有志於苦施予無吝秦川數百里多致賜府地軍民佃以為業天時小歉輒減租稅之半或蠲蠲之喜援引儒士宴談竟日登臺忘倦凡異端曲士搗術以干者輒謝絕之好讀書凡

六經子史百家無不備閱善賦詩有經進小鳴犢行於世長安有魯齋書院外廢故址半為民居王開易以隙地一區建立正學書院既成為文記之又於府西建立小學凡軍校子弟之秀者命文臣教之嘗自課試有益者送有司考入庠由是科不乏人王府護衛子弟得入學宮自簡王始在位十二年薨無子侄臨潼王秉攬嗣自為昭王昭王康王曾孫也康王第三子公錫封于臨潼是為惠蘭王惠蘭王生和信王誠深和信王生昭王嗣位二年而薨子定王惟悼嗣嘉靖

藏大錄

三年王請澧關以西鳳翔以東河湟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棟也戶部尚書梁材執議曰陝西外供三鎮內給四王民困已極視國初生產物力千萬不俾豈得空地更給諸王帝從材言弗許王少失怙依祖母簡王妃廖氏撫育成立性淳篤儀度閑雅不苟言笑服膳儉素恒著章布衣祖母廖妃恭謹克盡色養晨夕省視事無大小皆稟焉而後行廖妃薨王居喪盡礼事母蕭妃以孝聞士大夫咸敬之閨中故無史記王求善本刊之俾學士家得便觀焉侍衛

藏大錄

子弟選其敏秀者設學教育之於是人才奮起優
軍拔者幼者繼其狀周人急助人之長惟恐不及
大旱王齋沐禱於神并霖即霽越歲再雨不雨禱輒
其積誠動神如以王有玉綬鈎素佩而珍愛者侍從
誤墜地而毀眾皆驚怖王曰數也竟不改容亦不言
侍從過嘉靖十九年巡撫都御史趙廷瑞巡按御史
張先祖表王謹身修行賢德著聞世宗嘉之遣勅
使持節王仍命有司建坊牌於靈呈門署曰忠孝
尚義賢德著聞二十年王上黃金千兩白金萬兩助

建廟廟甘帝悅贈王帶一加祿二百石二十三年
堯在位三十九年無嗣勅鎮國中尉懷德主喪理
府事懷德亡堯其父奉國將軍惟燦世宗允之禮
官議以高堯以任承叔居內奉壻天序人情無往不
順懷德兄繼弟殊有未安乃探燦婦弟季遂命懷
燦嗣王是為宣王宣王安王長庶子誠潤之曾孫也
在位十九年堯子諸王敬瑤嗣在位八年堯子敬王
瑄活嗣
濟陽安裕王誠洲泰康王階孫也事父瑞懿王暨鍾

藏大錄

母以孝聞視寢間安晨夕不怠瑞懿進疾甚王衣解
帶每夜指背北辰已以身代瑞懿堯王枕塊寢苦盡
斲酒肉醢醬鹽酪皆不入口將葬霖雨王禱之俄而
霖霽已霖漢大作明年墓生有嘉禾生一本雙穗收
二寔共蒂所植墓樹挺秀不萎慈烏異鳥環集其間
竟喪衰麻不去身獨處齋室以母馬妃早薨不逮已
養追服蔬食者漢三年弘治辛酉冬雪中萱草有華
人咸謂敬感所致王為長子時娶夫人王氏先卒遂
不再娶泰定王以王孝行上聞弘治十五年賜

勅褒嘉

晉王

晉王桐太祖第三子也年十三受封洪武十一年
之國太原嘗以罪廢懿文太子調獲清還王聰明英
銳眉目修偉美鬚髯頤有威多智數太祖歿諸
王始軍旅事命王與燕代遼寧谷五王各練兵脩廣
勅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悉聽晉王
節制洪武三十一年堯瑄曰恭世子濟熺嗣是為定
王靖雅後封王諸弟濟熺平陽王濟煥慶成王濟熿

以復其夫愛感其父并感定王不為解職慶成諸王
晏奏王心懷忿恨圖為不軌成祖教勅訓諭令修
德善行弗懷疑惧而齊煥言言之不已帝遣人察
齊煥賂府中官校証王以罪帝乃廢王及世子
美圭為庶人守恭王國齊煥遂得嗣王孟驕橫百方
幽苦齊煥父子恭王有老嫗不能平走之京師訴于
帝帝立召晉府承奉左微問之盡知齊煥構齊煥狀
即釋微馳驛召齊煥父子初齊煥嘗証左微佐齊煥
為逆速治京師拘繫獄府中皆謂微死矣及微至

藏大錄

一府大驚時齊煥幽囚牢室已及十年微入解齊煥
縲絏相持大慟齊煥自是怨望出悖語齊煥父子揭
帝行在所齊煥病愈甚成祖見之惻然將封美圭
大臣交章劾奏齊煥罪大其子不宜封帝曰仁者
不絕人之祿胡善至親其惡執遂諭齊煥曰昔守護
有罪皇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恩義盡矣
爾父朕親兄也朕豈有惡於爾哉爾懷不戒廢戒不
聽義不可容故免爾王爵非朕心所許已也然十年
之閑朕未嘗忘今封尔子為即王俾尔享祿養汝

終乃身其毋以恩為怨遂封美圭為平陽王諭之曰
尔其率德改行以蓋尔父之愆盡忠盡孝無忝尔祖
以朕朕所望賜之冠服資賂牲犒并物達中使獲送
平陽帝与皇太子由是皆不義齊煥恭王故有田
在速伯灘成祖以与美圭齊煥奪帝与美圭以聞
仁宗再三諭之使還美圭不從美圭上言難地隸平
陽不隸太原因及曩証構事仁宗遣人視灘果隸
平陽乃書諭齊煥曰美圭父子因頑累年許云莽合
在尔兄弟怨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

藏大錄

以心天書諭美圭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休咎本同
一氣佳事叔益恭愛以當憐汝齊煥汚書怨怒又聞
朝廷賜齊煥王冠服遂廣致妖巫造咒咀事仁宗
崩竟不服食二宣宗即位憐齊煥父子時閭旁齊
煥咒咀事益甚踪跡漸露自度罪不可解乃遣人結
萬賄謀不軌詎夜縶遣甲兵寧化王齊煥告变帝
曰勿洩擒高煦得齊煥典交通書帝又曰勿洩齊
煥固自知孟反側不安其所遣詣高煦人漫走京
師首服内使劉信亦奏齊煥擅取兗糧十餘萬石給

護軍段友應高煦并兄阻事寧化王又言齊墳事狀其母齊墳始恨鮮王爵受殺衛不聽遺書及勅符召齊墳齊墳至帝示以諸所發奸逆狀齊墳伏地頓首信臣罪萬死帝嘗諭諸王曰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党人皆言趙晉二王寔與謀予未忍信今晉府人累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獲衛齊墳得罪宗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為庶人乃徙齊墳鳳陽誅其同謀及妖巫教士恭生妃在晉府者令美圭迎平陽奉養漢

藏夫錄

濟熹王王堯平陽王美圭嗣是為憲王憲王嗣位六年堯弟鍾鈺嗣是為莊王王喜書嘗以律帖藏久新脫金世宗齊源恭和所藏古今名人墨跡摹刻以傳覽賢堂集古法帖弘治九年表上之孝宗嘉悅在位六十一帝堯世子及世孫表榮皆已卒世曾孫如輝嗣位是為端王端王瑞王性至孝事嫡母却妃生母彭夫人甚恭謹母妃堯親勸幾絕執喪盡礼有素芝產於寢宮白鵲旋繞祭所撫臣以聞世宗賜勅授賜瑞王堯無子埏新煥嗣是為蘭王蘭王靖王奇源

曾孫也靖王未享而堯其次子表撫封新化是為新化恭裕王恭裕生瑞和王知端瑞和生二子而堯長庶子曰新煥次曰新墻瑞王請以新煥嗣新化王未封而端王堯靖王庶子崇澤王表標曰嗣王者非新煥即新墻矣然皆幼捍府事則我長王妃王氏曰晉王無後次及新化王新化王父子卒有孫新煥在也即召入府拜几筵為後執喪事崇澤王念曰我叔父行領不得王新煥瑞和王長子長子不得為人後新煥宜嗣新化王新墻嗣晉王礼也事下礼部議部議

藏夫錄

新煥宜嗣晉王侯服閣請封又言制親王絕即王以序繼親王爵其郡王不得後請繼次子止封鎮國將軍於是蘭逆逆得嗣萬曆二年王年老有疾無子請以鎮國將軍新墻之子慎鏡為嗣神宗允之蘭王堯煥鏡嗣立是為敬王敬王堯亦無嗣弟輔國將軍慎欽代立是為惠王慶成瑞順王奇源晉恭王玄孫也正德中以賢孝聞上賜勅褒之嘉靖十一年堯子表來嗣是為恭裕王王棟表家言寫于孝友好文謹度舉動中國嘉靖三

十年冬王壽八十撫臣王崇上疏乞旌表詔賜書嘉美褒次金幣世傳瑞順王生百子長封王餘九十九人並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盃坐至不餘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序也

西河恭定王奇溯晉定王之曹孫也王弱而失怙及稍長問父所在知已竟遂痛哭刻誦檀為父順蘭王鍾嫌像祀之母葉夫人嘗病渴王稽顙禱天俄有井泉自地涌出夫人飲泉而病愈母卒哀毀骨立宮墀古柏忽生野花而葉異香襲人又建熙祈禱有焚雀

藏大錄

鳴翔隄特種所嘉靖三年世宗命勅使旌王三十六年堯年七十有六子表相嗣爵亦以孝聞

周王

周王楠太祖第五子高皇后之少子也幼育於豫貴妃妃卒主服以慈母新嘉三年主喪事洪武三年封吳王國錢塘十一年帝以浙江財賦地不可封主改封周王建國開封即宋故宮高府二十二年王棄其國未鳳陽帝遣之雲南未行奉遣還國二十十年次子有勲告王謀逆建文君命李景隆即訊

之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及逮至京竄雲南

諸子並別流放已而召還南京靖難兵入金川門王與齊王見成祖且拜且哭並嚔而行登樓相慰又成祖即位漢王爵土加歲祿五千石封王子有燠為周世子有勲汝南王有烜順陽王有燠鎮平王有熾宜陽王王漢之國乃關東書堂延訪碩儒聘洛陽劉淳為師淳持正匡輔每進禮義忠孝之道以啟沃王又成王遠聲色賤貨利無干訓典于是世子庶子皆知遵守淳謨無淺驕縱之氣王大悅會右長史

藏大錄

關遂荐淳為右長史淳因請毀塌房酒務罷貪私悉減省朴刑一切越禮度者咸請更之王皆嘉納淳又教王知所警惕乃于中和亭熙春堂蘭雪軒虛白齋悉為箴銘以垂訓端禮門夾路槐盛夏如蓋偶枯數餘淳督陳容微視王愆失王惧而修省枯餘漫榮焉才之目曰撫忠槐永樂二年賜虛產于封內神漢七年命劉淳作頌進朝京師獻瑞并頌九章及仿舞帝大悅賚賜鉅萬帝以王母弟親愛尤篤歲時問遺不絕嘗以汴梁惠河水為王營宮洛陽三年王上

書言汴梁水去隄防稍固第已修旧宮以居免勞民
力帝善之遂罷洛陽役是歲劉淳以老致仕傳相
非人不能匡王以礼是自王頗恃寵驕溢數為不法
帝賜書曰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掾文來奏大朝
廷典王府事体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通行
號令於封外与朝廷等卑不踰尊古之制也若奸人
造此離間即具寔以聞當究治之如寔賢第听命則
速遣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体毋貽人訕議未
幾文賜書戒勅王擅調官軍及用前鎮燒烙無罪之

藏大錄

人凌駕有司虐害百姓諸不法事王上疏深陳悔罪
改過之意帝悅封所奏遣人齎示齊王博而賜王
祖訓十冊八年王於園中立廟奉祀太祖帝聞
之賜書曰礼表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
封之王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祀于國中惜矣
孔子曰祭之以礼不滯高而為之不可為孝其窮礼
而行毋貽物議王乃止是冬來朝随從軍士所在擾
民居入仕、空室逃避帝命錦衣衛執軍士送王
自治王數有過失帝親敕弗治十九年武吉王反

帝召至京師遣都御史王彰諭意王大惧奏納護衛
而還仁宗即位加歲祿五千通前共三萬石洪熙
元年堯誼曰定在位四十七年王嘗以國土夷曠庶
草蕃蕪多可佐飢乃購諸田夫野老得甲圻勾萌之
物四百餘種植園中躬自辨別察其滋長成熟繪圖
疏之作教荒本州四卷傳物者資焉王子十有五人
皆襲珪組受茅祚明興以來宗室蕃衍周邦特盛
封官爵者五千餘人論者以定王宅心仁惠故天享
其後裔云世子有燉嗣立是為憲王弟有勳謀奪其

藏大錄

位數誣奏王罪宣宗賜書戒諭有勳与有素素惡
祥符王有燁宣德三年偽為有燁与趙王書刻祥符
印記封藏置彰德城外道傍指揮王友得書以聞
帝疑有離間逮友訊問無跡召有燁至曰為以書者
必有勳也召有勳訊服詞連有素有勳志行不減
少与高煦善建文初嘗告父反定王庸是日繫除國
靖難漢亡誅有勳成祖後之大理定王老始歸河
南有素喜食人肝腦每薄暮伺人過輒誘入殺而食
之恐故其印前日未曉即絕行跡帝惡之俱廢為

庶人番有燕居京師已而復爵憲王為今恭謹好文
鮮善為新聲燕工書畫所著有誠齋集樂府傳奇若
千卷在位十四年薨無子弟有嬭代立是為簡王在
位十三年薨世子子厚嗣是為靖王薨無子弟通許
王子望代立是為懿王薨子同鑑嗣是為惠王榮悼
世子安橫早卒王薨世孫睦播嗣立是為恭王王薨
悼康世子勤熄未嗣卒嫡孫朝綱嗣立是為莊王嘉
靖二十一年周府宗人蕃盛河南歲供不給共缺祿
米三百萬石鎮國中尉滋安糾合諸宗人五百餘人

識大錄

凌逼撫臣故於例外加銀出袖中狀勒令批下有司
巡撫親有本慰諭始退遂以狀聞 詔廢安滋為庶
人勅王嚴加約束輔官皆坐黜莊王在位十二年
薨子在鈕嗣是為敬王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疏
議宗藩言今天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如宗藩未有
建不易之策者俱拂宗室之心而重違祖訓也臣觀
河南開封洪武中惟有周府今郡王增至三十九府
將軍至五百餘中尉儀賓不可勝數舉一府而天下
可知距嘉靖初至今四十餘年所增之數又可知天

下財賦歲供京師者糧不過四百萬而各藩祿米凡
八百五十二萬即如山西存番米一百五十二萬而
祿米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番米八十四萬三千而
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已不足
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自郡王而上猶
得厚享將軍而下至不能自存飢寒困苦踣呼道路
聚而詬有司守土之官不惟惧辱且惧生變奈官司
困於難供而宗藩病於不給天下無可增之賦而宗
藩正當蕃衍之時可不寒心哉乞命廷臣集議仍頒

識大錄

示諸王示以勢窮弊極不得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
賦額以十年為準大約兵荒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
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令宗藩曉然知賦入
有限費用不經共陳善後之策然後通集眾議新自
宸衷以垂萬世不易之規事下諸王計議明年南渡
王睦拱條陳七事請立宗學以崇德教設選科以省
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
息饕餮食准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南渡王
周惠王之孫也文敏有遠識為海內所重疏奏 帝

大悅詔下廷臣恭酌其後諸藩遂稱：陳說利病札
即尚書李春芳集而上之須為宗藩條例於是秦晉
周楚蜀趙慶萊淮德崇諸王絳歲祿一千石魯益衛
三王絳祿二千石榮唐二王絳祿五百石自郡王至
於中尉皆以次減削矣

鎮平恭靖王有煥同定王第八子也年純四歲封鎮
平王稍長嗜學工吟咏兼通書畫凡騎射鞠戲諸伎
藝靡所不習嘗讀中庸默有悟解作道統論萬言又
朱歷代公族賢者自夏五子迄金元百餘人作賢王

藏本錄

傳君于卷著德善齋詩集及菊園譜堯年七十三
萊園將軍安河宗應清恭靖王曾孫也幼沈重如成
人稍長好學於倦憊通子史百家之言嘗曰吾以代
狗馬碌憊之娛費夫人素多病安河每日夜侍側
夜不弛帶日不交睫至嘗瀕以驗差否比卒痛數骨
立蔬食水飲三年未嘗一至燕室父同韓病風展轉
床褥安河晝夜候侍旁俾百至既差而興有意鳥數
十翔繞于庭久之不去宗屬咸異之以白周王王及
撫按上書以聞 世宗嘉其為孝遣行人齎聖書旌

馬同轄卒安河盡以先業讓諸弟嘉靖辛酉卒于是
宗室儀賓及內外輔導官共啟周王請立祠表揚王
以聞 帝許之仍賜額曰崇孝安河性醇謹孝友夙
成慎約自守非礼弗蹈故宗族咸敬之長子睦樸淳
孝有父風

宗正睦樸字湛甫別號西亭姪十四月生少穎朗李
獻吉一見大奇之曰此飛兔也老夫且鍾乎絕塵矣
稍長學無所不聞工詩什能屬文年十五封鎮國中
尉時海內藏書家推江都葛氏及章丘韓睦樸盡購

藏本錄

河之起萬萊堂日游泳其中已而嘆曰楊雄非醇儒
也猶恥繡簪悅為名高乃覃精於六經學易于衛君
聘授書于和太芳問詩于周伯昌習春秋于周泳之
學礼于許守謙于是遂洞析五經而尤邃于易春秋
其學不頗守師說聚漢以來諸傳注日夜繙究務求
不說於聖人乃自為春秋傳以明筆削之旨易初主
王弼後漢取鄭玄謂鄭學莫倫于唐李鼎祚因刻其
集解以傳与高陵呂柟講易東坡柟驚曰子輔嗣流
也睦樸內行修潔居家孝友長三年居于外其第五

人皆受經先世產業睦樸盡推遺之主祭田于白
塔原歲時伏臘必合族祀先祠下退燕於寢以爲常
即諸儒習礼家亦自謂弗及也嘉靖中盜陷歸德掠
諸邑西河震恐中丞楊宜訪禦寇方略睦樸爲圖畫
數事宜悉從之果平賊沒悞株連者衆請毋以大逆
聞又從之野全活者幾萬人宜奏以睦樸經明行修
才可大用援祖訓薦於朝不報中丞章公待改黃
河偕睦樸行視其可否睦樸徐曰河鑿而南且入泗
得無爲皇陵虞乎中丞愕而止未幾河決將灌大

藏大錄

梁中丞督塞終日水益急睦樸載縲錢牛酒往勞之
因說以及水所未嘗開地樹木捷上石築馬河立塞
睦樸聞與好客折節賢士名稱藉甚偏于海內游士
馮軾結軼過大梁者必傾蓋造抵定交一時名士若
歷下李攀龍吳郡王世貞蜀張佳胤楚吳國倫越徐
子與汝南張助肅咸與焉其連友晚年名益重學者
稱爲西亭先生比之劉向睦樸家嗜飲善養士家言
既老母頗黃髮望之涕然崇慕精舍于城東坡上因
自號東坡居士宗學初建 詔博求可爲宗人師表

者中外咸推之遂拜宗正睦樸念身爲大藩祭酒感
奮圖報稱布功令嚴科條擇諸生秀敏者教授經藝
於是絃誦大興癸未夏宗祿之議起睦樸議不合遂
引疾乞休 帝以篤行博聞褒留之丙戌再疏申前
請淺勉留不允蓋感激愈自勉勵未幾而疾作病中
猶強起著周東訓勅門弟子如平時秋七月疾轉篤
遂不起年七十矣其門下鎮國中尉睦未嘗詣西臺
頃功德者五百餘人皆撫以聞 帝特賜祭葬以爲
宗盟勸所著有五經指疑授經圖坡工集 中州人物

藏大錄

志忠臣烈女傳 大明帝系周國世系遼國紀纂中
州文獻志訓林河南通志周東訓封郡志並行於世
楚王 楚王 太祖第六子也母曰胡元妃生七歲封楚
王洪武九年之國武昌王天資英敏有智略數奉詔
督師討平大庸靖州上黃諸蠻夷二十年命王征雲
南討阿魯克禽之 帝大悅賜文馬五駒牛三千頭
羊九千隻草場一二十二年建宗人府命王署右宗
人事復命征西番討道全桂陽諸叛虜及盧溪黔陽

諸洞蠻夷皆克之三十年命王率護衛精銳及諸衛軍湘王為副征古州祠蠻克之築銅鼓城而還帝賜勅曰近者蠻夷倡亂尔能與民同患率護衛軍馬征之豈不稱賢王執尊居王位安享富貴官室與馬衣服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祿將薄矣若能奮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福祿庶可悠久也永樂八年冬王朝於京師成祖以楚國無事上下相安嘉王賢能賜優詔勞之其送官皆賜宴人賞鈔百錠文綺

歲次錄

二繫十四年冬王漢來朝賜予甚厚明年冬王獻馬三千匹帝嘉其意止受百匹賜書優答之二十二年王薨謚曰昭在位五十五年子莊王孟悅嗣宣德五年平江伯陳瑄奏楚王兵強國富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逐其精銳還報北京就留操脩習其羽翼帝曰沒來楚國無過祖考侍之皆厚朕尤加意礼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還報一時權宜運畢則遣歸拘留操脩上失宗親之望下失軍士之心固執瑄之等度也諸王建文以來怙恃聽觀多

驕縱不法唯昭王與王最恭謹盡礼故帝無疑之心莊王聞之遂固辭左右二護衛王薨子康王李璫嗣康王薨無子弟李叔代立是為憲王憲王薨子靖王均銀嗣靖王薨子瑞王榮滅嗣在位二十三年薨子愍王顯格嗣在位十年為世子英耀所弑英耀押比群小淫縱不法愍王宮人方氏有珠色英耀悅之使侍兒誘至繡殿堂燕居遂淫不返事覺王怒杖殺其侍兒二人幽方氏於北院英耀繇是懷怨恨及晚競渡又悅王御妓令其黨劉金潛約之別館

歲次錄

王知之欲杖殺金金大恐密白英耀曰王怒甚矣不先發必危英耀蓋恨逆謀逆與其黨軟血為盟約以上元奉事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英耀伏其党持挺室中而邀王賞燈王及其弟武岡王顯槐同赴宴酒至數行英耀歛武岡王于西室餉送者于雪洞密鎖諸門進毒鴆王王未即死英耀舉跪劉金等自後擁出以銅爪碎王腦推挺下須臾王斃武岡王聞變性救為瓦挺所傷送者負王逸越城夜走英耀忿怒未已使其党鞭愍王屍徐昇入內寢翼日乃殮

亟出方氏納之已宮與長史孫立并謀稱王以中瘋暴虎扑闢而武周王已告變事遂泄撫按以聞英懼遣人追襲其疏不及乃勒取崇陽王顯林并保奏又為辨疏遣承奉多資金寶上之獨通山王英炊不肯從陰奉英懼執逆并妄保狀世宗遣駙馬都尉鄒景和并驗治詞服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太廟斬英曜于市焚其屍劉金并二十六人凌遲處死長史孫立并皆棄市顯林并奪祿歲參之一賜顯槐英炊銀五十金彩幣四襲三十年命慈王第三子英煥嗣

藏大錄

王是為恭王在位二十一年薨

齊王

齊廢人博太祖第七子也洪武三年封齊王十五年之國青州二十四年命率護衛騎兵圍獵於開平次洛胡二十六年命永定侯張瑄調沂州衛才士蓋齊護衛建文元年府人曹名深告變建文召召至廢為庶人誅其護衛指揮與周王皆拘留京師靖難兵入金川門急遣兵擒二王二王不知為靖難兵也大怖伏地涕泣既知之乃大喜曰吾屬幸不死矣共見

成祖相慰而哭成祖即位遂復爵土永樂元年封其子賢煥為樂平王賢煥長山王賢煥平原王博之國帝面諭曰而無忘患難時也及至國驕恣跋扈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造咒咀報用護衛兵守青州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圍園築垣牆以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巡夜帝聞其不法數賜書誡之博益自疑和謀愈熾三年府人李拱并上變告帝密遣使察驗皆實乃封告嗣示之且賜書曰王比為悖逆之事屢矣以兄弟至情不數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

藏大錄

當為而惡之當去王舍其當為而從其所不當為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母貽後悔博上表悔過謝罪帝復賜書慰諭之明年博來朝且謝廷臣勸其罪請論如法博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耶會當盡新此輩帝聞之大怒曰以其心已可知遂留之京即奪其護衛誅指揮崇真等罷遣罪斥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群臣以教授葉垣等不正故請罪之帝曰齊王凶悖朕恣性習使然朕與

王君臣兄弟出之園圍寵以爵祿恩禮淫洽誠心溫
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輩奈王何况垣等皆先自
歸發其事可勿論博留京師蓋有怨言乃召其諸子
至父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九年博妃節氏卒
礼部言當以庶人礼葬帝曰博雖以罪黜親之
誼寧過于厚命仍以王妃礼葬之十一年次子賢燄
卒帝聞之惻然曰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湯
相及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宣德三年建陽男子樓
瀛跪稱七府小齊王製王冠服謀不軌縣人發其事

藏大錄

械至京誅數百人博及賢燄三子暴卒景泰五年勅
南京守備恭贊提麻庶人賢燄谷庶人斌燄移置南
京防禦之賢燄博少子也尚幼谷庶人純齊庶人因
靖淨谷庶人第歲給食米二十石嘉靖十三年釋高
牆庶人長饗者博曾孫也

潭王

潭王梓太祖第八子也母達定妃年終二歲受封
封十五年之國王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崇召府中儒
臣試設醴賦詩為品高下出即中賞為賞洪武二十

三年妃與民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且召王
入親王大惧与妃自焚死無子國除

趙王

趙王杞太祖第九子也洪武二年生明年封趙王
封之日秦晉燕吳楚五王升殿受冊齊齊潭趙魯四
王皆幼宮保抱之就位受封又明年杞瑋

魯王

魯王檀太祖第十子也母曰郭寧妃生二月而王
洪武十八年之國充州王幼而聰敏勤學善詩辭好

藏大錄

內多服金石之藥二十三年發病而殞帝諭礼部
尚書李原名曰謹法天下公義朕不得以私恩贊之
其謚之曰荒王薨之歲生一子曰肇輝長有賢聲永
樂元年嗣王六年歸國王恭儉自守為成祖所重
車駕北巡遇魯王朝于行在所帝賜詩幣以褒之
洪熙元年王缺瑞栗有一莖至二十德者紀善王貞
長史鄭昭輔導王積三十年請老王為言於朝宣
宗以王賢而礼士特予諸命致仕王享國六十四年
成化二年薨謚曰靖子泰堪嗣在位六年薨謚曰惠

子陽鑄嗣在位五十六年薨諡曰莊王懷簡世子當
從世孫健找皆已卒嘉靖十三年以世曾孫現煥嗣
王王年幼冲好娼優狎比群小淫戲無度為離宮複
閣曲房挾妓為樂與群小晝夜諸飲其中或男女裸
體群浴於池無浸人礼左右有陰謀及色忤者必立
斃之或加炮烙挾眼截唇死者甚眾初莊王以儀衛
餘丁給諸郡王後親煥恣奪之於是宗人皆怨館陶
王當惠免暴淫縱與現煥相類坐法奪祿參之一十
六年勅命親王約束宗人當惠與現煥不相能慮

戴大錄

為所究治乃糾宗室有憾於現煥者共以現煥淫虐
狀聞現煥亦許奏常惠罪惡帝命刑部侍郎楊志
學等勘治皆實還奏請正法帝念王幼釋赦之令
圖省改革祿米六千餘石當惠漢革令祿米三之一
二十八年王薨諡曰端在位二十一年子恭王順坦
嗣恭王事親孝端王疾篤王祈以身代及薨卧苦茨
啜粥者期月後跣扶輿衰經三年又捐千金及湖數
百頃賑飢有司以聞帝賜詔旌王賢孝
輔國將軍當濟魯靖王曾孫也慷慨有志節嘉靖三

年春上書請停郡縣主君卹典以蘇民困逆之七年
泰鉉已祿并累健擇祿米一千四百石佐縣官疏通
運河賜勅獎諭是年秋又上疏言各藩郡縣主君
先儀賓沒者故事儀賓得支半祿今四方災傷遭陞
多事民窮財盡而各儀賓暴橫侈縱多不法請勿限
品級月給喪偶儀賓折色八分明年又請以父子應
得祿米佐祿封內飢民因勸帝法祖宗重國本
裁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詞甚剴切世宗嘉其意
在卹民且以節儉嚴規降勅褒之不聽辭祿

戴大錄

奉國將軍健根魯靖王玄孫也博通經術能文詞以
賢孝聞于國世宗降詔褒予年七十八乃卒子現
煥字中立爵鎮國中尉被服儒素雅好著述親母孔
游人喪蔬食移年哀毀骨立嘗繪太平圖一卷上之
世宗嘉獎賜承訓書院名額并五經諸書所著濟
美堂稿畫法極與若干卷又輯齊魯名士詩二十一
卷名海岳靈秀集弟現猷亦以詩畫著名
輔國將軍現煥魯靖王來孫也生而穎秀眉目如畫
進退容止風采可現性淳厚不耽驕逸內敦孝友外

修退讓政政如恐弗及侍二親之疾衣帶不解藥而
徒號扶輿哭號百里國人慕之諸生上狀御史且為
奏發現炊謝弗顧與諸兄弟分產讓肥取捕而善治
生家更饒裕嘗貸錢穀于民一日召負債家盡取券
焚之所捐金數千兩穀數千斛債家頓首祝傷有下
泣者滋陽恭裕王家匱而孱病將終泣以弱小孫為
寄及壯當封為疆宗所折莫敢保任現炊奮曰此王
適也策在天府何罪而窮之茅遂與安丘王及中尉
現樞同署名為出索金數百又多為假貸滋陽以是

識大錄

得封奉之終身如大父礼安五家監以王少子登城
為邑令所呵印中諸少年欲往樵今現炊聞之遽止
曰諸君胡不自喜至哉辱天子吏以杆三尺王少子
出無與衡令何錄職之衆然之而罷胥吏有通幣金
而逸者長吏捕得榜掠幾死荷校及門而乞哀現炊
界之金而不質其姓名或請為券曰人方身無完膚
三日不食惡責其券手曲阜孔弘煦推擇為令送貨
二百金命下而弘煦率其子姪以田及器物來償現
炊慨然曰所為貸而公者義也而公不沾半粟而死

吾收而田及器物若曹何以為生盡却弗受錄是魯
人莫不敬之稱為長者每宗人有事成取質成凡所
調護罔不人人慙意晚年小築亭苑環植花竹日召
故人賓客觴詠優遊為樂然不事侈麗無殺色之娛
卒年七十有一

蜀王

蜀王椿 太祖第十一子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生
王及谷代二王洪武十五年受冊王為人慈祥愷悌
樂善好學博綜典籍善屬文容止都麗雅有儒素風

識大錄

嘗奉命中都開武即關西堂延攬名士李叔荆蘇伯
衡等商榷文史 太祖常目之曰蜀秀才二十二年
之國成都聞漢中博士方孝孺名以束帛聘為世子
傅事以賓師之礼推恩其母族歲時問遺不絕堂設
講即費親諸生清貧分祿餼之月一石遂著為令府
中屬官有能進昌言者厚加礼遇爰及沒世猶存恤
其後長史陳南賓每隨事規諫王故礼尤篤賜以安
車漢馬構第署曰安老堂以褒之又於燕居之閒大
書忠孝維藩以自勵當是時諸王嘗歲出塞征伐唯

藏大錄

王雅好學問與民休息西垂賴以安靖母弟谷王德
蓄異志所為多不法王屢嚴書戒弗悛會王子悅
燁獲罪於王走投德、因詭眾謂燁為建文君教召
號倡亂永樂十四年秋王上書暴德罪狀 成祖答
書曰德潛萌異志張興崇再言之兄未之信今得賢
弟書具有實事人之無良亦至於此賢弟以心周公
忠存王室之心也賜王黃金二百金白金千金鈔四
萬錠王帶一束龍袞九襲錦綵諸物稱是冬十一月
王朝京師獲賜白金三千兩米萬石縑紵絹二千匹
馬百匹火者百人二十一年薨 帝悼惜良久特謚
曰獻所著有獻園集行于世在位五十二年悼莊世
子悅燦早終獻王立世子之子友靖為世孫二十二
年世孫嗣立是為靖王王之為世孫也獻王次子華
陽王悅燧謀奪適獻王怒斥去之不悛拘繫之又
不悛而孟怒怒誣世孫罪於朝 仁宗察其誣世孫
嗣王未幾悅燧復走京師誣王 仁宗怒抵奏于地
責之曰適庶大倫十分誣親獨不畏鬼神乎謂侍臣
曰悅燧虧忠孝懷奸說使婦蜀終亂其國使武岡州

藏大錄

再徙豐州靖王在位八年薨無子母弟羅江王友燦
嗣立宣德九年王患瘋疾 帝念王賢遣醫調視未
至薨謚曰僖在位三年無子獻王第五子保寧王悅
柳代立王儉飭守礼法在位二十年薨謚曰和世子友
坡篤學善屬文工草書克慕獻王之業所著有定園
集嗣王一歲薨謚曰定長子申鉉嗣八年薨謚曰懷
無子是年其弟通江王申鑿嗣王尤警敏好文敬礼
儒士著惠園集在位二十一年薨謚曰惠子賓瀚嗣
王仁厚喜儒術有祖父風在位十五年薨謚曰昭子
讓相嗣王性簡靜動遵礼法嘗創建義學修水利賑
飢救災多所全活嘉靖十五年撫臣吳山以王行誼
聞 世宗賜勅嘉勉建忠孝賢良之坊以褒王二十
年王獻黃金千金白金萬金助建宗廟 帝悅賜王
幣一束加歲祿二百石王受幣祿祿二十六年薨謚
曰成王在位三十九年子承鎬嗣在位十年薨謚曰
康王子宣圻嗣
湘王 湘王 太祖第十二子也母胡順妃洪武十一年

冊封國荊州王明敏好學讀書嘗至夜分篝燈擊枕
精思入徹人真能窺其際開景玄閣招納儒義日事
校讐志在經國論古兵制有宿將所不及者資力過
人握弓矢刀槊馳馬若飛嘗受命征常德叛虜敗
之虎渡賊焉三十年佐楚王討古州蠻夷克之出入
縹緲來書以自隨遇山水勝境輒徘徊終日勒石記
之平居被服儒雅尤喜道家言自號紫虛子建文初
疑忌親藩或告王偽造寶鈔殘虐無辜故謀反上
降勅切責議發兵討之王忿怒問宮中焚死諡曰戾

藏大錄

王 成祖靖難後改諡曰獻為置祠官守其園

代王

代王桂 太祖第十三子也洪武十一年封豫王二
十四年改封代王明年之國大同建文初坐姁恣不
法廢為庶人幽之於國永樂元年復舊封王愈自驕
橫妄肆殺戮奪取民財國人苦之 成祖賜書責之
曰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
豈得輕有所傷害使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
聞有罪乎吾弟姁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

困苦之辱耶其審思之王得書不悅亦弗復 帝遣
使召之畏罪不至夏六月革其三護衛勅諭之曰尔
所為傲狠悖慢上違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
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尔冀而
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之義尔違命不至及再召
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途遠速朕心不忍勅至即
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
人隨從其文牋官俱存輔導尔宜省愆改行毋貽後
悔王不自安始稍 敬戰十六年 帝賜書慰之曰

藏大錄

王前違背 祖訓屢為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
蓋欲王深圖省改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特勅所
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人漢除
長史紀善等官為王輔導宣德中王又浸為不法嘗
與其子遜糾邀靖養服遊戲市中袖鎗斧傷市人
帝降書戒飭乃已正統十一年薨諡曰簡王在位五
十六年憚戾世子遜熾先卒世孫仕燾嗣是為隱王
十六年薨子惠王成鍊嗣二十四年薨子思王聰沐
嗣弘治三年坐有罪徙太原八年薨子懿王俊忱嗣

嘉靖三年大同軍亂叛卒逼脅王王俱率弟子微服潛出居於宣府冬亂定帝遣光祿少卿蕭淮勞問諭王還國懿王在位三十一年堯子昭王充耀嗣十一年大同軍又叛王走宣府帝復遣官問王王父子遭變亂忠憤自檢故不為諸逆染纓十八年秋代府樂昌王乞徙代州礼科都給事中丁湛上疏曰樂一府以城域狹隘物價騰貴得徙代王亦以是為請何以應之天下宗藩類皆聚處一城亦皆以是為請又何以應之況代北控邊鄙南輔圻甸比之他藩尤

藏大錄

為最重數年以來叛者繼起陰惡不悛皆積疑所致近甫少寧正宜休息示以安靜乃今宗親無故改遷搖惑衆志不可礼官為周旋竟徙朔州昭王在位十七年堯子恭王廷琦嗣二十六年堯子定王為鉉初封太平王萬曆三年以貪暴兇肆革冠服戴罪理府事歲給祿三之一許五歲後能自新撫按奏請定奪九年進封代王嗣

奉國將軍充灼代隱王玄孫也充灼及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機俊機潞成王府鎮國將軍俊振襄

垣王府奉國中尉充熾充熾好聚兒徒酗酒作奸大同縣人張文潯張淮等黨附之嘉靖二十五年充灼等合謀劫奪大同知府財物事發覺詔奪其祿心懷怨望遂與反謀充灼邀各宗室及文潯等飲充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為理奈何因死者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城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大臣舉事亡憂不富貴也必先燬草場矣馬不得牧乃可以逞皆從之張淮告其黨妖人仲太和太和曰我師羅廷堅若來事無不濟廷堅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

藏大錄

皆許諾入見充灼稱其有天分充灼大喜告以謀廷堅為畫計令告小王子約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之遣兵攻雁門關納王廷榮為內應共立充灼為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大事成矣充灼以為然刻天子師印符以授廷堅與充熾等密造旗牌火器謀成具備乃遣引虜奸人衛奉出邊誘說小王子奉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罕兒等与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番府半送小王子所用為識還報充灼充灼遂使奉齎偽表旗幟

通欵小王子約共舉大事許大同界之達其党門四
等挾火箭潛燒城外艸場二日而火其六總督翁萬
達疑有大奸下令緝捕果獲門四等驗治未決會總
兵周尚文使人出邊哨探詢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
出怪而追之及奉于榆林峒索得其通唐未物遂收
奉鞠之盡得充灼等謀反狀萬達密啟代王收充灼
等而分捕叛者羅廷堅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捕
獲奏聞 帝命械至京師法司議充灼等反形已具
充灼首倡逆謀俊桐贊助竟逆罪惡深重充燉充燉

藏大錄

俊揲俊揲俊揲次之俊棄俊板造火箭又次之奏入
詔曰充灼等世受國恩不遵 祖訓違逆天道背叛
朝廷甘心胡虜連引寇兵圖危宗社謀燒各邊艸場
兇謀大著國憲不容充灼及充燉充燉俊桐俊揲俊
棠俊揲俊振俱全自盡焚棄其屍俊棄俊板降為庶
送高牆禁錮張文博等十人俱棄市梟首代府長史
孫質等論死繫獄

肅王

肅王揆 太祖第十四子洪武十一年封漢王二十

四年改封肅王國于并州三十年勅王督邊軍備胡
長興侯耿炳文佐之建文元年王乞內徙遷于蘭州
永樂七年或告王聽百戶劉成言執罪平涼衛軍者
帝曰王居深宮豈聞外事皆錄左右小人欲作威福
視所好惡造飾毀譽王與狎昵有素不能察其是非
而一意從之有過則歸於王矣諫倭德之靈也不可
不去命逮成等置之於法十七年薨諡曰莊在位二
十八年子康王瞻煥嗣宣德勅王請加祿 宣宗曰
洪武永樂間肅王歲祿五百石莊王不王者以 朝

藏大錄

廷念地遠輸轉艱難故也 仁孝即位加米五百石
矣朕遵祖訓曷敢違之康王在位四十一年薨子簡
且祿埤嗣十二年薨子恭王貢祿嗣五十年薨安和
世子真湛先卒世孫彬桃嗣在位二十四年薨諡曰
定王世子縉烟已卒世孫紬堵嗣王二年薨諡曰懷
王無子定王妃吳氏請命定王侄輔國將軍縉縉理
府事禮官議以越世不可 世宗命以本戚奉祀議
徵還冊寶羅其諸司儀衛隆慶元年定妃教請命縉
縉祿王爵仍乞賜給丁王以供祭膳禮部言往者

緡續請封 先帝謂越世無相繼之理或命昭然孰敢違越宜令緡續安分守職毋得輒假王妃再三請請 穆宗曰 皇考哀斯倫理明正但將儀衛各項一切裁革同於犯罪除國恐非 先帝意且惇睦之道不宜如此其再議以聞於是禮部又言緡續既為將軍則與親王統體有別衛所所以衛親王也不容僭越金寶非將軍所宜用自當奏繳或量摘衛丁以資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金冊容其身終奏繳則朝廷惇睦之仁制裁之義庶幾兩盡從之五年緡續以

藏大錄

屢請不獲命乃令其主其澆等代奏謂親王統不當絕且封爵通降品秩益卑內不足以鈴束宗支而外無以鎮邊方杜番夷窺伺又厚賄太監陳洪使主其議禮官言緡續懷王是父於例不濟繼襲以 先帝獨斷 皇上親裁孰敢違越而緡續漫使延長等王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足信也其謂親王統不當絕則 高皇帝之子潭趙湘安鄭五王憲宗之子岐雍壽汝涇五王皆以無嗣國除當時何魯繼統惟陛下念 祖宗之深意修 先帝之明法

極其請求以定經制 帝以遠邇重地必得親王鎮護特令緡續襲封禮部執奏宗藩條例乃廷臣集議先帝臨決勅成令典以抑冒濫者也今緡續蔑視成憲侮玩明旨肆然請襲若漫聽之則宗室故尤人敬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聖世所宜哉我且肅府始封井州今徙內地不必變更條例 皇上即欲聽許亦宜下廷臣集議使朝廷大信克全宗藩名分不越而後可時陳洪已力為周旋故 帝不聽禮官仍請封緡續為郡王理國亦弗從命襲肅王食鎮國將

藏大錄

軍祿輔臣請命肅王次子止授原序官爵著為令從之仍令繼絕者或做是例追封其父鎮國將軍弼柿為肅安王安王靖王之第四子也

連王

連王植 太祖第十五子母韓妃也洪武十二年封衛王二十四年改封連王國於連西廣寧五衛屯田盡給王祿命歲時巡邊簡練士馬備胡靖唯兵起連文君勅召王及寧王還朝王遂浮海歸京師 成祖即位王以遠地荒遠經涉海洋魏運為難請改國制

州且以廣寧重鎮乞就留三護衛以益邊防而於荆
州別建一衛給使令帝從之勅王雅教左右長史
程通一國之事皆咨焉建文中唯王盡心朝廷通又
上封事數千言陳防禦燕吳之策靖難後遠通下獄
死王命工圖其像而贊之永樂十年小人因是訐告
王罪坐削護衛及儀衛司二十二年其子遠安王貴
熒巴東王貴烜誣告王謀不軌仁宗知其廷諭群
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子告其父何以示天下廢
貴熒及貴烜為庶人洪熙元年王亮謚曰簡子貴烜

藏大錄

嗣正統元年府臣乞加祿帝曰簡王得罪朝廷
太宗特加原爵則其護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仁宗
令王嗣信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軍軍三百
人朝廷親已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
廷正乃直為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絕天理潰亂
人倫廢為庶人府國時遠安已東王皆已廢黜乃命
簡王第四子興山王貴煥嗣是為肅王朝廷以貴
烜傳相非人不能匡正王愆至使涉罪乃慎簡府僚
以楊述為長史述到官罪兄食之使別士田之界力

勅世子務學肅王大悅王素好賢樂善常以為得述
之脫述亦蹇巧自持隨事諷諫罔不聽從又手書公
正二字賜之述拜謝曰臣敢不盡心力以祇承教命
後述得疾王時賜藥物命醫治療疾劇親臨其第慰
諭久之及卒王深悼惜贈賻優厚肅王堯子靖王蒙
盛嗣靖王堯榮穆世子恩鐫早卒次子恩鐫嗣是為
惠王惠王堯子恭王寵後嗣恭王堯子莊王致格嗣
莊王堯子勾容王憲嫺嗣憲嫺性酷虐淫縱喜方術
狎昵小人肆為不道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朋

藏大錄

比盡感相聚而為惡憲嫺之幼也先澤王寵滾理國
事以憲嫺慈雖不法時上勅諭憲嫺衛之遂誣其子
致標聚賭之醜每出遊闌闌沙市不備法駕送無賴
數十輩遇少年男女之有美色者輒擁入府中污之
婦女或堅貞不辱必肆兇虐手刃剔殺或構火焚燒
至持肆淫淫姑族叔祖母黃氏有美色以公事詣府
憲嫺悅之誘至密室盡通終不辱乃絕其飲食六日
不死生納棺中昇置廊門外焚之儀賓張棟等念疾
致發其罪惡憲嫺知之逮至寶訓堂拷死數戕官校

而據其等或時用此格剝削目及面輝耳等刑自
宗姓下逮齊民一有觸忤百計摧折必重賂之乃獲
免否則掘墓燔屍罔所不至長史越民表憂惧每見
憲憐輒稱說古賢宗事冀有感動憲憐不悅醫工單
栢披觀謀掌已華宜城府印信民表曰國憲誰敢干
之憲憐曰必不得已開防可對曰國憲誰敢私之憲
憐益怒百方阻抑民表遂托疾歸憲憐既親睚群
和任其潰亂官閣皆弗禁又私造符璽僭擬侯伯金
吾等名號署其所押為之世宗晏駕詔至越五日

藏大錄

亦舉象亦不成服而縱飲遊獵是若隆慶元年巡按
御史陳省給事中張肉文章劾之追奪嘉靖中所賜
真人名號金印改歲祿三之一明年巡按御史却光
先漢劾奏憲憐十三大罪穆宗命刑部侍郎洪朝
選等按治如奏遂命駙馬都尉郭景和告于太廟
十月下詔廢憲憐為庶人禁錮高牆國除諸辟小皆
按置之法

慶王

慶王懋 太祖第十六子母曰余妃洪武二十四年

封于慶陽二十六年徙漳州建文三年再遷寧夏令
歲一至漳州結夏宣德元年王上言寧夏旱澇水泉
惡乞仍居漳州不許許歲一往來漳州如文皇時
未幾獲衛人告王閱甲兵造戎器購天文書帝以
王屬尊不省賜書諭王言小人誣殊祖置之法慎勿
疑內臣馬安住歸自寧夏言王以謁故不自安帝
又賜書慰之十年獲衛校尉譚福海等詣京師告府
中調馬造甲諸不法事王上疏自白帝以王父
行欲推誠盡礼以感動之仍漢書慰諭福海等皆置

藏大錄

之法正統二年寧夏總兵史昭等奏王每值春將寺
官朝謁必賜宴稽留語言不度且常詛訛邊務煽惑
土達官兵刻探遠近事情盡占靈州草場牧牧孳畜
遣使不從正道反由綏德草地往還多行不法帝
以昭言不可盡信然有當從者致書諭王十三年王
薨謚曰靖在位五十八年子康王秋峰嗣景泰元年
王以虜數入寧夏與其弟安化王秋峽上書乞使內
地不許又言見服以縲繫請易紵絺帝曰祖制
也朕不聽易弗許康王在位二十五年薨子平涼王

連璽嗣是為懷王九年亮無子弟岐陽王連璽嗣是為恭王八年亮子洛養王寔登嗣是為恭王嗣位四年亮子台滋嗣是為定王正德五年安化王寔緒反王及諸郡王皆稱臣及亂定帝弗知遣行人齎勅慰勞各賜金幣張永揚一清文章論勅乃賜勅切責華護衛及歲祿三之一嘉靖四年王滔亂不法與臣張璠構陳璘因告變繫諸陰事王危懼率官屬奔關馳出欲詣閣下自訴宗室儀賓有從者璠皆遮還之聞王別館其疏以聞吏部侍郎溫仁和言王滔亂

藏夫錄

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聞恐恚恨而犯罪狀未白而即有殺王之名朝廷將何辭以謝宗室且萬一有欲脫王者稱兵與難是迫之反也宜慰王歸府以待驗問廷議從之而璠又爭言不可王乃賂鎮守太監李昕總兵神勛求解昕勛拒勿納王衛之會指揮楊致來保等各以事獲罪恐璠因藉資結王共謀殺璠及昕勛奉國將軍台滋與其謀未發而覺璠捕斃等訊治璠璠王不軌帝遣副都御史王時中等即訊還奏台滋台滋他罪有之而無不軌

謀璠奏亡實詔欽步論訖昕璠連至京師究問台滋革歲祿之半台滋若常屈事寔緒幸蒙寬宥又怙終無忌謀戕守臣璠在不赦奪爵為庶人留印青令改悔歲給米三百石台滋不悅累疏辨白且誣璠苛怨私事帝降勅切責之台滋長子璠檉幼未封暫勅鞏昌王寔嗣理府事寔嗣信任承奉劉永等裁減台滋宮眷及懷王妃王氏供膳取慶府賞產以萬計又厭薄璠檉謀陷台滋擅其府事將致羅織其罪而寔嗣故嘗亂其寡媳生二女又貪刻失宗人心重

藏夫錄

林王台瀚陰謀謀府事瀚內使齊文明與寔嗣有憾欲奪其柄歸重林十二年文明偽為寔嗣理府事疏奏之台滋又為懷妃上疏言寔嗣絕其供膳無以自存瀚遂疏寔嗣林等織惡及諸不法事詔遣司禮太監宋興完詰宮中事俱有實蹟乃會撫按逮永及文明等推勘之盡得其情遂以狀聞帝以寔嗣貪濁狂悖傷化遂訓廢為庶人高牆禁錮台瀚爭權奏擢奪爵安置台滋於陝西營城封爵檉為世子攝理府事璠檉亡恩留台滋故邸祀官執議不可十五年次

兩宮徽號詔許台滋冠蓋田卽十八年齊楷奏台楷
克改前愆詔復其爵在位二十三年被廢二十
十有六載而卒端和子齊楷已先沒廢子桐卿王
齊楷嗣是為惠王王能檢飭循礼居家孝友尤能鈐
束宗人儀以礼法四十年撫臣以聞帝遣使賫勅
并綠幣羊酒以褒之在位二十三年薨世子倪續嗣
立

安化王寔鑄者慶靖王曹孫也祖秩終靖王第四子
永樂十九年封安化郡王是為惠懿王惠懿王生榮

藏本錄

和王遂獲遂獲生寔鑄弘治六年嗣王正德初奄瑾
擅權毒亂天下寔鑄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
者言我有帝王骨相現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
每見寔鑄呼老天子寔鑄益冀望非公正德五年大
理少卿周東度田慶夏倍益頃畝厚索也祖微焉甚
急景太謂寔鑄曰殿下欲圖大事以其時矣寔鑄遂
置酒召都指揮何錦四都指揮丁廣等飲方極酣暢
乃以其謀告之以謀變為名錦等皆許諾四月寔
鑄置酒高會邀巡撫安世學總兵姜漢及周東李奄

奄與漢赴之惟學東糾不至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
壯士中居散等捕虜其械跨馬呼噪儀賓肆廷陣
寺伏府序下錦等起奄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
漢及奄走行至臺殺惟學及都指揮楊忠與周東等致
獄因焚官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府諸王將軍金
幣萬計呼召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
印章旗牌令景文為檄言瑾盡感朝廷變亂祖法屏
棄忠良收集兇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藉沒公卿封
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賜持遠近張

藏本錄

練劉机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
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遠鎮
以錦為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
欽先鋒將軍魏鎮等為都護朱霞等為總管五月
朝廷聞變詔太監張永右都御史楊一清督師討之
劉瑾矯詔以陳震為兵部侍郎行總制事時遊擊將
軍仇誠陷賊中總兵衛繼光家人持書約為內應誠
乃潛約諸親信遊兵營賊自效然恐河東兵未集稱
病不出蒼頭潛入城言劉總兵楊英都指揮韓斌延

綏副總兵侯勳遊擊將領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
營都指揮孫騰楚兩營提河舟盡奪泊東岸矣賊
喜尚稱病卧何錦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規渡
口真鑄出城紮蘇并移山川社稷留周昂守城使人
招賊賊以疾辭昂未問疾賊猶稱病不起伏諸蒼頭
候昂入即擊殺之賊乃起開門吹號諸遊兵壯士楊
真芳聞之遂趨王府襲殺朱霞寺十一人擒真鑄及
其子台滑遣人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寺十
人錦廣出走追擒之張永揚一清至賊已就擒陳震

藏本錄

將真鑄等械送京一清以事干宗室豈可擅發且人
心未定處置少疎恐生他變又原謀脅送審鞠未寔
一概解京將無可活者乃遣官賁鈞帖託往罪之如
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待八月械真鑄錦廣寺至京
師皆伏誅其弟真銳真錫坐覲廢為庶人將軍齊材
俘至京既論死其後有大千和尚者富豪凌同類同
類殿之和尚憤曰我輩亦家人也眾異其言聞於朝
逮至京下刑部獄和等欲我安化府齊材也眾不勝
辨安化官人左寶瓶在縣求局召驗和尚寶瓶叱曰

此齊材殿下得免死送寺場竟不知當時代齊材死
者誰也

藏本錄

識大錄

古宣逸史臣劉振伏述

列傳四

寧王

寧王權太祖第十七子也生而神姿秀朗穎悟絕倫始能言每自稱大明奇士既長美鬚丹儀容甚偉博學好古載籍無所不聞通釋老九達于史洪武十四年冊封二十四年之國大寧大寧古會州地東

識大錄

連遠左西接宣府控帶諸夷北邊巨鎮也時統封疆九十城帶甲八萬車馬六千諸胡騎又驍勇善戰王智略淵宏被服儒雅教會遠鎮諸王出師捕虜肅清沙漠威震北荒建文中齊黃用事疑忌諸藩多所出削以王握擁重兵初召還京王懼不赴命遂削護衛軍靖難師困白溝現王已奪兵柄成祖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字祭顏諸夷驍勇善戰成平皆閭左罪謫耐寒若若取大字斷遠水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乃令世子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遣

書與王言窮威求救吾弟王邀成祖車騎入城執

手大勸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破北平非

吾弟表奏不可王為草表謝請救居數日款洽不為

備北平銳卒伏城外諸親家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

陰結諸胡酋長及思婦之士眾皆喜與定約成祖

乃辭去王餞于郊城而伏兵四起執王擁入閭諸胡

咸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禦戰沒總兵都督劉

貞遜還京師行軍都督陳亨皆降燕于是稍難軍復

大振兵勢益雄成祖踐祚不款王建國重鎮遣中

識大錄

使書諭再三王乃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王初秋

澤蘇州帝曰蘇州所內不可又欲得杭州帝曰

五弟初封錢唐為吳王皇考以為不可改開封建

文無道封其弟允熲為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璽

慶東昌皆善地也惟弟擇焉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

司治馳道帝大怒王下自安屏退兵偕五六老中

官走南昌稱疾卧城樓乞封帝不得已即藩司為

府封之己而人告王排陷王燕事帝曰此不出王

蓋小人為之以陷王也譬如愛木必去其蠹凡再遣

人捕之玉皆掩蔽不發 帝不之罪賜書曰兄弟同
氣至親兄教年躬履難亦為保全骨肉豈有他意
迎者之事既悉買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
而固為遮蔽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用小人必
害國家所以決欲去之者為賢弟計也書至更不必
復亦不得有野言疑玉得書愧服且畏 成祖英明
乃漢自輪睡野居宮庭無丹彩之飾覆殿飯既不用
琉璃樽精廬一區種植花竹以鼓琴著書為事 仁
宗初優厚親藩法禁稍解王上疏請入朝又言江西

識大錄

非其封國 帝答書曰叔朕未見感親愛之厚姪
見叔亦切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野云江西非野
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
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梓審之王乃沮 宣宗
即位王自以大父行愈益恣肆請于封內選子女不
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人令省中官服朝
服用天子儀仗賀元旦冬至千秋節習儀鈇杖觀副
使石璞聞于朝罪其長史王堅宣德三年王上疏乞
賜南昌灌城田土 帝謂戶部曰王者食租衣稅今

歲祿厚矣土田民野資生不當奪以自豐弗許未幾
王遣人進扇且奏求鉄苗 帝謂左右曰古人謂簡
者勝也所以祿和鐵納之于正也享王之惠其在斯
乎命工人製新笛賜王四年王又抗疏論宗室不應
定品級且乞赦漢庶人語多忿戾 帝覽奏謂侍臣
曰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
乃作書答之書辭甚厲大略曰將軍中尉進有品級
祖訓也王焉得蔑棄 祖訓輒肆煩說必如野云行
君臣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也若群臣與王府將軍

識大錄

皆衛君臣禮則是天下紛紛多君也往者遂賦高煦
已藏禍心終謀不軌妄稱 太祖時未嘗頒給郡王
誥勅以為擅改旧制其疏措斥比被執奉京出洪武
諸司職掌示之照愧悔無及今叔祖數有不避斧鉞
乞赦免之說何寬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夫武大臣
成謂未諭蓋以此以為名耳不然何以實德元年八
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據群臣之言而留謹也
若復不謹非獨群臣之言不已天下人心亦不容已
使侍尊屬誣罔 朝廷憲典俱存朕曷敢庇雖欲全

識大錄

親親之義不可得矣王閱書大慎始悔恨折節晚平
乃托志長生自號耀仙建瑩于嶽嶺之巔款往遊焉
江右俗故質樸徐子文藻王樂訓士類為延譽之學
大倡海寧胡虛白以儒雅著名王聘為世子師傳虛
白告老歸王為輯其詩文序而傳之凡群書有係風
化及博物修詞人所未見者莫不編布國中所有
通鑑博論漢書秘史史斷文譜詩語神隱時流樞密
域神方活人心太古遺音異域志遊齡洞天志運化
玄樞琴阮放象乾坤生意神奇秘譜采芝吟共數十

卷其他注纂數十種經子九流星曆醫卜黃治諸術
皆具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範七十四章皆以忠孝
恭儉垂訓子孫盟諸山川社稷之神有弗率訓範者
受顯懲正統十三年王薨諡曰獻在位六十八載世
子磐斌孝友仁厚有令聞先帝追贈寧惠王世孫莫
培嗣是為靖玉王履餘疎繫尤敏于學才藻豐瞻著
仙謠却掃吟擬古詩二百餘篇皆為遠近有思致當
文章大格式及古今書法各十餘卷松石軒詩評一
卷其書法端潔遒勁號曰秋畫銀鈎然性孤介寡合

識末錄

即諸父兄弟小有不慎動生猜嫌以故臨川弋陽魏
爵皆王忠也景泰七年江西巡撫韓雍勅王不法
上遣大臣即訊奪其護衛罪諸官僚咸化十三年崇
安王奏王慘酷貪淫不執諸事帝遣使勸之多寔
下勅切責奪祿三之一在位四十三年薨子觀錫嗣
是為康王嗣位六年薨康王庶長子宸濠其母馮氏
嫺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濠輕佻無威
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凌虐宗室貴族無礼養故士
為碑盜江湖間及劫掠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衛士李自

然孝日芳妄言濠骨相天子也濠大喜時時詞中朝
事開諸言報喜聞言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正德
初通運理賂金錢無算浮浪護衛安化王反濠誅兵
部奏單護衛為南昌左衛陸完為江西按察使與濠
交通九年完為兵部尚書濠喜曰完為大司馬護衛
可復得矣遂遣完書謀護衛也田完答書使以祖
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璘錢
寧輩及內閣郎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寵濠濠因賢
璘司錢以結語之輩載金寶輸于賢家分視諸奴要

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銀萬兩，冒濫護衛，苟得其所，請吾江西無難。顧矣。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錢寧，為書呈韓旋還。許混而宏弗與聞。于是言官交論不聽。濂既得護衛，又結諸奸聲勢，益橫愈自。恨肆行文，牒借稱國主。聖旨日護衛為侍衛，誘聚亡命，威脇守撫，令承奉劉吉招納。賊賊揚青及鄱陽湖寇楊子喬等，時時出入府邸。罔敢誰何。又令撫臣而下皆以朝服見，擅殺都指揮戴宣，逐布政使鄭岳，巡按御史范軺，幽知府鄭璫，宋

戴大錄

以方盡奪諸附王府民產，在傍者皆現望畏憚。莫敢言其罪惡。副使胡世寧上疏云：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燬。王府債員所費，閭閻破家，莊田野遍。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珍束，錢穀刑名奉作府案。近者買辦漸行于外府，騷擾遍及于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為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孔樂政全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德親多才，豈有毫髮近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送瑾，浮派

護衛以來，威勢日熾。上下官司承奉大過，伏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泊內官。察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事事一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加嚴戒，官奄恪守禁例，施舍負責，惡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忿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大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廟發牧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

戴大錄

既主濂大忿疾，遣人責金，肆銀萬緡，賂近習諸姦。錢寧肅敬，張雄張觀，江彬等坐世寧以妖言，誹謗離間，輒親罪，逮繫詔獄。榜掠幾死。賴御史蕭鳴鳳等訟冤中救，乃得城。城滿，戍潘陽。于是濂益無復所忌。免。忌日，織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寔疏，知兵素與濂交，懼濂因贊其子為儀賓，安福奉人劉養正矯情，飭詐順。晚天文兵法，識緯濂遣甯理，程致之。養正前濂有撥亂才，濂大喜，厚賂結之。共謀反。遂濂以武宗日事巡幸，儲宮久虛，盜賊紛起，人心恟恟，乃遣承奉

萬銳與金寶並賄諸奸，立其世子，冀事重成，得自取之。錢寧等陰許諾，令銳歸報，詐稱賜金帶寶物。錦妹侯取旨，濠奪寶池，賄弄士實，左布政張嶺執不可，深憤以四果啟視之，則果無薑芥也。嶺語使者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界也。然吾受命于天子，豈行止非人所制與也？濠聞之，默然良久。十二年，濠謀召其子入京，既而寧有與寶關，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其伙，重貳款，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道遺，指叔奸義殺順等，予

藏大錄

是逆謀，益急妃妾氏累泣陳，不聽。大集群盜，凌甲，閤乙吳丙等，執千人置下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太監畢具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文結，沁西去官，狼兵及南賴，峭當十三年，江而大水，凌甲步出沒，都陽湖巡撫孫燧與副使許達嚴發兵勦之，剪濠羽翼，三賊遁去。沙井燧欲出其不意，自江外掩捕，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匿濠林壑中，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期勦，遂賊亦以防度，濠恐賊獲，訪已乃謀去燧，令人載金寶于賊，賈處公倪叔要命之口，急去孫燧，別用一

都御史朱果辰，湯沐王守仁，皆可慎勿用。吳廷舉十四年，上出巡幸，獲官廷議，欲建諸居守，諸叔侯受濠賄，賂成謀入其世子司香。太廟輔臣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威建儲，臣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徇議遂寢。士寔養正，王春寺與濠日夜圖謀，不軌計，又恐事起以反，召人心未服，伺上晏駕，大位未定，即乘變而起，益遣賄人，虞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追跡，跡太密，朝野皆知濠旦夕必反，巡撫孫燧日夜防遏，托勦賊

藏大錄

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款曰：即賊起，吾不賊。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我，連上七疏言濠反，在旦夕，諸賄人邀諸途，多不得達。雖達京師，而諸叔俸厚，浮濠賂，恐事泄，誅又幸其非望，反送致濠，奸索謝燧不得已，乞休，諸奸又欲晉燧為取賄之資，不允。副都御史吳廷舉奏勸，勸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奏六事，寔陰伺濠，帝報值濠居母喪，賜有司求舉賢孝，孫燧欲緩其逆謀，而徐為可圖，且謂廷舉一通稱其孝，或可勸其忠，與巡按王金其疏以聞。時江彬寵幸

藏大錄

日甚張忠款附彬以傾錢事及煙疏至 上見之驚
曰保官好陞保王賢孝款何為且將置或付地邪忠
聞之乃密言于 上曰賊賢交通事王其意未可臣
測奏內稱王孝行議 上不孝也稱早朝訖 上不
朝也 上領之張銳初亦克張助復護衛主是知其
且反謀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于是言官乃又章劾
濛包藏禍心招納亡命與李士實等潛謀不軌五月
上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如江
西諭濛令上還護衛發兵大索濛偵卒于賊賢殺不
復偵卒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濛即飛報至南
呂六月乙亥濛以生辰宴鎮巡三司官偵半報王濛
大驚既罷事露召劉養正夜議處公養正曰事急矣
明日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
集劇賊吳兩凌甲李伏有中丙子旦左右帶甲盡亦
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訖濛出立露臺大言曰
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孫煙然曰請現密旨答曰
天作暗移汝獨不知耶煙厲聲曰安得妄言求取曰
我今取南京汝保駕否煙怒張目厲聲叱之濛逆縛

藏大錄

煙許違會起爭口巡撫朝廷大臣汝安得辱侮無禮
又縛達曰汝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汝汝反且縛
且罵賊搖折煙左臂至達殺之于惠民門外時烈日
忽陰腫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于是布政使梁宸
按察使楊璋參政李穀等皆降賊唯戶部主事馬恩
聽恭讓黃宏憤慨不食而元濛署置官屬以劉吉萬
銳等為太監士寔為太師養正為國師王春為尚書
凌甲為都指揮森全畢真反杭州為應使其所親
委伯回出收兵遣吳丙等帥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
餘艘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棄城走賊遂破南康進
攻九江兵備副使曹雪和府汪穎亦遁九江入開門
納賊兵濛令參事師慶守之七月壬辰朔濛議偕太
監改元順德士實養正言宜至南京正位然濛改元
布招共為濛草偽檄指斥朝廷謂 上以苦試節
高皇帝下血食建寺禁內傳處殺女胡僧玩弄邊兵
身衣異衣至于市井屠販下流賤事靡不樂為索置
宗社陵寢而造竹宮于宣府稱為家室賄賂無厭荒
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

女索取贖錢又謂常懸都太監牙牌稱戚武大將軍
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置馬皇后復納山西楊婦稱劉
娘娘原其為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
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是時汀賴都御史王守
仁已傳檄遠近起兵討賊濠不敢離南昌已而聞守
仁兵未集乃留宜春王拱樞偽太監萬銳居守而身
與士實恭正等將兵六萬人號十萬分五哨出都陽
舳舻蔽江而下庚子趨安慶款直犯南京守備都指
揮楊銳知府張大錦令軍士鼓噪登城大罵之濠怒

識大錄

遂駐師營眾運土填壘攻城城上天石如雨賊多
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家人持書入城
諭降銳手斬之夫解其屍投城下以殉賊勢遂怯
卯王守仁伍文定等會兵于臨江濠反謀雖大然意
僥倖倚諸奸佞冀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
始掠省城兵器燧炮名討賊移外即倉卒不能備
賊又為諸下邑所逼不得集其偽將皆賊徒未嘗知
戰士寔恭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不識兵機
諸陷者皆富貴子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兵皆

逃避而去甲辰濠遣天梯攻城不克安慶守益堅南
畿撫臣飛章奏濠款犯南京廷臣多惧兵部尚書王
璉獨曰璽子素行不義今倉卒告亂不足為慮有王
守仁在彼必或擒矣時守仁兵已大集戊申傳于南
昌城下賊賊伏兵千餘人已而攻城城中恟惧官兵
四面驟集賊徒皆震駭奪氣倒戈奔退王師鼓噪並
進梯垣登城遂克之禽拱樞萬銳等及濠二子宮中
自焚濠急攻安慶不能下聞守仁兵且至懼而欲還
士實等勸濠釋安慶急趨南京否則徑出新貴犯京

識大錄

師濠預豫未決辛亥聞南昌破大惧欲亟歸士寔曰
君直取南京既正大位則江西不戰而自服矣濠不
應次日遂解圍引眾歸甲寅次于蕪舍乙卯暨官軍
戰于黃家渡賊師大潰丙辰賊整衆盛氣挑戰官軍
殊為奮擊又大敗丁巳濠退保樞舍賊兵為方陣盡
出金帛以賞將士切責胥吏官吏不效或力坐現或
敗將引出斬之議未決而官軍周臣叢焚艇火攻之
賊遂大敗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約三萬人濠涕泣
與妃媾決妻妃與宮人皆赴水死濠及世子即王將

軍儀賓登偽太師士寔元帥兼正提督軍務刻言恭
贊尚書王倫都督葛江凌等百餘人俱就擒其私
甲器仗財物妻妾與浮屠積聚橫置者州縣賦數百
總四散奔潰守仁違官公勦悉平之知縣王冕就擒
見守仁濠曰我願得為庶民可乎守仁封曰有國憲
存家遂使首無害守仁令戴至因行教步四顧曰
妻妃常勸吾弗及吾不聽以及此難也今以水中幸
先生為我救兵守仁曰教歸濠並糧車中及眾曰封
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亡悔恨何及功 上聞濠反

戴大錄

下詔暴其罪惡告于 郊廟剗除封爵籍屬違安遠
伯許恭平廖伯江彬太監張忠張永等督軍討之中
途聞提計欲據為己功因竊請親征諸近習侍上稱
房各獻擒濠之策 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張忠見幾
事戒賢事敗致因此違功乃共相齎惑于是 臥下
詔親征每稱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
國公江彬張忠等提兵急趨江西將奪濠賊捷至則
守仁已執濠赴南京矣忠等失望志恨欲共誣守仁
始同濠反以天兵猝臨始會濠脫罪因并禽之以誅

功張永謂守仁忠正陰解散其謀九月 上至南京
守仁將獻俘闕下忠等謂當縱之都湖侯 上親與
過戰而凌奏凱論功違遣人追至廣信守仁不聽求
夜遁至山張永已候之于杭州守仁聞曰江西之民
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達軍餉用苦
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者尚為脅從今為窮
迫所激奸党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與兵定
亂不亦難乎永汲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
君則欲調護左右以點輔聖躬非為掩功求也但

戴大錄

皇上順其意而付猶可挽回萬一若遂其意使激群
小之怨無救于天下人計笑于是守仁信其無他
濠付之渡上提督婦功于永忠彬恭等 上乃北旋
車駕至通州賜濠以宗室拱衛及送完皆伏誅燔其
屍而揚之濠之反也孝士寔等送料 上必親征故
勸濠沿流而下疾取金陵以待之其得微幸萬一賴
文錦頓其刃守仁臨其後禽濠迅速使之無隙可乘
向使緩延歲月永墮賊計將天下騷擾幾亂日滋不
可靖矣濠謀逆二十餘年稱亂僅四十二日而訖會

嘉靖元年命弋陽王拱樞攝府事

弋陽王拱樞掌惠王之玄孫也惠王次子莫繼景泰二年封弋陽王天順五年或誣王與母妃姦淫事

英宗法司覈之而虛帝怒便更覈之遂以寔報勅

母子俱自盡且焚其尸曰母汚我王牒焚屍之時天

大雷平地水數尺帝徐聞其無罪也乃贈諡曰莊

僖而命其長子觀錄嗣王在位三十三年薨諡曰僖

順子宸泐嗣十六年薨諡曰莊僖子拱樞嗣王閔與

有幹局物封將軍宗人己屬日其賢會宸泐作逆休

識大錄

誅諸郡王勢相頡頏無所統率世宗以王當逆濠

時守正不阿勅攝理府事明年嗣弋陽王嘉靖四

年王上言臣祖獻王惠王乃四服子孫所共祀非獨

宸濠一人所自出也前以宸濠故廢祀今其孫如臣

等俱蒙聖恩甄別職守如故而二祖不獲廟祀臣

竊痛之乞賜主廟致祀禮官議逆濠之罪不及相父

二王無罪祀不宜絕當如所請以廣孝思從之于是

得修祀稍增誤審理奉祠與儀諸條屬自藩臬諸司

以下歲時皆入謁如大藩祀九年王又請得主山川

社稷之祀祀官官逆濠不道變置社稷存諸有司拱

樞不遇約束宗室代理府事豈得與有司之事帝

然其議逆濠許十九年撫按舉王忠孝賢良帝賜

勅嘉勵王因奏修獻惠二王寢園從之二十九年薨

諡曰端惠在位二十八年子多熈嗣是為恭愍王初

世宗命端惠王統理宗人而不冠某有二字于是宗

室遂起爭心三十一年宗人共訴奏多熈不宜世襲

管理禮部因援山西交城豪垣處或府例請令建安

崇安弋陽三府分管建安以鍾陵一府附之崇安以

識大錄

石城瑞昌二府附之弋陽以臨川宜春二府附之凡

事轉奏行慶賀禮轉次從尊仍更次弋陽王印車管

理舊名從之

奉國將軍多熈弋陽僖順王曾孫也父拱樞蒙英喜

客善詩而熈恂謹孝友與弟烜燦燦皆以文雅結友

偏遠近子弟群從莫不解藝善書一門之內雖驢馬

弋陽恭愍王絕嗣諸宗人舉熈賢能帝遂勅攝弋

陽府事瑞昌諸宗皆屬焉熈性廉靜寡欲子熈越越

重又惻惻素善承父志政暇輒開逸園燕賓從雅歌

投壺賦詩以為樂著委蛇集熊淑人登卒煙蹤義不
更娶獨處齋閣者二十六年萬曆癸巳冬兩臺疏舉
煌改勅行祖高寺帝方欲下詔褒予會煙病卒
詔遣郡守加祭一炷蓋殊典也煙弟多姪字貞吉顏
歆絕人善詩歌兼精繪事見古名人墨蹟一再臨之
如出其手亦讀小枕日可百函語語有致始與宗人
墳境境寺結詞社久之遊道蓋廣海內談藝者莫不
知有貞吉嘗輕裝遊覽見山水蹤跡徧吳楚間所至傾
生家居以精鉄員門閭賓客襁背未幾秋溪錄去晚

識大錄

病起羸良苦猶吟咏不廢臨絕時操筆作帖命子
孝以白情鵲雙飲樓則並錫勅銘議門人子弟私謚
曰清政先生野著五遊編勅遊編竹于世時樂安有
輔國將軍多榮亦雅有詩癖遠語新奇與談人常譚
場場修竹林之遊故志大酒夜以繼日終其世無忤
也

石城王莫諸字惠王第四子也性莊毅簡貴家言笑
家法甚嚴子孫小違教者輒繫而笞之內外日凜凜
況事時諸郡王多以驕塞淫虐王法王獨謹度東忠

未嘗有過舉在位三十六年薨諡恭靖子鎮國將軍
親嫡孝友慈惠動必以礼先平長子宸浮嗣王弘治
中坐罪奪爵次子宸澤封鎮國將軍澤性嚴重方正
家法整肅宸澤歆屈之數遣人火其居而詆宗族資
佐之以示惠澤固辭不受以故澤敗得免污穢子輔
國將軍拱概醇孝篤誠勤以礼義自檢處諸室屋漏
終無惰容日稱述先賢懿行訓誨諸子孫嘗作家訓
一篇其辭曰若幸施貞撫而嬰爵祿母以世及罔或
營于礼汝母幼于聲母洒于酒母作驕淫母罵于訟

識大錄

以顧實厥家汝有子若孫迪以詩書母姑息是謀以
戕厥性汝友朋以戒勿還便佞善奈母豐殖貨賄以
賈怨汝御滅獲群孽亦維莊厥身維孝維忠克昌厥
後母事至現左道汝祖高皇帝尚有出訓念之我
神宗御極以概軍高有德再降詔書存問壽八十有
四年概子奉國將軍多煙恭惠端謹好經術以教睦
著稱煙子鎮國中尉謀煒字煒常自督課授五
經史漢百家之書故謀煒以博雅文學名動江右為
曆中印給事中葉切春風請設江西宗正奉謀煒學

識太錄

行萬曆癸巳冬撫按議增石城管理既存瑞子朝
明軍勅瑞管理石城王府事謀瑞多才藝工詩善為
文著文集及潘獻志若干卷行于世自號鎮王謀瑞
五世咸謹身修行嚴整家教有恭靖王之遺風
奉國將軍拱瑞昌恭傳王曾孫也性樸茂好學善
草書始初父渠為濠梁遠繫中都納請以身代嘉靖
十三年冬賜勅褒獎已復上大禮頃一章年八十
有九乃卒子多所好文雅以孝行聞舉宗正未果萬
曆二十二年存瑞瑞昌府事命始下而卒柄弟拱

瑞字茂材博辯儒雅有智數嘉靖九年冬上書請建
宗學并詔宗室擬法陳行耕桑禮謹祀典如意恤刑
後以議禮稱旨賜勅褒獎又嘗捐田白鹿洞贈來
學者與兄柄並以聲譽致諸貴遊子鎮國中尉多墳
字宗良傳惟好修辭賦典麗始與奉國將軍多隆濟
名晚益折節虛已獎掖後為阜書茂美有書法給事
中張應登荐堪宗正者于南昌則首舉續流病瘥不
廢吟詠諷藝者並宗之多隆字用晦瑞昌宗安王曾
孫也始公族習為農多貴倨隆父拱樹獨折節趨紳

識太錄

間以儒素督率子弟以故隆一意修詩書工書特甚
海內稱譽之然性簡貴矜莊舉止多僻族人莫不屬
目而遠之晚節益嗜黃冶閉閣絕慶吊札具奉宗正
而毀者益眾怏怏不樂卒是時建安輔國將軍拱隨
乘有鎮國將軍多隆並以文雅著名略尤嗜古微物
隨著瑞鶴堂詩集與臺集略著支離市隱集北郭子
魚樂詞三十餘卷

岷王

岷王 太祖第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定都

岷州二十六年帝以雲南土曠人悍必得親王以
鎮之乃改建王印于雲南二十八平之國建文初坐
光祿不法廢為庶人流漳州靖難後復王愈肆驕橫
復與西平侯沐晟交惡成祖召之遷延不至乃賜
書戒諭使仍還鎮永樂元年王擅放諸司印章戰兢
官吏激震夷人沉面廢祀帝怒奪王母寶罪其府
僚詔諭天下諸司事于王府著遵祖訓啟王有司合
行事務不許擅啟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
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未幾復賜王母寶勅諭

之曰尔在建文時被收冊實拘囚園辱蓋已極矣朕即位之初萬念親親復尔封爵召還京師尔宿番不至乃悉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屬及至京又出語悖慢略無敬君事長之礼且當有事宗廟之日沉湎酣酣無傾藉至對閣整則悅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尔馬無慙如此尚可前土耶今以同氣至親特略尔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毋作匪彝以貽後悔洪熙元年遷國武岡州景泰三年王已徙封湖廣善地弗許是歲竟謫曰荊王在位六十

識大錄

一平子鎮南王徽煥嗣是為恭王弟廣通王徽煥謀反事覺廢為庶人恭王在位二年志子順王音煥嗣順王堯子簡王肅鈺嗣簡王堯子靖王亦汰嗣嘉靖十年序汰與其弟南安王彥泥各許陰事彥泥坐廢為庶人葉鋼高牆序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收幽囚嫡母致成通迫多官稱臣亦革爵為庶人令其世子譽崇擇理府事譽崇為父已思擇理府礼官以見潘鍾璽此奏按序汰冠帶理府事十二年序汰乞復王不許十五年上 兩宮嚴疏詔復序汰王序汰在位

二十八年廢廢五年而復王又八年而薨世子譽崇嗣是為康王嘉靖二十七年序汰之子鎮國將軍譽祿以父老病陳情乞恩求得生還否則願棄爵入高牆奉養 帝以序汰罪重且入高牆養又非故事皆弗許康王在位十七年堯子定耀嗣渭南王譽椿岷恭王玄孫也幼而穎慧兒時母吳妃口授章句即記憶不忘祖懷簡王嘗把置膝上曰他日光吾緒業必此兒也孝及天性母妃遺疾久不愈王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者逾月居母妃與父安和

識大錄

王喪哀毀如不欲生發引日往送徒跪視者感歎又罵定二弟元業盡以讓之且為戚輸報于官少弟譽格嘗感疾之南嶽避崇王中夜聞之輒起亟喚人進請寢食俱減及返而後安待宗人尊卑行次曲有儀度有兩庶人構訟三十年不相下王從容酌卮酒諭以 祖宗訓制且為奏 請冠帶婚資月祿二庶人感激叩首不敢復有異慮與士大夫處款曲有情若布衣交不知其為王也教授楊仁重年老乞休厚贈之還舟車護送皆親為點閱臣僚無不感激思報者

我張興堂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矣立命中官持勅諭德入朝令達悅憚還蜀德不意倉卒敗露計無所出乃就徵十月至京入見帝以獻王章示之德頓首自伏言必罪於是大臣廷劾德曰問辟魯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陛下維念德素天憲何帝曰德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之明年正月楚王損辛議德進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帝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德二月削德及其二子賦灼賦燭爵為庶人安置廬州誅諸

識大錄

同謀者張興以先發廢人罪狀得不至宣德三年以賜賜裁

韓王

韓王松太祖第二十子洪武二十四年受封定都開原二十七年帝以王及濟王年幼命為視察晉燕周齊諸王以博友悌之情春三月二王啟行至秋秋八月而還永樂五年王未之國竟於南京謹曰憲子神斌永樂八年嗣是為恭王恭王好學工詩能為文二十二年出封平涼洪熙元年王及其弟襄陵王

神秋樂平王冲焚各獻詩頌仁宗嘉歎曰東平河間之流也降勅勸勵賜王銀五百金襄陵樂平各二百五十金楮幣稱是宣德三年王奏平涼土薄乞遷國長沙帝復書云歲祿不充蓋陝西頻歲無復看年穀稍豐便可足用惟叔安意侯之長沙之諭先帝成命在上不敢踰越又言居第隘帝遣主事毛俊經度并建襄陵樂平二邱及岷州廣福寺陝西守臣言歲歉詔止勿建王又言傍廬已撤緩至冬寒工乃愈難帝乃令繕王宮罷廣福寺又允王請錫履

識大錄

衛三年已種漢以境內無盜為請詔許王易盛正統初邊備廢弛平涼北接陝外虜氛充斥境上王習見邊防利害扼腕憤邑上書極言時事英宗報曰承諭遠計至意足見叔祖倦倦以宗社國家為心深思遠慮雖古賢王不是過也賜書慰勞并資金幣正統五年薨薨後九年而有土木之變時論惜稱子範地以開城王嗣是為懷王三年而薨無子弟範弟以兩鄉王嗣是為靖王五年薨子微封以高陵王嗣是為惠王十一年薨子楷流以廣安王嗣是為悌

王五年亮無子弟暗滿以彰化王嗣是為康王二十
五年亮無子佳旭繼以通渭王嗣是為昭王三十一
年亮世子融燧嗣是為定王嘉靖十五年王請易恭
監戶部言恭易戎馬監供違餉遂不許諸王惟韓士
瘠祿薄人辰甚貧凌初有司平涼知府住被其害
宗室旭扼寺百五十八至關總制尚書撫巡黃臣周
秩疏于朝榜諭禁戢三十二年襄陵王融焚與宗室
二百六十餘人連疏許王兼昇山田市肆虐殺無辜
招集無賴諸奸利隱惡事誣以不軌王亦撫襄陵王

識大錄

諸宗室允濫不法事奏之世宗遣中使勸治各得
其狀帝以王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並暴橫停其
世子祿半歲勅王改悔守法鈔事宗人野占官民山
田等地各給主入官諸撥置完惡俱論罪襄陵王坐
起妄奪歲祿三之一諸宗室不法者皆削有差定
王在位三十年亮俸恭世子漢興先卒世孫朗舒嗣
濟王
濟王模太祖第二十一子母趙貴妃也洪武二十
四年封定都瀋陽永樂六年改封潞川王及弟安唐

伊鄆王佳魯王俱之國成祖命戶部歲止給本色
祿米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租三年仍勅王有條屬獨
誠忠勤各賜鈔有差宣德六年卒諡曰簡在位四十
一年子康王信燧嗣二十五年亮子莊王幼學嗣五
十九年亮子恭王鈐鈺嗣九年亮嫡子福山王熟壯
己年嫡孫胤權僅六歲恭王病且革慮諸郡王為患
預奏以禮主府事令母妃卻氏保護長史承奉官輔
導以俟其成及王薨宿遷王鈐鈺請命重川王胤移
居輝却氏奏請如王志礼部言王國宗祀嫡孫承重

識大錄

國為正礼母妃與事亦當預防防止今在官係攝庫
事皆聽長史等官檢束郡王將軍及宗人不務恭讓
長史等官宜盡心輔導有不恭戕者巡按察案
從之胤權生十歲未嗣而瑒謫曰懷王初莊王無嫡
有庶子七人恭王以庶長子嗣位太子鈐鈺封重川
王恭王系絕例應第二支承襲却妃及陵川諸王長
史韓宗孔等同奏推胤移攝理府事而吳江王勛清
宜山王鈐錯等立帝切責之嘉靖十年命胤移嗣
王弟胤祺以鎮國將軍理重川王府事胤移者重川

恭懿王餘孫之孫恭裕王敦潛之子也嗣位十九年
亮謚曰憲子怡煥立是為宣王

安王

安王極太祖第二十二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以冲
幼未之國靖難兵入金川門王車文武群臣奉迎乘
輿勅進永樂六年之國平宗十五年亮謚曰惠無子
國除宣羊府僚及樂戶留典仗校尉百人守園永樂
末仁宗封韓王子平宗弟襄陵王附封國中 英
宗金官校韓韓長史供惠王托暇日給事襄陵王景

歲大錄

泰五年襄陵王上疏乞承祀惠王後之襄陵王林韓
憲王第二子安惠王之侄也天性孝友為志母嘗病
甚王顯北辰下封內和藥療為母病頓愈後母卒後
齊終喪每當展墓率子孫躬鉞象以培塚木凡韓恭
王得疾王日視湯藥累月不治其私家至或衣不解
帶長極其哀王既已先王也先王赴京師勤王
會膚解去 聖書勞焉嘗憤膚架惠陵華夏成化六
年上書請率子婿首擊膚報國自効 聖書復予成
化十三年亮謚曰英穆在位五十四年子龍址嗣是

為恭惠王王亦敏學篤行世判地外罹危疾醫弗能
療王五色無主禱諸神乞以身代遂剗肉和湯進之

母克獲全景泰元年事聞 聖書褒美恭惠王亮子
徵鈐嗣是為安穆王 好學循礼敦睦懿倫有祖父
風弘治十八年韓昭王奏 孝友敦篤惻恤軍校年七
十七猶扶杖北向拜聖壽節不肯廢礼請褒崇之
以式宗藩 武宗致書獎諭正德十二年王請得樂
戶奉祀安王 上允之特賜樂戶明年樂平王進捷
例亦請樂戶礼官言郡王有樂戶非制也因并革棄

歲大錄

陵樂戶嘉靖二年王及韓昭王又以為靖 世宗以
安王故復賜樂戶安穆王壽幾百歲而亮子楷嗣嗣
是為端和王端和亮子旭禮立是為簡懿王自莊穆
至懿簡五世同居居言必及義雍 肅 以孝友相師
嘉靖十二年韓昭王聞于朝 帝嘉其親睦可風遂
使賞以羊酒賜聖書褒之仍表其門十五年韓定王
嗣立使長史草奉祀樂戶王請之再三韓王弗許王
乃上疏聞于朝言礼樂自天子出韓王不得擅予奪
韓王亦言親王郡王禮樂宜有降殺 詔曰與樂戶

為安王祀也簡懿王堯子融焚嗣是為順靖王融焚
志弗臧多行不義而襄陵之世德蒙矣三十二年融
焚以私忿誣告韓定王不軌韓王亦奏融焚堯淫不
法事坐削祿三之一順靖王堯子模嫡立是為恭懿
王

唐王

唐王桎 太祖第二十三子母李賢妃洪武二十四
年封永樂六年建國南陽在位二十五年堯謚曰定
子堯堙永樂十九年嗣是為靖王嗣位六年堯無子

識大錄

弟堯烜嗣是為憲王四十八年堯烜簡世子芝堯先
卒無嗣次子芝址以舞陽王嗣是為莊王十一年堯
子彌歸嗣是為成王王萬竹好學敦睦宗人 孝宗
特賜以五經子史諸籍王廣置精廬國中集學校偶
秀者資給之使肄業 武宗朝王上疏以用賢圖治
為言時 車駕數幸遊幸王作憂國詩八章以諷晚
年詩繪益精行草皆稱妙品著堯天小稿并家教若
干卷在位三十五年堯無子侄文城王宇溫嗣是為
敬王嘉靖二十一年王獻金千金銀萬金助建 太

廟 帝賜王玉帶一圍加歲祿二百石在位三十六
年堯子宙祿嗣是為順王在位三年而堯子碩橫嗣
文城王彌歸唐莊王之次子也幼而溫良長乃碩茂
好讀書每批閱輒舉其要凡古今事變及百家諸子
遠近洪纖靡不究竟早受冊封就第時 莊王及母
妃方康彊臨園 王旦日入內侍膳問安歷寒暑不
輟 王妃甚愛之 兄成王嗣封王事奉恭謹文友
恤諸弟故為 成王及諸宗室所重有國事涉疑難
者或就王商確王立判分歲中肯綮正德辛未開河

識大錄

南北並起勢逼南陽南陽震驚王指授府衛官方畧
共戎整飭防禦戒戍賊聞遁去氏賴以安莊王及母
妃病王親侍左右石顯天江禱漢之日控其策毀殯
送途步三十餘里呼號不絕聲教諸子有義方焉為
揮戾師講讀諸子皆檢飭自勵穎哲茂成雅尚儉素
不喜華美宗人有以千金飭裘馬買名妹者王內憎
之若將說焉日惟與文士觴詠自樂晚年廣置園囿
棋蔭花竹構謙光諸亭曰吾非耽樂乃以持賓友燕
宗室相與娛暮景不庸是士大夫過南陽周不造門

王二草標善詩什詩尚氣格而推有風致每對客揮筆一韻輒至數十首自號秋江吏所著有宗訓直書謙光堂集秋江詞若干卷初謚恭靖嘉靖四年以子字溫嗣唐王贈王為唐恭王

承休昭敬王彌銀唐憲王之孫也性警敏絕人喜儒雅而善決斷嘗蒙古法書名曰復齋集古法帖若干卷李夢陽贈之詩曰至人開後學君子萬前聞所著存稿樂府漫齋錄十餘卷嘉靖二十一年唐敬王以王行理上聞 聖書褒之命未下而王薨孫瑞惠王

識大錄

宙技亦好學識典故著 皇明統宗絕壘錄 輔國將軍字洪唐定王玄孫也王歲喪明從師氏書掌職文字而耳授書日記千言久之博通群籍尤精太乙士適應教方技又多習 國家典故嘉靖庚子陳便宜數十事書上言中著名款錄辨疑辟唐成王以厚天玉目之子宙松力舉千斤而好劬嗜書慕古節俠廉義之風不遂時庸松子碩燦字孔炎封鎮國中尉博雅慷慨工文辭益弘家學與其子麗封並以詞章著名海內號南陽父子萬曆戊子更科給事中

張登既諸藩文行傑宗正者存碩燦器封於朝論者崇之碩燦著巨勝園集友聲集五色石二十一卷器封著兒志畧恭游集而詩尤驚奇

鄂王

鄂王棟 太祖第二十四子母劉惠妃也洪武二十四年受封王第曰伊王伊王之弟曰皇子楠：於諸子中最少生未逾月而殤永樂六年王始之國安陸在國六年而薨諡曰靖無子國除留內外官校守國奉祀妃郭氏武定侯英女也王薨妃痛哭曰賢王舍

識大錄

我去我妻婦也而無子尚誰恃乃對鏡寫容付宮人又痛哭曰候吾諸女長全職母容也遂自經宣德四年梁王之國移宮眷居南京舊邸歲時百需悉內府賁給王三女長封光化毅城南漳郡系歲如祿各八百石令為議婚舊國

伊王

伊王樞 太祖第二十五子母薨妃所生也洪武二十四年冊封永樂六年之國河南王在國荒於政事其母舅葛中登其為教輩奏王無道 成祖命御史

最之得實名王入朝訓戒之厚遠還國王廷辭請罪
葛甲 帝不答及退朝謁近臣曰伊王誠風漢也勸
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世猶有貶
議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是差人及
王未至孔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永
樂末王薨 帝以王行虐戾譴之曰屬子顯袞宣德
初嗣是為簡王上屢有所規求于知府李驥不能
曲遂其內官上按虐害庶民驥又稍為禁戢王積不
平以此深惡驥常藏怒以待之宣德六年冬至驥回

識大錄

更還朝王上猶以馬還執而繫之於儀衛司獄使曰
始釋驥以聞 帝曰朝臣非大廷朝賀皆昧典之際
未嘗以回更此必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諭
王謹守 祖法勿信說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撤
送京師治之正統六年王薨子安王勉墜嗣二十二
年薨子悼王提鉞嗣十年薨無子季弟郕王提騁
嗣是為定王在位三十二年薨子莊王訥淵嗣十六
年薨無子弟潯源王訥淳嗣是為敬王嘉靖中王上
言祿薄先朝乞得河南銀鈔五萬七千七百貫准祿

米八千嘉靖八年革諸王請乞稅租田湖伊府課鈔
亦在革中乞補課戶部言伊祿二千石通給本色
英宗加米五百石 憲宗又如麥一百五十石課鈔
本成化弘治正德年請乞非永樂以前欽賜此况河
南一省諸王缺課八十餘萬而伊王今復請益課
無所出 帝遂不允敬王在位十六年薨子與撫嗣
在位二十年坐不親廢為庶人與撫嗣性驕信不本
蔡朝奸使吳希周等侵奪有司酷虐百姓占奪官地
民舍增修府第遣軍校回出催徵府第價銀括洛陽

識大錄

寄居民千餘人逼令作工僅立東廠緝事鈎索小民
過夫關府第為磚城一座重城一座環城紅鋪十座
自正宮外建棍櫓清和駕駕騰光寺宮殿迎仙百花
臺乘風御氣諸閣以擬帝闕又遣內使軍校大索軍
民婦女還視不中式者亦晉府中令以金贖繫永寧
知縣謝普拷掠逼跪殿門嘉靖三十九年河南撫按
奏王不法 帝遣給事至河南即訊左右皆服罪還
奏典獄執辦臣守藩恪謹所遣府第未嘗違制乃余
事林騰蛟等誣陷臣也於是復命刑部侍郎趙大佑

考度勘具有實狀詔下禮部三法司會議咸言伊王
奢縱淫虐大違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戒諭令速
圖自新盡墮其建制城樓殿鋪宮殿臺閣以舊址歸
之官民所強娶婦女應給主價者悉令償之仍令長
史司將王改過事蹟啓呈撫按具奏帝從之嚴勅
中誠達蔡朝等論治如律典模稜無愆志竟不遵旨
而克愼愈甚四十一年御史林潤劾奏與模稜前以宮
室僭制肆應虐民為撫按所劾上故勿誅第令省
改而復怙惡不悛日以長洛陽生靈如在湯火請嚴

歲大錄

飭撫按如明旨刻期改正諸所侵奪悉還主者盡損
額外軍投以明王心跡與模三疏辨白許潤以風聞
妄言族私報復于是禮科劾奏王怙終吝改稱制言
官宜治其鞠謀官之罪礼部亦言王僭越侈恣擅作
威福事皆有驗今又抗違明旨濫擾無已斷不可長
帝故不問勅撫按官以前旨切責之若仍不改具以
狀聞與模不奉詔屢疏自辯遂為言官所劾礼部議
當削爵帝亦惡其終惡不收奪歲祿三之二年去
獲衛遠問長史等官置之法典模益怨望祖况既而

訛聞嚴世蕃父子有篡立意乃輪白金十餘萬賂世
蕃為援世蕃受之與模意度氏戴己蓋跋扈私造軍
器陰養義馬園不軌又為九五當乾牌置官府中而
強逐民間女子十五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閉門
搜致怨聲載路四十二年世蕃敗與模惜所賂遣人
三十餘從分宜索之世蕃不許已還其金使賊邀諸
吉安之隘盡殺群僎而劫其金以歸河南恭議廉得
其狀巡按御史以聞章下廷臣議礼部法司俱請
寔重典帝不允廢為庶人禁錮高牆籍其財產得

歲大錄

九五牌帝乃命駙馬都尉馬詔告于太廟削除
世封其私曜坐導君為惡論必誦成者百五十餘人
靖江王
靖江王守謙仁祖之曾孫也祖重四公太祖長
兄洪武初追封南昌王仁淳良務本敦朴質直與人
無迕色力農于太平鄉之振村庄元至元甲申江淮
大侵仁祖及王興次子山陽王皆相繼歿妃王氏
撫長子文正守節二十餘年及聞太祖起兵乃從
依焉太祖見之悲喜交集事王氏甚謹撫文正愛

逾己子文正為人勇敢有才略然溪挾強民軍中莫敢近視國初從太祖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營取建康累有戰功帝問曰汝欲何官對曰爵賞不先有功而亟私親何以服人心若叔父創成大業煙瘴患不富貴乎帝善其言益愛之擢為樞密院同僉辛丑改樞密為大都督府命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帝克江州偽漢平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徐達征武昌中途叛還拋南昌四月亂始定帝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之一臂也况其地襟帶江湖

識大錄

控制引越乃楚之重鎮為吳西南藩屏民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老成莫可為帥乃命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之文正既至增漢城池嚴為守脩招諭未降山寨成衆歸順健訟者誅之疏令明肅遠近震懼癸卯四月陳友諒自武昌親率舟師號六十萬圍南昌用雲梯百道並進晝夜環攻友諒親督促也志在必拔文正主畫中軍分佈諸將隨方應敵翦獲甚衆友諒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等拘城下文正畧不為動至六月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援兵

不至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帝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張子明取東河小魚舟夜泛水閘潛出越石頭口夜行盡伏半月始達建康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必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破也帝曰歸語文正但能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

識大錄

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莫能克七月而友帝親率諸將統舟師二十萬討之友諒始解圍與師大戰鄱陽湖竟敗死論者以文正功最高武昌既平文正分遣部將討江西未服州郡數歲悉平之文正自時為帝所寵愛又有大功浸為不法奪民妻女誅捕之屬階節龍鳳帝遣使責讓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奏之帝曰張子明才如此罪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犒舟城下

遠人召之文正不意 帝遣至倉皇出迎 帝泣曰
汝何至若是遂載與同歸至達康群臣交章劾之請
寘於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凡止有是子若寘
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去置桐城以其子璫挂
謂曰尔父不率吾教恣肆克惡以貽吾憂尔他日長
成吾封尔爵不而以父廢尔尔宜修德勵行蓋前人
之愆無負吾望也遂育璫挂于宮中教訓撫慰甚篤
文正尋卒于貶所洪武三年封璫挂為靖江王賜名
守謙建即桂林改元順帝獨秀山潛即為王宮守謙

識大錄

既就國押比小人肆為淫虐百姓苦之 帝未忍致
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悛悔心懷怨望作詩
訛刺 帝復客實使居鳳陽力田冀知稼穡艱難而
思所以保富貴也開七年 帝以其久歷艱苦必克
自新遂其爵命鎮雲南又諄上訓戒守謙既至雲南
復奢縱淫佚掠殺不辜軍民怨咨 帝猶不思置罪
仍召還安置鳳陽雖在貶斥橫恣自如強取收馬暴
擾一鄉乃召至京皆而禁錮之二十五年卒于贊儀
尚幼 帝憐宗室諸王皆無後封為王世子留京師

贊儀恭慎好學能書洪武三十年春遣者普燕周楚
齊蜀湘代南達慶谷秦諸王擇文武忠厚之士以從
以贊儀年幼欲其知親之義且令涉山川險易也
永樂初嗣王之國賜予禮數俱從親藩王亮謹曰悼
僖子敬佐嗣是為莊簡王莊簡王薨子相承嗣是為
懷順王懷順王薨子規裕嗣是為昭和王昭和王薨
子約麒嗣是為端懿王弘治十五年亮子經扶生而
顛慧不凡有至性端懿王與妃構疾祖母懷順谷妃
亮經扶年甫九歲代主喪祭慎始教終崇無愆禮徒

識大錄

步送英或有以道遠中途勸其登輿者卻之曰送死
大事敢失禮乎王妃疾日益萬經扶晝夜躬侍湯藥
未嘗離側中夜常焚香額天求代王妃相繼薨經扶
求代我絕弘治十八年封為王世子正德十四年嗣
王年雖少最恭儉畏老成慎重事無大小必遵成
憲接宗人如有禮度好學親士樂善不倦嘗理周世
賢而有文日必延之講究經史政容札貌稱為先志
而不名讀書之暇隨筆賦詩綴文皆有關於身心倫
紀不為慢語嘗於宮中獨秀山間鑿石為孟盤年勤

銘其中以著目新之義又為敘義歲皆刻於石山勝
處時登眺焉興之所至輒形於詩長篇短章多至數
十首目其所常游泳之洞曰樂天岳曰潛修又於山
之左右置二綽楔署曰報國恩親園中山場王田所
入歲有常數先時不計豐歉歛之至有破家不能償
者王始因其豐歉而增損焉遇歉率量減其入歛終
王之世人蒙其惠嘉靖五年堯前半歲預制棺歛之
其屬續三日前設飲饌與官眷訣別內使宮人皆有
賚賜將易黃呼嗣子邦章至膝前丁寧教戒至其忠

戴大錄

君愛親讀書好禮寬刑如衆言之尤力其神英不乳
如此計聞世宗從憚輟朝遣行人諭祭命有司嘗
葬事賜諡安肅所以寵卹之者甚厚明年邦章嗣位
是為恭惠王十一年王數請祿米數全支本色戶部
謂近例不許王請益堅且求親詣闕廷奏狀部議都
王祿米自弘治十六年會議裁減本折中半兼支遵
行已久王乃專意請乞詞復倨慢殊非藩臣之休
帝於是度勅戒諭罪其驕驕官俸二十六年王漫上
言臣祖奉御書祿米全支本色嘉靖六年戶部奏

依弘治十六年例本折兼支臣屢奏未奉明旨不敢
支祿者二十餘年緣此草場被侵軍校竄匿前漢卿
史按察使執臣侍衛苦不獄中寔由減祿之故係統
陵夷伏乞給臣全祿仍正諸侵臣者罪臣謹却冠服
避居城外若不得請當削髮披緇不敢入府矣帝
以王牽撫紆紆詞多忿激跡涉脅脅事下有司議王
待諸宗人少恩宗人皆怨之遂各持陰事相訐巡按
御史徐南金等皆愾王上疏極言其聽信妄黨違法
害人狀帝遣官接治奪祿半歲降勅切責之擒治

戴大錄

使僕僕置重典由是王權勢大阻不復能幹諸宗人
諸宗無賴大為地方之害官府無如之何乃謀復重
王權以彈壓之遂疏稱王悔過宜降勅褒諭令統治
宗人從之王威望既損朝廷雖降勅獎之而宗人不
復畏長如故者十五成群白晝剽奪脅持府縣號
取里井間公私不獲安業四十五年礼科給事中辛
自修言身而地臨地微諸宗不靖且釀地方大患宜
重邦事事權俾嚴加禁戢以銷亂萌帝乃賜王勅
全約束宗人申明祖訓其有抗違及服及公門屬

托劫掠強橫者其實劾奏於是王威稍申遵奉詔
旨嚴加約束諸將始歎曰公乃安王薨子康僖王
仕昌嗣王薨子溫恭王履

藏大錄

虞王以下革除附

虞王惟英懿文太子長子洪武十五年五月己酉朔
卒追封虞王諡曰懷粹鍾山令侍臣素服步送

吳庶人

吳王允燭懿文太子第三子懿敬常妃所出也建文
元年二月封吳王建邸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秋七
月成祖降封廣澤王居福建漳州九月召還京坐
不能諫正建文召然為庶人幽于中都永樂十三年
卒英宗復辟出吳庶人居鳳陽者但有庶母姊娣

藏大錄

老婦五十六人時年八十矣

衡庶人

衡王允燧懿文太子第四子建文元年冊封靖難後
降封懷恩王居江西建昌尋削吳王召還京廢為庶
人

疏寧王

徐王允熙懿文太子少子建文君母弟也建文元年
受冊靖難後降封敷惠王隨母召太后居太子陵永
樂二年改封疏寧王奉太子祀不遣之國四年十二

月印中忽火起王驚仆地遂暴薨時年十六謚曰哀
簡

建庶人

建文君少子名文圭三年十一月生明年六月建文
君遜去靖難後幽于中都廣安宮號為建庶人者是
也 莫宗自南宮漢辟因念及庶人輩久被禁繫且
重傷其無辜欲寬釋之以告輔臣李賢、黃曰 陛
下此心克舜之心也天地鬼神實鑒之 太祖在天
之靈寔臨之尚書陳汝言曰鳳陽切近南京或有謀

識大錄

立之者將若之何 帝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
愧服人人感歎 帝乃言於 太后出之得居鳳陽
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閹者二十人婢妾
十餘人給使令遠中官牛玉入禁宣諭庶人伏地頓
首謝且喜且悲殊非所望始入禁時未及周期至是
已五十有七歲矣始出鳳陽不識牛馬幾而卒于
是懿文太子建文君皆絕無後世傳 成祖入宮時
建文君有幼子老嫗教之帝 成祖衣而啼長跪求
食曰孩兒饑矣飢孩兒矣 成祖亦泣曰汝生帝

王家為有賊以理命善撫之不知此建文君第幾子
抑即太子少子也或曰帝衣哭者 成祖育諸宮中
不知所終

識大錄

識大錄

古宜逸史臣劉振伏述

列傳五

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也天性凶橫荒淫狡黠
除戾敗虐不可制御 太祖召諸皇孫講誦京師高
煦顧不肯學日事游嬉耽溺無行 太祖賓天 仁
宗及高煦奔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

識大錄

聽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
州又殺駟丞靖難兵赴 仁宗居守高煦有臂刀善
騎射危厲屢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引胡
兵逼至漢戰大克之永樂元年議建儲藩府舊臣漢
國公徐輝祖馬王寧昔咸善高煦時 稱二殿下切
高 成祖曰居守功大於危從儲貳分定於適長且
元子仁賢其社稷之主也汝等勿復妄言二年封為
漢王國雲南高煦快快不肯行曰我何罪斥我萬里
改青州天快 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帝不憚太子

力為解釋得暫留京師因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

太宗天策上將令吾得之豈偶然哉又益請兩護衛

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乃與趙王合謀傾陷太子辱

賂 帝左右奄美及送征諸大將共相糾結肆為奸

巧詆毀誣構百端又使內侍黃倭江保時以危語動

帝太子幾廢者數矣高煦於是益橫恣陰蓄壯士縱

使盜劫兵馬指揮獲盜高煦怒手握鉄水掘機之泉

皆觀望震懼同敢言者其後帝頗稍得其謀講太子

事內始懷之十四年春將遣趙國高煦奏願長侍在

識大錄

右 帝勅之曰既受藩封豈當常侍前封雲南憚遠
不行與爾青州今又托故果誠心欲侍去年何故又
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寔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九
月 帝聞高煦於各衛選壯士及有藝能者以隨侍
為名教習武事遣作罷城心益疑之遂有還京之意
先勅與漢府兵事都督歐陽青曰親王護衛自有常
數各衛隨侍漢王者令還原伍不許搭番十五年春
帝以北京高煦簡壯士造兵器習水戰偕用天子車
服擬護衛官軍剽掠 帝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宰

相楊士奇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當悉知昨以問義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焉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去漢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廷將徙都彼欲守而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帝然然居數日盡得其覓情不執狀帝大怒召至視衣冠因繫西華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太子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得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仲雅使封樂安州侯即之國帝顧謂太子及太孫曰樂安

藏大錄

近北京即聞變朝發可以擒此主樂安恐望廷謀甚急太子教書戒之竟不悛或報北使吳萬高煦子瞻折在京師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遣人潛入京師將伺間為變仁宗固知之而思過益厚召入朝如成祿二萬石賜賚焉計先是瞻折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通惡成祖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折前後現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仁宗召示瞻折曰汝家父子兄弟間何嫌構主此傳子不足誅建時

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高煦嫡子瞻坦為漢世子次瞻望濟陽王瞻域昭陽王瞻坪昌樂王瞻坪淄川王瞻坪齊東王瞻坪任城王瞻坪海豐王瞻坪新泰王洪熙元年瞻坦不悛依前離間伏誅未幾仁宗大漸宣宗即位賜賚諸王漢府時厚高煦奏陳利國安民四事宣宗顧侍臣曰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汝叔有異志宜脩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即命有司施行仍復舊款謝高煦遂有請求及訕論朝政

藏大錄

帝皆曲徇其意索馳馬帝與之馳四十馬百二十匹又索袍服漢與之高煦益憚肆侈心日甚又自疑當與帝有却而帝遇之過優恐有他故反決志謀逆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遣故青潛入京約英圖公張輔四處輔募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新榮等反濟南為應令其定諸衛所盡奪衛印畜馬車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碩前軍輩達碩左軍千戶盛堅碩右軍知州朱恒碩後軍諸子各監一軍自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弘等碩四哨帥署已定

偽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諸官御史李潘集
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題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
濟南然後率兵犯關帝遣中官侯泰賜書言昨拔
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不恐信皇考至親惟二
叔予之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敢露中怨
且傳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畧為之恤惟
叔鑒之泰至樂安高煦陳兵見泰倨傲不拜勅南面
而坐跪泰大言曰永樂中信謀削我護衛使我樂安
仁宗從以金帛弭我今不報云祖宗舊制殊令我

藏大錄

五

鬱鬱安能久居此邪汝試現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
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泰恨唯唯而歸
帝問漢王何言對無所言又問治兵何如對撫所見
帝曰泰有二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所見丁
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遣武永樂舊
制與文臣結劄封贈及帝修禮南巡席殿等事為
朝廷適作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又書與
公侯大臣驕言巧詆訐幾乘輿帝嘆曰高煦果反
乎乃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帝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之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
勅親征帝難之顧問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
遣將語臣兵事執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
所謂先聲奪人之氣也榮言誠是帝意遂決立君
張輔議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懦今所擁非有謀能
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帝曰卿誠足擒賊
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令大索樂安奸
謀乙丑勅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達指
揮尚勳守居庸關令法司書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

藏大錄

六

命定國公徐景昌守皇城鄭王瞻埈袁王瞻塔留守
北京廣平侯袁容等協守大臣蹇義楊士奇夏原吉
楊榮等扈從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
過楊村帝馬上顧問從臣曰武度高煦計安出或
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曩不
肯離南京今必引兵而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
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敢攻護軍家在樂安執肯舍之
南行高煦外多誘詐內實怯臨事狐疑展轉不能
斷今敢反者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

視征即遣將未得所以甘言厚利誘解成事使俾萬一
今聞朕行彼已胆落散出戰乎立即擒矣或與獲集
安婦正人言賊初約靳崇取濟南山東布按官覺之
防虞不涇發賊聞大軍至恐不敢出未恒應天人力
言宜引精兵赴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尔
願得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將兵
據滑喜曰此易與耳及聞魏莊始懼於是授兵人官
厚賞之給榜令運集安搶衆帝仍書諭高煦曰張
秋失國本之費高淮南受謀賊于伍叔今六師壓境

識大錄

王振擒賊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礼如初不然將了
戰或擒或以王為奇貨未博未敢悔無及矣帝美
暢神武詞旨州莊王斷氣或龍旗鉦鼓十里不絕康
辰前鋒至樂安高煦的明日出戰帝令大軍薦余
蒙行大臣戒請慎重諸將亦曰林莽間賊或設伏百
里趨利不可帝曰兵貴神速我欲城下營彼陣中
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
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民皆入樂安無一人
米朝者辛已昧與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懸諸軍

壁共四門賊未賊舉砲官軍發神機銃前聲震如雷
城中股慄諸將請即攻城帝弗許遣使脅勸諭之
再諭皆不答賊中人多欲執之未獻高煦始恐密遣
人詣行帳請假今夕與妻子訣明日出降罪帝許
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達謀書壬午移蹕樂安
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
擒高煦始欲等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帝群臣
請正典刑以為亂賊之戒帝不允以勅章示之高煦
頓首言臣罪萬死惟陛下命帝令為書召諸子

識大錄

同歸京師故城中罪止同謀脇從者不問謀王斌朱
恒等及輔導官惟長史李默以雲謀王免或謫口壯
為氏于是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
雲青州左衛指揮使鄭誠滄州衛指揮鄭典皆約舉
賊應事竟並伏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
匿生元戎逮者一千五百餘人編氓者七百餘人
帝命六部凡所指斥朝廷通舉各簡洪武永樂諸
司執掌示之高煦漸報遂幽之于大內逍遙城凡百
需之奉悉令有司資給仍舊使無戕之一日帝念

親親之恩款佳親之左右刀止 帝不聽遂入禁中
熱親良久高煦見 帝意親誼不淺虞已自恃多刀
潛萌逆心親伺間隙忽伸足辱 帝仆于地左右即
狀之出 帝始大怒至命力士解銅缸覆之缸重三
百斤高煦項負缸起積炭如山燃之適時火熾銅鎔
高煦鐵馬諸子皆賜死

趙王

趙王高燧 成祖第三子也初封常山郡王永樂二
年進封趙王晉守北京王負端難功密與漢庶人謀

藏太錄

九

李綱時時中傷太子太子幾危七年 帝聞王信用
和說遂行不法大怒林其長史顧成福王衣冠簡可
業趙亨道重琰為左右長史二人恭勤小心竭節輔
導王怒于礼度必隨事匡正委曲盡誠嘗自挫不變
而執守愈堅不為所容每侍講讀必推理以檢諸事
多所開悟王行為之稍改二長史皆博學宏儒其為
人也端厚和平雅容詳雅而操守堅確 成祖又太
子皆賢之當時論藩輔之良以童趙為極逾十四年
建國彰德二十一年 帝有疾不能視朝中外事悉

故太子廢分太子後：裁抑宦寺貴儼江保赤尤見
疎斥儼昔日諫于 帝且素與王厚常陰為之地固
偽言謂 帝注意于王以誑誘外人由是獲斷指揮
孟賢等遂起和心欽天監官王射成密言于賢曰現
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和謀益急糾合羽林衛衛
指揮彭旭高正等潛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于 帝
僕晏駕即以兵剽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
豫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主期逆禁中議以御
寶領出廢太子而立王市買已定高正密以告其甥

藏太錄

王喻喻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沮弗從遂上奏告
帝召太子及王與文武大臣御日順門親問之覽偽
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頃王曰尔為之耶王
懽懽不能言太子為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辟下小
人奸陰為也 帝命大臣及三法司鞠治共奏賢等
所犯大逆當至其極與 帝曰王射成以天象誘人
逆誅之更加窮鞠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
其党悉伏誅王大懼始改節為恭謹二十二年 成
祖晏駕王獲送山陵 仁宗即位寵錫優渥加藏錄

二萬石鈔十萬貫封王長子勝城為世子次子勝端
為安陽王洪熙元年王出就國讓還常山左右二樓
衛宣宗即位王奏彰德軍民之家多有閑地而讓
衛軍無地置營請令有司勘實撥賜帝從之諭戶
部尚書夏原吉曰細民有不得所朝廷當與慮置况
親王乎裁有餘以補不足均平之道也賜王田園八
十頃宣德元年帝征漢庶人班師還駐蹕單橋戶
部尚書陳山迎駕請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
宜藉此兵威移師彰德執之以歸否則王亦憂惻不

識大錄

安恐吳日漢勞聖慮帝以告輔臣楊榮曰贊曰此
國之大計也請先遣勅使語趙王與高煦連謀之罪
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奏義夏原吉皆不放吳議榮傳
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力言不可原吉曰如上送
公言後或有變君孟賢之舉誰任其咎對曰今事勢
與曩日不同永樂中趙王據三樓衛今已去其二不
必無虞且昔者之變王寔弗知不然豈能至今日乎
漢趙今上親叔漢王有罪誠不可忽趙王無罪其
加優厚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而於國休咎莫

於是士奇與義原吉楊溥共白帝感悟曰先
帝受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
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高煦至京又言嘗遣使與趙
通謀主事李儀請奪其護衛以絕後患帝曰朕惟
此叔當厚以待之誠以威之彼心獨無天理耶宜寢
勿言二年帝用士奇策遣謝馬都尉素客在都衛
史劉觀資望書開諭燕特其書及群臣章以示王
大喜即上表謝罪辭職祿二萬石讓還常山中護衛
及群牧所儀衛司官校帝與儀衛司於是言者頗

識大錄

息帝待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等臣士奇諭之曰
朕趙故不失親之礼卿之力也六年王薨臨別簡在
位二十六年悼僖世子瞻城先卒安陽王瞻福嗣是
為惠王惠王薨子祈嗣是為悼王悼王薨子見濟
嗣是為靖王靖王薨子祐孫嗣是為莊王莊王薨子
厚厚嗣是為康王康王性醇厚者學博古事祖母楊
妃以孝聞嘉靖七年賜聖書褒之明年冬境內大飢
王上疏請祿一千石佐朝廷賑濟世宗嘉王能
憂國恤守臣發粟不允辭讓王為人謹身勵志數尚

藏大錄

簡素屏絕紛華而雅好為文章詞藻弘麗聲譽決於四方遠近能諱藝者莫不傾慕風采王又折節好客以故戶屢恒滿詩酒樵游有渠園遺風常獨居一室鮮近妃妾以翰墨吟詠自娛著居敬堂集嘉靖三十九年洛川王府人劉永彰德通判田時而隸人竊其衣二人相毆質於時兩時而以王府人恃勢不靖遂捕問罪啟於王王令和解不省竟達成又有宗室數十人索祿知府傳汝勵恣其橫肆因諸宗之奴以宗室毆府官狀白於撫按撫按令汝勵緝捕諸府人王遣弟厚燿詣府求解解弗見復見時而時而以語侵之王素修謹妮被欺幾忿恚不能自遂自經事聞時兩坐素市汝勵成達王在位四十年嫡子載堉封獲嘉王早終嫡孫翊銘封世孫亦克辛錫天常清以嫡曾孫嗣贈祖為恭王父為安王隆慶二年王薨歲捐祿千石以濟貧宗 穆宗克之賜勅褒美

藏大錄

鄭王

鄭王瞻埈 仁宗仲子也母李妃賢生王及淮靖王永樂二十二年帝即位封諸皇子立為鄭王宣德四年之國鳳翔宣宗面諭王及諸弟曰在下小人所為王當戒之吉與王同氣存至愛存為人情愛未者必去盡愛苗者必去莠小人為害甚於蠹與莠也戒之于早可以消患于未萌正統七年王有疾英宗賜書慰問遣醫調視明年乞徙封徙國懷慶成化二年亮謚曰靖在位四十年子簡王所獻嗣王興其妃不睦妃卒王遣告妃疎薄世子見滋盟津王見德以勅命于王潛謀奪嫡日行詭譎王溺愛不察蓋惡世子斥達之至年長不為選婚長史江萬程守正規勸王怒皆辱之萬程以狀聞成化七年帝遣駙馬石璟賁勸諭王恪遵祖訓宜汲自警者教育世子不可偏聽謬言仍與選婚婢有繼嗣不然敗名大德爵位雖保王不悅益怒臣下九年帝漢命太監王九中英國公張懋齋勸諭之且使九中或王曰爾王可諭王若能改過親愛世子凡待輔臣庶可承

保富貴如或不悅將有不測之事也元中宣諭勅旨
王乃上奏謝罪二十一年盟津王恣肆不法坐廢為
庶人降勅切責王不能教子王在位二十七年堯悼
僖世子見滋已卒世孫祐於嗣是為康王在位十一
年堯無子東垣王祐擇嗣是為懿王懿王簡王孫端
憲王見漬之子也嗣位十三年堯子王厚悅嗣嘉
靖十六年王上疏陳母妃閻氏貞孝賢德事實詔付
史館又乞祖訓五倫為善陰陽通鑑諸書二十七
年表請帝修德陳學并準居敬窮理克己存誠諸

識大錄

歲漢漢連珠十章以簡札急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
為規諷訓旨切直帝手詔曰汝現知宗室有謬訛
者故詔教尤汝真今之西伯也罪其長史王博涉群
書善為文析節下士然頗以文學自競傲慢平札數
有所違白疏當稱弟不稱臣或稱帝皇兄為札却
所勅又好傳詭秘不情之事欲以釣奇取譽大為諸
宗所忌望津王子祐摺以請漢父爵不行尤恨之二
十九年進萬壽表失稱臣陶仲文建醮天壇祐摺
帝遣使進香而王不與帝震怒逮王使者下獄祐

搆同是逐誣奏王招集亡命私造兵甲謀為不軌王
亦託祐指罪惡帝遣法司訊問不寔覆奏希帝
旨旨厚煥謀反無驗然信惑群小多為不法創二仙
廟育才寺館皆上僭無狀而掉弄章句規切至尊法
當首論祐摺緹惡瑛氏亦宜論罪帝乃下詔數其
驕淫欺慢不臣無親等罪廢為庶人幽錮高牆祐摺
冠帶間住王世子戴瑄為學有主性痛王非罪見繫
不敢安寢築一室王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
穆宗即位赦王還國漢其爵初加歲祿四百石萬曆

識大錄

二十一年冬世子珣請宗生得全儒服就按世論京
外戎第入武者視才品死使詔凡行之二十三年漢
上言應莫歲差之法

趙王

趙王瞻墻仁宗第三子帝即位封之于衡州宣
德初未就國薨謚曰靖恭西山無子國除己巳之變
虜入王墳盧掠祭罷而去

新王

新王瞻垺仁宗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卒贈靜樂王

諸莊獻 仁宗即位連封為新獻王

襄王

襄王瞻塔 仁宗第五子 宣宗母第七天資明睿
通詩書及春秋永樂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長
沙正統元年改封襄陽土木之後 車駕北狩土西
上疏慰 皇太后乞命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
勇敢以國迎漢仍訓諭郎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帝
立八日矣景泰中又奏疏 太后問 英宗起居及
勸 景帝朝南宮 帝皆置不以聞 太后初不知

識大錄

襄王

英宗復辟得其奏於宮中覽之感悅王聞 帝復辟
亦大喜獻彩雲捧日玉帶未請入覲自宣德初漢趙
入臨大行以漢親王無入朝者 帝嘉王忠惇特遣
太監夏時齊齎勅符迎于藩邸手書褒曰叔父忠誠
發於謹論無非為宗庙社稷計惟非父之心即周公
之心也 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叔父云欲親行朝
礼本不敢勞第念 先帝同氣至親惟非父宗室至
賢亦惟叔父於情非理不可不一見以篤親 夏四
月王來朝相見甚歡延之內殿行家人礼寵賜優渥

每親送至大明門而別嘗宴便殿因語王時政王避

席請曰臣過忝 父老逾道言按察使王概賢誣下
詔獄願 皇上加察 帝立命法司覆概寃王糾歸
帝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帝曰叔父欲何言王頓
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 皇上省刑薄斂 帝拱
手謝曰敬受教天順四年再入朝 上為岷山漢水
賦襄陽四時歌賜之特置一護衛 王護衛時不設
久矣又勅王每歲秋冬之間得三五出城盤游以怡
暢性情成化十四年薨葬 世宗三駕曰憲在位五十

識大錄

五年子定王祈續嗣十九年薨子簡王見淑嗣二年
薨子懷王祐村嗣十四年薨無子母弟光化王祐楨
嗣是為康王在位四十五年薨無子侄山陽王厚頤
嗣是為莊王贈祖恭和王兄潛為襄恭王父榮惠王
祐楨為惠王恭王定王之庶仲子也莊王在位十五年
薨子安福王載堯嗣
來陽王祐楨襲憲王曾孫也七歲能父章紳姿魁岸
雄健力制奔馬精騎射星督兵農爵 卜之書靡所不
究其占爻更言休咎修短遠近術多奇中又好持論

經濟 世宗初年大凡未決王上疏言時議以重
上入繼 孝廟為人後者為之子歟稱 聖父與獻
大王為 皇叔考斯與宋儒濮伯考濮王耳當時默
陽修已謂為人後者不沒父母之名後竟以無稽並
稱濮王為親即國立廟矣豈可引以為 聖朝法乎
今日宜稱 孝廟為皇伯考乃稱 聖父為皇考文
簡而事理無遺矣倫攸叙公議定矣嘉靖中宗室香
威歲祿不給公私彈竭王上疏請令宗人執士農業
得自贍足勿煩 朝廷歲祿之供以官以非禁制不

藏大錄

許嘉靖三十四年薨謚曰榮肅兩著石宋仲子集及
武好傳若干卷

荆王

荆王瞻綱 仁宗第六子也母曰張順妃 仁宗既
位封荆王宣德四年之國建昌王府承奉蕭韶占民
土地擾衛指揮文誠縱軍收馬敗人木稼被繫良民
掠取財物六年知府陳昂以聞 帝曰小人害民使
百姓皆歸怨我王今德惠為所累遂命按察司執賊
治之遠赴東京鞠之乃所侵奪悉歸之於民木稼皆

給賞賜勅諭王使知小人之罪正統四年徙封新州
景泰元年上疏請朝 上皇弗許在位三十年薨謚
曰憲子祁鵬嗣是為靖王七年薨子見瀾嗣在位二
十九年淫虐無道陰謀不軌弟樊山王見澤為人忠
孝有氣節不義見瀾所為遂上定告發其罪狀見瀾
亦許樊山王隱逃 帝以王潛銷荆楚大患置不問
而遷封馬蔡震等召見瀾至京并其世子祐柘廢為
庶人安置武昌尋賜殺靖王次子見澤成化二年封
都梁王在位十二年薨謚曰悼憲子祐柘嗣弘治七

藏大錄

年進封荆王在位十一年薨謚曰和子瑞王厚烜嗣
王性謙和溫厚以象隸著名嘉靖中王有廢疾不能
朝謁再疏懇辭祿不允 詔雷順王厚熜排行事當
國在位四十六年薨子載堦封永定王先薨世孫嗣
服嗣是為恭王隆慶三年世子常冷以殘賊淫虐廢
為庶人安置武昌長史官連坐黜為民明年王薨在
位十七年仲子恭寧王常清嗣是為康王
雷順王厚熜荆王第二子也正德九年冊封王幼
孫未就師傳猶壯塊與長者語乃潛心問學發憤年

廢寢食遂博貫群書讀別句說苑至臣歌事而君
不用子欽養而親不待輒三溪涕下王工詩兼精繪
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暮日中蜂蝶驚集花上拂之
輒沒采其神妙類如此若東新集二卷

樊山王戴珍溫懿王見深之曾孫也博極經史為人
脫略不羈能折節下士藩王故不授人名刻播諸婦
紳亦無賓主禮王獨易之與制郡王女封縣主歲
食祿六百名王自以坐享厚祿康賈國康無補朝廷
奈何復令女子冗食乎王甘俛不請封而以妻諸郡

歲大錄

學弟子陰慶六年堂上書請自試効用又上應詔
正礼兩疏疏留中弗報王聞與好客不以見爵於人
日事詞賦脫更窮易譚理箴冠野服灌畦種菜以自
娛人咸稱昇甫先生著大隱山人集十七卷茹蠟子
三往諸祠各一卷子烟駭烟塵烟譽皆工詩兄弟常
共處一樓譚藝不倦號花亭社

淮王

淮王膳坦 仁宗第七子 帝即位封王詔州宣德
四年之國正統元年還于杭州在位二十三年薨諡

曰靖子祁鈐嗣在位五十五年薨諡曰康安懿世子
見海仲子清江王見微皆已薨嗣清江王祐恭以長
孫進封刺王在位二十年薨諡曰定無子弟鎮國將
軍祐撥嗣在位十三年薨諡曰莊子厚肅嗣在位三
十六年薨諡曰憲子載培嗣

滕王

滕王膳壇 仁宗第八子七母曰恭肅郭貴妃生王
及梁莊王 帝即位封王雲南未之國宣德元年薨
于京師年十有七歲諡曰懷無子國除

歲大錄

梁王

梁王膳垣 仁宗第九子 帝即位封王于安陸即
即即開府宣德四年之國承孔勃倫晉王 帝曰
梁王朕親弟奴故如是遠勤王又為解 帝曰解奴
惕王耳竟疎動未幾上奏不恭有司請治長吏 帝
以王故特不問某憲王自長沙徙襄陽過安陸王迎
之入城相見歡甚明日解去王泣曰嗟乎吾兄弟不
得更復相見奈何正統元年上言府第卑濕乞更與
埴地 帝曰即中殿後數僕有秋理之竟不果從六

年薨謚曰莊英安陸無子國除弘治中 睿宗建邸
安陸受命供鄂靜王及莊王祀

衡王

衡王瞻埈 仁宗第十子也封于懷慶宣德初諸王
之國惟留王京師凡郊社陵廟祀常命王攝事正統
三年薨謚曰恭無子國除

歲大錄

榮王

榮王見清 英宗第二子景泰元年廢皇太子為沂
王并封王為榮王未幾夭無謚

許王

許王見淳 英宗第三子母王惠妃王生時 英宗
此狩未還景泰元年封明年卒祀部請喪同親王禮
內批王幼殺其禮謚曰悼

德王

德王見濟 英宗第四子天順元年封于德州後改

歲大錄

濟南成化二年之國歲祿萬石悉給本色二十一年
王請業而旺湖以漕梁故弗許弘治十七年又乞漢
庶人牧馬草場濟南知府趙瑣固請歸梅子民 帝
從之正德元年王奏茲田在兗州等處者前微子粒
二斗其後 憲宗用少卿米曼議以畿內後重民貧
畝止五升近又奉詔凡莊田畝徵銀三分臣將無以
自給乞如舊徵二斗有旨從之戶部言稅重民不堪
命故多逋負今山東水旱相仍百姓凋敝意外之虞
不可不慮宜如詔旨起科便 上曰朕不知也且王

何忌貧其勿許十三年王堯鑑曰蒞在位六十一年
子懿王祐格嗣在位二十年懷順世子孝徽先卒嫡
孫戴澄嗣是為恭王在位三十八年堯子珣館嗣是
為定王

秀王

秀王見謝 英宗第五子母高淑妃景泰三年生主
於南城 帝復辟封為秀王王幼而博敏好學左長
史劉誠獻千秋日鑒錄王大悅成化二年就國汝寧
在途淹滯誠以為擾民王輒急行抵國宦豎言王居

戴大錄

戴請移先師廟廣之王不聽一日兩長史謀毒西伯
戡黎左長史誠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
趙脫主孔氏說曰文王寔戡黎大相辨爭王徐曰
堯皇簡二先生輔余經義即未有定論何嫌性浸淫
爾動色兩長史頓首謝王在國敬嚴薨無子國絕
憲宗遣使復喪歸京師葬西山謚曰懷成化十年弟
崇王建國汝寧供王之祀

崇王

崇王見澤 英宗第六子母 孝肅皇后也天順元

年封成化十年就國即秀邸開府弘治三年王請入
朝禮官建議王雖至親於制不宜況茲歲飢所通供
後民何以堪從之八年 大后以年老思一見王
帝勅召之礼部尚書倪岳言二年之間三王就國郡
縣供需兵民皆困崇王後來往送勞費何以克堪司
藥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主來朝雖有故
事然自洪熙宣德以後已鮮舉行 英宗復辟梟王
奉詔來朝雖為敦敘之恩實塞疑謀之隙宜勿召王
便 帝初不允華亦中正十八年王薨諡曰簡在位

戴大錄

四十八年子靖王祐格嗣六年堯子恭王厚璉嗣二
十八年堯子莊王戴境嗣二十年堯子珣璉嗣

吉王

吉王見浚 英宗第七子天順元年封成化十年之
國長沙 國初定賦長沙以徧漢之故重其賦稅民
流離轉徙土多荒棄王請得贖地三百餘頃為莊名
鶴陂食田徵稅尤重嘉靖初令減十五四年王請湘
潭商稅門攤戶部言係額辦錢糧所以儉官吏積累
折俸之用先常奉旨不准給 帝持與之六年王薨

繼曰簡在位七十年憚莊世子祐扶先王卒世孫厚
謂嗣是為定王十年薨子光化王戴均嗣是為端王
二十二年薨世子炯鎮嗣是為莊王九年薨子庶
兄龍陽王炯登代立

忻王

忻王見治 英宗第八子也天順二年生九歲而
封封七年未之國薨謚曰穆

徽王

徽王見沛 英宗第九子也成化二年封于鉤州十

歲大錄

七年就國弘治二年王請陞鉤州為府尚書王恕不
可曰南潯荆岷皆建國于州遠者八九十年近者亦
不下四五十載未嘗有以此請者今徽王親歆改州
為府又欲將汝邦十二州縣改隸所轄不惟異乎仍
舊之揆且歆皆為之端况今四方災荒軍民凋敝歆
與此使實非所宜且州之與府於王無異改與不
改於王似為輕重仍舊為善 帝是其言移書諭王
已之正德元年王薨謚曰莊在位四十年子興化王
祐據嗣是為簡王正德中王請陞州為府帝許簡王

簡王在位十八年薨子安邑王厚熹嗣是為恭王嘉
靖初王復請陞鉤州 朝廷以先朝故事諭止之王
與世宗屬為群弟願侍寵驕恣初莊王之國 恩

宗賜給鹿邑莊田沒管莊人與佃戶搆訟事聞戶部
請革去管人第全有司徵租莊王奏以為不便 孝
宗從之嘉靖十七年恭王復請給勒鐫碑以示永久
部議仍執前奏 帝怒責其故違明旨抑勒索重
尚書梁材以侍郎聞倖奪侍郎充封半俸司官歸水
樹建治是自王蓋建肆不滿意制有司大作威權十

歲大錄

八年王陳用姓乞賜引望戶科陳止之王漢中請戶
部以例不宜予 帝重違王意竟予長蘆鹽二千引
二十四年王為徽解祿原不時怒讓知州陳吉 不
為理又以事愠王長史而杖其隸長史怒亦執州隸
皆之吉怒揭王求處分長史與承奉衆群毆之吉
不勝忿意誓呼門外王怒令軍校裂其衣履痛辱之
吉被殺徒跣抵暮入州夜出城馳懇于西臺并發王
所為不法事王上疏自訟 帝怒遣吉巡撫都御史
駱昂巡按御史王三才奏白吉寃并遣之駱昂杖死

三才及吉俱調成論者莫不克斯微二十八王修
府第約費十萬金樞密奏請先於開封府支銀萬兩
送府自行修理其餘如崇府例每歲派微一萬兩期
以九年畢送部覆微府宮規制比會典稍修宜行撫
按官覆勘具奏從之王不憚因奏言臣理府第行撫
按官再勘御史張擇等遂延三年得臣厚賂方與會
議布政紀常求索不遂將臣造報府第改為修墳陰
為咒咀帝不之察然擇常苛為民撫臣坐罷勒有
司速行給覆初王以王寵信策一真人陶仲文厚

戴大錄

與交權訪宮人之飽者遣之仲文汲德王數舉于
工：遣仲文來省主極意接奉仲文且具言王忠敬
本道：上悅錫金章封王太清輔玄宣化忠道其人
王既被：上殊眷又得仲文以副寵益作威福然難
財好施故終其身無覆敗之禍在位二十五年薨庶
子浦城王戴倫嗣：位三十五年有罪自殺國除倫
喜游蕩貪則他邑校尉楊懋德少與倫狎倫信任之
懋德勸倫修父墓南陽人梁高輔通黃白之術自
言少師尹山人能取紅鉛梅子倫客之館下用其術

取梅子配以含真餅藥服之久之以藥困仲文進
上：封高輔通抄散人封倫清微用教輔化忠孝真
人於是倫滋為克戾日：災長嘗以事銜其知州郭
而善之至成巡按御史初王大不敬：上謂御史阮
其部官逮詣京廷杖之于是有司莫不現望懷懼倫
益橫族護衛軍校搜士民美田園及珍異木石輒沒
入之民間子女稍端麗者即強昇入府為宮婢小有
貴失輒毒死焚其屍或生貨虎豹及銅棺中燦發之
哀痛之聲徹於道路又施其倡伶使凌辱士人士人

戴大錄

道遇諸伶執拜易不放遂堂架飛視數百文自北城
女牆上：遂府中漫苑命伶人為城激頽水入視輪激
苑池沿內其視柱所摧處則廢屋翼之或不可即遭
播撲決入其地士民固不重之而立梁高輔見：上
為奸方術因密諭紅鉛詣京進報：上服之喜漢索
鉛高輔不能繼贈書求于倫倫曰告辭當自獻胡為
假彼市寵耶帝與高輔對之初倫好微行嘗偕宮嬖
送其食客之皆都及為陽揚州遊教月貢妾而這一
日上微客問高輔曰而遊微印知王何似對曰日者

簡未詣軍自之普都還乃大晚暢上愕然自是疑
瑜儀衛官紀吳見瑜所為策其必敗時勸瑜揚想
德衛之乃抵書高輔謂足高輔遂以是不與紅鉛言
于上并惡瑜致弄所賜真人印瑜見上有厭
薄意乃使吳璠紅鉛送仲文所欲因仲文獻上高
輔方與仲文有卻廉知之奏仲文得瑜金若干仲文
自此避避而御札與仲文有莫管徽事之語頃之
州民狀女等有女在瑜宮以過榜必毀其屍安并慟
女死非命走之京師上變告奏其強掠子女掠奪田

藏大錄

宅且言瑜潛窺晉都鳳陽驛視非望陰圖不執事下
河南撫按勘治有司皆素惡瑜覆奏安言具有狀
上大怒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下詔暴揚瑜惡廢為庶
人禁錮高牆削除世封貲產沒入官于是有司皆聚
圍王宮防守甚嚴朝廷嚴分瑜不得知大惧徬徨
登樓望見龍亭嘆曰吾既不能自明徒生何為遂自
經死妃妾七十餘人爭取帛自縊瑜長子安陽王明
錡次子萬善王珪錡俱奉爵與錡子五人並送開封
聽周王鈐束初府庭鍾鼓自鳴後苑見群羊出沒占

者曰當亡國瑜不收竟及禍
穆宗改元赦錡等還
國命有司給居

藏大錄

岐王

岐王祐倫 憲宗第五子也母 宸妃即氏生 睿宗及王與雍靖王成化末封于德安弘治四年就國王請迎母奉養弗許 諸王有子別居者得迎養其母 有子多亦不送一子無子者核別宮者為金王亮議曰惠無子國除

益王

益王祐楨 憲宗第六子也母張德妃生王及衛汝二王成化末受封弘治四年之國江西南建昌王祐即

藏大錄

厚即敗損輟屬行刻意學問海內稱之嘉靖十五年亮謚曰端世子厚燁嗣是為莊王王號勿齊生而穎敏端怡推有至性不妄言笑居東府日考覽六經蒐錄百氏解悟不煩師程享端王暨母妃小心翼上先意承志比其亮也哀毀骨立及薨旋就踊踊拊棺號眺觀者感泣士人為賦序孝永思詩期望展謁歲時蒸嘗必潔齋致虔每誦慕我之詩輒愀然不憚連接于宮中時時舒望金華園寢至則戲呼流涕左右莫能仰視嘉靖二十一年嗣王愈自抑畏百爾政務

恪遵端王之舊侍諸弟友愛為摯食器用罔不優賜

每上謁即課其書程而飭屬之學有嚮進輒發焉王性朴素恬淡無欲獨嗜學鵠鳴豐漱即洒掃庭內陳經史危坐誦誦恒至夜分雖盛暑不輟每五日一詣書堂命儒臣進講陳說理道及治亂興衰之故精研書法真草小篆為世所珍撰著詩文淵深萬永有思致嘗擇端雅醇儒為師聚園子弟教之季有所稽以祭情動宜寺女御亦誨令讀書習字屬對詠詩以折其驕逸之氣宮殿之中絃誦若鶯校焉古今書籍

藏大錄

有閱治理及切於民生者躬校亥承序其要旨發梓以傳尤究心真氏大學衍義嘗曰帝王之道盡在于是遵而行之庶幾寡過矣乎平居不喜華靡中服浣洗必敗而後易酒不常設病不集味劇戚音樂了無所好非大饗宴雖鼓絲竹之聲蔑如也臣下有僭侈踰度必痛繩之曰儉德之共著惡之大汝寧非問奈何以此自附乎居常施恩有序月加直來以養其廉長史有所建白必虛心聽之夙昔講讀之臣雖沒也而凡其子侄不棄侍外戚戚而有所節然未嘗以國事

惜聽吳端佛老拒之尤戾說詞不忤說不入則詞
決斷國紀新然內外臣僚小失則省之有大過必處
之法如擅謀竹木漁獵舖戶橫奪街市者尤不赦
之最者率劫盜不資內臣中有滋受訟詞刑罰苛虐
者即毀其刑具而誡戒之凡冒罰自五以上必放諸
馬置歲廣羅防歎推其餘以資軍需封內橋梁有弊
壞者輒捐重賞充募之東西二門氏並於渴命工鑿
大井以濟之歲甲寅大疫王偏施藥餌全活無算軍
校與民爭訟曲在軍校即罪軍校曲在民則付之有

戴天錄

司不加越境貿易物貨惟其平境內安靖若不知
有主府也春秋祈報出宿齋居戾乎對越當謁文廟
中使設拜位於殿中立命棧于外臺時微雨初沾布
張蓋至者即斥去之遂命儒官構周易尚書錫賚有
差該者以為盛美庫生有貧不自給輒為賑恤每歲
與應試行者有送中或有燕其優禮綴絲不可殫
述而郡邑細大之重一切避謝不與以故學士大夫
觀風諷俗者必曰賢王云嘉靖三十六年五月王薨
建昌士民莫不悲悵曰天何奪吾賢王之速耶先是

即後有鎮山曰鳳凰岡者崩折一角轟然有聲一夕
赤氣亘天光彩烜赫人咸異之訃聞帝素服報朝
遣新寧伯祀以大牢行人敦墳事王無子遣封其母
弟崇仁王厚煜嗣是為恭王長子載增早終王薨世
孫珣嗣嗣是宣王王薨子常濬嗣

衡王

衡王祐揮 憲宗第七子成化二十二年封青州弘
治四年就國在位五十年薨諡曰恭王厚熹是為莊
王王有賢行嘉靖四十四年王奉宗藩條例奏辭歲

戴天錄

祿之半以補宗廟不敷之用 帝嘉王首倡率藩王
休園矜族止聽鋒二千石仍賜初聚之王在位三十
五年薨子載堉嗣是為康王王薨無子弟載封嗣是
為安王王薨子翊鏞嗣是為定王

新樂王載堉 憲宗之孫也博雅善文辭敦尚德行
汲汲然以著述詞賦為勲業著丁巳同封錄思欲求
見宗藩有才藝者為書天下書同姓兩纂述得數十
種會梓而傳之謂之詩合續揚集又換洪武聖教
頌 皇明政要頌其詩冲澹夷遠有得造之趣

莊王

莊王祐楹 憲宗第八子母 孝惠即太后也成化二十二年封衡州弘治四年之國十一年即薨懷王晏奏衡州地卑濕宮殿朽漏不可居又夢寐不安時見怪異乞移山東 平州廷議以擇地別建帝民傷財但宜修理十八年王復懇請廷臣議以四川叙州見有中王新府宜徙居之詔可既而王不欲遷乞仍修本府 武宗重違其情命工部監修之正德二年王薨謚曰靖無子國除

戴大錄

壽王

壽王祐楷 憲宗第十子也初封保寧後徙常德嘉靖中薨謚曰安無子國絕王有兄未名而殤不加贈

汝王

汝王祐檉 憲宗第十一子弘治四年封衡輝十四年之國正德十五年王以婚故請預支食鹽十年歲三百引 上曰王以婚禮請宜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嘉靖十八年 車駕南巡王迎於途甚恭帝喜加祿歲五百石三十二年王薨謚曰安絕嗣

涇王

涇王祐楫 憲宗第十二子母曰楊恭妃弘治四年封于沂州十五年之國御用太監金輔護送長史張顯承奉章瑒等歷途多所征索顯官不勝榜笞有自溺必者行經天津免黃船夫責令納錢繫掠二人致成其家訴于輔 訊得內使李順家人行杖者執之瑒等以輔受賂專制詣于王王與輔遂有言輔奏顯瑒等貪暴王感其言不之禁王亦奏輔至府偏慢在途專擅前後各款詆而東廠緝事者亦發繫於後夫

戴大錄

寧府首捕李順等至京擄治遣給事中往按之盡得瑒顯等罪狀以聞又言天津散夫時王止舍如例呈上休 聖明節愛用人之心下防左右生事擾民之弊奏有不寔終非本心必承奉長史掩蔽之過且瑒常阻輔啟請王前稱呼爾我其欺肆可知請遣繫瑒等至京鞠治輔等全司禮監奏請廢置餘人還還坐罪有差嘉靖中王薨謚曰簡無子國絕

榮王

榮王祐樞 憲宗第十三子藩瑞妃所出也弘治四

年封建印帝德以冲年留京師正德初劉瑾惡之與
吏部尚書張繼謀遂就國于北霸州信安鎮莊田益
收馬草場地也戶部言永樂間設立草場蓄育馬匹
以資武備至成化中近侍始陳乞為莊後岐壽二府
相沿莫之改正暨孝宗皇帝晉神武務差官清理
特勅還遂此不以弘恩廢公義也今榮王之國有期
其所乞宜勿與帝乃諭王曰此先帝意也乞之
四年達王之閭嘉靖四年王請許沅江而港天心園
坪源池河泊稅八年盡取諸稅供王祿十八年薨諡

戴大錄

為恭王
中王
中王祐楷憲宗第十四子母弟也成化二十

二年生五年而封建邸四川叙州受封十二年奉
之國薨于京師諡曰懿

蔚王
蔚王厚燁孝宗次子也母孝康皇后早夭贈蔚
悼王

岳王

岳王
唐宗長子母慈孝皇太后弘治十三年六月
月生生五日而卒嘉靖初賜名厚燾贈岳王愷曰懷

景王

景王戴圳世宗第四子靖妃盧氏所出也生三歲
嘉靖十八年封景王二十歲薨出閣葬以中

戴大錄

管舍人吳昂簡討林嫌等充景府日講伴讀官四十
年之國常德初荆州府有沙市緝穀要路商民多
宅其中以居貨物諸官按欺王強收為業渠輩入市
微屋租知府徐學謨禁勿與弟議每歲以銀三千兩
輸之分封之始索租使者相望道皆橫甚佃農滋
戶因利屬本府往者棄業以逃沔陽州同阮自萬等
不能禁王怒因馳奏奸民抗違皆官吏陰為之主下
法司覆勘詔學謨自萬等俱赴部調用四十四年王
薨時年二十九無嗣計聞帝哀悼報朝三日謚之

曰恭達誠意伯諭祭中官王臻經理府事迎拒煇葵
西山慶其宮春于京邸

穎王

穎王載重 世宗第五子母江南妃嘉靖十六年生
次日殞贈穎王諡曰殤

戚王

戚王載堊 世宗第六子母趙懿妃嘉靖十六年生
明年卒贈戚懷王

均王

識大錄

均王 世宗第七子母陳雅妃嘉靖十六年生
明年卒贈均王諡曰哀

均王

均王載堅 世宗第八子母趙榮妃嘉靖十八年生
明年卒贈均王諡曰思

靖王

靖王翊銘 穆宗第二子母仁聖太后嘉靖四十
一年生是歲卒隆慶元年追贈靖悼王

潞王

潞王翊鏐 穆宗第四子 神宗母弟七隆慶二年
生明年册封潞王萬曆十七年之國衛輝 神宗出
朝握手不忍別慰諭者久之四十二年王薨在位四
六年

識大錄

端木以善

端木以善名漢初以字行應天漢水人少有遠志元
至正間以儒生試吏除海右憲部書佐佐部使首行
州縣彰善瘴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為尤
告以善福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
否則有缺乎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不合以善
仰天歎曰彼以吾發狂言耶時事可知矣於是欣然
有卿士之思漢水道絕不能喘倚名金華日以書史
自娛至正己亥 太祖親六軍取金華命常遇春鎮

戴大錄

端木以善

之遇春聘以善至幕下未幾辭去會有言於朝台台
為徽州府經歷徽為江東大即政繁而賦役以善志
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久不均民不
堪命以善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定田集為圖籍覈盈
胸驗虛實而定科由吏民陰為欺弊痛摘之不數月
而畢田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歛三皇孔子廟皆臺
門旅館之制亦廢以善或築或建城中裡式賦不及
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信尚諱許
素純難治以善台父老子弟戒之曰余聞尔民尚豪

修樂松開 朝廷子惠元、春而秋露無不露滿尔

蜀為良民以板 上德寧懷化以自戕即懷化弗祥
天刑所不貸尔其識之民皆悔、無敢執牒妄訴者
洪武辛亥春被台赴京除厯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
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當
以善從奉達支自流徂源勾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
奏對 上輒延譽之未幾陞為全以善嚴於限域人
見輒畏不敢有所請托俄僚屬皆以貪墨敗殊有束
市世以善能獨存清白之行益表見朝者問冬十一

戴大錄

月趙拜刑部尚書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若於
議法者成以為允杭州馬甲飛報事覺逮繫者百餘
人奉 詔往治其獄分群因別所人各鞠之合其辭
泰焉同多者情真否則偽即守以下皆服罪壬子春
三月擢湖廣等處泰和政事湖廣素號強盜屬兵戈
蹂躪之餘上曠民稀以善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
賦一年次聞官吉允粮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大軍裝
工役皆預為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棄者其故何由
皆曰一省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省在千里外每

官多闕其事固不棄以舌請於朝擇在職賢良吏得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驚以為神癸丑三月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年五十三以善居官能守實當著座右銘曰為官實難貧然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翰林院學士朱升嘗為以善為人其謙退似儒夫其事謹似腐儒略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辯士而其精神超邁又似逸民隱者人以為實錄子孝文孝思皆以儒士起家孝文為翰林待詔孝思為翰林侍書允

藏大錄

後使朝鮮以清節為遠人所服立雙清館

師遠

師遠字九達山東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危治思食藤花菜蛇不常有遠適求至城南數十里得之反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遠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洪武中貢入大學選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為御史所劾逮至闕下因服入見狀貌偉麗面哲如玉戰戰慄慄太祖曰而奇之即以為監祭御史尋擢陝西按察使時猷因淹繫者數千人遠檢案牘訊鞠各以其罪輕重立為決遠旬月而

藏大錄

師遠

盡永樂改元名為兵部侍郎未幾改佐吏部典選歲二十年嚴密慎重人莫敢干以私上征沙漠命遠督運遠以道里回遠飛易輓粟疫不能給奏設項舍於道令民互相運迎以次轉輸若為定式營建北都遠遠來木湖湘遠以十萬之眾深入窮山賈販不通軍大艱食乃為除關道路徵召商賈往來貿易軍民樂趨積用有成凡在湖湘八平仁宗即位念遠恭落日父召還拜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事先是典給衛省半任已自用不咨於人任、弗惟與論遠多

所詢謀務求至當且能持廉故選拔得人而國賦亦
理朝廷倚重為宣德丁未正卒於官年六十有二遂
罷字恢濶議論侃直天性朴儉不殖生產所得祿賜
多不宗黨題責四十餘年有子八人無以贍也 宣
宗嘗與輔臣論危送北未大臣持廉守正者推選一
人云

戴大錄

郭資

郭資字存性河南武安人舉洪武乙丑進士授戶部
主事吏無容奸聲譽頓起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無
何尚書郁新以才薦授前北平布政司左叅議蒞
事之初即以本司獎政為言 太祖嘉其忠直陞右
叅政資悉心殫慮贊佐有方不數月陞左布政使積
勤詳慎紀綱大振豪猾飲跡良善獲安時 太宗在
藩邸尤愛重之資有所言無不聽納及起兵靖難命
資戍守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

戴大錄

郭資

以漢蕭何擬之 太宗即位論功名陞戶部尚書賜
白金文綺增幣視諸伯未閱月以北平重地命未傳
掌布政司事未幾詔建北京設行部拜資行部尚書
資以北地軍民初安坐業始逐官司所費冗濫當得
節以恤下乃憊、以祛獎舉廢為務或有不悅而謗
之者 太宗聞之降勅慰諭益以心復任之滿等賜
宴內廷頒教獎諭等且 太宗都北京并行部調為
戶部職務蒞任資勦以率下事有條序 仁宗嗣位
念資舊德以尚書燕太子賓客已而復念資抱疾艱

步履不忍煩以政事持昔太子太師保致仕歸鄉
令戶部給半俸獨其晚銀若舊賜書慰勞甚至贊
歸杜門教子孫讀書屏絕外累 宣宗戊戌春永
成念資抵事 刊聖旨續居多詔起復戶部事免其
趙朝賜鈔二萬貫資愈感激効忠雖初寒盛暑必坐
公署視事不暫廢僚屬齊吏莫不敬憚焉滿考賜宴
於禮部獎以勅書譬之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其優
待隆厚如此宣德癸丑十一月疾劇遂言蒙被朝廷
重任無以效報為愧切、訓諸子及孫當感恩思報

藏大錄

不及家事十二月癸丑卒年七十三 上深悼惜為
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勅工部製棺營喪葬禮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湯陰伯諡忠襄官其子佑為戶
部主事資廉介勤慎剛果有為自始仕至老視國事
如家事凡所施為毅然自任不畏強禦雖有弗避
富有弗辭與人辯論嚴厲之氣見於詞色而推之於
政略無害人蟲物之心卒之日家無餘貲誠國家忠
謹直亮補竭之臣也

古朴

古朴字文質號素軒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師貢為
太學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後復隸五軍斷事
理刑因奏家貧願任得祿養母 太祖嘉之除工部
營繕主事迎母就養京師居無異母沒官給冊歸葬
服闋改兵部主事轉武選員外郎遂陞兵部右侍郎
太宗正大統轉左侍郎 上巡守北京侍 仁宗監
國奉命權禮部及詹事府洪熙中改通政使是歲陞
戶部尚書遷謁告歸省墓賜鈔裝衣宣德二年二月

藏大錄

古朴

卒于官朴事親孝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居官臨事早
作夜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無敢干以私者謹守祖
宗成憲不肯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
損益就中終不為動永樂中建北京宮殿董代木之
役於江西有愛民之心竣事特被賜賚戶部主事劉
良素行不檢滿三載朴考其績下良叩上左右為求
最考朴曰貪污之人幸未覺寤不改行終當敗最考
不可得也良遂誣奏朴他事既就逮繫 太宗獨其
誣克釋之他日吏部奏授良詰命封贈其父母 仁

宗曰豈第君子福祿收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其得
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賍敗眾服其明所治賤務退
未嘗語其家人冰集之操確乎不移平素不事生產
筆靡雕琢之玩絨毫不可畜公退清坐一室書冊自娛
嘗病率相楊士奇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間獨有自
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洪熙詔許有瑞厚簡靜
操行清潔之眾蓋見知於上者深矣卒之日無餘
粟之積以遺子孫計聞上命進士康瑛賜祭命有
司給舟歸其喪且營葬事

戴大錄

郭緯

郭緯字仲熙江西吉水人自幼力學博極群書為文
不尚彫繪洪武中以明經舉並仕星子縣學教諭年
除年間用荐陞國子助教與博士王紳友善皆能教
行以率諸生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講尋兼左春坊
左中允國子閣祭酒屢奉命署監事永樂庚子北
京行部郭試偕侍講王英為考試官警校精覈多得
名士秩滿陞左庶子仍兼侍講與修太祖實錄及
永樂大典癸卯九月卒于京郭緯居官勤慎小心北

戴大錄

監初建輝署事多所建明以文行受知於成祖嘗
患背疽上特命中官督醫性療仍賜名藥每朝
廷有大事大廷辨務持正論與眾辨難不苟為異同
與朋友交必輔引於正或論急難必極力濟之性淡
泊自少不以貧窶累心祿食三十年餘素衣布衣
時其諸學如飢渴之於飲食見其書必露抄雪纂就
玩辭籍意猶如也及卒家無餘貲惟書數千卷自號
素庵所作詩清幼可法有素庵集藏于家子循為翰林
侍詔宣德八年當吏勅命循乃上疏自陳臣父

綽先在翰林事 文皇帝後兼官春坊事 昭皇帝
 於東宮歷二十餘年而卒欽惟 皇帝陛下以孝治
 天下恩同天地凡推恩群臣必寵及父母 賜之誥
 勅願臣二親早沒不獲生受 誥命之榮今臣秩卑
 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憫愚誠而特賜之 上諭
 行在吏部尚書郭璉曰永樂八年 皇祖征胡廣
 命朕居守北京時綽恒在左右所言皆正蓋良臣也
 其特與之勿為例

職大錄

李慶

李慶順天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子主簿金都御史後
 授刑部員外郎擢紹興知府永樂於未召為刑部侍郎
 即丁未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營建北京陞工部尚
 書辛丑兼署兵部事甲辰改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
 奉命侍 皇太子謁 孝陵約束侍從將士不敢秋
 毫犯民 太子欲獵亦屢諫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
 丁未安遠侯柳升等征交趾命慶奏贊軍事至廣西
 病作及交趾境疾益篤升進兵破關隘大小數戰如

職大錄

李慶

無敵者意殊易之抵鎮貴州慶謂保定伯梁銘曰主
 帥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矣而少斥候不據險
 極重而欲急發卒入敵伏奈何又力疾以治升升快
 世弗納抵倒馬坡獨以百騎前渡橋、懷陷泥淖伏
 兵起升中亦死明日慶遂以憤惋卒慶為人平直剛
 果遇事勇毅不畏強禦溪峽脂韋諸州皆以嚴取下
 以起用法通敵有幹司其在刑部時所領事多不得
 數至却凡屬吏與因交通或私餽飲食慶極知之加
 重罰眾畏憚不敢肆 仁宗即位大理少卿弋謙言

事其中有過於矯激者上不悅時大臣如呂震劉
觀憲張虞謙吳廷用交口傾之惟慶與夏原吉嘿然
上嘗降勅引咎且勉諭謙并責群臣之嘗傾謙者震
等乃大愧於慶兩人時治山陵事多趣辨中官或有
過求慶執不與至相詆詰不為動其於朝事有不便
輒侃、爭論未嘗苟徇廷臣皆嚴憚之號為土李馬

獻大錄

張本

張本字致中東阿人也九歲為邑諸生後舉京闈鄉
試授江都知縣釐奸革弊豪猾歛跡諸難兵至本率
耆老竭于軍門擢揚州知府尋陞江西泰政巡行即
已躬理民事祛除蠹政吏無所容姦聲稱愈起詔
為工部侍郎以事迂旨謫交趾布政司吏復起刑
部侍郎仁宗即位以其持主不阿首進南京兵部
尚書兼掌都察院事台掌行在兵部宣德初抵漢庶
人本以成樞危謫調度兵食庶人伏辜遣本治其餘

獻大錄

黨本奏漢國吏民為王所賜倉卒從亂可無盡法以
安友側詔從之一方賴以全活時軍政久弊本奏
遣大臣分赴清理為條例班行天下者為全典上
甚才也詔兼太子賓客數賜宴書褒諭已以戶部政
施又命本兼署為本夙夜謀求興廢舉廢必求至當
辛亥正月本遘疾上遣中使絡繹臨問諭令醫藥
休息毋以國事為念本涕泣受命未幾卒賜祭遣官
營葬世復其家本為人直諒通敏持身廉介議論侃
侃有古大臣風同輩皆推服之成祖嘗宴近臣各

設銀器一案因以賜之惟本生案皆設陶器論曰柳
荒窮張銀器不知用也本領百謝即乞皆祀學宮

戴夫錄

郭敦

郭敦字仲厚東昌棠邑人領洪武癸酉鄉薦會試下
第後擢戶部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衡州知府下車咨
民隱蠲弊興利修學政務教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
勸其民振卹無告即倍貧以不能葬者焚死沉之敦
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民貧死者皆葬
是不為約敦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霖沐
致梅雨立降需足蝗入境為災為文撤城隍神是夕
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歲四月

戴夫錄

郭敦

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誰譁者狂敦禁止之已而得
風眩疾吏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瘳同僚有私取民
財者敦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改過侍
之如初屬邑吏爭濯磨自效公退所謀諸心發諸言
未嘗不在民事所奏正直據實坦明言出而民信今
出而民從不候程督庶務畢舉舍內奏箔嘗有養孫
類穢或繫帶修廣適度郡人謂敦人此之應在衡七
年終化大行生黑微詣京師省老敦百人伏闕奏已
留理官執不可省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有言敦廉

止不阿若召為監祭御史陞河南布政司左叅政無
失調陝西以事留京師禮部尚書胡濙言其行於
太宗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
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獎勞再賜紗裝衣
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臨御進戶
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
命鎮陝西歲餘召還在戶部無敢干以私者未幾得
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年六十有二
為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兼主陰寒感者不解閉門

藏天錄

之內俄度清肅禁色未嘗留耳目暇手不釋卷私居
無情容居官剛正人莫敢辱所立整飭綱紀盡誠撫
卹不徐不亟吏民懷永樂之操無避古人難官川六
卿泊然而素身使之

魯摺 工部附

魯摺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執
法無私鯁直敢言屢進封事論時政得失及列上漢
庭人不法罪狀留中擢福建按察司僉事理冤濫懲
貪墨抑豪強節禁濫、人莫敢干民困日為魯職而
楊榮在政府其家人怙勢玩法摺悉捕治無少貸榮
以為賢薦入內臺正統改元起拜食都御史命捕大
名諸郎蝗明年六月還京以疾卒摺賦性耿介自幼
舉動異常兄輔長攻書力學博通經史嘗大書座右

藏天錄

咬得菜根百事可成登第還鄉杜門讀書絕跡公府
嗣將赴闕有司具腴膳贈之固辭弗受人曰行而賤
禮也奈何拒之鵠曰不然蓋仕之始無少益于鄉里
而先厲之奚忍乎比入仕籍清心寡慾色殺制正請
寄不行問遠並絕從政臨民外嚴內恕決段應吏才
氣雄敏剛方廉潔始終不渝敬歷中外二十餘年放
服如寒士家無餘貲役不能飲公卿咸聘助之鵠初
入臺工部尚書吳中見其蕭然始以名用鵠志却之
至是中復為其棺食歎焉以鵠之行可重也子崇志

舉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少卿

王琦字文進仁和人由鄉貢一榜授汝州學正報監
察御史陞山西督學愈事改四川已致仕歸清介自
持不治生產冬大雪慶臥不能出門戶或詰之曰吾
求無愧於心耳雖飢寒無不樂也天順間竟以飢寒
卒

職大錄

顧佐

顧佐字禮卿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人洪武庚辰進士
除莊浪知縣在邑廉平士民頌德值平節會射諸將
以父工易之乃連發三中進止有禮無不驚服永樂
四年遷江西按察副史蒞事勤敏威望尊嚴號金嚴
肅奸惡聞風避跡聲名大振十四年擢為應天府尹
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兩京皆奸豪所聚佐剛峻不
撓吏民畏服熟豪貴戚為之歛手議者比之包茅肅
之和開封洪熙元年出為貴州按察使未行改通政

職大錄

顧佐

使熟貴家不利于佐相排擯去上實知佐廉儉故
召之宣德初臣原習尚宴樂以會相競致滿前御
史尤多貪淫紀綱為之不振宣德三年六月都御史
劉觀以貪斥上召大學士楊榮楊士奇問廷臣中
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
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
皆有風采臣曰佐亦嘗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
革上吉曰顧佐能如此麼右副都御史賜鑒吉介
考熟不肯洗除獲弊佐奏熟共貪淫不伴嚴遣寺二

十餘人請更遠求不達政體李孟等九人降典史
皆廢焉斌等三人為民又禁用散妓糾正百餘制綱
大振天下想聞其風來諸泉都邑無不興起下至吏
卒稟然悚側隨墮右都御史四并吏有違皆者揭換
佐謂吏老錄金枝婦悉具姓名以聞上悉以問士
奇且曰尔不舉佐廢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
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易成資於皂不得
不違平婦使備所用皂亦皆樂為歸耕實官吏兩便
此京師臣僚大小皆然臣亦然自求樂以來如此

藏大錄

仁宗皇帝病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
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奸人報為奸人所排
致下法自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干聖怒
但付佐自治惠與法並行矣上召佐以吏訴狀授
之諭之曰汝皂隸歸耕使給新易京官皆然為之不
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
之狀甚惡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
善竟不治之上聞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告佐
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楊榮楊士

奇諭曰此有重因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
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寔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者三
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
事立命磔清五年嚴暄潛入京造詞脇人佐又勸暄
誣誣說秘且款殺臣上誅暄西市於是佐益正色
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佐旦晚小憩外廬立呵藤戶
外官僚行道者輒引進入且內廬獨處小夾室非議
政不與諸司群坐會陝西布政周榮好賊無度佐切
齒欲除之致之法上畏憚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

藏大錄

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元年上為原宗詰佐遂
以風疾乞歸復優禮而去寔用事者忌其嚴正而陰
排之疾愈不復起居家十餘年後居位者皆莫及也
議者稱為臺臣第一云

禁車

禁車字叔興浙江錢塘人自少聰敏喜學從鄉先生
徐大章受春秋學成領鄉薦卒業太學諸生多推讓
之永樂初除兵部武選主事以勤慎得召未幾陞員
外郎己丑太宗北征車與尚書方賓從行凡軍務
倚辦於車車隨機應變無留事凡官屬從車者文錄
庶佑之服皆樂從及還擢江西參議時營造事嚴車
入閩中取大材丁夫之貧病者車處之有方故能集
事而民不告勞初結廣信太守與車有舊觀其一器

識大錄

車鼓其更發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居
不知故人居非不納載餘一馬賊方即中賊方事最
繁車治之有餘力會語言湘蒲當有變詔沿江諸郡
擇賢守以車知岳州車奏以靜民安之即有江湖之
險官船未往當使民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
民台不能盡公私病之車計主客戶有丁幾何約三
丁役三丁五十人領以懸甲署其名小牌百人領以
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下皆未某無從
若民得番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

禁或行田間視耕獲賞勤而戒惰居三歲即大治漢

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保任事宣德庚戌陞兵

部侍郎車素有才望人儀其進命下皆為喜正統丙

辰唐爾朵兒只伯擁眾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

遇虜而退唐爾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

奏功徵賞車勅其因上不法請治之又勅奏車夏守

將失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命

恭贊陝西軍務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

後凡數十上或休以漢惠車曰吾故愛勇以誤國乎

識大錄

同事者多訛要崇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滯泊月處凡
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
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詔旨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
指揮石龍以家人喜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龍復請
上察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日詔旨如龍者非一人臣
少次第按數今有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
亦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文綺建
還土品襪已未而戎不靜車將兵克平之番兵却尚
書恭贊抗擄卒自六月卒於官車公清謹正奉己有

度侍人有恩正色率下不附勢以干利人皆敬畏而
莊事之

藏大錄

王直

王直字竹倫別號抑菴吉安泰和人永樂二年登進士第時太宗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祭等二十八人為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直與其選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上以直平述諸士召入內閣凡机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車駕巡幸北京仁宗以太子監國留侍之直選仕允嚴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直三人輔導直夙夜勤慎不辭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直在

藏大錄

五直

危從逐與修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遷侍讀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僚首拜直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詰勅皆以屬之又兼記注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拜白金綵幣襲衣寶鑑之賚英宗嗣位詔修先朝實錄命直為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伯魚學士實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入命直出蒞部事尚書胡濙大喜問却之政志付之直處之裕然

右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理去位詔以直代之 命下
士類皆悅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搢搢
於直遂下獄給舍御史交章論列其誣乃復任正統
己巳秋北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直獨以為不可率
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番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
吏部尚書景泰初進少傅集己遣使奉迎 乘輿不
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 上御文華殿門諭宜跪旁
直言己遣使勿貽後悔 上色不悅諭諸大臣曰朕
初無意大位若曹過謂朕宜今奈何吳議少保于謙
進曰天位已定孰敢他議但欲吾使盡禮好還急耳
上曰汝後群臣出文華門內臣與安出呼曰時塔使
若有文天祥當封其人乎嚴未對直而發赤眉聲曰
是何言臣皆王臣唯在所使故弗行乎言至再詞色
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嚴倚使虜士中 上以土酋
黃琬奏易儲廷議若召直獨有難色不許已乃署之
獻懷既立以直兼太子太師直端慎足抵几太息曰
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輩而耶吾輩常愧死矣累疏求
退不允 英宗復辟時國任舊人直張於步履不履朝

謂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將許之賜以監書有
忠清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徽賜之
給驛舟以歸直方面修葺苑宇宏偉嚴重家言笑居
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敏四
方求者接踵屢與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
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英齊名時稱二王又以
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林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
風來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嚴延臣薦舉專
需吏部直最當意人才委任都魯凡御史出巡歸者
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介貌
之風為之一息居第溫陋嘗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
淡薄朝廷重其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
橫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行于
世天順六年九月以疾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文
端

王英

王英字時彥號泉坡江西金谿人舉永樂甲申進士
陟庶吉士績學翰林未幾以慎密簡直秘閣書機密
重奏丁亥授修撰扈上北巡丙申進侍講壬寅扈
從征虜師旋至威虜鎮上命英碑亭陵臺驛全碑
沉之於河以絕虜爭端還奏上喜謂英曰秀才足
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為用宜勿懈勞若同
問曰朕率師伐虜爾誠言成功如何英對曰胡寇犯
邊罪在不宥但聞天兵親征必速克捷北臣頌

歲大錄

王英

下幸母心陰窮追也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有
才之言惟不欲窮兵黷武耳漢謂曰凡軍中一切勅
諭或謠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密奏又諭太監孟驥
曰秀才有事即令入見毋阻師至安平鎮立功官軍
以有過不與口報者多相聚慈注曰吾輩糧盡必成
道路矣英因言此皆壯士願陛下有其過而與之
恩則英曰必得其死力上悅即命兵部尚書李慶
給胸及棉絮甲辰拜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
宣宗踐祚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

未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汝英慎

自勉宜教陳道義故朕心因併前人獨爭其美賜

內職及鈔千緡命入內閣參預中秘宣德庚戌修

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轉少詹事仍兼侍講士子

春丁母憂上遣有司致祭營塋事命中官護英奔

喪冬十月奉情還朝龍過日陰不時召對正統間開

經筵英為講官陳說詳明於文義外多所規諫修

宣宗實錄英充總裁書成進秩禮部左侍郎侍講如

故於其出理部事仍領日講己丑湖東大疫英者甚

歲大錄

泉上達英祀南鎮以據之時浙省久旱英至結興

澍南水深二尺灌缺之夕西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

野沾足浙人目為侍郎雨丙寅英奏京師去冬少雪

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上小民缺食此皆

原崇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伏望陛下施賑卹

之恩臣等宜盡省愆戒飭乃乞蘇沐祈禱以格天心

上從之吉果大雨五日初英奏請改法弗許至是漢

上章請老矣部言英精力未衰上是其言又不允

戊辰特拜南京禮部尚書內侍旨曰上以卿久任

先朝多效勳勞陞扶南京保得安佚榮泰庚午五月
卒于官年七十五初謚文安後改謚文忠英在翰林
歷典文衡海內名士多出門下為文章典瞻朝廷
制作經其筆居多四方求金石銘誌碑記者接踵於
門酬應不倦詩歌策草人罕能及傾性直諒好規人
過非為三楊所喜故不得大用云

識大錄

魏驥

魏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乙酉領鄉薦明年會
試中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善於教人以身先之諸
生多有成就與修永樂大典吏部尚書師達薦陞太
常寺博士太宗謂達曰劉履節九年御史我皇
考方授以此職不輕以與人乙宣德初陞考功員外
郎歷陞太常少卿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尋實授驥為
人端學砥礪簡約應劭官俸絕餽食止攜一簞項
自隨頗佳直妙判白君子小人權貴人多不悅然靡

識大錄

魏驥

敢弗敬正統中雖太監王振蔑視士大夫於驥亦禮
重之值歲內蝗奉勅巡視問民疾苦既而以老辭調
禮部通辭改南京吏部以優待之戊辰進尚書奏請
致仕不允景泰改元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乃許之
大學士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詣曰先生雖位冢宰
然未嘗立於朝預少侍事在吾輩而已驥曰子為輔
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深私一臣主退而謂人曰渠
將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於既旋里晨夕田間
布衣若獲首行並以課傭作與野叟穠處不少崖異

性好吟咏天口過情不求雕飾自有島味老年事凡
教諭驥愈恭謹成化間御史梁坊疏驥有德有壽請
加優禮上特遣行人賁羊酒存問令有司月給白
棗三石壬辰正月辛酉九十有八年之曰神爽不亂
盡淑就枕慨然而逝遺者戒其子完慎勿以喪事擾
卿里計聞上悼歎予謚文靖如例賜祭葬完以遺
言力辭驥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遠尋
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奇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
之尤高蓋古今罕儔云

識大錄

劉絳

劉絳字宗範號假菴長洲人土生月而孤教嚴入鄉
塾執有志向學雖衣食粗糲弗顧也未冠即授徒里
中從之者甚衆其言動規模如宿儒鄉閭長者皆折
策行與交性孝友母遺疾旦夕額天求代比沒哀毀
盡絕者再見者莫不感歎事兄若嚴師雖加楚毒不
敢忘永樂成成以苦書徵入翰林明年中丞聞卿試
未上各官授中書舍人宣德己酉預修兩朝實錄
成陞兵部主事仍舊事內庭正統戊午與修宣宗

識大錄

劉絳

實錄成陞翰林侍講正統戊辰召授進士預教者為
庶吉士命鉉教之給選衆事虛文慨然以師道自任
俾力追奮作有一字未愜者越月不置以故諸士大
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己已進侍講學士累奏
平主考京闈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盛龍軍士同事
者欲更之絳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其後宣卒
為名臣時論題之傷翁以卿府長史奉朝主校絳家
舊以舊學教人見內殿其運也于疏言絳及呂原可
大用上以授太監宋甲曰談談言之久之莫問也

曾宋病召醫盛母太治之病愈問醫何所入以長洲人也宋曰長洲有劉先生識之乎今為何官曰翰林學士且曰劉學士古之人也宋曰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錢越曰上其送知我必當官也主於我而言我如此我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愈議必擬有重望者為之宋乃出手疏于上上命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為之大學士陳倫甫乃擬錢以進江洲不悅錢乃退詣山侍曰錢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脩薛琦鉉開訓言曰此誤知我者

識大錄

初置經筵官致后首選禮遇甚隆壬申春秩祭酒眾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若成無如劉宗起遂存為國子祭酒士類欽然有得人之賀錢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示教條且暮講解如恐弗時諸生出身資格為推要所挽人或告之錢曰此易尔立諸生而與之約曰有守規格爾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群共推即違行不然不可得也他日有國之省動為諸生所謀害至不能容由是此風遂絕六館之士肅然一日報易儲諸司俱勸進司業言打錢

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乃止及英宗後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災年矣有貞以錢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於文章殿上曰卿可遷侍東宮即拜少詹事日侍講讀漸進性謹天順戊寅冬十月疾于官年六十有五上聞訃哀悼曰安得學行醇篤也斯人者遠禮部侍郎李紹諭祭於其家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恭錢性介持紀較端之態立身以不欺為主未嘗疾言遽色尚儉約已貴而猶儉居隘陋格如也孫賜之

識大錄

徐必分忠於族故為貧者恒館穀之餘友卒而之者為其後事且教其孤有病吏孩情而舍之與其疾及家人或請遷之弗聽已而皆愈鄉人被逮繫不能明者為白其冤人德之懷金以謝錢曰吾直尔公也豈為私抑其人感泣而退其苦行類如此立朝無情容不以養者久速而少愛家訓素嚴仲子論琴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肥財毋為得也聞其水篋以行此還初聞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居恒耽書文籍博極群書為文行徐演述務造主理詩古諸君客有餘

味方衆賢聚於朝以意氣相雄長該獨用心於內進
然沈毅器不與較有假庵稿藏於家

藏大錄

石璞

石璞字仲玉河南臨漳人永樂辛卯鄉貢選授監察
御史陞江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遷山西布政使刑
殺有治才所任著績召為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
榮陽經曹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入于海命璞
治之塞決疏壅河流就馴明年處州盜起王師失利
詔璞贊理軍務督諸將討平之景泰辛未也先寇獨
石上知璞忠勤善謀素為邊人信嚮後命兼大理
卿督餉山西修垣宇險勒兵備唐郭平進太子太保

藏大錄

石璞

改兵部尚書丙子湖廣苗叛奸民李珍魏安冲通帛
之導賊寇掠造識文騰訛言以煽居民湖湘大擾
上又命璞撫治璞請致珍及安冲獲送京師而以威
懾群苗亂遂靖論功進階光祿大夫尋以疾致仕天
順庚辰上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
尚健家食貧甚為我以監書召之璞至京上延見
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上問曰吾賜爾緋玉
瓶乎璞稽首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攸結納今自分
填溝壑矣詔至臣自知亡他選必臣有罪當誅逆耳

上說以其微賸乃拜左都御史命掌南臺事聞四年
覆致仕成化己丑閏二月卒于家璞秉心正大蒞政
寬厚不為危言激論而耿介壁立恭謹純白之操始
終一致為在山西時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而愠曰
彼多金珠綺米而吾大布襦褲珠不飾長之妻也
璞詰曰尔何生曰首席璞曰使吾妻于憲汝安得居
此坐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宦彼金珠綺米者後欲居
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遷羅甘旬中樞歸猶無
宅第慨大僕行署以居竟不能治第嘗賈百畝後益

識大錄

貧復售其子卿人自典史嚴歸璞許造視其人盡治
其几上陳銀兩前列金杯十餘璞見之問曰尔宦幾
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以民誣告貪奪職璞曰
使吾治尔馬能運里哉拂衣出

軒輊

軒輊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輊天性
潔義利介然嘗奉使督漕淮上嚴冬急墜水援出擁
余危生有司進鮮衣却之徐俟舊衣乾第竣還除行
人司副提監察御史清理軍政嚴明不許人役服之
昔浙江按察使矯前政侈靡悉蘇供應資奉外一無
所取朝夕蔬食布袍罔問寒暑侍政需賓客食不盡
味約束同僚三日一市肉毋得渝斤兩廢威重震撼
郡邑官吏憚若神明廉取不檢其貪戾弗可滿降者

識大錄

軒輊

趨自引去格內肅然令行禁止奸盜屏迹天下想望
其風未幾父喪開計戒行明日即發僚屬有未和者
及奪情復任頗以此自矜飲同僚家歸輊撫其腹曰
此中皆臍物也識者少之至論其耿介則贊不肖皆
自以為弗及於時度氏耿九疇為西淮轉運使亦以
水槩自勵開望輊輊相峙故當世格處吏者必曰軒
輊使耿都運云恭泰壬申秋滿九載即拜副都御史
巡撫尋改南臺進右都御史清操愈厲百寮咸莊悍
之英宗復辟強列淑居召輊為刑部尚書九疇為

戴大錄

右都御史朱熹九疇為石亨所排擠亦以病乞休
 上宣至文華殿面諭視其疾不可強乃與致仕及陞
 辭 上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陞二竹龍乃不耶
 親領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瘡可再用乎親復領首
 辭疾 上賜金為進費親歸數載 上念其操履不
 易得久愈思之甲申春起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
 尋以老病乞骸骨上不待報即奏程拜五月致家赴
 其浴浴畢數問程刻或云年矢遂大仲而嘆計開陽
 臨介南親履投過人無賢否悉峻拒不與接歲時論

禮部拜承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然無聲
 鼓嚴乃出行履畢竟御肩輿歸除隙闕親來親避去
 不與與之處而武庫即沈琮嘗言都大臣復親及
 魏驥庶乎峻偉不格文防問今更寫公積數十冊卒
 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

戴大錄

耿九疇

耿九疇字禹範山西樂平人父綱仕廣氏教諭遂為
 籍焉九疇舉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除禮科給事中
 正統丁巳西涯釅政大弊摧九疇監選司同知九疇
 清介嚴肅尤慎交接請寄不至扃門吏胥豪商勢家
 凜、不敢肆巡行諸瑣瑣革宿弊條奏益法便宜于
 朝著之令甲通變有法弊除利興公私便之及丁內
 艱監徒數千人詣闕請留乃起為都轉運使備法責
 效政聲益著雖宣瑞亦知頌其廉嘗行河邊有小兒

款曰水清不若使君清戊辰以註誤逮至京師事白
 令開愈彰起拜刑部侍郎持已平恕用法不苛屢以
 嚴獄持同官可否以上聞多是其議時侍郎丁孺既
 精法律獨推重九疇曰朕公明決合策所不及也亦
 獨領奇事一時刑獄號稱公平未幾中州民流被服
 者服志且巨測九疇奉命之鳳陽巡視撫安因請留
 英武昔九疇官軍屯田左右守以杜奸究親觀之巡撫
 休流民附籍者戶七萬餘婚姻富貴與土著相通
 奸不得發境內晏然西涯釅政自九疇去後輒廢主

是伴兼理之更張條成曲盡事宜仍奏蘇藏清江南
羨米易盜法以登正課公私均便尋奉命兼巡撫揚
廬匪安除和諸府州宣布德意令行禁止民益懷之
崇泰壬申代還復命鎮守關中卒獎熱貪威望大振
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 朝廷下九等官邊
城士卒不少為將者果能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
侵漁則人人自奮醜虜不足慮不然添兵徒冗食耳
又以邊民春夏就田耕作秋冬入堡避寇官邊將所
以禦寇衛民靖止其務不能衛者罪之言切時弊轉

藏大錄

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有司買羊角以供燈費疏其
之結以災異詔求直言九等上疏頌延儒頃以廣聽
明公賞罰以別忠邪擇守令以惠黎庶簡將帥以用
邊廬且乞加放然以藝庶位邊諸各之天順改元
上以九等處正可太用釋名至宋拜右都御史俾總
壹個問召見便殿嘉獎甚厚九等自幸遭遇肯陳
事請崇廉耻以勵士風清刑獄以名和氣勸農桑以
厚民生節糧食以勸軍士重臺課以振綱紀悉見嘉
恤適有盜害戒防風惡尤時因教勸臺屬風紀為是

肅清斯獄無冤群情脫服時右等曾言祥寧祐寵徒
法九等時時率臺屬勸正之反被誣構及當廷辨同官
者憐念輒援引冀免九等獨引以自辯曰此實出某
意也聞者多之左遷江西右布政使俄遷左使蒞四
川振作藩政肅于內臺 上尋感恰一日與輔臣論
人才言九等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等操城不易得
明平召為禮部尚書已而 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
曰邊御優閑九等既掌邦禁介特自將以直柱沈亮
為已任君子謂得大臣體庶幾八月以疾卒正六十

藏大錄

有王計開 上曰可惜此父贈太子少保謚清忠九
等天性恭友內行純至居官嚴政以忠勤為本應選
正直之操終始弗渝行己嚴毅不挽好善嫉惡出于
中誠敦行古道規流俗若將挽為論事是非確然不
肯說隨尤嚴於君子小人之辨以故與嚴寡合累遭
譴困而不變其所守自疏恒卷于格有父風歷官更
部尚書傳見經濟名臣

耿裕

耿裕字好問河南廣氏人舉景泰甲戌進士補翰林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會其父九疇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裕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石孝怙寵專恣九疇劾奏之忤旨出為江西布政使裕亦出判泗州既而朝廷知其無罪召還復檢討進修撰成化癸未遷國子監司業而中陞祭酒數諸生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敷威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

戴大錄

耿裕

偶持去上聞之嘉歎明年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丙午晉尚書尋進賢才務協輿論愛儒墨譽莫能搖奪守正立身于調衡絕杜塞侍門即內降糾封入章抗議群小病之是時李孜政者以左通直寵歆底其卿人設格于止依改南京禮部丁未改南京兵部恭贊机務弘治戊戌中召為禮部尚書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裕素恃推通和古今能斟酌而行得會通七宜崇正會亡詰京師朝貢諸臣奏議裕言至難至親於制不宜况茲飢歲所通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四夷貢獅子裕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使

泛海而來非由故道寧卻其物亦從之哉內自宮求進者終然盈路裕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癸丑仍為吏部明年加太子太保裕感上知過益竭心力凡所奏為必當其人舊緣侍奉既疏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宜絕之弗保任都督府都事秋滿當遣裕故履之曰吾家富如是其無所私如此會議朝政待正不阿或舉人才泛求論而用之公退獨居無敢以物私饋

戴大錄

者丙辰正月卒于官年六十七贈太保諡文恪裕死度宏遠人莫能窺其涯漢與父九疇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后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而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夢問談論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美焉

寇深

寇深字文洲保定唐人永樂間以秀才陳言時務
太宗奇之特命為國子主簿德初除刑部主事轉員
外郎標執堅確決獄明敏為尚書觀源所重正統中
于陞山西按察副使下東訪民隱清吏散緹願別盜
不畏強禦條上邊務數十事多見施行在官未三載
會四川邊夷弗靖須才臣以制之愈謂深宜遂召升
給都御史俾鎮松潘撫治苗夷深至嚴號令信賞罰
激勵士卒修築關隘城堡哨臺四百餘所以固邊防

識大錄

寇深

平治狗道開鑿山泉以便民庶躬詣誠恭擒首惡
數十人械送京師其餘款服者諭以禍福俾皆向化
苗夷相戒曰公神人也吾屬懷安犯者自是斂跡屢
以方物進獻遠境晏然以功進左副都御史食二品
祿景泰辛未代還理院事番人寇報法送之未幾令
提督遼東軍務遼海妖賊李福惠挾術誘民謀作亂
旬日間聚眾萬餘深聞之躬率數百騎馳赴海州審
察事宜連都指揮周英授以方器俾擒之凡獲千餘
人深詰問情實搜送元惡二十餘人至京師餘皆釋

農左右咸曰此及賊也縱之不可深曰彼皆脇從

之何辜弗聽壯虜犯邊深部外將士追剿擒斬七十
餘人獲馬六百餘匹眾以為賢深愕曰此將士効力
戎何與焉初遼東鎮守中貴暨總戎省聞深具至畏
懦不安語諸屬曰尔輩宜自慎毋觸寇公之鋒也及
見行事寬和有禮服乃悅服天順紀元台為左都御
史深率屬臺屬振肅惡綱風采為之一變而淮收明
欽用法嚴起恒詰其屬曰焦涸之地非雨露不濡寒
泣之谷非陽春不煥常於明懷中存矜憫之意可也

識大錄

又每戒典獄者慎勿罪囚俾弗更死以重獄主詳必
注意其間互扛辯殺无協眾心五年之間凡治獄因
三百餘人上嘉其盡心數賜金帶繡衣銀幣諸物
或召見便殿以姓呼之而不名深惟方嚴家介悍城
樞責大為曹石某所忌曹致騎縱越法深率臺屬劾
正之及款反先令人執深罵賊不屈遂遇害上
深悼惜追贈少保謚莊愍深識敏才高喜親書史尤
熟先朝典故大述議政衆方致思深輒引故實以決
之有人所不能言者深獨言之人所難為者深獨為

之氣貌剛毅以莊見憚每謙抑自持人猶望而畏之不敢近雖年鉤官將省亦避遜焉以時年六十九

識大錄

年富

年富字大有鳳陽懷遠縣人其先本姓嚴誤為年氏領永樂丁酉鄉薦會試中乙榜為德平訓導九載赴京擢吏科給事中命掌刑科事糾正違失直氣凜然宣德乙卯吏部推為光祿少卿奏留中通陝西缺右泰政遂以富補之富峻厲敢為衆推奏令總理邊儲富至邊遂斟酌遠近定其徵科鈎考收支防其出入由是宿弊頓革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適歲飢流民入境者數萬公肆剝刻富設法賑恤撫定之轉

識大錄

左布政使土木之變邊境道阻部撥保督運遺糧民聞富督運冒險而進無後期者昇遷左副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邊儲廢弛法度不立而富軍功益遠儲之弊尤甚富痛革之一時武將如石家輩不得遂其私尤忘之天順初富得志擬糾通官劾富既致仕而石彪憾猶未釋復搆逮至京事多誣仍致仕不數月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左侍郎巡撫山東又改左副都御史奏徙降虜之后東昌省用銷木然之惠四年春召拜戶部尚書錢穀會

識大錄

計躬任其勞事有關於利害者儉佚或難之當曰第行之吉當其責公毋若名可也吏胥諸司莫不畏憚束手聽命八竿當以兩鄙多市用非其人奏舉布政楊瑞和府余子俊可用而請然布政使孫毓吏部尚書王翔言其侵已賊請下干理當曰屬賢為國非有私也因求退不允念翔專恣夏四月疽發而卒時年七十 上聞之震悼賜諡曰恭定遣官諭祭命有司營其事富天資剛勁所至以嚴為治人不可抗以私及掌國計愛惜用度持正不阿得大臣休然亦為人

所窺同其屬有作孽者知富多疑遇州郡奏災傷歎其進則言不可准歎其不准則言可准富必反其所言而從違之多中其姦計至是卒聞者深惜之而後

李紹

識大錄

李紹字克述江西安福人舉宣德癸丑進士時上覽其題才合臨御以奉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積學以俟未用優禮給賜一修永樂初制仍賜御製詩以勉之紹預其選感激涕瀉學業大進乙卯擢翰林檢討文行為館閣所重補左陽士奇尤深器之比寢疾 英宗遣內侍詢人才士奇舉紹等五人以對雖未及用已德然負公輔望正統己巳秋滿九載乃進修時有山水之變朝士多違家南徙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違景泰紀元簡為廷議官居還司茲局既為春坊右庶子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尋陞翰林院學士成實拜禮部侍郎時有結推賣國進者 上不之許密訪近輔求才應老成厭服入心者得紹甚悅曰朕知其久矣次日召吏部除任聞者驚喜公卿亦壯賀而書工朝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前此倖進者多此特旨授故云已而權貴不平伺間諧紹奏事多南音上曰大臣以應選何以聲言為是平國子祭酒陳詢

致仕吏部請以紹義領之 上謂紹曰禮部不可無
此人其別選代之朝退詰同列曰我不知李侍即見
重於 上如此已卯夏賜諸大臣遊西苑命內臣陪
宴盡歡有醉而失儀者獨紹執禮肅既歸為文記
之終未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揚屋宿弊有怙
勢請託者峻却之 憲宗即位命翰林蔡修 英廟
實錄以紹為副總裁越二年書成偶染微疾即上
章求乞 上知其誠許暫還俟疾愈復出既歸疾良
愈或謂之曰疾愈矣可不出耶紹曰吾若天出將何

歲大錄

為辛卯春國子祭酒為其屬所攝去天官議曰國子
監或賢化俗之地官不重不足以隆師道然官之輕
重係乎人今必得學行老成有名望如李克述者居
之則師道立矣乃援洪武初起致仕尚書劉崧署司
業例起紹為祭酒既入 上即日降勅遣使索傳名
之命未及門而紹已卒士大夫初聞名紹初處手朝
比計至文相嘆曰天不欲興斯文耶何奪李公之速
也紹識見明敏刻苦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出書
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靡不精究聞四方

有異書及古碑文字輒購得之其為文力追古作規
矩嚴謹有得於歐陽氏字畫出入晉唐剛勁奇逸自
成一家賦性端諒與人交愛之以德配為世楷範
歟紹之習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水冠不正舉止大
度亦必告之平居以經濟自任通古今廢興之故達
政治地版之宜參稽辨析陳人聽聞其或先事計成
敗與逆料人之情偽驗之日後解或失中在內翰二
十餘年纂述考校盡心不苟典禮八年一以正通補
其長過言山大搜輯的損益同列無不據焉

歲大錄

賈俊

賈俊字廷杰保定鹿人景泰元年御史監察御史歷按五省所至獎廉懲貪劾獲積風未報然九載陞山西按察使事轉山東副使操持日厲以厲越拜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持憲嚴軍法六年虜不敢入犯召為工部侍郎奉勅賑卹河南災傷激揚鎮定事竣復劾驍里偉然弘治初奉部缺尚書點邪崇正之際時三原王詔為吏書以眾望推陟部正內署亦企仰之尋加太子少保俊為人清慎儉約終始不渝

歲大錄

賈俊

在工部數年飭材訓藝勤必信度今無間言奏奉年清匠司痛革作預提戶已替賣故私侵及偽印假班奸弊遇朝審重囚力爭假印罪犯不當矜恤建議差官點驗內府長工各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逃審驗上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恤頑免買辦物料痛抑勢要高接虛估浙江荆州蕪湖三抽分處主筆張洪開等屬官事滿嚴加甄別未嘗枉以廉介與人一時屬員更相濯磨蓋政務與各監局相表裏而內百監尤為掣肘俊主鎮於掌惜費剔奸休國惠民之政

始終如一日 孝宗亦眷倚之故能全其志節 上

欲建水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作之工 上頗不憚會太監李廣方為 上理髮前跪曰蘇此其可也上怒曰工書為朕省費果安敢出此言以鞿蹻落其齒其受知於 上如此於丑俊以疾乞休久之乃乞歸 上每詢其起居欲再起之俊疾益篤乙卯六月卒年六十八俊天性剛介好善嫉邪嚴於涇渭自夫人沒家無媵侍公還門無私謁亦未嘗泛與人交時潘禮為右侍管理易州山礮氣節相符嘗乞休致王

歲大錄

恕奏留之曰前此管廠者未能或之先也及歸貧不能自給人以二妙目之

潘禮

潘禮字嘉會河南歸德衛人舉天順庚辰進士授給事中剛直敢言中外憚留轉左給事中擢通政司叅議進右通政以憂去服闋改南京入為太僕寺卿管易州山廠邊工部左侍郎任如故取故方園圖果蔬之利為守省所侵漁歲時饋遺中貴人擅取其高國飽饋遺中貴人疾之禮即乞休去歸時匿惟飲衣教藝園籍教養居家革令飯蔬意恬如也正德丙辰撫臣韓邦問疏言禮居官居卿益聖既節草廬蔬食

識大錄

不求安飽諸有司時加慰問月給米三石以示優老養廉之意初歸德有河志禮歸乃居卿一日寇至無可取物禮曰有酒可飲寇諾群飲之去禮歸是復居城中然簡交際出常從步惟適郊外乃御車其數非如此戊辰十一月卒年八十四

楊繼宗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舉天順丁丑進士親政刑部時福建司淹禁數百人尚書軒親命結案值聽之不旬日曲直皆判衆論翕然譽之尋除本部主事憫獄囚多瘼疾令司獄時其飲食三日一柳沐之全活甚衆金吾千戶李銘偏愛數其燕于誼嫡子以不孝將決雖宗疑而再鞠之竟得其情河間獲盜逮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夜盜自釋刑具而逆文給禮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我所以也汝毋若矣

識大錄

又家先弟何以自存汝可為解人子保為盜金汝母子之命禮感謝文以刑具自服到司惟宗疑其言動非盜疑而審之得實俱論釋之其後其盜亦獲宗與索難治為害工部舉雖宗知府事宗嫌之官惟携其僕一人自隨下車屬吏奉謁即戒之曰近民之戚惟字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儉依皆賢爾為西民之父母庶官之視汝可不謹哉宗有不戢較之儉依必加罪焉我不戢汝故終任官屬鮮以呈敗者每昧時愈書畢即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

五日完少濡滯即責常該官吏其惟民詞處有不能
自達者於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遇巡守每歲一至
卻府治安靜而無訟猶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
我豈能悉得其理往、諭四境有冤獄聽令上司告
理而民終無片然其詞赴訴顯賦有夏秋二稅夏稅
視秋僅百一而會科催徵之法遇齊比併之勞與秋
皆報長係是使通數倍不時值耕種小民不堪暴斂
往、逃竄墮業儲宗乃立法併於秋報中徵之由是
民得安於田畝後會計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款

歲大錄

故終任夏稅悉歸民深得之郡之科徭往、出派于
丁田雖宗俱有假是以當私者乃預據每縣黃冊通
籍每年丁田之大數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干計畝
及丁該銀凡若干其拋荒優免加派者不與焉每歲
發縣按而行之其田多力寡者使之出銀定為柴薪
皂隸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為抵候弓兵之
類衆多益寡般此均平用是民無謁報官無擅科民
俗皆聞輒壓弱小兒以証人被誣者雖不坐抵償然
檢勘再三則吏胥及勸官乘輒索所費不貲

往、家破而身或不保雖宗和之時加曉諭有犯者
必反生如律若毀其什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自
是民知所儆而小兒獲全者多府縣編禽鋪戶以供
買辦官多以賤直與之亦有全不給而反罪焉者且
所買動至于百或賤易以規利及官府所有又高價
歡之民不能堪怨讟載道雖宗一切革去之市井晏
然屬歲元早苗益稿儲宗元冠徒既將成陞引罪
自椅畢須臾雲起雨下如注田野沾足秋大熟雖宗
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將納稼時天極

歲大錄

晴霖人多緩播事以俟堅好雖宗忽屬者若而謂之
曰大雨不日至矣農人宜急收刈言之數次人不以
為意既而大雨決旬未之在田者止耳民皆神之自
國初以來民不崇仕學校之人每提學考選思齊必
以其譽應而人又多以計脫雖宗嘆曰人才國家之
利器今若此何以為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為教以
歲以止不就學者罰其父兄歲終學試進其秀者補
弟子員復其家賜其不給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默處
文字孝先德行次文學以勸懲之又刻楷陰警世

二面及方正學宗儀九首頒示學者由是人知向學
即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賓與宴會列之上生曰吉為
郡父毋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
吏班哉其有倦散亦庶幾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
止於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誠盡心教
人致誤人家子弟其遠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
又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春秋大
祭肅恭誠敬品物豐潔雖其他即屬之祀恭恪亦不
少替既至壇覲取其美嘗之有不清潔必責之執事

戴大錄

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必廉訪之雖未應奏請旌表
者亦必親過其間誘掖獎勵使民知為善之榮更禁
民之游手無賴者博奕博之具人不得帶而痛娼
之戒尤嚴設淫房淫畫至於符籙師巫打卦之家皆
痛懲之政清訟簡長吏按部往不越宿而去卿士
大夫素服雖宗剛介不敢以私屬然遇祝賀期難龍
鐘若疾皆扶節而至崇隆冬時札果則熾暖圍生飲
以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問之故每舉行大祀肅然
如在朝廷焉維持儉素不厭粗糲寄飯同僚如外雅

所具惟菜肉而已餘屬或至羅列則語之曰此無乃
民之膏脂乎及卿飲賓興之宴則務欲豐腴若出二
人冬夏之服惟紗段絳衣一襲恭謁上官無異平居
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曰不可雖宗曰此乃制服也
合此將安服耶當道知其入亦弗之訝中貴人未監
識造在他郡備加宴筵以要重賄雖宗戒堂長弗之
賂惟遠候之中貴亦稔知雖宗名重其道人相逆也
至即款諸舟中以金盃行酒雖宗執而笑曰是無乃
太僭也乎已而請曰即民難於供應幸弗久駐中貴

戴大錄

遂辭去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蠶楚至以催宗
入告之曰為治貴識休今公以侍郎清戎但當別奸
剗獎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
臣份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府顏行故許雖宗之
經直入府衙雖宗遂引入卧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奉
頭一衣簪履故而示之孔愧服而去上奏張甲縱恣
害民盜賊多富聚而歸其賊家益饒裕交信據要守
令吳敬發其奸惟宗商值事適張切惻卿官緝捕宗
康之福實傳而真之法會御史行即張厚路之各條

宗諭以張無原告為難健宗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為若欲原告請以朝廷為夫上知府為原告御史詰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成於獄人咸快之張昇父子兄弟號為四凶結黨害人事發則以賂免惟宗召而詰之曰汝輩為惡日久若能改過不汝咎也後犯又賂果司欲脫之健宗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氏歎曰虎狼害除其樂何如為府受賂費堂不輸即民懷悅家富多善行健宗每保全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蘇健宗諭之曰財者累也

識大錄

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以持門戶既出百金為贖健宗笑而却之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家道竟以不振為己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沒家甚富俗稱十萬王氏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健宗聞之以其家貧盡貯府庫長而有室乃盡還之尚書項忠季院厥塔千戶沈頤怡勢為惡健宗並非堂食一白牌令錄立府橋呼曰吾沈頤者入其父子肯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月餘得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欲汝改過為善保尔身

家也嘗將其詞粘連為卷封志一本榻中付張閣庫收貯語樣吏曰日後嘉興有大事方欲此榻人不以為意終健宗任預猶不放大肆及健宗去勢益張未幾忠落賊東廠得復為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侶鍾貢守令預為惡卷葉無得官吏酷受盡楚一老父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榻試改觀之乃卷葉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世職官束手難行日後充軍充軍乃預為惡事也送入察院鍾見而笑曰楊先生神人也即依案識之預戎遼東

識大錄

沈氏乃感念印告家向無楊公在將無所顧忌抄沒必矣今得存其家是公之賜也即在黃龍寺宴由夢野稿自生遂名即曰嘉興張氏於己號千三百年矣通健宗在邸嘉禾盛生每築二塊盛省或至四五德經度司運缸裁給二本亦如之即民以狀端健宗德政之微健宗謝曰即志古有是瑞此氣運隔壤使然耳人益重其謙德健宗守邸九載去之日邸父老撫車前不使行有托其履欲辭而省皆從道備久不能違歸門為拆健宗命取篋中衣謝父老父老前爭

得永建宗遂得登舟赴部課績治行第一建拜按察使至浙即補示鎮守登院布按分守巡撫書佐舞法官人自應使到任之漢許全自新否則問違如法越數日尚有倚惡鎮守府者建宗位傳之曰此輩但知利己不知懷上人名節我當悉為掃除之鎮守亦聽從宗執法無如之何時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併蔽久之鬻子女以償者建宗聞之莫諭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之外餘四五斗校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建宗因悟前倉官虧損之故出

識大錄

而審之得其實數奏聞眾俱請於建宗建宗曰脩省民之膏脂也食之而不能盡賤尚有天賦況正教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忍乎眾曰願捐俸補之以釋其罪得起還藩眾諸司供用什物皆取辦下民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建宗一切革之權賞亦自望風戒有受其福建宗在浙久索知所屬貪殘為民大害乃召而與之約曰聞閩與一卿之害士大夫皆知為民除之不知己身為萬民之害所謂貴人則明責已則昏如子女玉帛之類

致車馬花玩之並取大婢貪酷作進秩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之具為害無算今與所屬約誓欲除在民之害先除在己之害二害咸除一方迺寧非是大小官儉恐悞奉法無敢犯者咸化庚子卿試建宗為監試官得二上卷即具履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為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旻曰儒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勵後人固以李旻為首旻王華中辛丑狀元李旻亦中甲辰狀

識大錄

元眾咸服其知今成化初中官汪直用事竊吳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其門建宗自加興入覲至京值聞其名而未識其面敬得一見建宗固不往人皆為危晏然不以為意直益敬憚之他日上以康吏問直曰盛稱建宗廉介至是建宗累發鎮守張慶之奏慶兄敏在司禮時於上前以語中傷建宗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維宗乎敏惶懼因遣客慶曰可苦過之聖止已知其人不久擢去矣辛丑于母憂即日奔喪命吏檢其所用什物歸之於官其行李

惟大明律一冊本教製而已制終時詔起為愈都御
史巡撫順天畿內多權資往侵古軍民田土園圃及
種蒲藕蘆葦湖蕩根株盤據無敢問者繼宗至官核
害者望風赴懇繼宗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為職舍此
將何撫乎自 上賜及價買外番係侵占軍民者悉
奪而還之豪貴歛跡畿甸肅然乙巳正旦星夜有聲
如雷二月地震費縣地崩湧泉太山搖動聲響如雷
上震怒下詔求言繼宗上疏歷陳內臣及文武大小
官員大肆貪戕民心嗟怨以故災異叠見又言甯人

藏大錄

在位播惡指眾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
難容又已查舊例以回鎮守守官且謂鎮守必賢如
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東平公者
任之布政憲使賢如王恕軒親省任之知府必賢如
莊恭王守者任之下此斗宵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
報權倖切齒喉治中陳其詳之左遷雲南按察副使
眾多不平且為之危懼繼宗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
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坐臥禍福吾何憾耶即日
就道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奸弊為威

今副使廉得奸弊三事其一二司官新任吹毛求疵
凌辱土官軍賊要索銀兩多官畏懼饋送累至千金
日後雖不尋事其二二司官出巡帶吏典門子家僕
需索有司常例或十五兩或二三兩間有廉官不從
更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應官叱罵凌辱其三二司
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蓋鐵銀等匠鐵銀馬鞍鞍
套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有司效尤一体置造
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李多者八九十扛少
者六七十扛漫任從新再進國公差乃漫送回漫

藏大錄

任送新又造新任官員踈訛置造全無忌憚勞民傷
財用有止極擯士視者嘆其痛切一時官僚無不寒
慄時適洞搖錫瓶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健弱援然
位論之者其旗曰雲南副使楊傑宗入其穴眾皆羅
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其某再生日也因詰其出
亂之故奏聞臣廉眾帖然聽繼宗嘗指海隅重譯
婦女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稱為已侍制自古以來
名公鉅卿歷代有人獨梅包公一人最真最廉士也
壽止六十四歲台初仕敬學已公終不能及今已六

十有三比此公止爭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健宗居恒以不及也極為歎而論者謂極嚴而克健宗嚴而惠殆過於極也 孝宗即位擢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未視篆命祇候者汲清水二三百桶洗刷堂宇公座縣去貪汙之氣三日乃升堂榜示曰按察不明賊官相慶以迎送為謹慎饋送為才能屬官放肆貪賄積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擬惡歐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弗治國有常憲此是一時官吏敗壞更甚畏如神明弘治改元并左

識大錄

俞都史撫雲南三司官皆舊僚友視篆之日恭謁禮畢健宗土位降階拜曰明日幸相諒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疏三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為民又言雲南土官裝戕鎮守三司扼要保勘銀多至三二十金三司派行吏典亦索賂至數百金齎本入索謝累千餘金各官相沿以為例因循平久公然忌憚臣至雲南傳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仍無人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疏上朝野皆譴

言薇事未聞月病卒海內端人莫不悼惜之健宗天性剛介好善嫉惡高風清節蚩庸人猶子皆知景慕歷官三十餘年行李蕭然第宅田產無增於舊惟祠堂墳墓榮麗極其莊嚴精潔焉

識大錄

李綱

李綱字廷張山東長清人少有志節視流俗侈靡者若將視焉天順丁丑登進士授監察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明憲綱完律意舉大體略細故疏陳時政時失說直無所避出巡南畿浙江行部所至輒舉廉能黜奸貪罷賊吏至四百餘人有望風解綬者士林目為鐵御史奉勅於陝西延綏偏集土兵戍人性悍激之則變綱處置得宜皆得其心事竣還京擢太僕少卿未三載馬政之弊盡革時有奉賊來者衆進累托

識大錄

李綱

中使能吹噓禍福者迫綱存焉本寺丞綱皆設然拒之出視馬政於真保定諸郡有司不敢欺一錢於民自府茶以下不檢者皆之過冀州道遇劇賊擁衆倖至綱從容解衣箱并騎與之相去未百步賊問隸人曰此豈李太僕耶曰然群賊曰必無誤也遂置之而去上馬裝回若有退謝之狀願名見重於賊世以為奇未幾丁內憂外艱雖之家居六年起為右僉都御史會漕運員缺會議曰克舉斯任者宜無如廷張更却以聞詔進左僉都御史出從漕政未及二載還事

舉舉人民大和自郡邑官以下及胥吏兵民以違而北往過使者靡不稱其賢或化已亥六月卒於官年五十五平江侯陳銳為治喪啟其箱視之惟敝衣數事他無一物乃嘆曰真君子人也為上章乞葬祭許之

識大錄

韓宜可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為舉樣毅然拒之洪武初以戰貢授本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丁巳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一日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必徐節侍坐 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如忠奸佞似貞特功佑寵內懷反側報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首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蓋朕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令錦衣衛監訊尋釋之

戴大猷

韓宜可

其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皆以上忠也鳳陽母慮萬數宜可上言刑以禁淫惡一民執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也鳳陽小人之幸君子殆矣已分其公私以合與情 上然之命定于休康中未朝上賜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婢宜可不受且以為非聖人政即上疏極論罪人不挈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典也罰其要子何居况男女人之大倫姻婚倫時尚傷和氣合門

連生豈 聖明所宜此必有以夫榮妻于子其樂大

既犯典章常隨坐以重其罰進說者豈盛德之事聖人仁政之所宜行哉已除之天下幸甚 上是其言著為令後生事將倖 上御護身殿鞠之時天朗氣清忽雷火遽殿 上驚曰得非枉此人耶雷乃息宜可獲免封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例罷歸丙寅召還命撰祭壇山大江文諭日本征島璽詔作先齊禹湯傳賢論皆稱旨除山西布政尋坐法安置安南庫干險討陳世善薦與德行文學再起為雲南泰政尋

戴大猷

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劾奸類忠為已任百奏慷慨不敢犯未幾卒于官時有大星隕于京師梟馬皆驚公以為應宜可云

葉伯巨 卿士刊 周叔心附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善說禮又善為客以通經入太學除平遠訓導伯巨為人耿介質朴善於啟迪諸生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五星奎度日月相刑下詔臣民書過失伯巨為萬言書上之其畧曰臣觀當今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君象也月臣象也五星卿士庶人象也臣愚不知天象姑舉所聞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月利蝕日猶之可也而白日月相見則月蝕抗日

藏大錄

葉伯巨

若臣敢抗君矣臣竊觀陛下起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踐草芥已綏蒙傑如勳臂指公侯大臣猛將謀卿外攘數十萬眾馳台以一介之使拱手聽命莫敢違時安有抗衡之志上天示象殆為分封侍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天部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制所以體幹勁枝通氣源崇治未也國家分裂境土大封諸王蓋懲宋元孤立之弊然天子畿內地止千里秦晉燕齊梁楚諸國各盡其境以封耳少戡事之王都城宮室天子之畿

以甲兵衛士之盛比於金吾殿侍書曰列爵惟五

土惟三王亦爵也而國都兵衛與京畿等尚有君臣之分乎臣恐數世之後間隙易起欲望易土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可為永鑒臣所謂分封太侈之過也臣觀歷代開國之君其結民心者未有不自高德緩刑者也其離民心者未有不自弛德急威者也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流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喪亡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陛下所以矯枉之過權神變之法制

藏大錄

不宥天刑然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動靜合準從然漢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既不做貸則一付大公可也而定刑之際皆出聖衷豈使治獄之吏趨求上意深者獲功恕者多獲罪至論漢賊多寡以叙治獄嚴肅孰求平允豈不難哉近者特旨褫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刑定監條減宥有若此漸見陛下好生全活者衆矣然尚未聞中戒之令是以法司猶懷舊習古之仕者以登籍為榮以

罪戾為辱今此任首以泥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
為幸以此也田止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為尋常
之辱其始也朝廷網羅天下士若恐有失有司催迫
並通如捕重因此至選除多以容貌所學非所聞所
用非所學一陷於法苟免誅戮也田工役為校典矣
士者未任尚知畏慎既薦入仕盡決平生肆然而取
諸人則曰行且也田工役何以為資則曰行且身或
妻子何食不畏廉恥其速官誦獎在清濁不明善惡
無辨識賢識能之法廢而為善者急也漢世聞從大

職夫錄

德北山陵表未開實以罪人者也今鳳陽龍興之地
陵寢所在卑以居之近令領入軍籍者免其罪復官
者亦猶見原而猶開實以罪人者也今鳳陽龍興之
地陵寢所在卑以居之近令領入軍籍者免其罪復
官者亦猶見原而猶開其餘丁口屬而拘也作大犯
罪家女既育而後之矣餘丁口屬復何事我是以怨
嗟悲若之林虎斥國邑甚非朝廷所以承宗廟意
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吳日
百姓若與流離他行朝廷許之歸附去膏肓諸其利

未招未安其處固宜惟與而休養之殘虐偽四大王
歲突山谷如狐如鼠以計擒獲或捕可致乃勞兵討
之使之驚駭潰散於無入之地較命走則彼熟路而
校行較生或則彼致死而重戰捕誅數載不得首領
亦其固然乃移營新附之民盡遷太原諸郡既許之
附又動之遷是法不信也近者已納稅糧之戶雖持
首分釋還家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期侯軍
士尚猶散漫村落心瞻震悸居民批動莫知所為况
太原諸郡外界邊鄙遠使無常反易逃匿甚非朝廷

職夫錄

明以來與塞國意也凡此臣所謂用刑太煩之過也
昔者周自文武至成康而後教化行漢自高帝至文
景而後富庶條致治之道固不可驟也國家紀元九
年而後天下大定綱紀大振亦可謂安矣而陛下
切然猶以風俗澆漓法出奸生朝誅暮犯民無所
畏乃致命下而專政已故而後收天下臣民莫之適
送夫天下之趨于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泮非
一日之太陽能消之也天下之治非一人之聖人能
致之也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道齊以刑禮而漸

厚以仁義非宜言也今之天下猶古天下因民好善惡惡之心以求治則莫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則莫先使守令知所務欲守令知所務則莫先使風憲知所重欲風憲知所重則莫先朝廷知所尚朝廷之所尚則必以征賦期會獄訟簿書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流大敵數為不可不問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以善與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亦其一賊也今乃以為急務而以農桑學校王政之本為遺文方春守令未嘗行課種時次第早滂預備之

藏夫錄

然也下元之帖里甲回中矣狀而已是虛文夫農桑也農籍主員國家所資取進人才之路守令未有禮讓之建邦其成也朝廷置立社學切主蒙養守令未嘗巡行考覈教以孝弟忠信之定休其性義廉恥之風也是虛變更學校也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範之司代朝廷宣風導化勸民成俗極治萬務者也獲賊獄獄持其一端耳今也以獲賊多者為稱職以獄獄少者為閑茸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任其淫沉亂訟閑實之間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

之矣安集軍集勸成使民遵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上覽其所言分封者大怒曰小子敢疎間吾骨肉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食伯巨逮至亟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紫刑曹問狀庾成獄中其詞誇言事者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伯巨同里諸生也好學負氣卿人重之是年改校天下錢穀冊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署字有者皆皆逮御史獄一教百人自尚書以至守令皆

藏夫錄

印者皆坐抵欺論成佐貳以下榜一百謫成遠丞相御史大貳吳欽陳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是罪誠得矣高之以上聖明無有不怡懽欲罰之適足獲求言士利疏言故事其論空印之不足罪罪明白範切且謂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必相和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無任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余何以不足罪

之罪而壞之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
既成欲上而未決每歸逆旅輒泣：數日其兄子疑
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負耳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我活餘人我史何恨遂持書詣
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
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丞相何問也丞相
相問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相
問誰教者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
否如何耳耳吾案此為國家言事自不受禍人誰為

藏大錄

我謀乎薛卒不屈然猶輸保終身而竟設空印者其
後又有周敦心以反學生說論時政
敦心山東人洪武中訪求枕臂敦若知來昔爵封侯
祿予五百石敦心主統極諫且及時事敦條曰臣聞
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尚若三代而下
德澤衰序真如漢唐宋國祚最短若如秦隋五代如
漢高之寬仁德以文景昭宣光武之郭太雖以明諱
唐太宗之仁義雖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雖以真仁
是以有通長也始皇之酷虐唐帝之苛暴五代之窮

先是無道殘也由此觀之皆係人事不在曆數
陛下以神聖之資膺天眷命掃滅胡夷收亂珠暴厥
功偉矣然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文過唐宋不及
其忠孝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不悅法度嚴而
民不服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
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
孤方小道之人和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怯出沙
漢臣民萬口一詞如為股不得傳國臣欲取之耳臣
不知聖何始我聞楚王王時水以十和之止秦始皇

藏大錄

秘之名曰御聖自是以泰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得
則若有奸道然戰國之君趙先帝聖其國不守五代
得聖不殺強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聖併歸唐及
晉石敬瑭反路王從珂攝傳國寶金懷白楚則泰聖
雖在國已燬矣敬瑭以洛更以馬焉之歸冊滅晉重
責獻之結其非真言故乃止女真之亂連主延禧遣
傳國寶於宋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耶者漢而淨之
今元人所挾石氏聖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義仁為之
聖故曰聖人大寶曰德何以守位曰仁今陛下國

則頌富兵則頌強城池則頌高深宮室則頌華麗土
地人民則頌廣大征伐兵革歲無虐日此思三代之
大蓋而求漢晉宋之小蓋也臣聞自古不嗜殺人者
能一天下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迨其後世王作威虐
漢時誤殺孝婦一人海枯三歲人事天應不可不謹
也臣見洪武四年緣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
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
名不分臧否一概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
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

藏大錄

總不臻大蓋無故臣又聞明王賞不僭而刑不濫刑
既濫矣賞復無節天下若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錢
出征軍官位高祿厚平寇禦侮固其職事而賞賜無
量厚歟窮民不嚴取幸於無功此亦明主所宜禁也
書奏 上納其言

周志新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 成祖嘗呼為周新因名焉
而以志新為字洪武己卯舉于鄉授大理評事每有
疑獄一言而白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日
為冷面寒鐵人因稱為冷面寒鐵公京師中或怖小
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則皆匿去永樂元年巡按福
建新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相煩煩兩非統
屬今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慰府
官不下馬甚至鞭辱僕隸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辦

藏大錄

周志新

稍不從即可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
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
毋得凌辱過 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官悉于府治
行札開讀詔書雖遠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
毋與 上慈從之明年巡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
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詳報
住後數月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
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巡按
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寬恤

之思 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私應決者許其收贖庶民大悅三年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知喜曰今面寒餓公未也告無患矣至即洗其冤救釋之自是興政日著一日視象忽被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若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覓覓寺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前神明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為人野圖潛以其寶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曰以故明日求之

藏大錄

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是必而要有外遇也覆之果然蓋婦語妻時接之若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有訴爭而拿者甲曰我拿也乙曰我拿也彼奪之新言說給昏同新命剖之各持其未去陰遣不究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拿償夫事得非汝利也乙答曰我本我物事能抵償焉汝于是縛甲至其罪真燭奸類此境中有虎害新為文告於城隍神境更得虎格獲之初往浙道上蛇蝎迎馬而聚尾之見一猴尾曳前小未布印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結同者鞠之乃初

布商賊也悉以其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元于賊也其餘恭類此會見秋潦窪田盡沒永樂九年湖州府無徵糧米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司一禁催徵民日赴之新奏已遣官還驗上即命戶部覈實獨免堂巡屬縣徵服解縣官收繫獄中與因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還乃自獄出縣官恐俱伏謝免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塘和縣葉宗行疏集飲新雲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盆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

藏大錄

出示之宗行益砥礪號錢塘一葉清漢卒于任新為文往祭哭之甚哀其旌別淋恩類此察案一日覓以驚矢懸于堂後有遺者指示之新未類時其妻治女紅以給及同官內燕荊叙布裙以往犬類田野婦各相慚思更為淡素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澤及無告民自不究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焉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賕新如京師遇諸涿州備繫之千戶脫走訴于綱乃更託奏新上怒令馳騎逮之永綱意者榜掠新無

完膚既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之其後見一人服緋衣立日中呵之間為誰曰臣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上撫然他日顧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耶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既不極其妻獨挈遺衣

藏大錄

及書數卷歸廣東居貧如洗却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云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合黨時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卒于家浙人在廣東潘果者皆會葬云

逸史劉振曰嗚呼新之死于紀綱也可哀也哉持身之廉臨政之明辨冤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俗忠難之直而不抗可謂剛且大者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斯之謂歟

戈讓

戈讓代州人永樂辛卯進士除戶科給事中簡抗劾直過國家大事知無不言雖逆天威不避庖子陞大理右少卿仁宗嗣位讓數言事洪熙敗元又因事直言上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卻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皆交奏其責直沽名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相前語以讓之逾今士奇對曰讓不諱大体則有之然其心感陛下起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悞矣

藏大錄

上雖不罪讓然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又數日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頃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讓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閣下目見而口傳將讓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固是朕不能容而呂震又迎合以益朕過自今不復言矣遂免讓朝奏全孝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特召士奇諭曰卿料事不虛自免戈讓朝言者不至望采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執

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未之上曰朕非
慈謫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語衆人以
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而能使之信必得聖書親
諭乃見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逆命
謀如舊朝恭全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因諭士奇曰
朕有過不難于改難一時不能容終知悔之尔知朕
之心無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
虐民者於是上召謙諭曰尔本清純之臣朕今用
尔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驛馳驛詣四川覈伐木之

歲大錄

使且命糾察官吏宣德元年回院以忤旨罷為民土
木之吏卿王監國撫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
通龍門致仕指揮蘇忠真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
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犯紫荆口時石亨為時倚重
偕兵書于謙治兵上城外衆議欲以通副亨曰謙等
坐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
議則力言亨用通衆樂之再四兩人持論卒不可動
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奏留之由是亦不報謙又
累建白語侵時責格不行未幾遘疾卒

馬中錫

馬中錫字天祿號東田河間故城人年而早慧七歲
能賦詩父憚為庠序長史以直諫忤王城送京師妻
子皆下獄中錫以幼免訴辯始成人卻使者感動詣
王曉擊家得釋復依母趙訴於朝竟得白成化甲午
舉鄉試及第登乙未進士除利科給事中時萬貴妃
之弟恃寵驕恣中錫抗疏發其奸語過激廷杖幾死
再疏再杖不為沮悔公主使畿郡民田被命往覈以
其田還民中官汪直果方怙勢恣橫人莫敢撓中錫

歲大錄

勸其不法十餘事且欲遞卒日詞其門竟無所摘然
久不得調滿三考僅陞雲南按察僉事尋丁外艱服
闋補陝西弘治初王恕東銓奇中錫才改提學副使
嚴條約快束程士習以振士子召為大理右少卿苗
都守脩中官蔣琮奏與大獄中錫苦類朝廷遣官
廉問王再奏能決中錫請行盡得其情乃抵之於法
乙卯轉左少卿而衣袵剝削御史巡撫宣府日瑛守
以下私使頗多中錫首率行臺批百餘以倡之軍
伍復實勸德兵及監槍恭將奸貪橫暴相繼罷去以

居庸為南北襟喉榆林大同諸鎮實邊饒遠往來樞
皆請於巡撫行臺給符驗如違府以以防奸究出入
之弊在鎮三年嚴禁例杜請託凡易糧工匠馬匹之
利舊為世家所擅者悉歸之官請驗大作中錫力行
靡顧已未春北虜擾邊督兵擊之斬獲甚眾亡何以
疾告歸遣人叩闕願留 詔病痊亟起林居七年
足不及官府治園亭扶親舊日以觴詠為樂若將終
身焉 武宗即位以人望起為遠東巡撫諸勢家舊
占屯田之便利者至數百頃歲役官兵代耕屯卒所

藏大錄

受虛張冊籍實皆燒瘠之地又代為勢家輸稅遼人
苦焉中錫上疏取便利田給卒其虛籍盡除之太監
朱瑄開客肆擅為市序自封殖武職效之肆為侵牟
中錫悉裁以法且疏朱瑄之姦抵其左右以罪人大
憚服正德丙寅召為兵部侍郎時邊方用事有未
歲者其心腹也乃邀功樂陞亦連數十百人脇兵部
為之數請尚書未已許之中錫爭曰如元夏日增邊
遣人解體夫竟據實以奏事遂寢邊大街之矯詔改
南京工部侍郎尋罷歸而怒猶未已於是使遼左數

易糧者以腐損過多希陞意罪歸中錫遂下詔欲放
置之永久之乃械繫遼東起期責償所負計需用銀
數千達人聞其未爭出迎願代輸者相屬中錫曰此
適足重吾辜耳固謝之有司承望追迫中錫盡鬻田
廬不足復稱貸親知以漸償之眾心憤鬱無所泄造
理黨戶傳韓福數屯田低遼盡稅中錫所除虛籍以
提瑾好聚憤益甚己己二月廣寧卒數千登城夜乘
款為變福窘怖不知所為中錫聞之亟偕獄吏登城
大呼曰為某在此汝輩擾、何為眾以中錫故遂解

藏大錄

去歲餘僕寇猶枕職為民庚午瑾誅漢起撫大同諸
所與罕如前二鎮宗室有邀去任即停而奪其資者
中錫廉知疏請坐罪勒還所奪咸名赫然方璫之未
敗也人苦苛誣四方盜並起枕伏零結為日既久而
人不敷言及瑾誅滅則亂勢已成不可猝遏幸未春
霸州剽賊劉七楊虎等擁眾抄掠山東河北連近騷
然廷議咸謂非中錫莫能撲滅 上乃命忠告伯張
偉德戎名中錫為右都御史提督嚴務討之大破賊
於彰德追奔至泊頭鎮斬賊甚眾進左都御史還掌

院事寇奔入山西數月復還有所救萬我軍勢不敵
敵七月圖卷強中錫調參將宋振撫其前而自引兵
濟之振與所部兵皆怯懦不敢進而中錫提孤軍止
八百人知戰無成功乃便服車馬從數僕直抵寇壘
諭以朝廷恩威開其自新之路寇感泣橫刀誓水
領可餘命中錫奏開廷議遷延未決劉七疑曰今改
在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乃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
貴無招降意復禁金帛分饋之求救不得遂不聽撫
仍肆劫掠至故城相戒無入中錫出於是中外騰謗

戴夫錄

謂中錫欲死其家以故縱賊言官遂劾中錫老帥玩
寇逮下獄論貶明年五月飲恨而卒年六十有七歟
後御史盧雍追頌其寬謂賊實聽招而無事許承芳
惡之密請益兵以殺其心後雖更受中錫約束而違
命之命作矣朝廷是其言予徐一壘中錫朕介孤
峻不肯以私干人進宦四十年甘守寒素終始如一
日遇事敢任不違他恤平生問遺水膏及權貴于其
不法者又嫌如我抑故所至多與物忤其處卿都視
職亦嘗過琦惟恐廢法用是聲稱雖苦而不能強少

恩之誇其事雖母處兄嫂及撫孤侄曲盡孝友族人
老而貧苦康之終身家法嚴整雖宴集無敢狎例當
陰子家人欲徇俗陳已正色叱曰詎宜為子而侮已
乎酷者讀書自為諸生時日臥經史百氏博觀而詳
玩之應務之隙未嘗虛廢晷刻為文有偶才刊落凡
近士類喜傳誦之既入仕益橫逆奇崛於詩尤工評
者謂其體格早類許評晚入劉長卿陸龜蒙間有八
泰林寺上谷廣丘遼西雲中東征諸稿及井陵志箋
終寓言行於世

戴夫錄

李侃

李侃字希正順天東安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給事中
進都給事中己巳之變一時言官奮發言事侃多所
建明景泰中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潑俗詔徵歛罪有
旨宥之侃旅行而前屬聲言潑罪不可宥遂下潑獄
易儲議下侃與林聰朱英初不肯署名既而不得已
乃署選宮僚以侃為啓事府丞時史館欲採宋元事
實徵求于綱目例續其書奏選文學之士充纂修官
侃與焉書未成而英宗復辟改太常丞丁外艱改

歲夫錄

李侃

太僕丞進少卿未幾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首奏
巡按御史李陳不職保坐除名貪墨者望風歛避有
生擒虜酋小石愛子省虜陷駝馬未賫侃請歸之以
結其心從之時邊方無事侃於回回廣儲選將屬兵
之外專以變化風俗興起人心為政時有所建請
施為多合人情惟教令吏胥服儒巾以變革其心朝
士頗以為迂尋以丁內艱解任軍民擁留至不得行
服除再陳休致許之成化己巳九月卒年七十有九
侃氣節方剛論議持正無所回撓性尤孝友事親恪

極孝道唐犯京畿二親在客城詣告冒曰迎之人
以為難叱平家居貧甚疾之日哉無以為殮子德振
德仁皆舉進士

歲夫錄

張善昭 張樂

張善昭字光房龍山人也以舉人試吏部高第授兵部司務尚書余子俊才之嘗言選法臺官以其越俎不悅部領官伯三考叙遷善昭聲籍甚未及九載超拜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屯田臺官勅之左遷鳳陽通判轉臨江尺籍親安生等八十四人皆練子率師附所謂善惡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率忠貫古今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 昭皇帝亦謂方孝孺等忠臣既忘之矣何附外為尚以善惡配百年不有哉

識大錄

張善昭

已復其家朝野壯之尋致仕初善昭計偕天順癸未而宮火概支劉宗政為善昭夢里數日於煨爐中得遺骸歸瘞卒棄成均同舍生趙蘭若且疫妻歸薪水戒門為絕善昭頻視之蘭垂絕叩枕謝曰煨爐何足累君若日愛比再往蘭已臥地善昭撫其心尚溫也曰愛謂泥丸宮氣行週而瑞珩鼓觸弗洩者法當生舉而臥之牀料以湯水越數日愈明不舉進士德善昭君父終其母其教義如此司厚本支及其鄉人居旁無甚凍餓及裸登台環教里念而爭首不之公之

善昭寬不能自言之公者之善昭亦各少厭而迎御史劉大夏鎮興獨卑卑訪善昭信宿乃去孫潔龍

和名

潔字景川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使其祖塞推責人為里豪聞說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語白也潔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墓得歸善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詩冠登進士知建平縣建平劇邑號難治主則進長老問民疾苦而因革之尤更學校勵忠節飭范仲淹之祠表王叔英之墓諸所措置直臣更見謂

識大錄

迂迷以若所為潔亦不屑也三載稱職待詔考功先是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遊建平微潔與之狎潔不聽洪憾之而潔所禽治邑豪交構其間於是洪若潔情不謹改廣昌潔乃上書訟洪違 憲網聽請寄預平徭侵職掌撲懷私忿凌標下登洪止刑籍潔改廣昌如故刑部尚書何喬新先朝名臣本有諷潔為請易名任子其先名數持大体皆此類也遷禮部主客司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兵部尚書王燾與卿卿史彭澤有隙澤絳畧哈塞以金幣與主眷者賴城印

未幾上嘗遣使召密化甫州受逐勅澤授命遣使
納幣改篆款殺之並遣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
剛設敢行屢討流賊有功時議多右澤者澤乃往說
大學士梁儲金為之地儲慨然曰晉漢我高畏之安
得此言澤漫進說儲許諾數日適遣其屬呂洵持牒
會澤窮挾其事曰此宋漢繼事或有顛覆與崇川共
此老先翁何如澤正色曰公誤矣大大出使于外苟
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撒因在宋宋屈
已和我比耶范仲淹嘗與元吳者寧獨澤愛起倉卒

戴夫錄

非李陳造人且為魚肉奈何並罪之公所得災何乃
助不義為謝主公母汪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
牒已聞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若澤等得釋澤之力
也改儀制儀制掌朝廷典章封冊學校貢舉及四
方章奏主事姚瑛嘗類為書未簡及澤主事乃卒訖
之選兵部員外郎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臣以
必欲稱孝宗為宣伯考相率赴左順門哭諫不
起上大怒收繫詔獄為首編在四品以上等係
五品以上各杖之於是澤被杖死年僅三十有八

未死猶力創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為人後者為之
子期再上及弥留授其疏謂李義壯曰身蓋廢獨此
心耿耿耳聞者莫不傷之隆慶改元以御史龐尚鵬
言贈太常寺少卿澤生平慷慨尚氣節不能容人之
過直指毛鳳遊飲語不合遂奪之見義勇不顧其身
嘗言惟吳猷臣可語此故卒以杖下
逸史劉振曰明倫大典聖人不易一時諸臣未免膠
柱漢宋要立義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忠耶或傳澤
見時有妖降於其室為語它日登第除拜領驗成寅

戴夫錄

前數年漢未止之澤不聽神怪之談持紳所不信
然斯而敢行鬼神避之若澤不愧為祖矣

鄒智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巷中貧無繼畧之給則掃樹葉書之燃以代燭誦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捷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通經三原見致仕尚書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為庶吉士弘治戊戌中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歌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珪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

藏夫錄

鄒智

撫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已而官事者諒知明劉聚卿史湯為妄言朝廷嫌智因并疏其名下錦衣侯智身就三木使餘殘喘神已自若無所曲挽供詞略云智與余湯為等未往相會或論結道不宜以大寒太暑輟講或論干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州部尚書彭韶辨疾不為刑案獲免誦廣東石城十戶所吏日設然就道衣結履穿我不能再存親識饋遺聖

却不受規事甫兩月絕智都御史秦紱檄遣董魁修

書得居廟城士子重其為人多從之遊與白沙陳獻章為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為和縣因款留之邑民享煥於古桂村建謫仙亭以奉智遊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希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資之還抵于蜀智雖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孝宗即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萬雷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由陳政

藏夫錄

務得夫言下取旨近年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性情所由開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抗會也及王恕徵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者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使者居陳于府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苦其言皆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

沈林

沈林字材美蘇州長洲人舉成化辛丑進士時方重內難外戚謂林有律門可憐內除林不從出知晉州州人情而蘇林教之耕藝蓄積修城垣興學校民間利害以次罷行州之人皆欣然曰沈公吾父母也特南京刑部員外進郎中擢知順慶府始至庭泰鎮守鎮守驕蹇不為禮林一拜而起鎮守怒曰一拜禮乎林曰若不以禮自處安能以禮責人不煩而出巡行二州八邑之間覽觀風土詢求民瘼居喜告訐林

藏大錄

沈林

蔓引動至百人林一見立決無所牽引人苦使之即學淑隘文廟祠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贊舍齋廡庖庫祭茹又贈樂舞生數以犒各舞繡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慷慨無倦士子皆為文獻遂為諸郎甲即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仍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泰政漢守固成之及蜀寇藍廖僞亂所逼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未依保障民益思之正德丁卯入賀聖節時遂瑾竊政內外官守罔不恭謂林固不住瑾嘆之給曹犀上林政不

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詢林行

遇之途抗手而過邏卒撫拾無所得獨以沿途未嘗

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南曰沈良史也文義蓋未嘗

識林而聞林名瑾為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

恩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以計林

曰無庸廉官祿與德名節孰重竟落賊為民罰米輸

大同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為廣西布政使

車就道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

曰公堂盡歸私匿雖號良有司亦然林一無所染凡

藏大錄

修萊厰宇三坊碑則取之又以其餘鑄範杯箒之屬

為公府宴饗用頃之香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鎮竿

銅仁烏羅諸苗屢出劫掠為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

縻不究切之林曰是不一撤刈且滋蔓、難圖也率

勵將士為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寨皆歸附

夫生屋園特陰攻之簡名嘉夫文下人吳故將逆林

調兵先截其餉道賊已困大擒飛獸繼之賊大窘奔

竄俘其眾千餘牛羊冠械無美陳家孟溪九十七寨

未降給以流官悉隸責前二衛庶革土官貪戕積弊

自是內境晏然，物監夢二寇橫行，蜀中數年朝廷大
發兵，剪之林，想奔逆，隣境為患，分兵守諸要害，蜀寇
蓋平。有犄角之助，馬癸酉丁外，艱服闋起，撫山東，未
赴，以疾致仕。卒年六十有九。林賦性端靜，然若不
休，言鄉人吳寬稱為處子之秀，致政家居，日焚香，端
坐，不以世事經心。事二親，依不忍去。左右雖燕處，
未嘗敢南向坐。初，婦自蜀弟麓已別居，林亟過之，出
涕曰：「吾寡兄弟，忍離析耶？」於是復同居焉。

藏夫錄

蔣欽

蔣欽字子脩，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選授南臺御史。
時逆瑾擅權，亂政，欽偕同官十三人上疏劾之。方夜
屬草燈下，聞簾簾間悉聲載：「欽念此疏一上，定擬
奇禍，彼鳴者將非我充人之靈念，覆後胤歟？」以尼吾
事。子固起視曰：「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
紫四振於屏，欽曰：「吾業已去月，義不得傾私使賊然，
負國為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奮筆曰：「即此耳，
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被逮，下詔獄，拷訊

藏夫錄

蔣欽

諸人氣沮，欽獨抗言不屈，拷掠數百，諸人皆延醫飲
藥，欽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瑾
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丙戌，充官，請命而在。並祠祀
之。廢其子洗入監，嘉靖已亥，巡按陳慈以祭英，請特
命，洽之。

年賦

年賦字盛之弘治初為錦衣千戶十三年虜大入寇守臣選帥聲息不相應匿不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策遣事急請遣使往視使賦往賦直初諸臣便藉掩敗狀皆被旨切責久之以指揮領鎮撫治詔欽戶郎即李夢陽言壽寧侯下獄屬賦治賦謂夢陽曰即封事大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實及其羽翼耶夢陽曰慮對耳賦曰對則賦能剪之矣因傳輕贖具上夢陽得解正應物劉瑾用事遂大學士劉健謝遷副尚書韓

歲大錄

年賦

文籍南京給事中御史劉龍戴銑等數十人合奏理罪奏以權閣為首語皆遠下詔獄御史任詒王藩之說不與奏也賦曰古有耻不與黨人者公胡悔忘耶因為龍銑等校刑莫居及且上奏劉瑾要賦削去權閣二字賦不可退語同列曰留之則諸公之車有名矣昔宋祁還原以天原奏被告吾儕何必阮賢士大用自計為瑾大忌矯詔廷杖賦獨成之瑾誅台運領鎮撫如故其時與賦同事者索璽為人亦如賦南京給事中劉統省以公事過淮上其族姪祥為淮

安守發巡卒護絃舟舟與織造太監喬忠遇忠怒絃

舟阻塞掠其二卒榜笞之群卒大擊忠舟絃不能禁忠走仆傷額至京累劾訴上上命執祥絃考訊之大閹張祥納忠賄授指於賦、竟與璽輕擬忤旨皆降鴻陽衛百戶相繼卒世宗即位副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追理三人詔復其官賜一祭賦武人也而博學儒衣冠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故有三子喪其長者有司賻之金三百賦卻不受而指其存者曰賦刑不衣累及大兒不德而貪行及此矢翰

歲大錄

林崔銑曰正德前後兵權者三大閹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等以惡暴肆其罔士廉、矣獨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賦三人侃侃全大節祥為淮安守亦有聲

蘇儔

蘇儔字維甘吉水人也舉進士由知縣陞大理評事
正德五年春京師亢旱黃霧四塞與覆載空天雨土
晦冥數日勅三法司減罪雪獄大學士李東陽請大
需寬恤廣德意而是時劉瑾用事法司畏望出減成
二人而已儔上疏頃省一春不雨風霾累日 陛下
特降綸音蠲運坐貫通卒大學士李東陽條疏數事
荷蒙嘉納咸以天意回在旦夕而齋戒決旬雨澤尚
滯臣愚謂天心仁愛未已欲 陛下每事懲創擴寬

蘇儔

原論

若端也夫步茲視朝進覲皆有常度賢妃有鵲鳴之
告大臣陳奏阿之詠合陛下臨朝或至日晏宮掖之
戲宜寬達旦始非所以愛群臣大恭業也臣願 陛
下宵旰圖治無遊于觀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佳
史古者三公論道士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
閣宜責付之侍道從者百姓流涕衣赭道民窮財
盡元氣索然群臣不敢言以有科道也科道不敢言
以有宰祠也宰相言之不盡浸接誰哉臣願政事得
失主民利病 陛下與宰執商榷於內許科道直言

蘇儔

於外古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黜削之罪不及大夫
進者公卿方進隨蘇先朝忠蓋首德如劉大夏者倘
不免寬成况其他哉臣願賜故免以示土運古者律
以繩民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及見行條例最為精
密近日法司比附浸巧隱中若人臣願勅今後問刑
止依正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必奏請裁決毋令權豎
得持其閒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
夫天下人主之業也嚴土繆戶乃不如鳥臣實傷之
故昧昧古時謹律塵立威朝士緘口時政久矣及是

儔與觀僕命朋友同官莫敢相過既入謹致其儔或
李東陽挾解乃矯詔詰責儔回獲大夏凡數百語下
廷臣會議廷臣依違而已得旨姑改職歸化本
土其頑若蘇盡移風俗方許奏開起用其秋瑾敗御
史凌相薦儔燭事吳於未露過氣始於方張宜大用
以勸忠貞明年復官謝病歸寧族人及儔與家居右
副都御史王懋中首與王守仁定謀設策竟擒獲之
世宗即位起知台州府興學礼士惺惺宜民訟者主
與款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礼

以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儉禮之上坐訪民間疾苦
尺具以所聞告倫大喜為置重僕拾侍尊禮之台人
多興起者治行為天下最賜裝衣半醴二年御史
姚鏞奏曰在昔武皇臨御入憲擅權遂聞劉瑾有竊
魁柄在廷之臣拱手杜口莫敢先擢給事中劉瑾評
事雖倫獨處雷霆之下首搏討虎之橫謂遇聖明宜
先獎擢而匪竟知長沙倫竟知台州傑忠蓋節之士
侍以常調人靡所勸臣伏悲之於是擢廣東於政陽
去台人呼號攀留既至國引年諸老儔好學者書重

藏大錄

笔一致書謂介道當先寡歡平生自奉儉陋賓客至
與常食而已古水民朴而士珍名與儔同時者有張
敬以謙而林俊獨允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表道守法
恭以顧而劉恒全上邑家無帑錢皆為時所推服浩
州人嘉靖初徵為江西副使

張欽

張銘通州人正德中為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
上為宣府之行十年秋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
止后數日上復微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
關甚亟欽令分守官指揮監閉關門納鎖鑰分守太
監萬欽往昌平謁駕欽擗轎之曰車駕出關是戒與
君今日欲頭事不放過違上命頭當砍放過者天
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此英廟土木開我與君頭帶
砍寧坐不致駕者頭砍者項之上使召監對御

藏大錄

張欽

史在燕不致擢離轉名萬謂欽曰我主上家奴
也敢不去欽亦止萬勿行因負御史勅印持刃出關
門下曰孰開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
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廷臣會議其行也百
官危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
竊不聞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遠勾當欲壞國家事
者陛下宜得其人明正刑典若實是大駕即當有
兩宮用習教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木上
使者泣來欽謬叱曰此詐也使省見門開逐宮開御

史欽殺臣 上大怒曰我自來尚爾顧朱寧提御史
即殺之其明日梁儲將冕步追 上於沙河揀止欽
疏亦聞車駕竟由東御馬房返南海子追又二十餘
日欽巡閱白羊口 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
民舍復入閱宿一夕問御史安在若再欽追迫不及
再上奏則 上已去令禁閑其一時名震天下都人
盛傳其奏草曰張御史閑閑三疏明年 上從宣府
還止居庸閑飲入達嶺笑曰去年御史攔我、今已
歸未欽沒權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郎所至皆有政

藏大錄

積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主解嘗曰君親一也事
之皆不可欺所主承上接下一以誠心為主居官處
介役後子孫貧乏有飢餓者

張衍瑞

張衍瑞字元承河南汲人也祖杰監察御史父德湖
廣左參政衍瑞舉弘治乙丑進士授清江知縣以勤
事執法為逆瑾所惡矯旨下詔徵楚毒備嘗溺於死
者數矣瑾誅赦出歷陞吏部文選司郎中正德十四
年 上自榆林還獲欽南狩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
憂大臣糾道交疏留不聽江彬輩又從災詔以三月
壬子駕出衍瑞曰即畏罪不言寧不為 宗廟朝廷
慮乎乃抗疏率同官六七輩赴闕上之大畧言巡將

藏大錄

張衍瑞

費財動眾竊縣騷然而隱憂伏禍且不可測 上不
許明日諸曹屬各又上疏揀前後百有七人詞益亟
切 上大怒罰跪午門五日衍瑞與諸言事者各杖
三十倡之者摘外衍瑞謫平陽同知 世宗即位召
復原秩尋擢太常寺少卿踰年卒於是墓省言衍瑞
負性忠直兩遭困厄宜加褒恤以勵臣工詔贈太僕
寺卿仍賜祭葬廢于先是衍瑞同邑人劉珏以貢士
任刑部照磨亦以諫止南巡杖死贈刑部主事

夏良勝

夏良勝字子中南城人少有異質從鄉先生羅紀學
為文辭警拔不群丁卯晉江蔡清視學王建得卷奇
之折視乃良勝也討曰子異日為良臣無以辱矣因
為更名是歲舉江西鄉試第一人明年登進士第
仕時方議補科道而鄉人通孫徐司事或言宜用賢
侯之良勝不可校謀得利部主事尋以才望調吏部
文選司歷轉考功員外郎峻謝鎖道杜塞請謁非其
人雖求一見未得也庚辰倭倖江彬益惑 上南巡

歲大錄

夏良勝

中外詢之良勝與進賢萬潮連著論之下詔徵考核
事至不死廷咎之去死矣卒亦不以類有獲之若落
職歸故講授從祀風教俗鄉人宗之 世宗入承天
統名優其官允人材賢不肖地方險易事與革所宜
莫不廣詢備記高書喬宇才之時奏補文選郎中公
庶無收於資格外時有起遷莫不歌人心我抑僥倖
此風為之一振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未行會僉人為
當選釋憾妄肆詆訾降知茶陵州三年政成有漢吏
風傳辭志入公帑人疑其矯曰良勝待罪臣也此寧

足賸耶戊子 詔發為民明年奸人摘議孔奏稿以
開違禁臺獄三年摘成遼陽三萬衛達士多從之遊
講學賦詩神氣怡然多自得之趣越五年遘疾年年
五十有七

歲大錄

陳九川

陳九川字惟藩號明水臨川人其母夢吞星而娠重時顯敏絕人十歲爲文塾師爲之遊席李夢陽督學江西試而奇之正德癸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觀政礼部親時事礼棘亟請告歸送王守仁講學于虔決然有省遂盡焚其所註周易春秋詩礼諸書丁丑起除太常博士講習靡倦乙卯武宗狩南巡九川首與舒芬夏良勝萬潮抗疏諫止有旨銜校疏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繫勒朝野始仍從守仁卒業

職夫錄

陳九川

世宗即位召復原官遷儀制員外郎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教萬群小懷野會足時有化井心者思藉爲媒旋通書假夾語奏之下詔獄數瀕死不渝官論救市聽諫成鎮海遇赦遂尋得致仕凡再履危机而卒不變其所守益修身講學殊跡所經北至昆陵南盡東粵徧徧寫九華匡廬閭望老峰之絕標窮三級泉之奇勝隨在與同志講論實正發明其師說壬戌八月病卒年六十九有星頂其舍衛殯於家會鄰人不戒火室盡燬而視弗震者

有術者有司以其行高記於學宮

職夫錄

劉天民

劉天民字希尹號西山濟南歷城人年十二月而主
生六歲病瘧延綿至九歲過一姬以針刺十指愈父
緒畢業太學携之讀書京師即通經史兼諸子百家
言年十五遊郡庠提學陳垣登一見奇之每食侍食
於側正德甲戌舉進士除戶部主事值事三月調吏
部文選司主事吏部用人慎重非久試不調亦不
即文選天民華實相附乃得之到司即著調選便覽
四卷雖有益吏治而時不能行也己卯陳止武宗

戴大錄

劉天民

巡幸蜀陽五月廷筮三十世宗從祿前是以諫罪
皆俱陞俸一級天民首與焉嘉靖壬午進奉香員外
郎明年遷指點郎中薛君來方在考功時梅省中二
府甲申天民泣陳大體遂廷筮三十郎中余寬調
文選未復任滿成天民繼之大推小捕秉公獨誠別
滯掩淹登良庶者遠近風動若火快選者咸言嘉靖
初年天民之敏夏庚中之執皆文選名碩也俗事中
陳乙素短天民用者補衣見部天和斥之遂假以選
君子選小人為名上疏指摘天民乃對品調知壽州

給事中趙漢御史戴金等八上章論故不報天民抵

州屬歲飢穰災賑乏通商惠工撫字勤勞民無怨色
抑強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夫固不飲戴撫
按交章論荐十有四疏戊子陞南京宗人府經歷補
遷刑部郎中河南按察副使分巡大梁時上命刑
部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千五百餘人得平反
者幾七百人天民之力為多退而語人曰吾之遺子
孫者以此是矣河南訟獄之繁大梁為最天民一訊
無不輸服嘗曰吾能使公若無一事為吏無一錢惜

戴大錄

不得按察使耳未幾為忌者所論壬辰改四川按察
副使去汴之日士民號泣攀留車不能發日夕繞河
出郭甲午有聲其屈者將處以按察使當事者以改
調未久難之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閑住詔特許致
仕歸而日集賓友徜徉山水間暢詠取適一日會友
人李開先于酒筵越席執手問曰名苦聚苦鮮有
幾種耶開先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
擅名問此何為無亦發傳外有可漫取者乎曰台以
治書發身童時曾著為貢選泗洪範解疑考論病舉

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語古解川中亦多見之開先曰
國制舉業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發何時漢之
訓詁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淹博以羣載竟以影隨形
拘不可缺只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少類失之繁陳
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之吾心耳曰元不
有金仁山王耕野吳草廬即開先曰分重無喻于金
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
於宋儒天民曰吾意亦如此幸勿令人聞之困陋守
殘者必恨我將并忘之矣開先退而嘆曰以說經忘

識大錄

觸時忌然而卒不免焉雖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
仕路險巇如此我家居七年巡撫李谷中上章論才
堪起用命未下而天民無病卒矣詩文書翰為世所
推尚晚年為詞曲樸俗兼雅蓋難假金元之音以淺
不平也所著有愧菴集及尚貢洪範二解

仵喻

仵喻字忠父蒲圻人仕而悅惻孝友於族操修夙夜
匪懈著其堂曰三省軒曰望益以見志正德庚午舉
於鄉卒業南雍所學益遽歸而為宗法以叙宗人立
鄉約以諭里閭撰士範以戒士子解廩拙困恤定瞻
乏鄉人歌而懷之丁丑登進士第試政行臺都御史
彭澤雅重焉未幾謝病歸居歲餘起除礼部主事尚
書毛澄充苑之末我及謝病歸會世宗踐祚召用
賢復喻乃赴闕上疏論時政請勸聖學為親、開言

識大錄

路敬大臣選諍臣去浮屠極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
人才上嘉納之下諸司條行吏部尚書石瑄褒其
敢言補主客司主事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朝貢如哈
密佛朗机者徂于闐官權要賄賂市寵喻皆御之以
法厥異於族類起於風氣如朝鮮者則以札遇之夷
人擊服甲中春上召輔臣諭以尊稱之典大學士
楊廷和蔣冕元化力諫以為干正統建大議上讀
九廟內問西宮未敢輕議上意不豫者久之主
事桂萼窺伺風旨竊取席者張璁霍輅方猷大諸議

藏大錄

議奏之 詔下廷臣議諸臣堅執不可時廷和已去
免繼去北却尚書汪俊又去乃以書為札部尚書等
恩獻夫為學士諸臣蓋與為仇遂不謀而同抗言極
辯或滿或罷或繫獄皆無虛日瑜私語鄉人廖道南
曰世道升降繫茲舉也會 上降手勅改稱 孝宗
為皇伯考 獻帝為皇考 昭聖為皇伯母 章聖
為聖母諸司俱執奏不可十月戊寅吏部侍郎何孟
春率百官伏閣哭爭 上命司禮監宣諭乃下學士
聖照給事中張紳御史俞綱即中余寬黃待類陶滋
相世芳寺正母德純打獄百官號泣聲震闕庭瑜伏
地執道南手曰吾札官也有疾而已時 上復命
內使宣諭時大臣已退惟諸司在 上震怒悉收下
錦衣獄庫衣械至午門各杖三十以首十有六人偏
修王恩王相恰事中張原毛玉裴協宗御史胡璣
外郎張傑主事戚應奎安堡楊淮余損胡連龍承叙
司務李可登瑜亦病創以時屬璣廖道南往視之瑜
時日謂曰吾志已畢告子勉之頃之卒時年四十八
四夷貢使聞之咸膜拜流涕隆慶改元褒錄以節贈

光祿少卿

藏大錄